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叁輯·貳拾捌册

#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叁輯・貳拾捌册目録


墨卿談乘十四卷 〔明〕張懋修撰 一
稗販八卷 〔清〕曹斯棟撰 一八三
讀史稗語十一卷 〔清〕徐枋撰 二七一
退庵筆記十二卷 〔清〕夏荃撰 三七七
最樂編四卷 〔明〕高昴光輯 四九三
情種八卷 〔明〕宋存標撰 六五九

〔明〕張懋修撰

# 墨卿談乘十四卷

明刻本

# 墨卿談乘序

故江陵相國是李贊皇王臨川以上人方之　本朝若泰和永嘉庶幾近之大抵英雄作事有識力有智力有膽力有忍詢力即破綻處亦質任自然不作鄙儒愿子遮曲護短盖才太高自



視太大法太峻體勢太重故當時或以為過當而至今思焉想二十年以前光景令人不得不思此其功在社稷猶將十世宥之矣余過江陵與而太史談天下事未嘗不酸鼻淚數行下也已而諸郎出所作時藝閱之如王謝家子弟舉止自不俗及余返棹西峽而太史惟時所善至都徐太學從善持太史談乘来余惟新都當國用脩舉首而好事者有面皮之誚夫用脩該博沉鬱稱盖代之手不愧科名亦可以已矣果爾則今之登上第者豈



皆天人乎是殷無伊巫漢無袁楊宋無韓呂而唐無宰相世系也用脩丹鉛諸録主創故搜奇抉異傲人以其所不知惟時墨卿談乘主述故隨斬剬牘臚列而極辯駁證人以其所疑嘗一臠肉可以知九鼎之味也故如

報國雅不喜著作而辛未一録
亦足以雄當代何必多為哉況
相國功在社稷亡論其他即款
虜近四十年矣而稱臣互市解
甲懸戈不知其活幾百萬人生
命公卿必復余固知江陵之後
當有興者矣

序　　　　夷陵雷思霈

記事一件送
起居館編録萬曆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臣
居正入見於
文華殿欽詢云臣昨以病乞休未蒙
俞允復勞
宸翰賜諭勉留臣不勝感戴叩頭謝
恩
上答云
聖母說國事全頼先生輔理以後再不必動此
談乘　閣奏之尾　一
念臣奏
聖母與
皇上戒論諄切臣敢不盡死力但此後亦望
聖明留神政務以副天下仰望之心
上云先生忠愛朕知道了臣又奏臣男張懋修
昨蒙
聖恩特賜進士及第臣尤不勝感戴
上云先生忠孝傳家朕心甚是嘉悅臣奏臣子
孫當世世犬馬以啚報

洛恩乃叩頭而退　右記事是先公手澤也時為萬曆庚辰至丙辰十月男懋修偶於蠹簡中檢得筴來三十七年矣奕爾創見嗟乎懋修孩童受塾京邸幼負任志若先輩當朝相門父子小楊鰲占二程鳳鳴習聞識議久矣當先父時不喜會試而嚴訓凜凜莫之敢違不幸倖第又居殿元益觖觖不樂曰父師私舉貽譏黜世今見手錄
天語忠孝傳家都俞翕卒不借左右代賛出於
陛盾森嚴如絲如綸豈可易得今尚可為涕零也懋修老矣忠孝大節一無可明僅僅文學不墜家聲大負
聖諭一時眷獎隆恩雖然身形可朽性靈不壞罷治非能解嘲無益敢當頂戴
恩賜及第一人
忠孝傳家四字歸全倘畢於今世薰修或就於
來生
君恩父訓什襲珍焉懋修百叩謹跋

# 墨卿談乘

子墨客卿交余有年矣余待詔金馬亦與之而金馬余挂時難網亦與之而難網余離群而索居亦與之而索居余將游天下名山大川子墨氏亦欲與我游天下名山大川懿淵哉子墨氏何不以患難貧賤替交而相知之益厚哉故余索居難網無友可談而嵇生之七不堪亦時時有之惟獨子墨氏交也故凡余有談子墨氏輙受而乘之漫爾成帙有迎時公子見之曰咄去而談毀而乘而不談經濟而談奇觚余曰是遂頻而眉髭也而不乘本朝而乘凡將余曰是蠶臣而褊心也然則談何談乘何乘余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也墨卿氏曰子不替吾交吾於是可以談而談乘而乘余曰子不替吾交吾於是可以以墨卿墨卿卿卿

# 墨卿談乘目録

## 卷之一

天地

月中䖈影　天地非不滿
孤虛　五歩五勝
火兼寓于五行　寳瓶十二宫
五際　納音之起
納甲納音　授時曆法
伏日萬鬼　九伏粘臘



東方朔正諫　日月薄食
天咲　人日
返景　温泉寒火
奎宿文武　海潮
或問　動山動沙
祚雒山　沃焦山
火山　漏水脂水
帝漿　錢唐
神糞香水　窮隆山
西方城　三峴山
兩常山　西荆山
長城非自始皇　名山古書
朱書禹字

## 卷之二

經書

参伍以變　三易之解不同
咼銘　同心斷金
逆數逆歩　苞桑



遯甲　易彖象
尚書不可獨稱辟經　壹戎衣
象刑惟明　舜七始樂
舜四徽　皐陶知禮夔知樂
理官稱李　舜有不孝之誣
遵養時晦　三代獻貢會
逸周書　皐陶
天子禮樂賜周公　逸周書謚語
五帝師　舜禹皆有大[illegible]

擊石拊石　堯水十七年
引詩書牽合　荼離降國風
無田甫田　水潦降不獻魚鼈
綿書成于哀平世　春秋非貶越徐吳楚之
東修兩解　食不厭精
不知命　子罕言利
關雎之亂　匏瓜
蒲盧　淡素
天時地利人和　甯武子



孟子　五十學易
臺無餽矣　作者七人
天地不仁　本草非神農作
山海經非禹記　爾雅非周公作
水經非桑欽撰　對颺颺二人
考工記　洪範異書
郭象解莊　金海玉海


卷之三

史集


琊國之史　殷兩君桑穀
漢高母無姓氏　文無害
酒池肉林　搢紳
三丸　許負
典午　生甚貴
壹妄妄壹　不貲
苑康范康　重足一跡
訑謾　奇袤
終古　詗瓊求



媒蘖　耐耐罪
斂履上殿　執事顏行
釣盾美田　漢街彈室
青藜　戊巳校尉
履草　影娥眺蟾
漏河盆溢　約法三章
傾宮搖臺　趙武事左馬記各異
長鬣　左官右戚
門子　長夜宮

飲章　若盧獄
綦室　晨飲之羊
人膏燈燭　寤生
賈誼　灌壇令
大誰非常室　射殿跡禽
邵伯甘棠　三老五更
結童　盜械頌繫
晉書血流逆柱　浮沉
日食萬錢　符堅重星官



晉書載記　辯訛
埋輪　禹化黃熊
治東阿兩事同　鄭大夫兩事同
墜露落英　雞尸牛從
禹旦吐哺握髮　炳燭

卷之四

人物


伊尹孔子生空桑　夢得風后力牧
三鵰夷子　杞梁華州為二人
加：知章沈約　李令伯
李白　尉繚范蠡
綠珠碧玉　棄觚投箸
五日子　史遷死獄可疑
文君美好　楊王孫張詹薄葬
竇氏五子　五柳七松
孟子字　崔鄭德星
正先京房　程頤爭坐講
漢元帝善任師臣之一節



王弼何晏之罪　嫫母
不學無術　胡騰死友
太公家令玄宗高力士
胡廣馮道　漁父女子
董仲舒　重瞳鳥喙
知囊　驢鳴
棄繻封符　鄧攸
丁公名固　妻亦斷機
臧洪袁紹　李贊皇

人作碑　蜀二士皆託青

卷之五

議論

漁人田父　豺狼狐狸

鄜東渡江北渡河　鮑焦枯死

蒲脯鹿馬　斬蛇王霸

齒舌之喻　戰伐所忌之地

妖孽惡夢　價盡價減

左右袒　班荆接草



逆旅人言聱桒接淅　薦十戮僕

謌謌

卷之六

禪玄

禪語　禪機

王維與魏居士書　佛法燈籠

惡境原虛　蛤蚌現佛

空寂實際　龐居士

五情　老子父

東方生父　與酒救火

野猪樂器　老子起枯骨之符

黄庭經解　漢武未常不遇仙

黄帝鑄昂　黄老王子晉皆死

黒子七星　肥遯為君相所賜

卷之七

文詩

夢物文進　評文

文字教後人勿讀　大水狀



讀書法示諸子　文選不入蘭亭

至文出於無文　文句氣脉相襲

唾地成文　晉平公不好士之對

千里手　俎豆折衝

機柚　常璫文

古人詩被今人改字　唐詩好尚

降輦步迎李白　評李長吉詩

評古諸家詩　雪句

顏駟老郎　洗兵

全鋪屈戌　娼妓入道
文字老人　蘸遞敏捷
聯句之巧　薛道衡詩
賈島　王播
紅葉　佳句
襲句　落冒不獨孟嘉
杜詩不宜初學　古人工詩者必重改
錢起詩改字　王灣詩改字
歌行　頓挫





秤字　唐太宗
劉滄李洞　杜詩不摸擬
詩有不經人道語　句有禪意
好句有病　繞朝鞭
唐香宋氣　楊雄賦
司馬相如賦　槃銘
筆書　硯書
籤書　作內制語忌
記問　作文


卷之八

雜俎


天酒天乳天漿　樹汁米醴雀餳
土鹽石鹽火鹽　鬲官鬲吏鬲人
笑髮蒜髮　鼻祖鼻子
糯人　礜石巴豆
磁石益眼美玉潤肺　人吐珠玉
閹割之法　割政
男子乳兒　古墓用機





墳地樹栢　群燕啣土
粧書法　玉英
蜜劑　居士
不灰木　聖鉄
爛柯爛鞭　囝郎罷
左言　弓足
鏡聽　火光
蛟龍作火　頭火身火
承天寺　郡縣不始于秦

三楚　雙女宮
三館　迷樓
磁石門　威斗天福
武后異相　張姓之始
複姓之異　語妖服妖
娶婦　奚奴
銅人　射石
縱囚五人　樊謁館菴亭額
雜名



卷之九
字書
字學　三調
衞夫人筆陣圖　崔瑗草書勢
八分書　唐太宗論書
張長史書　徐鉉篆書
沈括論楷　懷素顏真卿論草
驚雷收電　齊丘論書
字有千歲之韻　學書諱丙日

點畫　正側鋒
樹葉學書　叵字兩用
無恙無它　丧弔
瑪和　登粃
平播　子華字意
鄭重　女可稱丁
昒爽　野穀旅生
努力　靦縷
耶杷　三巛



攬領　寧馨
行李　揚雄
校讎　古字俗語
字異　頭書足畫
石畫水畫　古畫晝顯夜隱
畫入神　畫家衣冠
毛延壽

卷之十
器物

異寶揚　珠轂玉價
通天犀明月珠　黄帝刀幣
神鏡　尺八
不借縄菲　不律弗曲
童容　隱囊
承塵　方中豐碑
寀　蝨
簪　寒具
孟勞　取燈



蔡青　梔笙溢勒
金步搖　水麝香
蜜燭　癡龍
金策　方空吹綸
軍持　剛火
王導　樗蒲五木
祐席　角巾帔帢側帽
渴烏　水車行舟
輿櫬　藜床

靴　水排
卷之十一
草木
草木有想　月中桂子
伊蒲　夏枯草款冬花
種葡萄宜米湯沃之　人參
雁膳　苜蓿
莧陸　四芝
王瓜　夢草



茅根作糖　菜標應旱
風轂木　纂纂
崖蜜百花釀　黄山谷煑豆避飢方
楮汁麵糊　笋根稚子
林禽湯　押不盧
果木異名　蕪青油
如何　茗草
莧葅末草　西瓜宜牛糞
三苗貫桑　低光荷

菖蒲礬石　金盤草
頻婆
卷之十二
禽獸
雌雄牝牡　燕泥雀巢
囮鳥由鹿　雞鳥夜啼
雈怨鵅頤　乗風鷁風從風
吐子吐雛　石首魚
鷹嗃　伯勞燕子

征鳥厲疾　雉與蛇交
雈步貍步　逐娟反匹
陶河信天　辰宿驅鵬戊巳避燕
運日知晴陰諧知雨　雈鳴知露鶬鴰鷘鷫
雉雊知雷鷊翠知雨　鳦骨能和倉庚巳妬
鵙枝鞭児擲燕有子　鵁青厭火鸛礜駐水
鴆步翻機鷏羽製扇　鸊鷉瑩劔
駝鳥　鳥司
鵰生犬　燕撲海青
種羔產羊　雁帛書
吐綬雞　鳥隨水
知鳥言　四方相比之物
甘煙美鉄　夜鳴晝驚
禽鹿視肉　攝囊
水唐猶猢彪犬鱉封　三足龜鱉
明駝千里　知来知往
彿彿　狼戾狼籍
燧象火牛　鼠畫能占狼筋辨盜

壁虎蜀龜獺髓滅瘢　犀角愈箭獅筋斷絃
羚羊壞剛貘糞切玉　神羊觸邪神狗噬正
狐涎致媢猫洗来客　駝性知水豕性知雨
狼烟直上徇腊逆行　熊膽
物以氣相制
卷之十三
蟲魚
龍火人火　由基之射
怒蛙怒螳　畀天

歌女縊女　蝢蛉洗冤
二鳥焦螟　蛇黄
木上棲魚　蠶矢辟蝗
不近海無蟹　蠅蟇
鱓　蠹蚈
魚乙　宜都鯋魚
藏魚　河魨
川山甲油　沉麝滑鹿
雷擊蜈公　蠕蟆浮壁子
蠹為天使
卷之十四
三全子


# 臺卿談乘卷之一

江陵惟時張懋修著

## 天地

### 月中虛影

月正望其中黑影古人以為桂樹蟾兔其說固誕釋氏書言月中蟾桂地影也明處水影也宋儒祖之以為山河大地之影其說彌近理而亦非假如挂一圓鏡在屋其屋下所有物件必收照在鏡光中即掩却圓鏡一半而其下之物未嘗不全收照一半光中宋儒即曰山河大地之影則月是流動活潑的如月未滿時則山河大地之影亦當全收照在半月之光內乃今看上弦之月則影缺其東下弦之月則影缺其西正如一物部位已定毫不活動流轉可見月如一有斑竅軒轅鏡其黑影處是其斑也是其竅也日光所不能借爍也唐大和中鄭仁本表弟游嵩山迷路遇二神人問之二神咲曰君知月有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光則日爍其凸處也

有八萬二千戶脩之子今去當脩月也因與斤鑿及玉屑飯食之不飢夫脩月圓為徑艷然日爍其凸處成光意甚有理其凹處是日所不能爍是黑影也即余所謂斑竅是月之虛處耳夫乾坤定理陽實而陰虛陽一而陰二陽一而陰⚋陽施而陰受月之屬陰宜其有虛而為之納受也

天地非不滿

河圖括地象註曰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此



說亦非夫天地苟不滿則無以周旋運動成天地矣磨體之不圓則不能動鞠氣之不實則不可環天地二氣之大物耳余曾閱古志記偶見有崐崘山四水分流四海色亦四異其黃河流入中國者四偏之一也水經曰崐崘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三禮義宗曰崐崘四方其氣和煖張華曰崑崘有銅柱其高入天圍三千里圓周如削西山經曰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言天帝都邑之在下者也漢書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相避隱為光明也李淳風言天地中高而四潰日月相隱避以為晝夜元潘昂霄河源志言張騫使絕域厄百惟歷大宛月氏等國其旁大國五六皆稱傳聞以為窮河源烏覩所謂河源哉又言河與天通又言星宿海為河源是元人闊闊實歷西極漢唐所不到之處余以諸說觀之崑崙如覆斗處天地之中漢唐人所不到者不過偏西一面耳在中國則稱為西極在本山實是為東方不然何諸家之



言若此天地之中言中心也崑崙四方言得四方之中氣也日月避隱為光明言山遮一方則一方不明也曰日月相隱為晝夜是崐崘隱之也曰天柱如磨之有木心矗起也曰下都如王者之宅中圖大也曰與天通氣之與天接脉處也由此觀之天何不滿西北之有自崐崘水四面流注四海四隅皆大水地又何不滿東南之有此不過一隅之見言之耳佛家缺陷世界因不滿之說演之耳至渾儀家言天地如雞卵地

然黄在中天為白包地此大得天地全體崑崙正黄之上面耳今雞蛋不滿得成其為蛋否至於五行家以亥為天門在西北隅巳為地户在東南隅此又因緯書而誤西北天門正崑崙之東面東南地户正東海之西方天地何以一偏為門户料天地門户實在中央耳所謂地與天通者當是也

孤虛

龜策傳曰辰不全故有孤虛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為孤相對者辰巳也為虛甲戌旬無申酉申酉孤相對者寅卯也為虛以此例推之甲申旬午未孤子丑虛甲午旬辰巳孤戌亥虛甲辰旬寅卯孤申酉虛甲寅旬子丑孤午未虛蓋以六甲配支干支之所無者為孤與之相對者為虛也則此非有難測筭者也隋志有遁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撰吳越春秋計倪曰孤虛謂天門地户也後漢方術傳註孤謂六甲之孤辰對孤為虛趙彦徽為宗滲陳孤虛



之法以討賊從孤擊虛孟子註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孤虛旺相之屬正義云孤虛之法一晝為孤無晝為虛二晝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南西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按二說不同今術家以六甲旬中所遇孤辰皆曰空亡以之占卜皆不驗或應有禍福遇此孤辰皆不應云

五步五勝

律曆志五星為五步蓋可步推而知也五勝言相尅也



火無寓於五行

五行各自為性惟火無寓於五行中金煉之有火光作花又兩金相盪激而生火木鑽之出火又兩木相擊亦能生火水大海中有陰火潛燃又騰雲之氣相駁亦成雷火龍火土有火井湯泉又兩石相擊亦能生火可見火屬陽凡陽主生故四行中各寓火性乃生生之宰也

寶瓶十二宮

三星家以十二宮別起異名子(寳瓶)丑(磨蝎)寅(人馬)卯(天蝎)辰(天秤)巳(双女)午(獅子)未(巨蟹)申(陰陽)酉(金牛)戌(白羊)亥(双魚)余初不知其義偶見它書註有觧權衡者曰壽量而出如巽以行權而云巽稱而隱隱微也巽象方之宮其次稱天秤本此若如此則十二宮別起異名亦無大深意即辰宮天秤之觧推之他宮可知矣術家隱異其名以眩衆大都若此

五際

翼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



食地震之效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五際見六執論亥為革金一際也辰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按此五際非數之一定而於理亦不甚長不知何說得知日食地震之效竢攷術數家

納音之起

事物紀原曰鬼谷子作納音其法以支干行數合之以五數除之零數爲納音火一土二水五互用木三金四不移盖納者受也音其感物所聲也五行中火本無聲借水擊則火滅金本無聲借火煆則剛水本無聲借土壅皆發聲也惟木有自然之聲不擊而響故曰納音

納甲納音

曆家術家每有六十甲子納音之説皆常用而不知余問術士不知其義因覧沈存中陶九成二家之說因並存之以竢推測

沈存中曰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余嘗



考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甲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氣也右三柔爻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於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乾之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於坤生坎初爻納寅申(震納子午順傳寅申陽道順)上爻交於坤生艮初爻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爻交於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坤之初爻丑未)中爻交於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巽納丑未逆傳卯酉)

隨遁也上爻交於乾生兌初爻納巳亥亦逆傳也乾坤始於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序然亦有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物之叙而宜合造化胎育之理以至理合自然者（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首系於幹其上抵于隸處反是惟人與鳥獸生胎亦首皆自下）

甲（午子寅辰口）　丙（辰戌午子申寅口）　戊（寅申辰戌亥子口）　庚（午子寅申辰戌）　壬（午子申戌）

乾生艮生坎生震乾

坤生兌生離生巽坤

乙（未巳卯口口）　丁（巳亥卯酉丑未口口）　己（卯酉丑未亥丑口口）　辛（丑未亥巳酉卯）　癸（丑亥酉）

沈存中曰六十甲子之有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為宮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以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水所謂音起於西方者五音始於金左旋傳於火火



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於土（納音與乾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于乾而終于坤納音始于金金乾也終于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漢志之語）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皆做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下生夷則也下皆做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逆轉仲孟季若兼妻言則順轉孟仲季是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轉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仲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子東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於癸亥（謂蕤賓娶林鍾上生太簇之類）自子至於巳為陽故自黃鍾至于中呂皆下生自午至於亥為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為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為陽呂陽

旨上生六十律相所以分為一紀也陶九成曰得此一說圖已判然及讀瑞桂堂錄亦論及此則尤明白其曰六十甲子之納音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成音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己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



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巳其數二十有八八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為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二十十者土也水以土為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火以水為音故曰火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也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尅北方與西北之水北與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

陶九成曰見日家一書專解海中鑪中之類其



辭雖鑿而亦通因併錄之甲子乙丑海中金者子屬水為湖為水旺之地金死于子墓于丑水旺而金死墓故曰海中金也丙寅丁卯爐中火者寅為三陽卯為四陽火即得地又得寅卯之木以生之此時天地開爐萬物始生故曰爐中火也戊辰己巳大林木者辰為原野巳為六陽則枝榮茂以茂盛之木在原野之間故曰大林木也庚午辛未路旁土者未中之木而生午位之旺火火旺則土于斯而受刑土之始生未能

育物故曰路旁土也壬申癸酉劍鋒金者申酉金之正位金于申臨官于酉帝旺金既生旺則成剛無如劍鋒也故曰劍鋒金甲戌乙亥山頭火者戌亥為天門火照天門其光至高故曰山頭火也丙子丁丑澗下水者水旺于子衰于丑旺而反衰則不能為江河故曰澗下水也戊寅己卯城頭土者天干戊己屬土寅為艮山土積而為山故曰城頭土也庚辰辛巳白鑞金者金養于辰生于巳形質初成未能堅利故曰白鑞金也錫也壬午癸未楊柳木者木死于午墓于未木既死墓雖得天干壬癸水生之終是柔弱故曰楊柳木也甲申乙酉井泉水者金臨官于申帝旺于酉金既生旺則水猶以生然方生而未洪故曰井泉水也丙戌丁亥屋上土者丙丁屬火戌亥為天門火既炎上則土非在下而生故曰屋上土戊子己丑霹靂火者丑屬土子屬水水居正位而納音乃火水中之火無神龍則不烈故曰霹靂火也庚寅辛卯松栢木者木臨官



寅帝旺於卯木既生旺則堅木也故曰松栢木壬辰癸巳長流水者辰為水庫巳為金長生之地金生則水性已存以庫水而逢生金則泉源不竭故曰長流水也甲午乙未沙中金午為火旺之地火旺則金敗未為火衰之地火衰則金冠帶敗而方冠帶未能斫伐故曰沙中金也丙申丁酉山下火者申為地戶酉為日入之門至此藏光故曰山下火也戊戌己亥平地木者戊為原野亥為木生之地木生原野則非一株一根故曰平地木庚子辛丑壁上土者丑雖土家正位而子則水旺之地土見水多則為泥故曰壁上土也壬寅癸卯金箔金者寅卯為木旺之地木旺則金羸金絕於寅胎於卯金無力故曰金箔金也甲辰乙巳覆燈火者辰為食時巳為禺中日之將中艷陽之勢光于天下故曰覆燈火也丙午丁未天河水丙丁屬火午為火旺之地而納音乃水水自火出非銀漢不能有也故曰天河水也戊申己酉大驛土申為坤坤為地酉為

[illegible][illegible]兌為澤戊己之土加於坤澤之上非其他浮虛之土也故曰大驛土庚戌辛亥釵釧金金至戌而衰至亥而病金既衰病則誠柔矣故曰釵釧金壬子癸丑桑柘木子屬水丑屬金水方可生木金則伐之猶桑柘方生便以餧蠶故曰桑柘木也甲寅乙卯大溪水者寅為東北維卯為正東水流正東則其性順而川澗池沼俱合而歸故曰大溪水丙辰丁巳沙中土者土庫辰絕巳而天干丙丁之火至辰冠帶巳臨官土既庫絕旺火復生之故曰沙中土也戊午己未天上火者午為火旺之地未中之木又復生之火性炎上及逢生地故天上火也庚申辛酉石榴木者申為七月酉為八月此時木則絕矣惟石榴之木反結實故曰石榴木壬戌癸亥大海水者水冠帶於戌臨官於亥則力厚矣亥為江非他水之比故曰大海水也

按此說非比前說八卦胎育及律呂隔八生子皆配有定位其生成有定數其理數自不可破



[illegible]支離牽強如小兒作戲互相應答亦成一時音響而全無一定之理中間可駁者多尚欲以此定五行正位乎夫曰海中鑪中云者不過以支干五行相配論得氣之淺深云耳今如此解則支蔓而反晦矣

陶九成曰甲己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干化五行真氣也其法取歲首月建之干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故化土餘倣此又一說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下皆然

## 授時曆法

陶九成輟耕録有授時曆要法歌訣時刻約法預知來年節氣及閏年[illegible]置之月乃用前九年舊曆以支干推筭也其訣有註文多不載若欲知來歲節氣可檢看之亦曆家定數也今五星術家故有後六十年未來曆亦不過因此推筭耳

伏日萬鬼

漢官舊儀曰伏盡日萬鬼行故盡日不干它事按漢和帝六年初令伏閉盡日蓋伏盡在三伏盡也閉者不理事也伏末正在七月之中令倍以七月祀鬼謂鬼盡歸来故皆以酒食紙繈以為俗起於佛氏浴蘭之會實不然也漢初已有此萬鬼之說矣其祀非因佛也夫七月四陰盛長之時鬼屬陰故萬鬼行也

九伏粘臘



冬至之日單即從單日數九九雙日從至後一日數九九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是伏每有四十日曆忌曰四季相代惟以相生獨秋金代夏火金必畏之故逢庚金必伏藏也自秋分後遇壬謂之進粘吳人曰入液冬至後第三戌為臘曰逢卒春臘盡說文云冬至後祀百神為臘太史丞鄧平言臘所以迎刑送德大寒至陰盛故以戌日臘者戌火藏溫氣用其氣也殺雞以謝刑德余按伏金之說夫土旺四季當長夏之日則正是中戊已其氣正盛而土正生金是亦以生交代金亦何故伏乎乃謂之伏是陰陽偏枯之說也若曰二氣消長陽已盛而必退陰久伏而將長則可耳

東方朔正諫

東方朔以詼諧滑稽事漢武帝自比俳優後世稱東方生之譎諫然亦有正諫時也武帝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



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為上林苑壽王奏事朔時在旁進諫曰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臣願陳太階六符之應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之按朔明天文武帝之侈心蓋已著天象故朔奏之明切直戇如此謂非正諫可乎孟康註泰階三台也應劭曰黄帝泰階六符經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三公下階士庶上階上一星主男下一星主女中階上星主諸侯三公下主卿大

六下階上主元士下主庶人三台星凡兩兩相比在北斗之右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得其宜天下大安是為泰階平天子行暴令好甲兵脩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武帝有此失故朔諫之

武帝為竇太后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内董偃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上默然朔曰宣室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帝納其正諫故更置北宮



## 日月薄食

羲和曠官離坎俶擾天紀不預推日蝕是以蒙伐三代推筭日食度數已為詳備而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春秋書異何也日為君象定數所逢即為災異漢日食三朝歲月日之朝也日食三始改元之始歲月之始故為大異未可以為定數非災也不然陽九百六亦為定數人君逢之亦非災乎星曆家言日體為月體所蔽故日食日體非有損也日道與月道相交之處有二若正會於交則月體障盡日體而日暗謂之食既若交不正但在交之前後而度相近者亦食而不既兩朔之間日月對望而望平分黃道之半黃道有二交若不當前後而望則月不食望在二交前後者月必食月體映日而明但涉經度相當其光已滿或於二交前後對經對緯所受日光傷於大勝陽極反亢故致月體黑暗如漆紅濃厚反成紫也日如大赤丸月如小黑



丸共懸一索日上而月下即其下望之黑丸必掩赤丸如食既若旁觀有遠近之差則食數有多寡之異也若日月為四方四時之氣所蔽或青紅黑無光皆謂之日月薄也

## 天咲

神異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而不勝天為之咲開口流光今電是也按杜詩多用此事其言雖不經亦可資咲但謂電為天開口流光此解非也電為雲中之物去天遠甚今人在高山絕頂

見雷電尚在山腰安得天口如此之低惟久旱天暗或見天開一口如流光頃時復合俗語謂之天開門此或可言天笑也

人日

俗以正月七日為人日其来古矣不知其義譚藪云道家言天地初闢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賤者易生貴者難毓盖出於此矣東方朔占書曰歲首八日一雞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馬



七人八日為穀其日晴則主所生之物茂陰則災

返景

凡盛夏返照之後亘天必有青紅數條人測之者以為旱氣余曰非也此日射崑崙漏影耳何以明之當盛夏萬里無雲日西北落而崑崙諸峰漏出青紅青是山影紅乃日光故向空遠望數條倒挿此形理之必不可疑者但遠無由可指証耳曰然則春冬何以無之曰春氣昏冬氣閉而日所入道又不當崑崙所以無之也故余為返景詩曰光低昧谷澄潭碧影漏崑崙射彩青真實際語也

温泉寒火

白虎通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温水無寒火明臣可為君君不可更為臣晉郭璞亦謂有温泉而無寒火余竊謂不然嘗見蜀中有人得不灰之木者其木如朽厝之地終夕如聚螢之光又水晶圓者亦可得火削氷為珠置於午日以艾



焞之亦可得火大蚌之腹光與月射久血之燐明與電爭此亦寒火也大海中陰火滑燃張華之燃石名山之佛燈此亦寒火也董仲舒曰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華於嚴氷水極陰而有温泉火至陽而有凉焰夫所謂凉焰者其海中之陰火乎郭景純窮極数術而尚不聞凉焰之為寒火立言誠難哉

奎宿文武

天官書奎壁圖書之府主文章後漢天文志奎

主武庫兵是奎一宿而兼主文武宋人謂蘊古
為奎宿降精桉其文名頗足當之余嘗學五星
自推命主土星其年月單躔于戌宮奎度是亦
宜稍有文武之業可見於世者而碌碌落落廢
錮於時聊對日者自發一大咲

海潮

海之潮汐或曰因乎月月初出潮上月皐午潮
滿月西轉潮漸退月沒則退盡北方潮候又異
於是此丘處機之言也畨如是說則上弦下弦



之月所出早晚不同如下弦之月見曉方出豈
南方之潮便不至乎盧肇言日是太陽水是太
陰日西入地東海潮上陰避太陽也日出時水
乃西流東海潮下畨如是陰避太陽則水之西
流者太陽當驅之使不返如何又有潮退之汐
仍舊返於東海乎余嘗酌二家參天原發微之
說知諸家言海潮皆非也余以天地全體求之
海潮乃是天地之一呼一噏也何以明之渾儀
家譬天體如鞠内盛半水而浮一方板其中板

面則地也置物在板上鞠有常轉而板常不動
此喻甚妙天氣一呼則地升而上覺四海之水
漸下數十丈而地上數十丈天氣一吸而地下
降四海之水漸上數十丈而地下數十丈其水
上而地下也氣之吸也潮來也其地上而水下
也氣之呼也潮退也夫人居地上如身在舟中
載重則舟入數寸舟中人不知也去載則舟浮
數寸舟中人亦不知也姑識以一方板浮之缸
水内將手指以板向水下畧按則板四旁微有



水此可以喻潮也天地一晝一夜一呼一吸而
日月之一往一來潮水之一上一下又何怪乎
至於元兵駐錢塘沙上潮三日不來此宋人畏
怖之言見元兵屯沙謂必為潮所沒幸之也然
而元兵所屯沙或不極潮水所到處彼用兵豈
無南人嚮導者乃宋徽天幸之心甚遂曰潮三
日不來耳皆不足據也借曰有之亦天地一時
呼吸到此稍緩蓋氣之不平如切脉者之於人
有四至五至太緩太數之異耳是天地之病氣

也余創為呼噏之言繼之以戲喻似是千古未發不易之論也談海潮者始怪中疑中嘿終唯唯而退

或問

或問余何以知天地有呼吸曰以人一身之氣知之人一呼一吸而丹田之氣一上一下是也且易曰闔戶謂之乾闢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蓋變變四時也通通晝夜也乾坤之闔闢大呼吸也晝夜之呼吸小闔



闢也則海潮之因乎呼吸又何疑乎或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子何論乎曰天地海是猶在六合之內也

動山動沙

始興縣瀧水之所逕也又西入曲江縣即水滸之水出浮嶽山山蹋一處則百餘處皆動若在水中

沈存中曰余過無定河渡活沙人馬履之如在幕上百步之外沙皆動其沙雖甚堅若一有陷者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或曰即流沙也臨風而流唐六典有祿命驛馬泝河之目泝河又稱為范河又謂淖沙也蓋祿命陷運如今之空亡如此人言陷流沙者也

筰碓山

吳筰碓山故為鶴阜山禹游天下引湖中柯山置之鶴阜更名筰碓按山亦巨矣禹乃可引可置之如碓阜也後世禘天塡河飛峰驅海之說蓋有由來矣



沃焦山

司馬彪曰尾閭一名沃焦在扶桑之東有石方圓各四萬里海水注之無不焦盡按東注之水盈而不息雖有潮迴仍退入海是海何其千古受注不溢也若真有沃焦山以枯水庶可受注不溢昝人謂風力日力皆可暗消水氣引莊子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謂能消水也今晾濕衣於風日中可見但風日能消幾許水氣若一雨之來則仍舊矣是必有此山以吸水仍於地下復

噓入高山若崑崙者噴為流泉以輸入海耳如人一身氣血周流噓吸運而無已也如肺之為経仰受水飲遍噓氣孔充滿四支然則沃燋其地肺乎宋太宗時有僧贊寧辯倭國之畫顏色晝隱夜見者曰此沃焦山石水和也倭人於海岸得之以滴水磨石色則晝隱夜見可知此山能吸水之精而扶桑實有之倭國日所出宜可得也

火山



拾遺記曰燧明之國不識晝夜土有燧木後世聖人游于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于南垂覩此燧木有鳥類鴞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在伏羲氏之前山海経火山國雖経霖雨其火常然今武周連澤府之遥火山也故代割雄勇為火山軍亦猶梧州之火山也

漏水脂水

庭州灞水滴滴以手及金鐵器承之皆漏惟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水流下如飴亦如此漏瓠之屍毛落而仙名曰駝弱水去鄜延境内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水際州石間與泉雜出以雉尾裛之採入缶似淳漆燃之如油甚濃重沈刮取掃為墨松脂不及所謂延川石液也石炭烟亦黑

帝漿

山海経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今河東解縣南壇首山有水潜停不流俗名盎漿即此類也）按佛書以甘露名天酒正可以清泉名帝漿對之



錢唐

陶九成曰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西漢地理志亦有錢唐縣今記以錢易土指錢築塘之說皆非且自註世說者已然況後世乎唐加土旁非越絶書漢文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唐東漢書儁封錢塘侯註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水募致土一斛錢一千來者雲集詭而不與皆棄土而去

神瀵香水

列子曰壺頂有口名曰滋穴其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椒蘭味過醪醴湘中別記云香水在縣郭内其水甚香合餘水即變昔珍此水民多困斃因以板覆之上起塔猶存湘鄉本謂之湘香由此而名

吳宫有香水溪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古詩曰安得香水泉濯郎襟上塵

窮隆山



吳由鍾窮隆山赤松子取赤石脂處也去縣二十里子胥死民思祭之

兩方城 江陵有方城云是方城避元制使趙方諸改

地志所載多言葉縣有方城說苑吳王闔廬與荆戰入郢郊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觀南至江語正是郢地是郢亦有方城也

三峴山

襄陽之峴山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慨然有泯滅無聞之歎由是後人題詠最多然吳興東陽二郡亦有峴山吳興峴山去城三十里宋蘇東坡守吳興登峴山詩苕水如漢水鯿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媿此峴山亭東陽峴山去縣三十里舊名三丘山六朝宋商仲文有台輔望而除東陽意甚不樂嘗登山流涕郡人愛之如襄陽之于羊叔子因名峴山二峰相對有東峴西峴唐寶曆中縣令于興宗結亭於其下名涵碧

兩常山



古越烏傷縣常山古人所採藥處也高且仲北嶽常山名太乙揔玄之天在定州常山縣

兩荆山

荆山在湖城世謂襄陽若縉雲亦有荆山則非黄帝鑄鼎處也

長城非自始皇

漢書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即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滅義渠於是秦盡有隴西北地之上郡築

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其後燕有賢將秦開襲破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于匈奴按漢書之文三國皆築長城備胡幾遍西北一隅矣何云始自始皇也

名山古書

崑崙岣嶁宛委防山有黃帝之書空峒祝融有



唐帝之碑泰山箕山青城海隅有古帝王文字霍灊嵩岱衡華會稽空峒雄耳碣石等處皆有禹所記若能歷覽諸山精通古篆庶可訪其遺蹟乎

朱書禹字

禹功記云渡江河者以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安吉

雪

雪多作於戊巳九戊午巳未日天必變雨者亢辟二星直日則免餘不可免

臘月

漢宣五鳳四年臘曰漢以大寒後戌日為臘月令孟冬臘先祖又漢玄注臘即周禮蜡祭又王燭寶典云臘祭先祖百神則二祭異也蜡祭饗農以終歲勤動而息之臘獵也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也所以臘于廟蜡于郊宋朝以火德王



以小寒第三戌為臘

正五九不上任

上任忌正五九月盖宋朝火德火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謂之災月例減祿料無羊謂之無羊之月陰陽家云武德詔此三月斷刑禁屠按本朝亦以火德王故上任忌之

地志

漢有輿地圖晉有太康地記隋有區宇誌唐有括地誌宋有疆域志元有方輿要覽余舊有宋

权方輿勝覽其文皆四六絶佳且詳余家雖家
集蓋散此書不知落何所有眾者定當寶之然
其書可惜有能得之而翻刊以傳海内者甚大
惠也

千里末下

千里蓴羹末下鹽豉世以蓴羹末下鹽豉調和
非也千里湖名生蓴極佳末下地鹽豉極佳皆
極二方之美耳

四曲江



枚乘七發觀於廣陵之曲江今之蘇州也廣東
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吊二世賦臨曲江之
隑州即長安也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
名曲江園故杜子美詩云春日潛行曲江曲唐
進士曲江之宴當在於此

兩南岳衡山北岳恒山

舜南巡至於南岳湖廣衡山縣南岳是也漢武
帝元封五年巡南郡霍山禮天柱峯遂以南衡
遠阻以其地為南岳衡山今南直隸六安州也

至下後以湖廣之衡山為南岳
舜巡北岳恒山在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唐貞觀
間恒山忽飛石到真定曲陽縣朝廷遂因建祠
為北岳恒山宋既地不及大同故祀北岳於曲
陽

本朝弘治中兵書馬文升公奏唐宋事北岳
岳之故今本朝既都燕而南行曲陽以祀北岳
非禮也當復祀於渾源事下禮部禮書倪公岳
乃禱曲陽而生者因執不可以神於唐貞觀飛
至曲陽遂寢渾源之祀



泰山險絶

漢封禪儀記曰泰山天門仰視如從穴中窔遼
而窺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有絙索可登前人
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
累人也所謂磨胸捏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
行十餘步一休疲咽脣燋五六步一休牒牒頓
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兩脚不隨早食上
至晡後到天門據此記險峻特甚今之登泰山
者往往云殊不然殊削夷乃知自漢而後泰山

凡幾經崩裂又風雨震盪久且陵夷殊不若漢
人初記也



墨卿談乘卷之二

江陵張懋修著

## 經書

### 參伍以變

凡占之法有變有數每爻三揲為三變每揲有
象兩象三象時象閏象再閏為五小變此參伍
以變也三揲之奇分而計之則得三少三多一
少兩多一多兩少之數去三揲之奇以左右手
之正策合而計之則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
數此錯綜其數也通六爻之變得一十有八遂



成初二三四五上以為剛柔相雜之文極六爻
之數得七八九六遂定單交折以為內外兩卦
之象此王應麟引易統辭之言也其就揲著之
法以解繫詞之文不離本章何等切盡若本義
引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則覺牽強且韓非
子本文原是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皆參互
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伍之以合參則上文
當曰參之以比伍矣此誤乃是荀子註中引耒

文公一引之誤遂令紛紛不可解汲冢周書嘗訓篇疑意以两平两以參參伍以權權數以多其語與此相類而亦不可以解此章

三易之解不同

連山首艮山之出雲連連不絶也歸藏首坤萬物歸藏於中山海経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黄帝氏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姚信謂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殷



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世譜神農一曰連山氏列山氏黄帝一曰歸藏氏張行成曰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有法數未有書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宋元豊中唐州比陽民家始得三墳書曰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得作連山易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歸藏易地皇黄帝氏本形墳而作易

鼎銘

崔駰作仲山甫鼎銘有曰足勝其任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今人作時文於易鼎折足覆公餗命題而承以足勝其任　餗乃珍也非切題警句乎

同心斷金

越絶書德序篇引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然易本文實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若以君臣解二人其義尤長國之害也臣主異心今而同之其利何如易無定位可從此解晋潘尼乘輿箴曰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



貴金蘭妙得此解矣

逆數逆步

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朱文公註未明安公易膚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此解正妙按今術家數六十甲子順則易逆則難蓋易畫自下而上逆也易圖自右而左逆也古今歩天推曆皆逆數而知其星辰度數然後占吉凶如天體左旋七政皆因之左旋欲知十一曜之

行必右轉以步之如人行舟逆水記其灣旋口岸之遠近云易家之有逆數曆家之有逆步皆一理也逆數而知陰陽變化死生之數逆步而知十一曜行天遲速順逆之度皆一術也至於吉凶之理神而明之由人所推也

苞桑

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文公觧以為苞桑固結之喻此非也夫以葛藟縈結尚不稱固豈苞桑為固結乎又嘗考苞桑為何物乎以余意之



苞或桑葉之初出成苞者乃柔桑也繫物柔桑其絶立見危亦甚矣亡而又亡也湯用修引陸宣公收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絶也者屡矣可見唐人解經得其旨矣杌隉出書綿聯出傳以經解經勝於懸斷

遯甲

路史發揮易者遏也日月疊遏而相貿也彖者瘦去匿遯而迹焉者也象者景兆彷彿而未有形也註曰遯與遯同遯甲者起數藏匿法也遯之放者一舉足而有隱去之義按此即世所聞遁甲書所謂遁法乎必於甲子支干隱藏其字數藏頭露尾使人未易曉必待口訣方傳耳余見此註方知遁甲義故記之

易彖象

易者蘆蠦之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即蜥蜴彖者茅犀之名犳神是矣首惟獨角知幾知祥知犀而小能知吉凶交廣壯人謂之猪神象者身形相象遠近



不變赫有成位膽應四時人希見象相而想之近視象與遠無異身具十二少肉惟鼻是其本味膽四時變四足

尚書不可獨稱辟經

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今何得獨稱尚書為辟經又何得言禮記漢儒所集豈非以書承孔刪其旨百篇秦坑儒禁學書文道廢漢遣晁錯口授之於秦故博士伏勝纔得二十九篇至孔壁書出博士孔安國校定以古文字寫之增伏生所授者又二十五篇遂

以辟經目之乎如此則自易之外皆可稱辟經不獨尚書也古書皆漢儒校集已非科斗籀文之舊篇章豈無錯亂遺逸又不獨禮記為漢儒之書也矣

壹戎衣

中庸註衣讀曰殷齊人謂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歟盖以殷為戎首而欲殪殄絕之也

象刑惟明

漢書象刑惟明言象天道而作刑也後人有画



衣象冠之說又有墨黥搔嬰共艾畢非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此等輕刑謂之象刑夫果如此堯舜只明此等輕刑若五刑之重可任其亂而不明乎

舜七始樂

益稷謨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漢律曆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悳註虞書益稷篇所載舜與禹言舜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始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性情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能同之故舜欲聞之也按此與經文大異且在與七治與始相類或當時科斗變籀文大篆改隸楷其字差訛之不同抑亦古文今文之互異也然在治忽則添出一層意思七始詠則不離音律一套事似為近之

舜四嶽



尚書大傳曰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中祀大交霍山秋祀柳穀華山幽都弘山祀按此嶽名與書四嶽異

皐陶知樂夔知禮

呂氏春秋禹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水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乃命皐陶作夏籥九成注九變以昭其功然虞廷典樂豈特夔一而足皐陶之賦

豈特弼教明刑已哉固宜知人安民惇典庸[illegible]颺言賡載虞廷也竹書紀年禹薦皋陶於天三年先卒始薦伯益向使皋陶當禹末猶在則遜位當不於益謳歌當不之啟唐虞之際道在皋陶先儒之言信夫帝命伯夷秩宗典三禮夷遜于夔則夔又為知禮矣觀其教胄子非獨樂也

理官可稱李

管子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天道故使為當時太常察地利故使為廩者奢龍



辨東方為士師祝融辨南方為司徒大封辨西方為司馬后土辨北方為李獄官然則理官之字亦可稱李也唐宗室表皋陶為堯大理生益益生恩成歷虞夏商世為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又管子皋陶為李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註師古曰李法官之號揔征伐刑獄故稱其書為李法唐史官修世系表謂皋陶為堯大理世為理氏紂時有避難者食李得全故改李氏何其謬哉

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主兵管子五行篇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由此觀之黃帝時有兩蚩尤一與為敵者帝也一與為相者臣也

越絕書曰黃帝上事天下事地故少昊治西方使主金

舜有不孝之証

越絕書堯有不慈之名廢丹朱舜有不孝之行舜親父假母嘗欲殺舜去耕歷山大熱身自外養父母皆飢父頑母嚚兄狂弟敖瞽瞍欲殺舜



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天下稱之堯以其孝而傳之天下是以頑嚚借貧也不孝之行世按非聖之言其書豈子貢所記舜有狂兄又傳所未載

遵養時晦

王導當郭默懷逆而不能討乃曰遵養時晦此汲冢周書之語也曰寬以政之孰云不聽聽言靡悔遵養時晦註曰養時闇昧而誅之詩曰於爍王師遵養時晦皆俟時可乘

三代獻貢會

夏之禹貢在職方之內也貢常物也故孔子尚書錄之商之獻令周之王會在職方之外也貢異物也故孔子尚書刪之

逸周書

逸周書非偽也想因孔子刪後逸留於世也非汲冢出也其文詞多古而不若尚書之精粹如克殷一篇叙武王始入商戰陣即位立王子武庚以管叔監之其事可以後泰誓先武成不可



少之次序也而內有入適王所射之三發擊之輕呂（劍也）斬之黃鉞懸之太白其言不可訓是以刪之若史遷在漢及見此書是以載之本紀耳聖人垂教後世慮遠矣

皐陶

皐陶雖不及禹禪然世封於六唐天寶二載尊為德明皇帝不可謂非宗廟享之子孫保之義又雜五行書曰皐陶以壬辰日死不可劾罪人成罪

天子禮樂賜周公

說苑白虎（通）俱言周公薨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漢儒多以此語引之奏章至謂以公禮葬周公天大風拔木偃禾以天子禮葬天乃反風起禾云云是與金縢之語大相悖究其所以然者漢儒因伏生口授之說而古文尚書殆未出也

逸周書雋語

命訓解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正治也道言也）



常訓解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

武稱解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

程典解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

文傳解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穀樹之葛木以為絺綌以為材用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輿馬非其有也

大開武解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草其宅之
既秋而不獲禽其饗之
武順解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下流
人道尚中耳目役心
和寤解緜緜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將成斧
柯
大聚解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昆吾古之利冶朔日旦朔之者月旦必省之也
世俘解甲子夕紂取天智玉琰璲身厚以自焚



天智玉上天之美者環琝以自厚其身也四千庶玉則銷天智玉在
火中不銷凡衆庶之玉四千皆焚銷惟紂身之天智五玉不化也
芮良夫解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
危哉 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餙其言以行取人
人竭其行餙言無庸竭行有成
王佩解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俱言君子小人也
周祝解文之美而以身剥自謂智也者故[illegible]足
狐貉皆以文身害以自賢受害角之美殺其牛[illegible]

有芧牛以角受害人以言識狐有牙而不敢以噬獂有
蚤而不敢以撅物人以小能不敢望大任蚤字字書一跳而未曰蚤今以獂有跳能而不敢以自任用字奇故木之伐也木為斧賊因木以伐木

五帝師

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
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
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
湯學乎貸平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
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十一聖人



者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於天下名號不能
傳乎後世也

舜禹皆有大麓事

大麓之事孔安國以為大錄萬機桓譚以為領
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其言起疑故不若從
本文為便然不特舜有之虞傳云惟五祀興韶
樂於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管變天大雷雨疾風
為遜禹之事也然則堯舜之所以納大麓者使
於大麓之地以主祭而風雨者百神來也豈惟

使之主祭哉實薦之天也後漢鄧太后紀曰昔摠大麓經營天物註曰大録萬機之政也皆因此解似非尚書蔡註解風雨不明須從主祭之說理長

擊石拊石

方虞帝之命九官也八官皆遜而夔獨否且昌言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盖前之語夔喜得其君以自期後之語夔叙其樂之必效故舜樂得夔而益和夔道遭舜而益彰此所以屢道



其功而不遜也而劉辟王藴梅林胡李諸儒乃以前語十字為益稷篇之脫簡亦何妄削聖人之經也耶

堯水十七年

堯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禹乃嗣興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弗入是禹父子為堯治水十七年矣後人謂堯有九年之水非也乃是洪荒一向未平之水堯創而治之積十有三載乃成而莊生之言曰堯十歲九潦言十歲之中有九年為水也亦非盖堯乘上古之水是常也非變也堯治之是興利也非除害也賢良乃無有以此應漢武之問乎

引詩書牽合

羅泌曰惟茲臣庶汝其予治舜告皐陶也鬱陶乎思君顏厚有忸怩五子之歌也以為舜象之言孟子何所引不弔昊天詩節南山也不慭遺一老詩十月之交也嬛嬛在疚詩閔予小子也而乃以為哀公誄孔子之辭豈亦集詩句乎故



曰稱予一人非名也變仲言父非字謚也盡信書不如無書

黍離降王風

世謂孔子降王風非也夫風者風土之歌耳黍離自是東周之土風東遷之後政僅及於圻内故國人隨其土風如此何謂降也若以為降則七月何以列於風耶且雅亦有東周之詩世不知耳節南山十月之交乃桓莊之詩亦可謂降雅乎曰王風者春秋書王意也

無田甫田

甫田方壤之田也且甫字原釋方字方壤之田糞力未深草子猶宿力多收少故惟莠驕驕若但解為大田則詩復有大田多稼又何以解也詩人比務大忽小意盖如此

水潦降不獻魚鼈

物有以少為貴者水潦降則魚鼈多而易取故不以獻明非貴也王充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為魚鼈故不獻如此則鷹化為鳩仲春不食鳩乎



爵入大水為蛤季秋不食蛤乎雉入大水為蜃蜃大蚌也立冬之後不食蜃乎月令亦出於禮記以少為貴亦禮記之文以經解經充說非是

緯書成於哀平之際

七緯之名見後漢書樊英傳有註今人但稱五緯非也盖漢儒多精天文星曆陰陽風角故其言多驗京董焦睦劉氏父子其言詳矣其術足以致禍故西漢之末儒者競為緯書託名春秋欲伸已學又以避禍此緯書之徒所以盛行於哀平之世光武顯肅皆善祖述中興之後儒者爭學之也張衡曰秦漢用兵無讖一言睦孟之流亦復無述劉向九流亦無讖録尚書鯀殛禹興而春秋讖云與共工理水春秋元命包有公輸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置於漢世且河洛六藝篇録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至於順帝復統即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情偽較然猶畫工悪圖犬馬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



春秋非貶越徐吳楚

越徐吳楚皆先王之族也春秋何貶焉曰非貶也王非所宜稱也春秋書侯伯各從其實獨此四國子之人之豈謂四國夷也哉聖人一視同仁夷亦人也況四國皆先王之後也春秋所以尊王土無二王而此四國嘗稱王矣筆削之際於辭弗順故變之而曰子示不重書一王或曰滕侯來朝以其臣楚杞侯來朝以用夷禮故悲書子斯亦謬矣當時二國亦必有故奚以信曰

不志葬凡葬必以實所以正終也齊小白晉重耳必於其葬而後書齊桓公晉文公若書越徐吳楚之君將何以為辭此不得不予之非貶也

束脩兩解

穀梁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餽前漢朱邑傳無彊外之交束修之餽隋劉焯傳畜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教誨載記符堅太子公侯卿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於辟雍此諸解與朱文公論語註同後漢伏湛傳自行束修訖無毀玷



註曰年十五以上能束髮脩禮儀者延篤傳吾自束修以來為臣不陷不忠註曰束帶修飾後漢鄧后紀詔四姓小侯入學曰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約束脩整也劉般傳太守薦般束脩至行為諸侯師註謹束脩潔也胡廣傳紀綱頹俗束脩守善有所勸仰晉何充薦虞喜疏曰束脩立德皓首不倦以束脩對皓首可見是束髮脩整夏侯孝若兄弟誥曰我兄弟姊妹束脩慎行不辱冠帶此諸解若以之註論語義更長自宋人專以束脩為脯餽至於經筵進講乃為鄙褻曰聖人教人亦須束脩至人主賜講讀以束帛甚厚同事者恥之有不肯拜賜者今之經師學究動以束脩為詞責徒之厚薄亦不思聖人取未學非以餽乎噫此亦非可以望今舉業之師也

食不厭精

食不厭精朱子註言其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解殊費力蓋以為可厭之厭矣此章記聖



人飲食之節厭當為厭足之厭食精而甘之至於厭則不節鱠細而甘之至於厭則不節蓋麤糲不厭人之常也惟精細不厭見聖人之節孟子曰此之謂厭足之道也不然孔子飯蔬飲水食無求飽豈求精細之食者乎以經解經猶明

不知命

韓詩外傳引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之又烏得為君子乎所謂命者言天之所生皆

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是也其解亦精勝於朱
註

子罕言利

羅泌言命孔子之所與也曷不言哉觀其解乃
但罕言利耳若所與者惟與命與仁也余按利
為夫子之所罕言若言之與命與仁之事則人
固有不安命而圖利為仁而必較利者矣不安
命而圖利求仁而較利皆非所以為人也故罕
言之亦通



關雎之亂

司馬彪曰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
師摯修之此語似解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為一句也如云師摯之初修關雎之亂也如此
解亂字又不必更為治字矣

論語匏瓜

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朱文公
解註曰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此語欠明
至於村師學究便謂匏瓜不能飲食此誤也爾

匏瓜者曰苦瓜也詩匏有苦葉言不為人所食
易曰井泥不食是此字也孔子言已不為人用
如苦瓜之不為人食朱文公不能字猶言不堪
之謂耳深求之者又曰匏瓜星也繫而不食如
南有箕不簸揚北有斗不挹酒漿之類則太支
離蔓衍矣

蒲蘆

韓偓詩窓外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蘆爾
雅翼蒲蘆細腰蜂也按此是唐人已解細腰蜂



矣若朱註解為蒲葦則地之敏樹豈只蒲葦一
種不如解地道之敏於樹物如蒲蘆之因祝速
肖比人道之敏於政人因正速化似覺体貼有
味且樹非種樹之樹乃樹立之樹如樹標樹功
之類也

淡素

余授經業師講禮後乎一章先大夫過塾問業
因講禮後之義在畧繁華著本質先大夫曰劉
邵人物志觀人先觀其恬淡後觀其聰明諸葛

武侯引淮南子澹泊明志亦是此素字之義且禮曰甘受和白受采到底是漢儒語非聖人之語五味鹹酸甘苦辛亦是五味之一何以和五味五色青黃赤白黑白亦是五色之一何以和五色吾將易之以淡受和素受采蓋淡為無味之味為味之主素為無色之色為色之主詩人素先繪正此意耳其論發淡素甚明後見書肆中刊一名公著述亦稍稍寫得此意矣其實自先大夫發之



天時地利人和

孟子天時地利人和之說蓋戰國陣法之名唐高宗問貞半千曰兵家三陣何謂半千對曰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見謂不然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道為地陣舉三軍之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帝曰善玩半千之言全重在人事一邊比於孟子之意可謂暗合孫吳矣

甯武子

孔子謂甯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所謂及者繼也非企及也亂世而愚則塗炭誰拯屈原行吟於澤畔賈生作賦於長沙其心皆欲拯世為不愚之計若甯武幾於無心於拯世其愚難乎其為繼也此說要非孔子立言之旨朱子註釋之意武子為愚之心然其言亦異姑存之

孟子

蘊恂好孟文真以為孟子筆然攄晁以通答賈



子莊書曰孟子不必論其文之何如直是萬章公孫丑之徒所次足下試以唐陸善經孟子對今孫宣公所校定孟子斷可以見其文之異同也又唐韓愈亦以為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也宋韓俊卿曰孟子所見諸侯如齊宣梁惠梁襄王及滕定滕文公魯平公夫死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以是知愈言非妄也余按二說皆是但孟子文氣如一又非諸門人雜就所能當因孟子初筆成書後來門人續宣惠

等謚於上明使後人讀之可分别耳

五十學易

羅泌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五十者知命之年易窮理致命之學也以知命之年為至命之學可無過矣而必曰無大過云者知小過未免也以此解註甚順不必牵強曰加作假五十字作卒也

臺無餽矣

左傳昭公七年天有十日十干也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臺俗稱奴之奴曰重臺亦奇矣臺主餽者也



作者七人

文選註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　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以此解之良是若謂七人無考則記者豈為汎蔓之語

天地不仁

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按芻狗者祭祀鬼神薦酒畢即徹而置之方其奠也未施敬而敬及其徹也未施置而置神之儼若奠者何心於芻狗誠意已將置者又何心於芻狗天地聖人之仁民物也不得不生之不得不成之不得不歸藏之豈沾沾煦煦必有其仁乎仁過即置猶芻狗祭過即置不自居其仁不自尸其功也本如是解乃足發老子自然之旨今舉業家妄駁老子不仁之言以為實不仁而芻狗民物則是以好殺之心測天地聖人夫芻狗之物亦豈不在天地所仁之中乎淺鄙哉斯解也老子無恩而大恩生可註䟽此章



本草非神農作

淮南子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梁七録神農本草三卷唐于志寧曰世謂神農嘗藥以拯含氣而黄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君雷公乃載篇册然所載郡縣多是漢時疑張仲景華佗所記開寳中盧多遜重定增百三十有三種後人補者漸多新舊混合而経之

本文遂腧帝王世紀黄帝使岐伯嘗味百草木
實定本草經造醫方以療衆疾然則今世傳本
草已更多手大非神農舊經矣

山海經非禹記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召太常屬臣望校序曰
禹定高山大川盖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
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顔之推曰山
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郡暨後
人所羼非本文也杜祐以為疑夫子刪書之後



尚奇者所作尤衺定為先秦之書非禹益所作
鼂氏曰長沙零陵盖縣名又載禹鯀後人增之
耳薛氏曰左氏稱禹鑄鼎象物以知神姦入山
川不逢不若今山海所述不幾是也然經言大
川所出及舜所葬皆秦漢時郡縣又有成湯文
王之事莞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遺書審矣乃
劉歆直言伯益所記又分伯翳伯益為二人皆
未之詳考王應麟曰太史記西京書非後世之
作也然皆引之山海経要皆有本於古秦漢增

益之耳又班漢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
本紀山海経所有放哉朱文公曰記異物之類
多云東向或為東首皆為一定之形疑其依圖
畫本為之按山海経者曰原有圖本依撰経文
盖襲朱公之語耳楊用修曰九鼎之圖出于夏
史官孔甲周史官終古之流謂之山海圖其文
謂之山海経陶潛詩流觀山海圖今則経存而
圖亡後人因其義乃推而廣之故讀者疑信相
半也唐志乃有山海経十八卷山海経圖讃二



卷又畫以為郭璞撰不知何考也宜曰撰註可
矣事物考曰莊子齊諧者志怪者也禹知而名
之益具而記之當是此也劉向辯貳負之尸書
遂行於漢代余按中山経有南望墠諸禺父之
化熊也此語本是後人記然海外大荒二経必
竟出伯益所記

爾雅非周公作

劉子駿曰茂陵郭威字文偉嘗曰爾雅舊傳為
周公所記然有張仲孝友宣王時人也非周公

之書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游夏之儔所記以釋六藝者也余家君向也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禮三朝記言孔子教魯哀公爾雅其來遠矣然則爾雅或周公之書張仲孝友後人所足也王應麟曰釋詁一篇周公所作以教成王釋言以下或仲尼弟子子夏所定而後人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

爾雅二字本解曰近正也後人乃解曰麗則也然爾雅既為小學則教之名近正者是也韓愈



詩曰爾雅釋虫魚定非磊落人

水経非桑欽撰

杜佑通典云水経不詳所撰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経云壽張光武更名臨際安帝更名湖陸章帝更名永安順帝更名故云順帝以後書也宋王應麟曰今攷経云武侯壘諸葛也又云魏興安陽縣魏興郡魏分漢中所立也又改信都從長樂晋太康五年事也又云河水北薄骨律鎮元魏鎮名也然則水経非後漢人撰也漢書桑欽字君長漢成帝時人見儒林傳隋志不言欽撰　按水経既不詳姓氏則無緣定作欽撰其三國晋元魏地名或酈氏道元以己意續経好作註耳唐志水経二卷郭璞撰又四十卷酈道元撰今之存本惟有酈氏註而郭璞撰二卷無之矣

對鼮鼠二人

一終軍也一竇攸也郭璞爾雅註序豹鼠既辨其業益顯註武帝時得豹文鼠孝廉終軍知為



爾雅鼮鼠也賜絹百疋于是爭相授爾雅之業竇氏家傳曰竇攸對鼮鼠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授爾雅三輔决録云竇攸舉孝廉光武大會靈臺得豹文鼠群臣莫知惟攸知之詔案密書出爾雅果如攸言賜絹百疋按二書所載俱曰孝廉俱曰賜絹百疋俱漢事必有一誤引矣又虞若虛見職方辛怡諫得鼠豹首虎臆大于拳辛怡諫以為鼮鼠虞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鼮鼠豹文而形小一座盡驚然則博物者猶須

有辨

考工記

漢文帝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乃使博士作考工記以補冬官

洪範丹書

武王之始克商也訪洪範于箕子始踐阼也訪丹書於太公丹書之言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郭象解莊

唐經籍志郭象解莊子十卷向秀解莊子二十卷是二書原自并行然則謂郭象盡沒向秀之義而取為已有者晉人修飾向秀而為之辭又以向秀先死而書未甚傳郭氏之書甚傳遂為是抑郭伸向之語矣不足信也且唐時向秀文集一卷郭象文集五卷亦并行于世則二家之長亦不相下何至相竊取也

金海玉海

梁武帝作金海宋王應麟作玉海宋志曰古人但以名氏名篇南朝張融始著玉海之號蓋文集之流也則古今有兩玉海矣

管輅易夢之答

魏何晏與管輅論易鄧颺在坐問輅曰君自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何也輅曰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咲曰可謂要言不煩

何晏夢青蠅多集鼻上管輅曰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青蠅臭惡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



鄧颺曰老生常譚也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安此二答已為晉唐人譚空作祖

# 墨卿談乘卷之三

江陵[illegible]彤惟時著

## 史集

### 班固之史

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國家之義必萬全而後為是觀望保身者所為也班孟堅稱為一代良史而殊昧聖人之義如京房以忠憤死則以為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謀死則以為智小謀大禍發如機翟義以倡義討賊則以為



不量力以隕宗是仗節死義皆所不取矣人臣必如無口匏立伏馬不鳴雁然後為明哲乎王鳳以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死忠也乃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王嘉以爭董賢死何武以謀王莽死忠也乃曰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為大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軀計利之徒也嘉武身為將相可以區區自處哉此皆遠乎聖人責見義不為者矣范曄謂下死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尚得謂之良史乎

### 殷兩君桑穀

太戊時桑穀昏生旦拱于庭史卜之曰見殃而為善則不禍太戊早朝晏退問疾吊喪三日桑穀亡武丁時號高宗先王道缺刑罰違犯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其相曰聞之祖己曰桑穀野草也生于朝國將亡武丁恐修先王之政按此兩事俱殷君不可混為一也

### 漢高母無姓氏

史漢載漢高母但曰劉媼不紀其姓氏六年尊



太公為太上皇不言有母至十年漢書載夏五月太上皇后崩註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如淳曰高后時方追尊先媼曰昭靈后耳漢儀註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于此作陵廟以先太公死也然漢十年又書太上皇后崩疑是後母秋七月太上皇崩葬萬年八月令諸侯皆立太上皇廟于郡國當時亦不知妣何人按漢既尊太上皇又立廟豈無考妣乃史遷為武帝太史公而不知姓氏班固親為東漢蘭

藝令史而書太上皇后崩不及姓氏則漢高不
事詩書其制度可咲而劉媼震雷龍之交其
又可信乎卽太公有後妻又可不著姓乎且高
祖卽位推漢承堯裔其在堯後裔若秦晉梁荊
皆置祀官巫祝以祀豢龍氏劉累等何獨於已
之生母乃畧乎由此觀之高帝殆不知其母而
龍交之事可疑不然帝實龍種而太公抱養之
皆不可知也皇甫謐皇帝世紀昭靈后名含游
於洛池有王雞啣赤珠刻曰呑此者王含呑之

據此何又不著姓氏也後漢書註太公名㷡又
皇甫謐帝王世紀太公名煓字執嘉

文無害

文無害解註非一蕭何傳以文無害為沛主吏
掾註曰持律文無有其比一曰害克也勝也無
能勝之也張湯傳以湯為無害趙禹傳極知禹
無害居上文深居下盖曰知它人無能勝禹然
持文太深耳則無能勝之註可從也

酒池肉林

廟記曰長樂宮中有魚池酒池漢武帝作以夸
羌胡飲以鉄杯重不能舉皆抵頭牛飲西征賦
曰酒池鑑於商辛追覆車而不悟張騫傳行賞
賜酒池今外國偏觀三輔黃圖秦酒池在長安
城中就諸記觀之侈大之主莫不池行酒林行
肉以明得意何獨使商辛夏桀獨負悪聲於千
載乎

搢紳

晉志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執笏

者有事則搢之腰帶 本朝大朝儀註鴻臚尚
贊搢笏盖古禮也俗寫搢曰縉則失其義矣

三尾

史記龜策傳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尾而
陳之註陳猶居也

許負

史記許負相周亞夫曰君後三歲而侯應劭註
負河温人老媼也又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
雌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按陶九成之記如此

余謂所封或非相人員又許負或非老媼皆未
測矣姑存之

典午

蜀譙周高尚不應辟命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見周周以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司馬也月酉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晉室踐阼

生甚貴

史記田蚡武安侯爲丞相貌侵生甚貴註云蚡



貌侵但自生貴尊之勢特甚也此解可咲按直解此當曰貌雖陋而生相特貴耳胥法生而貴則非醜好所能掩飾也太史公弄筆少一相字遂誤解如此

壹妄妄壹

景公籍重而獄多晏子諫不聽景公曰獄國之重官願托之夫子晏子曰君使嬰勑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漢書田千秋相匈奴聞之曰漢之得相非用賢也妄壹男子上書即得之矣觀此二義妄者取草略之謂壹妄妄壹二書語義同貫

不貲

前漢書乃謬為無貲省後漢書陳蕃傳食肉衣綺脂油粉貸不可貲計註貲量也今行文稱不貲云者出於此也

苑康范康

范康字仲真勃海人為潁陰令後書于荀叔傳則稱潁陰令苑康表其里曰高陽里于本傳則



曰范康勃海重合人舉孝廉再遷潁陰令苑范兩稱其姓不知孰為訛者今類書及姓氏書亦兩用其姓亦若向平尚平兩引也固非若嚴君平莊君平為辟漢帝諱耳

重足一跡

漢書稱人畏懾者曰重足一跡又曰重足而立蓋祇載見瞽叟夔夔齋慄之意耳夔數也常以一足行莊立不倚人之畏懾者并足而立曰如是一足其身戰戰慄慄也故曰重足又曰一跡

訑謾

俳戲也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者為都掾史善從横揣摩美矢搖丸乃訑謾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而得其歡趙廣漢下車即黜之京師至今俳戲皆曰古掾曹顔師古註急就訑謾言巧黠不實也列子佃侮欺語也

奇衺

周禮禁其奇衺漢曰敢行媚道蓋妖巫之類

終古



考工記終古註猶齊人之言常也

詷　讂求

詷謂知處密告　讂隱語也謂偵伺隱密而有所追求也

媒麩 䴹

周禮媒氏註媒之為言謀也謀合二姓使合成者今齊人名麴麩魚列反曰媒漢書註孟康曰媒酒教顔師古曰齊人名麴餅曰媒[illegible]俗語曰媒蘖人短盖取麴釀酒[illegible]其造字亦古矣

耐　耐罪

耐古能字禮運耐以天下為一家註能也

耐罪出漢書說文曰古者犯罪髡其鬚鬢曰耐罪言寸寸削之不傷其支體猶能任事也

劍履上殿

漢書蕭何傳賜劍履上殿及他傳尚有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讃拜不名此皆老臣優禮耳然註無解輿服雜事曰上公九命則劍履上殿漢儀諸臣帶劍至殿階解劍



執事顔行

嚴助傳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顔行註顔行猶雁行在前也余以為前導之旛羽旗之屬有顔色者也如人齋居第之匾額亦曰顔如人之顔貌可望而辨耳莊子車馬殊無行色顔與色一也

鈎盾美田

昭帝紀上耕於鈎盾美田註帝方九歲未能耕籍乃於宦者近署試耕戲弄為名非耝久也叉

宦者傳使鈎盾令繕修南宮玉堂成帝三年秋虒上小女走入橫城門闌入尚方掖門至未央宮鈎盾中集諸語觀之鈎盾乃殿閣曲奧之處有宦者為令主之此令兼主吳田耳鈎取鈎陳之義盾取兵器盾捍衛之義又天文招揺第九星名盾盖天子之宮衆之

漢街弾室

漢時在街置室檢弾一里之民於此合鍋金石録有都鄉正街弾碑以今制況之或如鄉約所也



青藜

劉向成帝末校書天禄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執青藜杖扣閣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烟因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袖裳以記至曉而去請問姓名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理之書曰余畧授子焉按五行傳向苦心摩擬所得其法不秘寄但依書五行而牵合附會之其於五事亦未必皆驗何事用太乙之精裂裳相授乎既曰裂裳袖書矣又有懷中竹牒何俟裂裳袖乎疑向神其說以行彼書耳其子歆作符命猶然太乙故智古傳之不必盡信多此況其語出於王子年拾遺記又譎偽不經者乎

戊巳校尉

漢西域督護有戊巳校尉主屯田顏師古曰鎮安西域無常治處猶戊巳土德季王四時漢官儀曰處西域之中如戊巳土居中一說專主屯



田故取戊巳土以為名夫專主屯田則有常治又不得言寄治無常處況車師王庭亦非西域之中諸說皆非余謂專主屯田則戊巳主土之官為可從也不必拘季王無常治不必拘在西域之中東漢耿恭為戊　校尉屯後王部念蒲城關寵為巳校尉屯前王　柳中城是一職分為二官一說諸于皆有正位惟戊巳寄治于西域無定居蓋非蓋戊巳在中何無定位且漢官不見有甲乙丙丁校尉者漢官儀曰戊巳中央鎮

覆四方以漢制解漢官諸説為添足矣

履草

貢禹傳諫元帝從諫曰孝文皇帝衣綈履草綈蓋弋綈即黑繒草即不借蓋草履也

影娥眺蟾

漢武帝鑿池起臺以眺月宮人乘舟以美月影名池曰影娥名臺曰眺蟾二名固奇漢文爾雅而小奇巧者晋人不能語多如此

漏河盆溢



後漢書陳忠傳頻遭元二之戹（非元元也如陽九百六之數也）忠上疏災異曰青冀之域淫雨漏河（言不貯也）徐岱之濱海水盆溢（言不容也）四字故奇視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抑又簡古也

約法三章

後人有解約字為期約之約因點其句曰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句）此解殊簡古然史意實以為省約之法三章耳後漢楊終傳曰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應劭傳高祖入關雎尚約法然殺人者死觀此文意實乃省約之法耳楊終應劭皆本朝人豈有不知漢制（之理）

傾宮揺臺

晏子曰夏之衰也桀作旋臺商之衰也紂作傾宮謂造作傾反常若欹傾旋臺登之轉危若旋轉而揺世不知以為瓊宮瑤臺非也後漢書陳蕃傳後宮采女數千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註引帝王紀紂作傾宮多采美女武王伐殷乃嫁之又周舉傳武王出傾宮之女皆可証



趙武事左馬記各異

司馬遷趙晋兩世家自相矛盾左氏所書又復不同晋世家曰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庶子武為後　趙世家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朔殺趙括等朔同友人程嬰匿趙武於山中至十五年景公有議立趙武按史遷叙程嬰公孫杵臼事特委悉感慨詳於趙氏家而於晋世家書趙同趙括即繼以令庶子武為後其書法乃畧而反晦所以於趙世家匿武山中十五年有

議立武之文全相矛盾惟於晉世家畧文當書景公三年誅趙同趙括後十五年求立庶子武為後則於趙世家之言不相矛盾矣左氏成公八年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畜於公宮以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按魯成公八年即晉景公十七年也遷言匿於山中左言畜於公宮二史不知所據余以為左氏浮誇去春秋時近太史好奇去春秋時遠浮誇好



奇其侈談一也然以時之遠近傳聞之與親聞左氏其庶幾乎

長鬣

左傳昭公十七年吳伐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以歸吳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之乘舟光與衆皆有罪請藉取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殺之楚師亂吳人取餘皇歸按長鬣善游水者也夫獸有鬣脊毛傑起也魚有鬣股撥水翅也晚唐王周鱺詩曰帍之拏者爪魚之撥者鬣今刋左傳乃作長鬚若善沒人何必長鬚若亂楚師豈楚人皆長鬚吳人乃無鬚耶當是善游人俗作長鬣丘明操吳音耳張衡西京賦蚩尤秉鉞奮鬣被般註使蚩尤秉鉞奮振其鬣被文般之衣不知古者以何事為鬣竊意鬣為軍中幟號長音長老之長長鬣乃陣中主水戰之器三頭目也且古軍中之號何可定名漢有左右兩鄄王莽有前後輝光八陣有左右翼安知長鬣非此等之名乎



左官右聀

漢官閑不調者曰左官摘者曰左遷禹貢傳郡國擇便巧史書習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按如今之以能幹吏參美缺耳漢尚右故為美稱呂太后以左丞相陳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漢制可見矣如稱右文右族豪右無出其右今之制官有左侍郎左少卿左布政官班尚左皆事任煩重而行文者亦習漢

家宰官在遷之說是遠本朝矣

門子

東晳補亡詩白華篇粲粲門子如磨如錯註曰嫡子之將代父當門者蓋公子也唐人文入太學門下亦稱門子儲光義貽太學張筠詩辟池忝門子韓非門子好辯此是門徒也若本朝官衙門子應門鄙稱也

長夜宮

紂為長夜宮池室也男女雜處十旬不出政一夕



而風沙邕之史所謂長夜之飲于此宮也非夜飲也若長夜之飲昏主多有何足書也

飲章

蔡邕傳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註曰趣促也飲猶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表也註又曰按俗本不解飲字或改為報章或改為款皆非也余按此解皆非也夫隱却告姓名漢自名飛文且獄官上章自有列名何得言隱名蓋飲者或如今強坐迫人以招情耳趣即迫也以楚毒迫之則不得不飲如强迫人以飲毒酒雖知為害不得不飲亦不復質确其罪也

若盧獄

前漢書若盧獄屬少府漢官儀曰主鞫將相大臣也按盧黑也或取不見天日之義

暴室

主掖廷染練之署取暴曬為名有嗇夫官屬前書註主宮人暴疾者非也漢送暴室者有罪罰作此事也



晨飲之羊

家語孔子為大司冠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嘗朝飲其羊以欺市人及孔子為政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按各家有引此語者俱無所解但羊何故朝飲者即為欺人豈羊不飲乎飲不欲朝乎尚當問之河北牧者而後可也說苑曰沈猶氏嘗朝飲其羊飽之以欺市人按飽之二字是飾肥也但飽不當飲而羊朝入市又豈宜飢之不與飲食令日損瘦乎

人膏燈燭

漢書劉向傳諫厚葬有引始皇人膏以為燈燭語明明落一魚字是後人校刋者削去耳按始皇營驪山令匠作機巧作弩矢有所穿近矢輙射之水銀為江海上具天文珠璣為之以人魚膏為燈燭按山海経人魚膏燃見風愈熾是始皇之防地風之息耳始皇雖役徒七十萬匠人機巧死者輙埋其下然未聞鍛人膏以為燭者

窹生



解者武姜寤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也夫如此則生產遲速亦常事耳何以曰驚姜氏應邵以兒墮地能開目視為寤生夫兒之能視亦常事耳何以曰驚余以為寤牾也忤也皆逆生之謂故史記曰寤生生之難夫人勿愛段生之易夫人愛之則於驚姜之文合矣

賈誼

賈誼出傳長沙班固以為大臣忌之指絳灌也應邵以為佞倖譏之指鄧通也其實誼與絳灌不同位鄧通後誼之遷十年方倖用了不相反文人猶寫成人之名輙引一人填實覆盆前鬼捷徑後人每出一轍也

灌壇令

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大風疾雨今為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武王覺召太公問之果有大風雨從太公邑外過按張華所記多出於汲冢不經之談太公避紂居東海



之濵時或不為令當武王時太公出之以熊卜用之而鷹揚左武王左右封之以齊雖商周之事若存若亡其制度不可考然而以理度之維師尚父或不為令東漢郅惲曰昔文王援呂尚於渭濵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也可証

大誰非常室

漢語大誰誰何皆主問非常之人三輔皇圖曰成帝綏和二年男子王褒絳衣小冠帶劍入北

司馬門上前殿至非常室中狂曰天帝令我居此考問乃故公車大誰卒狂易不知至此也下獄死註漢官有大誰長令而卒乃其所領

射聲跡禽

漢有射聲校尉聞鳥聲而射中之也晉有跡禽司馬史見歟跡而禽之者也二名奇

邵伯甘棠

後人見焦氏易林有邵伯游暑之句又古語有游暑憩甘棠之句遂意料邵伯為周之伯豈有



於樹下聽訟如後世老人里長樹下斷爭鷄之訟者盖邵公偶行暑蔭于樹下後人遂不伐耳非常所居也其理近似然韓詩外傳曰昔周之隆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以身而勞民非先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舍于阡陌隴畝之間聽斷焉廬于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歲大稔民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業于是詩人見邵伯所廬之樹下美而歌之也劉向說苑邵公分陝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

郭故不入邑中舍於棠下而聽斷焉陝人便之思而詠焉按焦貢劉向漢人也韓嬰亦漢人也固前于焦豈得游暑主焦而聽訟廢向與韓乎由此觀之邵伯實聽訟于樹下矣古人簡樸豈必建牙唐皇若後世哉如伯禹作司空乃乘四載泥行山處又何簡于邵之甘棠哉

三老五更

宋均曰老人知天地人三才之事曰三老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曰五更漢官儀曰老更皆取



有首妻男女全者續漢志曰周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按漢天子有三老五更天下郡縣止有三老無五更舊註五更取更事之名殊畧是但解更字未解五字如此況言則三老當三人五更五人矣不如宋均五行更代之說其解五字尤詳

結童

靈帝詔耆儒年踰六十結童入學白首空歸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按結童猶言結髮而游

之結乃束髮揔角也

盜械頌繫

漢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即上聞爵有罪者盜械者皆頌繫註盜逃也防其逃故著械頌容也寛鮮其繫按劉向識盜械之尸山海經貳負之尸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可見古有此語也王充曰仲舒覩重常之鳥子政識二負之尸

晉書血流逆柱



劉隗傳曰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溢柱上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及五行志載赤青之祥亦與此文同余方疑當時刑人不於市而於丞相廳事是何典制也又看郭璞傳璞上疏曰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于市而血逆流長標云云如此方合典制也璞以本朝人為疏述其前事自是目擊有據而唐史臣為晉書者既非一人又採之傳聞小記故遂以行丞相令史為丞相府血流逆長標為廳事柱近乎道聽途說者所為也殊為不思典制先王刑人於市也余看璞傳而始釋此疑雖然後來之人據傳聞小記作史如此類甚多固有本一事而屢移其人本一人而屢移其說看史尚須心裁不可為史瞞過

浮沉

殷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為致書郵其性介立如此此晉書語也今人但看纂類浮沉之語并云殷



不肯為致書云耳不悟下有介立之句是不通達官薦己之書若今之游揚者耳如此浮沉方妙若尋常詢問之書人亦各有吉凶之問訃禮必達而一槩浮沉則洪喬誤人為千古作薄行也今人托人致問一槩寫幸勿浮沉皆失史意

日食萬錢

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筯處而子何邵倍之日二萬錢至任愷傳又曰愷極奉養初何邵以

公子奢侈每食極四方珍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曰無可下筯處按叙何曾父子事及任愷承之其語事何相雷同也必有一失實矣且何邵之侈倍父已食二萬錢愷乃踰之而一食萬錢是減於邵而非踰於邵也

## 苻堅重星官

苻堅以苻融為鎮東將軍將發堅祖之霸東堅母苟氏以融少子愛之潛送至霸上其夕未歸是夜堅寢於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閹寺不見乃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后潛出驚曰天道與人何遠遂重星官按三垣之星既應苻堅之宮則明是天象其為正統矣江左晉帝后宮遂不得應天象乎然則晉志記其二石之強弱垣占昴宿夫二石皆夷也昴西方宿也以堅事況之將不得為實錄乎觀梁武帝時熒惑入南斗占曰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孝靜帝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當時星官殊不可歸一江左偏隅



亦但占吳越牛斗之宿可也昔堅欲伐晉也石越諫曰今歲星鎮星守牛斗是福德在吳懸星無差不可伐也堅曰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不可知也其年堅果有淝水之敗吳得大勝是晉之偏占不與紫微又可知矣

## 晉書載記

晉書載記偏紀夷閏而其僭偽群臣疏議匡救文詞出入經史簡怏華麗多有可觀此必緣唐史臣分掌載記其筆力有餘纂取精當也且人才不齊豈氣法如一故知全出潤色如慕容德宴群臣謂其尚書魯遂曰齊魯固多君子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鋒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群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穢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如此類豈盡當時語乎抑各國記言者自有文人妙手如燕太史令成公綏者乎



## 辯訛

棠道將曰蜀記三皇乘祗車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而世以為蜀王因石牛始通誤矣本紀既以炳明而蜀傳言蠶叢之間周回三千歲又荆人鼈靈死屍化西土後為蜀帝周萇弘之血變碧珠杜宇之魄化子鵑又言蜀堆髻左衽不知書文翁始教學書按蜀紀帝居房心決事參代參代為蜀分野言蜀在帝議政之方帝不議政則正氣流



於西故國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末世安得三千歲且自古以來未聞死者復生有之則為怪異况能為帝王乎碧珠之出不一處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鵑鳥即巂音圭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為殷太史夫人為國史作為聖則僊自上世見稱在昔及周之末服事于秦首為郡縣雖濱戎夷亦有冠冕故蜀紀曰大人之鄉言方大之國也至于漢興反當荒服無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因文翁始若然文翁以前齊魯當無文學乎

埋輪

一張綱埋輪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一朱遵字孝仲蜀人當公孫述僭號時為犍為郡功曹領軍拒戰於六水門兵少乃埋車輪絆馬以示必死述殺之光武追贈漢將軍為立祠按此事則死封疆者亦可用埋輪故事華陽志與漢書埋



輪全不同漢安六年與侍中杜喬巡行州郡出宮垣埋車先奏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尸素出城又奏司隸校尉趙竣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贓罪檻車送廷尉天子以乾梁冀叔父貶秩免竣芋又奏魯相冠儀儀自殺郡縣莫不肅惧冀恨之出為廣陵太守按漢書數語而盡事則若歷此叙詳而近實綱奏梁乾非奏梁冀史之傳聞失實自當時已然况後代乎

禹化黃熊

述異記堯殛鮌於羽山化為黃能入於羽泉水經禹娶塗山氏治洪水通轘轅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往餉見禹方變熊塗山慙而去嵩高山下化為石禹跡得之曰歸我子石乃破北方而生啟路史禹化黃龍入于羽淵熊乃龍聲之誤熊不入水也開筮曰鮌死三歲不腐剖之吳刀化為黃龍也按一黃熊也曰鮌曰禹曰能曰龍曰山曰淵然黃熊為近禹步罡作法且學鳩步同律崩石取彔蚨為



跳熊自是神秘山海經三足鱉曰能食之已腫但能青黑無黃龍儀可象塗山不慙今山有啓母石會稽祭禹去熊白殆諱禹也古今辯此不一鹿門子曰夏禹黃熊非變也感也簡狄吞卵生契姜嫄履跡產稷當禹夢熊而生耳若真熊也則聖人為罔象此常語破紛紛又漢書云禹母吞薏苡生禹故姓姒夫有吞苡之異豈無感熊之兆乎帝系曰鯀納有莘氏曰志是為修己獲于石紐夫石紐今之汶州縣也覩其得石紐之后豈無啟石之訛乎開山圖曰女狄暮汲石紐山泉得月精如鷄子吞之娠十月生禹其娠月精之瑞豈無吞苡之訛乎

治東阿兩事同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曰臣改道易行于是上計景公賀之晏子曰臣前治東阿賂息託絕與民共陂池之利民無飢者君反以罪臣今改而治東阿賂行託至賦重入于左右陂池入于權家民飢半矣君反以賀



臣愚不能治東阿請避賢路景公下席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此與烹阿大夫事畧相類

鄭大夫兩事同

子產相鄭乘輿濟人孟子鄒之景差相鄭見冬涉水者脛寒下陪乘而載之晉叔向聞之曰吾聞良吏居國三月溝渠修十月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況人乎

墜露落英

楚辭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有問於謝疊山荅曰木蘭不常有得蘭露之墜者亦飲之秋菊不常得得菊英之落者亦餐之非謂必墜必落也此說強解固佳然余以為墜綴也露綴木蘭如有墜勢即取而飲之落成也菊初成英無待隕宿即取而餐之觀朝夕字可見如此方得騷人發言之精華不然木蘭秋菊楚澤冨之豈難得者余為此解後見爾雅翼曰菊遇霜殷然不落故說者疑離騷落英之語或以為爾雅落始也然與墜露相配為文又非始也屈原當自有意觀羅願之言已與余意合但彼不解墜字義故無緣敢定倘聞此語寧不釋然冥契千古即波底仙騷魂釋牢愁為之一解頤也



雞尸牛從

蘇秦說韓王曰寧為雞尸無為牛從尸主也一群之主所以將衆從從物者也隨群而往制衆在我也此解甚穩且蘇秦之意正欲韓以小國而制命如雞小而為其尸者勿如牛大而為其從者耳按尸與口相近從與後相近習訛者遂謂雞口牛後耳通鑑因之解曰雞口雖小以進食牛後雖大僅出糞也此甚無謂且鵝鴿之口亦進食象駝之後亦出糞何不可言獨稱雞牛乎蓋雞尸雞之最雄者群雞隨之牛從牛之最劣者尾而從群

禹旦吐哺握髮

禹不矜不伐一饋而七起一沐而三握髮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



炳燭

晋平公問師曠曰吾七十欲學恐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平公曰臣戲君乎師曠曰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氣盛也）壯而好學如日之光（盛也）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易盡也）雖然孰與昧行乎公曰善按此喻勉之大奇

## 馮商續史記

張湯傳贊注如淳曰班固目録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書十餘篇顏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就會病死然則史記亦有馮商之文不獨褚先生也

## 贖還魏徵故第

魏徵玄孫稠以貧將故第質錢于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與之上命白居易草詔



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乞敕有司贖還可也上乃出内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禁其質賣按唐風之厚憲宗之仁明李師道之敢義白居易之政體皆一事之盡美者也李師道即善畫者李將軍也唐名臣多擅畫故不在礲磚曲藝之科也論人當考其大節

## 后服袞冕

唐武則天欲服袞冕諫者莫入[illegible]曰若陛下服袞冕入廟亦當為男子拜乎遂止宋真宗劉太后與仁宗晉薦亦欲服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袞衮享太廟夫武后淫虐悖禮而[illegible]乃能得之於武后宋仁之朝儀文忠厚而薛奎乃不能得之劉后何耶

## 牛李維州之議

唐文宗時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且言遣生羌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



是韋皋殁恨不能致者也事下百官議皆如李德裕策而宰相牛僧儒曰吐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不損其執比來修好守信為上若彼來責負怒氣直辭三日至咸陽而維州遠在西南數千里何所用之上詔以城歸吐蕃執悉怛謀來者悉與之吐蕃盡誅於境上甚慘此事古今論牛李不一余論之曰僧儒為吐蕃送叛絶蕃夷降中國路示弱偷安然德裕不宜竟擾其城受其降不俟廟略中外異議誤一州生命失中

固鑑須當心許維州[redacted]容封上或留維州一石
牾制吐蕃斯乃無納降之跡陰結維州之心俟
吐蕃背盟之漸若李泌結回訖以制吐蕃帛皐
收南詔以通西域者有何不可是在我納與不
納皆得勝筭而維州不至盡殄乃鹵莽受降使
牛僧儒懼吐蕃責約為外夷快心阻壞邊計惜
哉

墨兵

孫樵謂史書曰墨兵



瓠史

梁有僧南渡賫一葫盧乃班固漢書真本宣城
太守蕭環得之謂之瓠史然行文稱班漢為瓠
史其誰不疑

玉海

晉書張融作玉海玉以比德海崇上善

𡿺茲

公羊傳威十六年屬𡿺茲托言疾不負草卿執
薪之憂屬𡿺茲草也

# 墨卿談乘卷之四

江陵張懋修著

人物

伊尹孔子生空桑

春秋演孔圖曰徵在游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已
汝產必於空桑于寶曰在魯南山之穴今名孔
竇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乃若共
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莘陝之間伊尹
莘人也呂氏春秋古史攷俱言尹產空桑空桑



故城今在陳留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
又有伊尹村是兩聖人東西二地皆產空桑後
人訛之遂謂剖桑而出矣唐人斥人之忘父母
者遂謂其不產於空桑云云何襲謬之甚耶

夢得風后力牧

世紀言黃帝夢大風吹去垢土又執千鈞之弩
驅羊萬群乃解寤曰風為號垢去土為后千鈞
大力驅羊牧人于是得風后于海隅得力牧于
大澤為相也故文選曰占夢而得二賢然則殷

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乃旁求傅說有由然矣見
在位十七載倦勤見丹朱不足嗣乃夢長人見
而論治乃遜位於舜（見書緯溫于昇舜廟碑曰感夢長人）蓋舜長
九尺也

三鴟夷子

楚令尹死景公問政將烏歸成公軋曰歸於屈
春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我成公軋曰君資少
屈春資多夫鴟夷子皮曰侍於屈春為友故曰
政歸屈春伍胥死吳王載之鴟夷浮之江范蠡



歸五湖自號鴟夷子是為三也

杞梁華舟為二人

齊莊公伐莒而杞梁華舟不與莊公戰於莒莒
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犯
患涉難使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顛而哭之華舟
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是
其勇同我也而先死之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
死與子共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也
去長受賜非正也且雞鳴而期日中志之非信

也深入多殺臣事也莒國之利非所敢知遂進
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阤
而隅為之崩按孟子以為一人今說苑文似是
二人獨叙妻哭之事則一人二人不明耳

賀知章沈約

知章年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疾解乃上表乞
為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賜
鑑湖剡川一曲由此觀之知章老不知止望九
之年猶然就列乞身之疏必待卧病幸而復蘇



不然老死榮利貽咲夜行而當時君臣尚爾艷
羨餞比二疏後世猶以清狂高之真逐聲者也
沈休文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與徐勉善曾道情
于勉曰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
奪又外觀旁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
攝尚須過自束持方可僶免解衣一卧支體不
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
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
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筭

盡餘文又冐言表聞乞歸老之秩勉為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不許加鼓吹而已是休文嗜榮之甚者後世以瘦腰一語誤入詞調遂有風流沈腰之對又約為齊著作郎後世有沈郎之稱緣其官耳不知者因沈腰一事呼以沈郎輕俊之號稱頌于人不知約一衰病老翁耳劉知幾史通述其穢行甚多致為可鄙之極烏在其為沈郎耶

李令伯



李密陳情表讀之興情篤孝本於至誠是也中有少事偽朝之句責備者惜其妨於忠義又曾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偽朝字晉人改之以入史耳此足為令伯洗千古文字之冤雖然令伯左遷為漢中太守意欲內轉不得乃怨望作詩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以此罷職以余見論令伯欲為完人即不再出可也不得已而出速退可也何至怨望取敗矜一時之名喪垂老之節雖更欲勿以偽朝為解不可得也名士失身鮮終貽譏古故多矣常道將為志乃稱密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亮不屈勢位失荀張旨左遷漢中大守諸王多以為冤一年去官夫國史之於野乘公私原自不同若君子與人為善從常志可也

李白

南部新書云李白山東人父為任城令因家焉少與魯人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初游會稽令任令聽有白之詞尚存唐范傳正誌其墓



曰白涼武昭王九世孫昭王隴西人隋末子孫以罪徙西域神龍時白父客自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生白焉唐魏顥李陽冰序其文劉全白碣其墓皆曰廣漢人故論白者或曰隴西或曰山東或曰蜀陽冰曰李翰林浪跡從酒咏歌之際屢稱山東李白白亦云以張泊謫逐游海岱子美詩汝與山東李白好蓋因白自号也又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云元符二年正月天惠令於此求聞逸事聞唐李太白本邑人微時募縣

小吏入令臥內嘗驅牛經堂下令妻怒詰之太白亟以詩謝云素面倚欄鉤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得問牽牛令驚異後屢於令前越和詩章令忌之白恐去隱於戴天大匡山往來旁郡依潼江趙徵君蕤為縱橫學歲餘游成都始太白與杜甫相遇梁宋間交歡久乃去客魯居徂徠山甫從嚴武寓成都白益流落不能歸故甫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玩此二記白必竟是隴西人蹤跡浮浪無定故寓蜀則曰蜀



人寓魯則曰山東人而文人好事每作傳記必引之為山川借耳如唐元稹去杜子美沒後才四十年耳其作子美墓銘亦曰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見稱時人謂之李杜元稹本朝人撰述先輩猶然隨俗相稱如此今後人定指白為蜀人魯人亦大謬矣匡山在岷山之陽曰康山也楊用修李太白詩序引証白為蜀人自尊其鄉遂謂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而子美之詩乃是東山非山東也元稹倒讀杜詩是以誤

耳成都古今記白生於彰明縣之青蓮鄉彰明縣屬廣漢夫李陽氷白族人劉全白李白同時人其言豈誤合諸家之記以定李白之蹤跡曰生於蜀可也曰家世於蜀非也曰流寓山東可也曰山東人非也

## 尉繚范蠡

大梁人尉繚說秦王以計王說之衣食與繚同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則輕食人我布衣王



嘗下我使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久與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策而李斯用事

越既稱霸范蠡遂去扁舟游於五湖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然人或告種變遂以賜劍蠡之見即尉繚之見也嗟乎朋友之交其始終尚不可不慎況君臣乎二子先見之哲令

人悽然

綠珠碧玉

晉石崇作金谷園侍妾綠珠美而艷孫秀欲奪之以罪陷崇破家意在珠也使人索珠崇不忍也使睹願三思秀於是使介士趋上樓強奪之珠謂崇曰當效死君前於是乃墜樓而死誓不為秀所點然崇亦以此滅

唐喬知之有寵婢碧玉怩之為之不婚後武承嗣奪去知之為綠珠篇以寄之有百年離別在



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乃結詩衣帶投井死武承嗣大恨之坐此陷亡然則晉唐喬石綠珠碧玉墜樓投井同一破家之孽也有大美者必有大悪古来尤物喪志傾都皆此類也又見唐詩咏金谷園曰金谷繁華石季倫只知謀富不謀身當時雖與綠珠死尚有無窮歌舞人晉汝南王寵妾名碧玉因名歌

棄觚投筆

西京雜記劉子駿遺逸漢書也載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後斬樓蘭王封義陽侯

後漢書班超隨母至洛陽家貧嘗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雖無他志畧猶當效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超遂前後立功西域封定遠侯夫棄觚投筆同一志畧二人之立言行事何相類耶西京以前尚用八角觚刀刻字於上觀



漢初刀筆吏可見故傳棄觚西京以後漸用紙筆故班投筆又来讙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捨書歎曰大丈夫當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筆硯乎三子志畧如一轍

五日子

田文五月五日生其父不舉毋舉之請高其戶

王鳳五日生叔父舉之曰比田文非不祥也

胡廣本姓黃父母以五日子棄之江後父得而養之後不治本生父服

胡寅以五日子父母棄之叔父安國舉之後亦不持本生父母服

史遷死獄可疑

劉子駿與楊雄同時孝平朝也其述漢書數條有曰大史談死遷以世官復為太史公位次丞相上天下上計先太史次上丞相太史公叙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



以其官為令行中書而已不復用其子孫觀此記大典班史及太史自叙不同子駿西漢末人豈有誤道其本朝事乎又王允之誅蔡邕引武帝不殺子長使作史記以訕謗於後而范曄作後漢書賛曰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留後放此為戮或未聞之典刑夫遷自叙班作傳王允殺邕語皆以本朝人道前輩事而子駿在孝平朝乃為此記著豈班王諸人乃為太史公餙耶據此記宣帝始改太史公為令則後人目遷為腐令者亦不通又班固同時有衛宏者作漢舊儀註亦言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其文頗與子駿同

文君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當若芙蓉膚滑如脂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乃作美人賦以自刺然終不能改卒以致死文君為之誄傳于世按史通言太史公作司馬相如傳不諱文君之



醜以其家集自叙原有之今觀文君能作誄則所謂文園集者豈亦文君所校定者乎

楊王孫張詹薄葬

漢楊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死乃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作石室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是欲儉而反奢也

魏征南將軍張詹葬冠軍縣碑云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丸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天嘉六年大水饑掘塚乃是朱棺竹簾隱

以金釘五金之器雕飾爛然乃知張公㕔設白楸之言內負黃金之實雖意固南山寧與同壽

竇氏五子

唐竇叔向字遺直京兆人代宗時為左拾遺有五子常牟羣庠鞏四子登第羣以處士徵為左拾遺代武元衡為中丞牟常鞏皆為郎五子俱有詞學為聯珠集行于世義取五星如聯珠然則竇氏五子不獨五代之燕山哉

五柳七松



五柳先生陶潛七松處士唐鄭薰

孟子字

顏師古註人名曷轗軻言轗壈不平蓋欲效孟子名軻字子居耳居一作車補註曰廣韻轗軻不遇也孟子居貧不遇故名軻字子居又文選註曰傳子曰孟子輿然則居也車也輿也猶記者之稱不一耳然軻名自幼豈有預知生不遇遂名軻之理字說曰軻車軸笐也故孟軻字子輿此語最是

文人異相遷官貴徵

傳咸掌有卧蛇文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過人(逍遙公南康記)郭汾陽每遷官則面長二寸頰有光氣事已乃定(隴王書)

崔鄲德星

崔鄲貝州武城人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宣宗以鄲一門孝友題其居為德星堂京兆即其里為德星社夫五世同居如張公



藝老少皆同食至有百犬一犬不集則百犬不食此純古之性數世相習化及畜類猶可以一律齊也至於兄弟仕宦則出入有騶從之不同譴宦有顯晦之不齊應役有僕妾之不一衣制有錦素之不等飲食有早晏之不待而同爨不改此尤難之難者也昔人以同居當百忍至仕宦同居當萬忍也誠哉其為德星

正先京房

京房精於易其占屢中元帝任之與言及治亂

摩腊指石顯及五鹿充宗兩人聞而譖之房
遂外乃上封事曰臣前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
始去寒涌水為災今七月涌水出是臣當遯㒸
然臣以為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
而死然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趋之臣恐
今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
先之死房後棄市正先之事未見所出竢攷

程頤爭坐講

頤上疏言邇英暑熱乞就崇政殿延和殿講讀



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頤復上疏以
為祖宗以來並是坐講殿上自仁宗始就邇英
而講官立侍按禮師傅其於太子皆東西坐而
對講師傅先坐太子乃坐其隆師如此但坐講
歷代皆有而仁宗一代仁君乃廢此坐講之禮
可惜程頤爭之豈得為迂　本朝得元之統其
制度大抵雜元尊君卑臣有如漢接秦統秦制
未純去耳　二祖建文皇帝皆右文聖主而當
時如劉基宋濂王禕陶安解縉方孝儒輩不能

如程頤之爭坐講以為一代盛事作法於涼
哉後來　太子親王亦皆立侍講讀更有視師
臣如奴隷斥諫官如犬馬一代規模必有任其
責者矣嗟乎勝國餘習當　聖祖肇基之時何
不一洗而盡去其塵可乎

漢元帝善任師臣之一節

貢禹傳禹上疏言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自痛
去家琊琅三千里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
具棺椁者也願乞骸骨元帝報曰朕以生有伯



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
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参國政今未得久聞
生之奇論也而欲云退意豈有恨與將在位者
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時録生之
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辦護生家
雖百子何加傳曰無懷玉何必思故鄉生其強
飯慎疾以自輔後禹漸歷位至三公卒天子賜
錢百萬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按元帝好
經術能聽諫其諭貢禹曲體其情如家人父子

又終不食其言雖信恭顯毁儒實多然此一事可謂得聖之一端孝宣乃曰儒者好是古非今何足委任且漢家自有制度乃歎曰亂吾家者太子也吾以為元帝之言不失聖主孝宣之歎猶為雜霸至於較宣元致治之長短則儒者自當任其責非元帝任儒之過也

王弼何晏之罪

晉范甯以王弼何晏罪深於桀紂著論以刺之曰桀紂暴虐滅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



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魑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此數語足為虛浮大名潛移一世之大罪案然則四放之罰兩觀之誅非大聖不能也

嫫母

黃帝次妃曰嫫母貌醜德充帝納之曰屬汝德而弗忘與汝正而弗衰雖惡何傷黃先與齊無鹽作相矣

不學無術

昌邑王嗣位數出夏侯勝當乘輿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王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是時光方與張安世共謀廢昌邑光讓安世洩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曰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伐上者光安世大驚漢武故事曰帝崩後見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為爾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今可禁也平頓首曰謹受命漢臣推問陵旁果



有方石是吏卒盜磨處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按此二事足見光不學無術至於廢昌邑乃問古有此事否田延年以伊尹太甲為對此不足病光光非大學術大力量不辦此大事也漢宗室劉德妻死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侍御史意光望不受女劾德誹謗下詔獄免為庶人光後知而恨之復白德召守青州歲餘徙以為宗正後與定策立宣帝又昭帝幼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光召符璽郎上

符璽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誼之增其郎二秩衆庶莫不多光此二事亦非大經術不能至於劉子駿記光妻一產二子疑先生者在腹之下後生在腹之上莫為弟兄光乃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罝以巳日生良以[illegible]日生以先生者為兄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illegible]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旹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一男一女並以先生



為長霍氏亦以先生為兄焉此一段或以為假老師學究語余曰不然此殆習當時吏治民俗故事熟聞於老媼之常談非謂之學也又按夏侯勝引洪範傳皇之不極厥罰常陰等語夫夏侯先於劉向數朝而言傳如此今五行傳但曰劉向著何也定知先有此傳向述之而已

胡騰死友

竇武謀誅宦官曹節等知之反設謀誅武等及其家屬武掾胡騰[illegible]殯斂武尸武孫年二歲節等捕之急騰逃輔于零陵界以為子而聘娶之初武母產武并產一蛇後母卒有蛇自草中出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交流頃而後去語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武母生武及蛇真所謂生龍蛇以禍汝也若胡騰之義不令程嬰公孫杵臼擅名千載

太公家令玄宗高力士

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



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唐玄宗播遷自蜀回肅宗迎之上皇自授傳國璽上欷歔拜受左右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兩君相見之禮上皇將入開遠門必疑入門之先後從臣莫對高力士曰上皇雖尊人臣也皇帝雖子主也上皇偏門先日行皇帝中門入而後行

耆老皆呼萬歲識者是之按勢利之於人甚矣哉一為天子父且不得而子之彼漢唐經綸之臣其知策豈在家令力士下者而處乎父子君臣之間皆默而不言必待家令力士言彼經綸之臣所以保全其父子之深恩者實借發于二人之口彼二人誠國體之賢矣哉漢荀悅曰孝莫大於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味荀悅之言則家令之言實不可為典制宜二君私舉自二私臣發之耳



胡廣馮道

胡廣在漢歷事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人稱為天下中庸然上疏諫順帝勿立寵貴而立良家梁貴人為皇后其直諫有足稱者事繼母孝行年八十尚不稱老其孝義有足佳者所辟命皆天下名士當時若李杜既死仍復有李杜其人出羅列在朝皆廣扶翼之功其知人有可異者此非一意洪涊模陸所致也後世人臣巽懦容頭過身但戀爵祿滿口于天下中庸胡廣豈可學乎

馮道事五代四姓十二君皆居要職對契丹耶律光曰無才無德痴頑老子又作長樂老子叙評者鄙之晉天福三年與戎和晉祖曰當遣輔相為使然戎反覆難測趙瑩桑維翰咸懼將命馮道後至乃署曰道去吏人色變即領勑不復歸家宿都亭驛晉祖餞之曰家國之故煩者德遠使虜以道有重名欲留之後歸復命此其毅然任事有忘身之忠道為人刻苦當晉與梁夾



河而軍道為一茅菴不設床席卧一束芻與下同苦諸將有掠美女以遺之者道不能却訪其主而還之遇歲飢悉出所有以周鄉里有荒田不耕者道夜往為之耕其恬然自處有忘世之意耶律光嘗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為契丹不至滅夷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其遜然諷語有濟世之權彼事四姓十二君自稱長樂老有猶然矣非一意阿奉行傾險之術者也後

也嘗唇拭舌為傾人以自固之計者借言長樂老子之見吾恐雖逃乎人矣難漏乎天矣馮道豈可學乎

漁父女子

子胥奔吳至江上漁者脫之胥解其百金劍與之漁父曰荆平王購子千金我不欲得之以子百金劍利乎乃渡之于斧之津發其簞飯清其壺漿食之曰亟去勿令追及也胥食已曰掩爾壺漿勿露子胥行漁父乃覆舡挾匕首刎死明無洩也子胥行至溧陽見女子擊絮瀨水女子發簞飯清壺漿食之子胥食已曰掩爾壺漿勿露子胥行女子乃自縱死于瀨水明無洩也此越絕所載按李太白碑撰女子姓史然殊不近人情子胥之奔豈肯自露姓名漁父女子即二人與之壺漿不受其劍亦云足矣何至自沉奉何君父之命匿亡者以著忠節乎皆情理不通此必子胥及春秋好奇者著論以見國君不平難與匹夫為仇烈士慕義雖鬼神為之呵護使千載而下生氣凜凜猶此明之漁父女子必神怪物精所憑以激昂子胥無有變志余未能必吳實有是人又未能必子胥無是事也雖然子胥忍父兄之死僇先君之墓為其君父者不亦難乎其眼於吳也分所宜得耳冥冥英怪萬古作海上白馬怒濤烈哉

董仲舒

應邵謂武帝迷於鬼神尤信越巫仲舒數破之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按此說則仲舒大儒亦為後世沙門羽流闢法之伎也雖然董生災異之傳及春秋繁露固已涉于陰陽術數之家應邵之說不為非也但所持者正耳

重瞳烏喙

大舜重瞳顏回重瞳聖賢也項羽王莽亦重瞳何其暴也是駑馬有驥之一毛越王勾踐長頸烏喙不仁者也大禹亦長頸烏喙何其仁也是龍有蛇之一鱗

智囊

人之以智囊稱者始自樗里子漢鼂錯有智人
名之智囊魯匡王莽時為義和大有權數號曰
智囊晉杜預有癭吴人繫瓢于狗頸凡樹之櫻
皆削而書之曰杜預頸人以其有智指其頸曰
智囊曹爽作亂司馬仲達圖之大司農桓範赴
爽蔣濟言於司馬仲達曰智囊往矣論衡曰劉
子駿漢朝之智囊并州集載止三人今多其三

驢鳴



王仲宣好驢鳴其死也客為驢鳴以吊之王武
子好孫楚作驢鳴其死也孫楚為驢鳴以吊之
先後何相符也

棄繻封符

前書終軍棄繻後書郭丹鬻衣裝從師長安買
符入函谷關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
關既至京師嘗為都　講東觀漢記曰丹入關
封符乞與人也援符即繻也两漢終郭事若一矣

鄧攸

鄧伯道攸自石勒所負妻子逃回又遇賊掠其
牛馬乃步擔兒及弟之子綏謂其妻曰吾兒與
綏不可两全當棄其一吾弟早亡惟有一息正
應棄我兒也我全幸當有後妻泣而從之乃棄
己子子朝棄而暮及明日乃繫之於樹攸遂以
此顯名攸善與人交而頗媚近權貴攸自棄子
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
是北人遭亂自襄陵過江憶父母姓名乃攸之
甥攸聞之感恨遂不畜妾卒以無嗣時人哀之



語曰天道無知使伯道無兒按攸子既能追及
則可相扶逃難矣何必縛之樹此忍心好名天
已窺見故絕其嗣又暗使媢甥以報其皎皎之
行何謂天道無知天道極知人之隱耳聖人之
道中庸而已君子立身勿為矯行以震駭于俗
可也

丁公名固

後漢書鮑永謂馮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
丁固之功

妻亦斷機

斷機設教者古今推孟母然東漢樂羊子妻亦然樂羊尋師一年歸来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向機言曰織生于繭成于機杼一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此機積絲一斷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無若中道而廢何異斷斯機乎羊子乃去終業七年不返按斷機事于行文之時用之妻道未有不駭咲者乃知不盡讀古今之書不可輕改削人文字



臧洪袁紹

臧洪為東郡太守袁紹以隙興兵圍之城不下洪飢至殺妾掘鼠士無叛志後城陷紹生執洪曰臧洪何相負若是欲服之洪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多殺忠臣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觀此言則袁紹乃袁安之後人之忠凶成性固不因世澤如此雖然紹與叔父隗從弟術竭謀與何進共斬中官無少長皆殺之其不死節于漢者又中官之激成董卓驅之也本欲忠于帝室耳

李贊皇

唐貞元時封宰相李吉甫為贊皇侯其子德裕亦為相又唐李絳為宰相贊皇人今人為古文辭者但稱李贊皇然二李俱為唐人俱宰相俱同時俱賢恐行文之時第以贊皇為稱混而莫辯也



唐人仆碑

唐人仆碑其表表者魏鄭公徵以身後見疑太宗仆碑旋復之裴晉公度以平淮蔡功第一韓愈撰文而李愬訴已之功第一又其妻出入內宮言之憲宗仆碑改令段文昌撰文復立

西蜀二士皆托青盲

馮信鄭人累辭徵聘公孫述時侍婢奸其前陽不覺任永僰道人王莽公孫述徵不起予溺井妻淫皆不怪述平乃曰世適平目即明妻自殺

二人皆以老卒皆蜀人同時也

兄弟仕宋元

張世傑張弘範本兄弟也一為元伐宋𡚒於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亦猶諸葛亮兄弟各仕三國也

文文山之弟文壁號文溪既同胞同仕於宋一旦降元曾不思為宋惠州知州是宋臣也乃兄何等索烈而弟可立於元朝乎有為詩誚之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



各心事南枝向煖北枝寒

三王喬

王子晉王喬葉令王喬又食肉芝者王喬乃蜀仙也

孟母

孟母姓仉氏若行文用仉母斷機則一世人皆疑之矣

李白蜀人

唐人以李白為山東人作李詩序者往往以為山東然白實蜀人余辯之詳矣觀白度荊州送別詩曰遠度荊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水入大荒流云云仍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夫以江水發源之處為故鄉非蜀而何

兩花蕊夫人

前蜀王建晚年納徐耕二女長為翊聖賢妃次為順聖淑妃賢妃生王衍淑妃號花蕊夫人二妃游燕汚亂亡國後乃隨王衍入後唐中途遇害後蜀孟昶亦有花蕊夫人乃作宮詞者國亡



乃隨昶入宋後為太宗射死亦姓徐或曰姓費按兩花蕊夫人皆蜀人皆事僭主皆亡國皆降于中原之地皆姓徐皆不得其死小事自有奇合者

終南捷徑有二

一唐之盧藏用一宋之种放皆為終南之隱志不堅取譏于世世凡以終南之隱為仕人捷徑

徐積

宋孝子徐積父名石積遂不踐石似迂甚且以

賤物視其父不孝莫大焉積不上山乎不過橋乎不舂臼乎不擣衣乎名不賤石而誤過一橋則是欺人盗名耳且見他人賤石牛馬識石不心動乎若真有此舉動則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余觀他志記載積讀史記貨殖傳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文乃歎曰吾知為文之法矣味此一語是亦通猾之士乃肯以石視父之愚乎或偶出一語而旁人談之當時作志傳者遂以入文而作史者亦失識見不知裁削此等語遂以



入史欲狀其孝實謚為愚也所謂孝豈在此等末節陋事徐積文章今尚行世

叔孫通

叔孫通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漢儀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吾不忍為公所為味兩生所謂十主者戰國之末張楚之際縱横逐鹿之主也面諛親貴謂其能逢迎曲就而無拂逆也為胡廣馮道作祖哉楊雄評人未及此余故記之然

謂廣末年封安樂侯馮道自稱長樂老子然則中庸委蛇于世者自有一種樂處乎

劉穆之唐邕劉炷

晋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并酬應北齊唐邕練習軍書常於齊帝前簡閱軍数雖数千人不執文簿唱名未嘗一誤齊帝曰唐邕彊幹一人當千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異人也隋劉炫聆子精明視日不眩能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



并舉無所遺失按此三人先後身乎其人五官能各自為君不恃有一心也

善記不必用半面

北齊主委政楊愔典選二十年奨拔賢才人有一見不忘姓名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在元子思坊乘短尾牝驢見我不下以方麹障面我何為不識漫漢大驚若行文用此故事固比半面為希僻也

張碎疆李繁

張良之子辟彊僻于呂産呂禄幾危劉宗李泌之子繁爲父故人陽城寫疏論裴延齡奸罪而先密洩之於延齡使先詣德宗以自解而陽城疏遂不爲上所省其後李繁爲隨亳二州刺史頗有機略捕殺劇賊而舒元輿與繁有隙反坐以濫殺無辜一獄賜死繁著其家傳十篇恐先人功業泯滅傷哉夫留侯鄴侯皆有相業皆以智免皆好神仙而其子皆不肖誰謂是父是子乎抑用智者天道所忌耶然李繁家傳足楊家



聲司馬温公全採之以作通鑑雖非陽城之良友實亦鄴侯之孝子矣

魯恭王

漢魯恭王帝胄之賢然好闘鷄鴨鵝鴈養孔雀鵁鶄俸穀歲二千石其猶未脫豢養之習耶

劉元海

一事不知以爲深恥此陶弘景也然五湖之夷前趙劉元海曰每觀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不知者固君子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而公值文帝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按此博雅英雄之言誰謂胡無人

知囊

魏高僧支讖博覽經籍眼白睛黄人謂支郎形眼雖細然是知囊稱僧爲郎本此

伯夷叔齊

太史傳伯夷歌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余觀予書内遂有述之曰二子聞西伯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沒矣武王即位使叔旦就膠隔於



四内之地爲牲以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盟同辭埋一於地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山爲牲以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祭相奉桑林且私孟諸（以孟諸之澤爲邑）爲三盟同辭埋一於地皆以一歸夷齊聞而笑曰異哉昔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焉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今見殷之僻也而遽爲之正與治尚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也割牲以

盟信揚夢以說衆揚武王滅殷之夢以喜于衆殺伐以要利
以此紹殷是亂以易亂暴以易暴也吾聞士遭
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苟存今天下闇矣與
其并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絜吾身以避之二
子北行至首陽山而餓死

卧冰卧雪皆有二人

王祥王延皆卧冰得雙鯉袁安胡定皆卧雪致
縣令問然胡定字元安或本是一人而名與字
兩記之又漢末焦光見魏篡隱河東廬太守杜



恕衣被之請見不言野火燒其廬乃露處冬卧
雪中人以為死視之如常百餘歲終殆尸解乎

人奴名

晋桓嗣豹奴王右軍有豹奴帖王蒙阿奴石崇
齊奴潘岳檀奴陳任中蠻奴北齊孫騰僧奴皆
小字也然則光武詔嚴光不起曰任奴故態晋
温嶠喪婦姑以女命選壻嶠自以玉鏡臺聘之
姑喜許婚女披紗扇撫掌人曰固疑是老奴皆
小字也光武不奴高士姑女不奴夫

# 墨卿談乘卷之五

江陵惟時張懋修著

## 議論

### 漁人田父

陸賈春秋後語曰齊趙欲伐燕蘇代為燕說趙
王曰臣今來見過小水見小蚌方曝而鷸啄其
肉蚌合而挾其喙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
蚌腊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漁人
得而併禽之今燕趙相支以斃其衆臣恐秦之



為漁父也趙遂不伐燕

齊欲伐魏淳于髠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
疾犬也東郭逡者天下之狡兔也犬與兔環山
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各死其處
田父見之無勞而擅其功今齊魏久持頓兵敝
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
休將士

### 豺狼狐狸

前漢孫寶故吏侯文以剛直不仕寶以恩禮請

詈文為部掾方立秋日命文為東郡督郵入見寶問曰今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督郵有其人乎文叩曰無其人不敢空言受戒寶曰誰也文曰大俠霸陵杜季穉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横道不宜復問狐狸

後漢順帝時張綱為巡行風俗使同遣八人並出而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梁冀

虎東渡江北渡河



九江多虎前太守募民捕取郡苦其役後太守乃移記責屬縣修政虎悉東渡江

弘農太守劉昆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北渡河

應劭曰天之所生備物致用宋均思舉其政虎宜不為其災耳若曰悉東渡則江横七里隨流而渡將二十里虎山棲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而横厲哉俚云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今云悉渡江誰指數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于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若宋均登三事被德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絶域乎按此二事皆光武時且漢史之詞曰其後傳言皆東渡江蓋當時人稱二公仁政能使虎當如此固未必悉渡江河也應邵駁之良是邵乃東漢人不信其先輩況後世乎若玩此等史筆盡以為真則燕丹馬頭倏焉生角蘓武鴈足實有繫書夫復何疑乎

鮑焦枯死



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之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豈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風俗通曰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其妻織不衣餓于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樹耶遂嘔吐立枯而死按此二記一曰洛水采蔬一曰山中食棗乃知古人道聽途說其謬妄者皆此類也何足信乎

蒲脯靡馬

趙高欲為亂慮群臣不從乃先設驗以蒲為脯

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群臣言鹿言蒲者皆誅之史但記鹿馬而不及蒲脯蓋裁之也

斬蛇王霸

晉文公出獵見大蛇如隄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官士修身乃齋以請廟曰孤犧牲瘯蠡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慄尅罪三也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為父明視之則已臭爛



漢高祖微時夜徑澤中有大蛇當路高祖拔劍斬之後人來至斬蛇之所見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按二事一也豈霸者必俟天斬其蛇而帝者直可自斬之乎

齒舌之喻

常摐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無遺教語弟子乎常摐張其口示之曰舌存乎曰存齒存乎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非舌柔齒剛之謂乎摐曰嘻是矣天下事已盡矣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平子曰善哉然則剛柔之喻叔向得之老子老子又得之常摐聖人之有師如此孰謂仲尼非師老子乎常摐無著書故其名不若老子

戰伐所忌之地

秦王伐王世充竇建德被重創竄入牛口谷唐師獲之傳斬長安初軍中謡曰豆入牛口勢不能久果敗



岑彭伐公孫述至蜀武陽所營地名彭亡惡之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

典略曰雎固字白兔河內有射犬城或戒固曰將軍字兔此邑名犬兔見犬必敗可亟去不從漢興平四年魏太祖斬之於此

益州刺史皇甫晏至安都屯觀坂從事何旅曰今所安地名官上反下其徵不祥不從果為牙門張和所殺

妖孽惡夢

劉向曰妖孽天之警天子諸侯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

價盡價減

衞衡字伯梁蜀之南鄭人公府十辟公車三徵不應董扶任安從洛還過見之曰京師天下之朝市也足下猶之人耳肆在遠以虛名屢動徵書若至中國則價盡矣衡笑曰時有嶮易道有汚隆若樊季齊楊仲桓雖應徵聘何益於時苟



無所則尼軻栖栖是以君平子真不屈其志豈余之徒也哉吾何虛假之有二人服其言李固與黃瓊書曰魯陽樊英被徵朝廷設壇猶待神明而言行所守亦無大異毀謗流布應時折減豈非名太甚乎按價盡二字最為透腤之評終南之徑折檻之朋尤須慎末路價盡猶可很損可歎也

左右袒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淖齒弒齊王王孫賈入市呼曰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周勃入北軍曰為劉者左袒為吕者右袒按此一班立之左右也一入門之左右也二袒之左右也原自有異後人引用并混之左右袒非也

班荆接草

歸生伍舉班荆道舊漢書班草而語說苑遽伯



玉使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曰上客何之吾聞之上士可以托色中士托辭下士托財伯玉言之楚王迎公子晳於晉還重於楚

逆旅言擊柝接淅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寢甚安逆旅叟曰時難得而易失客寢安殆非就封者也桓公聞之趨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之鄭釐何與之爭封此與太公逆旅人客行甚緩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擊柝而行事政同

薦士戮僕

楚虞丘子薦孫叔敖為令尹虞丘子家干法而叔敖戮之虞丘子喜見王曰孫叔敖果可使持政不黨趙宣子言韓獻子于晉侯以為中軍尉趙宣子之車干行獻子戮其僕宣子觴大夫爵曰二三子可以賀我我言獻子甚當可謂不黨矣

諤諤

周舍事趙簡子為諤諤之臣周舍死簡子思之



曰吾友周舍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紂以唯唯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趙良說商君曰千牛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乃全襲其語耳

佳言

齊神武第三子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何須如字景裕不能答按浚可謂夙慧

知幾非智

燕國梁琛數對燕王暐言秦必興師又稱符堅王猛之賢後秦果伐燕暐疑梁琛知其謀收繫獄秦王堅取燕入鄴而釋之問琛曰卿不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而遇禍可謂智乎琛曰幾者



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臣愚實不及然臣莫如忠子莫如孝自非一至之心莫保忠孝之終故烈士不避難以狥君親若智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國家即臣知幾尚不忍為況非所及耶余按此可箴觀望事勢托智苟免者

貿首咫聞

戰國策甘茂與樗里疾為貿首之讎言舍死寧以首相易

國語晉文公曰吾不行咫聞則多矣言近聞也

墨卿談乘卷之六

江陵惟時張懋修著

## 禪玄

### 禪語

僧洪覺範奇語曰如月照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時而春無意

### 禪機

唐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柳曰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其處寂曰



萬物莫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乃瞿然曰至矣寂矣不動吾無得而知之矣此真禪機哉故宋儒有曰思慮未起雖鬼神亦不得而知之也夫人能寂然不惟使人不知神亦不知已亦不知矣禪哉玄哉玄哉禪哉

王維與魏居士書 魏徵之後

足下裂裳毀冕山棲谷飲云云古之高者許由挂瓢於樹風飄飄惡而去之堯以天下讓聞而恐汚其耳臨水洗之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聽士豈入道之門歟

### 佛法燈籠

元大德間帝師僧瞻巴時德壽太子病瘫薨不魯罕皇后遣人問僧曰吾夫婦崇佛以汝為師寧不能延吾一子壽耶瞻巴曰佛法似燈籠風雨至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

### 惡境原虛

永明禪師記曰有禪師夜踐瓜蔞以為蝦蟆也



死墮惡道有山行人夜為蛇螫以為樹椿也行三十里無恙有筮醫識而告之則毒發而死使行人不遇筮醫毒終不發使比丘早識瓜蔞亦不墮惡道也可知惡境原虛

### 蛤蚌現佛

段成式蛤像傳云隋帝喜食蛤品食千萬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几上夜有光旦見出一佛二菩薩帝悲悔誓不食蛤

宋大觀中吴興郡有邵宗益剖蚌將食有珠現

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稜畢具遂奉慈感寺建炎間楊應文與客傳玩之一躍入水亟禱佛求之即得之烟波浩渺中覩此二事甚異豈佛力靈現好於此等微介者象以戒廸世人酷雹生命者乎

空寂實際

余不佞非希心禪宗者而暗有夙根偶於知命之年得禪機實際焉連夜夢大盗相害上屋逃之甚怖惺則夢也復寐則又怖如初次夜復然



及其惺也恐其復夢而怖也乃起坐嚙指使之極惺而後睡使夢怖再不復來冥然之際忽見一禪者為余言曰此空寂實際也世人塵情纏繞猶如汝夢怖及至惺未甚而即睡則前怖復來猶如世人之墮輪迴也倘能空寂塵情得其實際使之惺然猶如汝嚙指極惺則舊夢不復來也汝今世之墮由于夙世之惺未深今世之惺極深定知來世之墮不墮必如是而後空寂為有實際無輪迴矣夫世之為大夢也輪迴之為大夢夢也極惺之為不夢也空寂之為不輪迴也超凡入聖悟根在此余覺而亟取紙筆記之夫余每看佛書歎其言之浩瀚無端涯而實際一語乃於夢中授之是足了四大部第一義奇哉

龐居士

衡州龐蘊字道玄唐德宗時人謁石頭禪師還豁然有省北游襄漢將入滅時州牧于公頔聞之來問道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而化



同五情

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時人稱其論精王弼曰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弼言精於解老者也余少時有友人問余孺子有喜怒否余戲荅曰有喜怒無喜怒友曰何謂也余曰其涕咲是有喜怒涕咲止是無喜怒余思少時之言與弼暗合故孟子曰大人

焉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老子父

老子父字元果本少昊青陽氏之後玄妙內篇云老子母無壻范祖禹曰老子父書傳無見非也娶洪氏曰嬰敷感飛星而震十有二年𦡦左而生儋名之曰玄祿是為伯陽生而皓首能言耳七寸而三漏故名耳字儋（即太史儋非二人也）邑於苦之賴賴乃萊也故又曰老萊子桓莊世柱下史孔子嘗學禮焉孔子沒後十九歲而儋入秦西歷流沙八十餘國化胡成佛壽四百有四十唐高祖其後也聖人之後為帝王信矣



東方生父

朔父張夷母田氏遺腹生之三日母卒鄰母養之時東方始明因為姓故世謂無父母洞冥記曰朔母田寡夢太白臨之而娠羞之曰人將棄我乃向代郡之東方里以五月朔旦生因名朔然列仙傳不載此二事何也亦見時鏡新書

噀酒救火

後漢書郭憲為光祿勳從駕南郊忽向東北含酒三噀執法劾之對曰齊國火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噀酒時日同此外尚有邵信臣武丁亦用此術厭火後漢欒巴蜀郡人尚書正朝會得酒不飲向西南噀之有司劾之巴曰臣本縣火噀酒救之後蜀郡人来云果有火災雨從東北来滅之雨作酒氣後漢方術傳善風角樊英召其徒曰成都市火含水向西南噀之乃令記其時日後蜀人来云火災有黑雲從東方起遂大雨滅火正與英噀水時日大合也按蜀火二事欒樊必有一混記佛圖澄石季龍升中臺澄驚曰變變幽州火取酒噀之久而咲曰止矣季龍遣使幽州果以噀酒之日火從四門起有黑雲驟雨来滅之雨有酒氣按佛道異類噀火若一必符呪術同也



野猪樂器

臣王維言伏見今月七日中書門下勅道士申太芝奏稱奉恩旨令臣往名山修功德去載六

月二十日於南海葛洪居處至誠祈請中夜怳惚見一老人云是茅山羅浮神人嘗於七曜洞未往昔曾於九疑山桂陽石室中藏天樂一部歲月久遠變為五野猪彼郡百姓捉獲汝可往取獻皇帝每祈祭但依方安置奏之即五音自和天仙百神應聲降福所求必遂壽命延長臣奉神言即往桂陽尋問百姓云天寶二載村人嘗見有五野猪逐之便走於石室就裏尋覔化為石物五枚衆共驚異今將奉進者維表有句



曰龎眉皓髮遥同入昴之仙真訣玄言未告馭風之客棲身七曜以竢唐堯藏樂九疑不傳虞舜　按古器物出見其精爽化形誠亦有之龍躍平津蛇飛武庫載在晉史彼王維表賀夫豈云誣若但以其道士傳言遂疑怪誕是使龍圖赤文龜甲緑字古神聖書為依託矣雖然不經之事存而勿論是也若夫新室符命則矯誣之罪魁元祐天書則符讖之濫觴矣

## 老子起枯骨之符

老子西度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從之問道老子大驚色衈然故號老衈老子耳有三漏手握十文其僕徐甲約日直百錢自随二百年計欠七百二十萬錢甲詣關令索所欠令問老子對曰甲久應死吾以太玄清生符救之得至今日使甲張口向地吐出丹書文字如新甲立成一聚枯骨令知老子神異叩頭請命復以符投骨上甲乃生按此乃大幻術耳唐白樂天詩曰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僊不言白日昇青天夫長生之藥昇仙之事老子尚恥為之况符水妖幻之事此真外道借託之言也



## 黄庭經解

余幼臨王右軍黄庭經不解其語大約是道家養之法耳亦不知何以名黄庭余壯且老矣忽於癸卯春夜夢羽衣仙授余曰黄中色庭虚室比人身丹田之上有一處中虚之氣導養之可長生余覺而異之後見一古集中黄庭二字是如此解與我豈非余夙性羽流曾好尚此故慧悟

耶然悟真叅同諸道書余寔不留心亦不知有是解否姑記之然則老子玄牝之門或此處乎何道導養家談玄牝紛如也中虛之說見夢溪筆談

漢武帝未常不遇仙

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有一鳥從西方未集殿前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傾王母至二青鳥夾侍如此武帝寔遇神仙矣夫宇宙之事何所不有周穆騁八駿而晤



西王唐玄昇清虛而見月姊往往見於載記獨作史者恐戕世主雄心耗財廢事是以削去此等而文成五利之詐必觽書之然仙非世主可學神丹可度必須鍊神食氣乃就蛻解彼多慾之武帝好色之明皇雖遇仙不能助也不然牗下歲星日在左右詼啁何武帝不知師事而惑于文成五利入海之誤乎

黄帝鑄鼎

子華子曰黄帝精微之感上浮下沉為百福之宗是以百神受職帝乃采首山銅者鍊剛貞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心術之變也帝之形氣知識與人同然每成而每上也群小臣則不及故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見下不見上者士也上下不見者民也弓衮衣冠帝善世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治具而已故帝之遊也



號以决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相傳以為誑欺何譎怪也世主必有好高慕大久主輕舉為羡慕者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將甘心於黄帝之所造矣

黄帝老子王子晉皆死

許王斧言黄帝鑄鼎以疾崩橋山葬周言老子之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師曠言周太子晉色赤不壽後三年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黄帝無蒼龍髯臨之言老子無青鹿上昇之

葛子晉無彩鳳空鶱之語矣蓋世之議論惟是非有無兩端有則仙籙神其言無則儒書駁其死皆無可質今當處乎有無之間以為想吾自有而自無之於以觀道大抵有形有象物也雖千年必壞無形無象神靈也千年不壞彼黄老亦神靈耳可仰而不可証靈耀千古人遂謂之神仙也不然若蚩尤者凶惡之人也天有其星人間有蚩尤游行之日亦與黄帝而并永者蚩尤豈仙耶其神豈可見証耶



## 黒子七星

大禹戴成鈐玉斗姚氏曰禹胷有黒子如北斗有骨表如鈎鈐星陶弘景耳中有七十餘毛露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黒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耻後遇仙尸解余股特有黒子作七星文登第之年甚顯罷官之後遂暗而一子畧有形似而已余亦有志神仙而未得蚤比向平即遇明師老冉冉其將至神脩脩而何期用以自歎

## 肥遯為君相所賜

昔之肥遯者曰非志輕軒冕乃性畏廟廊縱其懶性侈松風蘿月之佳景藥苗蕨笋之滋味秉北風而午卧騎牛背而暮歸琴以無絃瓢因無風不臣天子不友王公自謂傲然肆志矣不知此皆君相所賜時和年豊政寛網觧容此輩不用世之人悠悠以終天年彼所謂帝力何有者雖不勞心勞力而有任其勞者直太平之福星哉嗟乎使君相日獘政以擾天下則黠丁盗賊



渴澤搜山虐政在官蚌食在野鳥且望之而高飛魚且見之而深潛猶為不足松風蘿月揔属愁人藥苗蕨笋並為毒味何侈談之有雖然此在世想也人得而羅之若夫採薇茹芝行同野鹿則出世想也人不得而羅之君相亦何有於我哉

## 眞禪語

僧寶傳載懐公提唱語云雁過長空影留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人處世亦無遺踪留影豈非真空也哉

## 願勿生帝王家

南朝宋順帝逼於齊太祖欲禪位齊帝臨軒順帝弗肯出逃於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迎之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敬則誘令登車順帝收淚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家先取司



馬家兒亦復如此帝收泣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隋皇泰主為王世充所廢復欲害之世充遣家奴梁百年酖之皇泰主欲請命不許欲別太后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按二帝語非師承先後若一鳴聲自哀耳漢魏禪代以來晉宋齊梁陳隋唐君得失之際一模印出此天道大輪廻也士庶之家業業相轉天道之小輪廻也佛氏厭之為出世想出乎未也

## 沙門致敬

初晋庾冰議使沙門敬王者桓玄述之并不果行宋孝武時上使有司奏曰儒法枝派名墨分條宗親嚴上厥儀靡爽惟浮圖反經提傳拘文蔽道在末稱扇夫佛以謙牧忠虔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臣等參議沙門接見比當虔制禮敬乃制沙門致敬人主按六朝僧習不臣如此此南北朝禪流所以最盛最驗也



## 佛沙門解

漢明帝紀佛漢言覺也修教慈心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為沙門漢言息心無為也言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其生時善惡皆有報應佛身丈六黄金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大濟羣生初明帝夢金人羣臣或對以佛狀乃圖其形像有經數千萬以虛無為宗苞羅精麤好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以為誕然歸於玄微難測王公大人觀報應死

生之說莫不矍然自失

僧臘

僧家所謂戒臘者即於削髮後戒斷酒色若干件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起至七月十五終西方結夏之時隨其身輕重鎔蠟為人解夏之後以臘為驗輕重不差即與念空而無妄想者血氣耗散即減於蠟人矣又非伏臘之臘也

梟舄鶴舄燕舄

鄧德明記云盧躭廣州人仕州為治中學仙術



能奮飛每夕凌空歸家曉則還州嘗赴元會不及隨班乃化為雙鶴翔閣前欲下威儀以笏擲之得一雙履躭乃驚還神仙傳鮑靚與葛稚川善每來無車馬獨雙燕往來或怪而網之則二履也此二事與王喬雙鳧之事大同小異豈仙人伎倆多合抑道聽者造傳其言乎然于為詩文用神仙故事雙舄以為鳧則人人知之以為雙鶴雙燕未有不訝者校書淺學人未有不改訛為鳧者矣不佞更作譜語曰盧躭舄化雙鶴鳧太大鮑靚舄化雙燕足太小一咲

開元觀之始

唐開元二十九年四月明皇夢玄元皇帝云吾有象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上遣使求得之於盩厔樓觀山間夏閏四月迎之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今各處有開元觀此其始也

老子父

唐天寶二年追贈先天太皇



葉靖能

小說載唐玄宗遊月宮乃道士葉靖能以夢攝魂魄而遊之按靖能以中宗之末睿宗相王之子隆基方誅韋后恢復唐祚而葉靖能以韋氏黨梟誅矣則玄宗之世安得有葉靖能乎小說托言以道士揷入不考年代蓋道聽途說者多如此

冷壽光

冷壽光年百五十六歲行成公御婦人法握固

不泄還精補腦常屈頸頷息鬖鬖須盡白而色理
如三四十時光後死于江陵

覕中

人身腎相去八寸二分自心以下三寸六分屬
陽自腎以下三寸六分屬陰中間一寸二分乃
水火交構之處名曰覕中虛空藏玄元之氣乃
神所居之穴名為真土外應兩眼所以為飛土
人生則此神存故目光明死則此神去故目光
滅



畫瀍

通鑑曰武帝病冄湖甚游水發根言上郡有神
君使巫祠之甘泉問病神君曰天子勿憂病病
即愈與我會甘泉於是病良已與神置酒壽宮
神不可見其言與人聲同時去時来来則風肅
然神君所言帝錄其書命之曰畫瀍秘之按武
帝明決其屢用方士亦必有他効足以動其心
者史漢不載而司馬溫公採之別記耳

# 墨卿談乘卷之七

江陵[illegible]修著

文詩

夢物文進

楊雄著太玄夢鳳凰集玄上作甘泉賦夢吐白
鳳
仲舒作繁露夢蛟龍入懷
弘成子少時有人以文石大如燕卵吞之遂大
明悟為通儒後病吐此石與五鹿充宗也非夢乃實



事見京雜記

晉王珣夢人以如椽大筆與之覺著君當有大
手筆後乃為孝武哀册文謚文
蕭穎士少夢人以帋百番皆是大花又夢裁錦
因此文思大進
羅含夢吞五色鳥埴有文章
江淹夢人授五色筆文藻日新郭璞取筆去絶
無美句又夢張景陽索其匹錦淹才遂盡
韓愈夢人與丹篆吞之為唐文宗

李嶠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

李白少夢筆頭生花天才贍逸

王勃夢人遺以丸墨盈袖文章益進

杜子美九歲夢人令采文於康水覺乃於康水求之見鵝冠童子曰汝本文星典吏天摘汝下為唐世文章海九雲誥已降可於豆隴上取之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自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後佩入蔥市鬻之歸而火遂飛去作聲曰予鬻吾令汝文而不貴



張鷟夢紫文大鳥集於庭以文瑞國

張迥好為詩夢吞五色雲遂精雅道

梁紀少喻夢陸陲以青鏤管一束令擇取文因大進

五代劉贊文思遲祈天求才夢吞金龜文思大進

王仁裕夢以西江水洗腸胃見沙石為篆籀因吞之詩思大進名其集為西江

余七歲夢大鬼捘其兩手膀骨換之曰此是好骨余細思蓋是首榜也又夢人遺兩文綺一端硯後夢人取去復夢人還来其平生所歷頗合

余好臨張芝帖而夢大指生一紫芝正與管齊霞光閃閃因而草書長進乃悟芝者張芝之名也因製寓墨霞芝印章

評文

看前人文詩不可律以時尚當求之神情色澤雖淡如水頑如石必有神情色澤寓於內非入能道者雖濃如染艷如錦必有神情色澤不寓



於內恒人所不道者非可以時代高下論也今之才人文必欲西京詩必欲漢魏大曆而鄙薄前輩之樸易不知徐而繹之彼之神情色澤自在更有勝於時尚者時之所尚雖粲若珠錦而道不在事不在情不在景不在亦均之無神情色澤之可觀耳何論前後輩又何論夫時代高下哉

文字教後人勿讀

宋人凡事留有地步即詩文一節未嘗教後人

獨觀秦漢獨誦漢唐但取近理合調通讀而已
我朝正嘉間有偏詣之士豪逞狂呼如崆峒西
涯于鱗葦單言兩漢三唐謂韓柳及六朝便須
檢擇王弇州大作讆語以金華酒弋陽唱宋人
文比之鍛囚刑具酷惡極矣又欲取純灰數斛
洗其宋人之腸嗟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也後人豈不以明詩文不足法而日取三代先
秦兩漢三唐而誦讀之烏覩所謂崆峒西涯于
鱗弇州葦哉欲售已珠先談合浦之價低欲售



已玉先談荊山之璞贋自塞之耳世事輪迴亮
各有運文字之運豈不遞轉如同一傳經也左
氏公穀漢唐遞相宗駁同一撰史也漢書史記
宋元各亦譽詆同一宋文也嘉隆前後各有美
厭此亦文章輪迴之運耳自今以往吾不知何
代文字何人文字又當脫運交運行時背時耳

大水狀

劉夢得救沉志曰貞元年夏大水熊武五溪鬬
決於沅突舊防壞民居蹐高望之溟涬葩華山

蹴為坻林湍如沙湍道駛悍不風而怒崩崖前
邁浸淫旁淹柔者靡之固者脫之規者旋環之
矩者倒顛之輕而泛浮者硠磕之重而高大者
前卻之生者力音殪者弛形蔽流而東若木梯
然此夢得謫武陵司馬時目覩手記也荊州苦
於江漢二水萬曆辛卯癸巳己亥庚子皆苦江
漢夾漲潰防流村淼漫無際梁隱沙湍舟行樹
杪予所覩見因記憶劉公之志形容極盡乃知
文人雖善粧點亦必借景起見非全假鑿空至



於滄桑突變非可盡疕防維亦人事天時有不
可為者

讀書法示諸子

侵晨將四書本經端坐朗誦數章勿畧一字有
疑義即檢註抽繹之又不精解即取時文講義
記之遇通用字如悅作說仁作人五十字作𠦜
之類須牢記默書至於經文猶多此等蓋防小
考命題但書起止若白文不記則義理不貫着
此一忤則文機先塞可將四書本經作主人翁

為一身命脉當一功課周而復始然誦之不歇亦如不誦通鑑知古今治亂人品事業性理節要知理學源流皆不可不觀此外隨意所喜古文詞賦雜志咲談無不可觀凡書有好句須類熟記如某項可作某文采用盖無非文章無非道理舉業家戒勿看此等恐粗浮心筆我弗敢知盖聖經賢傳無非明理此等粗跡皆理之寓莊生瓦礫皆道東坡喜咲怒罵皆文自是高手下愚之人滞於一見不可語此中才之流偏於



所詣又須斟酌但玩誦既多自然門分類別不相混入如時文則精進渊默之語可用之用之詩則腐矣為詩則縹緲澹蕩之語可用之用之時文則荒矣論策處乎時古之間四六處乎詩文之間不可混用也天地間文往往而是如琴有音之清濁高下皆文之聲畫有勢之遠近安排皆文之色字有體之奇正精神皆文之矩碁有局之先後死活皆文之變詠諧有語之誚譏曲肆皆文之鋒田父野老談千羊較晴雨則田閒之文在父老之口漁人樵子述烟波数林壑則湖山之文在漁樵之口入禅玄之壇可以想像二氏觀刑併之府可以摸擬申韓梨園舞唱誰非騷雅杜童詈語皆有聲歌在博識而精擇之耳為時文高矣古矣于古文詞賦又易易者若鹵莽而觀滅裂而學不求深解獨觀大義浪曰吾為陶渊明吾為諸葛亮終是草率自恕非吾之所敢聞也

文選不收蘭亭叙



昭明文選不收蘭亭叙或疑天朗氣清非春景絲竹管絃嫌重複然張平子歸田賦仲春月令時和氣清漢書張禹傳禹性習知音律内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王右軍乃習熟其語落筆不覺所以古文多有敗句臨文要當酌取

至文出於無文

凡佃漁樵牧婦人閨秀皆有一種至文含于性靈如玉在藍田白光未剖珠含合浦紫焰猶胎

第末經訓習點化是以不出一經點化猶之不人也人各具之但賦與有清濁分數之不同耳壠山鸚鵡入宮能言天寶舞駒登床應鼓此皆出於訓習若謂抽毫落帋便為文人含胎未剖者定為愚子乎

## 文句氣脉相襲

晏嬰對楚王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途舉袂成雲揮汗成雨顔延年曲水詩序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粧藻野袨服縟川顔之氣脉寔本於蘇顔雖麗而強蘇則天成之句劉邵趙都賦煦氣成虹霓揮袖起風塵亦變而強齊王巾頭陁寺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王勃滕王閣叙層巒聳翠上出雲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則直襲之而已聳翠流丹自有出藍之色唐玄真子張志和曰積肉成霞散酒成雨雹走雷奔風歌雲舞亦自秀麗



## 唾地成文

唐馮贄著雲仙雜記曰有人謁李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而成文三篇類書引之遂謂賀之三唾在地皆成文章此以辭害義也按賀久而不言者思索也三思三唾三唾之頃成文三篇豈必假口誦手書豈有津涎在地能成文字之理但狀其搆思之熟耳若謂唾津成文賀亦幻怪矣以此狀賀是猶穿井得人后夔一足之類也

## 晉平公不好士之對

晉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舡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上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上不好耳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食收賦不足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恃在六翮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加高損一把飛不加下今君之門左門右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按此對只須[illegible]公所好非真士

一語足矣然必譬喻反覆聽者方悟戰國文自
如此

千里手

驥千里之足造父千里之手御也

俎豆折衝

樽俎折衝人以行文而不知語之所自起也其
事見韓詩外傳乃齊景公晏子攝晋之謀齊也
仲尼曰俎豆之間折衝千里漢高帝曰夫運籌
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用此事而變其文



機柚

詩文機柚欲遠之而若近近之而若遠顯事而
用晦晦事而用顯淺之而彌深深之而彌淺簡
也而使繁繁也而使簡噫此非吾臆言也易詩
書之淵旨也文人習矣而不察或固矣而無變
由傳而之約則左右逢源矣

常璩文

常璩以晋人自能作晋語然未離東漢器局觀
其作志頗閑雅句如南中好叛宜窮其詐　食
粮已盡人但焦草炙鼠為命　以生遐裔未漸
庠序　西土宅心莫不皂藻士修飾也　羽檄交馳
鼙鼓將發費禱留意博奕色守自若　明經術
好占未未家居教授子弟自遠而至　他如先
賢士女讚咸佳

古人詩被今人改字

劉禹錫集元和甲午歲語書畫徵江湘逐客余
自武陵赴京宿於都亭有懷續未諸君子詩曰
雷雨江湘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



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鍾今之選唐詩皆曰雷
雨滄江而題但曰洛陽都亭覺于劉君命題作
詩之情意不聯屬但欲音響流麗而已然則劉
之本旨必江湘為是刊本所改非而字眼甚好
若如杜詩被後人改壞字句則并前人神氣索
然如此類甚多書之貴舊本與藏書之不厭多
副本盖為此也

唐詩好尚

劉賓客叙靈澈上人文集乃復摘出其詩句曰

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按弘明集云靈寶創自張陵赤烏始出盖以漢明永平三年庚申感異夢竺法始自西域白馬䭾經像至也時有赤烏之瑞應又吴年號亦有赤烏是時康居異僧領徒至長千里能致如來舍利孫權為建塔焉謫汀洲云青蠅為吊客黄耳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按使事之切對字之工果詰佳境唐人律體好尚如此今之作者無恠趣對偶也近有人佛事　語中青牛西去白馬東來青牛道家



無與于釋然老子乘青牛入西域以其教化胡則于釋氏適切當矣

降輦步迎李白

李氷陽李白集序曰天寶中召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置於金鑾殿出入翰林中潛草制誥無人知者按陽氷乃白之族人其叙説本朝不　虚張白之榮遇如此即漢高之接綺皓不過殿上立見稱公等而已亦未嘗降輦步賜寶床也玄宗此擧儼然賓禮為白者豈不折福後之流落不偶者有由然也若翰林故事宫人撤御燭以送令狐陶以歸院比之于此便是尋常事矣雖然白詩集一部言言在仙在酒在俠而殊少繾綣榮寵濟世理民以功名為好之意其為擒儒之寄世也有以夫

評李長吉詩

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韓文公為國子博士時吉弱冠以詩詣韓韓東帯嚴見之以父諱避不應進士擧劉煦稱其詩曰崇岩峭壁萬仭



崛起時流莫能彷彿雲韶樂工莫不諷誦李商隱稱杜牧序曰長吉好騎驢背一古錦囊從一小奚奴遇景有得即投囊中歸上燈研墨足成之投他囊中往往獨馳詣京洛或時有著述棄去之故沈子明家所餘惟四卷而已有人謂之見吉久而不言惟唾地者三俄而成文三篇吉將死忽見緋衣使者駕赤虬持版書若霹靂古文者召吉吉不能讀下榻叩頭言阿婆（吉祖母太夫人也）老病不願奉召緋衣使者曰勿苦帝成白玉

柷召君作記耳遂絶吉姊適王氏者記其事如此卒年二十四位終奉禮太常當時忌者尚排擯之集至宋人大為宗尚至摘其句曰天若有情天亦老以為奇怪無對石曼卿云月如無恨月長圓其膾炙詞人如此吉常歌曰我生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謝如梧後果中夭豈非憂抑煆才瘦骨成韻夙慧儒童玉京降宿者耶今觀其詩神非神鬼非鬼怪非怪蛟唫鼉舞雷雨驟來使人可見而不可即可聞而不可曉其殆仙



品而在者乎

評古諸家詩

評詩者如大匠程材期於中度又如賈人如肆售在所好評一人之長短易評衆人之長短難蓋嫌于雷同易于重複以數語盡人難之難者也今臺察報命報功作文武吏薦語多如一流人物而同一兵功叙大小将吏功其語尤難措曷得古人用故事比喻評之方得不複謹録數

陶孫器之評詩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年少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蘓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着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説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



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醻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蘓千絲鐡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本朝蘓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絶為奇功山谷如弘景柢召入官折理談玄而松風之想故在梅聖俞

如關河放流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后山如九皐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黃魯直曰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繩飛衛之射此詩人之奇也按此評語雖非的鵠然其詞如青蜓點水款款不着跡而未嘗離水如荷蓋翻雨點點皆



成珠而未嘗點　荷使其用雄渾流麗清奇僻苦等議則字眼有限豈不雷同推此法以評品人物亦是畫鬼怪者易工也故漫錄之

雪句

雲仙雜記曰群公對雪尚隆之曰麪堆金井誰調湯餅吴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珮環一坐服其精韻右唐人話也可組為詩以詠雪

顏駟老為郎

漢武見顏駟龐眉皓首問何時為郎對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幼陛下好少而臣老矣老於為郎此事尤著老杜白首為郎每稱馮唐不及顏駟惜乎駟生前不遇三君身後又不遇老杜可歎然唐宋詩好稱頭白馮唐者老杜為之先也今人合於用老郎故事一洗唐宋而稱顏郎可乎

洗兵

六韜文王伐殷將行之日雨太公曰是洗濯甲兵也詩人咸用洗兵之句大都本之杜甫洗兵



甲而不知寔太公為之祖也說苑載為武王事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武王曰天落兵也風霽又大雨武王曰天洗兵也韓嬰亦載為武王事武王伐紂次邢丘楯折為三天雨三日武王懼太公曰楯折為三軍當分為三也雨三日灑吾兵也乃修武勒兵于甯更名邢丘曰懷更名甯曰修武

金鋪屈戌

今人窓戶設鈸具以銅鐵為之名環紐即古之

金舖遺意也北方謂之屈戌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魏侯第東北樓鎖杳金屈戌又驕兒詩裬脫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當作屈戌

娼妓入道

輟耕録載陸宅之為教坊官妓連枝秀作募緣疏譏嘲麗語最整可為戲文及妓人入道詩用

亥字老人

劉夢得詩午橋群吏散亥字老人迎師曠釋絳



縣老人年亥有二首六身盖離折亥字㸃畫而上下之二首為二萬六身各一縱一横為六千六百六十正合其甲子之日數

藴頵敏捷

京兆尹訪藴瓌尹既去瓌令子詠尹字詩乃曰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敏捷如此明皇書詔難其人瓌曰臣男文思甚速即召之方沉醉嘔殿下明皇命中貴人扶卧御床幄親舉衾覆之既醒援筆立就明皇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李白龍巾拭唾亦是明皇

聯句之巧

馬希振馬氏諸子中白眉也與門下何致雍聯句見蟻子希振曰蟻子子啣虫子子雍曰猫兒見捉雀兒實一代之雋

薛道衡詩

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

賈島



南宋遺史載島赴京於驢背上吟推敲二字衝京兆尹韓退之車騎又島因不第乃為僧號無本居一法乾寺與無可唱和宣宗微行到寺聞鍾樓上吟聲登之於島按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言此耶宣宗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叙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蒼卒後陳錡以詩悼之曰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按島既為僧又可即除授之官乎且此事兩見必有一差

青鎖集載賈島元和中嘗跨驢張盖横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黄葉可掃吟曰落葉滿長安不可屬聯不覺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又嘗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肆慢武宗訝之他日另與一目授長江尉至普州司倉卒按同一騎驢為詩也或以為韓退之或以為劉栖楚同一佛寺中為詩也或言鐘樓或言定水精舍一曰宣宗一曰武宗小說家道聽途説不足信如此又温飛卿遇宣宗微行于逆旅温不識傲然詰



之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乎非文參簿尉之類乎帝曰非也謫為方城尉其制辭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何以稱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用之具觀此事又與賈島事相同盖見記者之誤矣而温之謫方城尉也又見一記以為令狐陶忌其才而擠之

王播

唐相段文昌家江陵少貧每聽曾口寺鐘輒身乞食寺僧厭之乃齋畢扣鐘昌無所得食昌後登台座出連大鎮拜荊南節度使題曾口寺曾遇闍黎飯後鍾之句然北夢瑣言古今詩話皆以為唐相王播題楊州恵照寺有二詩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鍾二十年前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盖僧因播鎮楊州也以微時題詩用碧紗護之又二十年前此院游木蘭初發院初修而今再過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此詩唐人類書中載之當以播為是而劇談録以為段文昌誤矣今梨園雜劇以為宋呂蒙正事道聽塗說者又不以為實乎



紅葉

御溝流葉本事詩載為盧渥唐詩紀事以為顧況張子京以為于祐北夢瑣言以為李茵皆一事美談傳寫失實又見五溪論事云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偶於大慈悲寺樓倚欄秋風飄一桐葉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為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

有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侯得葉藏之凡五六年方卜任氏為妻談及此事任曰乃是妾書公何所得侯曰向在大慈寺樓上得之較任字跡與葉上點畫不殊乃知非偶然也按此等事或文人寄思偶然漫録遂為好事者寔指其人耳世間多有寓言遂成實跡是當訪襄王問行雲索相如証烏有也

佳句

李商隱秋興澈師同宿墮蟬翻敗葉棲鳥定寒枝



襲句

劉义斗柄寒垂地河源凍徹天李商隱星勢寒垂地河聲曉上天王建素柰花開西子面綠榆枝散沈郎錢王璘之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葉散野义頭

落帽不獨孟嘉

唐李商隱詩風長應側帽自註獨孤景公信舉止風流常風吹帽傾觀者滿路由此觀之落帽故事不獨九日孟嘉凡風流游樂皆可用詩人須當辯其側落二字勿專指九日孟嘉可也

杜詩不宜初學

初學不可看杜詩必目破萬卷身行萬里方可若總釋訓詁時文理殽見杜詩為史多用故事必以理解求之且杜詩有少半可刪俚言率句易入蓬心莊詞嚴調習成笨伯必至誤人初學宜看盛唐十二家中唐十二家若王右丞岑嘉州劉隨州且習其瀏灕飄揚之態然後再取杜詩自選玩之又再取晚唐如李長吉李才江好



句點綴之於詩路方得走入盛唐若驟而語杜必至誤人且宋人註杜詩捻出其用虛字法何其妙也而為詩多晚唐巧而反拙之句杜詩曰大雅何寥闊詩道自難言乎若理學名公詩當以另眼

古人工詩者必重改

武元衡七言律多工其酬嚴司空荊南見寄曰漢家征鎮委條侯帛節龍旌居上頭蕉捲青山巫峽曉烟開碧樹渚宮秋金笳會捻故人淚鼓

句初傳明月樓白雪調高歌不得陽臺相顧望娥愁此初稿也金貂再入三公府錦帳連封萬戶侯簾捲青山巫峽曉烟開碧樹渚宮秋劉琨坐嘯風清塞謝眺裁詩月滿樓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南國翠娥愁此改作也必竟改者工

錢起詩改字

錢起詩石潭倒映蓮花水原本乃倒獻因集詩者不味獻字之妙也石潭之水倒激而上獻蓮花真景也若曰倒映則蓮花水在何處千家砧



杵動秋聲原本乃共秋聲動字人人能言若共字則砧杵千家混為一響神景也宴曹王宅仙雞引子穿紅藥原本乃引敵盖仙雞好鬪引敵自是本態然而宴曹王宅而曰引敵則不若引子之為妥也詩家有當刪舍正為此類

王灣詩改字

王灣搗衣篇月華照杵空悲妾風響傳砧不見君原本作隨妾到君隨到二字意態甚深盖月照杵空隨妾而不與所思同隨風傳砧但到妾而不到所思同悲乃情思惋轉若悲見二字聲響雖明直率而已潮平兩岸濶風正一帆懸原本濶作失一作數盖潮平水漲自失岸觀起風使帆必有數艇景遠而意實近也濶字一字雖不弱必竟不如原本荆方竹枝漆斷文琴昔人所以歎也

歌行

歌行之怪幻者無如長吉而義山彷彿之但商隱好僻澁故事多于長吉賀好不經人道語勝



于義山耳

頓挫

歌行宜頓挫使之氣脉相接宮商皆應如古樂府法唐人如李太白白樂天極得頓挫之法故當時教坊往往入樂府若杜子美則商聲太緊李長吉陰呂偏多學者舉一隅以反之自然之音律合矣

秤字

詩一聯須輕重相等出句對句不可彼點此

俗如天平稱兌銖兩一移則針口不對縱出句佳而對句不稱對句佳而出句未妥皆非輕重相等者也

唐太宗

集百家唐詩者載太宗春日望海詩末句云之罘思漢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圖王夫霓裳羽衣之曲乃玄宗製也太宗安得預擬此必玄宗詩也若謂唐初別有霓裳故事則可以太宗而先詠玄宗故事則誤矣



劉滄李洞

評劉滄曰音節促促無遠大語評李洞曰詩慕賈島意彌僻澁此未知詩者余謂七言律看杜甫法度謹嚴音響易盡看二家餘音猶嫋抽思逾新善得者不可目為中晚

杜詩不模擬

唐人大家固推子美謂自詩人以來未有若子美者也揚搦不無太過然余知其自成一家不事模擬元微之曰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illegible]皆即事為名無有倚傍或疑杜無樂府以其剛毅有餘宛柔不足抑亦知樂府之難不敢强合律呂者余則謂甫不但詩不摸擬即賦與文表何嘗定擬兩漢六朝也其才沉學博亦可自為耳　國朝何仲默初好子美七言詩歌受其陳事切實布辭沉着以為長篇之聖矣及讀漢魏以來及唐初四子漢魏固承三百流風可徵四子富麗音節可詠乃知子美固沉着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而實詩家之變體也夫詩本



性情出於夫婦之近子美博涉世故出於夫婦者嘗少致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其調反在四子之下噫仲默之言如此非即吾之不事摸擬元微之所謂無有倚傍者耶杜詩史也言雖出于宋帝乃自唐先有之今為詩必摸擬難乎為詩矣摸擬必詩史難乎為格矣要在擬與不擬之間自得之

詩有不經人道語

不經人道語非必鬼怪幻妄但得尋常中有之

吞妙如唐李洞詩松根蟻穴通山遠塔頂巢禽見海擻如身入蟻穴與蟻同游身上塔頂與禽同觀方能道出方干早春氷融大澤朝陽覺草綠陳根夜雨知以無知覺為有知覺語且草綠陳根亦想不到此類方是不經人道語也如隋薛道衡空梁落燕泥王胄庭草無人隨意綠宜為煬帝所妬

句有禪意

劉方平秋夜林塘萬景皆因月千聲各為秋常建破山寺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朱灣水將空合色雲共我無心



好句有病

唐鄭雲叟西施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余謂句好而有病一寸波者西施豈獨眼龍乎

繞朝鞭

李詩莫道詞人無膽氣臨行須贈繞朝鞭後人以繞朝贈之以策謂謀策也非鞭策也李之錯解左氏為淺不知馬鞭古人服以贈行昭其速也晉士會之行秦人繞朝即以馬策贈之若曰任爾之行我無憚也盖壽餘之偽敗以誘士會秦伯安有不察者以秦國而區區一人之足重其何足以服晉故君任其去以明度臣發其情以折謀秦有人矣若以為書策則秦之百執事皆在軍中安得盡有書策而於義何取按此馮元敏太祭之論也足為太白洗穢

唐香宋氣

本朝自正嘉以來近體詩非唐人無談也豈不人人唐矣哉雖然唐人無論初盛中晚自有一種唐人香不必莊嚴如初流麗如盛刻峭如中晚而開卷香同也宋人詩今所不道然不必奇富如子瞻宏肆如荊公雅雋如六一而開卷氣同也此固天氣時景國情物態自然所產之竅也如品泉水者清涼一而種別甞淄澠者甘洌而一味殊各自神解本朝諸名家詩固矣非唐無談吾未暇提三代品優劣但見此宋人上未必上宋人入唐人中而未必中唐人未見其氣亦未聞其香也

日本朝詩可也或謂余香唐氣宋亦隨俗低昂余曰不然吞若雲夢雖大亦自為氣強唐人為之不能抽心春草雖細亦自為香強宋人為之不能余無優劣之也亦天氣時景國情物態自然之窽所產耳通乎此可以悞吳札之辯國樂難言難言

揚雄賦

或問雄為賦對曰讀千首賦乃能為之雄見司馬長卿賦歎息以為非從人間來其見好如此晚年法言擬孔太玄擬易乃曰賦童子雕虫篆刻壯夫不為何言之背味其千賦之讀則自少而壯無非疲精于此老作美新作符命是猶作賦伎倆安在其壯夫不為也英雄欺人耳

司馬相如賦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今古忽然而睡煥然而興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以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按彼所謂作賦之心必是博聞強記耳嗟乎相如一通犬監昭美文雄盛覽埋跡牂牁寢聲合組人之才性不遠而遇晦懸剽掩卷為之三歎



槃銘

丹書武王盥槃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臨溺于淵溺于淵者猶可游也溺於人者不可救也邪謟之人惑之危亡與槃不切註者曰因水取義然恐是冊之銘或誤曰槃耳若湯槃日新又新自聖學精奧處

筆書

太公書之筆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按此文誠古矣然周時刀削簡為書而秦蒙恬始作筆此曰毫毛茂茂何也

硯書

太公硯之書曰石墨相着而墨邪心讒言無得

沂白按古者焼竹汗以書曰汗青削簡染之曰殺青此曰石墨相着何也古之製其法已不傳者如汗青簡牘之説皆不可曉

箠書

太公箠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蹟民劇則敗按箠馬鞭也漢書校馬箠下齊七十餘城

賛頌

真西山曰賛頌須熟讀三百篇司馬相如楊雄



諸賦漢郊祀歌文選之三都七啓七發之類則下筆自然豊腴余謂漢書之賛文選之誄皆為其資六朝四言亦極靡語

作内制語忌

館閣之文自有規矩每見文人逞才者好詆娸館閣之文以為束縛無奇及逞奇後進沾沾自喜者一入館選又為好逞者所詆娸此無他故蓋矩式見繩於先輩狗忌數檢於制書久之習熟不得不然試以宋朝内制數條觀之寗不舌為之咋手為之束乎

鄧潤甫撰龍興節壽詞負黼扆憑玉几岑象求曰此顧命詞非祝壽語劉嗣明皇子剃髮文用克長克君吏持以請曰内中讀文書最忌語聲既克長又克君非好音也嗣明亟之陳述古明堂赦文用奉祠紫宮乃語犯俗嫌陳去非朱勝非起復制用方宅大憂言者為事涉人主陳自明右相制用昆命元龜倪正父曰非臣下事又故國之有世臣乃忌故國而改曰天生賢哲國



有世臣詞林草貴妃制用璽降佗胄制用聖之清聖之和皆犯公論綦北海草吳价制陸海神皐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辛炳奏玠方屏翰四川乃云失利遂改秦川為秦中吳挺之客草德壽宮慶典賀表有揚命二字蕪熈之曰導揚末命顧命語也洪景盧紹興中謝曆日表神祇考祖既安樂於太平歳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乾道初外郡采取用之謝曆表中洪曰今光尭在德壽宮所謂神祇對祖考并

稱者何哉張文潛謝表我耒自東彭汝霖謂君前稱我大失禮洪景廬葉顒制無以我公歸句指邦人而言也而單時疑之謂君稱臣為我公楊文公撰答契丹書用鄰壤交歡不免字嫌又嘗戒門人作文須避俗字語已而公作表有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何時得賣生菜公咲而易之開禧詔諭天下首聯云匹夫無不報之仇何其陋也劉炳草嘉王制用蒸蒸孝友之風言者謂蒸蒸之語何自而出始誦書者皆能知之命詞立意如是可乎汪彥章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余獲已此赦詔語也議者謂并道君皇帝而數之不宜曰祖宗如此數條宋人固自有譏評之當否然總之應制之文多拘忌文機為其所束下筆先已氣萎是所謂騁飛黃於轅下奏天樂於房中欲以見駿足發其高音也難矣若挽首而就典雅切事情真端冕而立廊廟無一毫可指此等文字勝文人好逞者十倍難亦十倍之如李太白天才迅發醉



[illegible]清平調可憐飛燕倚新粧詞非不佳終為高力士所指曰以飛燕比貴妃辱亦甚矣一中其謫流落半世此詞人應制所以難也

記問

葛文康公曰記問之博當如陶弘景耻一事之不知記問之審當如謝安之不誤一事

作文

呂東莱曰作文須廣示人使之摘其疵病不可自恕自諱蓋疵病不覺須賴他人指出歐陽公曰不必待人指摘惟讀多做多久之自見又曰文有三多多看多做多商量陸士衡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曾南豐托陳後山代作後山成文數百言南豐曰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乃抹去數處連行𢘅之幾削二百字後山讀之則意未臧而語偏健後山文為此大勝若為文者多方起稿嚴簡刪削亦文之妙訣

謝景思曰四六在編類古語李義山有金鑰宋

景文有一字自十字對司馬文正有金將王岐
公最多此皆平日預集四六之料也不推事類
湊合抑且機杼自熟
劉後村曰四六書料少而徒恃才思未免輕疎
書料多不善融化流為重濁
李公父欲應詞科真西山指竹夫人使作封制
其末聯云保抱攜持朕不安丙夜之枕輾轉反
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稱賞
迂齋樓公曰經句對經句如在武丁時作召公



考惟汝一德於今三年天惟顯思民亦勞止有
能奮庸爰立作相經營四方飲御諸友此經對
之工也萬人留田對三事就緒雖以史對經緣
有氣埶所以不覺
攻媿樓公曰駢儷之體屢變作者爭勝乃又習
長句全引古語以為奇倔反累正氣還當謹四
六之體
周益公擬加上太上皇后詔月齊日以得天而
能久照坤順乾而配地是以廣生上稱數句用

經語卽是大手筆
倪正父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尊號詔率百官
若帝之初亟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
迓滋至之休
洪野處擬詔諭中外百寮克用三宅三俊朕既
灼知乃惟一德一心爾惟勵翼欽乃攸司誓於
有位
西山擬貧盜自新詔昊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
崑崗之火亦豈予心



孫覿代高麗王謝賜宴樂玉帛萬國干羽已格
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
綦北海於順州得拘杞宿根進表屬一聯曰靈
根夜吠變黑質於千年駔騎朝馳薦聖人之萬
壽非博覽不遺何能作此語
洪景盧謝王帶有璞於此必使鑿恍驚制作之
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駢藩之錫
西山謝禮部侍郎惟禮可以為國願庸晏嬰之
言非道不敢陳前竊效孟軻之敬

龍溪代宰相星變謝放罪君巳知言熒惑坐移於三舍臣當守職泰階願獻於六符

唐李商隱檄劉稹曰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衝梯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絶投戈散地炭釘之望巳窮

宋舉應吏詔克正罔敢不正既昭德以塞違進良以率不良與勵精而更始

唐諭吐蕃露布明見萬里運奇掌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虜　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用命克何力焉

唐諭晉濕慈檄始謂徂之作使不虞鷹之易颺



封還玉帶

唐憲宗賜裴晉公玉帶臨終封上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謹還上

宋韓魏公臨終封還玉帶表曰俯慚懍靡不敢將之地下仰荷席珍願俱歸之天上視晉公語蓋襲舊為新者也

文字必有常而後有異

孟子大舜援廩浚井其鋪叙甚明乃子書之好異者則曰鼓叟使舜塗廩舜告二女曰我其往哉二女曰鵲汝衣裳鳥工往（習飛鳥之巧以往鵲雛也）又使舜浚井舜告二女曰我其往哉二女曰去汝衣裳龍工往（龍知水泉脉理也）按語酷似魏晉人好異者潤色孟子語撰之然無孟子之明常則此異語幾乎晦而不可解故文字必有常而後有異也驟。而異之不可解矣



衾影之慚

晏子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魂二句行與寢對

影與魂對皆行寢之所自出甚妙自宋人性理
誤用獨寢不媿衾乃魂聲訛為衾也今時文都
用衾影之媿然衾是死物何媿之有惟魂是形
之所游不媿魂即夢亦皆天理乃養心之妙耳
衾何以對影而言也若寢與衾對則行亦當以
衣對若以不媿屋漏則衾庶幾可對耳

雌黄

古寫書以黄蘗染紙以避蠧也故黄卷有誤字
以雌黄滅之取其一色故可否人文章謂之雌



黄

田更

列子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者三老五更之
類并田中之更事者商丘開人名也注列子者
曰更當作叟殊不曉事哉

吹唇拂地

元魏主規取齊之樊鄧引兵向襄陽彭城王[illegible]
等三十六軍號百萬吹唇拂地按衆吹之集如
風可以拂地亦極言其盛耳文法固與歛袂成

帷揮汗成雨同

託賦竊書

長安有慶虬之善賦常為清思賦人不知貴託
名司馬相如作遂大重於時此後人託名字之
始也

宋何法盛因高平郗紹作晋中書謂郗曰卿名
位貴達不復俟此我寒士無聞顧以相假紹不
肯法盛伺紹它出直入齋中竊之無復兼本而
世遂行何書



文公

孝標辨命論文公違其尾宣尼絕其糧註傳子
曰周公謚文漢書平紀追謚孔子曰宣尼今時
文好用周公不用文公若驟用文公而系以姬
旦之事未有不疑故箋注之學不可不精

江鮑才盡

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中書舍人上好
為文謂人莫及照悟其旨文多鄙累人謂才盡
實自晦耳江淹文通自裂錦還筆已來更無佳

何人謂才盡夫才者人之英華也早秀而易雕不若晚抽而難盡若周處四十始向學為名臣有著述此晚抽者也

一字五字

今人稱一字之師實一字非一個字也鄭谷早梅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人改之曰數枝非早不如一字此為一字之師又僧齊已有此二句恐錯記也五字擢英才非五言詩也世語曰司馬景王命虞松作表再呈不當鍾會取草更



五字景王大喜用之唐沈佺期五字擢英才也

戲假霜威

杜工部詩王侍御掄攜酒草堂寄此詩便請高適使君同到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共醉習池廻註者病其言鄙俗誠然然余以為工部明知山簡非可折簡而促工部自況亦非肯假人霜威之人故用一戲字若云山簡俊士召之不來麾之不去今設戲召之其侮弄權勢大有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賢人玩世之意如此乃見詩人寓筆之妙若工部狂能登嚴武床大呼嚴挺之乃有此兒真態如此若真假霜威則無用戲之也

物盛必反

治六經百家語致處士橫議莫盛于周末而秦皇坑焚之禍起治詩莫盛于三唐而黃巢之將尚讓因尚書省門題詩嘲賊讓大怒將在省官及門卒盡抉眼倒懸索城中凡詩人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人由此觀之物忌太盛



凡盛之極必有阨之極握世道者在識其機而養之勿使太發洩可也

無聲詩

雲間陶叔明有画帙題曰無聲詩

白瑤宮

天召李賀為白玉宮記又宣室志曰召為月圃白瑤宮樂章二事因白玉樓事演之乎

佳句

晉謝貞春日閒居有風定花猶落之句可追步

惠連矣

飯牛歌

三齊記甯戚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
短布单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至半夜長夜漫漫
何時旦今類書少四句五句記之



墨卿談乘卷之八

江陵張懋修著

雜俎

天酒天乳天漿

瑞應圖仁瑞之澤其凝如脂一名膏露一名天酒佛書甘露入盤足為天酒盧師道表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

春秋緯酒為天乳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列星圖天乳一星在氐北主甘露明潤則甘露降



段成式曰安石榴其子甜者謂之天漿是三名之起皆由於甘露為比也

樹汁采醴雀餳

鄭敬為郡功曹都尉高懿廳有古槐降如甘露者椽屬皆賀獨敬曰但樹汁耳懿不悅托疾而去

蔣山栢林常多采醴陳後主以為甘露

雀餳後人亦以為甘露按餳者飴糖也古人以

雀餳名之其味甞甘雀可采食醴初成甘酒也
然則三名之起皆甘露之似是而非者也內記
曰爵餳似甘露而色黄降者飢荒蓋即雀餳而
字異

土塩石塩火塩

隴西之瞿堆一名仇夷上有平田百頃煑土成
塩

天竺國河源所出分泒之水有味甚甘者云其
中自生石塩可食觧州池亦自生石塩者名瑞
塩



蜀地里志續臨卭有火井煑井水一斛得塩四
斗五升又周禮註有虎形塩恬者今之戎塩按
恬蓋味之淡者王右軍帖有戎塩似用為服食
之須者又與石塩皆未見今蜀中往往有五色
塩如石屑者皆入藥用疑火石塩之類耳

水經註有傘子塩如傘蓋乃煑時凝結于竹釜
上成形非有他異也又青塩一名戎塩郭璞塩
池賦飴戎見珍于西隣火井擅奇于巴蜀脩志

周掌塩掌四塩政令散塩煑海以成之䀋盬
引池以化之形塩掘地以出之也虎形飴塩于戎
以取之

虎官虎貞虎人

漢宣城太守封邵一日化為虎食郡民民呼曰
封使君即不復來其地謡曰莫學封使君生不
治民死食民

交州記左飛為縣功曹曾化為虎不識其兄數
月復作吏



唐李積病狂走入山化為虎其友人御史李儼
奉使南海路出荆南吏白溪曲有虎儼曰吾銜
王命豈畏虎乎行見一虎吼而出見儼識之作
人言曰幾傷吾故人曰來吾向食一婦人留其
銀握臂在水邉百步外托使君致遺吾家因歎
曰食其人取其物以遺妻子非人所為吾倒行
逆施之耳儼曰君平生豈有恨乎虎曰吾常私
一孀婦其家有害我心吾以其室盡醉而殺之
乃匿獨恨是耳儼别去虎吼林木皆奔按此三

或一時訛言或文人寓警遂流傳如此也

蒜髮筭髮

齊人申金月令多食蒜髮早白

唐詩註白髮曰筭髮言多筭傷心而髮白也

鼻祖鼻子

鼻祖始祖也說文曰今俗以始生子為鼻子

糯人

稻粱黍稷皆有糯者以其味甜懦柔膩也今人之糯柔者亦謂之糯人其想象也妙矣軟棗亦



名糯棗

礜石巴豆

礜石蠶食之肥鼠食之死巴豆鼠食之重一斤人食之泄

磁石益眼羨玉潤肺

豐寧傳載益眼者無如磁石以為盆枕可老而不昏寧王宮中多用之

貴妃素有肉體苦肺熱每日含一玉魚藉其涼津沃肺

人吐珠玉

和林有尼能吐珠玉雜寶出演雅詩

閹割之法

元人杭州有沈生與道姑通同門欲白之師沈懼以厨刀自割其陽幾死瘡口經月餘血不止偶問諸閹奴教以煆所割之陽擣成粉酒服如其言數日愈痂落

割政

史記帝紀三有割政謂割剝之政也



男子乳兒

東漢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時大疫元一家多死惟孤兒續方二旬諸奴謀殺續分財善潛抱續逃自哺養乳為湩流養十歲將兒詣縣告理令悉收諸奴殺之還其產唐元德秀字紫芝舉進士事母孝母亡不娶以兄子為子家貧無乳資自乳之數日湩流嘗為魯令作于蔿樂歌上唐玄宗歎曰賢人之言哉二乳事奇

古墓用機

漢平帝母丁太后陵在定陶王莽貶丁姬開其御火炎數丈吏卒水沃之又陵成式載盜發一古塚遇石門以鉄錮之乃多以洋糞沃之開見箭出如雨投數十次大石射隨發動發盡乃燃炬而入二重門又有木人運劍傷人衆以杖擊之劍落盡隨入見漆棺懸以鉄索其下金珠堆集忽棺两角颯颯風起沙撲人面少頃沙埋人膝衆懼奔出而穴以沙塞妙在此機水經言越王勾



踐都琅琊發一塚中飛箭射人遂止按漢將作營陵內方石外沙演户交横莫耶設伏弩伏火此盖古制有其機也亦巧秘矣

墳地樹栢

秦時陳倉人獵得獸如猪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獸名弗述常在地食死人惱欲殺之當以栢插其首又周禮方相氏歐罔象此物好食死人肝然畏栢與㞒今墓栢樹隧道石㞒為此也

羣燕啣土

漢景帝以罪徵臨江王榮荆州父老祖王於北門王車軸折父老泣曰王不返矣王至中尉郅都急責王王年少怖而自殺葬於藍田川有群燕啣土置塚百姓見而憐之

王莽平共王母傅太后墳時有群燕啣泥土投丁姬塚中䫉然成墳然則燕之為鳥智能為巢避甲乙木而就戊巳土乃偏司土德者乎

粧書法



宋板書至今多有存者當時造黄册薄綿帋及竹帋也以其性耐濕不蠹故堪久藏今官府所用書多用綿帋有粉帋者又綾絹為皮可恨既占箱笥又易爛壞書肆所印草悪帋橡栗染殻者速壞無論惟有剩川連印帋以金粟山藏經帋法為殻者不脱可久藏且不占箱笥若在行人定不務飾觀

王英

含神霧含始游於洛池有王鷄啣赤珠刻曰玉

兼吞此者王含始取而吞之此漢高之母也范子計然曰王英出藍田元稹詩王英惟向火中冷山海經黄帝取峚山之玉榮離騷懐琬琰之華英又登崑崙兮食玉英呂温古興劍任制鏈看玉從投火試

蜜劑

陶九成曰回回地有七八十老人願捨身濟衆者乃絶飲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蜜漬之鐫其歳月於棺瘞之百年



後啓棺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畨人曰木乃伊

居士

居士之號釋氏用之非始於釋也禮玉藻居士錦帶註謂道蓺處士也韓非子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任矞華士兄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疑即家語太公誅華士者）耕食掘飲無求於人是居士之名三代有之矣

不灰木

回訖野馬川有木曰鎖鎖其燒之有火經年不滅且不作灰彼處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燒如火鼠布云按此木即水經註所載不灰之木也火鼠布即所謂火浣布也

聖鉄

元杭人張存於畨中獲聖鉄一塊厚潤謹二寸作法撒沙布地齧鉄於口刀刃不能傷傳聞既廣有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鉄納羊口蘢其首作法撒沙斫之以劍果無傷吐鉄揮劍應刃而



觧遂進呈按得此聖鉄不傳其法亦無用即奪取其鉄去口亦無用矣聖鉄或畨中煉鉄取氣之最精最宏者其氣能制鉄耳

爛柯爛鞭

爛柯述異記以為王質入信都石室見童子碁東陽記則以為鼓琴而歌今人若用爛柯於琴故事中必以為錯矣異苑曰有入山者見二老樗蒲拄鞭爛鞍朽

囷郎罷

囝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絶其陽為臧為獲致金
滿屋為髡為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
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别囝吾悔生汝囝别
郎罷心催血下隔地絶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
罷前此顧况哀閩詩也說文口部子部俱無此
字查字書音月武則天製十二字内(乙)日囝月
也閩人謂父為郎罷子為囝音蹇顧况此詩無
味豈欲記囝即罷之閩音乎不然吾恐是一畜
物若粤之崐崘奴摩呵蜀之烏鬼上山下水取



寶物及魚者耳

## 左言

劉夢得武陵詩鄰里皆遷客兒童習左言出左
思魏都賦漢罪流禦秦徒罰宵貌蕞陋稟質遳
脃魋結左言盖南蠻鴂舌也蜀記蠶叢縱目王
瞿上魚鳬治道江及蒲澤俾明時人眠椎結左
言不知文字

## 弓足

婦人弓足張邦基墨莊漫録以為始于五代固
引詞曲以證又言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
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
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脚令
纖小屈上作新月様素襪舞雲中回旋有淩雲
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由是
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以此知札脚自五代以
来方為之如熈寧元豐以前為之者少近来人
相效以不為者為恥也余觀其所引詩詞皆不
切於弓足且有好事者廣之以五代六朝事為



未足又引漢唐詩歌証皆未有切據惟余見天
寶遺事載明皇作楊妃所遺羅襪盟曰羅襪羅
襪香沉生不絶細細圓圓地下得瓊鈎窄窄弓
弓手中美初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是同衾見
時節方知清夢事非虛暗度相思幾時歇此中
瓊鈎弓窄初月字恰是弓足語然唐人詩唐人
畫未有及此形者痛哉齊東昏步步金蓮李後
主帛繞新月為後世作俑使閨女刖刑一世此
俗大可革也事物考曰妲巳狐精亦曰雉精亦

未鑿足以帛褁之宮中皆效焉此其始也

## 鏡聽

響卜之說其來久也唐王建鏡聽詞曰重重摩娑嫁時鏡夫壻遠行憑鏡聽唐李廓鏡聽詞曰匣中取鏡祀竈王羅衣盡掩明月光昔時長著照顏色今夜潛將聽消息出門地黑人來稀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重熱銅片銅片如有靈照得見行人千里形二詩皆婦人卜夫歸之意今響卜之事與之正合



俗用齋戒告竈君以懷所欲問於半夜將瓢杓着於釜水中旋之記其東南西北以杓所指為定懷鏡禁語出門步聽之以初聽者為准再聽者為詳惟楚俗盛行士人於科舉之年咸有所卜然其語亦隱多有驗後方知也

## 火光

清河人王經去官還家見管輅曰近有怪欲煩作卦輅作卦成曰爻吉繹卦中象乃是君在堂户前有一流光如燕雀者入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徨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咲曰一一如君言輅曰遷官之兆也即應至矣頃之經起為江夏太守曾記先太師為翰林學士時於嘉靖丙寅九月夜微雨見火光如拳自東南樓角飛出滾滾入厨下水缸底女奴有見之者殷殷有聲覓之不得先太師述以問客皆不知何應或以為蟾蜍蜈蚣皆有火此必蟲火之屬耳是年丙寅十二月先太師遷祭酒太常卿未任明年隆慶丁卯改元正月遷禮部侍郎召



拜東閣大學士此日拜相者凡六人極一時之盛乃知火光之異為大吉云今俗見火有二自上墜下閃爍尖而色紅者火陽也主火災自上墜下成塊而色白旋轉者銀陽也主病死及横災然未有旁出流行者也昔王經所見今先太師之所見皆旁出流行此或吉兆耳

## 蛟龍作火

漢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火燃至本地草皆燋百許日其人於地得龍骨一蛟骨二

按此或蛟龍之怒氣陽所爍也 本朝萬曆二十九年 鍾山 孝陵石頭出火焚樹摧垣方數里許恐亦是蛟龍之所為乎

頭火身火

人髮上出火人衣上出火此二種古無載籍其實亦非異事髮上火因梳篦而作如彈指聲其光如螢甚者如流星餘光此必茂年髮多氣盛方有見之者亦必以文學藝名聞於時



衣上火如火樹之花隆寒解衣方見其聲亦如彈指灼指亦能作熱痛黑夜看之可玩弄其微火猶如流螢此亦人氣之旺盛縈結於蠶絲相附而成見之者必貴顯先大夫入相之年衣火盛先兄儀制亦以衣火而登第然火不宜長發長盛恐洩氣暴盛不永久耳

承天寺

吳中紀聞曰承天寺因宣和中戶部李實奏凡聖字為名者通行禁止又給事中趙野復奏禁君皇天龍王主玉凡七字故改承天寺為能仁今荊州府之承天寺傳以為能仁寺恐亦宋時更名能仁今復舊乎

郡縣不始於秦

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郡是也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監其縣是周縣統郡秦郡統縣也

三楚

史記貨殖傳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



孟康曰舊名江陵南楚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文頴曰彭城故東楚也項羽都之謂之西楚

漢書註江陵南楚彭城西楚吳東楚

文選註三楚楚文王都郢 昭王都鄀 考烈王都壽春然則諸家之載三楚何靡定耶

雙女宮

荊州郡舊有雙女宮在分省西以祀其神今但有其基人不知雙女為何神盖楚翼軫分野在巳宮術家以巳宮別名雙女宮彼建此宮者不

過杞楚之神耳術家之說也其立杞意亦淺矣

三舘

公孫弘為相開三舘於東閣曰欽賢以待大賢曰翹材以待大才曰接士以待一善一藝之士

迷樓

隋煬帝迷於聲色高昌薦浙人項昇進新宮圖覽之大悅即日召有司具材役夫經歲而成帑藏一空幸之喜曰使真仙游其中亦當迷也可名曰迷樓每幸經月不出宮女無數迷樓二字



煬帝可謂知其迷而故迷之者也命之名當足為世主土木色荒之炯戒

磁石門

秦始皇以磁石為門四夷使朝者携片鉄即不得入以為神晉馬隆討西羌夾道累磁石賊負鎧鉄行不前隆卒悉負犀甲無礙以為神

威斗天樞

奸雄移祚必有一物以惶惑一世王莽威斗以五石銅為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成令司馬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後莽敗漢兵焚漸臺莽避火宣室火即隨之莽紺袀服帶重䥫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栻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以此誅夷

則天長壽三年徵天下銅五十萬斤銕一百三十萬斤于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置鉄山銅



龍負載獅子麒麟圍繞上有雲盖施盤龍以托珠高一丈圍三尺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所以紀革命之功貶唐家之德也武三思為文朝士獻詩者甚衆開元中詔毀天樞鎔鑠彌月洛陽令李休烈賦詩曰天門街東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計合一條紅線挽何勞兩縣索人夫盖方鑄天樞之時有謡云一條紅線挽天樞盖不久之兆也此皆襲祖龍鑄十二金人故事然始皇之銅人又浮慕大禹之九鼎耳

武后異相

則天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長尺餘又唐類表李仁賀武后新牙更生云還年而輔車不斷郤老而瓠犀猶出堅而不脆聞於導養之方落而更生得自靈飛之散乞錄付史館觀此異相武后之權貴老淫亦天授也後人目武后之朝日扎朝甚奇

張姓之始

黃帝次妃彤魚氏生揮及夷彭揮第十五主次弧矢及司寀晉受封于張氏陳子昂張氏銘曰軒轅錫胤弧矢崇威是也



複姓之異

複姓之異者人但知漢時之公王帶而不知尚有春秋時之公王丹見說苑

語妖服妖

荀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藝苑雌黃云晉人文字以況弟為友于日月為居諸黎民為周餘子孫為貽厥新昏為燕爾類皆不成文理按今時文字亦用歇後至有軌扎遐奇哲牙好怪於意極淺此之謂語妖

今之衣服多喜間色蓋五行相生者為正色三色是也五行相剋者為間色木剋土則甲己合而為青黃之間今之藍花色也金剋木則乙庚合而為青白之間今之月白色也水剋火則丁壬合而為赤黑之間今之紫花色也世人乃好此等間色至有愁眉涕粧墮馬折腰之飾此之謂服妖元華人大臣不聞國之大事臺省正官不任華人星家謂當時正官正印純正之命皆不得志惟偏官偏印駁雜之命乃成貴顯可知天地之氣轉而尚駁雜雖魞如之何矣今以語妖服妖例之乃是天地不正之氣不由人不趋且今官制正卿有缺不補即以偏卿署之本部之印乃以別部兼之純正之士多退伏偏駁之士多進用此亦氣數致然雖然陰陽之偏氣不過一二紀治日無多亂日亦無多聖人賢佐在上其扶陽抑陰返還泰運復湟為城正在今日也

娶婦

東漢順帝朝策問旱災周舉對曰陰陽閉隔二氣否塞今內積怨女外有曠夫是以皇嗣不興傷和逆理所致非但陛下即宦豎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令白首無偶又劉瑜傳諫帝嬖女充積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災宦者傳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以誅梁冀功封侯四侯轉橫謠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皆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唐闍多有娶婦生子者又奇然則宿娼之訟所由來矣



奚奴

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智者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按今所稱奚奴者蓋由於此取無才智之稱耳

銅人

英雄記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董卓而銅人毀按始皇營朝宮於渭南上林苑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銷天下兵器聚咸陽為金人十二立於宮門初大人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故始皇鑄金狄象之董卓毀為小錢餘二人魏明帝徙洛陽載至霸城重不可至銅人泣故唐李賀有金銅仙人辭漢歌後漢書曰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而臨洮董卓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似焉按卓毀銅人身得其勇橫之資及其死也燃尸七日鑄於火者滅於火奇哉



射石

新序韓詩俱言楚熊渠子夜見寢石以為伏虎射之沒羽開石史記李廣事同但多知為石再射不入耳豈偶同耶呂覽論衡以為養基見寢石以為兕射之飲羽又李遠以為虎射之沒羽合此諸家觀之豈善射人精力所貫異世一轍哉

縱囚伍人

後漢戴封為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當刑封哀之

皆遣還剋期未無一違者詔美之虞延爲細易
令伏臘遣囚歸應期皆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
到縣死延率掾史殯于門外百姓感悅鍾離意
送囚河内轍移縣爲囚製衣恣所欲過剋期還
至徒所無一違者晉王長文令江原收得盜賊
誘慰之時臘晦皆遣歸幷縣先有繫囚亦遣之
曰教化不厚使民如此長吏過也蜡節且歸歡
慶過節未群吏惶懼爭止之不許尋遇赦所宥
人皆不爲惡曰不敢負王君此四事唐太宗死



囚八百未歸獄非效爲之乎

樓閣舘菴亭園類

未風防露亭名 貴州零陵記桂竹之野多竹未風
防露上合下踈 翠蘙池名 郭璞江賦標以翠蘙
水藻之屬也 倚萎亭 郭璞江賦隨風倚萎蔚
田之禾也田廬可用 蘐香閣 唐詩情人一去
無窮巳欲贈蘐香恨不逢本草蘐香杜蘅也蘭
屬 紺碧紺珠書舘 唐張燕公患多讀少記曰吾
得紺碧大珠一顆握以自照則平生所記了了

不忘余謂燕公以珠喻心之靈徹耳珠可照書
入心乎 噀霧亭 東坡詩香霧霏霏欲噀人柑
橘處可用 寒玉亭 唐詩萬條寒玉一溪煙竹
也 草龍珠帳亭 葡萄帷蓋蔭地若草龍珠張
也 丹璁亭 石榴賦若丹璁之側碧瑶 玉繩
金波樓 謝朓詩金波麗鳷鵲月也玉繩低建章
星也 矞雲樓 雲三色爲矞 綺雲頳霞舘臺 江
淹曰綺雲之樓頳霞之舘 文露舘 甘露降其
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 銀灣樓 李



賀謂天河曰銀灣 輕璁冷絮舘 雪詩之句可
用于雪舘 三全道号 亢倉子導筋骨則形全剪
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流香池 西域貢
茵墀香煮湯餘汁入渠号流香渠漢靈帝故事
九雲麟篆樓閣書舘 杜甫十歲時天命童子於豆隴
上賜甫文石曰九雲誥巳降命汝爲唐室文章
海文石有金字曰詩王本自陳芳國九夜捫之
麟篆執聲振扶桑亭天福後再佩入葱市其歸
也火起石自飛去有聲曰子織文石令汝文而

不貴　天尺樓山元好問送劉節制時擧曰南山
高去天尺時節制雲南也用入山閣住　榮露蕭雲軒亭宋書
符瑞志榮露騰軒蕭雲掩閣緯書曰榮光幕河
休氣四塞乃降甘露是謂榮露尚書大傳蕭索
輪囷是謂卿雲　雯華軒館石文似雲曰雯華三
墳書泪雲赤曇雲素雯　烟鬟雲塢亭韓昌
黎炭谷湫詩擢玉紆烟鬟成澤禪師偈云一塢
白雲　若光東方樓江淹詩屬我嵫景半嘗爾若
光初若光日出若木之光嵫景日入也



貫月挂星樓船水亭及　王子年拾遺記堯時巨查浮
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又名挂星查
玉醴泉亭稽康琴賦玉醴湧其前註玉醴玉漿味
似酒　漏月來風竹庭王庭之竹賦上承霄而防
露下漏月而來風

雜名

人有飛廉紂臣神亦有飛廉霍太山有飛廉岳廟鳥亦有飛
燕香娘子名飛燕馬有肅驦唐成公馬裘亦有鷫鸘司馬相如所服
市酒與文君為歆者鳥亦有鷫鸘似鴈好霜

蟲有蜾蠃法言螟蛉之子噎而逢蜾蠃負之草亦有果蠃栝樓一名
果蠃詩東山果蠃之實
屋名屠蘇廣雅冂菴平屋也酒亦名屠蘇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
取菴以名酒後人遂謂酒名屠蘇冠亦有屠蘇權童子幞無跌凡冠有屋者曰
屠蘇
囿有騶虞賈誼新書騶天子之囿虞司獸者也獸亦有騶虞詩註白虎
黑文射儀騶虞俚首馬亦有騶虞文王馬
屏名罘罳漢儒解曰群臣奏事至屏重復思之是也連闕曲閣亦名
罘罳顏師古曰以覆罳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城隅及闕皆有之



僧名浮屠塔亦浮屠
玉之未理者為璞鼠未屠者亦為璞
月旦為朔車之輈亦名朔二事見西京雜記
裘名吉光西域獻漢武帝馬亦有吉光馬賦或取一獻之駿猛者
旗名葳蕤望見葳蕤舉翠華鎖亦名葳蕤春樓不閉葳蕤鎖草
亦有葳蕤瑞草
山韭名藿似韭根白葉如燈心苗豆葉亦名藿　野菜葉
為菹亦名藿
古名盌曰案何以報之青玉案蓋有足之盤可以手擎棹亦曰案唐詩

玉宗旁邊立起居 今以文書留証者亦曰案也

細腰黑蜂曰蒲蘆埤雅 細腰蒲亦曰蒲蘆埤雅

鳥有鼓母口吐蚊數升 木亦有蚊母實如枇杷熟則蚊出殼空嶺南

出 草亦有蚊母出塞北

杖名扶老藤為之 鳥亦有扶老禿鶖也好啗蛇大者頭八尺與人齊

一名扶老

虫名謝豹在深土中似蝦蟇而圓如毬見人則以前兩脚交覆首如羞態穴地數尺

若聞謝豹鳥鳴不及入穴則慍慍而死 鳥亦名謝豹或曰即子規唐詩高林帶雨楊梅熟曲岸籠雲謝豹啼



虫有蠛蠓出莊子一名蜚鴻 一游氣一名蠛蠓甘泉賦浮蠛蠓而撇天註浮氣也

草有射干藥草也 獸亦有射干猿類善緣木似狐出子虛賦 木亦有射干

鳥有戴勝月令戴勝降于桑 西王母亦名戴勝張平子思玄賦戴勝慭其既歡兮嘗有人戴勝虎齒有尾穴處名西王母也

鳥有乘風爰居海鳥也避風集于魯東門 樂懸亦名乘風乘風謂而弗懸蓋刻此鳥之形以懸樂器 鳥亦名乘風補白馬賦蓋乘風之淑類實荒景之洪儁狀其迅疾

麞臍名麝香 小鳥亦名麝香隴蜀之間有鳥人謂之麝香鶬

取水之蚌曰方諸 寶劍亦名方諸梁簡文謝賜方諸劍文曰才發玉函彫斉溢月始開牙捡麗飾文陳

蓴絲名錦帶 吐綬鳥亦名錦帶荊湘間有錦帶其苗嫩脆可食又曰即蓴絲也杜詩註錦帶吐綬鷄也其肉脆美可臛

綬草名鷊 吐綬鷄亦名鷊

犬名黃耳陸機犬 馬亦名黃耳魏文帝馬

虫名寄生 軍裝亦名寄生 藥亦名寄生桑寄



生無根而長于桑幹冬獨不彫

人名彭越 似蟹而小者亦名彭越

鳥有白頭翁見諸葛恪傳 藥亦名白頭翁唐人詩對耆耳子

大魚名鯤莊子北溟有魚 細魚亦名鯤禮內則註

馬通曰馬勃 藥草亦名馬勃出園中久腐處

大火名大辰春秋有星孛于大辰大火也 龍星亦名大辰龍星明者可以為時候故曰大辰 北極亦為大辰 罰亦名大辰参為白虎下三星曰罰

魚名烏賊吐墨 虫亦名烏螢食禾節

短人侏儒　獸亦名侏獳
鬼名魍魎　虫亦名蛧蜽
歌名繞梁列子韓娥歌音繞梁　樂器亦名繞梁樂書一樂器也似箜篌琴亦名繞梁楚昭王琴
管名都梁樂器可吹　香亦名都梁出交廣形如藿

吉凶之兆未必皆驗

吉凶之兆有似反而驗者高顯梟鳴乃登科鄧艾梟鳴牙旗乃勝敵張率更梟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噩之張率更曰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



畢賀者已在門

自古出師折旗無不敗者乃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劉裕擊盧循折麾竿沈檣於水哥舒安討李希烈牙旗折然皆勝

涼州將張重以兵禦後趙召謝艾問方略艾曰請兵七千必破趙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擊後趙將麻秋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鳴牙中克敵之兆遂破敵封艾福祿伯

宋宣和七年內苑六月牡丹開金色花又忽變黑柳樹開黃花結子黃色味甜又苦瓜生雙蔕酸不可食靖康元年梨樹生荳莢木香架生蒲萄可食又王殿真籠中貯松花每一片中生雪白小松一枝又寶籙宮前華表生松一枝北向者開黃花如斗大三日而萎又童貫橋中板上生雜草剗去復生皆妖也金人至破京師

屋柱無故生芝者白為喪赤為血黑為賊黃為喜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



田蚕耗今人以生芝俱為瑞不知非吉祥也

王遠父子之據蜀也巨人見青山鳳皇黃龍甘露白雀白鹿騶虞嘉禾麒麟并見又木連理而太子元膺以叛死衍立而國亡宋政和隆盛之際芝草動至萬本蘄黃間二十五里皆芝密州生滿四野有一本數十葉衆色具者太守李文仲採及三萬本作一綱進海寧諸山石變瑪瑙太和山崩出水晶萬觔長沙山溪流出金數百觔大者一塊四十九觔草木鳥獸之珍不可計

數歲而狄禍中國豈氣將盡而洩于外耶亦燈之欲滅而乍明耳

### 硬雨

宋臨安大雨雹太學瓦皆碎學官申明朝廷修之不敢言雹但曰硬雨夫宋多言之朝而以硬雨諱雹又大奇語

### 木鹽

女直國鹽生木枝上乃木鹽也此或海水鹹氣因風吹於樹枝而成



### 舟神

梁簡文船神記船神名馮耳五行書曰下舡三拜三呼其名曰孟公孟姥除百忌劉思真云玄冥死為水神冥孟聲相近也或云冥父冥姥因玄冥也

### 耳治眉語

耳治記聞也 耳食不知味也 耳剽漢朱博為廷尉恐為官屬誣乃召正監共撰律議決事多徒事前此耳剽日久 耳學六朝宋沈慶之未嘗學問而爭論極當蕭斌與在坐者咲之曰沈公乃更學問沈曰諸君不如下官耳學 目治記見也 耳鑒藏書但取名公有題者爭售之謂之耳鑒 耳談本朝有王某者著耳談取道聽之言而記之 眉語婦人以眉嫵人 眼語目轉眄使人知 目成楚詞曰忽與余兮目成相視而成事 目指氣使漢書以目氣指使人 目駭漢書怒目畏人 耳囬漢書使人聞而事挽 角睞漢書以眼角睨

### 石婦

求婦而得石婦無復詞續之道

### 嫁男子

列子居鄭圃四十年國君卿士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年饑將嫁於衛盖士適他國而家焉者也



嫁字固奇語曰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然則士之從人者亦嫁焉耳矣

### 錫鎮沙土

汝州井皆以夾錫錢十千鎮之問之土人曰此邦多風若河沙入井飲之者每成癭夾錫所以鎮沙土也因思無錫惠山泉清冽于二浙者以下有錫也

### 不思鄉

淮南子云取灶前土持去令人不思鄉

止風

墨子云丁酉乙酉日燒三歲白雞羽風止一云燒黑犬皮風立止

抽鹹

鍊化術云飲食太鹹以飯箄竹數條炙之薪其中則味淡此法亦奇

至妙見道語

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饑寒為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為平安交友以相見踈為久要此體貼人情世變最妙見道語也解之曰仕孤則不濡足權門且無宗族顯危之累士饑則無淫蕩奢侈且有弗亂所為之益骨肉音静則割斷牽挂且無悲喜亂志交友踈則不怨望且無隙末凶終誠為佳論



崑崙奴之始

武后光宅元年廣州都督路元叡闇懦僚屬恣横浸漁商舶商胡訢于元叡乃縶治商胡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廳事殺元叡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而去按此崑崙袖劍事後来以劍客并名崑崙而唐人有獻一物能入水取怪者亦名崑崙諸小説所載其名并起於此矣

絺袍紈扇

須賈遺張禄絺袍知而故為之者也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舍亭而人未知舊知錢勃見其日中暴露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以為掾史賈贈消恨者也勃贈市恩者也同一心耳



楊越公紅拂記小説非實

楊素功大煬帝忌之寢疾雖賜醫藥密問醫恒恐不死素亦自危不肯将慎以死此大業二年李淵等尚未起而素死久矣臨甕實為楚公謚景武其子楊玄感襲爵後以帝征高麗反而攻東都敗伏誅當是時李淵方為衛尉亦未得權安得有越公紅拂妓奔李靖事小説之無稽太抵可厭

骰子

宋居士擲骰子法呪云伊帝彌帝彌揭羅帝念滿十萬遍彩色隨呼而應

出簇

巴豆與蜣蜋研塗傷處能出箭簇

竈神

淮南子炎帝作火故事以為竈神五行書云五月辰日猪頭祭竈治生萬倍按竈神既祀炎帝則尊神也宜祀日必主人公致敬也然則媚與



媚竈註謂竈雖卑賤當時用事非也但與竈職掌權要冷淡不同耳

孰明

孰明甲戌神呼之入火不燒

犬傷

宋書張收為猘犬所傷食蝦蟇膾而愈又搥碎杏仁敷之即愈

塗訛字

以畫家蒸粉研楮汁以塗抹訛字與紙一色若無楮汁以膠和麪糊亦可粉研極細

研石青

研石青以耳塞栗許彈入即成粉墨多沫子亦用此法

縮地法

縮地法視飛星流星時取其氣呪之足上便能頃刻百里

貴人多宮聲

每見貴人若宰相六卿之長顯要之官多不會



唱曲盖曲須商徵羽合奏方能清麗而成音若單奏宮聲則硡硡甍甍然殊不成曲故昔之賛貴人者曰聲如洪鐘此宮聲也律歷志曰聲者中於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君為宮臣為商故為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于黄鐘黄者中之色君之服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主宮五聲莫大焉貴卿所職者皆君臣之事能統君臣民物故多宮聲或先賤而後貴其徵則不離乎宮或先貴而後賤

其移或變為徵羽其有以為之招徠者乎不但貴也即大冨福澤之人亦多宮聲此余以聲音相人之一法耳

怪徵

光武時彭寵堂上聞蝦蟇聲在鑪火下掘地求之不得卜及望氣者皆言兵從中叛後寵奴子密等三人殺之

榷

榷貨非商榷也榷獨木橋名乃專而不許他往



之意專利之名不雅哉

筆冢

僧智永王右軍之後住吳興永興寺學書積年有禿筆頭十甕求書人如市户限皆穿以鐵裹之後取筆頭瘞號退筆冢先自為誌

長沙僧錢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聖三昧棄筆積埋山下號筆冢則兩筆冢皆僧皆唐人豈效而為之乎

砭

劉邵人物志有砭字註不知解音作貶是以其義益不可曉不知醫書古人以石為鍼不用鐵故砭從石後無佳石以鐵代之今外科醫以磁器搞作鍼尖鍼瘡其砭石之遺乎王僧孺曰古人以石為針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砭針春秋美針不如惡石服子慎註云石砭也

磤

列子毀作磤磤毀音義同也

古字俗語



秝音添去声挑燈杖也 [illegible]音英支物不平者也 氽音因入水上也 氼音昧人在水下也 [illegible]音莫隱身于門忽出聲以驚人 騬音善後唐郭崇韜惡宦官言于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騬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宜盡去之閹人皆恨之按書割曰翁非是 咮瀕音屋貪養鷹鷂使其類相語也 蛇以肩負物曰佗 矬身短曰佗 搪音唐人面紫色 腌臢淹匝不淨 [illegible]奠音列挈好作怪 師音伐舂米至細 頊音確腊盍也

藁砧

古詩藁砧今何在夫也山上復有山出也何時大刀頭還也破鏡飛上天月缺時也人不知藁砧何以為夫

按字書藁麩也麥麩子又禾稈也古之擣衣必

兩人立楯若杵地狀其五色不等必用徙拭淨其砧故曰藁砧此詩四句皆謎語不必求其定名

雁臣鴈戶

魏斛律金除為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雁臣又元魏高祖自代遷洛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北部謂之雁臣唐書編民有雁户謂流民也

# 㫕雅談乘卷之九

江陵張懋修著

## 字畫

### 字學

翰墨雖技然不專工則無以詣極不博涉則無以取裁不精熟則無以應變前古名士豈藝不若習名由浪得者乎如後漢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家之衣帛必書而練之魏鍾繇求蔡邕筆法於韋誕誕不許搥胷嘔血死曹操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後誕死繇竊墓得之乃習之寢晝夜卧則以手畫被被穿晉王羲之觀鵞得頸上轉運而悟草書乃自往山陰道士觀鵞唐張長史旭觀孤蓬自振驚沙乍飛得其奇怪後見公孫大娘舞劍器得其迴翔低昂之狀李陽氷見絳州碧落碑寢其下數日不忍去歐陽詢見索靖碑駐馬觀之已去復還布氈宿三日方去僧智永姓王習書筆頭壞皆收之及死筆頭數石同瘞僧懷素姓錢習草書寺壁里墻衣裳器皿

麾不書之貧無帋種蕉萬株以葉代帋漆一方盤一方板書之皆穿夫以古人苦力如此始能成名豈有作輟為功膚求完見欲以成字乎凡臨古帖必須一臨百緜不肖不休庶幾工夫到而運用熟思慮審而神理通矣摹者以帋摹帖近而模之臨者以帋對帖遠而象之摹眼力省而得手難臨眼力費而得手易摹得其形貌臨得其神情也

三調



作字有三調心調手調筆調也規矩繩墨轉運變化中有成畫意先筆後心調也正奇應手剛柔合筋滑𥲤圓融開闔斷續手調也濃淡適宜纖巨應手毫含餘墨人馬相得筆調也

衛夫人筆陣圖

先學書大字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從其消息而用之

崔瑗草書勢

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峙志在飛移應時諭指用於卒迫

八分書

唐張懷瓘六體書論言隸書者秦人程邈造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至歐陽詢集古録誤以八分為隸書自是凡漢石刻皆目為漢隸又秦上谷人王次仲作楷法即八分也蔡文姬曰割程邈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分是其義也



唐太宗論逸少書

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若斜而反直

張長史書

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畧有點畫而意態自足号稱神品世稱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疾走也未有不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徐鉉篆書

江南徐鉉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山扁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山扁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山扁一作⿰山爾音古火切

沈括論楷書

予從子遼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凡字有兩合為一者三四合為一者須一一可折若筆畫多寡相近者須大



小均停聊舉數義如殺字乃四字合一當使乂木几又大小皆均如未字乃二字合一當使二與小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長短相遠即不可牽強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从口从金唫則取上齊釦則取下齊如从上小又及从口从胃三字合者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知

懷素顏真卿論草書

懷素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問其筆法彤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長史亦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乍飛余師之而得奇怪懷素不復應連叫曰得之矣經數歲辭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為贈吾有一寶欲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三帖懷素疑是見與及臨岐彤乃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以懷素同師鄔兵曹問曰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鄔兵曹亦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



為草書豎牽之極真卿微笑居數月懷素辭去真卿曰鄔師豎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大叫曰賊賊久之真卿問懷素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變態不常遇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

驚雷收電之勢

余方草書有震雷聲砰砰然電光爍窓閃閃不定余不覺筆端自戰橫斜浮游不能自持乃疑

神猛力一收遂能成字即有驚雷收電之勢
常書不同自此書法頓進

齊丘論書

化書曰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然後知書之道按此語真得書之神化者也

字有千歳之韻

字小藝也能草者或不能楷能真者或不能隸能今者或不能古備古今矣而胸中無千卷之資日用乏忠恕之道以涵養之則筆下自無千



歳之韻雖銀鉤蠆尾八法具備特墨客之一長求其所謂落玉垂金流奕清舉者不可得按羅泌之言如此果然千卷之資方得入韻不然今之書傭楷體豈不極精而千歳之韻難矣漢晉之羲董豈特以字名哉非特字也顛陸張吳以畫名亦以有千歳之韻耳

學書諱丙日

論衡曰學書諱丙日倉頡以丙日死又古五行書倉頡丙寅死辛未葬蓋五日始葬或疑其時

未有甲乙然世皆言大撓作甲子而伏羲已[illegible]甲曆出於上古

點畫

以筋骨立形以神情關色出沒雖有倚伏開闔藉乎陰陽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衂挫於毫芒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之眇一目

正側鋒

正側筆鋒之說沈存中嘗於篆體發之然各體



惟隸純用側鋒真行草宜正鋒多必竟清致不然側鋒多苟非用法精純難免於棠蜩墨猪之誚矣

樹葉學書

笤之工書有盡數畝蕉葉者有盡數屋柿葉者蓋以代箋也余亦命童子雜採諸葉試之惟梧桐芙蓉中選草本惟蘘荷葉中選因命之曰梧桐箋芙蓉箋蘘荷箋其名則雅其書則棄而無當也蘘荷香者涼姜對之可醒悶

亘字兩用（隗囂多設支闕帝知終不為用亘欲討之亘遂也）

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亘（亘遂也）平諸國郭璞敘山海經夫翳薈之翔亘以論垂天之陵（亘不可也）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三國志呂布目先主曰大耳兒最亘信者（不可信也）羅泌同名氏辨見亘訓者言不可解也

無恙無它

東方朔解無恙以為恙食人心虫也故人彼此相問必曰無恙而古人彼此相問亦有曰無它者豈以為無它事故乎非也它亦虫也象其宛曲而垂尾上古草居故相問必曰無它俗字加虫於它則蛇也（音食遮切）



喪弔

哭亡為罣貫弓為弔古之葬者裹以白茅故弔者貫弓矢以防鳥獸之害

瑀古和字

蔡邕琴操明光者楚大夫也昭王得瑀氏璧於昊遣明光獻之趙王

聓挄

聓說文云即壻字東齊又稱壻為倩挄兄也

平憣

漢武帝用法嚴太子寬厚多平憣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多毀之平反平憣皆漢書字其義則一耳

子華子字意

子華子曰古之字者茲心而慈如心而恕非其心而悲又曰軸之軸車由是以運也紬之紬絲由是以系也姓伷之伷人猶是以有分也觀此則荆公與蘊文忠公談字義曰波者水之皮也蘊曰不聞滑為水之骨其論皆有由祖矣



鄭重

使信之頻煩也鄭字無義解今人以尊重人物皆曰鄭重恐相沿之誤

女可稱丁

男稱丁女稱口分陰陽字義也而嚴安曰使尉

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禄鑿渠運粮丁男被甲丁女轉輸晉武帝時司徒石苞奏丁男稞田五十畝丁女稞田二十五畝晉蜀李雄賦男丁歲稞三斛女丁一斛五㪷疾病半之是女亦可稱丁也漢武征伐四夷財用不足令民產男三歲以下出口錢民苦多不舉男至元帝始令民七歲以下出口錢是男子亦可稱口也　本朝文移字允男必稱丁女必稱口

昒爽



昒即昧字从日在勿旁有氣蔽之尚未明也

野穀旅生

建武二年初王莽末天下蝗旱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穀旅生麻菽尤甚漢獻建安元年天下亂群臣之食自出採稆音呂與穭同皆自生物也宋慶曆六年十二月渠州言野穀穭生民飢之候也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字書作穭音呂古字通用按旅如客暫至非常有者其㑹字亦奇矣但野穀旅生人主之瑞而又為民飢之候抑又何也今俗稱樹果不因種而生者曰柳主或旅穭稆之訛也且柳因人種耳

努力

努力本當從奴力而光武紀至滹沱河氷合過未畢數車而陷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為長安守去此十里又軍中不見光武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又齊高祖勅桓崇祖修理芍波屯田曰卿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此或努努通用抑刊本有差又㦽力或用



勠力從力從戈比之奴從力從弓皆義可相貫

夷萊單

越絕書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單單堵也

覼縷

淳化帖虞世南草書有此二字左太冲吳都賦曰嗟難得而覼縷覼音和切言難知其次第也

⿰目戶戺

⿰目戶音育布列也昭明戺音七砌也

三巛

三天也本乎三畫之乾巛地也本乎六畫之坤

三古文乾巛古文坤

攬領

王逸少曾祖即丘子覽祖侍御史正故寫蘭亭帖覽加才它書正作政以示諱也後人謂閒晉義無取余於父諱每東答亦作政乃暗合之昔范曄父名泰作郭泰傳寫太字馬遷父名談曰同子叅乘袁絲變色然逸少崇山峻領發汶領



峨眉不用山字則從省也張耳傳南有五領之戍真誥中亦云領註曰山領凡山有長脊有路可越如馬之項領若以此辯領亦原不必加山也

寗馨

生此寗音寗馨兒作爾亦音甯即今寫你字之稱省馨語冷如鬼手馨卽上二馨之義俗語声也蓋晉時吳人之土音耳記者不得其字但記其音也寗爾一甯也

行李

左傳一介行李唐人著書有以李字為使字者蓋古字使作山八子為李使字也行使也今人誤寫為李按古理通作李如皐陶之為李官是也行李即行理言行且之有條理者則寫李字何嘗不通政不必強變字形巧為辯耳

楊雄

華陽國志傳揚子雲姓從才不從木常璩以蜀人談蜀故必有所據必揚家子孫世傳之字班固之書原從才觀者忽之耳後漢書於楊震傳註內有楊雄從才之說



校讎

讎取反復往來之義校書者必翻閱往來也今有怨于人者成隙則謂之讎明反復無不報者也大雅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校讎報讎字義一也

古字俗語

字滋也由音而有字由義而滋多凡天地間有一聲則有一字有一字則兼数義有一義則兼數形學者習於常用陋於求古反以里婦奚奴

諸聲視為俗字焉知皆古出也且四夷之左文
禽鳥之喙畫又安知非傳之上古推此以想結
繩之俗萬古一而已畧記俗語

截音祭大齾也　酢作大酸　齗齒根肉太玄琢齒依齗又丨丨不可光祿勳分辨也
泔泔米水　箅甑底箸箄　篦漉米箕筲照漉皆是　箕　閜大䃘柸奄　頔兩頰骨不
平丨臉　髃肩窩　尻股上骨也　旁　夠廣雅曰多也垢與不垢音　賗支財貨契今倉
庫收　縍襖　煬向火淮南貧人丨竈蔽明丨　笨晉書人丨伯号肥人丨　[illegible]
嫐皆攬絕交書丨之不罝　崽江右呼子　[illegible]丨開肩衣　齼畏齒丨怯　咲嘆声　遂
短人　距　[illegible]北夷之獸以牛配駏生騾曰丨丨騾　[illegible]脂油膩髮　敦漢有足酒敦今提酒



[illegible]益州以鹿埋地候爛者食今俗有[illegible]肉　焙釜水炕盐　濂　寛空也物乾　[illegible]
[illegible]封禪書委頓今人不精神　饋半熟飯分散者　榻施板登床可知古懸榻制　芼聊蘋
半熟　[illegible]與雞周声　襤褸南呂鳥名禿尾象衣短破者也　故　戽户斗田水間喻　槽
於杏切吳人呼牛犢　子細北史源思礼為政舉大綱何必子細　鋑金城丨馬融賦王褱
以金銀餙鉄也　影帖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黃影之令訓蒙影本古美　醫濁周禮
壹涿氏掌除水虫今稱人塗虫即此字　頓晉人語續食為丨供作丨置丨今曰一丨飯丨
袜女人林胃曰宝林腰左傳相服日日近身　絲　盧黑古有盧澤六有丨水今禾穗片詔
片黑色丨農為地　呼邪　軤老子曰丨軛丨車者前丨丨　筧竹承溜筒　[illegible]發米春細
顖說苑小兒三年丨手兩手合而能言頭門骨丨手捧掬　綳褓兒繈　刮闔汤分　蹬



丌丨　踖折折碎米豆　骭腿骨　丨　衕純也　榫損木卯丨　[illegible]沃火　[illegible]昃音索
以目使人　漌去滓　醘音窒口酒而盡　熅蚶以火溫肉　呃咳不平声　飹食飽出声
哏恨声　怒　熕火煨　積自積禾堆　胵痴鳥胃　呸嗤声　囨同上　譪胡說浪丨
[illegible]一宿酒　酘水投酒　奓渣大也　掐甲入　爹逹北人呼父　[illegible]豕灰
擿地　霉天濕　鎖丨鎖　醭物生白衣　餺餅丨也餛　饝饅頭丨　[illegible]揣踏　跐　鍼
鋌鈴声丨　噇床也　哭　眼亮乾　夯力降　䄔係馬庄　灢船搖　糅米粉　喰氣逆
卝跨步　一　醐醋白丨　生　腊腊臭物丨　[illegible]魚肉變色　漊以盐覽物　閭足立　噌
呵欠　不木無頭敦子也　篾寬斷物件　瞧視也　[illegible]猪丨水　[illegible]篩鑼鼓

## 字異



冊孔也裂丨物非書冊　鍾酒器　鐘鼓　祝神　祝姓　契音刻吕覽丨舟求劍
得失　淂水名　麈鹿獸似　麈搖尾使驅麈獸　麈圭屬　鹿　青灾　眚
病目　商議　啇音的根蒂　壬人　壬音挺善正　奕大也棋也　弈美也　明白
眀視　瞑日暗　瞑閉目　聽聞　听然丨而咲　臭惡　狊犬視貌音决　亥
眭　叏音黑無左臂　襯衣　攈空棺　櫬親身棺　曶日昧　曶急視　澌水名
凘流水　巵酒　卮爵也　初始　刱古文匣　呷軋唐詩櫓声　柙椏同上
羿姓名　羿風寒箭急　㴴漢書水門　移埤倉水室　忍容　忍音異怒也　曦日光
朦月光　曦日動　蟻馬丨　蟻虫蜎　佳音追鳥短尾　隹加　頪兀音類二音
弟兄　弟丨困窮　睽日遠一月　睽卦名乖異　瞶聾瞶　汎泛　汎音泛水游

出筆華唯草浼水流平浼未也祖父祖音序好也享另令另
凌遲音寡興興音於高也袤尺袲音楷寬也龜龜音區行也奭君氏奭
音且邪視狗狗天寒足拘閨房閨直下注也几几音殊短羽鳥閨閨
音處開也直猪猪月行也罣罣音注小居徂往狙猴昨昨目也
監不固監勞也毋禁止毋親毋中連為貫筮竹名筮頃脞栽穜我
音在墻長箏板欣喜欣音介氣急齗齘切齒而怒眉眉音喘用息手手
音乞莾草毒毐｜繆抌音咬｜手水也枕｜頭況寒水况知轉轉轉車
下索四四古文周措宋良日｜犬仉音掌母姓孟簡蕳蘭也活活
舌水友友反走狂也犬奈奈音葉薄也口扁牌扁不圓蚤跳蚤



古文爪毫毫地名均平均音勻土跡瑕閑瑕緩視謝水名謝｜凋
藉賴藉祭名

頭書足畫

唐張長史旭嗜酒每大醉呼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自以為神醒視之不復得也世呼為張顛

三輔皇圖曰京兆馮翊有石柱魯斑立之有忖留神與斑語斑令見身神曰我貌醜卿善画物形我不可出斑拱手曰出頭見我神首出斑潜以足画之忖留覺便反沒水故此水神像惟腰以上見也百家書曰公輸見水蠡曰開汝頭見汝形蠡乃出頭般以足画之蠡遂引閉終不可開般因效之為門戶鋪首警閉閉也三齊畧曰始皇作橋海中海神豎柱始皇欲見神神曰我形醜勿令画工圖我乃許始皇許之乃入海四十里相見左右莫動有工潜以脚画之神怒曰帝負約令画工以脚画我速去始皇轉馬而還前脚猶立後脚随崩僅而登岸画者溺死衆山之石皆為傾注又定州張平子以足潜画橋神其事亦同



石畫水畫

石崖山西其石文若戰馬故名畫石大金國志金末河水凍成龜文又有花卉禽鳥之狀巧過繪縷

唐李叔詹嘗識一范陽山人有異術其去也留別李叔乃堀地為池方丈深尺泥以麻灰令水不耗乃取丹青叩齒良久縱筆作画但見水色

渾渾耳經二日搨以裨絹四幅乃皆古松怪石人物屋宇悉備也李鶩問之乃曰但能禁彩色不沉散也紹興七年建康府旅人盆水成画佳卉茂木易其水變幻愈奇自冬盡春乃止

## 古畫畫顯夜顯

湘山野録載江南徐知諤為閏州節度使温之子也嘗得畫牛一軸晝則欄外齕草夜則卧於欄中後主煜奇之以獻宋太宗問群臣無知者惟僧録贊寧曰倭中海水退倭拾方諸蚌腊中



餘滴淚數滴和色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撃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則晝顯夜晦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按司馬彪觧尾閭二字曰尾閭一名沃焦在扶桑之東尾者水之末也閭者水之聚也扶桑有石方圓各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盡故名沃燋山觀此說則此山之石含備陰陽沃者水也燋者火也其水色晝顯夜晦不亦宜乎但遠出扶桑非倭人不能到也

## 畫入神

晉顧愷之畫維摩大士像閉户往来百餘日開户光照室其寺中鳴刹之施顧無一錢而觀者遂為愷之滿百萬又畫憐女以棘刺其心則女為呻吟唐吳道元畫驢於寺夜有踏籍破迸聲張僧繇畫四龍其一已點睛者乘雲雷破壁去道元畫龍則鱗甲飛動煙霧潛生將軍裴旻請画鬼神于天宫寺資母冥福則令旻觧縗軍裝



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偉觀者數千人無不駭慄而道元觧衣磅礴因用其氣以壯画思雄風鳴于筆下萬人喧呼凡此等画皆鍊神氣為之猶道家已煉神成仙者非画也謂之從画教入門之仙可也

## 畫家衣冠

近代画家其入品者畫人物多倣古製雜取唐宋衣冠為之其一尊昭代之制者即鄙為俗工故画家之神理盡矣唐景龍二年太子釋奠乎

國學有司上儀註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左庶子劉子玄諫以為不可宜乘輿合古禮議者有云梁武帝南郊圖從臣多有衣冠乘馬者臣按此圖是後人所為非梁武帝時撰如近日張僧繇画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画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于水鄉非京華所宥帷帽創于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事乎覩子玄此議則知當時畫家以今制準前代已為不典今之



畫家以古制襲今代尤為非制故畫家之神理晝矣後世欲知昭代人物衣冠之制必于内府所畫圖本及人物宮殿之制九流寫照傳神行樂紀年圖内方可得昭代人物衣冠輿服之制夫禮失求之野為愈今畫失宜求之俗工可矣有能尊昭代之制而作佳畫者真宗匠也

毛延壽

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嘗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後宮人悉賂畫工多者十萬少亦五萬獨王嬙不賂遂不得見後匈奴求漢美女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見貌乃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欲不行而重失信于外國乃窮治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資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畫人物醜好為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并工為牛馬飛鳥衆勢其畫人醜好不逮延壽下杜陽望尤善布色同日棄市畫工於是稀矣按明妃之事不獨毛延壽一人為之覩劉子駿之記曰同日棄市則非一人明



矣亦非延壽為魁明矣後人以其善畫貌醜好遂歸罪于毛一人若謂巨萬之資盡其所出真可謂之不幸哉余又謂人主深宮多養成奇僻之性如元帝後宮既多只宜輪召親選得其神情乃假手畫工偏怩枯質此一奇也晉武後宮既多又隨羊車所止而幸不擇當意孰如以次遍召乃聽命于羊此又一奇也漢書南匈奴傳曰王昭君字嬙南郡人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呼韓來朝帝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以入

宮數歲不御積怨請掖庭令求行呼韓臨辭大
會帝召五女示之而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
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欲留之難于失
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死成帝時勅令從
胡俗為其子閼氏焉以漢書傳評之則昭君一
怨望奇行人也畫工之殺無乃子駿之好奇掖
庭之譜是或怨女之真態乎

# 墨卿談乘卷之十

江陵惟時張樹修著

## 器物

### 異寶物

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赤兕甲皮所為也入
水不濡上服以坐朝
戚姬以百鍊鏡為軀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
侍兒鳴玉燿光各四枚
宣帝被收繫辭上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繫身



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此鏡照妖佩之天
神未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即位後每持此鏡感
咽筒之琥珀緘之美錦
趙飛燕有綠熊席長二尺餘卧則毛能匿人坐
則沒席薰以諸香一坐百日不歇香氣　綠熊
皮初卓王孫有百双武帝詔使獻二十枚
昆明池刻玉為魚每至風雨鳴吼動鬐鬣祈雨輙
驗
高祖入秦宮見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

昔明人來照鏡其影倒見以手捫心洞見五臟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殺之項羽將此物以東不知所在

高帝入秦宮見有昭華之琯玉琯也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轔相次吹已不復見

唐開元時西川節度使進虢國夫人夜明枕光照一室

天寶初內庫有青酒杯紋如亂絲其薄如帋以



酒注之溫溫有氣漸次如沸名自煖杯

天寶時龜茲有進一枕色如瑪瑙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入夢中帝名為游仙枕（唐詩有且留琥珀枕時有夢來時當是此事而誤用琥珀）

天寶時交趾進犀一株以金盤置于殿中煖氣襲人曰辟寒犀

開元時太白山居士郭休有運氣絕粒之術以繩繫一鈇片子烏鵲聞之即集庭下名哄鈇

唐段成式嘗開池得片鈇以周尺量之秘以為寶乃知此鈇十二時每見金書其時二字以彰時也

漢宣帝時西夷但陁國貢八角玉升夏以水澆之則無暑冬以火迫之則無寒

珠聲玉價

宋弘云淮水出班珠珠之有聲者也若不詳味其文豈不謂珠能錚錚

通天犀明月珠

異物志犀角中有白理光耀自本達末曰通天



犀授神契滋液則雞駭犀謂置犀米篋內雞駭而不敢啄也又通天犀能分水去三尺能不霑霧露而燃之以照水底怪形唐宋有以通天犀賜大臣裴度寇準者　本朝絕無此犀戰國照乘珠隋侯蛇珠漢賜公主有不夜珠唐闕元罽賓王貢上清珠光照一室有仙人玉女雲鶴搖動其中有水旱兵革之災虔視無不應驗太祥符七年三月漳洲龍溪得珠圍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顆如七耀次有小珠比星辰守臣王覺

表進有感必通無脛而至熒煌外散于月華皎潔中含于星彩又嘉祐中揚州天長縣界有蚌出湖中始開如金線張殼如半席光少頃林木皆映十餘里初日瑩徹古稱明珠此乃芒燄似日經十餘年行旅維舟駐觀結亭曰望珠矣又士人宋述家有珠大如雞卵紺色如水一點凝翠回轉名曰滴翠也　本朝未聞有此等珠

黃帝刀幣

相高對黃帝曰上有丹研者下有黃銀上有磁



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赤銅青金上有代赭下鑒鉄上有葱下有銀沙此山之見榮者也乃焚山林破曾藪焚萊沛以制金刀立五幣九棘以輕重之

神鏡

集異記汾陰侯生以一鏡授王度徑八寸麒麟鼻龍龜鳳虎布四方外八卦內十二辰二十四隸字李日則文彩透見鏡面却除百邪云吾聞黃帝鑄十五鏡第一徑尺五寸法滿月也此為

第八度按西京雜記漢宣入獄時其母所繫[illegible]之鏡用以免厄者殆此鏡也

尺八

呂才傳正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等質難不決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即召才直弘文館恭論樂律摭言尺八樂器也逸史云取尺八來乃玉也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

不借繩菲



漢名小履曰不借以麻為之其賤易得人各自有不須借也右顏師古觧也今人觧不借為草履因引陸放翁詩游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淨水餅而不知為漢名為顏師古訓也楊雄方言曰草作者謂之履麻作者謂之不借古今註不借草履也漢文帝履不借視朝儀禮註繩菲今之不借也疏云屨謂之履夏謂之菲漢謂之不借

不律弗曲

爾雅不律謂之筆蜀人呼筆為不律說文秦謂

之筆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由漢賦
安世簪筆太玄云柑黄聿總之不律弗曲皆筆
聿字反切之雙音耳

童容

詩漸車帷裳箋曰童容也其上有盖四旁垂而
下之謂襜一曰裧故王勃曰襜帷暫駐

隱囊

楊用修王元美皆不識隱囊之製或引梁代哀
冠風流之具或引唐詩隱囊之句皆以意度不



知何物欲竢再考不知此無別物漢唐人呼車
鞦之借名耳顏師古曰鞦常囊在車中人所凭
伏也今謂之隱於靳反囊用修所引王右丞詩隱
囊紗帽坐彈棊者盖唐人取車中鞦坐地而彈
棊亦箕踞自得之意耳用修引顏氏家訓曰梁
全盛日貴游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
方褥凴班絲隱囊夫曰坐是坐褥曰凴是手所
凴其為車中之物已大露元美亦引顏氏家訓
曰梁全盛日貴游子弟無不薰衣剃面傅粉施

朱駕長簷車同上又曰觀此可以意度不知将
度其為何物也

承塵

施於牀上以承塵土盖漢西京之俗名也即今
之頂板賈誼在長沙鵩鳥集其承塵上

方中豊碑

漢之葬中曰方中也豊碑大木為之用鹿盧之
機轉繩以下棺之器也九四角樹之按此物殊
笨故今人不之用



案

周禮玉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
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註鄭司農曰案玉
案也夫人天子夫人元謂王飾案也夫人王后
也玉案十二以為列王后勞諸侯皆九列聘大
夫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棗㮚實
於器乃加於案也文選註引楚漢春秋淮陰侯
曰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戰國策燕太子丹與荆
軻案而食事物考曰案盖俎之遺也急就章椭

杅槃案栝閜盌註曰槽小桶也以盛鹽豉杅盛
飯器也無足曰盤有足曰案皆所以陳舉食也
栝飯器也名匱（感名）閜（呼雅反）大杯也盌或作椀似
盂而深長覩此數觧則孟光梁鴻舉案齊眉正
是此器可以陳舉者也今呉中書几置之棹上
者有四足似其遺製楊用修以案為古盌字引
古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若孟光力能舉案則梁
鴻便當踊躍而食盖誤以案為今俗呼棹子之
案也青玉案或以青玉餙此有足之案耳覩周



禮王人註可見若以案為古盌字則急就章盌
與案并列又當作何觧此字王元美得其似而
未明必証之急就方得古製

蠡

東方朔傳以蠡測海註蠡瓠瓢也盖瓠瓢剖蚌
為二可以勺水如瓠瓢也其字從彖從蚰

簮

簮一名笄周冕天子玉笄詩副笄六珈易不疑
朋盍簮此皆施之於首者也又盛匕箸之籠亦

名簮方言箸筩竹器也故其上从竹

寒具

漢寒具者似莒而方口實之籩以著冬食故謂
之寒具

孟勞

穀梁傳孟勞魯之寶刀

取燈

今之取燈五代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
燭為業元時杭人削松片塗硫黄以燃謂之發



燭又曰焠兒宋陶穀為翰林學士夜苦無急燈
批杉付硫黄傳用名引光奴後遂盛傳至今矣
發燭焠兒引光奴聊足小詞曲之用

藜青

今北人以竹筒灶松栢脂於内夜燃以照名曰
藜青其天禄藜火之遺名乎

挑笙澁勒

子厚挑笙葵扇安可當宋衛之間謂簟為笙東
坡澁勒暗蠻村嶺南竹名盖竹之有芒者一名

尚勞挑笙似樂器澁勒似宮貝不可不記

## 金步摇

金步摇當如今婦女首飾之金珠結子綴垂者也唐張仲素宮中樂云翠匣開寒鏡珠釵挂步摇若以為腰下所懸佩之物則非金釵可挂矣晉慕容𢈴始好簪步摇為飾遂以步摇為姓後訛為慕容晉書傳曰角端弓也掩月步摇首飾器也翻風唐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婦人則簪步摇釵袖窄袖由此觀之步摇男女可服也



## 水麝香

高力士於馬嵬驛改葬楊妃衣肉皆爛惟水麝香囊不壞持奉玄宗天寶初養水麝於囿蓋麝臍中惟有水一滴於斗水中浸衣衣至服弊而香猶不歇也

## 蜜燭

黃蠟燭也蓋取蜜之查為黃蠟漢閩越王上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白鷴黑鷴各一双帝大悅厚報之石蜜今交廣之糖霜或是沙糖也

唐書蕃胡國出石蜜上得其法令揚州煎蔗汁進焉色味逾於西域其今閩粵之水糖乎

## 凝龍

洛下有洞人墮其中行數里見宮又有大羊其髯有珠人可取食之其人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舘也名曰凝龍

## 金策

金策錫杖也孫綽天台山賦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唐劉禹錫詩曰落日獨摇金策去



## 方空吹綸

漢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氷紈方空縠吹綸絮註紈素潔白如氷綃也方空紗薄如空或曰孔空也即今之方目紗綸似絮而細可吹噓而成亦紗也前漢書有主此三服之官故令詔罷之按此三名殊奇今人但知氷紈而不知方空吹綸之目咸觧以為樂器又以為煖箑之類去之遠矣按漢服出之於齊此三服想最華者令之服飾大抵在吳而絲幣非取之齊則古今地

産之變又可知

軍持

釋氏以浄水瓶謂之軍持不知其意所出然李陵令軍持一半氷半大片也釋氏軍持或亦取一片氷浄潔之謂然軍持西域本名捃稚其夷音不可深解耳

剛火

華陽國志毋斂縣有剛火不知何物俟詢之

玉導



有不知玉導為何物但云頭上器者按桓玄奔蜀益州督護馮遷抽刀將前殺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敢殺天子晉禮志帝將冠御府令奉冕幘簪導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由此觀之導亦簪之屬蓋加於冕之外若今朝冠之長簪耳但有簪乃另有導然亦非常人可用者觀桓玄拔玉導曰是何人敢殺天子明已有玉導是冠冕之貴人也唐制公服其弁通用烏漆紗為之象牙為簪導五品以上鹿胎為弁犀為簪導益可以知其為朝冠長簪也

樗蒲五木

慕容垂之世子寶與容樗蒲寶危坐振容曰樗蒲有神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賜後因符堅肥水之敗勸垂反堅以雪覆燕之恥乃曰願不以堅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遠五木之祥按五木之祥言三擲盡盧也古之樗蒲擲盧今之骰子也古以五木為子有梟盧



雉犢塞為勝負梟最上塞最下今用六骨豈改於舊耶

苮席

苮音仙草名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帷房碧綃蚊幬三齊苮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按有人引此事謂本史不載且苮席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苮字余謂既稱儉德則草席耳此草似莞莞上古以為席則是萑葦之屬又草之粗者非流黃蕤露之比也字書固有之此

偃朱翻到耳又今湖澤之茭草漢人名曰蔣有蔣席則今茭草之席也韓子云禹將席頗緣觴酌有采當時之不內者三十國按蔣乃草席而施之緣則太文矣故國有去之者

角巾岐帢側帽

郭林宗遇雨巾折一角後人遂效之為折角巾魏武時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以色別貴賤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而岐人因為岐帢北史周獨孤信馳馬帽微側人遂為側帽



渴烏

漢靈帝作翻車渴烏施於玉門外西橋用洒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勞註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按酒家用以截清酒者尚有此器若大之便是渴烏耳

水車行舟

余於田間水道見水車之制心計以此法造為行舟之楫可以速捷因憶古法有造四輪車擊水若飛者宋虞允文與金亮江上之戰伏舟匕

實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虜但見舟行不見人以為紙舡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以紙為之實以硫黃石灰自空下入於水水中硫礮發飛出雷聲煙眯人馬皆迷一非獨礟也遂壓虜舟大敗之由此觀之古人已為之矣允文固書生也

輀櫬

廣名云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蓋本於𡮢辟輀櫬之說蓋以車載空棺以請死也然則寄死他鄉謂之旅櫬非歟



藜床

藜牀非杖也弇州卮言如此然魏管幼安寧家貧好學坐藜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唐權德輿詩閑卧藜床對落暉儲嗣宗詩藜床起病軀韓翃詩相看醉倒卧藜床諸詩明是卧榻之床矣若藜杖豈可卧乎不然則是醉甚杖不能扶跌倒與杖俱卧耳一笑

今常朝官之不着履以為出於五代之製胡元衣靴襲非也按唐製服冠衣朱者紫衣用赤舄烏衣用烏舄唯褶服用靴靴胡履也取便戎事施於戎服知靴之制自唐已然矣而唐復承魏周之制為之者也

水排

後漢杜詩善於計畧造作水排以鑄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排音蒲拜反言為排吹炭擊水以鼓之也其機巧今無傳者何也



九州六合

晉有九州被乃錦紋織成九州者後唐莊宗命蜀匠織成十幅無縫錦被名曰六合被二事正相對

翡翠屑金

翡翠屑金非毛翠也于闐國出一品石色深碧光潤謂之翡翠石一段或廣丈餘然一尺無纖毫瑕玷者絕少故于闐貴此石屢試之正可屑金潤而無聲今人以為翠羽或孔翠尾者皆非也又謂之玉壘又謂之碧玉以真金于其上磨之屑紛紛而下

猛火油

五代梁朝吳王與契丹通好曾遣契丹以猛火油曰以此攻城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逾熾契丹主大喜欲以攻州按猛火油者閩蜀廣多有其油經雨益熾然恃此攻城亦為無用或小試于舟帆中可耳秦漢人墓發火熾疑此也

銅鋌記異



北朝魏侍中崔浩善天文常置銅鋌于酢器內夜有所見即以銅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按酢器蓋酢酸浸銅作烏綠色故可黑夜摹書余謂不如鉛條於表紙上作經摺書之更簡便蓋漢人鉛槧之遺意也且路中馬上不便水墨昏中床上不便目光皆可記事作詩

衣名

緼纊敝衣 襏襫蓑衣 晁鬲雨衣

談乘卷之十一

江陵[illegible]修著

[stamp]

草木

草木有想

人咸謂植物無知余以為草木有想如蔦之生附物必假藤經扶芳（俗名巴山虎）粘墻特生爪距葵能向日鏡每羞天（花有唐婆鏡一名羞天花其花背日開與葵相反）或望雨而油如動色至經霜而悲類憔顏銀杏晦交烏藤夜合木有雌雄草成牝牡性味有寒溫之異栽培有喜忌之殊懷居則茶移山而枯（茶樹移之不生故聘禮用之云一定而不可移）變俗則橘逾淮而枳動蓋者泣下傷枝者液流表瑞則自珍希有奇觀則秀出稱英蓂能占月著可結雲蘘荷帖席而言（蘘荷就蔭而生其如薤者苗也取食之能解中毒者采其葉帖席下能夜言仇人之名）百靈護門而叱（百靈草出常山郡取置户下人有過者則必叱之遂名之曰護門草也）南海睡蓮（出海南夜則花沉入水如睡也）雅州舞草（益州志虞美人草出雅州唱虞美人歌則按拍而舞又沈存中言試之以歌則不舞然鼓虞美人操則亦舞盖樂律之聲適相應耳異哉）麥兩岐而地德（漢漁陽太守張堪教民植稲以致殷富民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公為政樂不可支）禾九穗以表仁（東觀漢記光武以建平元年生于濟陽宮光照室禾生九穗）筍生孝子斑濟貞妃食葉則公孫天子生枝則戚室新朝（王莽事）合歡蠲忿扶老宜男內向之枝連理之木凡茲品卉種類寔繁誰曰無知皆成有想



月中桂子

宋之問靈隱寺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白樂天詩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天風繞月起吹子下人間本草圖經云江東岐路多拾得桂子破之辛香相傳是月中下也杭州靈隱寺僧種得一株漢武帝洞冥記云有遠飛鷄朝往夕來嘗含桂子落于南土北方無之者以不當月路也月路之說殊怪唐垂拱四年三月天台雨桂子旬餘司馬孟詵冬官侍郎狄仁傑以聞夫謂之旬餘則晝夜皆落謂之以聞則實有是事天台靈隱地又相近宋之問唐武后時人宜咏其本朝故事是未可知也

伊蒲

唐苑咸詩三點成伊猶有想一觀如幻自忘詮西域以六字極尊稱也如中國之稱至尊蜀有蘭花小如金粟經月猶香冠於群卉西域名之伊蘭菖蒲花人不常見西域名之伊蒲貴難得也後漢所謂伊蒲之供又漢明帝賜楚王英贖縑以為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此之伊蒲塞即優婆塞也又非伊蒲供之説

夏枯草款冬花

董仲舒曰葶藶枯於仲夏款冬華於嚴霜月令



靡草死即此也款冬花生於氷中顏師古曰款冬凌寒叩氷而生

種葡萄宜米湯沃之

劉夢得葡萄歌云為之立長架布濩當軒綠米液溉其根理疎看滲漉又曰晋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蒲萄釀酒自楊貴妃對名花飲西凉州葡萄酒唐人重此有自來矣今嶺海釀茘枝其味甘清作燒酒氣釀法亦如燒酒遥想葡萄亦是其法耳

人參

高麗人作人參傳曰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椵木相尋椵木似桐多陰參生其下也上黨人參以二人走一人含參一人不含行五里則含者不喘不含者喘由此觀之參能平氣

鴈膳

彫菰亦名蔣古詩作雕胡內則註亦作安胡故乘七發安胡之飯今茭草之米也其色黑杜詩波漂菰米沉雲黑管子謂之鴈膳二字奇漢太



液池多彫菰紫蘀綠節

苜蓿

漢樂遊苑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又名光風其花有光采茂陵人謂之連枝草夫苜蓿之珍重如此薛令之宮僚詩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琅玕解苜蓿為豌豆則何懷風照日之有又有解苜蓿為張騫西域得種蓋西域傳罽賓地温和有苜蓿雜草奇木又有解苜蓿為馬食草何貴賤之懸殊

若此漢書大宛以葡萄為酒俗嗜酒馬嗜苜蓿則西域亦未必多此物也後乃漢宮極望皆葡萄苜蓿矣

莧陸

易莧陸夬夬一曰即章柳根如人形有神蓋陰類也一名商陸一名夜呼杜鵑鳴呼只待其子熟方不呼也然則以為馬齒莧以為荔挺以為馬薤皆非也三種自各為草月令仲冬荔挺出今馬莧則六月方出耳



四芝

物之精華莫如芝故蓮曰水芝芋曰土芝蜜曰衆口芝薤曰菜芝薤以硫黃置大蒜中久之種分為薤又西瓜亦名水芝又鬼目菜似灵芝

王瓜

栝樓一名果蠃一名王瓜亦曰天瓜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詩東山果蠃之食爾雅栝樓之葉如瓜葉其形兩兩相值齊人謂之天瓜其食者正圓者有銳而長者其根歲久入土深者佳今人以月令王瓜生為常食之王瓜最先諸瓜而出此殆非也若食品王瓜豈有圓者豈能宿根

夢草

洞冥記鍾火山有香草漢武思李夫人東方朔獻帝懷之即夢見号懷夢草

茅根作糖

茅經冬燒後至春取土中白根如王者搗汁煎之至廿可為洗心糖出幽燕異記按此法或如閩粤人取甘蔗汁煎砂糖及如北人搾梨汁為梨膏皆占物也



菜標兆旱

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如蓮花或作虬蛇之狀此常性也然可以先兆地氣之旱白扁豆必俟秋而結子若無故五六月開花結子者久陰大水之應蓋地氣涼風所使也若北方地寒扁豆早實又非此論此二兆余曾試之

風聲木

洞冥記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得風聲木十枚實如細珠風吹枝如玉聲曰緍雲之世生於阿閣段成式曰武帝以賜大臣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折人生年未半則半枝不汗

纂纂

纂纂棗花也潘安仁望賦詠桃園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

崖蜜百花醲

鬼谷子曰照夜清螢也百花醲蜜也崖蜜櫻桃



也蘇東坡詩曰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詠橄欖不如櫻桃也杜詩屢用崖蜜則石崖中蜂釀之蜜耳註杜詩者遂詆觧坡詩崖蜜櫻桃為非則鬼谷子之所出又何說也姑兩存之

黃山谷煮豆避飢方

黑豆一升挼莎極淨用貫仲一斤細挫如骰子大同豆酙酌水多少漫入煮豆香熟日乾之翻覆令展盡餘汁取黑豆去貫仲空心啗五七粒食百草木枝葉皆有味可飽也按此方雖未試佳否然豆與貫仲非是難得之物且製法甚簡夫人之處世豈能飽煖一世必無困難如飢歲亂歲兵歲隱處必須藉草木之葉以聊寄此生道有辟穀事黨畜艾故漫錄之

楮汁麪糊

王古心問僧永光前代藏經接縫如一線日久不脫何也永光曰古法用楮樹汁飛麪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粘接紙縫如膠漆之堅此法文



房可試用

笋根稚子

杜詩笋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賛寧記曰竹根有鼠名竹豚又名稚子唐人食笋詩曰稚子脫錦綳駢頭玉色滑按此乃竹根盤土為形耳今洲渚荻根有似狗者野人名之曰柴狗

林禽湯

陶九成記句曲山房熟水法削沉香丁數箇插

入林禽中置餅内沸湯沃之蜜封餅口久之乃
飲其妙莫量

押不蘆

白湛淵續演雅十詩有曰押不蘆草名出漠北食其汁立死以他藥解之即蘇疑華佗洗腸胃攻疾先服此也按此草名既不載其形狀又不記解藥名則空言無用矣

果木異名

南威欖(橄) 石蜜(櫻桃) 木蜜(棗) 俱太平廣記



竹萌竹胎(笋) 俱說文

蕪青油

本草云蕪青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蓋云白髮如蒜也俗云白如葱根即是此義然本是筭字之誤蓋云人多笑傷心血而髮白也

如何

如何之實隨刀改味以金銀鉄木刀則味酸苦淡各如刀變味九百歲一實形如棗長五尺而其疑仙人安期之棗即此也

茗草

茗為木本而蒙山有石茗其狀如木耳之小者色半青半白自石上採之味寒亦不佳廬山亦有之此蓋草木之滋液凝濕成苔者耳不足異也荆州玉泉寺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王維序曰惟玉泉真公常採而飲之年八十尚童顏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所以振枯益年維游金陵有同宗僧中孚示數十片拳然重疊其狀如手名仙人掌茶此盖新得名於中



禅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按荆郡去玉泉寺二百里而遥游人野客未有談茗草者土人亦不之採也豈古今變易而其草原不佳暫為唐僧中孚仙李白浪爾得名乎姑記而訪之

莧葅朱草

齊丘子曰莧葅剖鼈朱草剖人謂擣莧和鼈則生小鼈也想擣朱草和人肉亦可生人也奇哉然朱草不常有綿書自有朱草無根而生非靈芝也

西瓜宜牛糞

五代郃陽令胡嶠陷虜記云嶠于回紇得瓜種沃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五代方入中國也文選浮甘瓜於清泉蓋王瓜甜瓜之屬耳

三苗貫桑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公曰意者天下殆同一也及三年越裳氏重譯而至三苗貫桑所謂桑者其苗之莖乎不然所謂貫三同秀無解也



低光荷

漢昭帝引太液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照日則葉低蔭其根如葵衛足名曰低光荷其實如玄珠可以飾珮花葉雖萎芬香之氣食之口恒香益脈治病宮人多含嚼或剪以為衣

菖蒲礬石

劉書孔昭曰蒲去蚤蝨而來蚰蜒礬石止齒齲之齒而朽牙根

金盤草

金盤草生巫南陵林木中其根一歲一節人採而服可解毒味甘酸中蛇虺毒者解之如走丸其葉翠綠六出其竿葱冉直上其香荷花夏榮夏中有巨蛇守之採人左防想靈物也見晚唐王周詩

頻婆

燕地果之佳者稱頻婆大者如甌其色初碧後半赤乃熟核如林禽味甘脆輕浮按古果部無此宋人品果亦無之或以為元人方得此種於外遠之夷此亦或然按燕中佳果皆由枝接別根而土又沙疎是以瓜果蔬菜易生若頻婆者得非以林禽接大梨樹而化成者乎以化成之種而又接樹是以逾大而味逾佳此事理之近者也余見淮安棗接柿者名柿棗凌冬方熟其形味二果混見荊州有柿接梨者名柿梨六月方熟其形味亦二果混由此推之安知頻婆非林禽接大梨者或曰朔如由接而成何以名頻

婆乎曰此胡音也今之沙果名林禽燕人呼其赤色者為虎剌（音臘）賓其名亦奇夫呼棲果為頻婆何以異於呼赤林禽為虎剌賓者乎娛好事者再考翻譯名義云頻婆此云相思是亦夷音耳燕中名果之意或亦取此乎然未聞西番稱此果也

不滅火把

蜀葵根枝點作火把雨中不滅

種竹

種竹多用辰日非辰日不活五月十三日為竹醉日移之多茂或陰雨鞭行明年笋莖交出

春蕪香花布

波羝國一名波弋貢神精香草名荃蘼又名春蕪一根百條其節如竹柔軟其枝如弦可為布所謂蕪布又曰香花布堅密如氷紈一片則滿室皆香婦女帶之喜其芬馥按今梨園之戲有宋玉春蕪之事余詢在座無一知者及檢宋玉諸賦亦無此草乃春蕪出處不過如此小說耐



囷八扎

土麝香

陶穀清異録人但知食瓜忌麝不知有制伏之術每麝二錢配以藥末（不知藥物何等）種瓜一窠根下用藥一捻待結瓜破之麝香撲鼻次年種其子名之曰土麝香

回頭青

香附子湖湘人謂之回頭青言鉏去回頭看即青也用根中之子于砂盆内擦去毛碾成細末水攪浸澄一日夜去水用膏晒稠揑餅微火焙乾又以水浸火焙如此六七遍入藥宛然有沉水香味單服尤佳



大道丸

陶穀清異録黒豆一升去皮貫仲一錢甘草一兩茯苓吳朮縮砂仁各五錢剉子用水五升同豆煮火候緊慢得中煮水盡揀去藥取豆搗如泥作鷄頭子有盖甕瓶容封待用當黄巢之亂江淮人竄入山林多饑死而八公山有刹帝利

種友禪製此藥名大道丸爵一丸則隨食草木根葉皆可飽及食不識之草木亦無毒與糧飯無異攫濟甚衆按宋黃山谷有煑豆避饑方甚簡此方精而可預製亦避患救饑之一策也存之

莨菪酒

安禄山屢誘奚契丹為設會飲以莨菪酒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首以獻功

盧橘



花木志給客橙出蜀中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名盧橘按上林賦盧橘夏熟政是此物而注者皆非升菴以為枇杷大錯五代梁荊南高季昌進瑞橘數十顆狀味倍常仲夏初熟稱為瑞橘政蜀物也當時不知之

扶桑

扶桑有椹赤色兩兩相比同根相依故名扶桑九千歲一生仙人食之作金光色飛翔立虛然則祝壽者不須用蟠桃火棗矣宜名之同根椹千歲金光皆可

蘭膏

凡蘭皆有一滴露珠在葉間甘香無比謂之蘭膏多取損花然則蘭膏之名不獨銀釭爲膩也

餅梅

折梅花插鹽中花開有肥態又以醃豕汁熱貯餅梅能放葉結子

桐花



桐花飼猪肥大三倍

墨卿談乘卷之十二

江陵惟時張懋修著

## 禽獸

### 雌雄牝牡

禽經稱雌雄然詩曰雄狐綏綏獸稱牝牡然書曰牝雞無晨亦互稱耳草木不可牝牡然有牡荆周禮牡鞠牡棒今之銀杏樹有牝牡夜合而結子樂料中有無石子者一名沒石子盖西南夷所生也其子有雌雄



### 燕泥雀巢

段少卿記燕伏戊巳雀巢避太歲許叔重亦云燕避戊巳余坐草堂見雙燕啣泥則取曆日試記之乃於戊巳日啣泥如常也心頗疑其創始之日不以戊巳日耳及偶閱唐顧况集有燕燕於巢綴茸維戊甲兮乙廿不宜有謬如此燕實避甲乙而就戊巳也古人言不足信如此無怪五行家彼此各執一說莫可適從也大抵甲乙之木剋戊巳之土燕避之甚是然戊巳之土又去勳土恐洩氣亦是一說不知烏衣郎將誰從也然乾雀户避太歲却准

### 囮鳥由鹿

以鳥致鳥謂之囮囮音由亦取由義以鹿致鹿謂之由凡羅禽鳥者必以類相招而羅鴈者尤甚由鹿之名始於唐吕温由鹿賦曰余游襄樊之間遇挚鹿而至者問之荅曰此為由鹿以誘群鹿也然此鹿每有所致輒鳴噑不食者累日因有感於以人致人者有賣交之痛耳今囮鴈亦悲鳴可歎



### 雞翹凫翁

雉雞尾之曲垂者曰翹可以飾旌竿之屬凫頭上毛曰翁有五采者亦可為飾

### 雞烏夜啼

烏夜啼有赦故古人咏之樂府題者皆取此義雞乙丙夜非啼時而啼亦有赦海中占天雞星動有赦後魏北齊揭金雞竿放赦今猶然古今註曰雞名燭夜曾季氏芥其雞搗芥子汁附之

也郈氏金距以金為刺扶其附足骨也後人又取貍膏塗鬬鷄以異鷄畏貍氣也凡呼鷄曰朱⿱罒川⿱罒川

鶴怨鳴頋

詩稱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乃鶴之俊者喻士之及時而未仕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乃鶴之老者老則聲不高但其子和之而已故可縻以爵

鶴延頸以望故稱蕙帳空兮夜鶴怨以望故又



立之華表鳴以貪顧望故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貪者必顧故曰數招權頋金錢

乘風鵬鳳從風

乘風海鳥也一名爰居一名雜懸漢制制形以懸樂器之筍簴植曰簴吳都賦爰居避風以海鳥故先知風而棲之魯門潘岳西征賦洪鍾頓於毀廟乘風廢而不懸鵬風逸周書文翰若翬雉一名鵬風

從風鷄也漢茂陵少年李亨之鬬鷄

吐子吐雛

吐子者兎也舐毫而孕其糞服之治眼疾以其好望月精也中秋月明則兎子多

吐雛者鸕鷀也糞白能去黓黰瀝令人色態杜詩家家養烏鬼此物也蜀人養之以鐵棰其頸下水取魚不得食還與人較其多則取棰與之一二魚也然此物所得魚涎而不甘美耳

石首魚

石首魚食之消瓜成水鹹故也此魚腦中有石



碁子二枚野鴨亦有之云所化也吳地志曰石首魚秋化為冠鳧按今楚地有野鴨而首無石楚無鶩故也冠鳧自吳之一種

鷹嘴

鷹嘴不灰入麝香煎酥酒一盞服之治痔瘻有驗

伯勞燕子

鵙必隻飛鸛必匹飛燕必背飛鵙一名百勞一名伯趙形似鸜鵒而喙黑尾微長性亦能擊百

鳥畏之謂之鳳凰皂隸然以余察之春鳴之時或隻飛秋則匹飛也

鸝好匹飛故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一名倉庚以為食之已妬者豈以匹飛和鳴之故乎

燕之飛也必背尾東西而去故詩燕燕於飛參差其羽象分別也

征鳥厲疾

征鳥月令註謂之摯征蓋鷙之屬也鷙一名題肩一名負爵色類甚多蓋鷙鳥也厲疾者當冬廣莫風勁其翎翮堅捷飛擊甚迅疾也



雉與蛇交

古謂雉與蛇交有蛇之處必有雉此殊不然今雉自有雌雄其伏卵處必有雄黃以防蛇食其卵野人謂先生一卵必啄破之入黃於窩底自成雄黃凡野雞雛出野人必於窩底爭取其黃若與蛇交則是一氣何用防蛇食卵且蛇見黃即無氣

鸛步俚步

鸛能步罡則得魚故巫步相之俚搏牲畜必為小步以擬度鳥則其發必獲故量候道者象之

逐婦逐匹

鳩物之至拙者也不能為巢雨則逐其匹霽則逐之按此物或不然以八桊成一巢乃其至巧者也逐婦之說或如冢鴿雌將生卵雄必逐之雌入巢仍啄出之三四日至下卵方已鳩之逐也此類耳豈有雨逐晴逐之理說者謂鳩雄呼晴雌呼雨此陰陽之氣感而或然



淘河信天

淘河之屬有漫晝者常以嘴畫水得魚有曰信天翁者常常開口待魚或他鳥得魚而偶墜則拾而啜之

辰宿驅鷹戊巳避燕

周官哲族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十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二十八宿之名懸其巢則去之今人以戊巳書置之燕巢則去之是鳥之于星辰有忌如此按鳥畏人見人置紙於巢必

以為探巳之卯自疑而去何必星辰

運日知晴陰諧知雨

鴆之雄曰運日天無雲運日鳴鴆之雌曰陰諧天將雨陰諧鳴鴆既毒物而有好晴好雨之殊其同居異志如此

鶴鳴知露鶬鴰知霜

八月白露降則鶴不待半夜無所驚而亦鳴盖陰羽也玄鶴長足天之將霜先知之而鳴

雉雊知雷鸐翠知雨



雉應義氣十一月雷在地中雉先知而鳴雉聞似雷者亦鳴鸐是水鳥天將雨則鳴故知天道者冠焉

鳲骨能和倉庚巳妬

鳲鳩名鵠鵴名布穀佩其骨宜夫婦倉庚名黃鸝其飛雙其名嚶宜與肉食妬人

鵙枝鞭兒擲燕有子

鵙伯勞也夏至應陰而殺蛇磔之棘上而始鳴今俗云鵙在林間鳴蛇在樹下蟠結不動飛去則記其所踏枝取以鞭小兒令速語蓋取夏至先鳴之類也

荆楚之俗燕始來睇有入室者以雙箸擲之令婦有子又龍喜燒燕故求雨用之曾食燕者不可過河

鵁鶄厭火鸛礜駐水

水鳥之屬能厭火災鸛巢有礜石能駐水於巢可以養魚

鴆步翻機鶡羽製扇



鴆知巨石大木間有蛇虺即為禹步或獨或群俯仰有度逡巡之頃石木為崩蛇虺無一脫者有入山者見之記其步為妻學之妻方織不覺機為自翻也又此鳥大呼同力數十聲石起蛇出故江東人呼為同力鳥屎着石石爛如泥屎即變為雌黃解此鴆毒須用犀角醮水服之南方有此鳥則有此犀能伏之也按同力當作童律昔禹受黑書于臨洮得綠字于濁水受策鬼神得童律鴻蒙之徒制其水怪鴆既步禹呼童

律全效神禹役使鬼神之術耳

鸊鷉瑩劍

鸊鷉水鳥也其膏可以塗刀劍令不鏽英華詩云馬嘶苜蓿葉劍擁鸊鷉膏今方士煉點銅之藥有用淘河油為之者淘河水鳥也或亦取久而不鏽澁之義乎

駝鳥

漢和帝十三年安息國獻獅子及條支大爵註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駝頭高八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即今之駝鳥也又漢書有大馬爵師古註亦如此



鳥司

乙鳥司分伯趙司至蒼鳥司啓丹鳥司閉鳳鳥董之以為曆正燕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鶪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鶡立春來立夏去故司啓鷩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鳳知天時故曆正

鵰生犬

北方皂鵰巢有三卵者元之官司必守護俟其成鷇必有一狗取飼之進御以獵時鵰則唳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鷹背狗其狀全是狗但耳尾上有毛數莖

燕撲海青

海青鷙鳥之最俊者能於雲霄之上豖天鵞大者二三十斤乃群燕緣撲而墜之物之以氣制非論形之大小也出白湛淵演雅詩

種角產羊

漢北種羊角能產羊大如兔肥美可食出演雅詩



鴈帛書

蘇武在匈奴鴈帛致書事乃漢偵得武所在故以鴈書神其說以駭虜耳乃元朝實有是事乎元使郝經來宋館之真州時南北隔絕而郝經獲鴈畜之鴈鼓翼引吭似有欲訴經感之率從香案北向再拜手書五十九字繫帛鴈足以放之元虞人獲之苑中以聞元主曰四十騎留江南不如一鴈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秘監

帛書尚存繇之書曰零落風高恣所如歸期遡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經仍不知元已改至元十一年也右撥耕録載其本朝之事如此則鴈帛是真事矣豈鴈真可傳書乎人也天也中國也夷也吾無得而意之矣

吐綬鷄

巴峽中有吐綬鷄大於常鷄嗉藏肉綬長濶数



尺紅碧相間春夏晴明向陽擺之頂首先出兩翠肉角亦二寸許徐舒其綬逾時乃歛然馴人擾之他方亦不覺異乃知山川風氣所産古今有不同也亦名珍珠鷄以毛有白點生而反哺亦名孝雉或有死者割嗉亦不見其綬閣廣中亦有之

鳥墮水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南飛渡江北墮水死者千數時諸葛亮志吞中夏終宛渭南不能過渭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皆其應也此與漢時楚國鳥鬬墮泗水相類按鳥入大水化為蚌耳占家盡以為災而牽附應之何也

知鳥言

常璩志楊宣字君緯什方人受學於楚國王子張習天文圖緯于河内鄭子侯師事楊翁叔能暢鳥言長于災異漢成帝時徵拜諫議大夫哀帝時為河内太守上封事宜封周公孔子後帝



從之又別記言宣行縣有鵲鳴桑上宣曰前有粟車覆此鵲相邀往食果然又言宣能聽鳥獸言有放馬者目眇罵馬曰蹇馬馬亦罵人曰眇人宣以告御者不信御者向後里許見放馬者果眇一目按此自漢事而弇洲宛委餘編引公治長解鳥語但云見衡波傳又沈佺期詩不知黃雀語能免治長倩語乃漏一楊宣何哉然伯翳非皐陶長子伯益也大費能馴鳥獸知其話言則公冶介葛又其後者也

四方相比之物

東海其魚曰鰈不比目不游北方其獸曰婁不夏食夏視不飽南方其鳥曰鶼不比翼不舉西方其獸曰蟨前足鼠後足兎得甘草必以遺蛩蛩距虛不假蛩蛩距虛則不得行遠此韓詩外傳語也余補之以中央有支首蛇不相附則不行

甘煙美鐵

劉畫孔昭曰飛鼉甘煙走貊美鐵鵁鶄嗜蛇



夜鳴晝驚

太白暉芒鷄必夜鳴熒惑光盛馬必晨驚鷄為金金為兵精馬為火火為舞神

禽鹿視肉

史記李斯傳此謂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註無解按山海經曰視肉聚肉也形如牛肝有面目食之不盡尋復更生周書王會篇發人東夷國進鹿人麇人者若鹿迅走李斯所謂禽麇其此類乎斯蓋比面目為人面目迅走比強行

攝囊

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攝囊海內東北經曰三危山西曰天山莫水出焉西流注於陽谷有神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可識其歌舞有災此或莊生所稱也此物必似囊形夏之俗名黃囊周之俗或名攝揔之一器而隨時異名耳莊生及見禹山海圖怪物神奸故其言多志怪

水唐猶猢鰓大鼈封



蹶水與沔水合水中廬縣西南中有物如三歲小兒甲如鯪鯉射之不入好於八月在磧上曝腿膝頭有掌爪常浮水上小兒不知取弄之便殺人有生得之者摘其臯厭可以小使名水唐也

棘道山多猶猢似猴足短一騰百步順往逆來乘空迅疾于飛鳥又衕猢猿類而白自腰以前白亦猶猢也

博物志魏武至漁陽白狼山馬上格獅子哮呼

嘗越左右莫敢忽見一物如狸從林中出飛上車軛跳伏獅子頭遂無氣乃縛之以歸未至洛陽四十里鷄犬皆無鳴吠也按周書王會篇渠叟國進鼩犬能飛食虎豹想魏武所逢必此物也

王會區陽進鼈封若彘前後有首盛弘之荆州記武陵郡西有陽山出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此或鼈封之類乎



### 三足龜鼈

淮南子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食之殺人骨肉皆化為水其為害如此乃山海経載從水出三足龜食之不生大疾可以已腫抑又何也

### 明駝千里

宋計有功纂唐詩紀事載成式酉陽雜俎曰古樂府木蘭篇願馳千里明送兒還故鄉明字多改為鳴字者不知千里馬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是相馬法也今観酉陽雜俎一段實曰駝性羞木蘭篇明駝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駝里漏明卧不以腹帖地則一行千里夫唐末引古詩之不同詠馬駝之頓異何也豈宋時段成式之書特全而計君所采與今本不同乎然不宜千里明一加之駝一加之馬豈古詩有兩木蘭篇而二人各引所以誤改鳴字乎是必計公一時記憶未真偶筆耳楊用修引木蘭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或改明為鳴非也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夫均一木蘭篇也三家所引何其殊也



### 知未知往

萬畢術曰婦終知未神獸也猩猩知往謂以酒屐誘已知其人之姓名而竟飲之不知將來殺已也

### 佛佛

張衡元圖曰梟羊善獲先咲後悲即佛佛也人面如熊見人則執其手而咲其下唇上至掩額誘之者以竹筒代手脫袖而出以丁丁其唇于額即得而擒之

狼戾狼藉

狼好集聚而不整故以名之楚語曰令尹問集聚如飢豺狼然是也今人曰賍私狼藉

燧象火牛

田單火牛燧象遺法也楚昭王奔隨使子期燧象以奔吳師

虎畫能占狼筋辯盜

虎知衝破能畫地以卜今有畫物上推其奇偶者謂之虎卜



狼股中筋大如鷄子又筋涌身如織絡盜不可辨者焚狼筋示之則盜者變慄無所容或曰箇之類非獸筋也

麈尾留色獺髓滅瘢

麈尾婦人以置舊帛中經十餘年不壞色又以拂毡則不蠹

吳孫和醉舞如意誤傷鄧夫人頰以百金求白獺骨髓以滅瘢一名水狗其取之者候其祭魚則有鬪死者穴中有枯骨

犀角愈箭獅筋斷絃

通天犀食鈎吻鴆羽百草之有毒者木之有棘刺者故角辟毒以為箸攪毒藥皆沫起無力中毒則削以刺瘡中即沫出可愈也温嶠燃之以照水怪歳脫角南人取之如取象牙法也

西域樂工得獅子筋紐以為絃混之樂部一鼓而衆絃皆絶也夫麟角鳳喙為膠可以續絃而獅筋可以斷絃又的對也

羚羊壞剛貘糞切玉



羚羊角曲而有節挂樹而棲金剛狀如紫石英出西域百煉不銷切玉如泥置之山頂陷入至底見金方止其剛鋭如此惟羚羊角扣之即壞也

貘黒色白臆似熊而小食蛇以舌舐鉄可頓進數十斤溺能消鉄為水有吞鉄者服其溺即化取其糞為刀可以切玉其齒骨極堅火鉄皆不能壞黠蜀中得之詐為佛骨以誑惑愚俗

神羊觸邪神狗齧正

古者神人以鷹遺黃帝見人闘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名神羊今之画豸也

方朔神異經曰窮奇狀如牛而色貍狗頭人形鈎爪鋸牙逢忠信之士齧之逢奸邪之人則捕禽獸而飼之名神狗也此二獸啟邪正之分山海經窮奇一名神狗能逐妖何相反也且左傳窮奇列之悪獸比四凶則非佳物矣方朔之言為是

狐涎致媚猫洗来客



以小口瓶盛肉置之狐所經行處狐欲食而爪之不入往回不舍口涎皆流入器口取之以為媚藥

猫洗而過其耳則有親客至曾經捕鼠者耳後方缺如鉅

駝性知水豕性知雨

自燉煌往外國者多乘以涉水其流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駝獨知之遇其處輙停不進以足蹈地掘之常得泉又有熱風者老駝亦預知之引項而鳴以鼻口埋沙中人知之以氊擁蔽面而避其患也

天将久雨則豕進而涉水波白蹢之豕尤躁進者故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於畢俾滂沱矣

狼烟直上狏脂逆行

邊烽以狼糞作烟則直上可以警遠狼腸直故作聲則萬竅皆沸又駝糞烟亦直上也

火箭用江狏油為之則能逆風而射



熊膽

余得一熊膽於巴人将製丸問醫科以辯熊膽真偽之法醫曰舊傳以柸水注定令面上有塵投膽少許柸塵為兩分此試法也余因憶羅泌之言獺膽分柸羅願爾雅翼曰獺膽分柸非熊分柸為兩但塗膽柸口能積水一分許不溢耳由此觀之獺膽分柸或亦是分柸塵之説耳文人一字取誤後人如此

物以氣相制

鼂鳴泮濕鼉應淵中馬鼍精也截王梧桐斷角柔石取鐵毒冑翁䄎娠臨門而彩味蔑頰在軍而皐鼓噎嬰兒號而母乳泄匏血動而痼疾發蠶餌絲而商絃絶狼虱齒鶴誰矢中彙彙使虎伸蛇令豹止摶勞施蛇守宫珥蠆螗蜋捕蟬蜋蛆甘帶故曰道之制在人物之制在氣

地産所無禽獸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兎四川無鴿皆異事然人多忽而未之詢問

說郛 卷之十二 二十二

知鳥音

史記謂秦仲知百鳥音與之語皆應又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解鳥語書一卷是皆爲鳥譯矣

倉唐布谷

倉庚肉已妬布谷腦骨令人宜夫婦

扶老益力

扶老禿鶖也如鶴高七八尺善與人鬬啗蛇人炙食之氣力走及奔馬

甘口鼠

齊景公時程晏以甘口鼠設喻諫曰君不聞𪕮鼠之牙食人物百蚤肉且盡而不之覺夫蚊蚋齕馬牛必鼓耳揺尾揮之鼠牙以甘口故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是以魯郊而食其角矣田氏其將爲𪕮鼠于齊

說郛 卷之十二 二十三

墨卿談乘卷之十三

江陵惟時張懋修著

虫魚

龍火人火

佛書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

由基之射

不惟百步中楊葉且荆莊王命射生青蛉則射之拂左翼而下然則莊子射虱貫心今對之以中蛉拂翼不亦可乎



怒蛙怒螗

勾踐禮怒蛙而勇士奮齊莊公為之軾怒螗之當轍者也

景天

螢也廣雅一名自照杜甫暗飛螢自照 一名輝夜唐詩有草螢如蛆不飛有水螢亂如簗星玄真子曰耀夜燭腹也字奇

歌女縊女

曲蟺也蚓鳴之聲細而不揚故名之有虫名縊好於絲髮上自經而死故名縊女

螟蛉洗寃

余嘗讀楊雄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化書曰蠮螉之虫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小大皆得其真余乃見細腰黑蜂在竹木縫上作巢七孔以次封之孔皆嚌青黃蜘蛛未半孔時即生子如粟大於蜘蛛之背仍用蜘蛛置滿以泥封之數日子漸大如青屈蠖形餂完蜘蛛乃成



蝙蝠枯内出蜂嚙泥口而出聲與大蜂祝聲無異乃知詩螟蛉有子與楊雄類我之言為螟蛉造千古不白之寃也後見陶弘景說亦如此見楊用修亦如此說一白於陶再白於楊三白於余也乃知詩人多識鳥獸草木大半失真但深山大澤無由可試觀耳羅願以此解詩曰果蠃負之以況國君不能有其民為他人所取不言負去為之子也猶鴟鴞鴟鴞既取我子亦可謂鴞取衆鳥為巳子乎循此觀之箋詩及子雲譚

峭之語踈矣唐人詩案前筇管長蒲蘆則已知

細腰蜂自生子非祝人之子者也

二鳥焦螟

丹鳥螢也白鳥蚊也丹鳥以白鳥為羞言為粮也此或未必然江浦之間有麼虫者名焦螟巢於蚊睫再乳而蚊不驚或曰在蚊翼下一生九卵伏成而去惟黃帝容成氏神覩氣聽形若嵩山之阿聲若雷霆之震此小大之分也

蛇黃



蛇冬則含土入蟄及出蟄則吐之其圓重如石如錫謂蛇黃乃其至毒者也

木上棲魚

孟子言緣木求魚喻不得也而范蜀公言蜀中實有一種魚在樹上[illegible]小兒啼其名鮋魚

蠶矢辟蝗

農家以原蠶矢雜禾種之以辟蝗否則蠶馬骨汁和蠶矢溲之

不近海處無蟹

蟹之為物迎潮解甲更生故無蟹處者以無潮也即澗溪小水或有蟹皆小不可食以未經解甲故不長耳山海經女丑有大蟹註廣千里玄中記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于山汲塚書海巨蟹其殼專車

蠅蟇

蠅一名螻蟈即鼃也青色長股月令螻蟈鳴蝦蟇一名螢大腹而短脚鼃可食蟇但可入藥若蟾蜍則三足者又非蟇也元鼎五年鼃與蝦蟇鬬可見是二物



鱓

鱓似蛇一作䱇黃質黑文可食楊震傳鸛雀啣三鱓魚假借為鱣鮪之鱣爾雅註鱣長二三丈大數斗安有鸛能啣之鱣灰色無文章鱓則黃地黑文卿大夫服之象故都講卜三鱓為三公之兆耳

鼃蚌

列子鼃化為鶉水族變羽也尸子燕蚌于水蓋

化為蚌羽族變水也然燕亦有蟄於木者在深
山空木中無羽亦有蟄坻岸中郗鑒避難澤中
百姓飢見掘蟄燕食之

魚乙

魚目旁有骨食之鯁人不可出曰乙惟東海鰫
魚有之爾雅魚腸有乙似非也

宜都魦魚

宜都出鑚沙魚大擬於指圓長於筋有黑點文
此盖馬融賦所謂魦魚註廣志曰吹沙魚大如



指沙中行然宜都魦魚以四五月出餘月無之
盖化為鳥耳鑚沙乃俗名耳

藏魚

說文鮓藏漁也

河鲀

水鹹淡之交出河鲀怒氣彌腹腹中之脺曰西
施乳博雅云鯸鮐之鲀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
其肝殺人想即河鲀也豚當作鲀凡食河鲀一
日內不可服藥恐有荊芥與此相犯烏頭附子
亦有相犯其子尤不可食令人脹死其子經宿
大如芡實世傳中毒者亟飲穢物乃解又以龍
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又方用槐花
畧炒與乾燕支等分為末水調灌甚妙又剉蘆
根煮汁飲之解

川山甲油

川山甲油為印色不滲

沉虎潛鹿

沉虎虎頭魚也潛鹿鹿頭魚也其用字之當如



此

雷擊蜈公

物之瘦者蜈公然好龍鯉其生肉翅若螽斯翅
者即飛騰入龍甲龍每苦之故俗謂雷喜擊之
往往多有然葛洪遐觀賦蜈蚣大者長百步頭
如車箱屠裂取肉白如瓠南越志大者其皮可
以鞔鼓肉暴為脯美如牛肉小說載海帆者見
遠山綠翠映日就視之皆綠甲大蜈蚣集也按
蜈蚣之大如此當與龍為敵雷亦不暇擊之

蜽蟆浮塵子

蜽子之下蟆子蟆子之下有浮塵子三者皆小而黑其類一也世言巴蛇鱗介中微塵所變三伏閒晝飛夜息咂肌膚為瘡痏有口其微能透絹莊生蟭螟之說近之也詩雅不傳故記之今南人瘡疥以針挑其蝕篆出之着甲上晝一圈移刻黑塵走越圈外是此虫也其為巴蛇介所出故好咂腥耳今鷄雛之虫飛集人肌但有形可見耳



蟇為天使

唐李揆時作相有大蝦蟇如牀見室之中俄失所在占者曰蟇天使也有福慶之事逕一月果拜相

醉如泥

虫名醉如泥出南海無骨在水則活失水則如一堆泥漢書周澤為太常卧病齋宮妻憐其老闚問所苦澤怒以為犯禁收送詔獄時人疑其詭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又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按此語蓋譏太常也

種魚

范蠡種魚經以竹刀剖活鯽魚入水銀少許同



水滓油菜累之和伴納魚腹中再以菜累魚懸空處四十九日取河水一盆用魚腹中子一二粒置中以物蓋之少時一粒即成一魚元子皆魚也

游魚出聽

淮南子瓠巴鼓瑟淫魚出聽淫魚身頭相半長丈餘鼻玉白身黑口在頷下有鬐無鱗出於江中喜音出聽今曰游魚者改訛也按狀似鱘魚九江多有不聞好音豈瑟非瓠巴耶

墨卿談乘卷之十四

江陵惟時張懋修著

三全子

爵祿餌也人臣魚也其餌多者機深其機深者禍大餌而吞之者子胥韓信也餌而嗅之者范蠡張良也餌而池之者蕭何陳平也人臣而蠡良也一人臣而胥信也百人臣而何平也比比也由卷隨光两生四皓不餌哉

古與今一丘之貉也常與變一畝之禾也貉如是生如是食如是死又如是生丘則知之禾如是生如是食如是種如是死又如是生畝則知之天地之為人丘畝也人為天地之貉禾達者於是觀之善乎佛氏之言輪迴老氏之言因應吾儒之言變化其有不輪迴不因應不變化而出於天地之外者誰乎佛氏不生滅超於天地之外大言以欺人耳惡乎生惡乎生乎生惡乎滅惡乎滅乎滅惡乎不生滅乎生滅天地為之也是亦丘貉畝禾耳吾以是知之



古之挂冠者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蛛大網四面出觸之死乃歎曰仕宦人之網羅也豈可久淹即挂冠去逢萌字子慶北海郡人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挂冠東都門將家屬浮海客遼東王覇字儒仲廣武人王莽篡位棄冠帶歸胡剛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挂府門而去之交趾莽敗歸鄉里馮良字君郎南陽人漢安帝時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恥之在路裂冠毀車遁犍為妻子尋得壞車冠以為虎盜害之乃制喪持服良積十餘年復歸梁陶弘景字明通丹陽人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許之勅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自号華陽隱居三全子曰古之隱者人不可得而名之陋放勳為多事鄙重華為揖和瓢不受其風動牛不飲其纖流中古臧丈人荷篠丈人彼皆人不得而冠之也奚其挂逢萌以下諸人可謂不遠之復差勝於迷復者

也
文中子講道白牛之溪講罷弟子薛收嘆曰何詞之多也有負笭者瞶瞶然委擔而問曰吾子何歎收曰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文王繫之不逮羲之省也是文王之病也負笭者曰噫抑伏羲氏病耳夫卦之未畫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費畫也洩道之秘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



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太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舍羲而歎文王負其笭而行

三全子曰多言道之窮也多事道之蔽也彼負笭者非不能著書明道彼惡其費畫也況費詞乎若柱下五千言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惡其費而返之也亦費矣漆園內外篇直剽剥之而已排擊之而已彼亦一費也此亦一費也如負笭之不費也寡矣雖然吾知有負笭之名矣猶費也于古今于天下吾所不知者真不費烏乎聞乎負笭烏乎聞乎費吾於是亦費

堯廢丹朱傳舜立已聖名然不慈舜借資頑嚚立已孝名受堯天下然不孝是越絶之論也此皆推見至隱夫有名之與無名也孰偽孰真名者治天下而非所以治身故曰天地無恩又曰天地不仁皆無名之謂也

處士劉阜曰士大夫以嗜欲殺身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三全子曰



嗜欲處乎節身乃全財利處乎廉子孫乃安政事處乎平人乃康學術處乎正天下後世乃則節廉平正不殺之術也全安康則不殺之效也噫知術者鮮矣

有交非真交也無交乃真交也恬然而處偶然而合適然而聚散同而無比異而無爭此無交也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庶乎真交也哉彼前相慕後相戾勢利之

然無論矣綠青松指白水肉袒趙市刎頸東門吾以為由之孰利而已非無交也

古之隱者蜀嚴僊與許由為友身不出雅州淮上應曜同四皓徵獨不出汧山摯峻字伯陵司馬遷書招之不出魏郡牛牢不與嚴光出見光武晉代濾州侯馥不屈于李雄　國朝徐舫劉基宋濂訪之荷蓑笠以示不用史皆逸其姓氏推此以言代有巢由地有隨光彼不自見又何能名之



天下無是非隨其時之所尚運之所行群而是群而非世主畸之史冊書之而是非成矣然而真是非天下是也真非非天下非也天下無賢愚隨其時之所尚運之所行群而賢群而愚世主用舍之史冊褒貶之而賢愚成矣然而真賢非天下賢也真愚非天下愚也

行不出世間而有出世間想此君相之所容也天地之所覊也君相不容則勞以使之天地不覊則災以困之行出世間而有不出世間想者則君相之所逸也天地之所逃也君相不逸則不能使之勞天地不逃亦不能困之災食霞茹芝也天地君相之所不禁也雖不欲逸之逃之得乎斯其于世也身在而神出之易曰飛遯無不利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

潜隱向子平幾于道乎讀易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何如死耳夫富之境勝貧以身之為富累也故不如貧貴之境勝賤以身之為貴累也故不如賤抑孰



知身之為生累也故不如死乎易曰返而歸者為鬼又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知乎歸知乎變可以語樂乎南面

昔之東野畢善御馬者也魯定公與顏回觀之臺上公曰善哉御顏回曰馬將佚矣定公不悅俄而廄人以馬佚聞公揭席起曰趣召顏回問回何以先知之回曰臣以政知之聖王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今東野子馬力殫矣策之不已以是知之公曰善可少進顏回曰獸窮則齧

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未有不危者也三全子曰今之天下皆世主之所窮也今之閭閻皆官司之所窮也上窮之官司官司窮之閭閻民僞日滋求之不已其以不肖之心應之此之謂自窮

上古之人長大神明自中古而遞降也擬諸物而可知者昔成湯之問夏棘曰古初無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鳥得物使後之人謂今無物可乎冉求問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



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也昭然而今昒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昒然且又為不神者求也以此知其遞降也祇裯新襲蚘蟣生之州沼創出蟲魚產之一氣之易萬物自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况于人乎觀仲尼之言昒然且又為不神者求也以此知其遞降也物之種生初豐漸曆種愈煩而愈細亦物氣之遞降也即天地之氣可知矣吾以求之太初太始太素之先可以觀道

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為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謹好惡之偏適從而蔽之古之聖人開天之天不開人之天閉人之竇不閉天之竇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用陰濁用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于神物欲行故歸于鬼歸于神者天之徒歸于鬼者物之徒夫天陽而地陰魂陽而魄陰故知氣歸天體魄歸地神陽而鬼陰君子陽而小人陰故



正直為神憸陰為鬼德陽欲陰男陽女陰德感成男欲盛成女禽陽獸陰老氏陽釋氏陰是故釋誤多毛老誤多羽君子於此可不毖之又毖勿自墮於鬼物之區哉

人群之謂人君能群人之謂君人人者君之埶也不可失也人立命乎地游而入水則魚食魚立命於水躍而在地則人食人夫人也亦君之地水也可伏之而為埶也可失之而為魚乎人君之處乎地水之間也周書民至億兆后一而已

寡不敵衆后其危哉

傳曰君子絜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故鳥鳴其同虫鳴其類世有君子絜而無同善而不應知一世之皆濁也衆人之皆醉也故君子寧絜無同寧善無應欲改操以隨一世之人有死不能

天地至不得已也無奈何而生無奈何而殺無奈何而流行無奈何而二氣自相運也無奈何而萬自相感也人物之處其中猶蟣虱哉鵾龍



之騰其中猶跳蚤哉若必以天地為有意則人物之自為意測耳天地且奈何哉必求之太始之先太素之始乃見天地之真見天地之真則聖人無事怨天騷人無事問天愚人無事祈天釋氏無事空天道家無事玄天斯可與天地俱存乎

煙生於火火盡炯滅火寓於木木然炯生人之有性猶煙生于火也人之性滅猶煙滅于空也火生炯生火滅炯滅無火可生則無煙可滅是以處乎不生滅之中佛氏諭人之住世隨其性之有為作善作惡情其性者皆謂之生其死而善惡情皆屬焉有皆謂之滅然生滅任性則是猶有生滅使生滅寧性則全無生滅喻夫木亦無有火亦不生炯亦不生沉而空之孰知其有孰知其空又孰知其生滅又孰知其性即篾度群生亦為彼性外之事亦非彼立教本旨也

天地之道以寒暑制萬物物之所最苦也而不能以天地怨故物盡制于天地而無害聖人之



道以礼法制萬人人之所最苦也而不能以聖人怨故人盡制于聖人而無害惟行寒暑也必以時或雨陽畸之而不時則害物而怨生惟行礼法也必以中或性情畸之而不中則害人而怨生天地去雨陽之畸害而時聖人去性情之畸害而中夫然後能制

渾儀家言天如雞子清包地地如雞子黃中也疑矣然儒者曰天地之始一積氣耳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矣然但知天運轉而流行地凝滯而不動不知地亦有時而翻轉山河草木人物不覺其轉者又天地之一大開闢也其地之小有震動者不過一蝂之跳盪耳儒者將又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矣此不過就小數之可知之者測之而已不知夫渾淪之氣凡幾經開闢幾經運轉經幾盤古矣吾烏得而知之料其理不過人身八萬四千毛孔頃刻間有一出一入運動之殊耳夫是之謂無極

彼氏謂天之外復有幾重天鄒衍謂四海之外復有大裨海寰之是猶小之乎言天地者矣

墨卿談乘卷十四終

〔清〕曹斯棟撰

# 稗販八卷

清乾隆飯顆山房刻本

# 稗販

飯顆山房

壬子癸丑之歲授經城東沈氏篤[illegible]讀[illegible]
灰絲蠹蟫之餘以資朝夕遊覽[illegible]多[illegible]
家又不肯輕易假手但就眼光所到輒連類以書游
復斷以已意汰而存之分為八卷夫少不學道老而
無成恥也不能為世所用徒漁獵衆說以自衒鬻又
唐書所為稗販者也然世固不少媸毋無鹽忘其為
醜敢於刻劃西施以捧心而矉其里者山人所為得
毋類是乾隆甲寅仲秋飯顆山人曹斯棟誌

# 稗販總目


卷一　計三十則
卷二　計二十七則
卷三　計十三則
卷四　計四十二則
卷五　計三十八則
卷六　計二十九則
卷七　計三十九則
卷八　計三十五則


通計共二百五十三則



# 稗販卷一


曹斯棟輯
黃子淵校


初不解大易彖字取義後按羅泌曰彖者茅犀之名豨神是也犀形獨角知禨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吾邱衍日夜游錄以彖爲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而喻之羅喻義曰彖乃是毛牛楊愼曰狀如犀而角小善知吉凶交廣人謂之豬神蔡虛齋曰彖乃豕走而悅有開



舒發揚之意周易正義云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也趙凡夫曰以性解卦曰彖

豫卦朋盍簪王弼注盍合也簪疾也謂朋來之速從無以冠簪字用者故晁景迂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愚按古冠有笄不謂之簪即笄亦有二種安髮之笄男女通用冠笄惟男子有之士喪禮簪裳於衣簪乃訓爲連義自鄭康成疏士冠禮皮弁笄云笄今之簪也可見冠簪之說始自劉漢史記趙使欲誇楚爲玳瑁簪鹽鐵論言禹簪墮不掇蓋史遷

桓寬皆漢人也乃以後起之名稱先代之物矣無
惑夫唐侯果易說因遂以朋壺簪誤認爲朋之冠
簪

禹貢錫土姓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卽左
氏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雖爲五服
之諸侯而言臣民亦何獨不然如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是三代無無土
之人自秦孝公用商鞅廢井田則天下始有無土
之人古者聖人吹律以定姓或筮易以得姓呂祖



謙曰姓者所以統其祖考之所自出百世而不變
者也氏者所以别其子孫之所自分數世而一變
者也如堯祁姓舜姚姓稱陶唐氏有虞氏大禹姒
姓稱有夏氏成湯子姓稱有商氏世本之篇言姓
則在上言氏則在下惟天子乃得特賜姓所以堯
賜契姓子賜棄姓姬舜賜禹姓姒諸侯乃得賜氏
所以羽父爲無駭族子隱公命以爲展氏詩經羣
黎百姓王肅曰百官族姓也釋例曰别而稱之謂
之氏合而言之謂之族故春秋時舉其人則曰華

氏向氏指其宗則曰戴族桓族蔡傳言尚書百姓
如喪考妣爲圻內之民恐非唐張說云古者民無
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自秦并六國姓氏始
混而爲一不知秦法子壯則出贅不子其子而子
其壻以致氏族亡辨日知錄云錫土之法廢帝王
之裔儕於庶人錫姓之法廢朔漠之姓雜於諸夏
古者男子稱氏氏别貴賤婦人稱姓姓别昏姻周
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芈卽稱姓之
證上古八大姓爲姜姬嬀姒嬴姞姚妘故姓字從



女氏同姓不同者可通昏如孔子之孔出於子孔
文子之孔出於姞是也姓同氏不同者不可通然
亦有姓同可爲昏者如皇帝之子十二姓有己姓
傳至春秋爲莒子郯子祝融之後八姓亦有己姓
傳至商末爲有蘇氏

周禮秋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鳥獸豈眞
可與言哉不過豢擾而馴習焉能通其嗜欲耳故
虞有豢龍氏夏有御龍氏伯翳佐舜調馴禽獸能
知禽獸之言介葛盧識牛鳴公冶長通鳥語魏尚

雀長謙侯璡亦曉鳥語管輅楊由通雀鳴緯略稱
楊偉翁季南識馬語翰府名談載白龜年善辨馬
語華言列子東方介士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
語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拾遺記含
塗國人善服鳥獸唐闕史僧隆多羅識豕語高僧
傳安清曉燕語名勝志麗江麥宗知鴉語尤奇者
沈佺昭識虎嘯而知國有邊事王生聽馬蹄而知
丁謂西行太原王氏因祭厠神而獲聞蟻言遼史
契丹鐸骨札以帳下蛇鳴命知蛇語神速姑解之



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經一卷其見
之書傳者無論矣卽向來人家呼犬曰祝祝呼貓
曰汁汁呼雞曰朱朱呼鴨曰與與呼豕曰盧盧呼
馬驢曰咄咄呼雀曰鷟是亦與鳥獸言等耳可見
通其意鳥獸尚可同羣而況人乎

孝經疏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說曰正經三百
動禮三千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總之三百者卽儀禮也其所以
條而析之經禮中者乃威儀三千也出孔壁者曰
古文禮河間獻王得先秦書曰古禮藝文志謂之
禮古經張淳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
遂合而名之曰儀禮漢時書頗完備君若臣特不
好尚而已平帝時王莽好之亦旋廢至唐之孔氏
宋之王氏竟行廢棄賢如昌黎且謂儀禮無所用
之一統志載明永樂朝沅州御史劉有年上儀禮
逸經十有八篇始終亦未聞傳布後楊愼求之內
閣不見其書朱竹垞經義攷又謂有年所進卽元
時吳澂本可見初厄於漢君臣繼厄於孔王氏終



厄於明永樂何儀禮之不幸若此小男履祥認孔
壁中之禮爲戴禮故舉以示之

爾雅西北隅謂之屋漏釋名云禮每有親死者輒撤
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値雨
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旣祭改設饌於
西北隅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此說恐鑿按曾子
問篇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光所漏入也金仁山
曰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爲壁壁間西北角有小圓
窗名扉屋漏周公誡伯禽曰宮成缺隅缺隅者卽

西北隅屋漏也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唐元宗自謂引夫子語然漢以前郄從無稱說亦未見之經傳惟後漢何休曾於序公羊傳一及之葢二語本之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又見之鉤命決鬼髓靈經緣東漢盛行讖緯之書且以緯書為孔子所作故也困學紀聞載中庸鄭注云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泥於緯書其說疏矣辭而闢之是也宋孫奕云孝經自天子至於



卿士每章或引書或引詩獨庶人章無之此可見聖人之於貴賤有別焉闕之不禁歠飯夫司馬溫公尚不敢以此對鳴條山餘慶寺父老乃云當思所以奉荅奕遂作是語獨不思孝為達孝豈分貴賤乎池北偶談載耿道見曰曾見古本庶人章末引詩云晝爾於茅宵爾索綯可見此處是脫文又孝經傳之十章有禮記君子無不敬也一百一十二字任啓運稱得之山西佛寺中或疑此即北齊熊安生所傳之本

李慈銘曰按韋昭國語註熊繹當成王時封於荊蠻為楚子似荊楚之取非熊繹所敢擅

元何太虛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記何以名春秋魯歷之所更也何更乎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而仍行夏時焉以子正為春魯之悖也聖人作經而名之曰春秋葢傷變亂天時魯之失未有大於此者愚謂此解頗新然按書序一月戊午師渡盟津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一月者周之一月子正也經乃言十有三年春因以一月為春矣不改時之說似未可為周信

歐陽修春秋論云子貢之徒不達續經而書孔某卒



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某哉此論甚正杜元凱云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愚謂此理容或有之然生不能行其道死徒然亂其制尊聖適所以誣聖去春秋之旨遠矣

荊楚本一木而二名熊繹取其撻伐以立威哉生而不拔故以之為國號如商頌曰維女荊楚自魯莊公十年經書荊敗蔡師於莘乃稱荊之始左傳杜解補正云秦莊襄王名楚改楚為荊不知何據僖公元年經書楚人伐鄭荊

乃始改號曰楚莊公二十三年經書荆人來聘乃
楚通中國之始
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魯三郊具三軍三遂貳之
所謂大國三軍也天子六郊具六軍六遂貳之所
謂王六軍也春秋時僭置六軍者惟晉左傳莊十
六年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閔元年自作二
軍僖二十七年作三軍明年增置三行蓋欲置六
軍而避其名耳三十一年罷三行而爲上下新軍
號爲五軍文六年舍二新軍而復三軍成三年作



六軍王應麟曰僖王命曲沃伯爲晉侯而晏臣無
所忌誠哉是言左傳晉閻沒女寬謂魏子曰豈將
軍食之而有不足此固稱將軍之始
大禹謨有危微精一之語故荀子稱之爲道經儒家
亦有心經爲宋眞德秀撰
吳季札之觀樂於小雅曰其周之衰於豳曰樂而不
淫而文中子乃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夫衰其
周之盛乎豳烏夫樂其勤而不怨乎異端害道孔
孟惡之而文中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

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解異端尤眞切
小戴記開卷便是毋不敬須知此三字乃全部綱領
以中庸大學分置禮記是漢儒明經以中庸大學
摘配論語是宋儒尊經
曲禮宦學事師訓宦爲仕或謂杜元凱注翳桑之餓
人曰宦亦學也宦學恐是游學古人千里尋師類
宦游之無定所焉或又指學爲仕宦若今之習申
韓者愚按正義引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
習六藝之事又顏氏家訓宦學與婚嫁對舉則宦



學確是兩事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孟氏之言也井田之制方
里而井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方千里爲圻天
子一圻諸侯一同則所謂封方百里者特以田計
耳即王制公侯田方百里是也若合閟宮之詩山
林川澤附庸言之又周禮所謂公五百里也而明
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究何所據周
書唐虞官百夏商官倍而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
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又與魯論註夏曰瑚殷曰璉異序夏后氏之學也又與孟子夏曰校殷曰序異君臣未嘗相弒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朱子更言之矣羽父弒隱公慶父弒二君非君臣相弒乎夏父躋僖公禮之變也季氏舞八佾樂之變也僖公焚巫尪刑之變也婦人髽而弔俗之變也更按魯世家伯禽之孫潰弒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簒弒之既明是魯爲之作俑吳魯同姓昭公娶之幾同聚麀故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也



五十以學易劉白水謂爲卒字誤分愚以爲作卒字解則可若以爲誤分恐鑿洵如劉言則孟子五十而慕亦爲卒字誤分耶

周禮玉府疏謂鄉黨寢衣爲小臥被物原云神農作被愚按被字始見楚辭係俗稱古謂之衾裯詩經抱衾與裯是也毛傳云大被曰衾單被曰裯寢衣實指寢時所服之衣而言上衣下裳制也腰以上爲上身腰以下爲下身一身有半者乃越上身之半以齊膝爲度耳上古衣裳相連取上下一體之意自秦始皇取衣裳離之纔上下判隔故說者謂爲服妖既名寢衣大約稍變其制以便寢息亦必每夜如此不必定是居齋

三禮義宗云祈雨而祭曰雩月令有大雩帝之文論語稱舞雩者蓋祭時使童男女舞之即周官舞師教皇舞而舞旱暵之事是也爾雅云舞號雩也謂歌雲漢之詩也故後來便稱其處爲舞雩王充以上文童子爲歌童殊屬附會

佩韋齋輯聞謂子擊磬於衛爲磬以立辨欲其辨上



下之分愚謂解太生別按周官有磬師魯論亦有擊磬襄之文疑夫子當日在衛爲擊磬之官特未若委吏乘田經孟子道破使後世得知之耳

自經於溝瀆句或疑溝瀆非可經之地愚按閉氣而死曰經故皇侃義疏有召忽投河而死之文然左傳有句瀆之邱句瀆音句豆地名或召忽死於句瀆地方亦未可定

比干諫而死但曰紂殺比干初未言剖也即周書剖賢人之心亦未明指殷本紀云比干强諫而死朱

世家曰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亦未言剖也惟莊子胠篋篇有比干剖之說家語從之史記比干强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視其心而皇甫謐更曰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更不知何據殊可笑也　國朝毛先舒解武城血流漂杵以爲紂之世臣捐軀報國者衆固屬附會卽魯論殷有三仁仁字亦可疑比干之死忠是矣若微子於克商之日銜璧輿櫬以適周雖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先王所封入爲王卿士去之是去王



朝而之國非歸周也然劉向不云乎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祼將於京未嘗不喟然興歎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尚書大傳武王釋箕子囚箕子乃走之朝鮮武卽以朝鮮封之後以臣禮來朝爲武王陳洪範然則仁字當與井有仁焉之仁同作人字解謂三人同爲紂之世臣其居心行事不同如此也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兩則字異解上則字作就字解下則字作然後解

孔門弟子算之促者莫如顏回而卜子夏爲文侯師時已壽一百七歲豈因喪明而獨葆其眞耶宋儒謂顏子三十二而卒史記索隱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列禦寇又云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史記稱顏子少孔子三十歲然則陳蔡受圍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顏子當三十三矣魯論從我陳蔡章有德行顏淵等語可見顏子此時尚無恙也更攷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且七十矣魯論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可見回之



死又在鯉後司馬貞謂鯉也死數語乃設事之詞然逆子之死以自明豈聖父意哉胡說甚矣按孔子年譜七十一歲顏子乃卒然則回死時已四十一歲矣卽如曾參家語稱少孔子四十六歲距孔子卒時止二十八歲耳已早聞一貫之傳矣而顏之推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又不知何所據也

風俗通云邱姓本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複姓也而藝文志曰左邱明姓左名邱明故春秋稱左氏傳

能攺齋漫錄載湖州有人發古冢得石碑乃南朝邱遲其言遲乃左史邱明之後左史是又官名矣朱竹垞孔門弟子攷稱魯太史左邱子明又云不稱左邱傳而稱左傳者弟子諱師名也急就篇注有左邱明本魯之左史繼守其職遂爲姓等語其說更明猶之少正卯其人名卯少正乃其官名或又云左邱明楚左史倚相之後鄭樵通志云傳春秋者左姓邱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邱以地爲氏葉少蘊云作春秋者爲左作國語者爲左邱



太史公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可證而夏洪基孔門傳略又以爲一人孔疏述嚴氏春秋云孔子與邱明如周觀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而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語唐趙匡陸德明疑左氏在孔子之前宋王安石又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爲六國時人紛無定論則又何也若　國朝張沐解左傳曰傳附經左故曰左傳以人號傳古無此體說者譏其語太新奇然按禮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如朝覲聘問會盟征伐之事都謂之動左傳一書大約是左史所記之動耳後因聖人爲之經或即以左史所紀爲之傳沐說似未可盡非也

趙岐謂孟子字則未聞王肅謂字子居孔藂子亦曰孟子居按孟子於諸家醇乎醇者也而自來攻之不遺餘力何歟如王充有刺孟何涉馮休有删孟司馬光作疑孟蘇軾有辨孟李泰伯鄭厚叔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黄次伋作評孟漢劉歆至列孟子於兵家永嘉而後退孟子於術數雖翼之者唐



有劉軻宋有陸筠尊之者有皮日休韓愈余允文然必兩程夫子以孟子配入論語學庸號爲四書而子朱子更集諸家之說注之夫然後孟氏之論定而萬世學者乃以孔孟並稱云趙岐序孟子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朱子乃云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亦無可攷然閻若璩云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

此非岐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封鄒國公配享始宋神宗（按後周宣帝大象二年曾追封孔子爲鄒國公）亞聖公之封詔自元至順元年本趙岐孟子題辭命世亞聖之大才是也故宋史尚書名元史則稱子明初上嫌土芥寇讎之說命劉三吾等更修除去八十五條名曰孟子節文永樂時纂修經書大全仍以舊本行世夫以司馬公之方正而嗜法言誠不可解若說是不以人廢言則老蘇不云乎雄之法言辨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又曰使雄有孟某



之書而背爲太元耶然則司馬公疑孟之作頗爲多事時老友蔡補軒笑愚多事之說愚曰劉器之平生篤信溫公而獨喜讀孟子溫公之子康篤孝也嘗謂孟子書最醇然則固非愚一人私言矣愚且謂林謹思續孟二書尤爲贅設陳白沙之號爲活孟子亦假非其倫謝肇淛五雜組稱倭人頗購儒書獨無孟子云有攜其書往者輒覆溺巖巖氣象異世凜然誠一奇事

歃血二字祥見謂註無的解余按正義口含血曰歃鄭元謂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左傳鄭伯盟歃如忘解者曰當歃血之時如口遺忘物然國語前盟口血未乾淮南子胡人彈骨越人齧臂中國歃血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遼史刺血友仿此更按字義歃血自明而爲盟

過老友金耐云寓舍晤其鄉人某偶論司城貞子語某謂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仿天子制此說却有所本然攷司城即司空宋武公名司空故廢司空改爲司城左傳宋以武



公廢司空是也更按氏族志宋以武公名司空改司空氏爲司功氏晉以僖侯名司徒改司徒氏爲司城氏或貞子氏司城亦未可定孔子實爲陳侯周臣見闕里志近有某公解周爲忠云並非陳侯名引左傳忠信爲周語謂陳湣公爲楚惠王所殺貞子盡死其難故稱爲忠臣以表其賢愚謂存一說可也論孟文法無此隱曲獨不憶趙岐所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何以殉陳而死

變置社稷注疏謂更立社稷之有功於民者全謝山

云古人加罰於社稷約有等差輕則停祭重則遷
其壇壝之地至重則更其配食之神引左傳夏以
上祀柱爲稷商因七年之旱乃易柱以棄爲證而
葛斯大學禮質疑云變置之事不見記載所謂變
置者或因水旱之方就此一方之社稷變其常祭
而爲奠如郊特牲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穀梁大祲
之歲有禱無祀之意愚謂說雖近理終於變置義
未確毁社稷之壇壝而更置之趙岐孫奭都有是
語卽如陳後山談叢載句容有盜毁置社稷而盜

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說者
尚謂變置之法不特旱乾水溢宜然按考工記匠
人營國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然則建國之初社稷
郞有定位豈容任意更張似又當以註疏之說爲
是
匋雨軒曉起聞牆外鳴鉦騶唱聲詢之乃城隍神陪
祀厲壇也主祀爲吳山城隍周公新陪祀爲孫公
謨廟祀艮山門石仁和湯水南太史廟額記稱孫
謨宋紹興知臨安府然按咸淳臨安志郡守表並

無孫謨名不知太史何所本也古時每致祭帝王
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故祭法周之祀曰泰厲諸
侯之祀曰公厲大夫之祀曰族厲今之所祀不過
匹夫匹婦無依之鬼卽鄭子產鬼有所歸乃不爲
厲之說也漢時秋祠厲諱言厲而托之曰山取於
厲山氏之意今更名以淸明十月朔兩祀本明洪
武三年詔頒其祭於天下凡郡縣皆立壇於北郊
每歲淸明中元十月朔三祭先期牒城隍神至日
迎位於壇上以主之城隍二字見周易城復於隍

其祭也或謂始春秋鄭宋四鄘之祀然愚讀周制
八蜡之祭有水庸庸城也水隍也似城隍之列在
祀典始之者伊耆氏繼之者周也先儒嘗謂旣有
社不應復有城隍故今之城隍不過古者地示土
穀之類祀典風雲雷雨山川城隍之神本有位號
無姓名志稱吳尚書屈晃之妻夢與神遇生子曰
惠坦有神變祀爲城隍之神乃爲城隍姓名之所
自起然按元學士王惲汴梁路城隍祠記謂秦功
臣馮尚見夢漢高祖曰奉天帝命與王知領城隍

事此固姓名祠祀之始魏書明年熙平二年詔州鎮城隍各嚴齋會糾執妖喧則城隍神之禀灼可見北齊書慕容儼鎮郢州爲梁侯瑱任約所困城中有神祠號城隍神儼率衆禱之是城隍固可資捍禦矣



# 稗販卷二

仁和　曹斯棟輯
常熟　金　栻校

子書之僞者指不勝悉第就各家書目中所載如處子九篇（趙人）蜎子十三篇（楚人名淵老子弟子）頰冶子一篇吁子十八篇（楚人）閭邱子十三篇捷子二篇（齊人）燕丹子三卷（燕太子）周人根牟子漢人纒子遍搜之終不可得至於陵子一書淺陋殊甚其爲妄士𡙇僞託無疑



韓子大儒言亦有不檢點處如原道之言荀子也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於讀荀乃云大醇而小疵夫荀子只一句人性惡便大本已失安得謂醇又曰亂天下者子思孟某也豈特小疵已哉困學紀聞稱據韓詩外傳所引荀但非愼到田駢等十子而無思孟以今本爲其徒韓非李斯之流所增云云然敢於非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卽敢於非思孟矣韓子惡楊墨之肆行是矣而於讀墨乃云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

孔墨然則宋沙門契嵩非韓一書實自貽之口實也

宋張文潛云宋齊邱所撰化書亦微有見道處如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矣晁公武亦以化書爲齊邱所撰金華宋濂有云書固非淺機小數比也果齊邱知此何至不得其死然按化書實終南隱士譚峭字景升所撰陳第世善堂書目有譚子化書二卷又有齊邱子化書十卷峭爲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師嵩山道士得辟穀養生之術道家稱爲紫霄眞人五代



史閩世家稱王昶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譚嘗謁齊邱出所著化書授之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叙而流傳宋乃攘爲己有醉之以酒用牛皮裹縫沉譚於江然攷海寧縣有譚山志稱譚峭煉丹得道處又澉水志譚峭有海上詩云線大長江扇大天鞍韉抛向海東邊蓬萊原是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遂仙去然則沉水之說恐是南唐書儒者傳所云齊邱忌汪台符之才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沉石城蚵蚾磯下或因此訛爲譚耳

吾子行閒居錄云天竺僧傳公有蘇子赤壁墨本與今本有數處不同即如而吾與子之所共樂作共食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蘇長公赤壁賦墨蹟在文衡山家余親見之是吾與子之所共食今食字刻本作適等語可見此字後人已兩易矣按文衡山云食字近都作適頃見東坡眞蹟爲食左傳伍員曰不可食已註曰食消也愚謂此解最好而李冶古今黈解食字曰乃自己之眞味受用之正地



何啻癡人說夢又引素問精食氣形食味之語於戲東坡大才豈屑屑求此作佐證耶

孟子言舜卒於鳴條世紀云有苗氏叛舜南征崩於鳴條路史云帝死以瓦棺葬於紀是爲鳴條墨子云舜西敎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呂氏春秋云舜葬於紀顧起元說畧云鳴條在河南故葬於紀所謂紀市也今帝墓在安邑安邑有鳴條陌去紀才兩舍而史記曰舜巡守崩於蒼梧之野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司馬公史剡云虞書陟方云者言

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以巡守為陟方實孔安國司馬遷之誤又詩云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征迢迢渡湘水可以破蒼梧之說矣或謂舜都蒲坂距鳴條不遠孟子之說較是蒼梧云者大約惑於竹書紀年舜為禹遷死蒼梧之妄語耳然伯益去舜未遠益云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卽孟子只書卒而未書葬謝疊山曰堯妻二女三妃亦無所據然檀弓明明有三妃未之從語世紀云舜有庶子八



人皆不肖又立癸比氏羅泌路史云禹有天下舜之諸子分適他國其之巴陵者癸比氏葢從之故其墓在巴陵嘗讀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匽韓詩外傳云舜兼二女非違禮也

漢律淫季父妻曰報左傳鄭文公報鄭子之妃陳嬀鄭子文公叔然則文選註上淫曰蒸下淫曰報誤

蜀本紀秦惠王二十七年張儀築成都城依龜行跡築之因名龜化城湧幢小品載龜藏酒庫高崇文截為帶胯龜夜見夢曰無故相屠必有以報後崇文誅死尸二十餘段如帶之數愚按截龜為帶者乃其子駢也駢為寵任呂用之等闔門慘死土窟中若崇文係良將平劉闢有功後以考終孔帖亦載李德裕鎮西川龜殼猶存後為高崇文截作帶胯然按本傳崇文元和初討劉闢拜東川節度德裕太和四年徙西川相去已二十餘年矣

史遷才大如海每遇敘事輒寫得生氣勃發然不免太過處卽如留侯世家敘圯上老人多至二百餘字結末秪授太公兵法云爾何須如此描寫以啓



後來幽怪荒渺之論惟東坡以為秦之隱君子其識見過人遠矣絳侯世家文帝勞軍細柳不過說他刁斗森嚴將士用命而已何至彀弓持滿天子前驅不得入儼然臨大敵光景又云軍中知有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更何等語耶若然固跋扈將軍矣何以謂之能軍愚嘗謂不特圯上老人為子虛烏有卽滄海君赤松子商山四皓亦屬誕妄

史記扁鵲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生秦時徐廣以為鄭當為鄚縣名唐開元中以鄚字類鄭因

更爲莫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春秋時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法言乃云扁鵲盧人也故後人稱之曰盧毉酉陽雜俎云盧城之東有扁鵲冢魏時針藥之士以巵臘禱之故謂之盧毉然按周時實有毉盧氏非扁鵲也宋仁宗景祐元年以毉者許希有請詔封扁鵲爲神應侯鶡冠子魏文侯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孰最善爲毉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然則最下者獨傳而二人并其名遺之矣史記秦太毉令



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則又以術殺身矣

漢高祖謂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終如其言夫知周勃之能安劉而不知呂氏之爲禍是智足以知臣而不足以知妻猶之后父呂公能相高祖之富貴而不能相呂后之覆宗更如春秋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艷妻聽其行路致禍及其君霍光驂乘謁高廟時能使宣帝嚴憚若有芒刺在背而妻殺許后甘蹈夷滅竟不能自制其妻無他溺於情也若武帝之殺鉤弋固非大英雄不能然又不可以爲訓光武中興遷呂太后廟主於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說者不無嫌其鹵莽愚謂此舉差快人意然郭后之廢未始不昭於此

申屠嘉之召責鄧通不過能行大臣之事而未見其能合大臣之道也夫代君出治無所不統者之爲宰相鄧通而果佞奸亂命則常刑罔赦況文帝之賢比隆成康嘉卽爲之力淸君側亦未必遽疑其



震主而要君也何至依違堂上待其頓首出血故故許久不解以求帝之持節召之耶恐此等舉動主臣有意爲之於何而見於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期君釋之數語而見之也果爾則上下相蒙惡有所謂一德交孚哉若宋之韓忠獻則否坐政事堂上立任守忠於堂下數其罪而毅然逐之斯眞可以無媿大臣者矣

文帝紀淮南厲王罪惡暴著乃處之蜀道以不食死

爰盎以殺弟名動文帝文帝封厲王四子爲侯賈
誼疏諫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天下云云愚謂
爰盎固非誼亦未爲得也文帝封淮南後其亦成
王錄管蔡後意特四子盡封爲太過耳擇其賢而
立之誰曰不宜且亦可已後此之釁
衛青傳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議者
遂謂生獲不當言級愚謂卒字下只須添一所字
便文義顯然矣
五代宋齊尚限年之制其求進取者有增年矯貌諸



弊宋時亦有眞年官年之說至形於制書太宗取
人年少者往往追罷惟寇準十九歲舉進士書實
在年齒可謂立心不苟端於始進矣何以執政後
一聞朝廷有寇準好宰相但年太少之語遂服何
首烏而食三白使鬚髮盡變以速相位說者謂不
克詘於富貴之難如此春明退朝錄稱寇準四十
四登庸然則前此文潞公四十三後此蘇易簡三
十六王沂公三十九何獨以萊公爲年太少耶何
首烏之食似未可深信

向不解容齋三筆載范文正微時冒姓朱氏其歸宗
啓有云志在逃秦入境遂稱夫張祿名非霸越乘
船偶效於陶朱後閱歐陽公范文正神道碑云希
文世家蘇州事吳越自皇考從錢俶朝京師爲武
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未免乳而孤母夫人貧無
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家世感泣去之祥符
間爲廣德司理參軍乃迎養其母云云始歎據事
直書視今之諛墓者異矣馬氏通考載陳氏云祥
符八年進士曰朱說者即仲淹也後爲兗州推官



始復姓更名湧幢小品又云朱說節度集慶軍始
更名還姓愚謂此姓取名亦事勢之或有者也既
知家世而更復名姓直待節度集慶軍之後恐未
必然按涑水紀聞希文少孤從其母適朱因冒其
姓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年二十餘始改科舉進
士等語疑復姓更名即在此時宋史范仲淹以大
理寺丞從監楚州糧料院遭母喪去與節度集慶
軍之說亦異更按文正報朱氏長養恩亦厚既貴
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宅子弟以

公蔭得補官者三人歲別爲饗祭陶朱張祿一聯見陶岳五代史補本梁成汭鎮荆南時乞歸本姓郭氏啓惟文正用之尤爲工切而中吳紀聞乃云文正歸宗啓改用鄭准一聯者蓋成汭鎮荆南時辟鄭准爲推官准長於牋奏其乞歸本姓表實准爲之捉刀也

歐陽公叙蘇子美文集有同時飲酒得罪多一時豪俊云云此語不無阿好按仁宗朝蘇爲舘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爲宴飲之資蘇



承例爲會而與會者率輕儇戲謔作爲詩歌至有欹倒太極遺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語直不成話此輩若升必成黨援門戶之私豈但非國家之福而已宜其舘閣罷逐一空不然仁宗賢主焉有好醜不分而聽王拱辰之一網打盡哉況其間有服慘未除而與此伎樂會者尤非出於文致可知嘗攷宋史嘉祐間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首以邵雍應詔可見此人固非無分曉者

張南軒責諸葛瞻不能力諫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退冀主一悟兵敗身死僅賢於賣國者此固春秋責備賢者之意然南軒獨不思父浚身爲都督有一岳飛而不能容致無辜之曲端於死地於李綱趙鼎則劾之於汪伯彥秦檜則薦之富平淮西符離之潰喪師動踰數十萬孝宗恢復之業從此不振南軒何不以責諸葛者諍其父耶且云符離軍敗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試思此何如時何如事尚用得著心學眞可笑胡說矣

南軒云五王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雖嘗



爲武后所廢然欲傳位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昭見而朱子曰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了以當時言之中宗又未有可廢之事況高宗別無子嗣不立中宗恐失天下之望兩賢所見何不同如此愚謂朱子之論是守經張子之論是達權行權又必如孟子所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卽如梁冀不立淸河王蒜而立蠡吾侯方謂富貴可以長保而後來族冀者卽桓帝也此非無伊尹之志之一証歟

林靈素以左道幸於徽宗然見元祐黨人碑必拜曰此皆天門下仙吏也又詩曰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人文臣愧此道士施全刺秦檜不中檜詰之曰天下都要去殺番人偏你不肯便我要殺你了武將愧此小校按秦檜十客中之施全或謂即刺檜者然西湖志餘以施全輒辨爲刺客後來刺檜者又是一人大約因輒辨刺客之語而誤認耳

孫莘老形貌奇古熙寧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之沒



興孔夫子郭倪素以臥龍自負後兵潰於符離對客泣數行下人謂之帶汁諸葛亮二事眞絕對

駙馬官名漢武帝置掌御馬者也後惟尚主者乃官是職說鈴載宋時選尚駙馬降其父爲兄弟行一條並不敘明時代老友蔡補軒云宋儒最講道學似此逆理亂倫曾不聞救正其失愚考宋史王普傳普子貽孫貽孫弟子克明尚眞宗鄭國公主改名貽永令其與同父行李遵勗乃崇矩之孫繼昌之子眞宗朝尚太宗女魏國長公主升爲崇矩之子繼昌之弟自此爲例馬氏通考云眞宗長女入道餘俱早薨太宗鄧國長公主適王貽永齊國大長公主適李遵勗并云時遵勗父繼昌尚無恙主因誕日以舊禮謁繼昌帝聞而嘉之說與宋史小異治平四年神宗手詔述英宗治命應公主出降其夫不得升同父行故綱目大書治平四年始命公主行見舅姑禮然則北宋時已救正矣按唐德宗建中元年已定公主見舅姑禮蓋宋初禮意復失故也蔡又譏袁氏世範所云茍不得已則兄撫弟爲子弟奉兄爲父之語爲礙於禮不知此本於公羊傳弟爲兄後之說即如五代史陳洪進傳以子文顯始生之子養



以爲子名文頊晉家人傳重允高祖弟高祖愛之養以爲子矣史周三臣傳李守節乃李筠之子守節卒無後即以筠妾所生之子爲之嗣

侯蒙傳載宋江三十六人橫行河朔官軍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方今青溪盜起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此稗官家所以有前後水滸傳也而續文獻通考竟以水滸傳載入藝文類中然考江之所爲立號不僭侈名稱猶循軌轍豈亦謂盜亦有道者歟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贊儼然太

史公傳游俠進朱家劇孟意也按張叔夜傳知海州時劇賊宋江剽掠至海劫巨艦十數叔夜募死士誘之使戰密伏壯士海旁約俟兵合即焚其舟賊大恐伏兵乘之江乃降施氏因得叔夜擒賊招語乃撰水滸傳點鬼簿中俱有宋江三十六人事迹是元人鍾繼先所編宣和遺事亦載宋江并花石綱等事龔聖與語言宋江潛至李師師家有六六雁行連八八語又似不止三十六人矣陸次雲湖壖雜記載六和塔下有魯智深像進龍浦下有鐵嶺關說是宋江藏兵處江滸人掘地得武松墓碣愚謂此亦好事者因野史有宋江就招後各授武功大夫分注諸路巡檢使語附會之耳



冬青一事都傳林唐二義士爲之愚偶閱會稽王伯良曲律一書云冬青事係吾家修竹諱英孫字才翁官將作監簿以故宋戚畹不勝痛憤捐重貲命家客林唐二君爲之而已諱其事等語宋遺民錄從政郎林景熙溫之平陽人國除不仕會稽王監簿移書屈致與尋歲晏之盟林叙修竹詩亦有寤寐不忘君恩與拜鵑心事悲惋實同云云大約此事王責之林林又與唐合謀而成之者也同謀者相傳更有謝皐羽鄭樸翁諸人按林答謝翱見寄詩有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之句林作樸翁墓誌亦有精衛塡海憑霄銜土人孰知分知之者天然則二人亦同斯舉或有謂函骨改葬乃守陵使羅銑恐不盡然章祖程引厓山志以爲尚有俞則亮按則亮名應政和人明洪武中曾官留守同知全謝山謂其隔絕三朝相去八十餘年固未可信也全更辨謝皐羽云發陵之歲續綱目以爲戊寅其時文丞相未死皐羽尚從行焉即祥興初元亦徘徊嶺嶠宋亡之後避地甌栝後以癸未始入吳丙戌始入越與於冬青改葬亦恐是臆度更按保越錄明胡大海攻紹興縱兵淫掠發宋陵墓云云然則宋陵已再發矣



鄭思肖心史相傳出自崇禎戊寅冬蘇州承天寺狼山中房浚井得之然多有可疑處如記文丞相赴義時頸間微湧白骨剖腹而視但黃水剖心而視

心純乎赤元世祖取其心肺與衆食之等語世祖雖不仁何至酷忠良於死後且其中魏徵避仁宗諱作證而李覯則不避高宗諱蕭壽庚作蕭受耕按徐乾學通鑑後編考異以爲海鹽姚士粦所僞託其言或不誣

紹興有所謂丐戶不解丐何以立戶詢之土人即俗所稱惰民也又曰貧子及按徐渭會稽丐戶論乃是墮民二字世傳其先是宋時楊廷昭部將焦光瓚家丁以叛宋降金被斥愚按楊廷昭太原人其



父業與遼戰殁則其麾下皆忠義也何以又叛宋而降金且自何時從晉陽徙浙東亦從未見之書傳明王士性廣志繹曰墮民是元時勳戚國初降下之使不與齊民列其說或可信

明世宗丁巳四月十三申刻雷雨大作戌刻火光驟起由正殿延燒至午門次日辰刻始熄人皆見楊忠愍公青巾素服雙眸炯炯憑午門西角檻若指麾撲滅狀逾時方隱此志傳所不載見平原鄭履准跋忠愍公手札　國朝陸清獻公傳其殁時與

忠愍交代嘗考清獻在都時相國明珠欲接納公崑山徐尚書爲訂期往謁公已諾而竟先期出京矣居鄉値高學士親喪訃聞不往弔則非禮乃乘小舟齎香楮雜衆賓入拜拜已逕出比學士知而公棹已返凡此亦皆行狀所未及見汪韓門跋清獻公靈壽縣志　國朝廣陵吳綺官中書舍人譜忠愍公傳奇稱　旨即官以忠愍公之官時人榮之

掌石砫宣撫司印秦夫人良玉忠州人父名葵忠州



明經良玉爲馬千乘妻千乘爲部民所訟瘐死雲陽獄良玉代襲其職流賊入川良玉以所部白桿兵捍夔巫間蜀亡後張賊招之不屈愍皇帝嘗賜詩四章有云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嗚呼語幾於輕薄矣豈成大哉王言按夫人征播時乃萬歷二十七年至愍皇帝時約已六十餘歲人矣觀其陳奏總兵李維新渡河一戰敗衂歸營反閉門拒臣以鬚眉男子忌一巾幗婦人思之亦當媿死云云眞不減血性丈夫川撫邵捷春命知

綿州陸遜之按營夫人與論兵事誤拽其袖夫人引佩刀斷之其嚴肅又如此肯自儕於紅粉美人哉夫人壽終媳沈紅蘭繼掌石砫印

李映碧三垣筆記備載熊襄愍臨刑之慘然全謝山記其逸事一則云見秋曹日錄言襄愍既入獄亦無所事其臥用一籐枕不分寒暑未嘗去身每晚人靜焚香禮北辰則取籐枕供之莫能知其意也臨刑神色自若俄奉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錄其首乃空無所有但見一籐枕駭報魏奄掠問家人子弟亦無所得魏奄秘其事而九邊所傳之首竟非襄愍真顱也劉公戩畫徵錄稱南都失守馬士英寄身白門僧舍賣畫自給畫學董北苑而另饒機趣後病死僧焚其尸得堅固子數十因歎與蔡京胸有卍字同而查愼行人海記云馬士英自南都逃至紹與入方國安營既而阮大鋮亦至大兵渡江士英國安走台州大鋮迎降錄用急招士英及方國安方逢年出降時唐王改元於延平士英等心懷首鼠密表通軍中消息及唐王被執



於順昌搜龍扛得士英等請駕出關爲內應疏在巳降後西人同日處斬劉查兩說全然不同而三藩紀事又稱唐王稱元於福州士英擁兵求入關王以其罪大不許後　大朝兵討湖賊炎易并獲士英斬之云云即如明初常遇春淫殺過甚更逼取元主女敵人惡之用計擒去以竹篾貫兩掌跣足牽以行遂支解之見明張萱所宙載與正史亦異

# 稗販卷三

曹斯棟輯

仁和　俞之樞校

漢元始四年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此祠祀之起于定國傳父于公爲縣獄吏郡中爲立生祠此生祠之起若內璫祠祀實始於明英宗之賜祠王振　國朝御史沈廷芳始奏毀之生祠止魏忠賢緣蘇人顏佩韋之變璫頫衔蘇杭織造李實實怖欲死乃命浙江巡撫潘汝楨請建生祠以自解免擇地於西湖關壯繆岳忠武雙廟之間祠成聞於朝賜額普德授杭州衛百戶沈尚文守祠媚璫者屬學使樊良樞作碑記樊告病乃更請閣中縉紳施鳳來撰文張瑞圖書丹耿副使如杞以不拜逆祠被逮由是各省效尤窮極土木小人作俑遺臭可勝言哉獨福建竟無建祠之請攷西湖逆祠之毀乃崇禎戊辰議以所毀祠之木石修忠武廟卜之忠武弗許相傳貢院西橋關帝廟龍亭猶逆祠舊物明史稱高皇不許內侍讀書識字不數傳而宣宗設有內書堂令翰林二三員爲教習司禮監遂有秉筆太監因之此輩作奸犯科矣（按日下舊聞內書堂教授自學士陳山始○洪武初以監正監副監丞名門正門副名至永樂始改監正曰太監）不知出乎反乎貽謀不終仍自高皇蓋高皇初禁內臣豫政尚矣何以二十五年又遣太監聶慶童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無怪永樂元年即有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之命甚至十八年有東厰之設從此奄毓流毒無已按厰衛不稱衙而稱厰蓋洪武時大內有所建造就西華門外隙地爲厰以處匠作工竣而厰未全去永樂徙都後中官有爲南京內守備者無公署可居因即厰地結屋遂以厰名後顧以此爲尊稱

弘光命捕蝦蟇取蟾酥合媚藥馬士英有賈平章之好人稱蝦蟇天子蟋蟀相公當時諺曰都督多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止愛錢皇帝但喫酒弘光年要做官非騎馬士英即種田（太監田成）紅花開天子次不辦衣衫只辦鞋更有署馬士英之門曰兩朝丞相

此馬彼牛同為畜道二黨元魁出劉入阮豈是偷宗又云掃盡江南金墳塞馬家口道路之言不此欲國之不亡得乎嚴遂成詩云濫觴官爵如兒戲巢幕光陰但色荒蓋實錄也勝國年號平聲字在下者俱不利如洪熙享祚不及一載泰昌纔匝月耳至建文崇禎及南朝弘光猶為不利南渡年號閣擬定武弘光拜天探籌得弘光冢宰張蒨山曰光字上於文為火　大朝年號曰治從水水能剋火卒如其言當時或謚弘光為赧皇帝有云弘光



非朱姓乃福藩逃難侍衛私擇一人以充福世子弄假成眞耳愚按福世子殁德昌郡王以序當立馬士英撫鳳陽時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視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有博徒持以質錢士英因物色之士英與王初不相識但據王印所在則以為眞世子甲申國變後南都方議所立士英遽從外擁戴福王以為己功王之不欲深究大慧及童氏便是假王明証甲申十二月有僧大慧（大慧實齊庶宗）至石城門為邏者所執詔法司勘問據供先帝時封齊王以崇禎十五年渡江詞連申紹芳諸人於是阮大鋮楊維垣欲借此以羅織清流遂造為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而王意不欲深究乃於弘光元年三月棄大慧於市上初封德昌郡王三繼妻童氏生子不育洛陽陷與王相失至是巡撫御史陳潛夫奏妃故在上不問童氏自詣巡撫越其杰所具陳本末廣昌伯劉良佐以儀衛送至都王大慍下鎮撫栲問妃在獄細書入宮年月及相離情事求馮可宗為之轉達王勿視劉澤清婦亦有上



士英夫人書救童氏士英勸王迎入宮不聽諭劉良佐曰童氏妖婦冒朕結髮命屈尚忠加酷刑妃呾罵獄中南都陷不知所終按三藩紀事載童故周府宮人洛陽破童逃至尉氏縣與王遇於旅邸相依生一子故馬士英有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為敵體之語

史傳中載后妃宮嬪流落貧窶如北齊后妃以發燭為業陳宮嬪賣泥蝎燭自給閱之已可歎明詎唐代宗后沈氏生德宗史思明再陷河洛失后所在

德宗即位遥尊爲皇太后以睦王逅爲奉迎太后使分命使臣周行天下終貞元之世無聞焉天眷流離聞之猶爲慘沮即明天啟懿安皇后野史亦謂城陷愍皇帝使人勸后自裁倉卒不得達懿安青衣蒙頭徒步走入成國公第後遂流落民間顧寧人昌平十三陵記亦謂熹廟懿安后張氏不知所終惟曝書亭集稱　國朝實錄書順治元年五月塟明天啟后張氏於昌平州斯足以洗野史之辱矣又李賊陷京師後其黨李岩常以大義脫懿



安於厄而俾之從容自死見綏寇紀略蒟隱紀聞亦載思陵將殉社稷傳旨後宮令自裁宮監王承壽從懿安宮至白帝曰懿安后業縊死宮中矣流落之說愚按有任貴妃者乃魏奄養女豔而狡賊入詭曰我天啟張皇后也賊亦不敢犯乘間挾珠寶逸出遇一少年利其貲挈之出都或送任於官永壽竊窺識之

郭西集錢塘藕振雄幼宿友人齋塾師張翁向爲寧南侯幕客談其軍中事甚悉藕爲賦左侯行有云可帳森森幕府威虛懷下士世還稀文人筆割劉公幹掌記方嚴喻布衣性情樂易無偏喜帳下不留歌舞伎按良玉許州之敗妻子陷於闖賊故諸營僧優歌舞造且而良玉獨塊然一室旁無姬侍騰口清談柳敬亭關心藥裹楊醫士柳本曹姓楊字季蘅後以左奏擢武昌守可想見賓主相於之盛矣又云予本儒生厠幕僚戎服隨營轉戰勞即指張翁也後云小侯歸命朝　天去平原客散關河阻猶覺言外淒涼張翁且言侯殂九江戰艦蟻峙輿尸以殮隨與火銀匣函骨而去按良玉子夢不象賢恒歎曰



良玉一代人耳我死此軍盡散矣侯方域左良玉傳云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良玉欲廢弘光立楚世子至九江病死而英王師尾其後良玉子夢庚以其軍降朱樟石硅行詩寧南大帥忝同名忠勇何嘗及女子亦實錄也

字有因諱易以他音而尋從原呼者竟有終不能改如正戊操三字者而此三人又皆大亡道之主猶宜急改而因循至此豈餘威至今存耶秦始皇諱政故當日稱正月爲征音今猶仍其舊稱若呼以

本音反從旁竊笑一可怪也梁朱溫曾祖名茂琳
因諱戊爲務至今十干戊字者讀爲茂音鮮有不
指摘者二可怪也魏武諱操詩經操執子之祛兮
晉魏間改操爲摻見魏了翁答張洽書故吳淑爲
江左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淑多改爲掺至今監
本反昧其原字三可怪也
書史中字同而義異者甚多略舉數端於此皋陶舜
臣也周禮韗人爲皋陶疏曰鼓匡書經巫咸乂王
家商臣也而周官巫咸乃龜書篇名商容紂臣也

樂記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是又指禮樂之臣爲
容聖門之賢曰子路而鄺湛若赤雅熊亦名子路
楊子法言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夏屋屋
宇也詩經夏屋渠渠則又訓爲食器之鉅者班馬
班固馬遷也左傳自有班馬之聲訓爲離羣之馬
左傳巾車脂轄馮異傳不忘巾車之恩又指地名
五子胥傳遂滅鄒魯其君以歸魯與虜通遂滅鄒
是一句固與鄒魯指二國名者異史記楚靈王死
於申亥是人姓名非地支也莊子澤有委蛇跪爲

泥鰌非毛詩所云委蛇也君子材德出衆之稱吳
越春秋君子六千人乃訓爲君養之如子不聯集衣冠人
物別爲君子營明初混軍有君子衛選文臣子姪居之亦仿此義左傳行李之往
來謂行人也唐書溫造傳中丞行李不過半街官
府出籠街喝道亦謂之行李君稱曰寡人詩經以
坊寡人則莊姜自謂子之於父稱膝下朱晦菴與
李延平書某十八日離膝下先生處亦可稱膝下
婦謂夫爲良人上官后傳內與父諸良人侍御皆
亂師古曰良人妾也儲君所居爲東宮劉向傳依

東宮之尊師古曰太后所居也平准書邑令爲縣
官霍光傳縣官非我家將軍則又指天子灌夫傳
坐乃起更衣顏注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
變也而論衡云更衣之室可謂臭矣則又指如廁
漢文帝臨廁韋昭謂夾二水而臨其岸武帝據廁
見衛青則又指溷廁詩經稱毋爲聖善楊修答曹
植有聖善之教則又指父恩德爲惠周書顧命二
人雀弁執惠又爲兵器是三隅矛寒冷爲冷莊子
山木篇舜之將死眞冷禹曰益遺命爲眞冷冷諭

也識見爲識夏小正三月采識乃訓爲草飯食爲餼尚書大傳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餼則又訓六兩爲餼金錫爲錫大射禮冪用錫布亦訓爲錫左傳上思利民忠也君於民亦可言忠內則慈以旨甘子於親亦可言慈無夫曰寡崔杼生成及強而寡是無妻者亦可言寡婦人目夫曰伯如詩經伯也執殳而既伯既禱天駟房星之神亦曰伯周禮夫間有遂遂爲小溝乃陸賈楚漢春秋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爲成侯又訓爲歲幣帛爲幣



趙世家馮亭以城市邑千七幣吾國是城市亦可謂之幣女子適人曰嫁蔣子萬機論主失於國其臣再嫁亦訓爲仕西京雜記云月之旦爲朔車之舟亦謂之朔玉之未理爲璞死鼠未腊亦爲璞水流爲川山海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名曰羆九竅生於尾亦曰川信約爲約呂氏春秋肉之美者有髦象之約焉鼻亦爲約想念爲念二十亦稱念蓋吳王女名二十故江南人諱之也見兼明錄

朱子曰情者性之動也既爲性之動則古今宜無異情矣然性也有命焉古之所謂忘情今則變而爲無情矣古之所謂直情今則變而爲悖情矣古之所謂至情今則變而爲矯情矣三者之中惟矯情最爲名教罪魁何則矯情未有不滅性者也如鄧伯道之棄其子以全弟嗣矯情也棄子於樹以要賊鋒非滅性乎周澤清齋遇疾怒妻就問矯情也既寘於理必加以罪非滅性乎何點感愴家既絕意昏娶矯情也後勉爲成禮復幽閉少艾非滅性



乎陽城兄弟友愛皆不娶以終矯情也廢居室之倫絕祖宗之祀非滅性乎陳無巳當齋宿而却趙挺之綿裘矯情也竟以忍凍而戕賊其生非滅性乎類此者不勝舉外若率意徑行之人或至愚於忠愚於孝愚於信誓此又不學無術之過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董子不云乎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善夫東坡之言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

周禮春官凶禮卽次於吉禮之後曲臺記於喪服獨
詳蓋聖示人以水源木本之思也自唐徙五禮之
名置凶禮第五許敬宗李義甫上顯慶新禮以爲
凶禮非臣子所宜言卽宋儒紛紛講學凶禮獨少
專書民間所奉者惟朱子家禮一編而已攷之東
漢風俗仁厚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楊仁爲
什邡令行兄喪去官尋義亦以兄順喪去官太常
丞譙元槐里令曹全以弟服去職西鄂長楊弼以
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尚以從父渤



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會稽
太守陳重廣平令仲定以姊王純以妹賈逵以祖
父杜林以弟成喪隗囂亦聽其持服東歸范滂父
叔矩博士徵以兄喪不行圉令趙君司徒楊公辟
以兄憂不至且有表師喪而去官者如延篤孔昱
李膺宣度劉焉王朗是也卽晉人崇尚莊老放廢
禮法猶不肯輟而不講故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
子喪去職司隸荀愷有從兄喪自表赴哀陶潛以
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詞周翼以舅喪解職載

封以伯父喪去官桓沖版王薈補江州刺史時薈
兄喪將葬辭不出楊旌有伯母服而應舉孝廉議
貶司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顏含在叔父喪嫁
女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
俱爲劉隗所劾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嫁女爲張
輔所論陳壽居喪病使婢丸藥坐廢不仕自安帝
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令非父母服不得去職遂至
古道不行期功服鮮衣盛飾動引諸侯絕大夫降
一語以爲口實且於今三年之喪亦有徒存其名



者矣獨不思國家功令釋服從吉載於十惡之條
期喪釋服亦杖六十法綦嚴也夫哀絰在身食肉
御內如故是所謂服其服而無其容姚旅露書載
京師期功以下服孝帽項心皆綴紅絨一朶謂之
花花孝說者謂不知始自何時然可笑喪禮卿大
夫親死尚有代哭之文何有於期功下之紅絨朱
子曰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輕固
非短喪之謂蓋終身哀慕情不止於三年也
無服之喪爲袒免免讀爲問曲禮冠毋免勞毋袒若

祖免葢變其常服以致哀傷則免字是不當讀問此正字通之說也然按左傳秦獲晉侯穆姬以免服衰絰迎免而曰服圉非徒去冠之謂矣三年問篇出於荀子荀子周人也二十五月而畢之文必非無據漢文因無道秦亢上抑下致臣民制不稱情特短喪以矯秦苛法制爲以日易月然則宜從二十五日也其以三十六日何意陳絳金罍子云魯文公二年書丁丑作僖公主公羊注云禮練主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故十九



月作練主然則春秋時已有斯失矣故唐書王元感遂以三年之喪著論爲三十六月惟劉貢父言漢文以日易月葢指葬後言之其未葬仍服斬衰漢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亦是明証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司馬公雖譏其巧飾經傳以附人情然於短喪之制其說不爲無補尚且魏武竟有葬畢便除服之令後竟以三十六日爲除服之期而不論葬與否也唐元肅二宗之喪又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更失其制矣

物原云伊尹始造墓宮然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墓祭非古也昔孔子之告曾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蓋指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言也又曰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亦非訓後以墓祭也見之傳記者止有哭墓然亦指奔喪去國二者而言太史公謂上塚自孔子留侯二世家始其說



恐非按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又周官冢人凡祭於墓爲尸則墓祭之禮似周公時已有然矣卽春秋亦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之語孟子有東郭墦間之祭之說益見馬遷之誤漢官儀秦始皇起寢廟於墓側漢因不改四時上飯自蔡邕議墓祭爲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乃曲爲之說晉王導詔行之然猶未盡及於庶民也唐開元二十年四月有士庶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之制仍編入五禮然

止寒食一次也自天寶二年七月勅云詩著授衣
令存休澣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陵寢始
一年二次胡氏致堂云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
知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故 國朝李
安溪云春與陽氣俱來則神伸廟所以棲神也故
春宜廟祭秋乘陰氣而往則魄歸墓所以藏魄也
故秋宜墓祭說頗有理墓有祠堂似亦始於漢如
龔勝戒子孫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是也檀
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訓謂父母形體在



此禮其墓之神此又為今人祀后土遺意而徐渭
集載都元穀得晉太康間冢中瓦券詳玩券文是
向神買土立券若今祀后土義愚謂冢中瓦券不
過使與日不得為人侵佔耳指為祀后土義殊繆
謂癸辛雜志亦載有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朱
書或用鐵券金字此皆村巫風俗殊為可笑等語
田藝衡留青日札云墓前明堂曰券臺葬家聽術
士說例用朱書鐵券標四界及主名謂亡者居室
之執守不知爭地者誰耶殯後三日具祭墓所北

人謂之餪墓南人謂之復三其郎古虞祭禮自漢
以來墓皆有塋錢或遭發掘唐乃易以楮幣名為
寓錢歐陽子謂五代禮廢寒日野祭而焚紙錢按
紙錢始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焚
紙錢類巫覡固非始於五代也士庶之家有喪者
靈座前設看果都穆聽雨紀談云五代周祖靈前
看果皆雕香為之形色如生然則看果固始於五
代也古者祭必用尸尸廢則肖其像以祀蓋郎今
之傳眞



官府文移之緊急者輒加羽於上封面書雙羽飛遞
字乾隆十年廣東肇高學政金洪銓奏避關侯諱
乃改為雙翼飛遞潛邱劄記稱侯出自商大夫關
龍逢之後侯生侍中與其後世居信都裔孫播相
德宗朝然關西故事謂侯本馮姓少年殺人潛逃
為關吏所詰因指關為姓愚按解州固有馮家村
而本傳亦有亡命奔涿郡語史稱侯通左氏春秋
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魏禧長嘯閣詩叙云三國所
稱萬人敵若雲長（按雲長本字長生）翼德子龍莫不有著

述亦不知何本惟鄭仲夔耳新稱萬歷初年上於
內府得雲長公家訓書又侯工爲竹葉上寓絕句
云不謝東君意丹青獨立名莫嫌孤葉淡終久不
凋零石刻竹在西湖照膽臺後清嘯亭蓋孤山僧
眞禮所摹勒侯原刻石在徐州鐵佛寺宣德年僧
因建寺劇地得之然疑好事者所僞託尤奇者康
熙年間常州呂城地方修侯祠掘地得呂蒙墓呂
城舊名房陵城吳大帝封呂蒙爲房陵侯卽此乾
隆二十五年山東臬司沈廷芳疏請改壯繆謚



欽定爲神勇宸垣志略又云四十六年改謚忠義
解州洛陽江陵都有世襲博士解州侯原籍也雍
正四年聖裔關居斌授五經博士世襲本山西巡
撫伊都立疏請洛陽侯墓在焉郎武攀龍洛陽縣
志曹操以王侯禮葬侯之元於洛陽南門外是也
康熙五十九年尚書張廷樞題請詔關爵世襲博
士奉祀祠墓江陵亦聖陵所在吳歷所稱權送侯
首於曹以諸侯禮葬其尸骸是也雍正十年本巡
撫王士俊之請以明經關朝泰授博士銜世奉聖

陵於當陽大明會典載五月十三爲侯生辰八字
爲四戊午愚按戊午乃靈帝光和元年通鑑目錄
是年五月爲己卯朔十三日爲辛卯推之當是戊
午戊午辛卯甲午鄉先輩趙一淸論古有識嘗謂
先主旣稱尊號一時元勲如諸葛丞相等都有封
爵於侯獨缺焉無聞大約以漢壽亭侯之封錫命
漢朝因之不改特建置一縣爲侯奉邑耳如先主
定蜀析廣漢郡葭萌縣地爲漢壽縣此非其証歟
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東曹公表封侯之漢壽



縣在今湖廣常德府前漢謂之索縣順帝改漢壽
屬武陵郡錢遵王謂周倉絕無其人按宋兆隆集
杜編年云周倉明神宗封忠勇伯乃周平王後裔
望出沛國陳留山西通志周倉平陸人初爲張寶
將後從關侯樊城之役生擒龐德因守麥城死之
俗傳周倉乩筆自言字循豐或云都城正陽門關
廟神牌署將軍名作滄字海若稱進士軒轅詰夢
中將軍親授之者張桓侯字益德常璩華陽國志
作翼德西川平都山有張飛題名王方平采藥此

山童子歌玉鑪三澗雪信宿始行張飛書共二十
有二字然則飛竟爲遊山題名之祖矣又有八分
書刁斗銘流江縣紀功題名云漢將張飛率精兵
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石東坡山高
月小水落石出乃桓侯語曾書此八字於黃陵峽
又有軍中所作家信付其子者擘窠大書石刻共
二十六字惟末有父飛筆三字稱名於兒前此未
聞也
某公所集說部內一條云左傳次睢之社爲祠祆之



始然按杜元凱註曰祆神汴梁紀亦謂睢水有祆
神廟夫不在祀典者胥謂之祆何必定是祠祆或
祆字誤認爲祆耳攷字書祆字讀阿憐切徐鉉據
以增入說文蓋從天不從天也佛經謂之摩醯首
羅西洋人謂爲波斯天主詭託天主耶穌以漢哀
帝元壽二年降生於其國毋曰亞利瑪西溪蔹話
謂之祆教奉其教以散布四方者號爲神父其流
入中國也始於唐之貞觀大秦國阿羅本遠將經
像來獻卽於義寧坊勑造大秦寺度僧二十一人

又名波斯寺寺內無像於大屋下作小盧舍向西
人向東禮神楊休會題其所勒碑曰大秦國景教
流行中國碑碑後天啟二年關中掘得之故唐官
名有祆正武宗會昌五年勒僧尼歸俗外又大秦
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春秋時何嘗有此哉某公所
云大約惑於徐鼎發畏壘筆記所稱班史始皇東
遊行禮祠名[illegible]及八神其一曰天主當時始皇
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神仙或奉其祠俱去後飄
流不歸止於海島因祠其神而嚴事之如秦度以



六爲名事統上法今西人亦自稱秦其數尚六用
法嚴刻皆秦之遺俗故天主之祠要卽八神之一
云云愚謂是否未可知若必以次睢之社先爲班
史附會亦殊多事聞日本國最惡天主教至今懸
有厲禁每中華商舶至例有讀告示踏銅版二事
告示中叙天主邪教煽人恐船中挾有此書銅版
則以銅鑄天主像踐履之以示擯前明自中葉後
頗爲擾惑尤黠者前有沙方濟後有利瑪竇其党
艾儒略刻利瑪竇墊碑公然天主高出神宗皇帝

一字猶不道處直名孔聖爲魔鬼故陳明桂有攘夷現亂揭釋普潤有誅左錄鉦始聲有闢邪集黃天香著破邪集吾鄉丁龍泓隱君云西人深贊天主耶穌諸說直是蠱世第一陰毒之物然其書不可遂滅譬諸奸偷老賊其眞贓現在不難判斷其罪案耳又云製器尚象之書深有助於吾儒當求而蓄之此不免見少多怪之說蓋璿璣玉衡見之虞書周公指南車卽爲日表所自始漢時銅壺滴漏亦爲自鳴鐘所由起他若武侯之木牛流馬五



代時之所謂鬼工何一不製自中國又何必惑彼不經之說哉

崇禎癸未杭城東門集有大鳥人面鳥身六翼四足陳際叔聞之歎曰此鵸也所見之國下多放士因自號鵸客作鵸客問其後武林人士若金堡徐繼恩陸圻應撝謙沈捷徐漚等或遁跡方外或閉門掃軌際叔言多驗按際叔九歲作寇萊公枯竹生筍賦人皆奇之與同郡陸鯤庭交好鯤庭以行人殉國難絕命於桐鄉留書與際叔別且盡以書籍遺之際叔奔赴爲書以報地下美其得死所叙已有母且在草野不卽相從後鯤庭夫人延際叔敎子繁弨學既成仍還其父所予書籍見城東掌錄

稗販卷四

仁和　曹斯棟輯
遂昌　王夢篆校

王胄雨晴詩風度蟬聲遠雲開雁路長眞佳句也隋煬不此之忌而偏忌其庭草無人隨意綠薔庭草七字與池塘生春草自然高妙雲開二語似近做造隋煬固天縱知詩者胄眞値得一死矣若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竟不値一死北史稱庾自直爲隋煬改詩許其詆訶帝必改削至再俟其稱善而後已可見隋煬於此道工夫深矣

詩法至唐始備談詩者動曰選體此特欺人語耳即如謝靈運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可以爲詩法乎

程曉嘲熱客詩李白嘲魯儒詩能不時寓目亦可免人憎厭

李白杜甫齊名本韓退之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語然攷當時所稱乃李衙非白也杜贈衙詩李杜齊名眞忝竊可証



杜少陵聖於詩者也其中豈無白璧之瑕而陳后山詩話稱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至楊大年詆杜爲村夫子固是其不知量處若明王愼中鄭繼之郭子章諸人駁杜幾無完膚尤爲杜之蟊賊洛陽劉文靖謂李杜只是酒徒濟南王文簡毀之爲無恥亦不可解然說詩者開口便是李杜又嚴滄浪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也更有杜詩中本是嘲風弄月而強作解事者務欲揷棘編籬分其畦畛曰此所以托諷羣小也此所以殷憂國事也尤屬多事可厭唐人以摩詰爲詩天子少陵爲詩宰相

人品得如韓昌黎亦可已矣其所爲詩更有如軒轅帝張樂洞庭低昂舒慘不是人間節奏其和侯協律咏筍二十六韻詩僧贊寧不收入筍譜或忿其排擊釋氏而棄之猶可言也在明體達用之宋儒亦詆之不遺餘力何歟蓋棺論定難矣總之詩文一途圓璧方珪期於詞不害志而已若吹疵索瘢同於鼯鼠穴之張湯烏乎可

楊烱好用古人姓名俗謂之點鬼簿然詩中屬對偶

一爲之亦見規模宏遠更有似是而實非者如厲樊榭後飲酒巡煩杜舉少成文字笑唐捐下用佛經福不唐捐上則檀弓畢獻揚觶語也尤覺文心狡獪别啓法門愚舊有句云遠志難酬姜伯約吟懷澹寄傅延年菊花名傅延年則又以假對眞矣按假對之法本于少陵之子雲淸自守今日起爲官

字有虛實活三用惟活字人多習而不察盖詩中斡旋轉捩起伏鈎管全在活字如晩唐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人多將聲字跡字當實字用豈知作活字讀也試將雞字人字畧一逗讀則此兩字之工尤覺神永言外深於此者定不以愚言爲河漢愚宿法相寺句云榻冷和雲借松聲撼夢鏖旁一人曰聲字似對不及冷字金耐云曰此如聲罪致討之聲當活字用也固與冷字的對矣愚深服其知言

或謂雞交則鳴不應時故宋人詩云與郎酣夢渾忘曉雞亦流連不肯啼眞善言情者也



王元之小畜集謫居感事詩西掖除三字南山佐一麾又賀三舍人新入西掖云天上共分三字貴山中全減貳車愁或疑前一首爲除名字後一首爲三事貴不知三字乃知制誥也爲文臣之榮選見容齋四筆又幕府書記亦謂之爲外三字小畜集有贈揚州許書記詩廣陵郡大古九州記室官淸外三字

陳後山詩壞牆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愚向有遊僧寺句畫廊鉠補秋苔碧佛幔垂熏煙篆斑荒凉氣象亦可想也又雪詩起語云都說靑山靜而壽一夜公然成白首王秋雨謂爲新穎愚曰吾輩繼聲古人終不能出其範圍東坡靑山有似少年子一夕盡變滄浪髭題亦詠雪也然山谷不云乎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閻若璩云世多以老蘇爲老泉東坡詩有寳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泉來喚人果爲老蘇自號坡敢以之呼鍾山僧乎然愚讀蘇過斜川集過東坡子也

其贈曇秀詩自欲灰心老南岳猶能𥄳足到東坡
是過亦不避東坡矣閶又云蘇氏先塋有老人泉
子瞻取以自號向見子瞻墨蹟東坡居士老泉山
人兩印章並行等語然愚讀王義山稼村集中有
爭道老泉生二秀義山宋人已先有是語葉石林
云東坡晚亦號老泉居士斯語或不誣卽如明文
待詔父子都號衡山
堯山堂外紀載楊鐵崖不赴召有詩云商山肯爲秦
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明太祖閱之乃云老蠻子



欲吾殺之以成名耳遂放回卽鐵崖集亦載此作
特句法小異七修類稾至謂楊維楨爲明太祖所
召託疾固辭作詩縊死云云愚按太祖初卽位遣
詹同幣徵維楨楨賦老客婦謠以見志故宋景濂
有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之句若商
山黃石一詩乃福建邱葵爲宋秀才不赴元世祖
之徵而作見本集題爲御史馬伯庸達魯花赤徵
幣不出有述林霍詩話亦載是詩同安縣志邱葵
載入儒林亦有郝聘述詩事卒後配享朱子祠更

按閩書稱宋末科舉廢葵杜門勵學居海嶼中自
號釣磯翁著書甚夥
事過嘉禾地名王店者朱太史曝書亭遺址存焉頹
垣敗宇滿目荒凉竹垞一區彌望已成菜圃先世
圖籍渺不可問矣其曝書亭匾爲無錫嚴繩孫書
尚欹斜壞棟間亭舊有楹帖乃汪楫書其句卽太
史集杜云會須上番看成竹何處老翁來賦詩今
固不復見矣聞荷鋤犯此地者其人輒病葢鴻材
碩學靈氣不消往往然也因憶集中弔項元汴天



籟閣詩云天籟圖書今已盡紫茄白莧種諸孫不
禁爲先生嘅然讀南垞雜詩云不知黛色成陰日
此地何人結草堂又未嘗不歎先生之達也
國初推朱王爲大家并有朱貪多王愛少之目其實
王非朱敵也竹垞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而步伐
仍是整齊阮亭如惜春少婦臨鏡曉粧縱極幽閒
未離塗澤
徐逢吉與於西陵後十子之列住淸波門外所居爲
黃雪山房南宋呼淸波門爲闇門故時人稱曰闇

門先生年七十病廢命稚孫握管作淸波小志四卷內一條云學士港內有小樓康熙丁巳正月過其下見一麗人倚[illegible]望湖詢之隣人云適偕毋兄來自吳下此女善詩畫新安賈人以五百金聘定不日去矣閒竊其所書聚頭扇視我上有詩云鐙宵不見一鐙紅凝煞平江半面風到得西湖覓西子那知殘雪尚朦朧下書鐙夜從吳江至西湖作樓西望不見西施樓角寒梅有一枝從此吟魂得相傍黃昏捲起暖簾兒下書寓樓見梅花一樹喜而有作半鐙照我下長河吹落梅花比淚多姊妹今宵休記憶冷風殘雪到淸波下書抵杭州淸波門外欸爲茂苑薛貞瑛

厲徵君焦山古鼎詩有王詩大小傳東南句蓋指西樵阮亭兩先生作其傾寫也至矣然愚於汲古軒得見杭堇浦太史精華錄批本獨於此詩不少假借其於昏字韻[illegible]鼎甚平正不見其奇古詩中摹擬失實不如西樵作於淪字韻下評云以上只是公家言非焦山古鼎也於犍字韻下評云此



鼎之重一夫可舉萬指千蹄非實錄矣再徵君宋詩紀事一書捜羅極博然其中亦有遺珠之歎如吳可有藏海居士[illegible]崔敦禮有宮教集陳棣有蒙隱集曹彥約有昌谷集葛元承有東山詩選趙汝騰有趙庸齋集高斯得有耻堂存稿釋文珦有潛山集竟俱沒其詩佚其名間亦有疎舛處如陶弼錄其詠藕詠蜨二詩云見於合璧事類而集中並不見載劉才邵錄其夜度娘歌一首不知原集中乃是相思曲中之四語張擴贈顧景繁詩乃是七言古詩二篇龔明之中吳紀聞不過節錄其中五十六字耳遂乃誤認爲絶句二首冷然齋集通考稱陳氏曰山陰蘇泂召叟撰乃竟分蘇泂蘇石爲兩人蓋召誤石又脫去叟字也余知閣三詩係明釋袾宏僞補雲栖紀事載之甚詳竟謂是知閣作黃庚月屋漫稾自敘稱泰定丁卯彼時元統一海內已五十九[illegible]仍系之以宋葉水心序歸愚翁集云吾永嘉二鄭長公曰伯熊字景望如何三十一卷有鄭景望四十七卷又有鄭伯熊乃分爲

兩八
楊妃馬嵬之殉袁簡齋小倉山房集謂其服金屑而死又句云唐書分明在邪有金錢洗祿兒可為妖環洗羞徐寅詩云張均兄弟今何在却是楊妃死報君更爲妖環吐氣馬君輝詩養子早知能背國宮中不賜洗兒錢乃夢孩囈語也賞之者竟謂以拙制勝何哉

山陰童二樹工詩善畫嘗爲某寫便面繫以詩云疏疏隄柳曳殘烟郁郁汀蘭匝遠天斜日半邊雲半



摺一竿山影落漁船水濶雲寒日落時蒹葭采采樹離離醉來有意無人會掉向中流讀楚辭詩筆幽秀疑是天仙化人又聞其題徐青藤小像云尚有一燈傳鄭燮甘心走狗列門牆蓋指板橋平居最服膺徐渭其私印曰徐青藤門下走狗鄭燮青藤渭字也板橋另有一印云麻丫頭鍼線

厲徵君城東掌錄丁亥从之書也外此如翟晴江先生灝艮維雜志搜羅亦極該洽稿甫成而得疾淹逝後其書竟不知流落何所所居近棠止橋因名其處爲甘棠村與吳西林先生穎芳同爲東郭博雅士西林所居俗呼吳家更樓其地形斜折而北西林乃更爲曲尺寸云仁和趙誠夫一清褚堂閭史一書向曾借觀聞後賢偶疏藏弆已不知歸何人插架故鄉文獻散佚無稽均足深慨

愚愛業師邱晴岩先生峻最愛仇山村詩其所爲絕句幾於神似矣今錄數首云花開花落草堂春小隔年華眼界新爲問梁間雙燕子呢喃曾記舊詩人略彴纔通三五家隔溪新竹護殘霞市人不識



南塘路惟傍桑陰小逕斜問客何依鳧鴨眠一篙撐破浪三千於今不逐烟波去只在蘆花淺水邊水北花南一草堂綠愔愔處有眞香老夫自理閒功課鼓韻苔錢踏破忙

黃筠笑先生有茅屋春藏酒梅花日掩門句其高致可想先生少孤及長善繪事哀父容之不識爲之屢請於母下筆乃肖咸請孝思所感題詞者裒然成帙最後愚以一詩殿其起語云樹欲靜風不寧孤兒啼血天晦冥循南陔陟彼岵百身何由贖吾

父

常熟金耐云（翰）家饒於貲性孤癖不諧於俗每爲羣小所搆廼吐棄一切挈妻子爲杭之寓公與愚締交以來推襟送抱動必與俱歷十年如一日工畫梅蘭於詩尤多小雅遺音其湖上踏雪放歌云昔來湖上逢新暑十里荷香夾沙渚今來湖上逢春雪四望羣山玉羅列不辨梅花與雪花入林消盡肝腸熱千蹊萬蹊花枝低探梅競說從西溪不到西溪心不死悵望西溪隔烟水聞道西溪梅已亡



探梅往往增悲傷落得眼前梅雪好雪未全消梅尚早但得年年湖上來勝於一枕邯鄲道野眺云杏落飛紅雨山横鎖碧烟春光初一瞬蠶事已三眠水長魚苗貴籬疎槿葉鮮江村好詩料收拾寄吟肩陋巷云陋巷無車馬琴書鎮日親病來思健好貧後見吾眞白髮能欺老青山不笑人蕭蕭何所寄四海一閒身哀小僮云掃地澆花只此僮可憐藥石竟無功空留敝帚埋芳草不盡低枝訴晚風異日囊琴應自抱今朝染畫倩誰烘忘渠已死猶呼喚彷彿呻吟在耳中他如雛燕舞風翻麥浪濕雲拖雨漲松濤江頭白浪帆千幅湖上青峯屋半城無魚久已羞彈鋏有酒何妨便學仙青銅不負愚崔烈馬糞猶香笑月禪皆句之可傳者

張心蘭（寧）（錫）長髯善飲性復木强所爲詩頗饒機趣其絶句云世事由來身未經是非懸擬費調停閒情憶得深春日曾捉楊花使化萍閒處情多詩也多今朝不𠂢奈情何猛然記得伊人語忙折花枝送與佗起來茶罷復晨餐閒坐抽思不道難驀地



蓬門人在念渾無好句落毫端又塡沁園春題友人尸解圖云（是一幅空紙）道妙何徵老子之云玄之又玄笑死生等視莊周斯誕形骸幻託徐甲非仙參透虛空虛空現在純素中間意象懸占无咎契羲文妙義白賁天全世人秖被情牽便不禁浮生事萬千眼耳鼻舌都教除却語言文字合併删焉汾穆誰窺希夷獨造應是華胥別有天眞超絶任長留終古物外陶然

同好中七言若成閬㕡（墺）之蠻雲匝樹迷層巘嶺虎

乘潮送晚雷嶺草踏殘名未變匣龍磨得膽同傾舊雨紛隨鴻爪散旅魂常傍燕巢驚梅心入曲鶯鄉夢菜甲行盤惜好春王蕉洲者香之莫漫癡心花解語且憑幽興水尋源梅知風雪花常俯鶴帶煙霞貌始癯王秋雨夢篆之水於臘雪消時長春在梅花開處多不喜應酬常托病得交文字轉輸心朱古心點之睛添山色青無賴人倚松風醉十分最憐鷗鳥閒盟處剩有山花作主來五言若黃松汀治之江空惟有月風動欲生秋沈秋河碧之



瀟湘數竿籜烟雨半屏山余松岩鼎霄之蘭氣過春酒詹花落夜燈皆可入選句圖惟闐區心性動喜訴諧一日讌集養和山莊座有彭姓少年杯酒後肌體遽作琥珀色乃戲云公子彭生紅縷肉更有某曾仕微秩屢誇在官時作用或向闐區曰子熟東坡詩乎闐區曰若愛惜微官將底用他年只好寫銘旌亦何嘗不熟某乃爲之緩頰

郊行偶憩僧寺見字紙爐積有未焚廢紙檢閱之下得無名氏詠蝶詩大半殘缺餘如怨入東風芳草路魂歸南國美人家樓頭曉夢迷莊叟洞口春心托葛翁翅粉愛翻花底薄眉痕巧學鏡中纖亦清麗可誦迺錄之

見近人詩集內有用閼氏字註云須讀焉支愚以爲此兩字音釋固夫人而知之非等於揚雄難字也如虞閼氏字從無讀仄聲法則唐之錢昭度王昭君詩巳云閼氏纔聞易妾名歸期長似侯河清矣又有用令狐字註云令須讀平聲然戴式之詩未有人供令狐米欲從鬼借尉遲錢又何嘗不可從



去聲讀乎更有用堯韭舜葯字恐是舜榮之誤按梁元帝亘覽賦云金鹽玉豉堯韭舜榮

七律固爭起結尤難在第五句之開第六句之合所以此處要結調亮情景超運字湛又可趁勢折得入第七八兩句結出他一篇自然局面方爲佳構往往五六兩句卑者失於粘皮帶骨高者失之捉影捕風無惑夫收束處神氣全然隔斷或至紛沓其詞矣金趙閑閑云律詩最難工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鑪錘便若一屠沽子廁其間

愚曾記向者問詩法於吳丈西林丈曰詩自成章後急切要曉得一鍊字時案頭適有杭太史鎮南集即繙以視愚曰若此兩語眞撷撲不破却又難得是意到筆隨耋即銅壺漏應骰盆落銀燭光牽舞袖斜也且云詩雖小道必須見識得多提唱有法方許撤盡藩籬獨開生面自一講應制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何異越人臛蛇以啖秦客秦客味而甘之故昔人云文章壞於八比風雅盡於應制誠哉是言



自來說勢利場中無詩蓋詩以寫性情也若柔曼傾衍淫詞謔語此姦聲感人雖工弗傳所以無詩也惟悴憔枯槁志潔行廉或儻蕩不羈之士𩐋然自拔於塵壒之表感春而思遇秋而悲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無戾三百篇之旨然此種詩歌都關氣運即如宋嘉定間東南詩人集於臨安解元陳起取南渡後以詩馳譽者刊為江湖集至寶慶初言官李知孝見之彈事於是劉克莊敖陶孫趙師秀周文璞曾極均罹无妄而陳起亦不免焉此語本之齊東野語所疑者集中並無曾極趙師秀名然詩至江湖集可謂集南宋之大成而氣運至此亦無能為役矣

吳家去艮山門不越里許門名艮山始自南宋吳越時呼為保德門城外自慶豐亭而下謂之東鄉皆平疇廣陌風土饒沃愚舊有句云桑麻滿目人安堵廉讓來生暂結廬近從友人齋繙閱艮維雜志殘本尤為神往志云地幽境隩喧塵之所不到陂池相屬畧彴四通枳徑竹籬柴扉隱現春和時野花錯雜繡畛絺林夏則嫩綠齊發含颸幕曦蟬𠴷鳥嚶天然樂合秋空月曠低影墮懷袖中枯桑知風凉氣先襲人家世守蠶織是以村村富實俗無小偷冬宵吠軋之聲比戶相接樂土樂郊定當於此屆一指焉



岑碧岑遺棨樂退雅擅繪事尤好滑稽為其學博寫一側面小像其龍鍾之態可掬所戴帽帽簷則前殺於後繫句有我冠恰稱講唐虞耆德行看載後車云云愚詰以帽簷後高之故岑正色曰此博士冠也見玉照新志愚信之後閱是書內一條云宋

元符間有太學博士輸對建言比因行事太廟冠冕皆前俯後仰不合古制詔行下太常寺寺中奏云自來前仰後俯必本官行禮之時倒戴之誤哲宗笑曰如此豈可作學官回憶前言不禁掩卷大笑

庚辰省試三場號舍左壁有詩二首云先生頭腦太冬烘一氣科場走七遍受盡風波喫盡苦秀才眞是可憐蟲砲聲纔舉雨凄迷擠到呼名半是泥風虎雲龍何日事先教贏得落湯雞因詰問號軍云



平湖陸舉子二場坐此寓昭慶寺東房出闈往訪乃平湖陸西莊名士也相與把臂定交而是科卽獲雋曾賦假髻詩至四十二韻人目爲陸假髻愚戲曰蘇繡鞵正苦無偶得陸假髻庶不孤矣蓋明時蘇平有繡鞵詩當時呼爲蘇繡鞵云按假髻謂之髻又謂之髲鬄何俊良蕺說謂作俑於晉太元中然詩經不屑髢也註謂人少髮則以髢益之又儀禮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裼訓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可見何說誤矣雲間雜志明張東海有假髻篇諷刺時事

鄭廷棉工文嗜飲鄉舉被落投愚詩云不許姓名登蕊榜漫攜妻子隱糟邱其風味可想平居通問朋好於箇末署名輒書一廷字或笑之鄭曰笑我者未讀左傳者也定三年祝鮀舉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重者晉文公重耳也愚戲曰記得宋劉儀鳳守蜀郡每公牘至省部單書一儀字舉省部莫不笑之然則君固熟於經傳而尚未嫻史學也鄭鼓掌大笑何知一時相謔之語竟與演繁露所載



同

詩題中每用卽席卽事等語本南史梁武帝所云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列子老役夫晝則呻吟而卽事更按卽席字先見禮少儀篇

書舍早餐進醯熟萬苣客曰萬苣曾有人舉入詩否愚媿無以應也一日從枕上憶得山谷一詩云日遣侍兒來報嘉草鞵十里踏隄沙鳩盤茶樣施丹粉只欠一枝萬苣花老性健忘幾同空腹矣按萬苣名千金菜杜甫有種萬苣詩

愚素乏酒腸三爵後便頽爾如委十年喪耦美睡如登春臺東坡云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竟似爲愚設者

鳳仙花最易種植開花且能耐久按之羣芳譜頭翅羽足翹然如鳳故有金鳳之目紫黃朱碧色善變化又此草不生蟲蠹蜂蝶亦多不近子名急性收入藥錄愚年來授經某氏南榮階砌紅白相鮮戟手延闌媚茲幽獨因憶癸卯長夏避暑寄菴與僧分榻更得蔡補軒金耐云樂數晨夕談元說鬼妄



聽妄言而庭除碎白幺紅嫣然作態愚戲占云本是尋常種稱名得鳳仙幽懷澹如菊何事逞便娟次年與兩人重訪行窩但見翠幹苗條紛敷綠葉而花朶寂然補軒曰僊耨呪殺鳳仙花矣愚爲之禮佛三匝懺除罪過近閱閨秀湯華嚴詠鳳仙花云丹山有侶難生翼蓬島無名也號仙可謂先獲我心

西湖酒樓四時有如鬨市每當食單乍展連蘺飛觥甫一再行即有雙眼麻茶髮分艾色衣幼布衣而短襦袧者短笛橫肩嗚嗚發響座客或探囊拈錢給之則餘音更曳他席而去詢之乃陸其姓勝緣其名此中覓活近四十年矣好事者遂傳諸吟詠愚因憶幼時讀東坡赤壁賦至客有吹洞簫句每歎惜不知其姓氏先慈恒笑以爲癡及長偶閱吳匏菴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始知爲綿州武都山道士楊世昌字子京也即東坡詩亦有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淸且哀夫以洞簫末技得



掛名簡冊幸矣然至爲東坡先生所賞亦斷非是濁下品可知若陸勝緣者安知後日不有如愚之痴者乎

唐詩未有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似元人詞曲中語東坡煮豬肉訣云淨洗鍋少着水柴頭罨烟焰不起似古樂府北宋諺菱角磨作雞頭新穎之極又謝三娘不識四字義不解侯鯖錄載人家掘得一石上有字云豬拾柴狗燒火野狐掃地請客坐更不知是何等語

烟鎖池塘柳向稱縣對碧雞漫志田中行有玉蝴蝶
戀花心動此聯三曲名也語人曰能偶吾句當下
拜亦竟無有應者近日傳聞有柳下惠風和句亦
云絕對
絅齋伯兄 炳 爲名諸生有至性年方壯而逝名讀書
之室曰短椽隱其手書聯語云舞腰勝雪譚辨如
雲不但風流也稱名士豈知色即是空竹韻攙吟
松聲攪讀雖然淨業亦是塵緣無他靜極生動塵
緣色空等云似近語讖矣近從友某齋得聯語云



應且癡頑逃酒國總難算計役錢神詼諧可謂善
矣未若黃褚逸家楹帖云課子課孫先課已成仙
成佛且成人較爲眞切
周濂溪所爲拙賦乃闢江東道院之東室牓以拙齋
而刻置焉䟦曰旣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
蹈先生之所恥者以病其民焉賦曰巧者言拙者
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
嗚呼天下拙政刑徹上安下順風淸弊絕當時或
有目濂溪爲窮禪客者斯又不善用拙者矣愚年

來錐卓無所絕意名場隱几巡簷排爲淸課開卷
如逢舊識掩卷即昧本來獅吼銷聲百朋割跡拙
之時義大矣哉

曹斯棟輯
寧鍚校

[seal]

墨義二字始於唐時文二字本於宋題目見於世說擬題始宋何承天元皇慶二年創為四書經取士明因之初許高麗安南占城諸國以鄉貢赴試於京師如洪武四年吳伯宗榜第三甲五名金壽乃高麗人也授東昌府安邱縣丞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尋為其國相（是年會試吾邑俞友仁為之首）其初設科舉條



格內一行云仕宦已入流品及曾於前元登科并曾仕宦者不許應試等語何以元閩縣進士陳信元以淮安學中式林文壽元進士以長樂學再中閩縣知縣林泰元復中建文乙卯鄉試且雜行及僧道官吏亦得應試占魁固不特充場儒士而已（未曾入學者之稱）其籍貫有儒籍（三世教職稱儒籍）醫籍匠籍站籍竈戶籍機籍廚籍弓兵籍馬船籍牧所籍女戶籍（按宛署雜記明朝有女轎夫林鳳妻王氏等一百九十三戶查元籍福建閩侯懷三縣人於洪武中撥送南京應當女戶專供大駕婚禮選妃及親王各公主婚配應用又按蔣雖宮人謂之朝天女戶）力士籍劾籍其餘名目尚多六年詔停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十七年太祖與劉基定制文須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又號八脚辭復詔三歲一行陸深金臺紀聞稱洪武前三科猶沿元制用經疑魏禧跋洪武四年會試錄稱第一場先五經次四書疑而吳伯宗榮進集所載試卷實經義非經疑春明夢餘錄亦稱洪武三年定初場試本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三場後十日面試騎射書律十七年改增初場經義三書義二而面



試之制始廢云云蓋明初有疑有義成化中始專用八比也王阮亭池北偶談竟以八比制藝謂始於宋王安石愚按宋選舉志稱大觀中場屋文專尚偶儷題雖無兩義必欲釐而為二以就對偶等語王因此郎疑為八比之始其時楊誠齋蘇穎濱皆有專集篇幅不過寥寥數語似論似策並非近日制義程式元墨之刻始洪武戊辰黃子澂題為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為明開國八股文第一篇見世德堂墨選會試同門房刻始萬歷

按明時各省典試聘用教職分遣京官初無定制如嘉靖六年會張璁議明年命以京官二人主外省鄉試十二年本貢議詔罷京官主考省試仍用教職自乙酉始著爲令

壬辰科墨程始萬曆庚辰選入爲錢唐錢穀然方孝孺先有程文舊稱朱卷明避國姓改硃貢士三科不第禁赴會試就銓弘治三年始弛禁主試官不拘現任家居萬曆乙酉始分遣京官磨勘試卷本於嘉靖御史聞人銓之言會試中式稱進士與唐宋元貢之鄉者稱進士異矣會試有副榜如陳獻章乙終養疏內稱正統十三年會試禮部中副榜崇禎甲戌知貢舉林釺言舉人顏茂猷文兼五經帝許送內簾後中副榜是也更按洪武庚午應天鄉試長泰黃文史以作全場五經題領解見棟闈記此固五經中式之始而韓門綴學謂卿始於顏茂猷恐誤前場文字篇不滿額者謂之減場亦得中式宣德十年應天鄉試姑蘇祝參政顥以減場高魁崇禎己卯制副榜先正榜一日出謂之中貢赴成均考以不次用



宋仁宗天聖八年摘禮記中大學一篇賜新第王拱宸等後賢從而章句註釋配入論孟固仁宗爲之發端

闕里聖廟圖像皆手執一物如杖首微作灣勢不解何制何名按鎦績霏雪錄有嘗見畫古帝王手持一杖過頭首施一物如銀錐樣云云然則古制應爾矣若鎦所說似稗史類編所載爪杖茅秦漢以上從未見之書傳即朱子語類所云舊見外朝官以上前導一物用水晶爲之謂之玉斧等語亦未可援以爲證余松巖謂愚曰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搢於腰帶似笏爲近愚初亦謂然第笏字經書所無惟儀禮及戴記有之乃秦漢書耳按笏度二尺有六寸諸賢所執有長及等身者愚又不能無疑於笏也



向來經義俱兼用古注疏至永樂諸臣纂修大全始廢註疏不采昔朱子嘗論貢舉治經宜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註疏爲主得兼采國朝諸家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荅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析其是非等語何知降自後世諸家之說概不列於學官而周禮儀禮亦束之高閣春

秋則概芟聖人之經專取胡傳又朱子所謂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者也乾隆五十八年奉旨鄉會試春秋經題行文依左氏傳兼采公穀始罷胡氏傳再古禮二經周禮儀禮而已無所爲三禮也朱子嘗謂周官爲禮之綱領儀禮乃其本經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則是禮記者二經之傳註也顧其傳述殊駁往往雜出秦漢諸儒之說并不以爲傳註而以爲經是可議也更如春秋莊周稱之爲十三經杜元凱亦稱之曰經其意主於



尊聖人然以爲失其實矣春秋史也非經也孟子不云乎其文則史

三代無經名通稱曰傳自莊周始有經名戴聖始有經解漢文帝初置一經博士詩經武帝建元五年乃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員哀帝紀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歷代沿革云郡國有文學自漢文翁治蜀始不知學校之官實董仲舒建元初對策時發之唐顏眞卿奏請博士爲文學品秩在參軍上按博士朝服元端章甫冠朝賀位次中都官史稱先生弟子稱門人廣文之名本唐書明皇愛鄭虔之才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宋景祐四年詔藩鎭立學寶元元年依潁州守臣蔡齊之請大郡乃立學慶歷四年本范仲淹之請始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以三年爲一任斜正不如規則委之運司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始命於朝廷矣并詔內外學官經任年至三十方得在選若試教官則始於元



豐添差教官則始於政和後乃比之曰校官目之曰冷職充斯位者頭銜零落苜蓿蕭條而已更按黃溥閑中古今錄稱王振出身校官永樂末詔學官考滿乏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淨身許入宮中訓女官時有十餘人王振固在內也相傳高皇帝禁內臣豫政碑在司禮監爲王振削去四庫書提要云永樂大典所載明祖訓中並無禁任閹人之條然方遜年泰交策內明稱斯語備載太祖所作大誥

郡邑書院之設始唐元和中衡州李寬儒學卧碑之立本明洪武雎稼所請青衿而不守卧碑卽後漢書所謂儒梟唐謂之衣冠士梟者也秀才韻會謂始見於賈誼傳愚按劉向題荀況書云況當齊宣威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爲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似先有此兩字矣楊素云秀才兩字惟周孔可以當之

鄉塾中每有學長之稱嘗代其師句讀者葢卽世說新語所云高足是也鄭康成在馬融門下三年不



得見但高足弟子傳授而已漢時則稱都講謙詞則曰都養

元始天尊見隋書太上老君見魏書內篇云老子母無婿眞仙鑑云老子父名靈飛母尹氏前涼錄老聃父名乾字元杲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而生聃開元二年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爲先天太皇等語卽一名字說殊紛紛而雲笈七籤又云老聃生於近混沌之上代龍漢元年然氏族志稱聃六世祖碩宗周康王賜采邑於苦縣抱璞子云李聃有子名宗仕魏有功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元孫假仕漢文帝假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可見雲笈七籤乃不根之書耳卽月令攷義謂聃生於武丁九年二月十五日者亦妄也河南通志載老子宅在靈寶傳其著道德經於此禮記集說稱老聃有二孔子問禮之老聃固非作五千言者云是楚人楊朱亦師之崔浩亦稱老子非老聃所著馬遷言老子謚曰聃隱而著書莫知所終斯語得之羅璧識遺云孔子問禮之



說肇於莊子葢莊子實師老子甚至假託孔子言語譽之謂不愚老子之教清淨無爲且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固何禮之可問又鼠壤有餘蔬而棄其妹知禮者乃如是乎呂希哲雜記亦深辨孔子並未師老聃愚按問者要如字義所云曰詰曰訊曰鞫皆謂之問葢欲服聃之心而使之反於禮也胡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舊聞或以絕滅禮樂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荅之際有所啓發非以爲師也高士傳云孔子至楚見老萊子問荅皆

禮事亦即此意總之問禮之說鑿空附會者司馬遷史記也襲訛承謬者孔鮒家語也即近賢如王阮亭解論語竊比老彭爲彭宜讀旁老即老聃恭比附老聃之側以求教益其不經類如此

校官弟子初謁其師必手摯以進名曰菜儀愚按鄭司農云菜蘋蘩之屬始入學乃釋菜禮其先師也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陳用之禮書云婦見舅姑其摯也棗栗服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



可見此一字施之生者甚屬非宜

梅東里范明王廟稱所祀神爲宋文正仲淹不知實北齊中散大夫范子元也子元名述曾吳郡錢唐人載梁書良吏傳有德於鄉死即其廬以立廟見馮少渠文鈔褚家塘東瀆文稾稱以褚泰得名固非唐時遂良也愚按捍水爲塘杭於唐時漸成平壤褚泰三國孫吳人封臨平候爲邑巨族東瀆說較是某中丞宦遊筆記內一條云杭人所祀金華將軍即青蛙將軍之誤竟不知金華將軍姓曹名杲爲吳越時守將居民飲患鹵惡乃鑿池以引湖水文穆王賜名湧金池親書刻石列春秋祀典固與青蛙妖淫迥然不同

何休云古者男子六十無子使之民間采詩

律有雞姦罪條謂將男作女也按古律文乃是㚻字載楊氏正韻箋敝帚軒剩語謂㚻字乃閩人僞撰不見韻書殊失

顏師古注高祖本紀凡乘傳者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然則諺語下足



字或本此

釘餖字見舊唐書行牓釘餖

金史七品官纔許飲茶

洞眞觀碑紀爲厲樊榭先生撰末稱鄉貢進士厲爲今人何以稱唐時出身非制也按唐宣宗曾自稱鄉貢進士李道隆宋時非進士出身者不得入相其人可相而無出身必先賜同進士出身而後相若金時則喜吏員而以進士爲出身不正蓋亦盛衰之理然也

節氣中惟處暑今解按唐月令注云處止也息也
孟秋溼蒸之氣漸退故曰處暑也然則處字當從
上聲讀今從去聲者非雨水節氣集解稱雨降也
此時春氣漸融雪消爲水自天而降也是雨字宜
從去聲今從上聲者亦非
孫之騄松源經說一書陳陳相因然亦有確不可易
處如云成象於天者而言謂之圖效法於地者而
言謂之書十二時中亥字從草爲荄從木爲核皆
寓朕兆胚胎義



仁爲德元生生之理具焉釋者滅此仁者也道者矯
此仁者也惟吾儒方謂之體此仁者也故易曰體
仁足以長人其說若何有如果核中之顆粒任他
華實凋落根株枯朽惟此顆粒常存待他木氣扇
動勤加培養依舊開花結實而天地之大德曰生
終無踰於些須顆粒之內故名之無可名也亦指
而目之曰仁奈何人有此仁而戕賊焉梏亡焉聽
其出入無時焉是人心中之德反不若果核中所
有些須之顆粒也故子輿氏曰苟爲不熟不如荑

稗
聃瞿二氏之教其大意初不甚悖聖人之指惟聖人
之教有體有用二氏之教有體無用到得無用則
所謂體者亦歸於虛無杳茫不可究詰而止然釋
而至於諷經禮懺則佛氏之教亡道而至於符呪
法籙則老氏之教亡卽儒而至於法術刑名則聖
人之教亦無不亡也
宋徽宗加尊號曰教主道君皇帝明武宗自號大慶
法王事已近褻然尚仍其君主之稱唐元宗自稱



上清弟子武宗自稱三光弟子亦不失昊天其子
之義若梁武帝爲同泰寺奴何其陋哉夫外義者
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莊老也故告子是異
端之鼻祖莊老直畔聖人之道浮屠家竊其唾餘
以成彼私說如金剛經取法公孫龍子楞嚴經蹈
襲關尹子列禦寇二書是唐房融筆受華嚴大藏
爲謝靈運手筆心經等佛書于志寧許敬宗薛元
超李義府奉勅潤色潤色者羣集寺中某爲佛某
爲阿難設爲問荅一改再改務求幻杳而止魏世

祖惡沙門非法勘問番僧僧稱中土藏經皆西域
所無乃是劉元眞呂伯強之徒竊用莊老陳言繹
以西域番字朱子曰維摩經是南北時一貴人如
蕭子良之徒撰之傳燈錄眞宗時一僧撰上之曾
令楊大年删過可見都非出自佛口竟有謂其書
為內典者儼然內釋而外儒矣道家清淨經傳是
杜光庭贋作三官眞誥造自五斗米賊張角餘皆
張君房手筆達摩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
六祖云佛本是空此仍有象嚴從簡曰默德那國

人詩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中惟有
孔門眞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眞有味乎其言矣
夫人生於情中情之所不能已而五倫之事起焉
彼浮屠者創為虛無淡泊之旨違棄君親斷絕昏
娶不知釋迦佛未出家時娶妻曰耶倫侘生子曰
摩睺羅出家十二年歸妻子復聚居楞嚴經有菩
薩制食三淨肉五淨肉之說四十二章經內一章
云六根完具生中國難又當初大勢至欲攝念佛
人同歸淨土文殊菩薩棄已非之而愚者不悟轉

欲求生西土何耶秉浮屠教者動戒殺生愚謂亦
宜斷蔬何也一草一木皆文殊化身非彼說耶於
物命則保之於男女之欲則絕之是欲使物類生
生不息而人種不斷絕不止也嘗記浮屠法自漢
明時沙門攝騰竺法蘭東來後從此沙門俱來自
西域無東人出家為僧者至曹魏高貴鄉公時許
州朱士衡棄俗出家為沙門在洛陽講經行道此
東人作俑為僧講經之始蘇子瞻云無所厭離何
從出世試問酒色財氣四項人生能容得一項否

既不能空而徒襲其名則所謂稗販如來固亦彼
教中之亂人而已東晉婦人阿潘學佛法始有尼
何充始捨宅安尼表異錄尼為除饉女
知不足齋鈔書後有某某校正幾字某某補脫幾字
之文蓋昉韓愈鶡冠子云正脫謬三十有五字乙
者三滅者二十有二註者十有二又宋進士書試
卷末曰塗註乙其計若干字愚按乙有二義凡讀
書以筆志其止處為乙文有遺脫即其旁增之亦
曰乙又載書尾記其若干字數亦本於陸德明經

典釋文每卷末必記其經傳字數有時師改彤鏤爲彤鏤栗階爲歷階乃是賢者過之之失按國語器無彤鏤色飾曰彤工巧曰鏤郝氏儀禮集解雖云栗與歷通然燕禮自有栗階不過二等語並非誤字有稱叔之妻爲世母者之世父之妻爲世母指伯母也世父亦謂之猶父見山堂肆考更有以秋聲賦歐陽子方作一句夜讀書作一句者其說雖本別傳歐陽永叔一字子方云云然此處文法似不應稱



書舍有匾曰菌雨余坐臥其下兩年矣眼昏若霧不能辨識其跋語一日使祥兒讀之有唐時靈隱中秋月桂子降繁如墜雨云云若然則菌當從箘即蜀都賦箘桂臨巖離騷雜申椒與箘桂是也至菌乃是芝屬生於剛處曰菌生於柔處曰芝通志箘桂無骨正圓如竹是固不宜從草矣郭景純曰桂樹從不着子李時珍曰月落桂子之說大約如羣史所載雨粟雨豆之類茲月乃陰魄婆娑其中者山河之影耳無所爲桂也然則吳剛伐月桂之說誠荒唐矣

南宋臨安書籍鋪著名者有三陳姓人皆隸錢唐而兩陳又都以售書賈禍又都以道人稱一爲陳思錢唐人彙刻兩宋名賢小集尾書刊於臨安府棚北大街陳氏書籍鋪者是也聞是集上有朱彝尊墨筆跋稱是書又爲江湖集真不可解即曝書亭集中宋高菊磵遺槀序述陳起罹禍事雖未嘗混及陳思若曾極趙師秀均有錯誤一爲陳起字宗之錢唐人自稱陳道人在睦親坊開書肆宗之能



詩江湖詩人多與之遊故刋有江湖集宗之句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所以哀濟邸而誚史彌遠也或嫁爲敖器之作并劉潛夫梅花詩論列二人皆坐論宗之流配江湖集旁版詔禁士大夫作詩彌遠死始弛禁語見瀛奎律髓按江湖小集計九十五卷所錄凡六十二家並無劉潛夫槀且彌遠死於紹定六年而諸集多載端平淳祐寶祐紀年復在其後一爲小陳道人亦賣書者爲賈似道編管

山陰祁氏曠園有澹生堂爲夷度使君藏書之所使君諱承㸁都院忠敏公彪佳之父康熙壬寅癸卯間忠敏第六子班孫字奕喜以故國事謫戍瀋陽旋毀服爲僧終於戍所見二林雜志然按全謝山祁六公子墓碣乃稱慈谿布衣魏畊喜談兵爲公子莫逆交有告變者并縛公子去祁氏客納賄有其兄理孫公子遣戍遼左丁巳公子脫身遁歸祝髮於吳之堯峯尋主毗陵馬鞍山寺所稱呪林明大師者是也說與雜志不同忠敏第五子理孫偕



書猶篤惜晚歲佞佛視同土苴多爲沙門賺去賣錢後其書精華歸於南雷奇零歸於石門南雷一水一火其幸存者歸於鸛浦鄭氏而石門則摧毀殆盡矣故昔人慨祁氏藏書有不值當年裝釘錢之語

馮鈍吟詩不越沉悶二字不解趙秋谷服膺乃爾至稱私淑門人王阮亭謂鈍吟著述卑之無甚高論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蓋爲秋谷而發馮平生殊少許可然其品評頗有不失好惡之正處如讀書淺見云李秃之談道也孔子而在必加兩觀之誅程大昌之演繁露妄議紛紛楊用修之談古欺天下後世爲無一人此公心術欠正（思按如強補石鼓文字之類）譚元春鍾惺之論詩文理不通乃狹邪小人耳名滿天下眞不可解惟罵嚴滄浪爲不識一字或譏其太妄

仁和項霜田眉山少司馬仲子也少豪蕩軀幹偉然及長折節讀書屢困京兆試歸而從酒人遊性好調笑沈端恪公爲霜田妹壻在都無眷屬乃嘲之



云三間無佛殿一箇有毛僧族人某素性方板屢困禮闈霜田爲顏其室曰佳士軒某曰奔走公車安得爲佳曰佳字之所以未能成進字者須知尚欠一走耳其雅謔類如此然人亦以是多畏之歿後其遺稾爲阮東園明府刊於粵東官署說詩者謂如寒烟低遠樹落日淡平蕪山川非故國塵土上征衣圓沙明野渡老屋帶孤城有元和大歷間風骨

明王方伯士性萬歷進士臨海人遍遊五岳皆有記

國朝桑工曹調元舉性理進士餘姚人亦遍遊五岳有五岳集兩入眞空前絕後惟工曹不惑於佛老較之方伯之煉丹家貧似勝一籌更按贊應陶徵字季深亦遍歷五岳王阮亭嘗刪定其詩推爲作手

鄉先達某名噪一時外夷國使爭造門識其面耳食者遂傳爲藝林傑事愚因思龜山誌銘不載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在何處之語文公行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安在語卽此便可見古今人氣量不相



及

羲之書法從古無間言而屢史云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韓退之亦云羲之俗書趁姿媚蔡寬夫遂謂退之非留意於書者愚按退之石鼓歌云字體不類隸與蝌又曰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躍水龍騰梭若然則王書雖工以史籀石鼓字體較之洵俗書矣退之眞能不阿好者惟老學菴筆記云若例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褊迫無委蛇則俗書趁姿媚語未爲可駭

識日篇云學書諱丙日蓋倉頡以丙日死故也按自來書家有假借餘派以衍其傳者若蘇東坡則有同時之高衙若趙松雪則有同時之郭天錫若董思翁則有門下士吳楚侯其眞者固已雷電六丁取歸天上卽求爲過眼之雲烟而不可得三人所仿而傳者如優孟之於叔敖抵掌談笑併神情似之卷而藏焉亦若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乎然此三人者之蹟此日已漸同廣陵散矣下此則春



蚓秋蛇直如無鹽婦刻劃西施止可貽樵薪擔糞者之目而已然亦未始非書畫中之一厄祥兒問書畫署款每先字後名亦有所自否余曰左傳稱聖父爲叔梁紇叔梁字也紇乃名耳又稱百里奚之子爲孟明視孟明字也視乃名耳其殆先字後名之始乎

蒙泉外史舊爲焦作秋林逸趣圖木石蕭疎雅宜秋士翟晴江進士有跡較白雲遠心隨流水長及疎樹幽逾畫遙山澹入禪句陳受笙通守云樹烟山

色遶晴秋淨絕纖塵客意留亭下苔痕堤外水應
多漁笛弄扁舟人世勞勞車馬聲不知究竟欲何
營披圖令我重迴首頭入襟懷眼乍明愚年來心
氣大虧言茗忘帚禁止吟事酬應之作幸口占小
詩亦多不存橐及門某偶喃喃述愚作不置久之
頗能省記一時又未能割棄乃錄之題晚圃評香
圖云籬落西風澹物華賓鴻迢遞墨雲遮曠懷商
略閒功課除却哦詩是品花可牌絡索費平章壽
客眞成郄老方晚節前頭誇絕品武陵春色御袍



黃吳與女士畫冊云鶯花照眼劇鮮新渲染都成
腕底春從此吳興添故事流風不讓管夫人春水
浮槎圖云皺吹春水干卿事忙向籬邊理釣槎花
片肯將人意賺紫雲樓閣飯胡麻汪鳳池閨情卷
子云芭蕉綠上長廊暗茉莉香回午簟清惟有秋
心難禁架藥爐湯鼎可憐生孫雲鑿聽鶯圖云明
湖最好豔陽天判斷風光屬散仙轉眼韶華成過
客鶯聲啼老柳吹綿柳汁生衣染正宜行吟只有
短僮知他年走馬長安道莫忘雙柑斗酒時行腳

圖云路入禪關別有春下方雲起簇魚鱗騰騰拈
却梅花笑不作拖泥帶水人諸作殊類打油有乖
大雅然亦不玧佳句易成詩之意也
艮山門外有清風明月橋鄉詩人亦心醇式云短夢
驚秋鬢易消懷人心緒自無聊爭知白酒黃花社
多在清風明月橋
艮維雜志稱艮山乃高宗都杭時懷念汴京艮岳築
此以取象焉耳若然亦係一朝事實咸淳臨安志
便該大書特書如何志內備列諸山於艮阜獨缺



幾於無王著書者固不若是之悖也東皋聞見錄
謂元至正十九年張氏築城餘土亦誤按元大德
已亥紹興路儒學錄沈德章有重建艮山廟碑曰
重建是前已有之矣縣志復附會為宋妃墓所尤
無左證
佛書阿耨達山即大崑崙山在今達賴喇嘛界東中
國在阿耨達東故名震旦見佛寺有匾書震丹者
豈梵音無一定耶
友某謁選入歸言赴選時有飾為假鬚者堂吏覺其

姦拉之滿把卽時扶出愚按此風唐已有之如趙嘏登進士趙眇一目以假珠代之施肩吾嘲以二十九箇人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

集詩牌詩最難工妙維錫各園林雅集動以此風賽人相傳張四科有舟棹恐隨風引去樓臺疑是氣嘘成黃北垞有流水莫非遷客意落花都是美人魂句爲最佳愚舊與成閬區等效爲之有長廊淪茗松聲奏小榭吟香雀夢閒智効一枰同逐鹿攜難斗酒懶聽鶯勸懲本是歸風雅勢利何曾理性情



# 稗販卷六

曹斯棟輯
仁和　朱　點校

服牛乘馬古之制也從未有以人代畜者黃帝作車前漢古今人表云黃帝時有車服故曰軒轅至少昊始駕牛及陶唐氏制彤車乘白馬則馬駕之初也而荀子解蔽篇乃云奚仲作車乘世本云契之孫相土作乘馬葢四馬駕車謂始於相土奚仲也愚按駕車之法夏駕二馬謂之麗殷駕三馬謂之



驂周駕四馬謂之駟故孟子於追蠡有兩馬之說葢指夏時故也周官司徒輂輦者謂馬以載輜重爲輦人挽以載任器爲輦馬以駕車從不單騎經書無騎字惟曲禮有之乃漢世書耳古大夫以上皆乘車并亦立而不坐曲禮云婦人不立乘惟婦人乃坐乘也列女傳又云立輜無軿似婦人亦有時而立矣漢世禮賢安車乃坐乘車漢初馬少故曰天子不能具純駟將相或乘牛車馬匹則百金章元成以列侯侍祠天雨不駕駟馬車騎至廟下

有司劾奏削爵則舍車而騎漢已有禁至東晉駕車亦循漢制或用牛如王導短轅犢車王濟之八百里駮駮亦牛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南史吳興太守之官皆殺軛下牛以祭項羽都是明証丹鉛續錄云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大戴禮五帝德於帝嚳曰春夏乘龍秋冬乘馬易經有乘馬班如之語詩經有來朝走馬之文都是單騎所由起鄭箋言來



朝走馬爲避惡早且疾何義門謂參用西戎法都是臆說可埽因是後來宰相亦皆乘馬如唐鄭珣瑜會食中書王叔文直入議事珣瑜顧左右乘馬徑出裴武之遺變晉公獨以馬逸得免張宏靖以宰相鎮幽州用八輿出入將士駭怒馴至於亂文宗相李石有盜斷其馬尾周高祖爲樞密時王守思以使相留守京洛乘擔子迎高祖於郊高祖怒其無禮命麾下白文珂詰其職宋王文正公不識五年之控馬卒面即蔑視古法之王安石在金陵

止坐一驢進肩輿者怒之唐會要云如疾病即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擔夫則自出錢僱自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並許乘擔子若唐太和相魏謩途聞建州百姓訴冤即斜持壓尾敲擔子門令止五代時唐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擔子入朝北宋蔡京作相出入乘樓頂轎子謂之太師轎要皆僭侈而然蓋外僚間有用者如南齊垣崇祖守壽春著白紗帽肩輿上城靖康末高宗至磁州守臣宗澤以所乘轎進上然非定制



也宋朝野類要云百司出局人從先報上馬者蓋舊禮只是乘騎故也因以有脩帽護塵之服自思陵在維楊一時擾亂中遇雨傳旨百官許乘肩輿南渡後始有謝乘轎表此時竟公然乘坐故制應矣然不以入皇城思陵此舉蓋本政和三年冬以雪滑暫許百官乘轎第不以入宮門路通復舊之制耳明制兩京文武自三品以上有疾者方許暫用步輿幃轎正德朝尙寶卿顧璘郞中張瑋違例乘轎俱罰荷校雖巨璫肆姦要亦國憲使然嘉靖

問宰臣嚴嵩以衰老入朝得賜腰輿至八十再賜肩輿同事夏言翟鑾俱賜乘馬二公私用腰輿上以爲僭心銜之夏被禍翟被逐已昭於此矣崇禎時御史郁成治請復京官肩輿尚以郁恣意妄請隱名竹兜有奪職調外之舉更按唐會要命婦朝謁並不得乘擔子其尊屬年高特勅賜擔子者不在此例杜甫詩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殆特恩使然而宋孔毅甫遂云唐乾元以來婦人乃用兜籠後來男子襲而用之說殊誤至於晉王獻之傳



所云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肩輿徑入者要亦類陶淵明病足乃以意爲籃輿命門生弟子舁之是也黃公紹解周書王朝步自周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或謂紂無道作人輦陰丹曰桀駕人車原始云秦始皇去其輪以人荷而行紛紛錯說莫究所自近來仕宦乘轎尚云體統不可褻甚至皂隸優伶餘須厪養無不炫煌於道竟有體制規式挍之會典冐濫殊常者獨不思服之不衷尚爲身災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

於分安乎以肩輿爲轎本漢武帝時淮南王安諫伐閩越王疏云輿轎而踰嶺洪景盧云夏禹之山行乘檋即今之轎是愚謂公羊傳之筍將而來亦是又近日肩輿不用帷葢名曰顯轎要即古褰帷遺意如漢明帝時荆州刺史郭賀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是也南齊書明帝諸子江夏王所乘八捆輿此又爲後世八轎之濫觴漢書注云古者驛以車謂之軺傳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然按鄭子產乘



遽楚子乘驛似春秋時已有驛騎矣

武藝十八事其末曰白打乃不持寸鐵徒手以搏即月令所稱角力左傳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是也俗謂之打拳漢哀帝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弁射武戲又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按手搏爲弁陳傅艮春秋兵制云白打名角抵始自秦始皇聚郡縣兵器銷爲鍾鐻罷講武爲角抵讀書敏求記載宋太祖長拳三十二勢溫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瑣二十四棄探馬八閃番十二短打等語唐時

有角力戲見文獻通考通志有角力記一卷　國
朝名白打曰布庫

勇爵有巴圖魯即宋史所稱巴土魯元史號爲霸都
劉國傑從巴顏南征屢立功賜號覇都是也俺荅
猶華言好友元太祖本紀汪罕與烈祖相盟稱爲
俺荅外藩曰台吉即宋書西南夷傳所稱大吉

民壯之稱始於明天順在宋號爲白芳子

官衙役使曰門子蓋本舊唐書云吐蕃潛將婦人嫁
與維州門子莊子徐無鬼謂之唐子梁書沈瑀傳



謂之縣童然考鄭康成周禮注乃卿之正室適子
將代父當門者之稱即左氏有以大夫門子並舉
國語亦曰育門子降自後世以呼下走不倫之儗
大抵如斯

下賤之人自稱小底成閩區向謂始丁晉公談錄皇
城使劉承規太祖時爲黃門小底愚按隋唐嘉話
崔湜爲中書令常呼舍人張嘉貞爲張底蓋輕之
也後因議事皆出人右湜驚曰張底乃我輩一般
人此終是其坐處要當以此爲始

大明會典載有杭州府德勝壩閘官一員臨平河泊
所官一員後革孝宗實錄宏治十六年八月革杭
州府豬圈壩官一員此皆吾鄉故實更按漢平帝
置果丞主掌果實唐職官有鐫勒使一員銜居六
品即雕鐫文事者宋明帝置圍棋大小中正之官
錄此以當不賢識小

兵亂食人爲兩脚羊又謂之菜人諺有蜜浸阿獃之
語蓋天方國有捨身濟衆者暮年止啖蜜死後仍
以蜜浸石棺中百年後啓封愈衆人病即輟畊錄



所稱木乃伊也本草綱目載有人傀一條謂五種
非女不可爲母五種非男不可爲父內一種爲體
兼男女俗名二形人晉書列於人痾佛經列於五
種黃門謂之搏叉半擇迦固已奇矣若宋史所紀
男陰生於脊女陰生於頭者造物不仁又不幾以
人爲戲乎按玉歷通志載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
又云男女兩體主國淫亂爾雅翼載兩類曰髣類
奇類即兩體自爲牝牡者公羊傳所稱雙雙亦一
身二首自相雌雄

稗官家每有壓寨夫人之語愚謂恐是夾寨之訛按
後唐莊宗天祐五年破夾寨於潞州得符道昭妻
侯氏有才色寵專諸宮時稱夾寨夫人

不再娶曰不開媵路見公羊傳娶離婚之婦爲娶判
妻見周官媒氏文儀禮謂夫婦爲牉合按字林牉
者合其半以成夫婦也周須思媢其婦有依其士
二語說得最好依者卽從一而終恒其德之謂也
媢者卽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之說也近人不善用
媢竟變而爲懼懼者乖也家道窮必乖理或然歟



愚向謂婦人之性多悍而慳其說蓋本諸大易一
陰一陽之謂道也地天泰也陰居陽先則爲道地
在天上則稱泰易於夷道爲坤說卦於坤曰爲吝
嗇雖戲言而實寓至理

冥婚之風廣右爲甚向謂之迎茅娘蓋以茅束人迎
而合葬焉鄭餘慶所纂書儀有冥昏之制後唐明
宗歎曰昏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然愚按周禮地
官禁嫁殤者可見此風古已有之或謂始曹操愛
子舒蒼死以甄元死女爲合葬者非也

大戴禮云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

湧幢小品云假父之說起於唐李錡然按秦時已有
此語茅焦諫始皇云車裂假父囊撲二弟

淮南子云繼子得食肥而不澤寧都魏禮謂繼子者
言其與出腹子異也誤甚蓋母有娠而乳子使子
得疾如痁曰繼爾雅翼伯勞能療繼病是也

淮南子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社母也韓退之祭
女挐文自稱阿爹阿八似唐人稱母爲阿八閻若
璩云昌黎行十八對女曰阿八省郤一十字也然



昌黎祭姪孫滂文云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何以
不省郤十字耶閻說似誤周易稱母爲嚴君北齊
書太子稱生母爲姊姊嫡母爲家家裴松之云東
人呼母爲負江淮之間謂母曰媞齊人稱母曰阿
㜷楊子方言母謂之媓說文吳人謂母爲媒伊川
荅龜山書稱太中爲老兒陳東臨刑作家書寄婆
婆姆姆云竊恐死後家中不知仔細老兒煩惱是
母亦可稱老兒南北史何子平孝母有日尊老在
東不辦得米是尊老固可稱母閩俗呼父爲郎罷

吳人呼父爲爸又呼爲爹巴巴之呼本通雅北史稱父乃曰兄兄舊唐書稱父爲哥尊公之稱本於簡文帝謂郄超曰致意尊公父母又可稱爲親戚曾子曰親戚不悅不敢外交是也稱兄爲況本於廣雅兄況於父之語然夫婦亦可稱兄弟禮不得嗣爲兄弟是也

丈人莊嚴之稱二字見於周易論語古稱父輩爲丈人若妻之父母則曰外舅外姑見爾雅若博雅則謂之父妐母妐漢第五倫傳謂之婦公世說賞譽



稱爲婦父今皆謂之丈人丈母矣或謂始自唐時引通鑑元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及柳子厚有祭楊詹事丈人獨孤氏丈母等云然按裴松之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下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裴爲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爲丈人已見於此時矣若漢書宣元六王傳所謂丈人乃淮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焦仲卿詩三日斷五匹丈人故嫌遲丈人謂姑也後誤爲大亦本於後漢范滂謂母爲大人之語韋昭云古尊父嫗爲丈人北齊顏之推云吾嘗問周宏讓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爲丈人是丈人之稱又可施於婦人矣宋時呼妻之父爲岳翁妻之伯叔爲列岳不免愈出愈奇

稱人之女夫曰令坦本王逸少坦腹事然欠通自稱其妻曰內人或曰內子唐時伎女入宜春院者爲內人左傳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內子乃卿之正室也故內人太褻內子太僭稱人之大父曰令祖葢祖之爲言徂也經書祖字都指已死說又稱



兄之妻爲邱嫂固本於楚元王傳過其邱嫂食語張晏謂邱大也然漢書註云邱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孟康曾云西方亡女壻爲邱壻更有稱妻兄弟爲內兄弟者按儀禮姑之子稱舅之子爲內兄弟若妻之弟宜從史記稱妻弟或從漢書稱婦弟爲是左傳甥之子爲彌甥

稱師之父曰太先生不祥殊甚考文中子死門人私謚曰太元次山之祖亨棄官隱居卒後門人私謚曰太試觀聖門弟子門人固有別也而弟子門人

之同聲稱夫子也又何别哉近來弟子上先生名紙無不曰受業門人否則便斥為不敬豈知受業者為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為門人乎漢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可見徒與人固有區别矣金薤琳瑯載漢碑陰有弟子門生門童洪丞相隸釋謂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授受者為門生未冠者為門童然按朱子早年嘗師事劉子翬其屏山集朱子為之叙乃稱門人李漢於韓退之不曰子壻曰門人朱子行狀為女夫黄幹撰向曾師事亦稱



門人可見其來已久蓋謂禮師之道不嫌其過隆耳潛邱劄記乃譏李漢稱門人為重道統而輕私親然愚考皇甫湜作韓愈墓誌稱愈女初適李漢後乃離婚改適樊宗懿漢稱門人而不稱壻蓋緣於此黄幹沿襲其稱殊為未考再子者男子之通稱即大聖賢例只稱子孔子復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為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别餘人也宋儒復於師之姓上繫子如文公稱周子為子周子程子為子程子祥見云公羊傳先有子沈子先

生之稱始自孟子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按夫子始尚書牧誓

或問師與友有以異乎愚曰無以異也師也者傳其道也友也者合其義也故師之者雖死不倍其道友之者終身不貳其義近見富人業師投富人手簡自稱契末不勝駭怪偶閱吳次尾續觚不觚錄南京都御史張固宜與相之房師也宜興大拜後投刺書晚友生尤異者宋陳自强為韓侂胄童子師後由侂胄力拜右丞相每稱侂胄為恩主恩父

老學菴筆記云醫稱衙推不知所謂愚按衙推二字



本唐鄭注傳以藥術依李愬署為節度衙推是也大夫之名詔自宋崇寧中復有防禦郎中等號明洪武實錄始禁軍人不得用待詔郎中等名然醫雖小道人之生死寄焉說文云巫咸初作醫按巫咸帝堯時人黄帝之書曰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然則醫實始於僦貸季湯液則本於伊尹賈子云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居醫卜之間禮又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嘘枯回生為世司命宜如此其慎且重也而後之人目未睹神農岐伯

之書輒輕爲嘗試或漫殉門戶之見首鼠兩端或
偏執古方謬逞臆說此何異陳吳奮其白梃劉項
隨而斃之卽庸醫殺人律有明條而含冤者隱忍
執法者拘牽遂使煌煌功令等之空文而道路橫
行罔知顧忌獨不思牛醫馬醫倘治牛而誤治馬
而誤尚人人思逞今醫而斃者非其子弟卽其父
兄反爲之詞曰命數然也又曰彼原有刲股之心
也竟視父兄子弟反不若牛與馬矣哀哉按古律
文醫爲人合藥誤不知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



不知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亦杖
六十議者尚以誤不知本方殺人止徒二年半爲
法之縱併此而無之何以慰死者而警庸醫哉考
先王之世醫亦世守其官誤殺者有誅功多者旌
用唐開元時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令長史各自
訪求選試取以藝優長堪敎者卽其名申聞請行
永樂大典內有太醫局程文九卷乃宋時考試醫
學之制也至於有元自國都以至郡縣皆立三皇
廟於醫者之學如宣聖釋奠禮太醫院程試期以

三年中選者來春二月赴大都省試明時亦有試
醫之制後世彷而行之未始非休養人命之一端
俟命立命孔孟之教也推命之法或謂始於河上公
三命之說述之者陶宏景不知本出於聿斯國故
推命書有聿斯經卽婆羅門術也呂才祿命書乃
稱起於司馬季主則又誤甚唐御史李虛中以人
生年月日所値支干推人禍福自宋而後乃并其
時參合之謂之八字又謂之子平者乃晉華陰令
徐居易字子平東海人精斯術故因以名之也其



書藏於武當山沙郞洞至唐時爲人所得卽後世
所傳定眞論喜忌篇繼善篇是也陳郁藏一話腴
（書名陳郁著）稱李虛中以年月日時推命殊誤獨不思
韓愈所作虛中墓誌稱其推命實不用時乎宋林
開撰五命秘訣益三命之術年月日支干也加以
時胎故曰五命若以十一星行歷始於唐貞元初
都利術士李彌乾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
都賴水上故云此法盛於唐卽賢如韓愈尚曰我
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杜牧自作

墓誌銘曰余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爲第八宮曰病厄宮愚以爲不特此也五行之說本於箕子洪範甲子起於夏書辛壬癸甲支幹起於詩經吉日庚午小運之法本於說文巳字之訓

杭城大街有業補齒者標其門曰鑲齒如生一日蔡補軒曰此業不知起自何時愚曰大約南宋曰何徵愚曰劍南集有句云染鬚種齒笑人癡下註云近聞有以補種墮齒爲業者若七修類稿載鄧雲翁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是通種又非僅補墮



而已

偶西湖同舟有理姓人因思自來無此姓歸查五音集韻皐陶爲大理因官爲氏殷有理徵又王阮亭蘇門三賢詩中有理寒石本姓李名邑和西華人舉於鄉學問該博恥與逆閹同姓改曰理亂後航海而死孫徵君鍾元稱爲會通後一人考明正統編修王振司禮太監亦名王振振旣陷駕土木王編修恥其同名改曰恂或謂孟子云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編修之易名是矣寒石之更姓不免過舉然愚按紂時理徵弗合於紂抱道而死其妻陳國契和氏與子利貞避亂於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曰李老君李耳利貞十一代孫也可見理之易李古已有之不可以寒石爲抝也

錢以文言見南史武陵王曄華林園射賜錢五萬文檳榔以口言本任昉父遙性好檳榔臨終求之剖百口許不得好者遠水不救近火出韓非子對牛彈琴本漢牟融理惑論中所載公儀休事爲你捻兩把汗本元史趙璧請憲宗誅近侍之尤憲宗怒



世祖曰我爲你捻兩手汗丁相公畫一字元朝丁濟爲奉化尹公論所在一判不移詈人者曰戇子本水經注弱年戇子亡八二字實從王八按五代史王建行八素盜驢私販都謂之王八賊物事見隋書張衡語非好言也蓋指煬帝弒逆奪宗事吳人呼疾速爲飛風唐制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右髆飛字印左髆穿鼻本莊子絡馬首穿牛鼻打手見易林口飢打手稗子見寶積經言非佳種也今訛爲敗子庸峭見喻皓木經宋人詩自知伯起難

庸峭不及淳于善滑稽吳虞見漢書吳虞而無志
節不體面曰嘴鼻金史納合買住降宋畢資倫曰
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嘴鼻也
添退二字核之乃是添鼓見孔氏雜說謂增益之
也左近見梁書扶南傳燈掭見容齋五筆齆鼻見
王充論衡鼻不知香臭曰齆縫衣曰敹本周書善
敹乃甲胄伸兩臂量物曰庹見椒園記嘔作出物
曰嗀本左傳君將嗀之嗀許各反飲茶酒爲欲本張衡
西京賦內飲濃吐鎬字以手分析食物曰斯本呂



覽趙宣孟見桑下餓人與之脯一朐曰斯食之人
之鄙陋者輒目之曰村演繁露稱唐令在田野者
爲村別置村正一人没荅颯見南史鄭鮮之傳把
戲見元史禮樂志苗劉二賊南宋苗傅劉正彥也
欲廢高宗張俊討平之招集搏徒呼盧網利謂之
囊家什一而取謂之抽頭見李肇國史補惡少二
字本荀子無廉恥而嗜飲食可謂惡少者也呼有
勢力者爲便家本韓子以便家力能得其君宋時
秀州俗多淫祀兇人欲甘心於讎怨則挾酒食祭

拜乞助謂之起傷唐時有誤呼臧武仲名者蕭穎
士曰汝紇字不識紇音恨發切今人乃訛爲瞎字
不識
善睡神曰宜梻元吳萊有竄宜梻詞夢神曰趾離
傳聞山西有丹朱廟凡無賴子弟以龍陽射利者咸
禱焉如教坊司之祀唐元宗也考明時士夫談男
色者諱曰勇巴
月令以人爲倮蟲管子以人爲行禽
市肆中油燭舖門牌每圖一鉅燭承之以盤下更承



之以人俗謂之燭鬼愚按卽後趙成公段也段官
左校令嘗作庭燎於杠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
盤置人趙王石虎試而悅之後文武入上尊號庭
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成公段
猶之酒庫中嘗圖醉翁於壁不知者多指爲酒仙
盍是古豐國之君以酒亡國圖其形以寓戒耳成
公段作淫巧以媚上終於殺身門牌所圖其亦寓
鑒戒意乎
漢大宛卽今哈薩克烏孫卽今伊犁唐北庭都護府

卽今吉木薩漢西域唐伊州卽今哈密唐靑海卽
今呼湖諾爾唐吐蕃卽今西藏唐維州卽今雜谷
開契丹黃龍府卽今烏喇古肅愼金五國城卽今
寧古塔庫車古龜兹國葉爾羌古罽賓國鄂羅斯
古丁零國滇南永昌郡古哀牢國巴里坤卽元時
八里灰聞乾隆四十一年烏魯木齊築城掘出至
德年殘碑中有金蒲字葢卽唐時金蒲城也今唐
書乃作金滿城按左傳晉厲公名州蒲而應劭舊
名諱議作州滿魏申徒武蒲漢紀作武滿可見此
兩字從來易悞



# 稗販卷七

仁和　曹斯楝輯
錢唐　王　臺校

周禮地官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
十有五皆征之七尺謂年二十也六尺謂年十五
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蔡補軒嘗謂後世丁
錢卽漢律所謂算武帝時所謂口錢也然按高祖
四年八月初爲算賦固口與算異矣漢儀注八年
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民
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
天子其三錢武帝加以補車騎馬惟賈人與奴婢
倍算孝惠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
五算罪謫之也甘露二年人減算三十建始二年
減算四十固止八十矣元帝時貢禹陳口錢起武
帝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
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

民間輸課曰錢糧葢自來上下皆用錢故史傳第稱
緡錢而周頌以錢爲農器按古錢稱泉葢其形卽

篆文泉字也然夾漈鄭氏云泉之文借爲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篆文下體不從水也魏了翁古今考云以泉幣爲錢不知自何時始小學書亦無此字云云自太公立九府圜法泉圜函方輕重以銖漸竟易爲金戈則爭奪刼殺之事起焉謂爲字讖不誣也覩之則曰孔方兄曰王老尊之則曰白水眞人上淸童子泉布先生斥之者則曰孔奴曰阿堵物俗言又謂之兀底律掌鑄之官則爲鍾官或以管子禹以歷山之金鑄幣爲鼓鑄之始然物原云



炎帝之孫伯陵始造泉刀伏羲氏制棘幣通志云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似又在禹之先矣周語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王弗聽此改鑄之始秦初用半兩錢漢高嫌其重更鑄莢錢至使物價騰湧此行用幺錢之始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吳王濞有銅山聽其鑄錢此盜鑄之始宋孝武即位鑄孝建四銖此以年號鑄錢之始見杜佑通典有謂始自齊明帝建武二年太和五銖者有謂始自後魏孝莊永安五銖者皆誤至陸游謂始於太平興國以後先失矣唐會昌中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此州名鑄錢之始公孫述僭號於蜀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此鐵錢之始按貨泉錄鐵錢俗謂之鐃鉫鉫音賀十國紀年漢史曰劉龔以國用不足鑄鉛錢十當銅錢一此鉛錢之始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給券以質裝趨四方合券而取之號曰飛錢此又爲後世行用會票之始漢孝武時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又爲鈔法之始建炎以後東南始有會子元人盛行寶鈔皆以楮



爲幣此又爲後世行用錢券之始要皆是錢法之蠹也唐皇甫鎛定八十爲陌此又爲短串之始按周禮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可見古只是荒歲方鑄錢

周書黃帝始穿井淮南子云伯益作井太元數曰冬爲井墨子云二舍共一井其所祀神俗謂之井泉童子然白澤圖云故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柳宗元祭井文亦有乳湩富媼之語酉陽雜俎井兒名瓊月令五祀戸竈中霤門行也白虎通易

李箕初曰詹子禁蘚扁春芳杆井身水以魚爲牲似春亦祀井

行而井祭以豕或用魚淮南時則訓冬祀井
杭之東郭水鹹土薄艮山獨厚種植倍常然僅二里許也水惟城東一溪東流入糜公祠又東北伏流逢於艮山性和味厚發源鳳皇山名曰艮水艮山之側別一小阜曰丁家山艮水丁家山土人亦多未曉見郡人陳璸耕玉堂雜記

西湖之濱多有陷沙俗名香灰泥誤觸之足隨陷入用力愈猛陷之愈速惟甫陷時急倒身橫臥沙上自可脫救



接天泉水宜分陰陽自天明至日未入接者爲陽日沒至鷄鳴前接者爲陰陰陽分開各自爲益孤陽不生獨陰不長自無孑孓蟲之患若陰陽會合蟲自然生此理都未經人道見以齋雜著

五岳通言岳而岱獨稱宗蓋本於虞書也詩云泰山岩岩魯邦所瞻季氏旅之尚譏其僭今泰山之神祠宇遍天下牲牢酒醴尸祝駢闐朱子云也須氣與他相關若不相關祭箇甚的文人慧業往往初不過寓言而附會之者勢遂不可究詰有如謂人之生死神實權輿之者蓋本之援神契泰山爲天帝之孫羣靈之府主名人魂魄應劭謂上有金篋玉策考知人壽之長短烏桓傳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杜光庭洞天記以爲鬼神之府舉凡長人土伯爛土雷淵之變相悉以屬之東岳各等語甚至世俗疾病謬託爲借壽之說則又本之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病篤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是也槐堂襍誌稱武王元女實主東岳枕中書太昊氏治岱宗或曰柳下惠展禽司之河圖稱東方



泰山君神姓圓名常龍或又言姓歲名崇尚書緯稱青帝爲靈威仰神初不過稱令如列異傳蔣濟子死爲泰山伍伯迎孫阿爲泰山令是也自唐始封爲天齊王顏師古謂如天之腹齊其孕含靈異吐納雨雲澤遍天下洪武三年釐正名號止稱東岳泰山之神唐制五岳四瀆各置廟令一人主祠祀秩正九品風俗通云祀岳卒事有夫人之享於是神必有配謂東海廣德王第七女爲神妃者有之妃必有子文獻通攷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

三郎爲威權將軍宋眞宗加封炳靈公夫大易以神道設教卽聖經愼獨之旨後之人有數典忘祖者矣偏能於鬼神幻渺之事語焉必詳豈吾孔氏敬而遠之義乎

厲樊榭麻曷葛剌佛詩杭堇浦兒子糕詩吳西林日本刀子詩均堪鼎峙騷壇爲秝林掌故惟厲詩猶爲典贍中有我聞劉元塑妙比元伽兒劉元俗呼劉蘭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嘗從波羅國人人匠總管阿尼哥學西天梵相稱絕藝凡兩都名剎範金



塑土搏換佛像神思妙合其一爲西番佛像多祕人罕得見者恒勅元非有旨不許造他神像故詩又云搏換入紫闥祕密無人知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以壽終遂安方逢年又謂劉元爲藝元初爲黃冠師事青州杞道錄得其塑土範金搏換像法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成像云析津日記京師像設之奇古者曰劉鑾塑說者疑鑾與元音相近而誤攷郝伯常臨川集燕有四賢祠其像塑自劉鑾然則鑾別是一人乃著名於正奉之先者也韓門綴學謂麻曷葛剌佛卽歡喜佛愚按歡喜佛乃二佛裝嚴抱持兩根湊合有機可動元人所造凡帝王大婚必先道此入殿撫揣隱處默會交接之法然後合巹恐睿慮純樸也彼教中奉其名曰天地父母若寶成寺像似不類或疑是摩睺羅佛

吳氏汲古軒閱趙孟頫長幅雨竹迷離蒼莽寒翠欲滴洵神品也上有周艮右題句云留得一枝烟雨裡又隨人去報平安噫戲謔之於虐矣按孟頫爲



宋太祖子秦王德芳後居湖州宋末裒天與謝昌元趙孟頫約同死國後天與踐約而謝趙皆負盟國亡家居力學爲程鉅夫搜訪遂仕於元孟頫詩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雖爲留夢炎而賦然忠義至此掃地盡矣論者謂宋亡陳宜中遁去占城不返已無復天理民彝願又有留夢炎者爲宋狀元宰相俛首降元甘心臣僕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豈科目不足以得人哉論甚痛快深切故孔天亂曰兩浙有夢炎兩浙之羞也宜中弟自

中守分水關戰敗不屈死有謂何不令此人及第
者然攷宜中初以耐字死諭文武百揆繼擁立益
王昰於福州與張世傑勢不相能恐爲左右所賣
初遁於溫州之清澳後召之還元劉深襲景炎帝
於井澳帝欲奔占城宜中請先往諭意乃身護王
璽兵船前行因失風不返俄占城亦降於元遣兵
卒服事寓暹䊢意又遁而奔闍婆國嘗遣使賫香
一器遺世傑約以糾外國兵來合繼宜中挾外國
兵船至閩祥興帝蹈海張少保敗遁乃不與戰而



去復謀攻幽州回回挾塔利々國等出攻元西北
邊甚至海南諸國有欲讓王位與之者忠義如鄭
所南尚以不獲拜公馬前一識雲臺之像爲惜可
見遁走占城意固別有所在非若留夢炎之自號
忠齋乃仍棄君國如敝屣也然以王孫之貴亦恬
然竊其祿養是誠何心觀其和姚子敬詩有同學
故人今已稀重嗟出處寸心違句是晚年亦不免
自悔楊孟載稱其才爲書畫所掩愚謂孟頫亦不
幸而有才耳惟其有才遂貽口實

玉稻齋襍錄云諺稱家貧不是貧路貧貧殺人盧不
逵謂若將路字改作肚字少年學子定當猛省
黃琛車笠契稱厲鶚字太鴻原字雄飛後來之賢但
知有厲太鴻固不知厲雄飛爲誰也金農字壽門
又名金吉金先時里中有詩人曰石貞石可與作
對愚按石貞石名文上虞人父兄以貿易來杭因
家於杭之石龜巷家貧力學不屑爲舉子業年二
十九而歿有句云蕭郎三十行年近守塚無兒最
可憐厲鶚爲之刻其遺詩



又載西湖九曜山之陽有孝子□姓者盧於墓側不
知其名字里貫因其廬墓也但呼爲田守廬云愚
按陳景鍾清波小志補稱田世容字書升錢塘人
少失怙恃家貧而績學攻苦依蒲鑾朱叅戎任滇
十餘載歸里年已五十餘遂不娶螟蛉一子棄父
母於九曜山築盧墓側題其門曰守廬處所爲詩
極奇古草書有顛張醉素之遺風焉繪守廬圖與
題皆知名士自署其堂聯云萬里歸來只賸得幾
卷殘書數莖白髮一廬終守未敢忘兩行翠竹半

角青山有司以孝行聞　勅建旌孝坊乾隆五年
坊成而守廬卒於墓側

張賜酒邊隨錄云吳允嘉字志上號石倉世居北關
錢唐倉側藏書最富垂四十年苦心著有武林耆
舊集卷帙繁重鏤版未能先生下世後散亡畧盡
可惜也雅愛吳山寶奎寺門逕幽深樹石疎瘦乃
築別業於其旁每入城必集同社諸人觴詠於此
榜門雙帖云幽人深住巷中巷好鳥遠歸山外山
一日挈伴泛湖遇一船中艙有人峩冠巍坐鵠首



一人佩長刀侍立衆異之先生曰想他此來欲殺
風景耳

又雍正癸卯余偕厲樊榭石貞石登雲居山憩上方
僧舍訪一滴泉見摩崖一石僅尺許老僧云此碑
三十年前還有臥聽宰相去朝天周瑞臣題十一
字未盡剝落三人摩抄久之按周瑞臣字彥良號
葵窗南宋御前應制有題葉靖逸東菴詩云一巷
自隱古城邊不是山林不市廛落月滿窗霜滿地
臥聽宰相去朝天據此則上方菴舊名東菴矣靖
逸即龍泉葉紹翁亦曾流寓菴中可知是時宰相
當是賈似道

瑞石山志孫子奇居瑞石山麓以詩名一時海鹽張
維赤有和孫子奇詩愁看霜鬢點霜華誰道仙源
路不賒學語雛鶯沾柳絮梳翎瘦鶴啄梨花山容
漠漠常含雨日暈微微欲帶霞幾度登臨想姑射
却疑此處有丹砂按孫子奇寒山舊廬又名碧山
阿南向有上三茅觀舊路山半有白鹿泉又有摩
崖來鳳岡三字為馬三才書石壁有張文端公英



題寒山舊廬七律一首今俱為某姓佃入矣又比
連傅氏園林乃高詹事士奇購造以贈妻家傅氏
者頗饒幽致高未遇時就婣此地云今亦為某姓
住宅

毛稚黃中年失音杜門息影者十載其疾忽愈然盛
夏擁絮草褥至二十八重同人為作草薦先生傳

徐蘋村少宗伯爭仇山村故居詩吟詩何處訪山村
偃得籃輿出暗門學士橋西煙水潤半林斜日近
黃昏陳玉几題張漵岑瑞石山房詩名園不到又

經句綠淨門無車馬塵梅子已肥三月雨荼蘼猶
剩幾分春最憐鶯語如留客不耐風光欲醉人輸
與能詩張外史抱山依水結爲鄰一詩愚最賞其
幽致每於酒闌燈灺抗聲一歌頓覺神思清越按
山村宋進士仕於元者也家錢唐西城脚下至今
猶呼仇家園土獨宜莧初産獻新價同於肉
王阮亭有詩云稗畦樂府紫珊詩還有吳山絶妙詞
此是西泠三子者老夫無日不相思稗畦爲洪昇
紫珊爲徐逢吉吳山爲吳舒鳧鳧居吳山因以號

焉著吳山草堂詞王丹麓贈詩有此地誰知有伏
龍句何知未越百年鮮有能舉其姓名者
金江聲志章居吳山里雍正癸卯登賢書由京秩出
守口北道以母老乞終養歸里後結吳山詩社輯
有吳山志二十卷厲樊榭贈詩所謂掃除問舍求
田計檢校模山範水心者是也正欲付梓一夕不
戒於火頓成灰燼繼此者有莫栩亭栻清波類志
瑞石山志
翟晴江艮維雜志稱戴文進以銀工爲名畫師居覓
橋王荆山以織工爲名畫師居橫塘愚謂恐有傳
聞之誤按郎仁寶所作戴文進傳並無銀工之說
且云進從父景祥徵至京師筆雖不凡有父而名
未顯然則繪事乃其家學進何以舍家學而學煅
銀此理之所必無者又云予過西湖橫春橋見其
墓淒迷於蒼莽之中祀絶而將爲人發矣文進似
無繼起可知晴江何乃云文進墓在慶春門外地
名新塘墓旁子姓猶有聚族而居者卽王荆山不
獨繪事精良詩字亦先好織工能之乎文進有子名泉早歿

向從俞裁亭家覯其祖企延先生時箎小像爲項聖
謨謝文侯合筆題詞止二人一爲周櫟園亮工一
爲窨泉頭陀窨泉初不知何許人後閱武林耆舊
錄始知窨泉吳姓名太冲字默眞崇禎辛未進士
歷官右春坊右中允宏光稱號南都以少宗伯召
不至既乃遁跡空門號窨泉頭陀有圖書粹六十
卷行世其子卽農祥慶伯也
順治時十郡名賢大社連舟數百艘集於嘉興之南
湖赴會者太倉吳偉業長洲宋德宜實穎吳江計

東蕭山毛甡山陰駱復旦會稽姜承烈徐允定崑山徐乾學德清章金牧金范嘉興朱茂暭彝尊嘉善曹爾堪吳縣沈世奕彭瓏尤侗華亭徐致遠宜興黃永鄒祗謨無錫顧宸杭州陸圻

戴名世之伏法本於南山集集之自來本勝國總兵莆田林老戴爲之編次潤色後赴北闕甫入京城有頭陀語道左曰吾師待君久能投老空門可保無患乃代爲控驢走戴不自由馳至菜市曰此地兔子出悔晚矣言畢不見戴於己丑科以第二人



及第供奉內廷奴視同輩時南山集已盛行同輩遂賄以進乃下戴於理名公卿坐累者不少時蓋辛卯也頭陀所謂兔子出此其驗矣癸巳以　萬壽恩例得末減戴之弟名成偕方苞走告見其兄神氣頓枯若有重病者引手胗其脉六脉俱絕駭甚矣日即有大逆不赦之　旨被戮又適在菜市云可見王法所必誅之人天固早已奪其魄矣彼頭陀者又何能爲

有醫者某素居仁和地名瓶窰嘗云由瓶窰入山廿里許有一道院牓曰清眞門有雙帖云靉靆雲內神仙府嵒嵒山中道者家不識上四字詢一羽士年近百齡云出句上二字音洁都雲厚貌下二字音砣磍山多貌愚每遇住居瓶窰者物色之終莫能名其處渠豈誤入桃源耶

後洋街某家廳事左偏有屋五楹蒔以花竹帖以拳石鑿以小沼牓曰不如掩關初不過謂泛常語耳後閱蜆菴別乘載盧同掩關銘云蛇毒毒有形藥毒毒有名人毒毒在心對面如弟兄美言不可聽



深於千丈坑不如掩關坐幽鳥時一聲始知其取義以此

以機械變詐爲巧者小人也其巧也正其愚也君子嫉焉賢者容焉聖人憫焉

勢利之人最可憐憐其知有人也暴棄之人極可恨恨其忘乎己也知有人是無羞惡之心忘乎己是無是非之心二者胥爲人役而已

醫經云文章太盛亦是天地一病明人嘗稱詞章一道有生氣有殺氣二者固時命爲之然要皆眞氣

也胥可傳世惟鬼氣不傳舒徐寬厚文采風流前
如漆園後如歐蘇生氣也悲蕭激楚骨重神寒前
如屈正則後如司馬子長殺氣也若矯語吉祥務
求容悅僻典難字棘舌聱牙此種詞章謂之鬼氣
鬼氣之人宅心近險文章足以覘人品者此也唐
李長吉詩好用鬼字血字殺字識者固知其不祚
然長吉詩至今與籛聃同壽何哉此亦可以識其
故矣

黃道周曰學不錬器則器爲鬼車器不扶精則精爲



尸瀝又曰性麗陽而顯徵命潛陰以逆取故徵性
則異采之下必有淸裁徵命則奇節之途必無順
命倪元璐曰議論寧涉假借而不可不歸於名義
行已寧存矯激而不可不准諸廉隅又云神飛而
上氣伏而下用其智則日生用其才則日死智用
以生敢不肯以死千秋之業才用以死故不能以
生一旅之師

朱元晦爾字乃年十六七時劉屏山所取也其祝詞
云木晦於根春容華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云

充之益充宜養於蒙夫聖如周公孔子尚名其子
曰禽曰鯉而世人之名其子務欲誇大其說者何
歟至若三代後有所謂習鑿齒吳黑闥劉白墮員
半千朱買臣此固名之不解取義者也若名之不
道莫過於韓霜露李日月而隋梁士彥子名操字
孟德又甘爲奸慝之續可慨也新莽禁人取雙名
明洪武詔改雙姓爲單不知於政體所關奚在今
人競尚別號呼以本字轉覺減色此風明已有之
如沈承文集內云古人多以字行別號者不過畸



人韻士實實眼界前有此景胸堂前有此僻借湖
山雲樹以寄其雅抱幽情若家不越闤闠足不踰
戶限而生狃海外不經見之名山僑粧遨遊五岳
之勝概是亦不可以已乎

王充論衡創爲或人問答揚己以醜其祖父不肖至
有母驪犢騂祖濁裔淸之語明李于鱗爲母乞言
述其祖母是再嫁挈其前夫兒來陳際泰作書誡
子以村學究刻畫其所生至於司馬相如自敘記
其客遊臨卭竊妻卓氏梁書稱湘東王著金樓子

述其妃徐氏淫行茲數人者皆讀破萬卷而下筆如此竟不識是何等肺腸

八比舉業不可謂學昔儒所稱捻合出來一撞百碎者也今人直以八比爲學豈不大錯韓莊敏云舉業文字若無時命雖工無益姚文毅云帖括生涯不過浸漬於老生之宿唾此模彼範多有伏獵金銀之誚別風淮雨之訛愚向在盧辨元齋聞杭太史緒論云王荊公有言須變學究爲秀才夫才天之良質也博聞強識之謂才能馳騁上下古今之



謂才故論語曰才難自宋罷詞賦用經義取士所以來人流遁之思法甚嚴也何期法久而敝扱本塞源畧識之乎稗狂相扇或泛獵華藻瀾波倒翻世亦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且舉朱國楨所云爲人不可不讀書又不可因科第讀書科第或肯儻來聽之而已葢科第乃斵伐元氣之物發露太盛槁暴隨之倒不如平平一項頭巾爲鄉党自好之士愚時年少氣銳頗爲姍笑今老矣回想斯語眞成名言萬論

百姓庶人民氓等字或多誤認爲一葢百姓有土有爵之稱王肅所謂百官族姓也庶人指在官者而言府史胥徒是也匹夫匹婦之士著者謂之民流亡者謂之氓

裸袒見客者輒戲稱曰獻體亦本諸左傳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語或詰之竟誤認爲憲貝不倫之儗矣

臨江鄉人所作壽序内有田叓字懵不知所出疑爲臾字誤書後讀列禦寇文有禾生伯子出行經坰



外宿於田叓商邱開之舍始知原有此兩字因思歷事久曰叓所謂田叓者要亦老於農事之稱諺語少不叓事卽此義辨兒又問田臺之說余曰此固可觸類思也殆詩經所謂侯以周官太宰所謂閑民無常職轉移職事漢書匡衡傳所謂客作類今之傭工者然又問何以稱臺余曰楊子方言農夫之醜稱爲臺雇卽孟子葢自是臺無餽之說也亦左氏所稱僕臣臺者是也

某作亡妻行畧有孝尊鍾語按漢廣川王傳背尊章

師古曰㝵章猶言舅姑也關中俗婦呼舅爲鍾鍾音章聲轉也愚以爲行傳體裁不過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又何若假此勾輈格磔之音哉昔傅閬林先生云儒者體用須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分其才藝足了十人若不過筆頭上使幾箇僻字直如貧人市瓜不擇香味但取其肥大者耳

行傳中每有扶櫬歸里語獨不思櫬空棺也御覽輿櫬可證盛屍者爲柩耳又稱上塚曰掃墓葢不封不樹者爲墓封之若堂者爲墳檀弓古者墓而不墳可證



親串家駢體壽言托某鉅公名無人不贊其工雅後審知爲愚所捉刀也乃極力吹疵焉內有權衡僉忽之對則目之爲偏枯內有荀卿宗王句則又笑爲進學解尚未讀不知莊子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廣韻云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四字固是的對荀卿守正新史文粹乃作宗王蘇東坡亦有荀卿明王道述禮樂則作宗王云云

江右某氏家譜叙用駢體長逾千八百字內有誤用故實處及引用生僻處就所能辨正者疏之於左

如到溉何妨擔糞按擔糞乃其祖彥之非溉也南史何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盩訊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也　如十五年不窺家乃東漢桓榮事見本傳誤爲董仲舒則誤矣　如并揖而對并揖二字不典恐是葉拱之誤家語師襄子辟席葉拱而對謂兩手薄其心也　如澤不錫於五世潘岳西征賦若循環之無儩儩盡也從錫非　如穆滿儀於丹朱按國語周昭王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謂神感而孕非穆王之效丹朱罔水朋淫也　如接下何曾色吽按事理不相當爲色吽固非嚴以御衆之謂王得臣塵史云舊制兩府許薦館職有干樞相王德用薦館職者王曰以君進士登科薦應合格然某武人若奉薦則色吽矣　如門無私白則又誤私白爲寒畯新唐書宦者傳云是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身寶歷二年詔朝官及方鎭人家不得置私白身　藍羅二字不知所出

後閱近事會元載唐時吏部典選採經籍古義倂書隱言以試選人通者謂之高等弱者謂之藍羅

又淹通骰號初亦不解偶檢陸游南唐書元宗遣使者公乘鎔至契丹鎔以蠟封帛書遣王郎齎骰號子歸奏聞陸尚云骰號子不知是何等語乃曰淹通夫誰歟

又莫稱角存尤不解後閱東觀漢紀乃遠夷樂德歌中語猶華言子孫熾昌也



# 稗販卷八

仁和　曹斯棟輯
蕭山　蔡志瀛校

金元院本雜劇曰副淨曰副末曰引戲(今謂之外)曰末泥(今謂之生)曰孤裝(今謂之旦)謂之五花爨弄然則今之以演戲爲串戲者恐是爨字之訛按爨國名其人傅粉舉動類優故名

以手循笛孔爲食芻見文選長笛賦注

祥見問八音之中土無專器見之經籍者伊耆之鼓伯氏之壎而已顧土音重濁安能協律呂以節歌余按搏土作器經火煆煉類宛邱所擊之缶莊周所鼓之盆是攷工記韗人爲臯陶疏云鼓匡燒土爲之其即土鼓之証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其說尤明秋官壺涿氏炮土之鼓亦是爾雅云燒土爲壎大如鵞子銳上平底似稱錘鄭司農云壎六孔堂下之樂也其竅盡合則爲黃鍾其竅盡閉則爲應鍾王子年拾遺記云庖犧氏灼土爲壎世本云暴辛公所造或云商辛作

塤按塤乃土氣不堅之物故時俗指人慣弄虛澆者曰弄塤見宋史樂志土塤也後世變而爲甌余疑甌即水盞子相傳隋萬寶常析鍾律能叩食器應絃後即以水盞子入樂是也通考云近世民間用九甌盛水擊之謂之水盞合五聲四清之音其制始於李琬乃俗調耳

古今注舜廣開視聽求賢人自輔作五明扇此扇之始按五明扇即長柄扇若招涼扇制自周武王載之世本見之陸機扇賦張敞傳謂之便面闕以東



謂之箑古制尚圖蒙以紈而繪事焉或假鳥羽爲之故扇字從羽漢制夏設羽扇冬設繒扇元時冬亦有煖箑明時冬亦有貂扇若王羲之六角扇謝安蒲葵扇楊惜方麯扇此扇之變制也高士奇云摺疊扇舊爲聚頭扇僕隸所執便於袖藏以避尊貴者之目製自高麗明永樂時始效爲之其說固本之劉元卿賢奕編然按高麗圖經云白摺扇編竹爲骨裁藤紙鞔之用銀銅釘飾供給趨事之人便懷藏於懷袖之間大約指朝廷近侍之臣耳如

麥綮初日按通鑑宋褚淵入朝以腰扇障面功曹劉祥譏之注極腰扇今謂之摺疊扇似前五代時已彷彿有之矣又宋張蒙祥有摺扇詩

証以金章宗聚骨扇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草鬥翠條更結同心扣金殿日長承宴久招來暫喜清風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何嘗竟指爲僕隸所執之物蘇東坡嘗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正今摺扇夢粱錄小市周家售摺揲扇子似又於明時高麗充貢永樂朝效爲之語不類高更云揮灑翰墨始於成化間然春風堂隨筆載今世所用摺扇亦名聚頭扇南宋以來詩詞咏



聚頭扇者甚多余收得楊妹子所寫絹扇面摺痕猶存高語似又未可信矣

側理紙有如綿厚連疊數層揭之成毬旁無端縫晉武帝賜張華側理紙桓溫問王右軍求側理紙傅物志云以海苔爲紙其理倒側愚向謂側理恐是陟釐之訛天隨子苔賦在藥曰陟釐陟釐水中苔也即石髮後閱庚物異名疏陟釐乃水中麤苔可作紙青綠色說與愚合即朱子亦有新章寫陟釐詩洞天清異錄所云北紙用橫簾造紙紋乃橫其

質鬆而厚謂之側理想又是一種拾𥐊餘閒云側理紙長七尺七寸濶四尺四寸五分紋極麤疎微含青色乃清異錄中之側理假非博物志所云也晋武又有蜜香紙由溪漫錄謂蜜蒙花所成按蜜香紙出東莞以蜜香樹爲之極堅韌水漬不潰晋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之武帝以萬番賜杜預令寫春秋釋例是也白籙紙乃龍虎山寫籙之紙初無他用自趙松雪以其堅韌用以寫字作畫遂盛行於時更名白鹿宣紙蓋明宣德時所製至薄能堅



至厚能膩大小方幅可揭至三四章邊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

耐云山房設一甎長幾五尺厚六寸濶幾一尺灰白色面及兩旁作魚藻紋極生動中空而兩頭有圓竅耐云曰此乃大內陰溝中用其端竅借以出水愚固未之信也按格古要錄云琴桌面用郭公甎最佳甎灰白色中空而上有象眼花紋相傳出河南鄭州泥水中者尤佳甎長五尺又王士性廣志繹載郭公甎長數尺空其中亦以甃塚壁能使千

載不還於土俗傳其女能之遂殺女以秘其法今吳越稱以琴甎寶之洛陽鉅家間以爲牆趾明韓雍賜遊西苑記云琴臺上横郭公甎擊之皆鏗然有聲

古以棺爲永息菴壽器之稱本漢書皇后傳后崩殮以東園畫梓壽器又袁逢賜以朱畫秘器漢書音義曰秘器棺也以朱砂畫之見兩漢博聞生前製棺爲遐榻見澗泉日記又棺中藉𩪘者爲七星版蔡補軒謂卽左傳楄柎愚按楄柎棺中笭牀也顏



氏家訓云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外一不得自隨牀上惟施七星版則楄柎又似藉以安版之物然按釋名薦物者曰笭濕漏之水突然從下過也卽指爲楄柎亦可歿死而葬謂之葬鮮見左傳

安息香造自明恭順侯吳瑾劉侗帝京竹枝詞海淀園林恭順香是也考槃餘事云安息香都中有數種最佳者劉崔所製淸異錄云焚香之法始於漢代古惟以蕭艾達神明而已然封禪記已稱黃帝列珪玉於蘭蒲席上然沉榆香矣後人所用香罏

實古人宗廟祭器惟漢太子宮博山罏乃爲焚香
之用此殆香鑪之始高似孫緯略以燒香始於佛
圖澂殊誤東坡笑笑先生贊云竹亦得風天然而
笑竹笑奇矣至香鼎將爐忽焰如燭光者謂之香
笑主吉慶香笑尤奇
眼鏡明以前無之始見於宣廟時大約來自賈胡其
名爲僾逮備載張寧甯是帙方洲雜錄云靉靆如
大錢色比雲母金相輪廓類市肆中等子匣以此
掩目精神不散出西域滿利國邱陵學山云僾逮



玻璃類也能照小物爲大物稗史類編云質如白
琉璃又云刮大車渠之珠囊制之常養露中勿令
乾死然後可照字澳門記略云眼鏡西洋國兒生
十歲卽帶以養目明參政孫景章以良馬向西域
易得一具在當時蓋不易得也今則人懷一具價
亦甚廉大率以水晶玻璃爲之
市有設匽董肆者門庭灑灑畫槅東西鐵鏞銅斑橫
陳棐几主人則衣裳楚楚滚滚清談恍若姬公赤
舄尼父象環會經什襲卽下至相如犢鼻李斯狗

枷亦無不一見知名兼收並蓄及其所臚陳者而
一一游目焉非贗石硯玉卽魚目混珠世舉此輩
中人爲鬼洵然記得向時憇一匽董肆肆主人素
識也手摩一物其形四方重約三十銖以上而背
作水藻紋色澤黝然詢之渠曰卽太公九府錢也
愚戲曰得毋從顏子陋巷瓢乞來乎一時相與絕
倒
北京名巷曰衚衕衚衕者弄也弄字見南齊書隋書衚衕者卽
弄字之反切也今書弄爲衖本於元經世大典火



衖是然以衖當弄者誤蓋衖卽巷字見爾雅及楚
辭丹鉛總錄以衚衕爲未見書傳乃北人之方言
愚按衕字見山海經日下舊聞云衕字載在說文
收於廣韻朱昆田云衚衕二字元人有以此入詩
者
織坊有所謂二則四則之說按之恐是只字周憲王
元宮詞鼓吹聲中春日曉御前咸著只孫衣元史
作質又作織楊鐵崖詩嫁女重繡金織孫皇甫庸
近峰聞略云今儀仗中所服團花只孫是也只孫

元人禮服明降爲校尉下役之服矣更有紫微緞
之目按紫桃軒雜綴稱海寧硤石出有紫微綢蓋
以紫微井泉煮繭有天然碧色故也義或取此然
名綢則可名緞則失其實矣綿之善者曰湖綿亦
疑是蛾口綿之誤蠶經云其爲綿也蛾口爲最蛾
口者出蛾之繭也

施之足者爲屨爲屝初不謂之韈也故五經無韈字
金耐云謂實錄所載三代時舄以皮爲之始皇以
蒲名曰靸鞵乃爲韈字之始愚謂不如淮南子齊



俗訓不亟於爲文句疏短之鞵語爲韈字之始乃
更雅也三皇及周末俱服袒褐襦服深衣始皇始
以布開胯名曰衫用布者尊女工之尚不忘本也
愚按木棉始見於五代古所謂布大約是麻與葛
耳邱文莊謂木棉自元始入中國非也獨不思唐
李商隱已有木棉花發鷓鴣飛句通鑑梁武帝已
有木棉皂帳之設曲臺雜記朝服十五升言朝服
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可見先王之制朝服亦
用布自玉藻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康子
始變用生絹（稗兒云殷人縞衣而養老似殷已衣縞矣）耐云又謂文子
所載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韈係解文王自結
之云云此爲韈字之始愚謂不如左傳褚師聲子
韈而登席爲更確也

今之鈌襟袍要卽古鈌袥遺意韓詩外傳周公誠伯
禽曰衣成則必鈌袥

印花布始於元時然止青色至正直記云出於海外
倭國吳人巧而效爲之初不過爲衾裯之用按暑
月所著漆紗衫其製始自會稽王晃彭遵泗蜀碧



云雲南通海緞乃西蜀遺製蜀織工甲天下明末
殘盡於獻賊賊帥孫可望獨留織工十三家隨奔
雲南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易飛候曰食祿
不益聖化天視以蟲商蟲篇云害稼之蟲爲蝗乃
部吏貪墨所致身黑頭赤則謂武臣頭黑身赤則
謂文臣山海經餘峩之山有獸焉名曰犰狳見則
螽蝗爲敗禪寄筆談云每歲以二至二分日觀雲
氣青主蟲蝗首有王字無王字者謂之土麻札不

朱古心曰按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蝝蝗曰螽斯乳於土穴深埋其卵至夏始出陸佃云草蟲鳴於上阜螽躍於下感因風而化一母百子

[illegible]之稼爾雅謂爲螽埤雅謂爲蝗春秋謂爲蝝淮南子謂爲子之變傳又謂戰死之士冤魂所化故曰兵生蝗張南軒云蝗大小不一與他彙不亂亦不相軋元史五行志麻札望北跳謂蝗必自南而北又稱爲鍬鍾捕之之法一日止有三時早晨沾露不能飛可捕日午蝗交不飛可捕日暮蝗聚可捕明楊嗣昌謂華嚴四卷可呪蝗止旱公然下教郡邑上聞天子眞謂之欺天罔民酉陽雜俎云蝗腹有梵字西域作木天壇法禳之其法不傳要亦



華嚴呪蝗類也詩經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是火固蝗之所畏然毛鄭之說以爲炎火盛陽田祖不受此害持之付於炎火使自銷亡並非實火是漢時尚未詳除蝗之制故訓詁家有是說也至唐姚崇祚相遣使捕蝗引詩此語以爲証朱子集傳從之運若水脚氣集朝廷禁捕蛙以其能食蝗再鸛鴰能食蝗禿鶖亦能食蝗飽則吐而更食其所祀神爲劉猛將即南宋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按蝗背有孔劉猛神嘗貫之以繩不使妄爲害愚攷劉宰紹興中舉進士仕至浙東倉司幹官宋史有傳著有漫塘文集語錄學者稱爲漫塘先生可見公乃文臣何以呼之爲猛將甚至分甘餘話傳其爲瘟神可笑也或又云是元末指揮劉承忠殉節投河死會降鸞自述怡菴雜錄又謂宋理宗時勅封劉武穆公錡爲天曹猛將而姑蘇志則以爲公之弟名銳此三人較爲近之月令廣義又云正月十三劉猛將生辰名烈　國朝湯文正撫蘇時以猛將爲淫祠而毀之後本直隸總督李維鈞之請遂列諸



祀典以冬至第三戊日致祭攷周禮地官族師春秋祭酺即後世祭蝗遺意

通志云夷齊食薇而夭三秦記夷齊採薇首陽山食之三年顏色不異武王誡之不食而死然伯夷就養於文王未至岐周而道卒呂覽之言也王直夷齊十辨內一辨夷齊不死於首陽一辨武王之世已無夷齊愚按論語止言餓而未言死三秦記所載多是惑於腐遷之說而過之者

江南野錄韓熙載服术食桃李瀉十數术人長寸餘

而卒术人二字甚新
癸丑夏杪西湖佛寺忽現草卉一叢葉巨如掌獨莖單瓣擧目肥癡色香都絶因其未經見也遂駕言優曇華云傾城往觀禮之如金粟者有之謔之同芍藥者有之按優曇華鉢名浮圖澂傳澂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現生青蓮花即以爲名種出西域四月始開應佛誕日也開至秋後又名中和花有十二瓣閏月多一瓣唐岑參有優鉢羅花歌其詩序云龍蓯如弁生不傍引欉花中拆駢葉



外包異香盈𦯬秀色媚景又劉侗帝京景物略載秀水李日華記禮部儀制司有優鉢羅花即金蓮華也開必四月八月至冬而實如鬼蓮蓬脫去其衣中金色佛一尊者核也東坡詩優鉢曇花豈有花王注云五百年一開花且有花而無實而太平寰宇記又云優鉢羅似枇杷無花而實即佛經無花果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樹木花草爲佛之名故以仙人栢爲羅漢松三春柳爲觀音柳獨脚蓮爲觀音蓮薏苡子爲菩提子大林檎爲貧婆果金蓮花爲優鉢羅花
烟草種出呂宋國名淡巴菰曰相思草曰淡肉果曰擔不歸姚旅露書稱爲金絲薰搗汁可毒頭蝨按淡巴者原屬呂宋旁近小國名王圻言其明初曾入貢有城郭宮室市易君臣有禮黎士宏云烟草萬曆間始自日本傳於漳州之石馬細切如縷灼以管而吸之呂宋人食法用紙卷如筆管狀名幾世留然火吸而食之齊武帝永明十一年有沙門齋火至火赤於常火而微療疾多驗都下名曰聖



火吳梅村綏寇紀略謂與今之烟草相類明熹廟時童謠云天下兵起遍地皆烟未幾閩人有此種名曰烟酒崇禎朝懸爲厲禁而貪墨吏借此名以破人家者不少韓慕廬與酒同嗜或有問於韓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韓沈吟久之曰去酒厲樊榭名吃烟爲飲烟蓋即周官六飲之類且云風味在麯生之外其天香詞云嬌寒戢回料峭勝檳榔爲銷殘飽旅枕牛欹熏透夢闌人悄汪韓門有風俗小函盛滿把火傳重暈結相思句愚獨

惡此比之爲鮑魚之腥　國朝方苞曾奏請禁燒酒種烟以裕民食全謝山淡巴菰賦云琅琊督相視爲野葛梁溪明府指爲旱魃上指鄞縣錢忠節公肅樂下見南北畧可見惡之者固不獨愚也

書舍晩飲進食物一器形似王瓚嘗之頗淸香脆美詰之庖人曰蘆蒿也久之乃悟語祥兒曰其蔞蒿乎蔞讀閭音與蘆近詩經言刈其蔞是也爾雅蔏蔞郭璞注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以羹魚證之東坡詩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



欲上時其時其用正相合也

梅花無仰開避風雪也故田家有梅花向下雨雪必大之諺麥熟頭昂黍熟頭低此陰陽之理也

白牡丹名劉師哥稻之無芒者爲和尚稻蜀之旱者名燕來芡稱爲卯菱蘇詩夏旱癉麥人麥心爲麥人

韋巨源食譜載八日供爲六一菜

不解唐制御史何以不許食肉明制御史何以不許食鵞明世餉御史或進子鵞必去其首尾而以雜首尾葢之又按明制御史乘驢宣德間始改騎馬

史稱唐時明州貢淡菜按淡菜類女陰故曰海牝曰東海夫人余煌曰疏又名文蛤更有所謂戚車類男陰亦海中所産見鄉嬛記戚車疑即海參五雜組云海參一名海男子狀如男子之勢淡菜之對也淡菜唐人已有入詩如長吉云淡菜生寒日

春秋運斗樞云玉樞星散而爲鼠故種類甚多晝伏夜動號爲鼪蟲內一種名啼鼠無目嘗互咬尾相連而行或升高或窟地數年來余授經沈氏甾雨



軒每夜作鬧祥兒輒學猫聲以厭懼之因憶龔詡詩凝兒計拙眞可笑布被蒙頭學猫叫眞確有之事也居停縛致一猫豈知乃不捕之猫而跳梁如故嘗按禽獸續攷載猫過金山則不捕鼠陳止齋別錄云猫之善捕鼠者曰常睡

鯽與鰤異鰤葢魴魮鰤也形萬小而善遁傳爲鼫鼠所化爾雅謂之鱖鯞郭璞謂之婢妾魚崔豹謂之青衣魚若鯽埤雅謂之爲鮒此魚旅行吹沫如星以其相即故謂之鯽孟詵云鯽是稷米所化形似

小鯉色黑而體促脊隆卽昏禮魚用鮒莊子涸鮒
大易井谷射鮒呂氏春秋魚之美者洞庭之鮒是
也古謂鮒爲鱝今之鯽字誤也古文訓鯽爲烏鯽
祥見誤鰤爲鯽乃備舉示之

桓譚新論以牛爲郭椒丁櫟佛經以牛糞爲茹退狗
識人意指曰周狗見公羊傳或謂鼠有經期與猴
同袁宏道曰蟻以鬚視

已卯秋闈報罷同人游棲霞嶺止宿黃山積翠夜半
雨作樂颰過處有若海潮初駕繼如怒馬騰槽雨



點敲入敗葉中響合空谷又儼然秦王破陣樂也
詫爲得未曾有啟窗審視但見深黑中奇鬼森立
攫拏怕人旦視之皆長鬣松也今年臥雨箇雨軒
聽簷溜滴入注水筒疾徐輕重韻叶宮商恍聞琴
師奏平沙落雁一曲

已卯歲愚年甫冠與沈秋河黃松汀肄業紫陽別墅
斗大一室几榻橫陳晝則促厀攤書夜則剪燈分
焰窗以外好鳥鳴幽長柯振響浮嵐翠靄常常飛
舞簷際彷賈耘老蘇東坡懸錢屋梁之式按日取
給不敢僱僕供庖三人自執烹飪愚素寡能祗攄
觚瞪視而已三人中惟秋河年最長嘗謂松汀與
愚曰南宋羅欽若李東尹胡邦衡同在學舍偶之
尸饔者邦衡操刀東尹和麪欽若進薪然火我輩
今日之事正相同也回想宛如昨日而秋河已客
死天津松汀復羈身楚幕惟愚仍然息影衡廬而
已可慨也按兩浙鹽法志康熙四十二年運使高
熊徵買宅鳳山門內馨如坊改作書院令生徒絃
誦其中以其地爲紫陽山麓而適與新安之紫陽



同名遂以別墅別之內有簪花閣五雲深處南宮
舫瀛洲榭春草池等勝浙江通志稱雍正八年總
督李敏達公於別墅山頂建巢翠閣爲文昌祠奉
孤山舊祠之像於此乾隆二十四年運使原公衷
戴議歲給膏火銀十五兩定額生徒三十人在院
肄業三八課文掌教爲傳閩林先生時正巳卯也
寒舍之北有小橋跨路下通涓涓細流土人呼爲樂
渡橋按夢粱錄艮山門外法明寺前曰駱駝橋愚
以近日形勢考之正當其處惟所謂法明寺者已

無遺蹟可指然先君子每述曾大父之言曰新橋之東少折而北舊有佛寺紺宇飛甍僧寮櫛比寺內石塔巍然後燬於火一時難復舊觀久之官議爲儲粟之所名小倉云然則小倉基址爲法明寺無疑今小倉亦已佃爲民居矣

歲壬午愚下帷南湖王氏所居爲楠木廳卽沈蓮池除夜碎茶甌處也一日夜讀倦而假寐忽神游戶外仰見皓魄停空牆隅倚一藐小道人愚大聲何物道者竊人淸夜道人攘臂向愚愚勃然搏以手



道士竟應拳而倒視之首碎矣乃惕然驚醒初居停於書齋奉一土偶長不逾尺兩年來愚都相背而坐次早起見土偶仆地頭顱裂如齏粉回思夜來事不可謂非無因異哉

年來心地淸涼諸凡委之命數心不形勞故夢亦同趣有時夢至一境亂山環合曲水侵門慘逕紅藍如焚艾蒳山扉半啟之餘側肩而入但見幽居方廣囊琴於壁攤几以書爐烟抽如穗濃竹榻上趺坐青鬟少年低眉閉目雒誦聲微廸而視之似素相識而一時偶遺其名者頫首間見楹懸一牓顏曰絳蓊隨取几上攤書讀之有云栟絣斧斯免逸羅諸菌辛蓼棘坯性范情氣積於虛虛故靈道體於實實則貞谷神綿綿朕於泰壹欲更啟次頁竟堅不可揭忽聞磬聲若裂帛然乃驚而悟

小男履祥生三歲而失母提携保抱余獨任之今十有二年矣麤解六甲五方書計之事每於酒闌燈灺鍵戶抽書卽其所循習者相爲提示次日則疏之於冊顏曰暖姝錄然回首往日痛定思痛當其



室殂萊婦家事氏飛索母者撫前耕而啼血操戈者更指手以揶揄戚鄙等諸路人交好嘲爲鈍貨余乃杜門携幼數粒秤薪有延訓子姓者謝之展卷軸縱橫几案安儗堆笏滿床門外惟蔡補軒金耐云三數人常來慰藉否則竟可同張仲蔚蓬蒿塞徑矣昔劉溫叟方七歲其父岳嘗謂客曰吾老矣他無所覬但得世事銷息與此兒借爲溫洛之叟畊釣烟月號爲太平之漁樵足矣余嘗舉示補軒且曰劉志卽余志也補軒笑曰願他時無忘[illegible]

某今補軒死矣而耐云又復老病嗟夫同余志者
誰哉
附是歲冬杪兒子忽遭痘殤彼時心膽皆摧動無
善緒夫慧非益壽豈不知之終以舐犢情深愛
河難割親知中轉有用此爲譏議者竊歎人情
樂禍至於斯極友某憫老境之多乖爲作小傳
見贈喜其無溢辭虛美且非眞知已不能道也
謹載於篇以誌感

飯顆山人小傳



山人姓某名某居石和之東里性愛吟又不苟於吟
飯顆所以寓其吟之不苟也父隱於醫山人爲隱君
少子甫就塾卽解諧聲聽人談古今成敗事輒由片
語洞中窾會隱君恒歎是兒非利祿中人倘得衣食
粗足鍵戶讀書必能發古人之覆後山人十踏省闈
終遭駁放憤隱君言絕意進取孜孜几案無閒朝昏
甲乙丹黃犁然精核年逾四十繼妻死不更開滕路
遺一子性極穎異讀書十行俱下山人絕愛憐之竟
以痘殤山人哭之慟遂從此吐棄一切束書不觀而
性更卞急每白眼睨異已者遇不當意媿罵不顧雖
以詠諧用是胥目爲怪然有以詩文進質又未嘗不
坐以春風中懃懃懇懇多所成就且能急人之急顧
藉以誠不回惑於初終勢利其心地之光明有如此
所作詩旨微而辭達不免閒以栖楚其友某或以是
少之夫國風好色小雅怨悱未聞爲聖人所棄山人
以負奇不得志偶於詩發之卽恍悷傷懷亦何遽戾
於性情之正若某者尚得謂之知言哉著述等身僅
飯顆詩稗販二種版行於世其他散佚者藏弆於家



者已脫稾而毀者不知凡幾也今老矣尚矻矻趨吟
平不求人知人亦無有知之者嗚呼窮矣可比花朝
南湖逸叟識

叁輯 28－270

〔清〕徐枋撰

# 讀史稗語十一卷

清刻本

# 讀史稗語序

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旨哉言乎然是未可以掇皮言也彼帬屐少年綺紈公子藉門冑之高華處膏腴之豐飫幾視夫坎壈若異世曾不知困衡為何物而亦有詞溢縹囊翰飛緗素者此之著書非史遷之所謂著書也必上可窮天人消息之數次可壯君國黼黻之猷内以盡性命之微外以極文章之盛退足自淵其身進足見之行事華實兼茂舒卷隨時斯無愧也詎所論於烟墨驅染月露風雲者哉余也不天丁罹荼毒乙酉家難集蓼銜寃血淚已枯松草變色既深復莪之痛又抱微管之悲年甫弱齡嬰此鉅酷此予窮于命也槩目山河頓殊風景通天有表宋爾不靈彼黍之詩不忍再讀庾信切南枝之戀子卿無歸漢之期身忽忽若遠行日悠悠而長夜此窮于時也由是蟠隱居梁碭因擬為巢臺孝威採藥武安鑿穴而處而余避地邱隴之中側身環堵之内環廬竹木既所未希飲谷棲山徒成虛語實非何亂之學舍有類子厚之愚溪此窮於地也嵇康治鍛多病未能麟士織簾性所不習而家貧無漆工之業道頭少樵箬之貲室人徧謫稺子恆飢任西華冬月練晨劉伯龍為鬼所笑此窮于飢寒也敢曰長卿慢世甯學殖昕久而性與時違不工脂韋囀喉觸諱動輒見尤知己既少一人故舊多成異類冰炭不入嘐啫是聞此窮于賦性也有此五窮分應灰滅而讀禮之後一息猶繫不敢自暇有事遺書輒披歷代正史伏而讀之上自五帝下迄宋元迴環貫穿不移寒暑竊不自量乃于其中勒成一書而編輯餘閒復為稗語一集或摘古人之行事竊志微辭或探義類之玄賾比事相引離原本正史而流似稗官固讀史餘事乎或亦稽古之家所不廢也雖然余之窮愁亘古不二而限於筐下不能奮發以自附于立言不朽之林求有當於窮愁著書之行而徒規規然取昔賢之陳美甲乙章句竄割行墨也終恐隨時而謝耳悲矣長洲徐枋

前年予得徐侯齋先生讀史稗語手稾本二十二卷其卷一至三八至十五已佚各注目錄之下今去舊目遞升其卷之次第止於十一而仍於此識之亦欲觀者可按云吳江後學陸日愛識

# 讀史稗語卷之一

明　長洲　徐枋昭法著

[seal]

## 米價

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故米價之貴賤足以微其時之治乱也凡甚貴甚賤皆紀之漢高祖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孝宣時歲數豐稔米至石五錢王莽末天下蝗旱黃金一斤易米一斛馮異擊破延岑時関中飢黃金一斤易豆五升孝明帝永平中歲比登稔粟斛錢三十景毅為巴郡太守初到時米斛萬錢漸以仁恩少年間米斛錢數十獻帝初平三年穀一斛至錢數十萬興平元年穀一斛錢五十萬豆麥一斛錢二十萬董卓更鑄錢貨貨賤物貴致穀石錢數萬李催郭汜之乱長安穀一斛至錢數十萬豆麥錢二十餘萬第五訪為張掖太守歲祲粟石錢數千晉惠帝永寧二年米石萬錢永寧七年關中飢米斛萬錢光熙元年米斛萬錢懷帝永嘉五年百姓飢儉米斛錢萬餘愍帝建興二年京師米斗金二兩石勒時襄國穀二升直銀二斤石虎時鄴中金一斤直米二斗晉成帝咸和四年蘇峻乱建業城中米斗萬錢咸康元年會稽餘姚米斗價五百錢呂光據姑臧時穀斗值錢五百呂隆時姑臧穀斗直錢五千

宋武帝大明八年揚州諸郡大旱米一升直錢數百梁武帝天監元年米斗錢五千時蜀中喪乱米升錢三千侯景圍臺城米斗錢八十萬唐薛仁杲反時米斗千錢太宗貞觀四年米斗三錢玄宗天寶五載海内富實斗米錢十三青齊間斗米纔三錢肅宗乾元二年春飢米斗錢千五百後米斗錢七千郭子儀帥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城中米斗錢七萬代宗廣德元年關中米斗千錢二年秋蝗關輔飢米斗千錢永泰元年京師米斗千錢德宗貞元元年東都河南河北米斗千錢僖宗光啟二年荊襄米斗三千錢揚州米斗萬錢昭宗時雒城米斗錢千六百魯炅為賊所圍米斗錢五十千黃巢乱京師斗米錢三十千王建圍成都凡三年城中粮盡以筒容米寸餘錢二百陳儒被圍米斗錢四十千梁軍圍鳳翔斗米錢七千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禪諸路歲稔米斗七八錢高宗建炎元年汴京米升錢三百紹興二年浙閩飢米斗千錢紹興五年潼川路米斗二千紹興六年蜀中米斗錢二千利路倍之孝宗隆興元年棗隨間米斗六七千乾道七年淮南米斗錢八千寧宗嘉定元年行都米斗千錢馬亮為西川轉運使時城中米斗千錢金至寧元年河東陝西諸路旱斗米有至萬二千錢者汴城受圍米升直銀二兩

## 年號相同

自漢武建元以至于今年號之相同者不可更僕至有一代之内亦有同者此改元頻數之故也于此益知我皇明立法之盡善矣漢武帝改元太初哀帝于建平二年亦改元太初晉惠帝改元建武元帝亦改元建武唐高宗改元上元肅宗亦改元上元元世祖改元至元順帝亦改元至元若唐昭宣帝之天祐後梁之乾化後蜀之明德後晉之天福遼之天顯後漢之乾祐後周之顯德金之天會此仍稱舊號又非改元相同之比矣

## 一歲數元

自有年號以後未有一歲幾元之例間有之則其時必極乱是以讀史者撫卷而可知其時之治忽也今備紀之一歲三元晉惠帝永興元年春成都王穎諷帝改元永安秋車駕入鄴復改元建武後仍稱永興元年宋前廢帝立改元永光又改元景和尋廢明帝即位又改元泰始南齊鬱林王立改元隆昌即廢新安王立又改元延興即廢明帝立即改元建武北齊武平七年高延昌立即改元德昌又改元隆化元至和元年泰定帝甍太子阿速吉人立即改元天順羣臣定策立文宗又改元

天歷一歲四元漢靈帝中平六年少帝即位即改元光熹後為中常侍所劫出宮及還又改元昭寧董卓廢少帝立獻帝又改元永漢十二月復盡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仍稱中平六年後魏元釗于孝昌四年立即改元武泰元子攸立即改元建義又改元永安凡一年唐睿宗即位改元景雲又改元太極又改元延和尋內禪玄宗又即改元先天一歲五元西燕慕容冲更始二年韓延戩冲立段隨改元昌平燕人又殺隨立慕容顗改元建明尋又殺顗立慕容瑤改元建平尋又殺瑤立慕容忠改元建武尋又殺忠立慕容永改元忠興皆在更始二年

## 婁敬叔孫通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漢二年漢王入彭城叔孫通降漢通儒服漢王憎之通乃變其服服短衣楚制人固各有意也如江充初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襌衣曲裾後垂交輸冠襌纚步搖冠飛翮之纓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此則是賊臣奸乱上心之始矣

## 學書

路温舒牧羊澤中取澤中蒲編用寫書晉王育牧羊澤中折蒲學書南齊徐伯珍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梁陶弘景少時以荻畫灰學書唐慈恩寺貯柿葉數斛鄭虔取學書殆盡宋李行簡聚木葉學書歐陽修家貧以荻畫地學書〻唐張旭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公孫舞劍器得其神

## 杜子夏

杜欽與杜鄴同字子夏而欽目偏盲人遂呼為盲杜子夏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高廣二寸繇是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鄴為大冠杜子夏魏夏侯惇與從弟淵俱為將軍惇從征呂布流矢傷惇左目軍中號惇為盲夏侯唐一時有兩李益世必言文章李益以辨一時有兩韓翃德宗除翃為知制誥宰相請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金歡都祖石魯與金昭祖石魯同時同名士人呼昭祖為勇石魯呼石魯為賢石魯完顏訛可一時有兩訛可皆護衛出身一日草火訛可每得賊好以草火燎之一日板子訛可嘗誤以官中牙牌報班齊者為板子故時人各以是目之

讀四十四萬言

東方朔讀四十四萬言而人主未免以俳優畜之蜀王平生平所識不過十字而為蜀名臣辦事何須識字未始非至言也

細君

東方朔割肉歸遺細君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輒自比于諸侯謂其妻曰小君後漢包咸師事石師細君細君人名也

自衒鬻

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嘗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宋李師中為待制上書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曰天生微臣蓋為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別其語以為罔上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師中之疏未及東方之萬一也而遭逢不同若此士固有命哉

捧印綬而泣

孝武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多坐事死拜公孫賀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始拜命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唐楊涉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

折檻

朱雲願賜尚方斬馬劍以斷佞臣一人頭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元唐其勢事敗走匿殿中被禽攀折殿檻不肯出

廢立

霍光既廢昌邑王送至昌邑邸謝曰王行自絕于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垂涕而去司馬景皇既廢魏齊王芳送至西掖門景皇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羣工卿士遠惟舊典為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觀其情事

千古如一

自知

漢武使御史大夫問趙充國誰可為將充國曰無如老臣田延年為河東太守令吏五六十人有文者東有武者西越數千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設施劉先主問李恢誰可代鄧方恢曰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晉武時凉州為羌所没有西顧之憂問誰能討此虜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王敦謂周光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勝元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進說曰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宋劉穆之謂軍府須才當無見踰梁劉坦謂先零之役無逾老臣古人之自知自信如此

知兵

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兵以自救朝議數日不決上召陳湯示以會宗奏湯曰必無可憂也上曰何時可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劉先主傾國伐吳樹栅連營七百餘里魏文帝曹丕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諸葛武侯急攻陳倉魏文帝驛馬召張郃到京因遣禦亮問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懸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粮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武侯果退唐太宗征遼夜召諸將指揮已定令諸軍曰聞鼓声而縱張幄朝堂日明日日中納降虜于此旦日合戰虜大乱其酋高延壽勢窮即舉眾降入轅門膝而行拜手請命宋神宗時夏酋仁多嵬丁舉國入寇盧秉禦之治兵瓦亭分两將駐靜邊砦指夏人来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

又

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光武遣寇恂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辞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

計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宋武帝伐燕以劉穆之有經略才具動止必諮焉時姚興遣使来告云慕容見與隣好又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十萬徑據雒陽晋兵若不退者便當遣鐵騎長驅而進武帝呼興使荅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雒今能自送便可速来穆之聞有羌使馳入而帝發遣已去以興所言并荅具語穆之穆之尤帝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之此宜善詳之云何卒爾便發公所荅興言未能滅敵正足怒彼耳若熱未可拔羌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武帝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果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自是其見我伐燕内已懷懼自張之辞耳

又

袁尚袁熙奔烏桓數入寇邊曹操大興師擊破之尚熙遂奔遼東衆尚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説操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遂引兵歸康果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操曰彼素長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唐李光弼進圍懷州史思明来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河清声渡河絶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刼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俱来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名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待之甚厚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来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

又

張繡與劉表連和曹操北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日必尅

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鋭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既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又

北齊斛律金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後唐周德威為人勇而多智望塵以知敵數

圖像

孝武年老察羣臣惟霍光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梁武陵王紀稱制于蜀以劉璠為中書侍郎遣使布腹心令畫工畫陳平渡河歸漢圖以遺璠○高昌國王堅子坐室畫哀公問政于孔子之像

又

延篤卒于家鄉里圖其像于屈原之廟趙岐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

又

南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為士林館圖畫諸學士才俊像于其中王亮亦預焉梁昭明太子于樂賢堂使畫工圖劉孝綽北齊文襄于華林別啟立州苑詔于閣上畫魏收唐文宗畫王起像于便殿○唐張知謇以德州刺史入計武后奇其貌詔畫工圖之武后又畫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為圖欲引朱敬則敬則固辭

又

晉宋纖隱酒泉南山太守楊宣畫其像于閣上出入視



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北周申徽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于寢室以自戒五代孫晟好學有文詞尤工于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賈島像于屋壁晨夕事之金承暉生而富貴居家類寒素嘗置司馬光蘇軾像于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

詐稱衛太子

漢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

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傳不疑縛之遂送詔獄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奸詐本夏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卽詐自稱詣闕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與趙繆王子林善初王莽簒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眞子輿云毋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妊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僞易他人子以故得全輿年十二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往來燕趙以須



天時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謀立郎爲天子晉桓玄旣誅改葬會稽王道子追諡世子元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王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于是修之歸于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藥也竟坐弃市宋欽宗第二子訓乃北地所生有碭山人留遇僧者金人見之曰全似趙家少帝遇僧竊喜紹興十年三京路通詔求宗室遇僧自言少帝第二子守臣遣赴行在過泗州州官孫守信疑之白其守請于朝閻門言淵聖無第二子乃詔守信劾治遇僧伏罪黥隸瓊州後有自北至者言淵聖小大王訓見居五國城後宗女榮德帝姬靖康之變至燕京駙馬曹晟卒改適習古國王紹興中有商人妻易氏者在劉超軍中見內人言宮禁事遂自稱榮德帝姬鎮撫使解潛送至行在遣內夫人驗之詐付大理寺獄成詔杖死又開封尼李靜善者內人言其貌似柔福帝姬靜善卽自稱柔福蘄州兵馬鈐轄韓世淸送至行在遣內侍馮益等驗視遂封福國長公主適永州防禦使高世榮其後內人從顯仁太后歸言其妄送法寺治之內侍李揆自北還言柔福在五國城適徐還而薨靜善遂伏誅非有宮闈



之變喪亂之禍未易有此等事也近甲申變後有自稱太子自稱皇后踵至南中者嗟乎不意吾目中而卽遘王郎靜善等人也

## 于公祠

于定國父于公決獄多平反郡中爲立生祠號曰于公祠宋范純禮知遂州州民圖其像于廬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

## 酒量

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鄭玄飲酒一斛盧植能飲酒一石晉魏舒飲酒一石餘山濤飲酒八斗周顗飲酒一

石皇甫眞飲酒至石餘不亂北燕馮跋飲酒石餘南齊文惠太子飲酒至數斗沈文季飲酒五斗妻王氏亦飲三斗孔稚珪飲酒至七八斗梁鄧元起飲酒至一斛後魏劉藻飲酒至一石不亂劉宗之飲酒一石隋柳謇之飲酒一石不亂胡長仁飲酒至數斗不亂唐李適之飲酒至斗餘不亂王績飲酒至五斗不亂宋薛居正飲酒至數斗不亂呂祖泰飲酒至數斗不醉曹翰飲酒至數斗不亂錢儼飲酒百巵不醉宋汝爲飲酒斗餘未嘗見醉。宋王審琦素不能飲嘗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也方與朕共享富貴何靳之



不令飲耶祝畢顧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勿憚也審琦受詔飲十杯無苦自此侍宴常引滿及歸私家不能飲或强飲輙病

## 高門

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晉陳頵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後果克大其家

讀史稗語卷之一終

# 讀史稗語卷之二

明 長洲徐 枋昭法著

## 垂簾

蜀人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垂簾而授老子宋顧覬之爲山陰令山陰民戸三萬海內劇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南齊柳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後魏李業興薦處士徐遵明處郡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



## 舉幡

鮑宣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丞相車不得行後漢虞詡奏彈宦者張防防譖之詡論輸左校二日之中傳考四獄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訟冤

## 朝聞夕死

夏侯勝王霸坐論孝武廟樂事下獄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公孫述欲僭位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况十二乎晉皇甫謐躭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解思明等勸李壽稱籓于晉任調等勸壽自立壽命著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爲足而况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范雲爲梁佐命欲與受禪而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醫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後魏劉延明初爲京李暠儒林祭酒遷撫夷護軍雖有



政務手不釋卷李暠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宜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

質朴

夏侯勝爲人質朴守正無威儀時見上謂上爲君誤相字于前褚淵侍齊明帝自稱下官曹景宗對梁武帝自誤稱下官

鉤距

趙廣漢爲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職尤善爲鉤距以得情事有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刼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刼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毋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免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即收送獄廣漢嘗記名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寔有之廣漢因曰還爲我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効京兆不忘卿厚意黄霸爲潁川太守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



亭食于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吏民不知所出晉陶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中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後魏宋世景爲濟州刺史民間之事巨細必知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

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楊逸爲光州刺史廣設耳目其兵吏出入皆自持糧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闇室終不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北齊高潡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內叅佐守令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潡纖分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異日守令畢集潡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卽伏罪宋陸九淵知荆門軍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



訴者又忽語吏云某所某人爲暴翼日有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沈遘知杭州閭巷長短纖悉必知禁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籬間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旦詣府遘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張田知廣州築東城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名戒邏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金趙元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圜視莫知所爲路人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

## 眉憮

張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時長安中傳京兆眉憮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蘇林曰憮音嫵今之用眉憮者卒多書嫵而竟忘其本字矣

## 身塞金堤

王尊爲東郡河決金堤自率吏民禱之願以身塞金堤卽寢處堤上宋河北地震滕元發爲安撫時城舍多壞吏民懼皆露處元發曰屋摧民死我當以身同之遂獨處屋下蘇軾知徐州河決曹村薄城下城不没者三版軾廬于其上過家不入



## 牛衣

王章微時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涕泣晉劉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

## 沐猴舞

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中二千石皆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晉王導爲司徒辟謝尚爲椽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鴝鵒舞一坐傾想寍有此理不尙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尙俯仰在中傍若無人齊高帝幸華林園宴集使羣臣各效伎于是

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敬則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北齊魏收旣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于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鬭唐中宗與羣臣宴祝欽明自言能入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睆目左右顧盼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崔日用結納武三思等驟拜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爲回波舞求學士宋蔡攸用事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詼浪語以蠱帝心



蓋寬饒韋夐

丞相以下皆賀許伯入第檀長卿爲沐猴與狗鬭坐皆大笑蓋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爲得君侯可不戒哉北周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名韋夐至宅訪以政事夐仰視其堂徐而歎息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脫死

何並爲長陵令外戚侍中王林卿犯法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奴騎身變服從閒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竟殺之孫堅爲董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突圍而出堅嘗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閒道得脫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閒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宋种諤出禦西夏嘗渡河猝遇敵給門下客曰事急矣可衣我衣乘我馬從旗鼓千騎急趨大軍客從之敵望見以爲諤追之幾不免

石顯

元帝不肯使蕭望之就吏石顯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



乃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望之卽自殺奸人之巧中乃爾

馮野王馬援

馮野王以椒房之親不爲三公馬援以椒房之親不入雲臺雖然野王豈以三公貴馬援豈以雲臺重哉

杜欽馬融

杜欽奏記王鳳救馮野王馬融爲梁冀草疏劾罷李固杜欽不過文人馬融自負儒者而行事相反乃爾

大馮君小馮君

馮立與兄野王相繼爲西河上郡百姓歌之爲大馮君

小馮君梁劉之遴之亨兄弟相代爲南郡太守荆土號爲大南郡小南郡王丞與弟稚人號爲大小王東陽袁樞與弟憲人呼爲大僕射小僕射後魏李冲謂崔光崔亮爲大崔君小崔君北齊鄭述祖爲兖州父亦爲兖州境內歌之爲大鄭公小鄭公唐秦景通與弟暐皆有名號大秦君小秦君李光進光顏軍中呼爲大小大夫宋任雨伯與父稱大任小任翟輿與弟進號大翟小翟宋庠與弟祁稱大宋小宋元宋子貞與兄知柔俱有名人以大小宋稱之。後魏馮莎二女名大馮小馮

## 張禹



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繇此不疑王氏夫平勃不諫王諸呂幾危社稷然卒賴平勃以誅諸呂後之論者謂高帝有明約時初晏駕呂氏雖悍苟大臣皆如王陵以死守之或未敢突發大難平勃依違一時卒成此禍後雖誅諸呂特天倖耳設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奈何純臣之誼固如此其難也若禹之一言卒成新莽之禍漢不血食幾二十年夫子所謂一言喪邦者其張禹之謂乎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張禹之罪在莽大夫言符命之上吾生百世之下猶謂其肉不足食况朱雲奇士與之同時哉所以揚賜讀其傳而悲憤也

## 愼密



孔光周密謹愼每休沐歸與兄弟妻子燕語終日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晉劉超以職任近密而書跡與元帝相似乃絶不與人交書宋謝弘微文帝以其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宋眞宗每訪晏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并藁封上之帝重其愼密金楊伯仁入侍省中呂中翰廷試第一尙未唱名海陵以語伯仁伯仁以旣知狀元名遂不出省俟傳唱乃出

## 讓產

王商父死推財皆分異母弟身無所受樊梵以家財二千餘萬讓與孤兄子樊準以父業數百萬讓孤兄子宋王曇首兄弟分財惟取圖書謝弘微襲爵家產千萬園宅十餘奴僕數百弘微一不取南齊褚淵父卒推家財與弟惟取圖書梁阮孝緒遺財百餘萬一無所納宋石熙載子中立盡推家財與諸父司馬池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與諸父而自力讀書种世衡少尚氣節兄弟析財獨不取惟取圖書。宋安德裕少遺禍秦習匿養之習卒以橐裝萬餘金歸德裕悉不受



## 威重

王商為人多質有威重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來朝商為丞相坐未央庭中單于謁商仰視商甚畏上聞之歎曰此真漢相矣隋韋藝容貌瓌瑋每夷狄叅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番人畏懼莫敢仰視

## 卽眞

王莽平翟義及諸縣起義者遂謂得天人之助其年十二月遂卽眞矣宋徽宗北行書絹半臂寄高宗云便可卽眞來援父母此之卽眞皆謂卽帝位也而魏晉以後凡官職之寔授亦名卽眞晉魏舒領司徒有頃卽眞張華遷長史兼中書郎遂卽眞宋顏師伯廢帝卽位卽眞領衛尉沈敞之為徵虜叅軍有功遂卽眞徐爰卽眞遷左丞南齊王儉謂庾杲之為蟬冕所暎彌見華采陛下當與卽眞梁謝覽為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卽眞劉孝綽兼尚書水部郎頃之卽眞南安侯恬權行廣州事冀得卽眞王泰掌吏部事俄卽眞傳昭兼五兵尚書後卽眞王僧孺以公事降為雲騎將軍兼御史中丞頃之卽眞司馬褧為雲騎將軍兼御史中丞頃之卽眞陸雲公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卽眞陳王冲出兼吳郡滿歲卽眞張種兼太常俄而卽眞後魏李韶降撫軍將軍行秦



州事有功卽眞崔休行河南尹卽眞賈思同試守滎陽尋卽眞爾朱世隆兼尚書右僕射尋卽眞崔暹行豫州事尋卽眞酈道原行河南尹尋卽眞北齊張晏之行北徐州事尋卽眞尉瑾兼右僕射未幾卽眞唐戴叔倫試守撫州俄卽眞舒元輿權知御史大夫不三月卽眞宋趙安易攝叅軍遂命卽眞張昭判太常卿事月餘卽眞趙安仁攝永寧令卽眞其任陳瑾權給事中宰相使客告以將卽眞

## 覆醬瓿

揚雄著太玄劉歆觀之謂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

尙不能明易又如立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陸機入雒欲爲三都賦聞左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

功名損于治郡

黃覇功名損于治郡蜀呂乂名聲損于治郡宋何剡聲名損于御史時龐籍聲望減于治郡唐介聲名減于諫官爲趙魏老則優用違其才則絀矣所以知人善任之難也

名父杜母

名信臣爲南陽太守德化大行百姓號爲名父杜詩亦



爲南陽太守亦有異政百姓爲之語曰前有名父後有杜母鮑昱孫德修爲南陽太守吏民號爲神父宋登父謡爲汝陰令號稱神父晉杜預鎭荆州百姓頼之號曰杜父曹攄爲令縣內呼爲聖君南齊孔奐爲晉陵太守號曰神父梁宜豐侯修在漢中俗號慈父後魏元孚爲冀州刺史境內呼爲慈父隣州號曰神君隋房彥謙爲長葛令百姓號爲慈父辛公義爲岷州刺史百姓呼爲慈母宋黃榦知安慶民呼爲黃父楊簡知樂平縣民呼爲楊父

屠伯

嚴延年論囚府上血流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晉苟晞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血流成川民亦號曰屠伯

投轄

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値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尙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出去孟公風流至今可想九原如可起也吾其從之乎

陳驚坐

陳遵博涉書記贍于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



以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惟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旣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尺牘

陳遵爲河南太守召善書吏十人于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河南大驚晉劉輿爲東海王越長史時賓客滿筵文案盈機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歡暢莫不說附命議如流酬對欵備人服其能宋劉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于高祖坐與齡石答書

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唐玄宗平內難書詔塡委獨蘇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遠馬希白詩才敏妙十吏書之不能給

斷褎

董賢嘗同上臥起嘗晝寢偏籍上褎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褎而起其恩愛如此金海陵名撒速妻莎里古眞入宮與之私必親伺候廊下立久則坐于高師姑膝上高師姑曰天子何勞苦如此海陵曰我固以天



子爲易得耳此等期會難得乃可貴也漢哀之惑逆與海陵一也人君一有所溺小則如海陵之失身大則如哀帝之失天下矣王莽之禍吾以爲哀帝成之也

董賢

董賢以色媚人主遂奸名器位極人臣至人主有法堯禪舜之語不止于美男破老爲也此固安陵龍陽之罪人矣然太后一詔策免夫妻皆自殺近有身繇科目爵位科名舉世莫兩以賣國賜死而奉自裁之書猶叫號躑躅賒死須臾噫其亦董賢之罪人哉

辭輦當熊

成帝游于後庭嘗欲班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元帝幸虎圈鬭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此二事勝男子遠矣

頌莽功德

孫竦爲陳崇草頌莽功德一疏遂爲後世九錫冊文之祖亂臣賊子有開必先耶



皇帝

自始皇定皇帝之號後世遂守而勿失則此二字更無可增益假借矣而後世乃有多其名目雜出不倫者至天子之號尤多可嗤今備錄之王莽爲假皇帝桓帝時蜀郡李伯自稱太初皇帝渤海妖賊蓋登自稱太上皇帝吳孫堅時會稽妖賊許昌自號陽明皇帝晉豫章人黃韜自號孝神皇帝燕慕容德時妖賊王始自稱太平皇帝唐睦州女子陳寔眞自稱文嘉皇帝五代時南漢劉鋹嗣立女巫樊胡子呼爲太子皇帝宋天竺國進表稱中國支那皇帝

天子

晉失傳國璽人呼爲白板天子晉孝武云自古豈有萬歲天子李壽欲自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宋晉爽附義宣反叛文曰補天子戴法興眞天子後廢帝屬天子呵羅國王表稱中國爲嘗勝天子大吉天子南齊孔休原每定策立太子公卿奏決于其前時人名爲兼天子梁盤盤國表稱長勝天子于陁利國表稱常勝天子瑯琊國表稱大吉天子侯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侯景敗欲奔王偉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北齊後主高緯作無愁曲號爲無愁天子隋安國遣使入貢使者曰海西



菩薩天子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突厥通通書自署天下賢聖天子薛舉爲唐太宗所敗問其下曰自古有降天子乎唐中宗和事天子宦者楊復恭呼昭宗爲負心門生天子後周太祖郭威雕青天子張奉世自號金山白衣天子

王

宋前廢帝無道毆辱諸父名太宗爲猪王始安王休仁爲殺王建安王休祐爲賊王東海王禕爲驢王後魏元曄亦號驢王杜雅周亂特無綱紀市令驛帥咸呼爲王遂有市王驛王之目契丹耶律德光之子好睡國人號爲睡王前蜀王建少無賴人號爲賊王。後魏王慧龍家世齇鼻江東謂爲齇王元王英父子皆善用雙刀時號刀王

伯

漢嚴延年屠伯晉荀晞屠伯羊曼等中興名士時號兗州入伯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郄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䵬伯其後更有四伯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史疇以太肥爲笨伯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羊聃以狠戾爲璅伯唐常袞世稱䵬



伯諸王之中猪王爲最劣四伯之內穀伯爲可羞矣

相

張蒼爲計相唐陸贄爲翰林居中參裁時號爲內相宋王旦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時遂謂沆爲聖相王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贅時人目爲癭相陳升之陰附王安石世謂之簽相童貫媼相蔡京公相梁師成隱相台州曾槁獻秦檜詩稱爲聖相

小人景

王莽時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相稱三日而止天之降災深切著明以見

莽時景附者無非小人也如揚雄劉歆之徒以至哀章孫竦之流或在高位或處徒步雖處位各異而其爲小人則一耳

### 更始

王莽末東方歲荒人相食莽遣其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出關賑濟因擊赤眉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此之更始乃指莽將廉丹非漢更始帝劉玄也時在莽地皇三年春去更始即位改元尚一年所近有人素稱博雅而史學尤號專家竟復誤用故詳識之



### 昭君孟光

遠嫁單于之昭君既千古矣而同名者復有二人焉此人所忽也故錄之漢涿郡方士名昭君北齊神武婁后亦名昭君梁鴻妻孟光蜀臣亦有孟光

### 鑽刺

班固答賓戲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鑽字最得游說之神言其乘間投隙無微不入非孟堅良史之才不能道也後魏郭景讓善事權貴世號爲郭尖李世哲善事人世號爲李錐尖與錐亦鑽之意也宋熙寧初有十鑽之目王子韶爲衙內鑽言其交結權貴子弟也今人名善干謁奔競者爲鑽刺猶班氏之遺教歟

讀史稗語卷之二終

# 讀史稗語卷之三

明　長洲徐枋昭法著

## 光武

光武性勤于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嘗非笑光武高帝少無賴不如仲力產此正所謂殊塗而同歸也

## 民心

民心戴正統而惡亂賊內中國而外夷狄千古所同也貴在能因人心而用之耳更始將北都雒陽光武行司隸較尉先整修宮府百姓見者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晉桓温北伐進次霸



上居人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宋武帝克長安將歸江左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唐郭子儀收長安王師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宋岳飛恢復中原父老百姓爭挽牛車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後秦檜欲畫淮爲界詔班師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觀民心如此可爲痛哭

## 滹沱河

光武從薊中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氷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也遂前比至河河氷亦合乃乘氷而渡未畢數騎而氷解石勒伐劉曜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氷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



曰靈昌津慕容皝將乘海討慕容仁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以來凍合者三矣天其欲我乘此而尅之乎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慕容德爲魏所迫南徙率四萬戶自鄴將遷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隨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氷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唐王方翼討西戎阿史那咽麪等師次葉河無舟而氷一昔合時以爲祥西域遂平高句麗祖朱蒙爲日所炤而卵生及長夫餘王及諸臣欲殺之朱蒙乃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急朱蒙

因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于是魚鼈爲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百濟國之祖東明母無父而孕其國欲殺之後長善射王因欲殺之東明乃奔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爲橋東明遂乘之而度金祖阿骨打攻遼次混同江無舟乃使一人道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度處深不得底遂改黃龍府曰濟州軍曰利涉

白衣老父

光武旣渡滹沱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



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卽馳赴之石勒微時傭于武安臨水爲游軍所囚會有羣鹿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來相救耳彼夷狄竊據且然況中興聖主乎天之所命自不可誣也

安反側

光武拔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曹操大破袁紹于官渡盡獲其輜重圖書于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宋桓謙反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寔咸欲謀爲內應臨川王道規破謙其叅軍簡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于是大安桂陽王休範反已誅而逆黨詐言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千數齊太祖隨得輒燒之乃列兵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昨皆已卽戮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善見觀君等名皆已焚除勿有懼也南齊崔慧景反江夏王寶玄密與相應慧景師住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尙爾豈可復罪餘人唐玄宗誅太平公主難作時睿宗御承天樓羣臣稍集睿宗麾曰助朕者留否者去于是有投



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陸象先收案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象先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元李恒破建昌臨江軍中有得宋相文天祥與建昌故吏民書恒悉焚之人心乃安元明善破贛州賊劉貴得賊所書贛吉民丁十萬于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爲利明善悉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唐太宗時突厥以隋蕭后降或言中國人有嘗密通書于后者請劾之帝曰天下未一人當思隋今反側旣安何治耶卽光武意也

銅馬帝

光武降銅馬賊衆數十萬關西遂號光武爲銅馬帝

復租稅

建武十九年光武復過南頓復其租稅父老叩頭請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勝日復一日何敢遠期十年父老又言陛下寔惜之何言之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宋武帝受晉禪以彭城桑梓宜同豐沛復租布三十年光武京京于十年而宋祖易言于三十載其兢業侈泰之心不啻霄壤矣以故建武中興漢祚復延二百年而宋室受命其歷數止數十禩只此二事可徵矣



醴泉

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魏青龍二年壽春農民妻自言爲神人所降飲人以水以療疾或以洗瘡仍多愈者

符瑞

安帝延光元年八月黄龍見無功二年六月九真嘉禾生三年三月濟南鳳凰至四月豐縣甘露降扶風白鹿見馬翊甘露降七月潁川木連理陽翟白鹿至麒麟見八月潁川麒麟一白虎二見陽翟九月濟南黄龍見十月新豐鳳凰集四年正月黄龍二麒麟一見濮陽此三年之間千古奇瑞以人君所爲奔走天下禱祠封禪祈之而不能集者今頻見狎至且十五焉而帝遂崩于路漢德從此日衰則符瑞之無益于人國彰彰可見矣晉司馬彪云政治衰缺無德足以致鳳此羽蟲之孽耳至哉言乎

西鐘

余幼時見有用西鐘故事者盖指熹廟時逆閹也時未知其出處以質之一前輩其人素號博雅而竟塞默無以應既而讀史見西鐘事蹟不一而足且皆極顯近於此益知人爲學之疏也今備錄之漢安帝崩中常侍



定策于西鐘下即迎濟陰王于西鐘下即皇帝位晉趙王倫將誅賈謐謐走入西鐘下趙王倫時雉飛入殿又飛入西鐘下南齊太祖既廢宋蒼梧王召袁粲褚淵謀所立立西鐘槐樹下張稷等謀廢東昏集于西鐘下

黄帝

漢永嘉本初間九江賊馬勛自稱黄帝建和二年長平賊陳景自號黄帝

周公太公

後魏鳳州人仇周貢等反自號周公司馬黑石徒黨一名智號太公隋末羣盜王德仁起鄴東自號太公

小白重耳

北周河東蒲坂豪右張小白唐鄭茂一名小白北周梁昕祖梁重耳凉李暠後有李重耳。漢何敞先祖名比干南齊何伯璵號何展禽宋魏王之後有趙叔向。天文志尾後河中一星名傳說客星有五一名老子

孔子

楊震時號關西孔子唐文宗畫王起像于便殿號當世仲尼孽方丘字夫子

顏子

荀淑謂黃憲爲顏子晉郭奕見羊祜曰此今日顏子也



周浚謂陸士龍今日顏回謝尚少時人目爲一坐顏回宋周續之同門號曰顏子梁武帝謂伏挺爲顏子光宅惠雲法師目徐陵爲顏子隋李士謙其伯父稱爲吾家顏子唐沈傳師權德輿門顏子宋陳繹貌與行違晚年謬爲敦樸之狀人目爲熱熟顏回

曾子

南齊宗元卿至孝鄉里號曰宗曾子蔡曇智人號爲蔡曾子梁滕曇恭至孝郡人號爲滕曾子阮孝緒稱謝藺爲曾子隋裴叔卿有孝行時人號曰裴曾子唐賈循號關中曾子百濟國王義慈號東海曾子

孟子

元廉希憲時號廉孟子

金穴金溝

光武郭皇后兄況寵倖無二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晉王濟性豪侈麗服玉食移第北芒山下時雒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溝

漢明帝

明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當與先帝子等至哉



言乎

血濺后衣

李傕郭汜追敗乘輿于曹陽獻帝乃潛易衣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伏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孫徽以刀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元唐其勢與塔刺海謀殺伯顏因廢順帝事敗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

血濺御衣

晉惠帝征成都王穎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潰散嵇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蔽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

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衣隋宇文化及反亂兵入宮趙王杲在煬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于御前血濺御衣

華歆

華歆奉曹操意旨收伏皇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此甘心爲桀犬而不避千古首惡之誅者也吾既恨漢室之有此臣又恨管寧之有此友

請璽

王莽纂位請傳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王舜諭指太后大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



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傍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之耶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吾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滅族也獻帝曹皇后曹操之中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班彪謂王莽之興繇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若曹后者斯無畀矣

隗囂

隗囂非人傑也始則輕就更始既則不臣光武王陵之母一婦人且已爲人所禽虜而猶能識興亡以審去就以死勉其子豈囂一時之雄而見不及此乎



賈復

賈復從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卻光武傳召曰吏士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淮陰侯擊趙期諸將曰破趙會食古人之決于趨事者不如此不奮也

無上將軍

漢靈帝自稱無上將軍宋後廢帝自稱李將軍俱不可解也○漢涿郡太守張豐反亦自稱無上將軍徐鳳馬勉作賊亦自稱無上將軍

雅歌投壺

祭遵為將取士必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宋岳飛為將好賢禮士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金完顏弼為將好讀書延儒士雅歌投壺以為常元小雲石海涯襲父職為將行伍肅然稍暇輒雅歌投壺

借寇

寇恂為潁川盜賊清靜學校修舉後入為執金吾潁川盜賊復起恂從駕征之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之耿純為東郡太守數月盜賊清寧後坐事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帝謂公



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為軍吏耳治郡乃能見思若是乎侯霸為淮平大尹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

濶達

馬武為人縱酒濶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長短無所避忌光武故縱之以為笑樂梁武帝數燕見功臣共道故舊曹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武帝故縱之以為笑樂

報功臣

馬援之于中興也其功若邱山矣而乃以薏苡一車卒罹謗告晉王濬平吳之功莫之與京矣而謗書一篋莫保功名非明主報功之道亦非明主馭將之術也勿謂此流言無稽也即嶺外專車者皆明珠犀貝而吳宮未名之寶盡入龍驤之橐吾恐猶未足以償二人之功也況非是乎恨當時追訟二人者無及此耳北齊神武將有沙苑之役杜弼請先除內賊卻討外寇神武問內賊是誰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神武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



無傷也弼戰慄汗流神武然後諭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魄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于報功之道斯過半矣然而未盡善也宋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有人訟漢超強取其女為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妾不猶愈于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尙能保汝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于用

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斯得之矣

律禮

卓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若動以律繩人則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申商之所以不通于儒術以此耳

劉寬

劉寬性無忤夫人欲試之令恚侯當朝會裝畢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變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夫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朝衣非可汙之物也而寬言如此直不知人間有振肅事矣吾無取焉梁



吳平侯蕭勱左右將羹至胸前翻之顏色不變徐起更衣斯可矣

伏不闘

伏生傳經學以清靜無競世其家故東州號為伏不闘今有世推華原之家法而以言語為閧牆共訶無所不容之賢而以筆札為剚刃噫吾安得起伏生而尸祝之也

宋弘褚淵

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宋前廢帝姊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見吏部郎褚淵貌美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名淵西上閤宿十日主夜就之備見逼迫淵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移主謂曰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淵曰淵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于此可見漢世祖之聖主而宋子業之敗類矣

三獨坐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唐中宗時韋后太平公主亂政



降墨敕斜封授官凡數千員內外盈溢時謂之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

詐善

張湛性矜嚴動止有法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為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可稱滑稽之確

刺客

梁王怨袁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隗囂聽杜林持弟喪東歸既遣而悔令刺客楊賢于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蔡邕與楊球有隙坐事徙朔方楊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崔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譏切時政梁冀恨之琦解印綬去冀遣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于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寔告曰將軍令我邀子今見君賢者情懷不忍可亟自逃吾亦于此亡矣劉先主試守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耻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



之而去晉殷浩憚姚襄威名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寔襄待之若舊宋武帝受晉禪深忌司馬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問疾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于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宋苗傳劉正彥反張浚舉義兵師次秀州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傳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順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

## 白衣尚書

鄭均隱居不仕勅給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唐令狐綯輔政其子滈怙勢招權時謂之白衣宰相宋何羣游太學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羣爲白衣御史。唐薛仁貴從征遼自恃驍勇著白衣自標顯所向披靡太宗望見遣使馳問白衣先鋒者爲誰

## 五日京兆

張敞坐事當免奏未下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按驗舜曰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耶周顗爲僕射略無醒日



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南齊司徒褚淵墜水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後魏拓跋幹從遊于白登山有雙鴟鳴于上明元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鴟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鴟軍中號曰射鵰都將元暉領右衛將軍與侍中盧昶並蒙恩盼時人號曰餓虎將軍饑鷹侍中元欽面黑時人號爲黑面僕射元慶智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乃判或十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元仲景兼御史中尉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郭祚從宣武幸東宮時孝明帝幼弱祚懷一黃䣉

出奉孝明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昬齒深為宣武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弓僕射黃瓠少師北齊斛律光從獵于洹橋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鵰也當時號落鵰都督唐盧懷慎在中書無所設施時號伴食宰相戴至德為尚書右僕射劉仁軌為左人有所訴至德詰究本末仁軌率優容之繇是多稱仁軌者號仁軌為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至德笑還之齊澣為給事中書舍人論駁及誥詔皆援



準古誼朝廷大政必諮之時號解事舍人戶部侍郎蕭炅李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嚴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為伏獵挺之白宰相張九齡省中乃有伏獵侍郎乎學士入署嘗視日影為候李程性嬾日過八磚乃至時號八磚學士王審知為將乘白馬履行陣望者披靡號白馬將軍張薦祖鷟以文擅譽時謂鷟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因號青錢學士于頔拜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升襄州為大都督府初襄有髹器天下以為法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號襄樣節度王績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

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薛大鼎在浩州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在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鐺脚刺史王弘義以飛變擢遷御史初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兎縣為集眾捕逐畦蔬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兎御史郭弘霸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說即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高駢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貴同中之一發貫二鵰焉眾大驚號落鵰侍御宋曹利用侍權驕橫魯宗道屢于帝前面折之自是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



因其姓且言骨鯁似魚頭也趙抃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錢顗為御史裏行以糾許遵忤王安石而貶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為鐵肝御史龐籍為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孔道輔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龐淳之天子御史也秦檜目程頤為專門侍御許及之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俛僂以入為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侂胄

惻然憐之居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繇寶尚書居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李邦彥自號浪子後大用都人目爲浪子宰相金南渡之後內侍之權尤重益用其人以爲耳目伺察百官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完顏思烈五六歲入宮充奉御甚見寵倖世號爲自在奉御合周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爲戲笑爲叅知政事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掾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叅政元丘處機有道術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爲神仙宗伯張留孫少時入龍虎山有道士見之曰此神仙宰相



也。北齊後主畜馬及鷹犬皆有儀同郡君之號鬭雞亦稱開府遂有赤彪儀同凌霄郡君逍遙郡君之目五代劉旻號其馬爲自在將軍

眞宰相

武后嘗季秋出梨花示宰相以爲祥衆皆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杜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爲災今草木黃落而復華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罪也頓首謝罪后曰眞宰相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憲宗欣然李絳獨曰今法令不行烽燧相接加比年水旱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之日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眞宰相也宋光宗受內禪姜特立聲勢浸盛留正列奏其狀乞加斥逐上意未決會副叅闕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宮孝宗聞之曰眞宰相也陳康伯立朝有大節高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眞宰相也嘉祐中立皇子中書召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而歎曰眞學士也張



堯佐除宣徽使唐介爭之復劾宰相坐是貶繇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言眞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朱京以名對擢監察御史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爲眞御史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秘書丞者僉以尤袤對亟授之張栻曰眞秘書也

讀史稗語卷之三終

讀史稗語卷之四

明　長洲徐枋昭法著

馮敬通賦

馮敬通賦才可與宋玉爭衡相如子雲典麗過之若奔逸蒼莽波瀾錯落似反不及也

孝子

漢長沙孝子古初遭父喪隣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捍火火爲之滅晉劉殷事祖母王氏至孝婦張亦以孝聞王氏卒柩在殯西隣失火風勢甚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何琦至孝母喪在殯爲隣火所逼烟



燄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南齊傳琰居母喪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隣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梁徐普濟居喪未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絶累日方蘇宋何執中居母憂夜半隣火執中伏柩悲號誓與俱焚遂得免。漢廉范載父喪歸船觸石破没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鈎求得之療救僅免梁袁昂丁母憂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乃縛衣著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船皆没惟昂獲全北周柳遐奉父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

吳良郅惲

吳良臨淄人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于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郅惲汝南人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會享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奸兇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



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于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搆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旣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觴歙色慙動不知所言

周急

漢肅宗崩廉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于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

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卽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唐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之不告姓名去繇是譽振一時郭元振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人皆嘆駭

懸魚

羊續爲南陽太守惡俗奢麗爲敝衣薄食府丞獻生魚續受而懸之庭後又進之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杜安



在太學京師貴戚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封印如故竟不爲所染時論貴之魏陳泰爲并州刺史京都貴人多寄貨寶有所求賂泰悉掛之于壁不發其封晉袁毅爲鬲令貪穢賂遺公卿亦貽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異衆受而藏于閣上後毅敗見推撿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封印如故宋王惠爲吏部尚書有與求官者得書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封印如故趙宋廖德明每朝士以書干謁悉不報封還之唐震爲小官有權貴牒薦之震受之內篋中已而權貴干政震取牒封還之緘題如故其人大愧

祠竈神

陰子方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祠焉自是家暴巨富漢武好神仙有祠竈方受其方不酬詎能如子方之信而有徵耶所謂無心得之有心失之者非耶

雲母屏風

鄭弘爲第五倫屬吏後弘爲太尉倫爲司空班次在弘下每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繇此以爲故事

周章李郃



周章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太守行春到冠軍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靷于是乃止及憲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獨得免李郃爲漢中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

以觀其變行之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惟漢中太守不豫焉

## 鄭公鄉

北海相孔融深敬鄭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寔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濳光隱曜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



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自北海之有此舉而後世之表宅里者多矣迨五季以後每大臣元老亦必署其鄉閭令備紀之荀淑有子八人舊居西豪里潁陰令苑康以爲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皆賢因改其里曰高陽里晉許孜孝順里宋賈恩孝義里郭世道孝行里張楚孝行里王彭通靈里張敷孝張里吳逵純孝里余齊民孝義里潘綜純孝里南齊王文殊孝行里陳王知玄孝家里後魏李謐文德門孝義里李楷秀才村李琪子孫蕃衍人號其宅爲孝東徐村盧元禮妻李氏孝德里河東姚氏女女勝上虞里王[illegible]義孝里北齊李渾四使之門陸卬孝居里隋李德饒孝敬村和順里陸彥師孝終里唐溫造處士墅劉仁軌三柱里馮宿孝馮家劉禕之孝慈里張弘靖鳴珂里劉子玄高陽鄉居巢里陸道原復里鄉孝居里萬敬儒成孝鄉廣孝聚堅貞節婦李氏節婦里五代李自倫孝義鄉仁和里王晏使相鄉勳德里宋侯益將相鄉勳賢里李穀賢相鄉勳德里竇貞固賢相鄉勳貴里李廸莛處名遺直鄉趙屼孝弟里王曾旌賢鄉范正平忠直坊鄭俠鄭公坊楊仲震義榮里晏殊舊學坊徐承珪義感鄉和順里姚宗明孝悌鄉敬愛里楊慶崇孝坊張伯威純孝坊伯威



妹孝婦坊張登處士鄉通儒里冲退坊呂仲洙女懿孝居。唐袁滋爲華州刺史給地居流民名爲義合里宋吳芾旌民之義役者爲循理鄉信義里

## 盜賊不犯

鄭玄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徐穉子胤篤行孝弟漢末寇賊縱横皆敬肩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宋張進之孝義著于鄉里時刼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輙相約勒毋得侵犯陳馬樞少屬亂離每所居之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嘗數百家後魏裴敬憲世有仁義于鄉里孝昌中蜀賊

廉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唐司空圖隱王官谷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李知本篤行孝友子孫百餘資用僮僕無閒大業末盜過閭不入相戒曰毋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

盜亦有道

姜肱嘗與季江謁郡夜于道遇盜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



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有盜入陳寔室止于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稽顙歸死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繇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宋王昭素治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即自門中潛擲椽于門外盜者慙而去繇是里中無盜晉桑虞有園在宅北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

不讀讖

光武詔羣臣會議靈臺所處謂桓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光武又嘗問鄭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非之耶興惶恐曰臣于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北齊樊遜論人材疏云無令桓譚非讖官止于郡丞遂為千古譚柄矣光武聖主而此事不及拓跋宏豈不可歎



五里霧

張覇子楷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後優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夫子所以有攻乎異端之歎也。元蘄賊中有道士能與二十里霧

不窺園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桓榮十五年不窺園

楊喬

楊璇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桓帝愛其才貌詔以公主

妻之喬固辭不許遂閉口七日不食而死禁辯之不可近如此

弃子

劉平爲賊所追弃已子而抱弟女以奔晉鄧攸避亂弃已子而全弟子其子追及乃故繫之于樹而去吾以爲二事皆非也劉平若所全者弟之子則可矣鄧攸或已子必須保抱携持不能兩全者則可矣今皆非也夫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弃已子而全弟女女不可以爲後也全弟之子而必殺已子而後竟無子則無後之罪莫逭也彼攸之心寔行忍賊以吊虛名耳吾故曰天道有知



使鄧伯道無兒

不忘聖道

周磐遺命以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置棺中示不忘聖道晉皇甫謐遺令以孝經置棺中南齊張融遺言右手執孝經左手執小品法華後魏馮亮遺誡右手執孝經宋王嗣宗遺令以孝經筆硯置棺中

直不疑第五倫

直不疑人誘其盜嫂不疑曰我無兄第五倫人言其撾婦翁倫曰臣三娶皆無父人亦可謂善証二子亦可謂善辯矣所以曹操引爲談資也

第五倫

光武問第五倫云聞卿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少遭饑亂寔不妄過人食至哉言乎我生不辰益知此言之可師法也

又

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斯人情也不然則非人情不可近矣

縱囚

鍾離意爲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



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晉曹攄爲臨淄令歲夕獄有死囚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耶衆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宋謝方明爲晉陵太守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聽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獄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

當今民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
囚及父兄皆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
人不還方明不聽討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逮二日乃返
餘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
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返囚逡巡墟里
不能自歸鄉村責讓之率領將送竟無逃亡者王志爲
東陽太守有重囚四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
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辭以
婦孕吏人益歎服之梁傅岐爲如新令一囚初首服法
當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

固爭曰古者乃有此于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
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返何肩爲建安太守爲政有
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還後魏蕭撝
爲上州刺史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還家聽三日然後
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
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
北齊張華原爲兗州刺史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
年暮惟有重囚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獄
隋王伽爲齊州叅軍州使送流囚李叅等七十餘人詣
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

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
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于心哉叅等辭謝伽曰
汝等雖犯憲法加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
京師總集能不違期否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于是悉
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卻吾當
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唐
太宗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
明年秋卽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唐臨爲萬泉丞
有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畝不
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囚歸與之約

囚如期還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
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
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俱如期
而至宋戚綸爲大理評事每歲時必與獄囚約遣歸祀
其先皆如期而還曹豳爲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
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宋李師中知雒川縣民負官
茶直十萬緡追繫甚衆師中爲脫桎梏語之曰公錢無
不償之理寬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櫃
籍其名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簿而去比終
歲逋者盡足蘇頌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

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須臾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陳張種于無錫縣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宣帝聞而大笑

## 不飲盜泉

漢明帝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鍾離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回車于勝毋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



意

## 虎不爲暴

法雄爲南郡太守郡多藪澤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緣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阱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消息人以獲安宋均爲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均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阱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唐顧少連爲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阱獨移文嶽神虎不爲害李紳爲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阱發民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庾黔婁仕齊爲編令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虎皆渡往臨沮界長沙王業爲湘州刺史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並異之嗣桂陽王象爲湘州刺史湘州舊多猛獸爲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于郭外自此靜息孫



謙爲零陵太守先是郡多猛獸暴謙至絕跡及去官之夜猛獸卽害居人

## 虎伏罪

童恢爲不其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咒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元許維禎爲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有二虎爲害維禎默禱于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

寒朗

寒朗生三日遭天下亂弃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尚猶氣息遂收養之后稷名弃不過如此

捬是腰腹

明帝詔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以蒼要帶十圍也後魏元樹謂元坦腰背雖厚無善可稱卽是意矣

五時衣

今人家嫁娶必用五時衣意謂俗尚也不知漢時已有其名矣東平獻王蒼從行掖庭見陰太后舊時服器愴



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

篤學

朱穆專精篤學鋭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嘗以爲專愚幾不知馬足隋王邵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輙爲僕從所噉宋狄遵度篤志于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卽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杜常折節學問嘗跨驢讀書驢嗜草失道不之覺觸桑木而墮頷爲之傷

又

晉車胤博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炤書以夜繼日焉梁元帝性愛書籍既患目多不能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爲常略無休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恒致達旦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沈約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嘗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輙誦之遂博通羣籍陳鄭灼厲志儒學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嘗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輙偃卧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精篤如此後魏祖瑩好學躭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



成疾禁之不能止嘗密于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爲家所覺繇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北齊魏收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爲之鋭減而精力不輟唐畢誠早孤夜燃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寢不肯息博通經史柳璨少孤貧好學晝採薪給費夜燃葉炤書强記多所通涉宋陳彭年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范純仁與胡瑗孫復等游晝夜肄業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色李載少苦學隆暑讀書置足于水雖得疾不舍

陸佃家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張九成忤秦檜謫居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王次翁入太學貧甚持書就傍舍借燈讀之謝深甫刻志爲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鉼水加足于上以警困殆元曹元用幼嗜書每夜讀書嘗達旦不寐父憂其致疾止之輒以衣蔽窗默觀之吳澄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

## 龍見

朱穆奏記梁冀言陰陽剝復之運引易龍戰于野明年



黃龍二見沛國冀無學術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北齊源師嘗詣高阿那肱云龍見當雩肱問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當雩祭非是眞龍見肱乃云漢兒强知星宿人不可以無學如此

## 葬地

袁安父歿母使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晉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父老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陶亦如所言云遼女里以母憂去一日至雅侣山見一巨人惶懼走巨人止之曰勿懼我地祇也葬爾母于斯當速詣闕必貴女里從之遂得累遷

## 陰陽忌諱

漢吳雄少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其後明法律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



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陳必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忌諱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婿事爲太守邵夔所殺晉相墓者言羊祜祖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建康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爲丁奉宅孫晧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其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宋以給臧壽亦頗

遇喪禍故是稱爲凶地王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無吉凶請以爲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䘏前之說則罔禁忌䘏後之說似不可誣君子惟居易以俟命而已信者與矯者總甚無謂也

土室

袁閎于延熹末知黨事起散髮絶世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爲戶自牖納食而已旦于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能見也竟免于禍後終于土室唐蔣儼使高麗爲莫支離所囚居土室六年宋太祖微時與韓令坤博土室



中俄而雀鬭戶外因競起掩雀而土室隨壞元蔡珍扈駕駐黑城遣兵士儲芻藁築土室軍府賴其用

說部

偶讀弇州四部藁見其說部中載古人事蹟相符而恰同姓者數事如沈瘦既有沈昭略復有沈約冬魚既有王祥復有王延余亦得四事如倒屣迎王既有王符復有王粲吹箛散虜既有劉疇復有劉琨手刃盜墓樹賊既有漢李充復有晉李充卷簾乃拜既有吕端復有吕夷簡皆說部所未及也

諭意

龐叅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叅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叅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擊强宗也抱兒當戶欲我開門恤孤也于是歎息而還宋种世衡遣王嵩遺夏人剛浪㥶以棗緩龜諭以早歸之意趙元昊得之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初

讀史稗語卷之四終

讀史稗語卷之五

明　長洲徐[illegible]法著

埋胞

後魏道武帝拓跋珪埋胞之地出樹成林今埋胞之風其始此乎

無禮于君

後魏孝靜帝元善見飲宴齊文襄高澄侍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脚朕文襄令崔季舒毆帝三拳帝密謀于宮內作地道文襄知之勒兵入宮曰陛下何意



反五代漢楊邠常與王章論事隱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隱帝殺史弘肇等名羣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王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縮頸吳主楊隆演幼懦不能自持其臣徐知訓猶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髽髻爲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耻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吏一人乃止

荒亂

西晉大亂京師鞠爲茂草春燕至巢于林木後魏孝靜帝元象元年山東大水蝦蟇鳴于樹

善射

後魏靈太后胡氏多才藝善射幸西林園命侍臣射因自射針孔中之又射象牙簪中之宋楊守珍善射家僮過堂下一發貫髻劉錡善射見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蜀王建于元膺能射中錢孔

又

後周李遠見叢薄中有石疑爲兎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宋西夏李繼遷射鐵鴿没羽如遠如繼遷眞李廣子孫



也

又

唐裴旻善射一日射得三十一虎王武俊善射嘗會獵一日射雉兎九十五。宋李繼宣年十七補佑班殿值往陝州捕虎殺二十餘生致二虎一豹

又

宋种朴與羌戰敗死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隘擁迮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分馬而先舜臣宣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插花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

背萬騎曙眙莫敢前

七言詩

靈太后同孝明帝元詡幸華林宴羣臣于曲水令王公以下各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孝明詩曰恭已無爲賴慈英頗有似乎栢梁

貪

靈太后幸左藏王公嬪主以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過多顛仆于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宋太祖命周



仁美縱觀內庫太祖問其力能負錢幾許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可惜壓死止命負四萬五千因賜之

又

後魏元暉爲吏部尚書納賄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金徒單恭爲太原總管貪鄙使工繪一佛像自稱當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而未嘗鑄佛盡入其家百姓號爲金總管

廉

後魏太武帝拓跋燾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公孫軌獨不探把太武乃親探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于衆人李順從平統萬太武帝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惟取書數千卷文成帝拓跋濬卽位班賜百寮謂賀源曰朕大賚善人卿其任意取之勿謙退也賀辭固使取之賀惟取戎馬一匹而已周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寔謹恣諸將較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裴尼惟取梁元帝素琴一張而已隋庫狄士文入朝遇隋文帝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對曰臣手口俱足



餘無所須上異之別齎遺之周韋夐侍武帝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衛數人負以送出夐惟取一匹示承恩旨而已遼主耶律宗真見張儉衣袍弊惡問之儉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上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已元攸哈剌拔都從木黎華攻通州一夕造砲三十雲梯數十附城州將懼遂出珍寶以降木黎華以拔都之功命恣取之拔都獨取良馬三匹以賞兵士

王建元萬頃

後魏道武帝破慕容寶于栢肆塢遂進圍中山寶弃城走和龍城內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道武將夜入乘

城據守其門王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俟天明道武乃止是夜城內共立慕容普鄰爲主遂閉門固守道武悉衆攻之連日不拔唐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掌管書記勣使萬頃草檄罪狀高麗萬頃爲檄乃譏其不知守鴨綠江之險高麗莫支離報曰謹聞命因徙兵固守軍不得入

祖孫同名

後魏安同父名屈同長子又名屈史臣謂祖孫不應同名雖胡人恐亦不爾獨不見紫磨金楊邁之事乎如唐爲宗李暠後而河間王孝節復名暠亦與安屈事無異



也。南夷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母夢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楊邁故以爲名楊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名亦改名楊邁

藥石之言

後魏崔浩與明元帝拓跋嗣論近世人物明元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唐高季輔上書言得失辭甚切至太宗賜之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

崔浩李德裕

太武帝將伐河西沮渠牧犍以問崔浩浩贊成其計太武曰善復命公卿議之古弼李順等曰自溫圉河以西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太武命浩與弼等相質難諸人不復餘言惟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凉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于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誣誑于人矣于是遂討凉州而平



之多水草如浩所言唐李德裕建議討澤潞劉稹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楊弁主留事方是時稹未下朝廷益爲憂遣中人馬元寔如太原偵其變弁厚賄中人帳飲三日還謬曰弁兵多屬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爲亂渠能列卒如此多耶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匹縑故兵亂石無以索之弁何得耶太原一鎧一甲舉送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乎使者語塞德裕即奏弁賊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舍稹而誅弁即趣軍臨之河東

監軍呂義忠聞卽日名榆社卒入斬弁首獻京師

屬文

崔浩能爲雜說不長屬文胡叟善爲典雅之文又工鄙俗之句雜說與屬文固是兩家至鄙俗之句亦非無學者所能辨也

干謁

後魏酈道約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而坎壈于世不免饑寒人固有命存也

放雉

後魏裴安祖閑居養志不出城邑嘗行值天熱舍于樹



下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頗似楊寶飼黃雀事但二事較之則安祖折卻一段富貴矣。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鴞所搏墜于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惟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寔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後累世隆盛焉

鄭羆父子

後魏盧玄子度世以崔浩事弃官逃于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捶楚羆戒之曰吾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考掠至乃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鄭羆父子皆是東漢名士也羆是孔融李膺其子是陸績

蕭寶夤

蕭寶夤奔魏年十六徒步憔悴客任城王元澄所請喪居斬衰之服澄曉示情理以喪兄之制給齊衰寶夤居處有禮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過期猶絕酒肉至京



師伏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及將除爲齊王明當拜命慟哭至晨雖寶夤入北未免變于夷卽請兵南伐亦未能雪復讐恥然此段亦殊可觀

諱老

後魏傅永年踰八十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何與李八百之相反乎

孔北海語

孔北海云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此其話言也而魏書夏侯道遷傳云道遷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產業嘗誦孔融詩云云甚誤甚誤

祁連桃葉

人但知有祁連山而不知有祁連池人但知有桃葉渡而不知有桃葉山人但知有貪泉而不知有貪山祁連池在秀容川桃葉山在六合鎮貪山在高昌國

叉羅

後魏元叉弟名羅咸陽王元禧子樹遺公卿百寮書曰叉本名夜叉弟羅寔名羅刹昆季此名表能噬物而爾朱榮子乃有名叉羅者

叉字押韻

升菴外集記叶叉字韻詩徵力叉趙野叉二條坐客云



公亦大能記叉字故事甚多升菴所徵者不得十之一豈以餘者不足入詩乎今畧紀之後魏人元叉毛野叉唐詩人劉叉宋王德縛僞守姚太師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時遂呼德爲王夜叉王嬰素殘悍亦號王夜叉劉錡部將許清號夜叉又胡夜叉盜詹鐵叉西夏有酋豪名青面夜叉元太宗孫女公主卜叉至言佛書則尤不勝書矣

彌尾青

河陰縣舊有大枷號彌尾青後魏宋翻爲令取以鎮內監楊小駒唐酷吏敬羽作巨枷號鼢尾榆四人多死

聰敏

後魏楊機爲雒陽令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姓字梁劉覽性聰敏爲尚書左丞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其名姓王琳强記內外軍府佐史千數皆識其姓名

矯詐

後魏齊郡曹昂爲尚書郎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吾聞其語旣見其人矣

好忤

後魏邢昕好忤物世謂之牛興和中副李象使梁談者謂之牛象鬭于江南宋趙雄使金止遷陵寢見金主爭



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鬭

崔暹齊文宣

崔暹爲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于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北齊文宣高洋晩節狂惑每醉或拔劍挂手或張弓傅矢或執持矛槊游行市廛問一婦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顚顚癡癡何成天子

癡姨

閹人苻承祖大被寵倖居腹心之任姻親皆求利潤有姨楊氏獨不欲謂承祖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役承祖見其勞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舁之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繇是苻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一姨致法以楊氏婦衣裳敝陋特免其罪楊氏知識為班固蔡邕所不及史曰雖呂嬃亦不能過可謂擬人



失倫矣

按摩

今有廝走賤役名為按摩者南北朝時已有其事矣後魏趙邕出入司空李沖家頗給按摩奔走之役唐衛士朱華以按摩得幸宦官竇文場趙宗立按摩博士

冥同

太武帝廢絕佛法後文成嗣位復興起之詔有司為石像令如帝身佛像既成顏上足下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

·齊文宣

北齊文宣帝高洋于城東馬射勅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此事亦千古所無也

署名

北齊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斛律金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梁何敬容寡學術每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作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多不能答。唐韋陟每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



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城隍神

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始至便為梁軍所圍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遂率眾禱之梁邵陵王綸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今每有一城必有一神想始于南北朝時乎前此史冊未之見也。宋太祖平澤潞祭城隍神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又祠城隍梁延嗣暴疾禱于城隍祠蘇緘與交蠻力戰城破闔家死節後交人復謀寇行數舍見大兵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仇蠻懼引歸范珏死節後死跡在地隱隱不沒邑人為

立祠城隍廟頂德破賊因據城隍祠元至元五年上都
建城隍廟天曆二年加封大都城隍神爲王

棘刺丸

北齊孫搴嘗服棘刺丸李諧等調之曰卿棘刺應自足
何假外求坐者皆笑

讀春秋

北齊張耀好讀春秋月一徧杜預左傳癖似反不如

附勢

北齊和士開以佞倖勢傾朝野平鑒有愛妾劉氏士開
求之鑒卽送與宋孫松諂事韓侂胄獻一愛妾于侂胄



名之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松曰欲使疵賤姓名嘗
蒙記憶耳

又

徐之才從文襄求得魏廣陽王妹爲妻和士開淫之之
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唐紀處訥妻武三思
婦之姊處訥縱使通三思繇是欵昵

又

和士開勢焰薰灼有一人曾候士開疾患遇醫人云王
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
王不須疑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唐御史大夫魏
元忠病僚屬省候郭弘霸獨後入憂見顏色問請視便
液卽染指嘗之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苦當愈
喜甚

又

唐宋之問諂附張易之至爲易之奉溺器宋丁謂出寇
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汙準鬚謂起徐
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長官拂鬚耶崔公度
惟知諂附王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意也嘗
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
袍拭去之耳見者皆笑亦恬不爲耻



又

宋王黼父事宦者梁師成稱爲恩府先生陳自强爲韓
侂胄童子師後每稱侂胄爲恩王恩父而呼其堂吏史
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陳奕兄事賈似道玉工陳振民
以求進

不及一老嫗

元暉業嘗謂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玉璽與人何
不打碎之南齊褚炤聞褚淵奉璽紱往齊大司馬門正
色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以一家物與一家亦復
何謂

清郎

北齊袁聿修在尚書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修欵舊每呼聿修爲清郎後爲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較考官人得失經歷兖州時邢邵爲兖州刺史遺以白紬聿修與邵書曰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宋王獵居官無絲髮擾時人目爲清長官元斡札箕當官無私毫髮不欺時號滿朝清



去邪蒿

北齊邢峙爲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廚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宫寮而悉得若人誠豫教之大助

妖妄

北齊後主高緯昵狎便僻俱至大官有開府薛榮宗嘗自言能使鬼及周師之逼言于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問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即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阿貞來否○唐貞元十四年劉貞諸銀臺稱白起令上表

又

唐郭弘霸稱武氏爲彌勒後身張昌宗爲王子晉後身宋林靈素以左道事徽宗嘗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旣下降于世其弟號清華帝君主東方攝領之已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謂蔡京爲左華元山伯王黼爲文華吏盛章王革爲園囿寶華吏貴妃劉氏乃九華玉眞安妃



又

唐鄱陽呂用之事方士牛弘徽得役鬼術遂以左道得幸于高駢署爲右職日爲誕妄以動駢又欲薦狂人諸葛殷于駢乃先紿駢曰上帝以公爲人臣慮機事應廢使神人來備羽翼且當以職縻之明日殷以褐衣見辯詐無窮駢大驚號爲葛將軍殷求大賈居第不得因謂駢曰城中且有妖當築壇禳卻之因指賈居駢劫吏郎日驅徙殷遂居之用之自謂與仙眞通對駢叱咤風雨或望空顧揖再拜語言俚近又蕭勝納賄用之求鹽城監駢不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劍須眞人取之惟

勝可往騈許諸數月勝獻銅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犯騈寶秘之常持以坐起用之又刻青石手板爲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騈使人潛植機上騈得之大喜爲寓鵠庭中設機關觸人則飛動騈衣羽服乘之作仙去狀用之憚術窮有擿其奸者乃說騈屏絕人事妾媵將吏皆不得見其面

元暉業徐曠

元暉業折節讀書知魏運漸謝不復圖全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隋末雒陽饑徐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故從曠學卒備弟子禮拜迎曠曠曰將軍若爲伊霍繼絕扶傾



吾雖老猶願盡力如爲莽卓乘危追險則僕耄矣無能爲也

遠水不救近火

俗諺有云遠水不救近火意謂近時鄙語也而其言甚古後魏末賀拔嶽爲侯莫陳悅所害軍中大擾議迎周祖宇文泰而諸將猶豫未决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赫連達云此皆遠水不救近火

耿豪

耿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周文帝宇文泰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羣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謂文帝曰外聞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文帝曰何以知之豪曰世言李穆蔡祐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咽項在上故爲勝也文帝時相西魏

滿身膽

蜀趙雲從黃忠取曹操北山下米雲將數十騎輕行爲操大軍所擊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操軍遂圍之雲大開營門偃旗息鼓操疑有伏兵引去雲擂鼓震天唯以戎弩于後射操軍操軍驚駭墮漢水死者甚



衆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北周王雅從戰邙山大軍不利爲敵所乘諸將皆退雅獨迴拒之獨行奮擊敵衆卻乃還軍文帝宇文泰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宋王登字景宋立奇功于沮何趙葵爲制置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見晚也登逕揚揆于沙市極談至夜分揆退曰王景宋滿身是膽曹友聞爲天水軍教授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城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元憲宗蒙哥即位召趙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忽必

烈謂璧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至大元年浙東大饑胡長孺爲台州寧海主簿宣慰司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没意悉散于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

斗膽

蜀姜維膽如斗梁東陽人李瞻膽如升

忍暴



北周鄭偉性吃少時嘗逐鹿于野失之遇牧豎而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効已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五代皇甫暉爲亂擁數百騎入魏城大掠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

七父五父十父

梁岳陽王蕭詧呼元帝爲七父唐宦官李輔國號五郎人或呼爲五父五代周世宗本生父柴守禮兇侮人呼爲十阿父

觸諱

後梁宗如周爲度支尚書有人訴事于如周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愁謝曰祗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周如周乃大笑曰命卿自責見侮反深南齊王亮父名攸亮爲晉陵太守有晉陵令沈巑之性麤踈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巑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當作無骹尊傍犬爲犬傍無骹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巑之撫掌大笑而去宋田景咸爲邢州使者王班至景



咸勸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曰是使者姓名也景咸悟曰我意王班是官耳何不早諭我聞者笑之

避諱

北齊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自稱觸觸生羣工哂之宋薛昂始終附蔡京至舉家爲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頰宋人小說載馮道門下諱道字甚切每遇之輒名爲不敢說有一人偶讀老子起語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嘗不敢不敢說視熊薛二事此又不得獨擅千古矣

徵螢

隋煬帝于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巖谷

大滑

流星大如缶若甕其後皎然白化爲雲流下者名曰大滑

放生

北齊後主高緯登金鳳臺受佛戒名死囚編籧篨爲翅令飛下謂爲放生

國語



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涉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傳相教習謂之國語

二聖

隋文帝時獨孤后預政宮中呼爲二聖唐高宗武后時天下呼爲二聖天寶後盧龍河朔間俗稱安祿山史思明爲二聖

好頭頸

隋煬帝末年知天下亂常閒中引鏡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唐孫儒起兵後嘗引鑑搔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宋李全屢敗忽忽不樂時令左右抱其頸曰是我首否

親家公

宇文述搆陷李渾謂爲謀反獄既成煬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危賴親家公而獲全耳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也今人呼兒女姻婭爲親家公甚典

賜孝經

隋鄭譯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文帝下詔除名賜以孝經令其熟讀唐于公異不事後母爲陸贄所彈詔賜孝經罷歸令有自覦爲一世鉅公幾于泰山北斗而流離避亂不遑將母豈亦未讀孝經之故歟

拚于豆盧



周楊拚于本名忠從文帝狩于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文帝壯之北臺謂猛獸爲拚于因以字之隋豆盧勣本姓慕容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氏焉

登高

古人正月十五亦登高隋文帝召元胄事可見元胄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密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上令馳召之及胄見上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勝也

厭勝

隋廢太子勇知晉王廣與楊素有奪嫡之謀造諸厭勝于後園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于其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而後卒死于廣素之手益知厭勝之事徒虛語也

楊素獨孤后

楊素之罪浮于江充漢祚不因易儲而亡隋室寔繇廢勇而隳也獨孤后之罪浮于驪姬晉雖亂而殷憂以啟文公廣既立而毒痛以殄隋祀也楊素之罪與趙高等獨孤后之罪與賈南風等

柳條



隋楊素嘗于朝堂見柳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雖一時戲語寔絕妙好詩

爭功

隋賀若弼韓擒虎爭平陳之功極似晉二王平吳若高頬則深遠矣

張衡

桓温生未朞而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彝以爲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我姓也每見隋張衡建奪嫡之謀後文帝不豫衡獨侍疾無狀而崩此千古亂臣賊子之尤也若以太眞之言思之乎子九原有知不幾欲自改其名乎

張衡柳璨

隋張衡臨刑呼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唐柳璨臨刑嘆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璨者猶愈于衡乎

馮慈明子

馮慈明没于李密仗節不屈爲翟讓所害後屍柩還東都其子忱遣奴扶櫬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今之爲馮忱者如良史何



食鼈

隋崔弘度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恕毋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大怒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八十人之以迎合爲事者可以爲殷鑒矣

劉儀同

隋劉臻欲尋劉訥時並爲儀同臻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案大呼曰劉儀同

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
大人家于是顧盻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
造劉訥耳

隋煬帝

煬帝有篇章必先示庾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
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此亦人之所難

讀史稗語卷之五終



# 讀史稗語卷之六

明　長洲　徐枋昭法著

觀音

陳後主沈后後為尼名觀音遵道宗后蕭氏小字觀音

死所

人之死固欲得其所也宋徐湛之如于范曄事敗時死不免為千古逆鬼矣後為元兇劭所殺遂謚上謚豈不幸哉

安得免寒士

南齊褚淵墜水既出霑濕狼籍謝超宗撫掌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載投畀河伯河伯不受淵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劉祥見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乞郡

謝朏既不肯贊成齊高受禪又不肯解璽綬與齊而後又以家貧乞郡何也總之士當六朝五季欲必求其事一姓為完人難矣

謝僑

梁謝僑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僑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

修容

梁何敬容性矜莊衣冠鮮麗嘗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宋和蒙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獨至辨色冠帶方畢

何敬容

何敬容淺于學術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為時人之所嗤鄙漢繇延為咎繇之後宋到彥之為屈到之後明僧紹為孟明之後則敬容未嘗失問也

鑒別

張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以耳為目者其鑒別大率爾爾今之人皆虞訥也

洗黃閤

宋何偃父尚之為元凶劭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閤孝武宴朝賢張暢在坐偃因醉曰張暢固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奇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蓋指此也

愛才

范曄等事敗孔熙先望風吐欵辭氣不撓宋文帝奇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于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唐徐敬業起兵討武后駱賓王為敬業傳檄斥武后罪后讀但嬉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瞿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宋文武后于此不凡

忘年交



孔融禰衡為忘年交梁范雲何遜為忘年交王筠劉之遴張纘與江總為忘年交北周裴讞之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邱李構清河崔贍為忘年交唐張鎰與陸贄為忘年交宋錢惟演與梅堯臣為忘年交李綱與鄧肅為忘年交

兄弟名譽

宋沈懷文子淡深沖兄弟三人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梁周弘正弘讓弘直並有聲譽而弘直氣調高于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兩家兄弟俱似中弱腰鼓乃細腰鼓亦蜂腰意也宋蕭思話少時好騎屋梁

打細腰鼓

除暴

宋沈慶之誘諸爲劫首者數十人詭爲置酒大會一時殺之于是合境肅清人皆喜悅齊豫章王嶷誘降三溪劫賊厚爲禮遣于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獲安王敬則爲暨陽令縣有一部劫爲民患敬則誘之出于神祠設會就坐收縛并斬諸劫百姓悅之

心竅

宋沈攸之死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元伯顏爲賊所害見其心數孔



免横死

宋孝武嚴暴無常大臣恒慮不免及崩江夏王義恭及柳元景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横死而二人並爲前廢帝所害梁豫章郡王歡子棟爲侯景所立景既篡棟與弟橋繆並鎖于密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弟曰今日免横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後元帝別勅並沈于水

鶴唳

苻堅敗望見八公山草木疑爲晉兵聞風聲鶴唳以爲晉兵且至沈攸之敗走其子元琰還江陵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

東陽女子

南齊時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粗知圍棋解文義偏遊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爲老嫗豈不惜哉○遂蕭余里也善女工亦可與婁逞參觀矣

與神飲

梁臨汝侯猷性倜儻爲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

醜聲

梁豫章王綜年十五晝夜裸袒于其母吳淑媛前中外



頗有醜聲北齊馮翊王潤美姿容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褻之聲爲此書者其無後乎

四盡

梁魚弘爲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弘不作廉吏面孔其過人遠矣今有暮夜包苴而終日欺人自比曾史者其魚弘之罪人哉

徵事

沈約侍梁武帝讌值豫州獻徑寸栗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湘東王策張綰百事綰屬

其六時號百六公宋錢昱好學博知古今嘗與沙門談竹事造錄所記得百餘條

晚娶

梁顧協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協雖晚娶然與何點不同

折樹矟

梁武幸樂游苑羊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



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矟爲折樹矟

洗脚

梁陰子春身服垢汙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脚致敗宋蒲宗孟性汰侈常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澡浴大澡浴之別每役婢十數人湯五斛子莫執中吾誰與歸

張彪妻

梁張彪妻極似孫讓

陳後主太子

陳後主太子深少聰敏有志操隋師濟江隋將韓擒虎從南掖門入百寮奔散深時年十餘歲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隋軍排閤入深使宣令勞之曰軍旅在道不乃勞也軍人咸致敬焉深此一語遠勝梁武之語侯景

水齋

羊侃初赴衡州于兩艖𦨴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塡咽陳孫瑒出鎭郢州合十餘船爲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南史諱字



南史民字時諱時不諱世字亦然丙字則全不諱矣淵字亦時諱時不諱南齊褚淵止稱彥回梁貞陽侯止稱蕭明而文學傳獨有沈淵俱不可解也

謫仙

南齊永明中會稽中山有人姓蔡不知名時謂之謫仙唐賀知章謂李白爲謫仙才宋周必大謂李壁爲謫仙才

焚書

侯景之亂東宮臺殿被焚所聚圖籍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帝夢有人書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

而斃

紙鳶

侯景之亂城內外隔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鳶繫以長繩臨風放之以通訊紙鳶之製想當始此唐張伾爲田悅所攻圍乃以紙爲風鳶高百餘丈通訊馬燧五代漢隱帝放紙鳶于宮中金汴城被圍爲紙鳶放之繫文書其上

得活

北齊神武帝高歡微時家徒壁立后與姻親相對共憂寒餒時文宣帝洋生始數月尙未能言欻然曰得活太



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唐宣宗在位時春秋高惡人言立太子事懿宗以嫡長居外宮心長憂惴時郭淑妃生女未能言忽曰得活懿宗驚異之

周公故事

後魏彭城王勰以帝病爲壇祈代依周公故事勰忠孝人不可與王莽矯誣同年而語

絕倒

絕倒不止作笑後魏李苗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歎息謂武侯無奇計及讀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陳孝友至孝居喪過禮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

北齊崔贍使齊過彭城讀道旁碑未畢而絕倒從者遥見以爲中惡此碑乃贍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宋王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理軍事忽絕倒五藏出血斛而卒

河東人士

崔贍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贍食便往造焉贍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觀贍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箸恣情飲噉贍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



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鵞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于是每與之同食

眇一目

後魏谷楷眇一目以酷暴爲名時人號爲瞎虎唐李克用一目眇少驍勇人號爲獨眼龍

姚弋仲源懷

石虎名姚弋仲擊賊梁犢于坐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否于是貫甲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後魏源懷受詔平蠕蠕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矟一枚懷拜受畢乃于其庭跨鞍執矟躍馬

大呼竟平蠕蠕時年六十一此二老者廉頗馬援之流也

遺妓

北齊盧宗道性麤率動作狂俠位南營州刺史嘗于晉陽置酒賓游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妓女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

賞布絹

高昂敗追者斬其頭去西魏賞斬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周亡猶未充數



私房

後魏崔孝芬兄弟孝義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周韋孝寬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今人謂已所居積之物謂之私房其字當始于此

園果

後魏高聰廢黜惟盛修園果世稱高聰梨以為珍異是可與和嶠王戎好李並傳

竹林別室

後魏楊愔字遵彥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群兒咸爭拾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為愔于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味

楊愔用人

楊愔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三短

後魏李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世言李諧善用三短



陽五伴侶

北齊陽俊之多為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

盆子

後魏爾朱世隆推立長廣王元曄為主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為事類赤眉

夢斷頭

爾朱世隆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未幾見誅北齊彭城王高㴇未被害時其妃鄭氏夢人斬㴇頭去惡之數日遇賊刼而死

借牛車

爾朱世隆爲尚書令將死之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令旦爲令王借牛車一乘終日于雒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省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



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奴云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催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于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儐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章服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聽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拂牀坐兼畫地戲甕中米亦握看之謝遠等勘之屋閉極久全無開跡乃及入牀皆符同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惡之未幾見誅

薛孤延鍾傳

北齊薛孤延從神武閱馬于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觀之延按矟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鬣尾皆焦神武歎其勇决曰延乃能與霹靂鬪唐鍾傳少射獵醉遇虎與虎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搏虎持之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與霹靂鬪與虎鬪皆奇事也

設誓

北齊孫搴學淺行薄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于卿便是何勞旦旦搴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



矣

偷竊文集

北齊魏收與邢卲更相譏毁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卲文卲又言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于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唐羅紹威多聚書至萬卷江東羅隱工爲詩紹威厚幣結之通譜系昭穆因目已所爲詩爲偷江東集云

賜馬

周文帝宇文泰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齊王憲獨取駁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

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取以賜之周文爲敵所窘馬中流矢墮地李穆以所乘驄馬授帝乃得免後文帝中廐有此色者悉以賜穆

王誼

周閔帝宇文覺時大冢宰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于帝側微不恭王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誼此舉能于强臣執國時見之似賢于申屠嘉

還笏



隋張威蒙譴責後從文帝祠泰山上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于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効実多今還公笏唐高宗欲立武氏爲后褚遂良極諫曰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乞歸田里鄭涑擠宋申錫捕逮倉卒中外震駭崔玄亮率諫官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還笏于陛曰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爲申錫言也因俯伏流涕帝遂感悟宋李韶劾奏內侍陳洵益刑餘腐夫掃除賤隸竊弄威權乞子外祠女冠吳知古在宫掖招權納賄宜出之禁庭理宗怒詔還笏殿陛乞歸。唐李絳賜金紫憲宗自簡良笏與之

七

後魏靈太后父胡國珍薨孝明帝元詡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人齋人死後有七本于佛教而事之行于朝野當始此矣

駱駝

邢子才謂劉晝六合賦如疥駱駝宋祁庭訓人曰爲祁橐駝以其龐大而無所取也韓適于傴人謂之橐駝兒



讀史稗語卷之六終

讀史稗語卷之七

明　長洲徐[illegible]法著

## 唐書歷志

歐陽文忠公唐書論者互有異同若歷志及天文志自卓越千古直繼馬班豈僅使休文以後諸篇當衙官北面也

##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帝王創業部于曹魏則並載操丕于後唐則同傳克用存勗而于唐不及太宗何也豈以曹魏後唐帝號始于脩子而隋恭遜禪歷數即歸神堯乎噫亦謬甚矣



## 聖米

唐開成五年饑高郵民于官河中漉得異米號聖米宋大中祥符六年泰州言海陵草中生聖米

## 吞蝗

唐貞觀二年蝗旱太宗掇蝗吞之蝗不為災元觀音奴知歸德府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之于是蝗不為災。宋趙方知隋州初旱蝗相繼方禱之一夕大雨蝗盡死金移刺溫鎮武定歲旱多蝗溫割指血瀝酒中禱而酹之而雨霑足羣烏啄蝗都盡元後至元三年武陟縣蝗食禾將盡縣令仰天祝曰寧殺縣尹無傷百姓俄有羣烏啄食之

## 張東之園圃

張東之有園圃在襄陽曹王皐嘗宴集將市取之馬燧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乎皐謝曰主吏失詞以為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燧之言即混言也嗟乎安得當吾世而遇如混如燧之人乎

## 隋唐書



隋書李密傳密與宇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累世至妻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須國士報之豈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衆亂躬行弒虐誅及子孫傍立支庶妄自尊崇欲規篡奪汙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為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逼擁良善今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耶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為帝王斯乃趙高聖公之流吾當折杖驅

之耳唐書密與隔水陣遥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隷破野頭耳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德不能諫又虐弑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即降尙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爲鄙語以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爲帝吾當折箠驅之詞尙體要于此可知二書之優劣

劉武周

劉武周盜太守王仁恭侍兒懼誅因而舉事與神堯晉陽宮人事可謂具體而微

嘉樹

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美歎帝



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今乃信然姜皎爲玄宗所昵帝在殿廷玩一嘉樹皎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貞觀之治有終開元天寶之盛不繼只此可見

唐太宗宋仁宗

李勣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太宗乃自剪鬚以和藥宋呂夷簡感風眩辭職仁宗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愚謂人君之愛賢臣正不必爾爾金世宗謂唐太宗翦鬚爲權謀甚善

李百藥

李百藥舊多病高祖遣使招杜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痢瀕死旣而宿病皆愈可謂因禍而得福

肉譜

李守素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尙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世南歎曰肉譜定可畏宋韓滈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亹亹可聽號爲近世肉譜

不情

蘇世長有機辯淺于學初爲長安令邑里犯法不能禁



乃引咎自撻于廛伍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

國奢

中宗夜宴近臣謂竇懷貞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鄣衛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媪婿爲阿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爲國奢軒然不慚以自媚于后後睿宗爲金仙玉眞二公主營觀懷貞躬護役作時人爲之語曰前作后國奢後爲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

無鬚

竇懷貞性諂詐善諸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鬚者誤爲之禮袁紹誅宦官無鬚者多誤死宋苗傅劉正彥反誅宦官無鬚者皆殺人之無鬚偶然耳而有幸有不幸如此

種白楊

龍朔中司稼少卿梁脩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于庭示契苾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脩仁驚悟更植以桐何力夷人而風雅乃爾



異母弟

韋嗣之與承慶異母母笞承慶嗣之輒譴怒自捶母爲止陸景融象先異母弟象先被笞景融自楚母爲損威二人並有王覽之節

盜人故智

玄宗爲太子時王琚補外過謝東宮至庭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此用范睢故智宋蔡確按皇城卒事煅煉成獄鄧潤甫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卽詐使吏爲使者慮問囚稱冤轉苦辱之神宗疑其濫遣諫官及內侍審直囚皆怖畏言不冤此用趙高故智唐僕固懷恩怨望將反上書自伐其功反言六罪此用李斯獄中上書故智

立雪

韋斌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靴亦不失恭宋游酢楊時一日見程頤頤偶瞑坐時與酢侍立不去頤旣覺則門外雪深三尺矣

貌似

玄宗亟用源乾曜爲相謂高力士曰若知我進乾曜之遽乎吾以其貌言似蕭至忠也李林甫爲相夢人晳而



髯將逼已寤而物色得裴寬類所夢曰寬欲代我因中以事逐之其後楊國忠代林甫貌類寬云

同姓名

崔敬嗣爲房州刺史中宗在房州吏多肆慢不爲禮敬嗣獨盡誠推奉儲給豐衍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帝輒超拜宋高宗在揚州金人陷鄆濮宿泗屢警帝欲避其鋒黃潛善以爲不足慮遂不爲備俄泗州奏金人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人無不怨憤潛善者會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爲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鍔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

矣均貌似也而源乾曜以之得相裴寬以之竄逐均同姓名也而崔敬嗣以之超擢黃鍔以之殺身死生禍福總有義命在也豈人之所料乎今人之逐逐營營者其亦可以止矣

## 宋璟

申屠嘉欲誅鼂錯錯自歸于帝嘉曰恨不先斬錯宋璟方窮治張昌宗謀反詔原之璟顧左右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二人之語一也然璟賢于嘉

## 張說

張嘉貞請杖裴伷先如姜皎例張說諫止以爲不可曰



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卽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勳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伷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說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爲耳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燕公可謂識國體知大體

## 碧鸛雀

韋詵有女擇所宜歸後以事賞識裴寬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

## 唐玄宗宋徽宗

崔隱甫爲雒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玄宗以他事名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之卽出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貰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縑只此一事後不應有播遷之禍非李林甫諸人爲之耶宋徽宗每見輔臣必問范純仁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只此一言後不應有喪亡之禍非蔡京諸人爲之耶

## 李峴



唐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李峴爲相甫至卽敕吏撤榻賢不肖之相去若此

## 張九齡遼天祚

安祿山初以范陽偏較入奏氣驕蹇張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祿山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謂不容免死玄宗不許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遼天祚帝如鴨綠江女眞酋長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天祚臨軒令諸酋次第

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天祚謂樞密使蕭奉先曰前日之宴阿骨打意氣雄豪瞻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禮義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之心假有異志又何能爲乃止阿骨打卽金太祖也二事恰相反

女有鬚

李光弼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寸許宋豐樂樓酒家婦年可四十餘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而美元至元元年汴梁乞丐婦人忽生髭鬚。宋宦者童貫頤下生鬚數十莖



男乳子

元德秀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宋宣和六年有男子孕而生子蓐母不能收

大將

突厥扳復起薛仁貴爲將擊之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遂遁去僕固懷恩引回紇入寇急名郭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圍已合子儀身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爲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卽世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子儀使諭責回紇回紇曰本謂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卽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冑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忠誼而至是耶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卽名與飲盟而去金兀朮擁兵十萬于揚州約日渡江決戰宋乃復起張浚知樞密



院事浚旣受命卽日長驅臨江名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十倍浚旣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令麾將王愈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是夕遁去不戰屈人斯稱大將矣。宋燕達討安南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欲往援偏裨有言當先爲家計然後進者達曰彼戰已危詎忍爲自全計下令敢言安營者斬乃卷甲趨之士皆自奮令傳呼太尉來蠻驚潰

倒用印

朱泚既反用源休計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段秀寔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姚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旻兵五代漢隱帝遣詔使殺郭威威知其事匿詔書召樞密院吏魏仁浦謀于卧內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爲詔書詔威誅諸將較以激怒之後唐魏王繼岌與郭崇韜伐蜀已成功劉后聽讒者言陰遣人之蜀敎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李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爲作此危事遠軍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揺人心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名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



## 崔祐甫王旦

淄青節度李正已畏德宗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崔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贍帝曰善正已慙服宋眞宗時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帝以問王旦旦曰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 喜鵲老鴉

竇參族子申爲給事中參親愛之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元處州盜有詹老鴉

## 遺矢

李元平好論兵能侈言誕計鄙天下士大夫無可者李希烈叛德宗以汝州據賊衝刺史疲軟不勝任關播盛稱元平足以當之元平始受事希烈陰使亡命入城爲內應又遣將薄城遂縛元平馳見希烈元平惶遽遺矢于地李正已從討史朝義時回紇恃功横諸軍莫敢抗



正已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逐衆士皆牆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已批其頰回紇矢液流離衆軍哄然笑

## 顧少連

吏部侍郞裴延齡方横無敢忤者與顧少連會飲酒酣少連挺笏曰段秀寔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奸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勸解之張光晟從朱泚逆事平李晟愛其才表置軍中駱元光怒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坐拂衣去遼耶律義先數言蕭革之奸後侍宴當與革博義先憮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又安能與國賊博哉

奉母

唐崔邠爲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五代劉遂清性至孝嘗爲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爲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榮之

雅量

柳公權書名重天下凡公卿以書睨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銀盃盂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此當與壯哉鼠雀同傳



又

宋章得象嘗與楊億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反奩于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吳瑛有門人爲治田事歷年辭去曰聞有言某某年簿書有欺者請正按之瑛盡數出之蓋原緘未曾開者也

書名詩名

柳公權書名重天下至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白居易文章精切然最工詩鷄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僞者相輒能辨之宋梅堯臣詠嘲譏刺託于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文乃堯臣詩也名重于時如此

鄭李

唐鄭餘慶爲中書平章事尚書左僕射與從父同平章事門下侍郎絪家昭國坊賜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石晉侍中李崧與宋右僕射李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爲東李家昉爲西李家

引經誤

高郢子定幼辯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是二語乃甘誓非湯



誓也湯誓則但有爾不從誓言余則孥戮汝耳引經之誤若此此作史者之誤也而書成以來閱五六百年竟無一人較正之何耶

禿角犀子

杜佑爲相爲朝野所愛重佑子悰亦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達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時號禿角犀子。宋京東大盜楊進號沒角牛

金蓮燭

令狐綯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宣宗以乘輿金蓮

華炬送歸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綯至皆驚宋晁迥爲承旨嘗夜召對眞宗令內侍持燭送歸院鄭獬判三班院神宗召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蘇軾嘗鎻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塗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



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天道無知

劉晏而凶死裴延齡而善死可謂天道無知

杜黃裳

杜黃裳爲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婿韋執誼輔政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論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卽拂衣出

還勅

李藩爲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勅尾批卻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勅耶及藩在中書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憲宗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宋李沆爲平章事眞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劉敞爲知制誥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慊有慍言居三日爲眞敞封還除書不草制呂希純爲中書舍人內侍



梁從政劉惟簡除內省押班希純以哲宗親政之始首錄二人無以示天下俱繳還除書不行繇是閹寺側目或于庭中指以相示曰此繳還二押班詞頭者也○宋錢惟演自亳州來朝圖入相監察御史鞠詠奏劾以爲不可太后遣內使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去

書樓

李鄴孫磎好學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宋孫抃六世祖長孺喜藏書世號書樓孫氏

李景略

李景略爲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道前刺史軟柔每虜使至與抗禮時梅錄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吊使者乃坐高隴待之梅錄俯僂前哭景略卽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于是虜容氣沮喪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于庭威名顯聞

李景讓母

李景讓母鄭治家嚴身訓勒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奴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菑其身况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後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嘗怒一牙將



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譁名景讓廷責曰爾塡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將吏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觀埋瘞錢一事則德量非男子所及觀定軍變一事則智略非男子所及然必有此德量而後有此智略也

酌酒

李景讓爲左丞時蔣伸坐宴所酌酒語客曰有孝于家忠于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于公此釁相之圖之遺法也

衛公精爽

李德裕貶死崖州見夢令孤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旣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

通簡

孫偓性通簡不矯飾每對客僮奴相詬曳仆于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卽自撓矣

署歸順字

高仁厚約賊降云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作歸順字弘光□□□初陷吳無耻苟賤士民相與署順民兩字于



冠幘或揭于額以迎之此皆仁厚爲之作俑也

顏杲卿髮

顏杲卿不屈死賊狥其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玄宗是昔見夢帝悟爲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

姊

屈原有姊豫讓有姊張巡亦有姊嫁陸氏爲巡補襚行間軍中號爲陸家姑先巡死節

得矢

張巡守睢陽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

城下賊兵爭射之久乃知槀人還得箭數十萬宋畢再
遇據守六合城金人攻之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
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
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

殺賊

睢陽陷張巡西向拜曰臣生不報陛下死爲厲鬼以殺
賊元宋宻死願爲猛將以滅敵死而後已又厲第二義
矣

面中六矢

雷萬春臨城與賊語面中六矢不動宋黃介與戰面中

讀史稗語 卷七 九

六矢不爲動

請兵

睢陽旣危張巡遣南霽雲請兵于賀蘭進明進明無出
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
出睢陽壯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
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
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
爲出涕卒不食去五代劉處讓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
叛梁附晉梁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
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于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
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
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之發兵

山東態

義成節度使劉悟子從諫貴甚見賈直言輙衣紫擁笏
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態朝服可
擅莒耶

不汚賊

甄濟不應辟詔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名未至而安樂山
求濟于玄宗授范陽掌書記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乃
密置羊血于左右至夜若歐血狀陽不支得放歸祿山

讀史稗語 卷七 十

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卽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
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
德欷歔嘆止以寔病告後平東都肅宗召館之三司署
使汚賊官羅拜以愧其心今之應拜甄濟者多矣知愧
當在何時耶

陽城

陽城爲諫議不言事客有欲進言者城輙醉之使不得
言城必俟能言人之所不能言斯其前之不言事爲可
傳耳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也

淸要

李素立以直諫得恩顧親喪解官後起復高祖令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

楓落吳江令

崔信明蹇亢自矜鄭世翼亦驁倨忤物嘗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有無妄之福卽有無妄之禍此之謂矣

杜審言

杜審言性矜誕嘗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問何如答



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尙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有疑造化小兒爲晉人語者故紀之

酒仙

李白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遊耶律和尙嗜酒不事事晚年沈湎尤甚人稱爲酒仙云

李益韓熙載

李益少癡而忌尅防閑妻妾苛嚴特甚世謂妬爲李益疾南唐韓熙載後房妓妾四十餘人不加防閑恣其出入外齋與賓從生徒雜寢處唐人小說載李益防閑妻妾至布灰戶外閨闥之內不能聊生六合之內旣有益則必有熙載矣

雙名

弇州說部載雙名者誠博矣然猶未免挂萬漏一也今欲爲日月之爝火焉男子雙名吐蕃相尙婢婢晉王李克用子落落潞王李從珂伶奴安十十宋陜州民常古眞子留留遼蕭羅羅元李喜喜丁頑頑石抹狗狗李拜拜曹七七郭狗狗又老老脫脫二人塔塔禡沙沙速速童童朶朶㜷㜷散散曲曲雪雪咬咬定定鑾鑾二人



保保寶寶牙牙剌剌關關回回閭閭買買徹徹秋秋又潤潤帶潤潤出潤潤俾雪雪的斤禿禿合八八剌脫脫灰也脫脫八不沙闍闍禿徹徹禿哈哈的羅羅不花禿禿哈民土土哈羅羅歹禿禿加答剌罕徹徹不花回紇商旅婆婆女八雙名唐高懋女名妹妹金烏古論梼梼小女名瓊瓊遼景宗后蕭氏名燕燕元公主安安輝闕文與妻王醜醜閔本二女長眞眞次女女

孟靑

侯思止按魏元忠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吃孟靑孟靑大捧也宋紹興府有將較名孟靑

御殿食

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曰吾嘗爲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爾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宮不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遂入宮爲亂人君盤于游田致宵人生心可不戒哉

喜射獵

李靖弟客師善騎射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灃水鳥鵲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張直方好馳獵往往設罘罝于道居東都弋獵愈甚雒陽飛鳥皆識之



見必羣噪

異相

王廷湊嘗使至河陽醉寢于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及之問其故曰吾見君鼻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宋戎城主簿田嶺自言善相謂王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雌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僧義端謂辛棄疾曰我識君眞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晉潘滔謂王敦蜂目豺聲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宋蕭注謂王安石牛目虎顧敢當天下大事。唐柏良器父友爲李光弼從事見良器謂之曰爾領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

平淮西碑

韓愈平淮西碑文不見之于本傳而載之于藩鎮淮西傳亦猶劉孝標廣絕交論見于任昉傳也大見史法

高自標置

甄戈者頗任俠爲澤潞節度使劉從諫上客自稱荆卿從諫與定州戍將有嫌命戈取之因爲逆旅上謁留飲三日乘間斬其首他日又使斬仇人乃引不逞者十餘輩刼之從諫不說號爲僞荆卿蜀孟昶信任王昭遠宋



師伐蜀令昭遠率師拒命始發成都李昊等餞之酒酣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比諸葛亮比聞劍門已破昭遠股慄據胡牀不能起趙崇韜敗乃免冑弃甲走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唐源休以失職怨望導朱泚爲逆凡泚所爲一以咨休與姚令言二人晝夜爲賊謀爭自比蕭何休顧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參可矣即收圖籍貯府庫以効何人皆笑爲火迫鄭侯宋董槐貌甚偉廣顙而豐頤又美髯論事慷慨自比諸葛亮周瑜

中國衣冠

唐沙州降吐蕃州人皆胡服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祀畢號慟而藏之今日□□□□□□□□士人于□法不嚴之時亦必椎髻□服欣欣若恨其晩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耶

西域法

西域摩揭國凡有罪疑者飲以藥視溲清濁而决輕重波斯國有叛者鋏灼其舌白者爲直黑者爲曲唐董昌素愚不能决事每臨訟以骰子擲之勝者爲直

袁思古



許敬宗嬖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子昂烝之敬宗怒奏黜昂嶺表敬宗死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弃子荒徼女嫁蠻落謚曰謬共孫彥伯即昂子也訴思古有嫌乞更議謚後欲邀擊思古于路思古曰吾爲先子報仇耳彥伯慙而止

紙衣

李忠臣大掠潼關畜產皆盡官吏至衣紙自蔽東都再亂魚朝恩等不能戢軍閭井無烟方寒人皆連紙褫書爲裳襦宋李觀象清苦自厲以求知遇帳幃寢衣悉以紙爲之李蘩攝綿州歲饑教民作楮衣王安石言今士卒窘極有衣紙而擐甲者甄棲眞衣紙衣而逝元塔本遺命葬以紙衣

大耳

李忠臣戇直不通書代宗嘗謂卿耳大眞貴兆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使劉先主魏道武爲之削色

解穢

明皇善音樂不喜琴每聞琴聲必令花奴取羯鼓解穢高駢晩年惑亂有客至先令向方士祓除謂之解穢



讀史稗語卷之七終

讀史稗語卷之八

明　長洲徐　枋昭法著

後唐明宗

後唐明宗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願天早生聖人其度量卓越千古矣

弑逆

安祿山爲子慶緒所弑史思明爲子朝義所弑朱温爲子友珪所弑温亦安史也故其受禍同

六壬

六壬之學術家謂始于涿鹿之戰而前古俱未之見至



五季始有其事後梁朱温攻朱瑾于兗州賀懷以兵萬人救兗趨待賓館欲絶梁餉道温略地至中都得降卒言懷等兵趨待賓館矣温以六壬占之得斬關以爲吉斬關卦名也

花見羞

後唐明宗王淑妃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

授兵法

謝彦章幼事葛從周從周愛其敏慧授之兵法以千錢置大盤中爲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彦章盡得之卽馬伏波聚米爲山谷意也

安重誨

後唐安重誨恃功矜寵威福自出四方有進鷹兔者自卻之以純臣言之則爲効忠以權臣言之則爲無上戰國樓緩謂趙王曰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逐于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長者薄而于婦人厚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于妬婦也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正此意也

鬻誥勑

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文書不完因緣以爲



奸利至有私鬻誥勑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其姪甥者

沒字碑

五代崔協不識文字而虚有儀表號爲沒字碑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

韓愈後身

後唐趙鳳性剛强好直言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眞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宋陳堯佐通判潮州民張氏子與母濯于江鰐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

命二吏挐小舟操網往捕鰐至暴非網可得至是鰐弭受網乃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二人其韓愈後身也

肉食

後唐劉贊父玭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于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繇是贊益力學宋賈黃中父玭嚴毅善教子黃中幼聰敏七歲能屬文父嘗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

後晉出帝

石晉出帝立致書契丹稱孫而不稱臣二字之惡均也



復何所爭乎

苛酷

五代漢劉銖性苛酷為政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則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

肉臺盤

五代孫晟家富驕侈每食不設几案使衆伎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

伶官傳

五代史亦無以異于諸史至如伶官傳妙絕正如一伶人亂政紀事耳若必曰敬新磨何處人也字某則腐甚矣

醒酒石

五代張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雒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吾生亂世故園不守讀此惘然。陶淵明有醉石.

聚歛

五代哀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



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慕容彥超好聚歛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以計巧致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定當悉以賜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復何用哉

求死不得

溫華其從黃巢亂巢敗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樹桑輒折

食人

五代萇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供食宋王繼勳以失職怏怏專以臠割奴婢爲樂强市民家子女備給使小不如意卽殺食之前後手所殺婢百餘人儇智高母阿儂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

食人膽耳

五代趙思綰以酒吞人膽語其下曰食人膽至千則勇無敵矣宋王彥昇爲原州西人有犯漢法者彥昇不加刑召僚屬飮宴引手捽斷犯者耳大嚼巵酒下之前後啗者數百人西人畏之

食馬



契丹耶律德光攻圍楊光遠城中糧盡食馬馬盡乃降德光曰爾輩大是惡漢不用鹽酪食一萬戰馬不意夷狄善謔乃爾

知星歷

五代張希崇爲靈武節度使知星歷晉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南漢劉晟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飮自卜塋域于城北運甓爲壙晟親臨視之是秋卒宋寶元元年大星墜王曾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吳潛預知死日語左右曰吾將逝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

喫飯處

契丹勞安叔千曰當與汝一喫飯處耶律德光又語晉出帝曰管取一喫飯處

亂臣賊子

五代李彥珣從范延光反楊光遠取其母至城下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其母後唐莊宗劉后起于微其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聞劉氏已貴詣宮上謁時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于亂兵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其父



于宮門元英宗時駙馬許訥之子速怯訴帝曰臣父謀叛臣母私從人亂臣賊子何代無之然亦必五季胡元之亂而後有此也

張彥澤傳

五代史張彥澤傳破其腦取其髓臠其肉比唐四其御史止少一其矣歐陽文忠史筆而與郭弘覇俚語同何哉

馮道壽

孔子貌似陽貨已爲不幸而馮道又與孔子同壽何更不幸也

### 降語

五代崔協為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降語其家馬胤孫臨事多不決卒後其家婢有為胤孫語者時人嘲之日生不能言死而後語

### 三不開

馬胤孫臨事多不決當時號為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

### 徐知誥女

徐知誥女字吳主楊行密孫後知誥篡吳封其女為公主其女聞人呼公主者必悲咽流涕可與王恭女比節

### 繡手跡

近聞有口官口服上繡一人手于肩吳人爭傳為異不知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後唐莊宗悅南平高季興以手搦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跡于衣歸以為榮

### 殺胡林

漢高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今彭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昔人已言之矣如契丹主耶律德光竟死于殺胡林亦奇矣哉

### 孝經雌圖

五代漢乾祐中高麗國進別敘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叙敘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跡越王新義以越王為門目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日蝕星變皆不經之說孝經雌圖其名甚奇

讀史稗語卷之八終

讀史稗語巻之九

明 長洲徐枋昭法著

獻芝草

芝草無根世以為瑞故漢武有芝房之歌誠重之也至宋真宗將封禪天下爭言符瑞王欽若進芝草八千餘本又進三萬八千餘本丁謂進三萬七千本又進九萬五千本趙安仁獻紫芝八千七百餘本不幾為妖乎〇李讜偽為蟾芝以獻徽宗徽宗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觧是猶五鬼之流風也

宦官

角朝思登座講易梁師成中甲科亦千古宦官一變局也

劉義叟

劉義叟見定方大錢語人曰是與周景王所鑄無異上其慼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

虎口

俗謂大指間為虎口出宋史兵志种世衡奏涅兵右手虎口為忠勇字

阿兄

兄字二声一如字一音况漢酈商子兄兄是也俗今呼阿兄為阿况宋時已然梁燾字况之以况為兄故謂之昆遂有移昆之目

趙普

宋太祖母昭憲杜太后臨終謂國須長君顧命太祖以天下傳之太宗太宗傳之魏王延美廷美復傳之太祖子德昭趙普同受顧命命普于榻前為誓書普于紙尾書臣普書藏之金匱太祖如約後太宗以傳國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堪再誤于是廷美遂得罪以死普對太宗語極似沈約對梁武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云云然齊和帝能劍斷約舌而宋太祖不能何也後普病篤禱上清太平宮神為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其然豈其然乎

好寢

華原郡王允良好酣寢以日為夜縣是一官之人皆晝寢夕興及薨有司以其反易晦明謚曰榮易契丹道律好睡國人謂之睡王榮易之謚不如睡王之名為直捷痛快也

宋史信王傳

宋史信王榛傳有楊其姓者語豈非史家罪人
化全

張永德微時寓睢陽有書生隣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置鼎中者之成中金永德懇求葯法生曰君當大貴無須此鄭起少佻薄無行簡聞襄州雙泉寺僧能為黃金往依馬遂削髮為侍者久之知無驗乃返初服揚偕道遇術士謂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為黃金者乎就試之皆驗欲授方于偕偕曰吾從仕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胡宿善一僧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臨死以屬宿宿曰後事當為盡力他非吾所知也僧歎曰子之志若此未可量也竇舜卿有僧欲授以化金之術謝曰吾祿足養不須學也求之不得與授而不學者其間相去何啻萬里

○漢王陽居官廉清而服御奢華俗傳王陽能化黃金

李崇矩子

鄭伸客李崇矩門乃上書誣崇矩以自售崇矩被黜後伸早死其母窮餓嘗詣崇矩子繼昌乞丐家人競前詬逐繼昌召見與白金百兩繼昌可謂忘父仇者矣而史曰時論稱之何也

曹彬

曹彬性仁厚知徐州有吏犯法既具案踰年而後扙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何其忠厚之至也

變詐

党進受詔巡京師閭里間有畜養禽獸者見必取而縱之罵曰買肉不將供父母反以飼禽獸乎太宗在藩時嘗令親吏臂鷹雛于市進急欲放之吏曰此晉王鷹也進乃誡之曰汝謹養視小民傳以為笑進不識字其變詐又如此

榜

陳若拙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甲科若拙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為榜眼若拙素無文故目為瞎榜云金人既破真定拘籍內進士試安國寺凡七十二人悉放第遂號七十二賢榜

蠱毒

竇貞固少時中蠱若贅在喉常鯁閡及為相日大吐有物狀如蜥蜴落銀盤中毒氣衝盤焚于中衢臭聞百步外蠱毒亦豈畏宰相耶

呂蒙正王旦

呂蒙正為相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炤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炤二百里哉聞者歎服王旦貴後衣服質素有貨玉帶者弟

以為佳呈旦旦命繫之日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日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 勞乎亟還之

等身書

賈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父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叅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

焚學堂

馬仁瑀十餘歲時其父令就學輙逃歸又遣于鄉校習孝經旬餘不識一字博士笞之仁瑀夜中獨往焚學堂博士僅以身免阿奴犬攻是出 上策矣

大蟲

姚內斌為慶州刺史西夏人畏其武猛不敢犯塞號內斌為姚大蟲静江府古縣豪民秦琥號秦大蟲卞袞性慘毒有大蟲之號元嶺北賊韋大蟲

宋太宗

孔守正侍太宗宴北苑上入 玄武門守正大醉與王榮論邊功于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翌日俱詣殿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釋不問太宗之操縱駕馭固天縱矣

量江

樊知古居江南嘗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乃漁釣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掉抵北岸以量江之濶狹開寶三年詣闕 上書言江南可取狀後王師下江南知古獻議造船以大艦載巨竹絙從石碑口試造移至采石三日而橋成不差尺寸此亦千古未有之奇也

不識字

樊知古本名若水因名見上問曰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尚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知古頓首奉詔倪若水寔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笑之林攄密附蔡京驟躋通顯而素寡學為右光祿大夫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徽宗笑曰卿誤耶元蕭斛字惟斗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歷算數靡不該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為識字人甚矣識字之難也

古今人不相及

王繼忠陷于契丹初謂已死真宗聞之震悼優詔贈大同軍節度賵賻加等後契丹請和得繼忠奏章乃知其尚在自是南北戢兵繼忠有力焉繼忠每歲見宋使者必對之泣下附表懇請名還如繼忠者雖不能死猶可謂不忘本朝也□□明崇禎中亦有大臣陣陷降□而

以死綏聞贈邮優厚十倍于宋之待繼忠而其人後從口入陷而京凡所以口口明者無所不用其極是不啻繼忠之罪人也

又

唐朱泚既篡僞位或謂之曰陛下既受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宜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胡忍此朱泚千古之亂賊也既已篡位而猶能爾爾近有口明大臣降口爲口鎮南都縱口兵斬伐陵木致鬱葱三百年者一旦遂同赤地而長陵一抔土不免震驚是又朱泚之罪人也以二事合觀則其人之肉狗彘不食吾安得手刃之寸磔之而灰其骨也

寇準

王旦爲相寇準爲樞密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即奏聞旦被責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始大慚丁謂搆陷寇準準貶雷州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聞家僮謀欲報仇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余謂準若有待旦一事則必不能如此報謂若能如此報謂決不應如此待旦二事如出兩手豈所謂入宮見妬而臨深爲高耶

定策

太宗疾大漸真宗爲皇太子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欲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忠召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見皇后遂奏請太子即位金宣宗完顔珣疾大漸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年老侍側上知其可託詔之曰速召皇太子主後事言絶而崩夫人秘之是夜皇后及貴妃龐氏問安寢閤龐氏陰狡機慧嘗以其子年長不得立心鞅鞅夫人恐其爲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呂端真大臣也其臨大事不足異若鄭氏一老婦人耳而可以託六尺之孤斯奇矣哉

卷簾乃拜

太宗崩真宗立垂簾引見羣臣呂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仁宗時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呂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

李文靖

李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

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难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声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薨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于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否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為謂所傾始伏沆言

籠罩

李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時議以為無口匏沆弟維乘間以語沆沆曰吾非不知也然屈意妄言世所謂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猶記先學士于長安邸中大書一聯于壁首句云匏寧無口羞籠罩蓋恨當時名士終日妄語也

讀論語

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李沆為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杜杲專意理學自言吾兵門無悖謀左垂全得力于四書

還金

彭思永為兒時旦起詣學舍得金釵于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即付之金賈少充家貧嘗道中獲遺金訪其主還之

尹洙傳

宋史尹洙傳末云自元昊不臣洙未嘗不在行間故于西事尤練習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為禦捍長久之策皆未及施行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數語感慨係之大有史法故錄之

孫論

孫甫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

時治乱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王質字景文博通經史與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流貫穿周匝無有間断咳唾皆成珠璣

博聞强記

杜鎬博聞强記凡所撿閲必誡書吏云某事在某書某巻幾行覆之一無差誤何涉書無不讀一過目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必指巻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

水晶燈籠

劉隨臨事明鋭敢行人號為水晶燈籠孫道夫遇事明了人亦號為水晶燈籠

曹修古女

曹修古立朝慷慨有風節既死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此女男子也有是父方有是子

佳城篇

狄遵度嗜杜甫詩嘗讃其集一夕夢見甫為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為佳城篇

關

趙賀精察吏不能欺目為趙家關謂如關梁不可越也葉邑道遠因為送者所虐多死俗號為葉家關

草制

劉筠嘗草丁謂與李迪罷相制既而復留令別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自院遇殊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内有所愧也林希附章惇甘心于元祐羣臣自司馬光呂公著蘇軾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詞極醜詆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壊了名節矣人性本善此之謂乎

三司簿籍

張雍在三司置簿籍有案前急馬前急急中急之目頗為時論所誚

判杖

李孝壽尹開封時有舉子為僕所陵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舉子乃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憮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

賜碑

宋大臣薨多賜碑額趙普卒太宗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王旦薨于乾興元年即配享真宗廟庭仁宗

親篆碑額曰全德元老之碑仁宗皇祐四年詔翰林學士撰冦準神道碑文帝為篆其首曰旌忠以追賜之王曾薨皇祐中仁宗為篆其碑曰旌賢之碑賜碑自趙普如至于王曾已四見矣而宋史王曾傳謂大臣賜碑篆自曾始何其謬也○按冦準碑于仁宗皇祐四年賜王曾碑亦于皇祐中賜王旦碑則于乾興元年配享後賜乾興為真宗末年號則其在曾而可知矣況更有趙普之可證乎

隕星

諸葛武侯病有星赤而芒角隕于营俄而武侯薨宋寶元元年大星墜王曾寢室後一月曾薨韓琦薨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謝深甫有星隕于居第逐薨趙方死大星隕孟珙卒之月有大星隕于境王信將卒有星隕于其居趙葵薨五洲星隕于箕蔡幼學星隕而卒邁祖薨大星隕太宗薨大星隕趙思温星隕于庭而卒元伯顔與康希憲俱星隕而卒史天倪擊鞠夜歸有星隕馬首有声俄及于難王玉汝星隕庭中而卒王磐臨卒星隕于正寢吳澄卒大星隕吾也兒有星隕帳前明日卒塔本卒星隕有聲

義莊

范仲淹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與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向子諲家法修勅友愛諸弟置義莊贍宗族貧者汪大猷好周施敘宗族為興仁録率鄉人為義莊二十餘畝以為倡衆皆欣勸余晦置義莊以贍宗族元韓元善謁告養親居家效范文正公遺規置田百畝為義莊以周貧族至正交鈔初行賜近臣各三百定元善後以買田六伯為義塾延名士以教族人子弟云盖苗學術淳正性孝友喜施與置義田以贍宗族

佛地位中人

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范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對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純仁後忤章惇再貶永州安置聞命怡然就道每戒子弟毋得少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

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所謂佛地位中人于此益信

亨澤村民

亨澤村民入戲場觀優歸塗見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者擒告當以謀逆范純禮請于徽宗釋之以桶覆首而自擬王者亦奇事也總之俳優之禍人如此

古人進退之節

韓維論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范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純仁不許曰昔與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歐陽修遺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後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古人進退之節其嚴如此

孤貧

仁宗見張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耳帝為之感動理宗見徐僑衣履敝垢愀然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于橫斂軍怨于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為之改容咨嗟太息

歐陽修

歐陽修得韓愈遺藁于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有為者亦若是其此之謂乎

四賢一不肖詩

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繇是三人者皆坐譴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亦買以歸紹興中秦檜決策主和王倫自北歸王暫屈之議孫近亦傅會檜說金使至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胡銓上書數百言乞斬秦檜王倫孫近三人之頭竿之藁街然後興師問罪于金吳師古鋟木傳其書金人購之千金

宋仁宗

王德用進二女子王素論之仁宗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寔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耳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賜素銀緋超擢之仁宗可謂從諫如轉圜矣

青苗新法

陳襄論青苗新法為管商之術何其淺視管商哉管商之道寔可富強若安石新法止能乱天下無一毫益也

流民圖疏

鄭俠進流民圖疏當與賈誼治安書劉蕡廷對策並垂不朽雖與日月争光可也

孫抃

御史中丞孫抃薦吳中復為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

守新法

呂惠卿韓絳守王安石新法不變時謂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精鑒

歐陽修以李清臣文比蘇軾及治平二年試秘閣歐陽修曰不置李清臣館一則謬矣啟視如言陳師錫游大學神宗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閱其文屢讀屢歎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啟封果然劉一止與两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曰是直為首啟號乃張九成也衆皆猒服呂祖謙嘗讀陸九淵之文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鑒理宗御集英殿策士名王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為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金海陵廷試諸士以鄭子聃程文示楊丘行丘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晋江相公蔣德璟癸酉科為南闈主司多得奇士有一名士文奇古屢困春官至庚辰復以禮闈文質之晋江晋江即批其文曰文僅六分若遇某某當十分矣某某先學士字也其人果于先學士房中得售文章遇合良不可誣矣晋江精鑒不讓古人哉

王韶

王韶在鄂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續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韶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歡耶命酌大盃罰之人亦服其量韶此舉可比絕纓之會矣

### 鄧綰安惇

鄧綰附王安石呂惠卿得擢鄉人在都者皆笑罵之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安惇嘗詆毀素所厚善者常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綰惇之語如出一口小人肺肝其固易見哉

### 世濟其奸

鄧綰子洵武奸惡猶甚于綰史稱世濟其奸良不虛矣復云蔡京禍乱之原皆本于洵武尤深切著明哉蹇周輔有子序辰猶鄧綰之有洵武也

### 負恩

王陶受知于韓琦驟加奬拔英宗初臨御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規重位遂視琦如讐力攻之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鋪劉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東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妻陶既貴伊雖愚若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己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己愚大失望而歸悒悒病死時論恨之如王陶者吾欲得而甘心焉雖然凡今之人皆王陶也又安能比屋而誅之乎

### 好詩句

漢高祖置酒沛宮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竟陵謂此五字乃十九首中佳句宋史孫長卿傳楚水多風波非絕妙好詩耶

### 富弼王安石

李中師厚結中人神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高宗中批批人使政院擢之趙鼎曰疎遠小臣陛下何緣得其姓名劉珙為相指揮使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于上上逾執政名之珙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王安石恨縣于侁毀短帝前上曰侁有文學安石曰陛下何自知之安石此語似與弼等同然事同而心異忠奸相去遠矣

### 丹砂

李大臨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中二篋化為雙雉鬪山谷間耕者獲之

### 奇疾

呂夏卿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

### 行義

朱京行義至篤妻張氏家絕扶女弟自隨京終身未嘗

見其面妻死為嫁之鄭穆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穆曰鄙孤吾事金于何有反金而取其子

又

袁韶父老而無子妻為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殁家貧故鬻妾以為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袁父曰聘財盡以相奉聞其家尚不給復盡以橐中資與之陳規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訊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乱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

盧東

盧東少時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惧林木未就耳東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名節也堂賞味其言

異政

滕元發知開封府民王頴有金為隣婦所隐閲數旬不獲直頴憤而致傴扶杖訢于庭元發一問得寔反其金頴投杖仰謝失傴所在包恢知隆興府沈妖妓于水化為狐人皆神之

李先

李先所至治官如家人目以俚語在信州為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才也在楚州為焰天燭稱其明也

將略

神世衡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强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劳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蹵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又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潛于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死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繇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

習知地里

劉敞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道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居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驛人曰自榕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驛相顧駭愧闊詢使契拜素諸北方疆理時契丹在執淀迓者汪惠道詢繇榕亭往詢曰此榕亭路也胡不徑蔥嶺

而紆枉若是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耶惠𢡟不能對种誼使青塘董氊遣鬼章迎候境上取道故為回枉以夸險遠誼固習其地里誚之曰爾跳梁坎阱間謂我不知遠近耶命趨便道

司馬相公張都督

司馬光居雒十五年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莫不知其為君寔也張浚去國幾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無不傾慕兒童走卒亦知有張都督也

活百姓

神宗崩司馬光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雒留相天子活百姓及光為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民緣道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劉摯因請折稅錢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

司馬公子

司馬光子康以居喪過禮得疾名醫李積于兗積老矣未能行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往也來者日夜不絕醫遂行至卒公卿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吊于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温公之德感人何其深也　孔文仲死士大夫笑之皆失声

讀史稗語卷之九終

讀史稗語卷之十

明　長洲徐[illegible]法著

[seal]

禮部第一

范鎮舉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声自陳率得置上列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後試學士院當得館閣較理主司妄以為失韻補軟勘人為忿鬱而鎮處之晏如

范鎮

范鎮千古一丈夫也屢抗疏言青苗之害後復直言王安石以喜怒為賞罰安石讀其疏怒甚至手顫夫安石之手豈易顫者哉只此亦足褫其魄矣

劉摯

劉摯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耶安石亟稱卿器識摯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

死生有命

劉安世忤章惇蔡京惇欲必置之死謫徙梅州遣使者入海島脅令自裁又擢一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未到二十里判官忽嘔血而斃安世得免侯莫陳利用家有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宋沅籍之以聞太宗大怒令中使斃殺之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出濘換馬比追及之已為前使誅矣漢黃祖大會賓客禰衡言不遜祖慙訶之衡更熟視曰死鍛錫公云等道祖大怒令將出殺之祖主簿素嫉衡即時殺焉祖長子射徒跣奔救祖亦悔之而已無及矣唐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深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于庭武將出冠鉤于簾者三左右自其母奔救乃止

劉安世

章惇使土豪為判官殺劉安世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為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取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

知君臣之義

蘇頌執政時哲宗年幼諸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諭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有守

王存性寬厚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惟其無激所以能守也

王巖叟

備庫使曹績以產貿萬錢市儈負之逾年不償一日啟户則所負在焉驚叩其故曰王　公今日知府矣以王巖叟知開封也

蔣之奇

蔣之奇為政亦名善績惜始進不正其餘不足觀也矣

真友朋

鄒浩與田晝交以氣節相激厲元符中浩為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辞色獨于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責有益也晝然之既而以病歸邸狀報立賢妃劉氏為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志完浩字也浩争之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曰使志完隐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此真朋友哉○高定子云為國一死愈于病五日不汗死此即田晝語意也

鄒浩鄭榕

范純仁屬鄒浩撰樂語浩辞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全鄭榕為太子諭德太子嘗顧榕使取服帶榕對曰臣忝諭德不敢奉命太子改容稱謝

元祐諸君子

元祐諸君子極似東漢末名士上之所以摧折之者至矣而士氣愈伸嗟乎如此而天下不亡者未之有也

尊堯集

陳瓘有尊堯集羅從彦有遵堯録

宋徽宗

徽宗于内苑畜珍禽奇獸江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他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惟一白鷳畜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鷳鷳不去乃刻公望姓名于杖頭以識其諫此事亦甚可觀

友婿

常安民妻孫氏與蔡確妻兄弟也確時已為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確妻使人招安民妻亦不往陳師道與趙挺之為友婿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

妻就假之于挺之家師道問所從来卻去不肯服遂以
寒疾死

開邊釁

楊國忠故激安祿山使必反以驗其言宋林攄使遼蔡
京密授以旨令激怒遼以開邊釁賊臣禍國正同一轍

避难

金人次雒陽請盡河為界議遣大臣往定計耿南仲以
老辞聶昌以親辭人臣之誼不避难當如是乎

又

康王之使金以王寓為尚書左丞副之寓憚行假託夢
兆丐免其父易簡亦上書以請欽宗震怒迫毀左丞命
貶謫安置并易簡黜之建炎四年賊馬進破江州易簡
等三百人俱被害人之死生固有定命人臣而辞难即
乱賊也既為乱賊而究不免横死所謂外其身而身存
非至言哉

敘族屬

蔡嶷一意附蔡京自布衣擢至侍從因妄敘族屬尊京
為叔父京命攸翛等出見嶷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
比諸父行也遽列拜之近有一名士本出于微與一時
貴通譜次為兄弟而所謂時貴者亦本小家已先認一
故大老為兄矣大老有兩子亦走時而與名士年相若
一日宴會遇之則名士儼然尊行也名士忸怩不遑復
有無耻者為從中調停之名士遂復尊大老為叔父而
與兩公子為兄弟噫不意蔡嶷小人千古而下復有傳
法沙門也○梁夏侯亶侍御史宗人夏侯溢之官入辞
武帝謂亶曰夏侯溢與卿踈近亶曰是臣從弟武帝知
溢于亶已踈乃曰卿傖人好不辨族從夫族從踈近古
人猶所斤斤况妄敘昭穆繆相父子乎

楊三變

楊畏傾危險側天下目為楊三變謂其進于元豐顯于
元祐遷于紹聖也

小坡

蘇軾子過以文行于世時號為小坡高宗以趙逵文似
蘇軾亦號為小東坡

雨

汪應辰舉殿試第一初為趙鼎幕職歲小旱命應辰禱
雨名山即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此乃狀
元雨也元宇文公諒同知餘姚夏不雨公諒出禱輙應
歲以有年民頌之為别駕雨

王十朋

饒州人旱王十朋知饒入境即雨朔州積霖十朋移知
湖州入境即霽

同傳

呂嘉問竊從祖公弼諭新法奏藁以示王安石公弼以
是斥于外呂氏號為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梁成大
苟賤無耻天資暴狠諂事史彌遠家幹萬俟賊害忠良
攘臂稱首雖小人如李知孝亦曰俟不堪者他日與成
大同傳耳嘉問應與呂氏同傳而不得與同傳知孝畏
與成大同傳而究與之同傳宋史此二事差可人意

自時中

金人渡河宰執議請欽宗暫避敵鋒李綱請固守以待
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
大臣盖將用之于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雖未必知
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
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小人肺肝小人口吻既令人髮
竪亦令人齒冷也

李綱

李綱扣馬諫南幸更难于寇準邀車駕過河

小元祐

張浚趙鼎共政引用皆一時人望人號小元祐鄭清之
為相召還諸名士時亦號小元祐

宋高若任三人

靖康變後高宗若任三人天下事不足為也以李綱為
相以張浚任陝蜀以宗澤經畧中原當不獨兩河三鎮
可恢舊物吾恐燕雲十六重歸囊括矣

巾幗

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相拒于渭南武侯數挑戰宣王
堅壁不出武侯因遺以巾幗婦人之飾以羞之宋韓世
忠駐楚州將士行怯戰者貽以巾幗婦人粧以耻之

宋高

宋高千古乱臣賊子之尤也許世子不嘗葯春秋書為
弑君趙盾不討賊春秋書為弑君弑君者乱賊也宋高
坐視靖康之禍而甘心五國城之變不萬倍不嘗葯乎
始不用李綱中不用張浚繼不用岳飛惟以黄汪諸奸
及檜賊和議為是不萬倍不討賊乎故曰宋高千古乱
臣賊子之尤也

善讀史

吳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
言也

南宋用人

張浚威名著于敵國每使至金金必問浚安在何鑄使金金主詰事鑄伏地不能對後金見南使問何鑄用否即復起鑄知温州金之問浚安在者畏其復用也而宋果不之用金之問鑄用否者輕其人謂如此人尚可用也而宋反亟用之用人擧錯如此而欲恢復中原非南轅北轍耶

## 張俊

張俊如不附秦檜而陷岳飛亦南渡名臣也今則為千古奸賊矣惜哉

## 王次翁

王次翁始終附秦檜以躋大位太后回鑾次翁為奉迎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千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約欲擾其位堅不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洶懼慮有中變副使王晚哀金與之太后乃歸泣訴于高宗曰王次翁大臣不顧國家利害萬一有變則我母子不相見矣帝震怒欲暴其罪誅之次翁先曰檜謂所以然者以未嘗稟命故不敢專檜大喜力為營救遂以免次翁之罪當族誅者也而檜賊持之高宗遂不問則其罪不在檜賊不在次翁而在操刑賞之人主矣

## 天子門生

凡選試皆置别頭場以待擧人之避親者謂之天子門生高宗語趙逵曰卿真天子門生謂始終皆帝拔擢不繇薦達

## 方信孺傳

宋史方信孺傳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既忤時歸貴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數語抑揚可悲可謂有史法

## 高登

高登忤秦檜坐以事編管容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即揖大作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比夜巡簡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勅而後受法大作感登忠義為泣下

## 辞牙牌

畢再遇大殲金人克復泗州西城郭倪來饗士出御賓刺史牙牌授再遇再遇辞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西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辞不受再遇武人乃能如此可以愧今之冒功邀賞者矣

## 安丙

安丙宋之賊也其受吳曦僞官可見矣後誅曦而恢全蜀皆楊巨源吳好義之功而丙乃害巨源縱賊戕好義益可見矣若無丙而純任巨源之謀則不特恢全蜀秦隴亦可乘勢破竹宋之不競每多城臣天寔為之謂之何哉

## 喫茄子飯

洪咨夔應求直言詔抗疏論時事其父見其疏曰我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弥遠此語意味甚長

## 對策

劉蕡對策譏切宦官被黜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顔其厚耶宋歐陽守道對策剴切而徐儼夫為第一儼夫謂曰吾愧出君上矣

## 遺母

歐陽守道為里人子弟師毎食必舍肉密歸遺母隣媪皃無不感動馬廷鸞為里中童子師念母藜藿不給食不下咽

## 一琴一鶴

趙抃居官清絶惟以一琴一鶴自隨謝方叔罷相度宗即位以一琴一鶴來獻

## 闢佛

程明道兄弟見汝南周濂溪後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後得之張横渠讀中庸以其書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古之儒者一事不知以為深恥故于二家之學必極其原委洞知聖人之大道不在于是始目為異端即佛老亦不能自諱也今人目不窺内典一字幾不知佛為何物而動輒闢佛無乃為佛所笑乎

## 李之才

李之才為孟州司法条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自雒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别近郊或病之謝曰此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驛見之雒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来者雍始恨知之晚

## 陸九淵

陸九淵嘗語學者曰此道與溺于利禄之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卻難可謂千古篤論

## 出處之宜

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于胡安國安國曰行己大致去就語黙之幾如人飲食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諸

人亦非人所能決也至哉言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余生平謂文章事業以至旋乾轉坤皆在人之方寸能辨此方寸天下事無不可立辨者得胡文定之言而益自信矣

## 靖康之禍

靖康之禍千古未之有也而高宗惑賊臣之言忘不共戴天之讐俯首而臣事之其禍何本諸儒道之詳矣或曰本于紹聖諸奸或曰本于王安石言本于安石者似矣然不過曰新法害民騷動天下馴致此禍耳不知新法能壞天下不能壞人心能驅趙宋之天下歸之于金不能驅高宗之此心歸之于金也此禍之助非禍之本也禍本在于廢春秋夫聖人所以誅乱賊辨華夷而天下恃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春秋也顧且毀為斷爛朝報一日廢之而不恤焉保其不用夷變夏臣事左衽俯首于不共戴天之讐而一滅其父子君臣之倫也乎

## 聖主

陳亮以布衣上書數萬言孝宗知之後為人所誣坐以不軌亮不勝楚毒遂誣服獄具以聞孝宗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投其牘于地亮遂得免亮固天下奇才孝宗誠聖主也

## 陳亮

陳同父忠義奮發負天下奇才而受知三朝一生坎壈三經大獄瀕死得脫而晚年一第又無端而死益可悲矣

## 朱萬夲任五經

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為朱萬夲目朱昂為小萬夲蒲白母任氏知五經里中號任五經

## 善琵琶

馮道子吉佻薄無行撿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稱能手者亦莫能及道嘗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于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怍色家人皆大笑及為少卿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宋范曄善琵琶南齊褚淵善琵琶沈文季善琵琶

## 穆修虞集

穆修落拓不偶游匄以給養張知白守亳州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

五百遺修為壽末載名于記修授金庭下趣裝去郡曰吾寧餬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汚我文也元虞集文章擅一時登門之士相望于道然碑版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為妻充本郡下位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懿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卒不計

劇飲

石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為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

夢至帝所

蕭貫初感疾夢絳衣中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

考終

郭忠恕以事流登州行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因掊地為穴度可容其面俯窺焉而卒秦觀自貶所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為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俞汝尚嘗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于門妻黃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庀其喪為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

止水從容堂

江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趙卯發通判池州構一堂名可以從容元兵遇江卯發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吾必死于是客問其故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所以志也及兵遽卯發置酒與親友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宜出走雍氏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元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盛服縊從容堂死

蒲壽庚

陳文龍死節蒲壽庚以城降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乙酉□薄南都明朝大臣有首倡獻都城者決策先降乃貽書鄉里云大兵南下百萬生

靈將為齋粉潔身一死甚易如十數郡生靈何此人即蒲壽庚再来者也○又遺書故交稱□□為天戈謂天戈所指天與人歸又勸人□□謂急出而圖吾君若而人者豈不應磔之萬段耶

肉身皋陶

臨江軍郡獄相傳舊斬一盜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塐為肉身皋陶何時為司理叅軍取故牘閱此盜嘗殺掠人曰如此可為神乎命鞭之湛于水

病狂喪心

昌祖泰上書極詆韓侂胄請急誅之下開封理尹問之曰汝病狂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狂喪心耳

篾叟醬翁

程顥父珦嘗守廣漢顥與頤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扶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篾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程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雒問易于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于邛眉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篾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顧協陳師道

梁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难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宋陳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初游京師逾年未嘗過一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难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我見也子能介于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

納肝

吕昇父失明剖腹探肝以療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王翰母喪明翰自扶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如吕昇者弘演之後一人而已王翰其更奇矣哉

虎殘

朱泰至孝鬻薪數十里外以養母一日鷄初鳴入山遇虎攫之而云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声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託耳虎忽弃泰于地走不顧泰以無恙人目為朱虎殘彭烈女父為虎所得女拔刀斫虎奪其父而還童八娜虎啣其大母去娜手拽虎尾祈以身

代虎遂釋其母啣女去元胡烈婦劉平妻也舉家戍邉路宿平為虎啣去胡覺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建德王氏女父出耘舍外遇豹為所嗟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声驚趨救以父所弃鋤擊豹腦殺之父乃得生餘杭姚氏居山谷間母往波澗氷久而不至俄聞覆水声亟出視則虎銜母以走姚倉卒往逐之即以手歐虎脇隣人競執器械以從虎乃置之而去姚負母以歸方寧妻官勝娘饁夫田中見一虎方攫其夫勝娘即弃饁奮梃連擊之虎舍寧去勝娘負夫歸王初應從父義士樵山中虎出叢棘中搏義士傷右肩初應赴救抽鐮刀刺虎鼻殺之義士得生施合德父真祐嘗出耘為虎厄于田合德與從弟發仔持斧前殺虎父得生

血跡

建炎中叛卒楊就寇南劍州掠一村民婦欲與乱婦毅然誓死不受汙遂遇害弃屍道旁賊退人為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剷去則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永新譚氏婦趙抱嬰兒隨舅婦避元兵乱匿邑校中被獲欲汚之趙不從臨以白刃趙大罵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于禮殿雨楹之間八執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煆以熾炭其狀益顯。臨海王貞婦德祐二年為元兵所執抗節不從隨師行至峻嶺下臨絶壑嫡伺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

抱玉

魏漢津嘗過三山龍門聞水声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即脫衣没水抱石而出果玉也

擊毬

鄭從義善擊毬嘗侍太祖于便殿命擊之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跨驢擊毬人所未聞故録之

宋太宗

内侍王継思勉賊有大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官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投以他官宰臣力言継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為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後布衣韓拱辰詣闕上言継恩功厚賞薄無以尉中外之望上震怒以拱辰惑衆黥面杖脊配崖州只此一事宋太宗真聖主也後徽宗崇寵薰腐童貫梁師成輩奸濫名器有十倍于宣徽使者壞

隳家法為祖宗之罪人其蹈覆亡之禍不亦宜哉

## 內侍張李

內侍張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言弗阿狥張貴妃甍將治喪皇儀殿諸官者皆以為可獨惟吉曰此事千典禮須翌日問宰相既而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以為非元豐五年命內侍李舜舉同給事中徐禧如鄜延議邊事舜舉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侍正宜供禁庭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珪慚焉當時宰執乃閹寺之罪人也

## 宦官不可預政

內侍李憲討董氈鬼章提聞令乘驛計議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聽節度于是御史中丞鄧潤甫等極論其不可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功其禍大又雜史言安南之師神宗欲遣內臣李憲往王安石力爭之繇是罷憲而遣郭逵帝更使憲舉河西既而逵敗憲有功議者歸咎安石安石曰逵無功勝憲有功宦官不可預政千古論之詳矣然未有如潤甫安石數語之警切也

## 韓琦

英宗即位宦者任守忠出言誕妄交乱兩宮司諫院司馬光上書論守忠離間之罪乞斬于都市英宗猶未行宰相韓琦出空頭勅一道令參政歐之遂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貶保定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行○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上言請皇后同聽政文彥博懷其奏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有所薦達帝以語執政劉珙珙知琪所為退坐堂上追琪至詰之授牘使對琪恐請後不敢乃叱使責戒厲狀而去

## 非宦者

宦者林億養娼女于別業陳源在貶所與妓狎俱以淫媟聞人疑其非宦者

## 王黼

王黼與宦者梁師成連牆至穿便門往來徽宗幸其第見之悟其交結狀寵眷頓衰尋命致仕求榮而辱求安而危求合而忤凡事固有義命在也

偕行南至河橋驛馬已具即命乘之俄覺騰虛而去頃之駐馬但見宮室宏麗使者引貴入見其主者容衛制度悉如王者謂貴曰俟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深志之遂復乘馬凌虛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州宋煦劾貴以聞太宗釋之天禧初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遵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貴至秦州以道遠悔懼俄于市中遇一道士引貴出城登高原問貴所欲具以實對即命貴閉目少頃令開視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觀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瞑目俄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永寶州以獻

獻守緒遺骨

吳伐楚入郢伍員辱平王之墓鞭其尸三百報父仇也王僧辯之子頒從隋平陳發陳武帝陵焚其骨飲之報父讐也夫平王之後豈無子姓子胥可以甘心至陳後主銜璧隋軍王頒何不剚刃其腹而必求之已枯之骨鞭之焚之者曰父仇固有在也金之于宋不共戴天之讐也猶不啻如楚陳之與伍員王頒也為宋人者不能盡殲金源之族使無噍類亦必歸九主之棺槨而斬之如其不然則曰父仇所在亦當如伍員王頒必求吳乞買之遺骨而甘心焉庶可已矣今不出此而乃拾守緒自焚之餘燼以歸更且震而驚之告之大廟設使守緒而不能殉社稷亦如宋之稱姪稱臣而不恤則宋又將藉手何物以自解免乎嗟乎宋之為宋其亦可羞也夫

讀史稗語卷之十終

# 讀史稗語卷之十一

明　長洲徐　枋昭法著

## 遼律禮

遼律禁命婦再醮又定公主行婦禮于舅姑不得全以夷狄目之也

## 怪風

遼開泰七年勃魯里至鼻洒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三人飛旋空中良久乃墮數里外勃魯里幸免一酒壺在地乃不移○遼張孝傑初及第謁佛寺忽迅風吹孝傑幞頭與浮圖齊墜地碎全崇慶元年七月京中有風自東來吹帛一段高數十丈飛動如龍形墜于拱辰門

## 夢鶴

遼韓延徽南奔遼祖耶律億夢白鶴白帳中出及北還復夢鶴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延徽其丁令威之傳歟

## 賽

宋有賊號賽張飛遼與石晋戰獲晋將賽項羽元劉甃號賽存孝

## 相馬

遼女里善識馬嘗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果然

## 有大臣風

遼韓德讓以事訶烏石呂烏石呂以語抵之後德讓薦其材可任統軍太后曰烏石呂嘗不遜于卿何善而薦德讓奏曰臣忝相位于臣猶不屈況于其餘以此知其可用韓德讓可謂有大臣風

## 伶人名

遼有伶官名羅衣輕金有優人名瑇瑁頭羅衣輕雋絕瑇瑁頭奇絕如敵新磨者又不足言矣

## 先事之符

南唐不民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詢之必對曰此物屬趙賓子後主李煜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趙國姓也賓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西蜀主孟昶襲位後民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署其門曰名主收贖又昶每歲除命學士為詞題桃符置寢門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詞昶以其不工自命筆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賀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聖節名也名主收贖者言為趙

主所收也南漢劉巖初改名龔有術者言不利名龔龔當敗國遂改名龑後龑子鋹用龑澄樞以亡其國卒如術者之言荆南高從誨于保勗為父所鍾愛從誨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荆人目為萬事休及保勗之立藩政雜弱裁數月遂失國金末乙一二年間南京市中有一僧不知所從来持一布囊貯棗日散于市人無窮所在兒童百十從之又有一人拾街中破瓦覆以石擊碎之人皆以為狂莫諭其意後國亡始悟欲人早散國家將瓦解也

## 妖祥

金天眷元年夏有龍見于熙州野水凡三日初于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沒次日見金龍一爪承一嬰兒兒為龍所戲略無懼色三日如故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乃沒郡人競往觀之

## 巨雹長氂

金大定十一年西南路雨雹三十餘里小者如鷄卵其一最大廣三尺長丈餘四五日始消元元統二年六月彰德雨白毛甚長俗呼為龍君鬚至元三年三月彰德雨氂如綿長尺許呼為菩薩線

## 截裾

金紇石烈牙吾塔尤不喜文士見寮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

## 懸梁

金汴京既危蒲察琦自誓一死與元好問泣別至家其母方晝寢驚而寤琦問阿母何為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琦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之不得即自縊俗謂人將雉經必有鬼于梁間伺之果然

## 黑霜

元延祐七年益津縣雨黑霜

## 過房兒子

元至正中丞相脫脫欲更鈔法吏部尚書偰哲篤欲迎合丞相之意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為母而錢為子衆人皆唯唯國子祭酒呂思誠獨奮然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子比之達達人乞養漢人為子是終為漢人之子而已豈有故紙為父而以銅為過房兒子者乎一坐皆笑

## 樹種

元巴而木阿而忒的斤其先世乃樹所生畏兀吾之地

有和林山二水出馬一夕有神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人卽其所而候之樹乃生癭若懷姙狀自是光嘗見越九月又十日而樹癭裂得嬰兒者五十人收養之其最稚者遂有其地為君長已而木阿而忒的斤卽其後也

揭公

元塔本好揭人善人稱之曰揭公

受戒

元世祖令廉希憲受帝師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今有士君子處亂不能固西山之節居家不能盡北堂之養而徒露頂膜拜以受佛戒作此舉止恐廉希憲笑人奈何

廉希憲

廉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難得家人求于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擲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可謂真人品

黃金飾身

元林兀兒入朝武宗諭之曰卿鎮北邊累建大功雖以黃金周飾卿身猶不足以盡朕意王哇失擊敗賊海都又援出官軍之被圍者武宗嘉謂之曰今日大丈夫之事舍王哇失其誰能之縱以黃金包其身猶未足以厭朕志石抹㫤事元太祖睿宗嘗求之于帝勅之曰皇子方總兵關地朕輟爾以事之能以事朕之恭事之將用黃金覆周汝身矣此卽隋文七寶莊嚴之意乎

白雲先生

宋郭雍隱居峽州放落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元察罕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仁宗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許謙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為白雲先生

分過

元匿贊馬丁用事資累鉅萬為怨家所告繫大都獄至元七年詔釋京師繫囚亦釋之矣是秋車駕自上都還怨家復訴于帝廉希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為言世祖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贊馬丁耶對曰不釋匿贊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甚希憲曰臣等忝為宰相有罪當罷退遂與左相同罷奕赫抵雅爾丁為刑部嘗有獄事上讞既論決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有司主者奕共抵雅爾丁初未嘗署其案因取成案閱之竊署其

名于下或訐之曰茲獄之失公寔不預丞相方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奕赫抵雅爾丁曰我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

鴛鴦會

元燕鐵木兒晚年荒淫日甚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

用刑部尚書

元阿魯圖為相一日與寮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廟堂即今選儈子耶若選檜子須强壯人尚書欲其詳讞刑牘耳若不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何必求强壯人耶不意虜人知治體如此

蘆花被詩

元小雲石海涯兩辭職遂隱江湖間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以縑易之漁父疑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

伊雒之學

元劉因初為經學究訓詁之說輙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一見伊雒之書遂能發其微且詳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可比孟子之論聖清聖和聖任聖時

文章譏彈

元元明善虞集初相得甚歡後以文章譏彈各不相下嫌隙已開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歡好如初

史筆

元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揭傒斯所撰功臣列傳歎曰是方可名史筆者他人直謄吏牘耳吾恐自晉宋書以後得免斯言者寡

不拜帝師

元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國子祭酒孛朮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舉觴卒飲衆為之慄

然樊執敬為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論之曰帝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為

無血

金王浩為扶溝令叛民刼之以降元浩不屈于是殺之無血元王伯顏為賊所執罵賊不屈挺頸受刃頸斷無血涌白液如乳董摶霄方援劍督戰賊衆突至執之摶霄不屈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

宦者釋奠

元仁宗初國學將釋奠勅遣宦者李邦寧致祭于文宣王點視畢至位立殿戶方闔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始定邦寧慚懼累日宦者釋奠于古所未有此夷狄之所以不可語于禮法也

余自乙酉讀禮之餘即潛心讀史然研閱隨心不詮不次雖今古歷歷而殊少貫穿于己丑春二月復從史記讀之至庚寅秋八月而卒業焉稗語即讀史時徇筆拈出者也讀史于庚寅八月畢則是書亦于庚寅八月成矣自中秋以後余又纂成建元同文錄及雜鈔次及此書時將仲冬復删其冗雜概其重複手自錄之冬末成帙然繕寫未莊窠易時有故于辛卯春再錄一過如二月廿一日終三月二十日中更一閱凡兩月而操觚方畢梁王筠自序云再抄子史諸集未嘗倩人假手袁峻家貧無書從人假借必手自抄寫日課五十紙余遺書可讀無須學峻然屹屹終年敢不如筠手故于卷末詳記其原委時日焉

昭法氏又識

〔清〕夏荃撰

# 退庵筆記十二卷

清鈔本

退庵筆記叙

泰州夏君退庵編輯海陵文徵詩徵凡數十卷苑籬之富不減篁墩其桑梓舊聞衣冠盛事故書雅記軼行遺文下及技藝寸長鄉閭瑣語莫不辨非求是援古證今而意本表微旨存懲世鍼發俗耳規正方書洵足以饋饟方來推闡在昔也曩余譔寶應圖經脫豪之後別為詩事人事猥冗叢未迄成君閉門課子修學著書流覽縑緗旁稽金石日月寖積勒成一編在小說雜家間固夢溪香祖之流亞也道光十九年四月下旬寶應劉寶楠譔

退庵筆記

卷一

周易口義

徐神翁語錄

吳陵志

泰州志

陸志

東城集

繪事微言

陋軒詩四刻

詩觀二集

詩觀無四集

依歸草

東陵聖母

樂真人

范文正

王禹錫

周暕

蔡攄

顧仲庸

陶敬宣

趙寶可趙師涉

三王良
鄉俗語

# 退庵筆記卷一

泰州夏荃退庵纂

## 周易口義

周易口義十三卷。安定先生譔。其稾藏公二十三世孫其柔家。康熙二十一年。商人胡遵湙覬覦奉祀。冒認公裔。其黨胡樸胡之澤等助之。勢張甚。其柔不得已。一訴於學使趙公崙 一再訴於鹺使裒公。充美 兩公下其獄於揚州訓導丁公德明 問。馬遂取泰州如皋志及兩造所呈胡氏家乘彙勘。其柔譜載安定公父諱訥。公子三人志康志寧志正。康寧同登慶歷丙戌賈黯榜進士。與宋史悉合。遵湙譜載公父諱天德。公子四人樟楠椿檜。支離紕繆。眞贋不待辨。乃具詳定案。時其柔並呈公所著周易口義十三卷。以昭世守。會乙丑吉水李公振裕 視學江省。檄所屬造報先賢各祠賸訪遺書。訓導丁公因取口義上之。李公即捐廉付梓。凡校讎監督皆屬之丁公焉。復念其柔為安定嫡派。宜奉公祀。特命其柔子光烈為奉祀生。給帖在案。此周易口義付梓之原委也。使非遵湙冒認。此書將終藏其柔家。祕不復出。其子孫能世守與否。均不可知。即世守。亦不過胡氏一家之書。安能刊布使海內得窺公著述於萬一耶。然則遵湙雖非公之裔孫。未始非公之功臣也。若李公捐廉付梓。丁公力任校讎監督之役。其表章先賢。厥功尤偉。考州志藝文載公譔著十餘種。今可見者周易口義一書而已。其書為公門人阮天隱所述。故名口義。州志又分易傳周易口義易繫辭說卦為三種。案口義即易傳。繫辭說卦附口義後。無二書也。吉水序言

之甚詳

徐神翁語錄

兒孫自有兒孫計莫與兒孫作馬牛此世俗相傳句也不知實徐神翁語錢塘厲樊榭緝宋詩紀事載翁全詩云汲汲光陰似水流隨時得過便須休兒孫自有兒孫計莫與兒孫作馬牛下注徐神翁語錄五字又小傳稱翁沒弟子由希頤裒次其事為語錄而州志所載地神獻土事稱見宋舍徐神翁語錄宋舍人名與紀事所載互異考樊榭紀事一書其編纂積二十年之久所引書不下千餘種多取資於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藏本神翁語錄樊榭必親見之疑馬氏插架物矣馬氏書久散頃余採訪數年絕無知者翁而有靈尚期旦暮遇之

後閱宋無錫尤氏遂初堂書目道家類載徐神翁語錄延之淳熙時人去翁世次不遠故藏弆及之及檢別家書目均未載樊榭所見未知是刻本抄本惜無可考晁氏郡齋讀書志有皇宋拾遺仙傳一卷載陳希夷徐神公（神翁本號神公）八人事蹟御製語詞與夫詩記之類悉備神翁逸事此卷必多可採惜亦無從見之

吳陵志

宋陳氏直齋書錄解題載吳陵志十卷云不著名氏淳熙壬寅所修後三年乙巳太守錢塘萬鍾元亨屬僚佐參正而刻之考壬寅為淳熙九年乙巳為淳熙十二年萬鍾知泰州在淳熙十年（新州志秩官作紹熙三年任誤）州志名宦鍾傳治績頗著而獨軼刻志一事可據直齋說補之邑乘以吳陵志為最久其撰人名氏不著直齋固已明言之矣康熙府志藝文載吳陵志三十五卷下注淳熙壬寅修此士譌作王之始然語氣猶未甚隔閡尚可云抄刻之譌至雍正府志直注宋淳熙間王寅修纂經以年分為人名矣嘉慶府志仍之道光新州志又仍之（雍正州志失載此志）譌以傳譌靡所底止讀書偶有所見急為標出以告後之修志者

泰州志

州志最久者吳陵志十卷宋淳熙九年修十二年郡守萬鍾刻余前論之詳矣周煇清波雜志稱鹽席錢緡之數見吳陵志是也煇又論王俊乂折林靈素事云近萬元亨典鄉郡雖載姓氏于圖經人物志偶遺此一節元亨鍾字也明焦弱侯國史經籍志史類地理載吳陵志十卷下鍾〔注〕萬鍾二字可見此志明季時猶存淳祐間學官項預重修邑乘仍名吳陵志增為十四卷見宋史藝文志距淳熙萬刻五十餘年矣元皇慶二年李德貞以內任被旨尹泰州假日訪耆老得宋淳祐海陵志（案即項預所修吳陵志）重梓以行於志文一無增損悉仍其舊宮紫元太史從外家周公陽岡處得抄本宋志即淳祐志也此宋志略可考者明興百餘年無修志之舉其最初者正德志初儲公巏全公英創志稾未成而卒及正德間州牧金公廷瑞（正德十四年任）與通判謝公源留心志事於學正陳公琦處得宋元舊本及諸儲全二公遺稾之半因屬陳公葺而完之邑諸生王肇等贊厥成釐為八卷首有謝公源序一名嘉靖元年志見明史藝文志天一閣書目此明志最初本雍正府志載正德志州牧金廷瑞修嘉靖志州人全英修以一為二誤矣萬歷間州人定海丞

章文斗纂州志十二卷一名甲辰志（萬曆三十二年）一名萬歷志 雍正府志作州人章舉修誤 天啓初州牧嶺南周公夢龍倡修州志未竣事解任去 惠來翁公延壽攝州篆志適告成 名癸亥志（天啓三年）一名天啓志 周翁皆有序 今翁序存而周序軼 紫元太史云 癸亥志葺自沈君 沈沈君名沈 字淵淵 無錫人 乃日當纂修者 凡修志乘當事不過提倡其事 其賢者尚宵留心 否則視為具文而已 故秉筆者最重 且志之純駁 即其人之臧否亦見 故纂修之姓名不可沒 此志康熙府志失載 雍正府志稱為州牧翁延壽修 不知癸亥志周公倡之 沈公纂之 翁乃適觀厥成 觀翁序歸美周公可見 若僅據序言定為翁修 恐未必 至雍正州志備考書目 直書泰州新志 天啓癸亥劉萬春修 尤非 紫元太史云 歲癸酉（崇禎六年）劉大參取癸亥志略一增刪 可見大參崇禎癸酉即志 取天啓癸亥志為底本 然癸酉（亥）癸亥（酉）究係二志 出自兩手 相距十年 不得即云癸亥志為大參筆也 大參志十卷 一名崇禎癸酉志 一名劉志 明板原刻流傳絕少 余所見殘本而已 癸亥志尤不可得 今讀癸酉志姚（魏）及大大參各序 其中刪兼補 厥大參具有苦心 定出癸亥志上 及讀紫元太史庭聞州世說 似不無遺議 甚矣纂修之難也 此明志一一可考者 國朝康熙己亥（四十八年）州牧來兼魏公錫祚 因癸酉志板漶漫重付剞劂 自序於前 人所纂不敢加損一字 然癸酉志中所載如皋人物 重刊本概從刪節 考大參原志凡皋邑人物悉標如皋二字別之 無慮混淆 且康熙時皋尚隸泰州人物當附見（例） 刪去非是 其志名魏志 一名康熙己亥志 實即劉大參崇禎癸酉志重刊非重修也

國朝最先修志者 為宮紫元太史 康熙府志稱泰州志郡人宮偉鏐修 時在康熙癸丑（十二年） 雍正府志作順治間修誤 志局設太史北園 纂修為興化陸公廷掄 陸修志軼事別具後條 時邑人黃公雲 張公慶共襄其事 太史序稱懸圃仙裳九草之功不可沒 蓋紀實也 然其時止纂秩官人物志數卷（雍正州志凡例稱太史纂人物志四卷） 餘皆闕如 雍正州志凡例云舊志止於明季 本朝百餘年未經全修 又云海陵百年無修志之事 此宮志未成之一證 不知當日何以未勒成書之故 今春雨草堂全集有州志豪六卷 才百頁 初名微尚錄 存其單行本 余曾見之 有序 有例言 有圈點 國朝人物如俞公鐸 李公嘉允 張公幼學 董公大用皆有傳 外傳有淮張夫人（劉）兩傳 與春雨草堂集中所刊志豪小異 惜其書不全 上諸傳皆闕無從採錄 且卷帙體例頗嫌雜亂 亦非完本 第其網羅舊聞 至為覶縷 匪太史此纂 其湮沒多矣 及雍正六年州牧上谷褚公世暄創修州志 其例首劉志（即崇禎癸酉志） 次宮志（即太史所纂數卷） 末以新增者附焉 志成十卷 名雍正一名褚志 今邑中收藏家多有之 以卷首有紅諭者為初印本 當褚公修志時 距 國初百年 故家遺獻凋喪略盡 搜羅排纂 戛戛乎難哉 今讀其志 導諛貢媚之文 往往而有 封翁言行例入鄉賢 貴子乾必立佳傳 之此乃志乘故常 可為噴飯者也 自雍正戊申至道光甲申近百年 而州志之獄興 獄未結而志已廢 如滕壁淵董纂者誠無逃於訾議 吹毛索瘢 訐訟者豈盡出自公平 至今都人士談及邑乘 輒動色相戒 視為畏途 將來纂修更不知何時何人 遂令二百年無邑

文獻止恃褚志孤行之本可勝悼哉可勝悼哉

陸志

陸懸圃先生 廷掄 興化人工古文詞鼎革後不應試與同里宗子發 元豫 李艾山 沂 稱昭陽三隱泰有王某者故興化人雄於貲慕廷掄名延課其子館數載足不入市泰人亦無知者會制府風聞王惡將逮治王偵知計惟閻門避邀廷掄俱掄不可獨坐王室咿唔不絕制府檄下州隸索王不得縛廷掄以應適張桐軒 琴 進士於輿中見廷掄狀如頭陀棕帽絹衣朱履銀鐺累累無戚容心異之詢知無罪命隸解縛遣僕將車送諸呂紫芝陽檢討家桐軒即謁牧白其狀牧為笞隸桐軒隨過檢討與廷掄論史極合恨相見晚時許漱雪農部 承欽 呂半隱太常 潛 皆寓泰與廷掄歡甚會州志闕修垂五十年州牧延邑紳開局檢討之北園檢討欲藉手廷掄廷掄預約入局不與牧相見書成勿勒其名牧悉如約凡牧來廷掄輒避去或有問則牧堂中掄廷榻所隔障通語牧時以酒榼餽專致之不與衆同率以為常今宮志三十餘冊其前序皆出廷掄手用史公自序法每三四行綽綽大可觀阮芸臺先生淮海英靈集稱其修泰州志體例精嚴為時所稱非虛譽也

東城集

宋代鄉先輩文集百無一存祇周樞密海陵集二十四卷收入四庫然非讀中秘書者不得見也至前明諸老著作最著者如儲文懿柴墟集沈司馬鳳岡集凌僉憲舊業堂集陳太僕敬止集王心齋東厓易庵三先生合刻集宮太史春雨草堂集或從親知借讀或自書肆採購或為友人投贈得盡窺全豹矣獨林東城公文集遍求不得心甚憾焉後偶從破書攤購得其集分上下二卷康熙府志載四卷者誤也上卷雜體文三十八首詩二十四首原闕二首下卷書簡六十六首集刊於嘉靖丙午公没已數年矣初公没之次年同里張濬輯公遺集俾公子藏之濬字此庵嘉靖丙午舉人官松滋縣令嘗受學於公者也公子曉暉輩取濬所輯稾走會稽謁王龍谿適孔文谷督學浙中因謀付梓先屬唐荊川為公校正其集校成遂開雕於浙三公者公講學故人唐王又與公同年故共襄其事今集有龍谿許穀張濬三序而孔唐反無序何邪梓成曉暉輩自浙取書板歸州牧馮公亨艮移板州治廣印以行今本疑即馮所印也公故戍籍嘗以餘子給事所中家貧幾廢學千戶王極器公召與子同學恩誼備至公補邑諸生而千戶没未及見公成名集中祭王千兵文蓋壬辰成進士後為千戶作也情詞悽惋若有餘慟公可謂不忘舊恩矣千戶子名列嘉靖三十三年死倭寇之難貞東城友也公四子曉暉曜昕曜字見城初生時華光祿南畡適過東城一見即曰舉人後見城果以嘉靖甲子登賢書歷秋官郎因建言立儲謫廣西驛丞志稱卒贈尚寶寺寺丞乃萬歷時追贈也公孫佳材百朋萬瞻曾孫之翰之麟俱無聞入 國朝公裔有名蕃者中康熙丁己武舉人有名章者善寫真有名廷樞者老諸生没尚未久近則讀書種子幾絕益自見城没後家世凌替公集之散失又曷足怪乎邑有數林其隸衛籍者公裔也

案公沒於嘉靖辛丑年四十四當生於宏治十一年戊午公以嘉靖戊子登賢書年三十一壬辰冠南宮年三十五自壬辰至辛丑僅十年耳中間以母病告養在籍約一二年公以某年九月十七日予告出京其答林退齋書云老母多病不能謀出姑俟明秋再為決計其簡王瑤湖云客歲九月老母中風得告歸省又答林巽峯云老母多病北上計且遲遲其供職京師者僅六七年耳公父宏沒於壬辰前未及見公成進士今宏墓上敕贈碑文為嘉靖十二年製公成進士之次年也時公由禮部主事調吏部文選清吏部司主事贈如公官觀敕詞雖不逮祿養名德益彰數語可證公沒而母太安人尚在堂初公登第授職即迎養安人於京邸安人不耐北方苦寒多病思歸公具疏乞假送母不許因令妻孥侍安人南還公簡桑南皋侍御書云四月十日老母已命妻孥回侍後安人中風病癱廢公告養歸省居久之病瘳赴京補官未幾遂卒於京師其應如皋黎令安定講席時之聘疑亦在告時事此公出處生卒可略攷者因附記焉同邑有呂懷健者鄉會試皆與公同榜官主事名列選舉今無有能舉其姓字者然則人之傳不傳科目又安足恃哉

繪事微言

繪事微言四卷邑人唐志契撰契字敷五一字元生明諸生此本收入 四庫提要稱其刪除蕪雜汰取菁英持論頗為不苟顧傳本絕少庚寅儲价人為余假諸祝家莊徐姓始得見之凡四卷以元亨利貞分為四集元集論畫法畫理名論多可採餘三集皆刪纂昔賢撰著自南齊謝赫品畫錄迄明季屠赤水沈朗曜諸家悉備焉然所採祗山水一門若人物翎毛花卉諸譜訣皆不錄蓋先生工山水餘非其所長然山水為十三科之首畫家實亦以山水為大宗也卷首有陳眉公鄭超宗沈淵淵三序及自序核其剞劂之歲則天啟之六七年也序後列校正姓氏數十人皆工繪事者弟志尹姪日昌與焉邑人如李芳字湘洲趙穀字雲石匪挂名卷端後人末由知其名其刻有圈點然梓工頗麤惡譌字俗書極多余以傳本少急錄全帙入叢書其譌字可意解者正之否則姑闕焉獨念敷五以明季諸生草茅撰述且所纂不過藝事危言當其吮毫擱管丹黃竝下時其為後人取以覆瓿及拉雜摧燒均未可知顧猥蒙 天府搜羅藏之中祕提要數語頗極褒嘉亦未始非儒生之榮遇也然其中亦有幸有不幸焉

陋軒詩四刻

陋軒詩以周櫟園司農所刻為最初本康熙改元司農來揚州因汪舟次知埜人為序其詩梓而行之名曰陋軒詩司農所命也同時作序者有計甫草王阮亭阮亭時官揚州推官順治十六年任因司農知埜人雪夜被酒為作詩序冀明走急足寄陋軒當在是時康熙六年錢塘汪芾斯分司東淘雅重先生為裒其全集得詩四百首續梓以行吳周祚序言之甚詳汪公當自有序惜不傳歟後方子雲鴻達合先生前後詩重付剞劂汪蛟門序稱其刊刻精好今世所傳陋軒詩原刻即方本余家藏二部一為 先君子所遺今歸家侄余所藏乃妻大父仲松嵐先生圈評本附子巾箱中物也周汪兩刻余未見其最後者嘉慶時栟茶場繆竹癡所刊刻手遠遜于前且原詩六卷離為十二失其舊矣然其表章前哲之功正不

可沒此陋軒詩四刻之原委也頃選先生詩入海陵詩徵為 國
朝詩人之冠特詮次其說

詩觀二集

丹徒王柳村輯羣雅集乙序於法梧門祭酒祭酒答詩云海陵鄧
孝威選詩黃葉村老年應徵召襆被春明門旅夜勤甄綜雪寒
酒弗溫忍飢事吟嘯坐對孤燈昏詰朝王新城狹巷停高軒漁洋
手校本今尚詩龕存云云自注新城手校詩觀二集余買自廠肆
考康熙十七年詩觀二集刊成是年秋孝威先生應鴻博入都是
集必初印本先生攜至京師投贈新城而新城為之校訂者也得
祭酒此詩後人倍加鄭重矣

詩觀無四集

揚州府志 國朝詩別裁集皆稱詩觀凡四集後人遂有四集之
疑案孝威先生於康熙九年庚戌選詩觀初集十一年壬子梓行
十三年甲寅選詩觀二集十七年戊午梓行是年秋應鴻博入都
十八年己未三月朔赴試四月授內閣中書舍人銜五月謝
恩還山時公年六十三矣二十四年乙丑復至郡寓董子祠選
詩觀三集三集開雕於二十八年時公已先沒不及見公壽益近
七十云三集選事皆先生三子勱相主之選政頗濫安得復有四
集之選邪乾隆十三年如皋仲蒼璧先生之琮來吾邑購詩觀全
板去板已殘朽先生鳩工於家殘者補之朽者易之板復完好印
本盛行如皋黃丈楚橋學圯告余蒼翁購之詩板由胡先生之西埪
袠錞 從恿之西埪游泰久稔知鄧氏板可售及至皋下榻蒼翁古
樹園偶言及翁欣然購之價止八十金其修補盡出西埪手後因
書禁嚴仲氏舉板繳縣解司然集內祇應禁之人奉 旨抽
燬原書仍准行也惜抽燬後仲氏恩禧竟未領回聞全板久貯江
甯 夫子廟中悉歸煨燼矣今諸集字迹明淨無仲序者原板也
字迹稍模糊有仲序者修板也板毀後書不可多得三集尤尠余
家初二三集俱全 先君子所藏子孫珍之

詩觀無四集余既辨之詳矣後閱張山來友聲集中載鄧勁字若
雍孝威次子與山來書有抽選四集已梓多篇特懇瑤章以光梨棗等
語又云滄心先生詩承慨允代梓位次在四卷之首必得佳[illegible]吟連
篇梓去殊覺可觀云云可見當日實有四集之刻矣時孝威先生
已沒若雍此舉特欲續阿翁選席耳近詩觀初二三集間有傳本
四集則都未之見當日書成與否尚未可知即蒼璧先生重輯詩
觀序亦止稱初二三集略未言及四集是則可疑也書以俟攷

依歸草

國朝二百年中邑人工古文者推海安張良御太史所撰依歸草
有初二三刻太史為文力追歸太僕以依歸名其集第傳本久絕
少求之數年不可得戊子從陸君莞泉假得初刻本莞泉海安人
太史娶于陸故陸氏有其書書凡二卷文四十二篇卷首有太史
妻大父陸吳州先生序付梓時太史年纔三十三其文章成就已
如此宜其卓然以古文名家也庚寅攜松姪赴郡試于書肆得三
刻本凡十卷文百餘篇乃太史子沆取初二刻稍加沙汰彙而梓
之續二卷亦沆所增視初刻數倍而加精焉余最喜太史文迴環

百讀。其味咀而愈出。雖專法熙甫。實遠宗廬陵。而龍門乃其所自出也。集中文有關係者居多。應酬作絶少。間有之。亦迥出尋常窠臼之外。而於忠孝節義有裨人心風俗。尤極力摹寫。故名作林立多可採者。江都焦丈里堂學問海通。古文好手也。極服膺太史文。謂其序事有體。足為學者取法。且鈔綴太史文最多。自為之序。見所著雕菰樓集。頃余選太史文三十餘篇。入文徵單為一卷。自謂決擇甚精。惜無得焦丈選本互證之。余嘗論鄉先輩工古文者。國家前明作手。首推儲文懿、淩僉憲、陳太僕次之。餘無足數。國朝則太史巍然稱名家。若王石袍以氣勝而謹嚴不逮。然自石袍而後。求其能為石袍之文者亦鮮。古文詎易言哉。（案集文云己未于市上得依歸草十卷越五年壬戌又得其子流所重校本前十卷稍有增易續刻二卷共文二十篇其應試策判與焉觀此則己未所得是第二刻壬戌所刻是第三刻余所購亦第三刻也第二刻余未見）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口訣學道愼勿言有多為山神百精所試夜卧閉目存眼童子在泥丸中令內視身神長生升天 云 云。此段見陶貞白真誥原注出神仙傳。今漢魏叢書中神仙傳並無此文。攷叢書所收洪傳。乃後人撮錄太平廣記及神異諸書。妄為增益。不足為據。當求洪所纂神仙傳古本正之。

樂真人

樂真人名子長。晉海陵人。白日飛昇。梁昭明太子與邵陵王綸至海陵。以子長故宅為觀。今城西伏龍橋（一名蘭橋）金太子港。皆昭明至海陵遺蹟。宋紹興十三年。邑建文孝廟。以祀昭明。攷真人得道事迹。載籍無傳。即晉葛洪神仙傳亦未甄錄。疑真人世次在洪後。故弗及耳。及梁陶貞白先生撰真誥中載太元真人告許長史我嘗見南陽樂子長湻朴之人。不師不受。順天任命。亦不知修生之方。行不犯惡。德合自然。雖不得延年度世。死登福堂。練神受氣。名賓帝錄。遂得補修門郎。位亞仙次。緣天資有分。亦由先世積德流慶所鍾。若使其粗知有攝生之理。兼德太上一言之訣。如此求道。無往不舉矣。觀子則此長天資粹美。不假師受。自契真。後白日沖舉。志乘所載。亶其然乎。海陵舊號海陽。亦號東陽。故有南陽之號。仙經稱引。類多惝怳。若必例以考據家墨守方輿。紛紛聚訟。則失之遠矣。（案靈寶真靈位業圖列樂子長於第四之左位其書托名陶隱居蓋附益真誥而成）

（苕溪漁隱叢話亦作舊說秦溪乃救范文正為監鹽題云益承冷齋夜話之謬胡叢話頗采惠洪之說亦深訝洪之妄駁正不少貸獨此未及考耳）

范文正

冷齋夜話云。范仲淹少時。求為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其壁曰。飽去櫻桃重。饑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用問前程 云 云。攷公於天聖中監海陵西溪鹽稅。非秦州也。惠洪誤泰為秦。又傅會其說。謂文正求為西溪監鹽為欲吞西夏起見。真癡人說夢話矣。

王禹錫

海陵三仙傳。王禹錫撰。見明陸楫古今說海。初不詳其爵里世次。天一閣書目載海陵三仙傳。宋通直郎僉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王禹錫撰。詳其世次官爵矣。而不著其里貫。攷州志選舉。王禹錫登紹興丁丑二十七年王十朋榜進士。而神翁沒于大觀二年。周處士沒于建炎二年。唐先生沒于紹興七年。禹錫與三

仙世次相近。且同里閈。故撰傳極為覼縷。然則撰海陵三仙傳為邑進士王公禹錫無疑也。又攷王直方詩話云。王禹錫行十六。與東坡有姻連。嘗作賀知縣春雨詩云。打葉雨拳隨手重。吹涼風口逐人來。東坡云。十六郎作詩怎得如此入規矩。案坡公没於建中靖國元年。距紹興丁丑五十七年。禹錫以詩謁坡公。不知在何時。年即甚少。然自坡没後又五十七年始成進士。大率年益七八十矣。以時攷之。恐無是理。然則直方詩話所載之王禹錫。當別是一人。非吾邑王公也。邑王公科分見州志選舉官爵見天一閣書目餘無攷。

## 周𣆶

邑周𣆶字伯暘。號方山。又自號識字耕父。宋元時人。浦江吳清翁宋季嘗為義烏令。元初隱於吳溪。至元丙戌延宋遺老謝皋羽輩主於家。創月泉吟社。以范石湖春日田園雜興為題。四方吟士投卷者二千七百三十五人。入選者二百八十人。自第一至五十名贈物各有差。𣆶則入選第十九名者也。宋詩紀事收𣆶送僧歸蜀春日田園雜興二詩。元詩選癸集祇收𣆶春日田園雜興一首。小傳作泰山人。山乃州字之譌。不待辨。而於周𣆶外別收周伯暘詩四首。小傳稱伯暘字靈海。不詳其里貫。所收四詩內有送僧歸蜀詩。即宋詩紀事周𣆶作也。𣆶字伯暘。元詩選殆歧而二之。果爾則伯暘四詩。當併入周𣆶名下。不當重出一卷中兩見也。（周𣆶詩周伯暘詩俱見元詩選癸集甲卷）如伯暘別是一人。則樊榭收送僧歸蜀詩為𣆶作。亦必有誤矣。元詩癸集乃秀埜未訂之稾。没後經後人補竄。嘉慶三年。其書始出。殆不能無誤耳。（案𣆶音簡明也。又音闌陰乾也。暘義亦訓明日乾物也。二義皆通。然周𣆶名讀簡不讀闌。其字從暘不從陽。宋詩紀事元詩選均作字伯陽之誤矣。𣆶嘗為白珽作湛淵靜語序。自稱海陵周𣆶伯暘甫。敘似足攄）

## 蔡攄

夷堅志。淳熙元年。嘉興蔡攄赴蘄州黃梅縣任。泛舟大江。過蘄口。是夜大風拔木。舟碎於巨浪。蔡抱持底板浮漾。意家人盡溺死矣。迨旦風小定。視之則皆登聚板上。不失一人。急喚漁舟載至南岸。居人爭來慰勞。且云昨夜風雷黑暗中。聞神人言。且救取蔡通判一家。官人得非蔡姓乎。蔡為人質重廉恪。故罹大難得神祐不死。後秩滿果調泰州通判。新州志秩官州倅中有蔡櫨者。淳熙二年任。櫨當是攄字之譌。新志據雍正府志增州倅多人。舊志均失載。疏漏甚矣。

## 顧仲庸

陶九成輟耕錄載元顧仲庸秩事。仲庸泰州人。州志採入篤行。同時成廷珪有寄靜逸處士顧仲庸詩云。環堵蕭然一室寬。只除詩酒寄清歡。瓶中有粟分寒士。橐裏無書上熱官。揚子莫年空識字。龐公蚤歲已遺安。先生獨卧風塵表。吾欲相從接羽翰。仲庸為人似貧而好義者。南村稱其以財雄一鄉。或不盡然。然南村又稱名公鉅儒多館其家。張蛻菴承旨其一。恐又非饒於財者不能。攷承旨名翥字仲舉。晉寗人。以詩文著名當時。游揚州最久。眾聞其名。爭延致之。仲舉肢體昂藏。行則偏竦一肩。韓介玉以詩嘲之云。垂柳陰陰翠拂簷。倚闌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朱樓盡下

簾坐中皆大笑有善相者謂仲舉為雨淋鶴雨霽則沖霄後果
官至平章政事仍翰林承旨仲庸與仲舉結納當在游揚未遇時
顧今蛻庵集中絕無一詩及仲庸何歟

陶敬宣

徐鉉仕南唐為知制誥與宋齊邱不協坐洩機事貶泰州司戶鉉
在泰所作詩余已採入海陵詩徵附錄中同時官泰州刺史者為
陶敬宣陶與鉉有舊禮遇優渥故鉉詩有海陵郡中陶太守相逢
本是隨行舊乍申拜起已閑曹部閒辛勤還執手之句鉉又有陶
使君挽歌次章云始憶花前宴笙歌醉夕陽那堪城外送哀挽逐
歸艎鈴閣朝猶閉風亭日已荒惟餘遺客淚灑酒後池旁太守益
沒於泰州官次其歸也鉉作詩悼之攷南唐陳致雍撰泰州刺史
陶敬宣謚議中云東吳牧民勤恤不倦寬裕順理惠和以施謚法
慈仁和民曰順其陶敬宣請謚曰順太守德政於此概見惜州志
不為立傳秩官並佚其名後之修志者其將有取於斯文

趙賁可趙師涉

王臨川文集外制門有皇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賁可起
復舊官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制又有趙師涉者簽書泰州軍事
州志秩官皆失載攷州志秩官雜曹有趙師晝未知孰是

三王艮

王艮有三一字止善又字止齋紹興諸暨人累官淮東道宣慰副
使至正八年卒元史有傳一字敬止吉水人建文二年進士對策
第一貌寢易以胡靖艮次之又次李貫三人皆同里竝授修撰燕
兵薄都城艮獨飲酖死明史有傳一為吾邑心齋先生附見明史
王畿傳

鄉俗語

鄉俗語多有見於唐人詩句者如謂窗櫺之長者為隔子元稹詩
云隔子碧油糊又云朧月斜穿隔子明謂日記簿為號簿王建詩
云向晚臨階看號簿眼前風景任支分謂草草杯盤為小酒姚合
詩云小酒恣情斟趙嘏詩云小酒故人稀謂醉客逸去為逃席李
廓詩云不樂還逃席唐彥謙詩云眾飲不歡逃席酒謂紈絝子為
富家郎韋莊詩云閑客不須燒破眼好花多屬富家郎謂半暖為
温暾熱王建詩云新晴草色綠温暾謂器破而未離者為璺李賀
詩云山璺滴清漏謂縫人為裁縫蔣維翰有春夜裁縫五絕如此
類者不一而足

退庵筆記

卷二

查周甲科
丁狀元
胡諸二公
第四人
儲文懿
宮氏四世進士
陳氏五聯捷
繆氏科名
程氏科名
仲氏科名
俞公傳臚
卯辰榜最吉
己丑兩探花
癸未三會魁
癸酉前後榜
宋明進士
父子兄弟進士
少年會元
兄弟狀元
解會狀
分甲
館選
補殿試
周氏世德碑
陸碑
安定墓誌
司寇墓誌
應州墓誌
侍墓誌
費此度書
吳徐椏帖
魯亮儕書
論繪事
三唐
楊小像

退庵筆記卷二　　海陵夏荃退庵纂

查周甲科

邑甲科宋代稱極盛周歸貞登端拱己丑進士弟嘉貞安貞相繼登進士歸貞子孟陽孫濤渙注泌裕定辭定民七人曾孫橦社禎重播五人元孫方崇方雄際可三人雲孫端節俱先後登進士自歸貞下九世得進士二十人紹興乙丑進士周麟之視歸貞為五世孫然其為嫡支與否州志選舉未注他書無考未敢臆斷麟之自稱余家登科者二十餘人海陵號所居為叢桂坊在當時周氏科第之盛甲於海內其次則查氏查盛雍熙乙酉進士弟道端拱戊子進士盛姪拱之盛孫塾曾孫應辰元孫琛龠二人俱先後登進士計五世七進士邑著姓推許查周三族考選舉志宋明兩朝許氏無登甲乙科者何以與查周並稱范文正文會堂詩有一學許查周句許氏子弟殆列膠庠者眾多歟觀歐陽文忠許氏南園記知其先世有隱德其與查周並稱也固宜

丁狀元

宋王十朋回丁狀元特發啓中有伏惟狀元挺秀海陵蜚聲天闕之語丁公登紹興庚辰梁克家榜進士廷對第三紫元太史論泰形勝亦云王俊乂釋褐狀元丁時發廷對第三足破俗稱泰科第無首甲之疑考狀元亦號狀頭其名始於唐首甲第三名榜眼始於北宋唐時曲江宴本以榜中最年少者為探花使一名探花郎非專指第三人稱第三人為探花始於南宋渡後丁公於紹興三十年登首甲第三其時尚未有探花專稱不然州志既稱王俊乂為狀元亦當稱時發為探花不當僅稱廷對第三矣至龜齡稱時發為狀元疑其時首甲三人初無定名狀元之稱皆可通假此亦高宗朝尚未專稱第三人為探花之一證陔餘叢考引魏道輔詩話云宋太宗時朱嚴以第三人及第附舟赴任王禹偁送詩曰賃舟東下歷陽湖榜眼科名釋褐初北宋時第三人亦呼為榜眼既可呼為榜眼又何不可呼為狀元乎

胡儲二公

前明吾邑多達官而無鼎甲祇成化辛丑甲辰兩榜四年中胡少參玉儲文懿巏先後成進士廷試俱二甲第一俗謂之傳臚考狀元榜眼探花名目始於唐宋古書談選舉科甲無稱傳臚者羅文夏園云胡公亦是解會點傳臚與文懿悉合言之確鑿是說也余惑焉果爾州志不應失載且題名碑錄可按也頃余讀柴墟文集贈胡公少參之陝詩敘中云七人場屋中乃始發解蓋各房分經始於宋理宗紹定二年明沿其制揭曉後褎然能冠一經者即謂之發解非真一榜之首也文懿撰何處士墓誌名曰處士二子伯瑛仲瓚瓚以毛詩發解云瓚邑人成化辛卯中式載州志選舉如羅文言瓚亦將為解元乎州橋北有尚書解元石額即此義羅文學識素優余師事之前所言丈非不知特惑於傳聞未深思耳不足為病

第四人

宋進士殿試分五甲第一狀元承事郎第二榜眼第三探花文林郎第四第五從事郎第六人至五甲終並迪功郎宋制如此若今

之二甲第一。即宋之一甲第四。宋杜常登第。神宗謂執政曰。杜常第四人登第。郤一雙鬼眼。葉石林避暑錄話。稱李育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陸放翁家世舊聞。稱其祖佃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挈佃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劉後村送王實之赴長沙幕詩題下自注云。殿試第四人。然則今之所謂傳臚。亦可稱第四人矣。

## 儲文懿

王受軒先生（孫麟）著蕊亭隨筆。其書可匹庭聞州世說。且中多格言莊論。有裨後學。非僅紀桑梓文獻而已。余已抄撮入叢書矣。中載儲紫墟鄉會試皆第一。及殿試甯文毅閱卷忌之。遂抑置二甲傳臚。陔餘叢考引明人小說。王鏊以解元會元赴廷試。人皆必其三元。會甯文毅閱卷。不欲人與己同。乃置之第三。然則文毅所抑。乃王鏊非紫墟也。二說非無本。文毅必居一焉。豈非盛德之累乎。

## 宮氏四世進士

宮氏科第。甲於一邑。所難者四世進士。相繼不絕。紫元太史（偉鏐）中崇禎癸未會魁。授檢討。入 國朝隱居不仕。康熙初就徵入都。援獨子養親例回籍。肥遯以終。至宮氏之發科甲。則自中憲鶯鄰公（繼蘭）始。中憲中崇禎丁丑進士。是為太史公父。太史長子定山先生（夢仁） 中康熙庚辰會元。八子友鹿先生（鴻歷） 中康熙丙戌進士。俱先後入詞館。友鹿子書升先生（懋言） 中康熙癸未會魁。科分在友鹿前。計四世五進士。三翰林。科甲緜延。元魁相望。可稱鼎盛。又定山孫柄和先生（雖） 中康熙乙未進士。友鹿孫觀成先生（煥文）中雍正癸丑進士。王鞠劬中憲嘗云。吾家安得有世襲進士。唯宮氏足以當之。

## 陳氏四聯捷

陳氏自子鄰大參（相） 中成化乙未進士。至 國朝嘉慶辛未成進士者共八人。八人中四聯捷。汝及主政（汲） 次山主政（應詔） 同嘉靖乙卯丙辰。曉堂給諫（忠靖） 順治丙戌丁亥。曙峯修撰（厚耀） 康熙乙酉丙戌。可謂家世使然矣。至汲應芳父子進士。應詔汲從子。鄉會俱同榜。厚耀忠靖胞姪。亦先後成進士。其甲科鼎盛。洵宮氏之匹也。

## 繆氏科名

繆司寇公（沅） 曾大父欽以糧長伏闕上書。籲免泰州浮糧萬五千餘石。至今蒙其利。德至溥也。再傳而公生。康熙己丑以第三人及第。吾邑自前明無與鼎選者。州志稱公振泰州七百年之文運。非夸語也。公娶俞正林先生（楷）女。早卒。生四子。長義圃先生（集） 雍正癸卯 恩科順天舉人。丁未進士。次 先生（梓） 雍正丙午舉人。三香令先生（琬） 雍正甲辰舉人。四海峯先生（標） 雍正己酉欽賜舉人。當俞夫人沒時。公年二十八。終身不娶。鰥居三十一年。如戒行僧。能人所難。一異也。夫人沒年才二十餘耳。已舉四丈夫子。二異也。自癸卯至己酉七年中。四子俱先後登甲乙科。兄弟競爽於一時。三異也。乾隆戊戌會試。公曾孫晴嵐先生（祖培）褎然首舉。可謂盛矣。然晴嵐先生中會元時年甚少。廷試歸班。士林惜之。嗣後亦稍衰矣。至嘉慶戊寅。而吾友彬甫（文煥） 始一領鄉薦。所謂盛極難為繼也。

程氏科名

程京兆公（盛修）先世休寧人。祖房友公（麟琯）江都恩貢生。至公以士著久。例入泰州籍。補弟子員。康熙庚子年二十八舉於鄉。庚戌成進士。入詞垣。官至順天府尹。年八十五卒。子綠野公（選青，原名嗣乾）乾隆癸酉順天中式。孫嵇亭先生（應佐）嘉慶丁卯解元。曾孫香巖先生（紹芸）嘉慶庚午經魁。元孫祥鏊道光戊子經魁。五世科名蟬聯不絕。可謂難矣。余聞京兆公母何太夫人。事姑吳極孝。姑患口瘡。粒米不能入。勢憊甚。殆不可救。時太夫人生子在襁褓。乃日以兒乳飼姑。久之姑愈。兒以絕乳不育。後公官京尹。太夫人年七十矣。公告養南歸。　御書春暉延景扁額以賜。時論榮之。享年九十有八。天之報施為不爽矣。公立朝不為矯激之行。居鄉曲與繆海峯黃寶堂沈平輿諸老。倣洛社耆英故事。以詩酒自娛。尤好汲引後輩。人望之如景星卿雲。宜其享盛名。躋上壽。聲施奕禩也。自綠野公以下。大率禮法自持。雍雍恬退。稱其家學。德門衍慶。豈無本哉。公曾元輩皆與余善。故悉知其家世云。

仲氏科名

妻大父松嵐公（鶴慶）乾隆壬申恩科領解江南。闈中首題子曰可與言一章。元墨膾炙一時。壬子外舅柘庵公（振履）赴省試。闈題舜有臣五人二句。闈中得公卷。驚為奇才。宿學主司鐵冶亭先生（保）尤擊賞之。批云。以渾灝之氣。運瑰麗之詞。異彩紛披。一空羣作。遂定元。選文已發刊。將竝梓三場全卷。顧以頭場三藝起結俱用三矣三字。副主考李雲門（潢）疑焉。欲抑置副車。鐵公不可。曰。寧不中此才詎無出頭時耶。是科竟報罷。考是科鐵公以禮侍為正考官。而副考官李以閣學兼禮侍。外省正副考官皆用二品。前此所未有也。故衡文多不相下云。迨嘉慶甲子。公始獲鄉薦。詎壬子已十三年矣。戊辰成進士。　廷試二甲。以縣令用。分發廣東。八月赴任。舟過金陵。時公胞弟雲浦公（振猷）省試甫出場。相見於舟中。公贈別詩有官無遠志嗟予老。家有元燈賴爾傳之句。蓋是科闈中首題與松嵐公壬申發解題同。揭曉後雲浦公果中式。高紫嵐舍人（筠）代擬硃卷房批中云。先後同題。是父是子。春秋聯捷。難弟難兄。洵稱藝林佳話。

俞公傳臚

俞公天木（鐸）順治壬辰進士。選庶常。志稱　國朝邑人與館選自公始。余向見俞公祠抄本族譜。甚蕪雜。略記公傳中有傳臚字樣。知不足據。頃閱新修州志選舉。公名下注傳臚二字。為舊志所無。其為沿抄譜之譌無疑。考題名碑錄。公登順治九年壬辰科鄒忠倚榜。二甲四十五名進士。

卯辰榜最吉

吾邑名元。多出卯辰二榜。前明張存簡公（文）中順天已卯解元。儲文懿公中成化癸卯解元。甲辰會元。林東城公中嘉靖壬辰會元。　國朝王雪樵先生（晉原）中雍正癸卯解元。程嵇亭先生（應佐）中嘉慶丁卯解元。此歷歷不爽者。

己丑兩探花

康熙己丑繆湘芷先生　廷試第三。韓公光愈亦　廷試第三。兩

公生同里是均以第三人同年及第。泰國蕞爾邑，己丑一科得文武兩探花，可稱鼎盛。

郡科名在康熙朝極盛。庚辰（三十九年）寶應季公愈第二人及第；癸未（四十二年）寶應王公式丹第一人及第；丙戌（四十五年）、己丑（四十八年）高郵賈公國維、吾邑繆公沅先後均以第三人及第，絡繹四科，一郡連得首甲，可謂盛矣。因論邑科甲並及之。

癸未三會魁

康熙癸未會試，吾邑與魁選者三人：唐石鄮先生（麟翔）第三名，俞太羹先生（梅）第十三名，宮書升先生第十八名，可謂盛矣。尤可異者，書升先生科分名次以及詩四房，房考李姓，悉與乃祖紫元太史相符，宋商邱筠廊筆記曾言之。

癸酉前後榜（鄉試）

康熙癸酉唐石鄮先生中式第三名，乾隆癸酉鄉試唐漁舫先生（嘉珽）亦中式第三。漁舫為石鄮之族姪，其科分名次先後相同。今州橋北尚書解元額，乃漁翁舊居，今易姓矣。

宋明進士

邑甲科在宋為極盛，自雍熙乙酉至淳祐甲辰（州志誤作淳熙，不知淳熙無甲辰，果淳熙，亦不當編在嘉定端平後），幾與宋為始終。入明百年無登甲科者，至成化丙戌張公文、張公璣始同登進士。何文運湮鬱之久，抑極盛難為繼耶？然宋代甲科之盛，亦由其時海陵地極遼闊，攷州志選舉，宋進士如如皋諸王、泰興諸潘皆列焉。地大物博，人才輩出，宜明代不及也。

父子兄弟進士

余前紀周氏五世進士十三人，查氏五世進士七人，宮氏四世進士五人，可謂盛矣。此外父子進士者：宋姜猶元豐壬戌，子熹大觀己丑；明張璣成化丙戌，子承仁宏治乙丑；徐蕃宏治癸丑，子嵩正德辛巳；呂傑宏治壬戌，子懷健嘉靖壬辰（案呂傑、呂懷健見州志選舉進士考。題名碑錄明宏治十五年康海榜無呂傑名，懷健登嘉靖十一年林大欽榜，見題名碑錄，下注錦衣衛軍籍。州志選舉子傑父子名下均當注錦衣衛軍籍本州人八字為是）；陳汲嘉靖丙辰，子應芳萬歷甲戌；韓楫嘉靖乙丑，子爌萬歷壬辰（二韓山西蒲州籍，因州志列入選舉，故及之）；宮繼蘭崇禎丁丑，子偉鏐崇禎癸未；國朝繆沅康熙己丑，子集雍正丁未；仲（諱）鶴慶乾隆甲戌，子（諱）振履嘉慶戊辰。兄弟進士者：宋胡志康、胡志宏同登慶歷丙戌榜；周種、周秩同登熙寧癸丑榜（州志選舉進士有潘及甫、潘希甫、王彭年、王松年、李去偽、李去非、呂安仁、呂安上，皆宋人，疑亦兄弟）；國朝劉育杰雍正庚戌，弟育渠雍正癸丑。此約略可紀者。

少年會元

儲文懿公成化癸卯發解，年二十七；甲辰聯捷冠南宮，年二十八。王弇州皇朝盛事紀少年會元曾及之。

兄弟狀元

諸書談選舉科名者，從未及武科，若吾邑劉氏卻有可紀者：劉公夢金乾隆壬申會魁，官至總鎮；劉公榮慶甲辰狀元，現官廣東提督；劉公惟馨丁未進士，官至協鎮；劉公國慶己酉會狀，現官山西大同總兵官。榮慶、國慶同胞先後成大魁，同時官提鎮，洵足紀矣。

解會狀、

邑學宮東方空。前明諸老屢議填補。且人迹罕至。荒蕪叢雜。為文運否塞之象。凡出入皆由西黌門。堪輿家謂武科當盛於文。劉氏二殿元其徵也。今劉公國慶為乾隆乙酉會狀。而嘉慶丙子邑單錦又舉鄉試第一。同時解會狀俱全。亦一奇也。

分甲

宋制進士廷試分五甲。第一甲第二甲勅賜進士及第。第三甲第四甲勅賜進士出身。第五甲(勅)賜同進士出身。朱子登紹興十八年王佐榜第五甲九十名進士。此其證也。明制分三甲。 國朝因之。邑宋進士甲數無可考。前明賜進士出身者。張公文陳公相冒公政。徐公蕃。張公承仁。華公湘。徐公嵩。林公春。吳公國相。陳公汲。李公存文。韓公楫。胡公來貢。韓公爌。劉公宏宇。劉公(萬)春。宮公繼蘭。其名次最高者。林公春二甲七名。宮公繼蘭二甲六名。益進呈時列前十本也。而胡公玉諸公曜俱先後二甲第一。俗謂之傳臚。此外自張公獄以下。皆賜同進士出身。而沈公良才與館選。宮公偉鏐初授鄞縣令。後改授檢討。皆三甲也。此前明甲科可紀者。 國朝 賜進士第三人及第者。繆公沅一人。 賜進士出身者。俞公鐸。陳公志紀。陸公舜。宮公夢仁。宮公懋言。俞公梅。唐公麟翔。宮公鴻歷。宮公鐩。程公盛修。宮公煥文。仲公鶴慶。仲公振履。王君佐業。計十四人。其名次最高者。陸公舜二甲七名。宮公夢仁二甲五名。符驤以三甲入翰林。時年五十八。其父子先後同列二甲者三。宮(鴻歷 懋言)二。仲亦如前明之有二徐(蕃 嵩)二韓(楫 爌)也。錄此使後之談甲科者有所考焉。

館選

前明邑中諸鉅公多由進士列膴仕。然與館選者寥寥。儲文懿天才宿學。真翰苑器。兼以解會列二甲第一。亦未與。時論惜之。其榜下授館職者。祇沈公良才(嘉靖乙未)。李公存文(嘉靖乙丑)。辛皆以庶常散外。亦不終為翰林。紫元太史崇禎癸未授檢討。未散館而明亡。一云公初選鄞縣令。未就。旋授檢討。其說未詳。入 國朝。俞公鐸順治壬辰成進士。選庶常。志稱邑與館選自公始。繼起者為陳公志紀(順治己亥)。宮公夢仁(康熙己丑)。俞公梅(康熙癸未)。宮公鴻歷(康熙丙戌)。繆公沅(康熙己丑)。張公符驤(康熙辛丑)。程公盛修(雍正庚戌)。八人而已。其以特恩授館職者。康熙癸未進士陳公厚耀以算學受 聖祖特達之知。初授編修。復授修撰。實為儒生榮遇。厥後侍公朝。以乾隆庚辰進士。充 四庫館分校。 欽賜編修。皆異數云。

補殿試

國朝邑人補殿試者。宮公夢仁康熙庚戌會元。時因籍貫事。鄉人官京師有尼之者。至次科癸丑始補殿試。授翰林院庶吉士。劉公育梁雍正癸丑。與宮公煥文王公家相同榜進士。而題名碑錄列其名于次科乾隆丙辰。疑亦補殿試。其故則不可知。道光癸未王君佐業成進士。以目疾遲至次科丙戌補殿試。以戶部主事用。

周氏世德碑

侍講周公穜與王荊公為中表。乞王選上世墓誌。屬米元章書之勒石。號周氏世德碑。寘杭州西湖上南山滿覺院中。余已錄其語入梓里舊聞。偶思荊公所撰諸誌。當載臨川集中。因檢集得尚書

刑部郎中周公墓誌銘。曾祖種右侍禁周君墓誌銘。祖種王夫人墓誌銘。祖母種泰州司法參軍周君墓誌銘。叔祖種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墓誌銘。父種荆公與周氏有連。重以侍講。請益銘其三世矣。別有祭周幾道文一篇。幾道名濤。侍講之父。即所銘尚書屯田員外郎者。是幾道之母。荆公之從姑。荆公與濤為中表弟兄。視侍講則表叔矣。元祐初。蘇文忠舉侍講為鄆州教授。侍講疏請以王安石配享神宗。文忠即上章自劾謬舉之辠。迨紹聖中以王安石配享神廟。崇寧中又配食孔子廟廷。未始非侍講濫觴。平情而論。荆公之學術固優。第生平自信太果。任事太銳。又委用章呂諸小。遂幾以學術誤天下。排擊既衆。執拗愈堅。又未始非元祐諸公激之使然。試以荆公人品心術。較之二蔡二惇。自不可同日語。侍講請配享。固屬阿好。文忠自劾。亦適成過激之舉耳。頃錄荆公所撰周氏諸墓誌入海陵文徵。以補州志藝文之闕。因並及之。

陸碑

光孝寺。晉義熙年建。此邑中古剎之最久者。晉碑有無不可考。可考者。宋慶元中寶章閣待制陸游所譔泰州報恩光孝禪寺最吉祥殿碑記。然自南宋迄今。迭罹兵燹。碑石久亡。乾隆四十六年。圖先生昇譔重修光孝寺碑記。稱今碑石並文尚存。余頗疑其說。閒叩之光孝寺僧煥然。然告余聞之長老。百年前寺頹敗特甚。時州署前適有示禁條件須勒石。苦無碑材。司事者啗寺僧利。竟鑿碑石去。磨其文重刻之。據僧言此事當在乾隆甲申前。自甲申之後。主僧皆得其人。安得有是事。然則圖記稱碑石尚存。特虛語耳。文人好奇。輒作大言。亦一病也。

安定墓誌

劉公忠子。泰州志藝文。祇列胡安定儲文懿王心齋林東城四公墓誌。餘不採。最有識。第原刻安定墓誌下。不著撰人名氏。康熙己亥魏茨蕪重刊本因之。雍正志又因之。皆不著名。讀者疑焉。頃考如皋縣志。始知為宋端明殿學士蔡襄撰。歐陽文忠公撰胡先生墓表。稱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者是也。文忠所撰墓表。並海陵許氏南園記。劉志不收。亦是一闕。

司寇墓誌

姜文桐軒著叢談偶錄。稱澧南少司寇墓誌。桐城張文和廷玉撰文。金壇王吏部澍書丹。旌德劉景山勒石。可稱三絕。初搨二千張。凡送當路皆裝潢成冊。用粉撲者尤佳。墓誌一項。費二千餘金。固由物力滋豐。亦義圃諸公子孝思之篤。非後來重貲財薄父母者比也。三十年前各房尚有數百張。近詢之無矣。誌文見襲參栲栳集。其不同者。門人徐葆光所改云云。近司寇墓誌搨本甚不易得。頃余展轉購得數紙。書刻精絕。知姜文非虛譽。第曉巖先生重刻之餘園詩精選本墓誌刊列卷首。注明胡宗緒作。宗緒字襲參。原名嘉。桐城人。雍正八年進士。官國子監司業。案誌文云。集書來乞銘。以集兄弟故從予遊。予又從公在楚久。深相知也。是宜銘云云。其為胡公作無疑。姜文謂見襲參栲栳集是也。及後入石。取誌文首尾稍移易之。姜文謂徐葆光所改。其借用張文和公銜[illegible]名者。時胡公初成進士。名位未顯。而司寇官京師。與文和深相知。觀文和撰

公詩序可見。自與泛泛假名鉅公者不同。余錄文和序入文徵附錄文
錄墓誌定為胡公作。因從其題。且避重出也。余上所云姜文惜未
之見。部吏所書墓誌墨蹟。今藏王丈沂中家。余曾見之。

應州墓誌

繆義園先生。少司寇家君也。以雍正丁未進士。累官應州知州。卒
於乾隆二十一年丙子。越明年乃葬。華亭王公與吾為撰墓誌銘
書丹。篆蓋者。常州彭公啓豐。二公皆公丁未同年也。司寇墓誌王
盛丹書。彭公此誌。酷肖其體。亦一異也。鐫石者鐫晰公摹勒精能。
亦不減景山。合觀二誌揭本。則繆氏留心墳石。力求精好。其用意
至深遠矣。邑中諸鉅公率有誌墓之文。然後學祇知購司寇父子
墓誌拓本。裝池珍重。不及其他。則物之能久遠者。皆其所自為也。
錄其文而歸之。司寇墨傳太史二誌拓本余屬復購得。在刪此誌。余假自修次例

侍墓誌

侍潞川（一作鷺川）太史。年四十九。以瘍生于首卒。士論惜之。太史無子。
時弟臣亦未有子。侍臣生子。以為之後。其妻弟江寍鄭君權厝君
卅甘泉之西山。其權厝誌銘。為桐城姚姬傳先生譔。書丹則夢樓先
生。誌銘勒于乾隆四十三年。蓋太史沒之次年也。句文之書皆鄭
君為之。姬傳工古文。夢樓書法海內珍重。太史誌銘。萃此二美。且
摹勒亦甚精好。鄭君謀所以不朽太史者至矣。道光辛卯。余從湯
悉齋假拓本歸。把玩累日。急錄其文。入文徵附錄中。以余所見
國朝御先生誌銘。搨本繆司寇墓石外。此其亞乎。

費此度書

費此度（密）先生工草書。屢游吾泰。句書者甚眾。今片紙不可得。程
鶴彬（紹袁）贈余小橫披。為先生自書。坐天濤菊圃題晁仙畫偕寄
園其山龍若過太平庵諸詩。蓋先生與陸寄園過姜堰作也。過堰
歲月無可考。其追書則康熙十八年九月十四日。攷是歲九月邑
人儲頴如（鑒）迎先生至其家。十一月始應方贊五之聘。去泰州。此
卷當在泰作矣。麻村王纘亭（宗培）又贈余先生所書赤土頻磨新
得劍。綠綈長裹未傳書十四字楹帖。上款玉濤。不知何許人。同時
邑寓公有呂半隱（潛）先生者。亦工書。近尤不多見。韓慶門曾許贈
余半隱所書詩冊。未幾慶門卒。兄粹生久替廢。亦相繼卒。兄弟皆
無子。並族人子為後。所藏盡散矣。良足深惜。

吳徐楹帖

桐軒詩話（稱）吳尚贈湘芷司寇一身須愛惜萬事且從容之十字楹
帖。字端楷。以前輩自居。錄以俟考云云。今此聯歸余辟蠹山房。行
楷書。上款書贈豐南先生。下題吳尚二字。有東吳吳尚印。
脾胃疾。正坐此病。觸懸此聯作座右銘。究未能身體力行。得稍裨
益。為可愧耳。同時又購得徐壇長（用錫）太史書聯。為衛生每苦拙
任道或能通句。筆用中鋒。力透紙背。無上下款。紙背有繆善夫（承鈞）
丈細書。徐壇長對四小字。因総為壇長書。下相先生工書法。著字
學劄記二卷。得八法之要。以鄙意揣之。此聯亦司寇物也。下相與
司寇同登己丑趙熊詔榜進士。交最篤。且周旋京邸。楚中最久。
兩聯均售自繆氏。為司寇物何疑。

魯亮儕書

余讀隨園所撰魯亮儕傳。知為雄偉非常之人。心嚮慕之。後讀程京兆公夕陽書屋詩集。有留家林晤魯亮儕同年詩。其頷聯云。虎頭燕頷名家子。破帽青衫我輩人。可謂頰上添毫。又詩注云。思縣遇盜。君手擒二人。餘逸去。益知先生雄武。隨園所傳不虛矣。丁亥秋有持先生草書求售者。急購之。幅書芙蓉夜月開天鏡。楊柳春風擁畫圖十四字。詩句妍秀。書法圓勁。銅琶鐵板。一變而為曉風殘月。始不似先生為人。無上款。尾書庚戌冬書魯之裕七字。庚戌為雍正八年。京兆登進士歲也。考安徽通志。先生太湖縣人。康熙庚子舉於鄉。與京兆同年。後官直隸清河道。

論繪事

吾邑精繪事者甚夥。以吾所知。以夏烟林為稱首。烟林名厚。東臺場人。(今東臺縣)紫元太史稱其瀟洒不問生計。山水人物。擅名一時。則其畫品可知矣。道光己丑有持烟林畫幅求售者。開幀見高峯聳削。老樹槎枒。雪意彌漫。山谷山徑有驢數頭。背有重馱。雙耳簌簌。僵滑欲仆。二人短衣尾驢後。以手擁鼻。寒意瑟縮。似逆風而行。真神來之筆。烟林畫筆流傳絕少。急購之。款題萬歷丁未七三叟夏厚。丁未為萬歷三十五年。烟林當生於嘉靖十四年乙未。距今三百年。真老畫師矣。烟林後有盧海瀛(世美)邑巨富。工山水人物。唐敷五(志契)工山水。弟相五(志尹)工翎毛。他如李湘洲(芳)趙雲石(穀)輩。皆精繪事。此明季畫手可略述者。國初李箕山(穎)張石樓(嶔)兩家畫筆最有聲。圖繪寶鑑續纂畫徵錄皆載之。唐日昌者。契尹姪也。(按志契所撰繪事微言。知志尹為契弟。日昌為契姪。復據紫元太史微尚錄存。知日昌亦志尹姪。新洲志以契為尹弟。日昌為契子。恐有誤)

工翎毛。周鼎工梅花。李若木(善樹)工山水小品。景余曾得一便面。若木筆秀潔明淨。絕無點塵。真逸品也。徐虹亭稱陸吳州(舜山)水絕工。鄧孝威稱戚白雲(著)為吳陵丹青名手。(孝宗定九新柳堂集云新柳堂初為戚著繪圖著字白雲泰州高士嘗蓑衣箬笠任其所之云云惜州志隱逸藝術兩門均未收)諸家畫本。惜未之見。繼起如繆青嵐(蘊)方搏齋(鈞)各有擅長。園椒墩姜桐軒兩丈亟稱之。其筆墨揮洒。必有異於俗工之所為矣。

三唐

邑畫師競稱三唐。三唐者。志契志尹日昌也。志契字敷五。明諸生。志尹字聘三。一字相五。明國子生。志契弟。日昌字爾熾。明天啟六年諸生。國朝康熙時歲貢。契尹之姪。契工山水。流傳絕少。所著繪事微言四卷。收入四庫提要。稱其深得六法之蘊。其畫筆當非粗工所能及。尹工翎毛。長幀巨幅。頗見于世。辛卯歲。大饑。有持尹所畫百鳥圖求售者。急購得之。幅畫巨鳳二。百鳥繞之。鳥心有偶。畫意頗火色。然烜染精緻。設色古艷。翡翠蘭苕。不足喻其鮮明也。畫作於辛巳。是為崇禎十四年。距今百九十年矣。余所蓄卿先生畫軸。烟林雪景外。此乃其亞。日昌亦工翎毛。得從父尹之傳。紫元太史稱契尹父孝康。遺產頗饒。因學畫疊石為園。而家遂廢。則兩君之風趣可想矣。惜父孝康佚其名。(疑即唐洪度。唐可大見州志選舉)

楊小像

楊古存先生(瑚璉)康熙初詩人也。以明經終宮枚波(濤)從市攤購得先生小像冊頁。為像者十。或參禪。或煉丹。或漁。或劍。或執鞭。或臂鷹。或抱琴。或插菊。或把筆背立。或手摩太極圖。命意各別。生

面獨開。洵一奇也。題贊者為俞音隱潋、陳芳楷、蔡半嘯苞、沈桓雙嘉植、許鹿村彭年、顧湘靈瀛、余羽尊儀曾、程訥庵瑞初、姬田瑞枋諸公。或詩或贊。或楷或草。或篆或隸。行款參伍錯綜。又一奇也。繪圖者為蘭陵李秝。字左民。余所藏羽尊小像。亦秝筆。傳神奕奕。真頰上添毫手也。志稱先生居西村。今圖中先生自題多用西村二字小印。倡為詩會。以竹箋分題。其人嗜奇好古。可概見矣。

退庵筆記

卷三


鐘樓鼓樓

駱駝嶺

鐵盤礟

蘆洲

東山寺張王像

仙源萬壽宮

南山寺

西山寺

松林庵

吉祥庵

陳庵

董孝子祠

董孝子辨

慈義祠

蔡孝女祠

張王墓

曹皇后

徐侍郎墓

徐贈公墓

退庵筆記卷三

海陵夏荃退庵纂

## 鐘樓鼓樓

鐘樓鼓樓峙。今州治東西。以州治前南影壁（在今州治前影壁之南斯文雅堂浴室之西）度之。二樓正在兩腋。俗傳今州治為南唐永寍宮舊址。二樓均當為李氏所剏。姜丈桐軒作南唐永寍宮大樓鐘歌。（同時陳灃堂繆靜軒兩公皆有詩繆作載所編冰玉集康熙時劉阮仙先生有吳陵古鐘歌見手錄詩稿）斷鐘樓為南唐建。亦引影壁作證。頗怪劉志疎畧。說似可據。然余竊有疑者。鐘樓古樓外州志又別有譙樓。在州志南。舊傳李氏幽楊密行子孫居此。一云荊罕儒為州團練使。周世宗賜以鼓角門戟。遂鼓建角樓於上。滈熙中州守萬鐘重建。龍圖閣學士韓元吉為之記。載州志藝文。鼓樓在州治東南。洪武初州守張遇林建。正統間同知王思旻重建。今州治東南之鼓樓。據州志當是洪武初建。而州治南李氏所建之譙樓。竟屬子虛烏有。可疑者一也。元吉記。祇稱考其造之歲月。葺於紹興丁巳。若樓則創自南宋初者。初不詳其為南唐建。為荊罕儒建。且記鼓樓畧不及鐘樓。可疑者二也。州志譙樓屬古蹟。鐘樓鼓樓屬公署。以二樓隸州治西旁也。志稱鐘樓在州西南。洪武四年州守史遇建。宣德五年守蕭旭修。萬歷初年又修。顧未詳建置之義。可疑者三也。自余考之。州志之失。在分鼓樓譙樓為二。而姜說亦未為得也。攷州志有舊志今志之別。周顯德中陞州為團練州。以荊罕儒為團練使。築子城。周二里許。為州治。宋元因之。此舊治也。在今鼓樓直北。察院馬廠之間。韓記云。樓之於郡府皋門之地也。如目之有眉面之有顴。此譙樓在州治正南之一證。今州治乃洪武三年知州張遇林即古海陵縣基所重建。州志謂譙樓在治南。指舊治也。謂鼓樓在治東南。指今治也。鼓樓即譙樓。州志妄分為二。致啟後人疑議。州志之誤也。姜丈據南影壁斷鐘鼓二樓均為南唐建。不知古州治在今州治東。譙樓直北。丈詩云。即今古蹟賸影壁。二樓基址無偏倚。是直以今州治為永寍宮故址。今州治創於明初。南影壁必同時建。否則亦必古海陵縣之舊影壁也。何所見而定為南唐耶。永寍宮舊址在譙樓北。相傳譙樓乃其宮闕門。後於其北築子城為州治。俗傳州治為永寍故址。蓋指舊治非今治也。譙樓初為宮闕門。後荊罕儒改建鼓角樓於上。故又名鼓樓。永寍既在鼓樓直北。當日亮無又建鐘樓於西偏數百步外若贅旒之理。或曰。子以鐘樓非李氏建。可謂辨矣。然鐘樓之設。獨無說乎。余曰。居今攷古。有可據者則據之。無可據者度之以時勢揆之以情理。否則闕疑可也。志稱鐘樓之設。在洪武四年。乃移州治之次年也。州治移置古海陵縣基。則譙樓正在東南。勢有偏勝。故於西南特建鐘樓以配之。亦堪輿家形勝之說也。故洪武三年張守建州治。四年史守即建鐘樓。首尾二年。蓋一時事也。且張守不獨建州治。兼於其時修鼓樓。志稱鼓樓遇林建是也。當均為洪武三年事。張公去官。史公接任。即建鐘樓。此事理確然可據者。余豈好作翻案文字。輕議前人乎。又攷今州治在萬歷三十一年知州李存信特改大門。建樓其上。此仿臺門之制。凡公署多有之。且明季事無與於鼓樓之數。此外有望京樓在郡圃內。（宋咸平中守曾致堯建）

清風樓在舊治內（一名清風閣自五代時已有）景范樓在迎恩門內（城南門名為范文正舊行衙）門東一名揚清樓並喜雨樓俱在舊運司署內此皆樓之附麗於公署者因並紀焉

余既定鐘樓為明初建今樓基巍然巨鐘乃明鑄非南唐物矣鐘身大半沒土中姜丈謂鐘高丈餘亦臆度之辭樓基今成瓦礫堆高與鄰屋平不似鼓樓尚有二堍可辨形迹也自堆而上有埂可通人行上有古桑一株紫藤一樹嘉慶六年夏夜忽大雷聲桑斷之鄰人嘗言黑夜間有鬼物踞鐘上或時聞丈鼓吹聲自鐘出乾隆六十年大修學宮明倫堂告成諸紳士議遷鐘置黌序以備考擊蠲期具畚鍤焚香楮致祝迴旋斸旋陷衆力莫能舉遂罷去又云先時里中好事者欲舁致神祠中附鐘居鄰生子女輒禱於鐘求之鎮壓福庇俗謂之記名聞議徙鐘衆大恐慮既及子女羣阻之有老人云泰為鳳城鐘乃鳳膺不宜啓事遂寢姜詩云議遷議徙多阻撓是也凡鑄巨鐘必具鑄之年月及司事者名氏於上借衆具畚鍤時鐘身必豁露竟無剜剔款識辨之者宜諸公狃於南唐之說牢不可破也

## 駱駝嶺

州治西南昇仙橋東地名駱駝嶺其地隆起如駝峯故名州八景之一明洪武元年設守禦所於上今仍焉已丑冬偕張式南（學渠）宮校波訪駝嶺故址見廳事基特高敞中懸駝嶺清風四字額（雍正年立）書法率吏體瘦硬有逸氣廳前甎臺高與堂平西偏古杏一株槎枒輪囷百餘年物也時逼寒葉盡脫所中人云夏初結實蓋數石云

## 鐵盤廠

予宅西十餘步折而北俗稱為鐵礮巷相沿已久不知為鐵盤廠之譌紫元太史云預備倉東水一區名鐵盤廠或云鐵礮相傳尉遲恭鍛於此時有鐵脚出若山石然云云道光四五年間東鄰高氏拆園中屋插地得堅塊甚夥確犖壘砢狀類山石重數十百斤不等初得之甚喜蓋園本國初田氏舊宅田固雄於貲疑窖藏中物細視之迺鐵脚也或慫恿售於釘鐵店計其工炭之費適如其值無羨利遂棄置無過問者此事余親見之太史之言驗矣

## 蘆洲

城內東城麓有水一方廣數畝湛然而清淨不可唾每當秋水瀰漫蘆葦蒹葭雜樹木陰翳浴波之鳥親人唼藻之魚可掬是謂蘆洲水次有老屋數楹宜飲酒宜賦詩宜弈棋其地不減城西小西湖春雨草堂諸勝姜丈桐軒撰蘆洲記云宋寶慶間州守陳垓勤心民事闢市河小西湖蘆洲皆其遺迹小西湖以宮氏春雨草堂顯蘆洲新舊志闕焉惟國朝孔東塘博士有與杜于皇黃仙裳交三俞陳芳蘆洲讌集詩見湖海四集文獻足徵僅此而已少時所見東城圖畫太平園諸蹟敗瓦頹垣無一存者蓋去陳公五百餘年矣後其地屬陳理堂學博嘉慶丁卯冬李南阿作書乞為別墅理堂時官下邳許之顧地廢已久興復匪易理堂南阿旋相繼歿事遂寢云云錄之以為後之考蘆洲者有所據焉今地歸馬姓近事不復詳

東山寺張王像

出東門過迎春橋里許。有東山寺。舊名東山常樂教寺。唐大中年建。歲時有司迎春東郊必蒞焉。殿東廡壞屋三楹。中供張王像。龍目海口。英姿颯爽。洵偏霸之主。王衣龍衣。戴烏巾。腰玉履鞾。右手執扇。旁列二侍者捧印敕。觀其服色儀制。疑所塑乃太尉像。至正十八年元封 王為太尉 非王者像也。前列小竹香案。香火久絕。衣履塵積。像後為瓻臺二層。前一層差卑。上供王金身像。面目軀幹與龍衣像無異。相傳 國初時賽祭甚盛。其衣龍衣者。賽時舁像也。再後附牆瓻臺差高。上供三女像。冠帔莊肅類古后妃。王妃當國破時率姬女赴齊雲樓焚死。可謂烈矣。三女像。劉其一也。餘二像無攷。案張王宮者劉夫人外有姬人李金兒青有道術死封仙妃見宮闈小名錄 或後人附益之。余家先塋在東門土山莊。每歲掃墓必迂道謁王像。輒徘徊廊廡間不能去。寺僧嗜酒。終日酩然。叩以寺有王像何自始。及賽祭事。皆不能答。詢之土人。亦無知者。後讀張海房太史所撰吳王傳。稱明亡。邑有客姑蘇者。王示夢曰。我思返故鄉。客求得其像。載以歸。奉於州之八蜡廟。廟在南門外四望。山川壇在其南。萬歷間州守崔國裕建。庚寅秋。偕張式南儲价人顧藩過廟訪王像亡。有疑王像初奉八蜡廟後移於東山寺歟。姜堰三學庵亦有王像。祀服軀貌與東山寺像無少異。湯懋齋說。

仙源萬壽宮

仙源萬壽宮。為宋徽宗大觀元年。敕賜名。徐神翁守信得道於此。前明林會元春王中憲相說皆讀書觀中。在今東門內。崇寧中詔展修拓屋至五百區。當日規製鉅麗。可以概見。今屋僅數楹。百分之一耳。其左為劉猛將軍廟。不知建自何時。欲求最後所謂守雌堂。及侍御讀書處諸古蹟。百無一存。宮當東門衝。且壯麗。故不免兵燹。余每過其地。輒念仙翁不置。疑土中當有斷碑古礎。惜不可得見矣。屋後一帶田塍甚遼闊。皆宋時宮基舊地。其古蹟僅存者宮之東南數十步。有巨石柱二。是為宋時宮之大門。凡坊柱四面皆平。此二柱東西相向處。獨有石稜凸出。疑供閨闔之用。且柱下有巨石限。益知為門柱非坊柱也。宮舊棲羽流。今易黃以緇矣。稿皇甫真人丹井在仙源萬壽宮側今門外西牆下有眢井一又西北數十步有井尚可汲真人丹井未知孰是

南山寺

庚寅夏五。偕式南游南山寺。縱觀殿廡齋寮。甚宏壯。洵古剎也。見東西兩方丈。創者創也。修者修補苴綴搶。適振興之象。第殿宇高大。穿漏時有。旋功不易耳。於二殿西北廊下。得重修南山寺碑記一座。嵌牆內。碑立於嘉靖三十年。邑人李鵬撰記。鵬嘉靖時貢生。官浙江餘杭縣令。記敘建置甚詳。寺在勝國為祝聖道場。且開設僧正寺司於內。大殿鐵鐘以銅為紐。架以二巨木。不足異。寺僧頗傳會其說。鐘文蹟起。為永樂十八年鑄。是邑諸寺中鐘最古者。寺外浮圖聳立。八景之一。隸寺若附庸然。是日余邀式南往學宮搨碑便過寺。初不知寺有碑。奴子已先攜搨具在學宮候余。寺碑不及搨。因與式南別寺僧去。

西山寺

邑有南山北山東山西山四寺。基址廣袤。殿宇宏整。以北山為最。

南山西山次之。東山極湫隘。若論建置先後。則北山唐寶歷元年建。東山唐大中年建。南山唐乾符三年建。西山明季方誌師改建。今四寺惟西山最破壞。庚寅夏五偕式南价人往游。歷大門二殿正殿。草萊沒脛。寂無一僧。正殿中懸俞天木公書額。殿角銅鍾適體鏨經文。苦陰闇莫辨鑄鍾年月。元帝廟俗稱南天滋廟僧覺定曾告余泰諸寺鍾。以西山為最。中多金也。諦視可見。凡鑄大鐘。須用黃金寶器入爐冶。鍾成乃足貴。復從殿廊西折而北。入小門。廚竈在焉。有短衣僧出揖客。叩以寺有古蹟否。僧漫指廚前井曰。此鳳皇井。指二殿內木塔曰。泰為鳳城。此塔為鳳膽。明宏治四年造塔七級。以木為之。俗稱西山寺寶塔不見天是也。或云邑有三山不出頭。塔下山乃其一。恐長出。故以塔鎮之。余笑曰。揚郡正苦無山。若有山乃大美事。何鎮為。復叩僧寺有碑石否。僧導至二殿外。指門前石一方曰。此碑頭也。又導至東牆腳惡草中。手披叢蔓。指示曰。此碑座也。僧言寺初有山田。住持某從住別寺。挾田去。碑勒田數。因毀碑滅其迹。所餘者趺額而已。是說也。余信之。惜碑毀無從錄其文。亦嗜古者之憾也。豈獨茲寺之不幸哉。

## 松林庵

學宮西數百步。有松林庵。不知剏自何時。嘉慶辛未。偕宮漁舫德洋俞子中庸康瑞伯發祥過庵。甚荒也。老僧偉幹宏聲樸野戇魯。見客至大驚喜。蓋久不聞足音矣。庭中古松。李喬生先生記謂是松非柏今仍其舊高及檐際。雙根虬結。屈曲盤折。千態萬狀。非諦視之不得端倪。若引而伸之。可得十許丈。勢起東南。直趨西北。軒軒騰起。欲拔地飛去。僧出李喬生先生保泰所撰古松記示客。始知庵舊為儲文懿修藏宮中丞讀書地。剏始當在成化前。記又稱昔有人寓此。竊其下琥珀去。則此松當是唐宋間物。又稱繆文善夫撰松影庵記。文多闕。可匹桐叟。其稱松影。必有本書。記字甚劣。余携歸漁宮時圃姻丈騏書之。裝潢付僧。令張諸壁。為此庵故實。今懸東壁者是也。未幾。老僧沒。其徒某朴野誠篤如其師。日為振興計。自余以養痾杜門。不時至。己丑偶與鶴彩過庵。則庵門移南向。門舊東向榱柱窗櫺丹雘一新。僧他出。因與鶴彩坐廊廡小憩。余謂鶴彩曰。凡為僧者不視其所住為傳舍。不乾沒緡錢為飲醞近婦計。孜孜焉以新頹敗起廢墜為念。是大好事。無可議。然如此庵。今自大門以及佛堂齋寮。遍加丹漆。如火如荼。並將松枝下撐搘短木。若杖若杵者。一一赭之。不肯放過。遂頓令荒破古庵陡變做暴發戶。不且使吾蒼髯叟古趣掃地耶。俗僧不曉事。規而漆之。同一噴飯也。鶴山曰。否否。寧為是。如子言。恐剋佛面金。偷袍質磬者。紛紛藉口矣。豈非一大罪過。和余笑曰。子言是也。當為我懺悔之。庵之二門有石鼓二乃以木為之斑駁而堅緻相傳為鹽官高鳳翰置亦異物也見李文南阿松林庵臥松說

## 吉祥庵

余近搜集邑中金石。或告余北鄉桑家灣廟有古碑。欲訪之未果也。閱州志寺觀。州治北十五里桑家灣有吉祥庵。疑即此。庚寅秋駕小舟往吉溝觀穫。携紙筆置篋中。過桑家灣。見岸側有廟。遂舍舟登岸。入廟門。見殿之西廊。巨碑在焉。乃重建吉祥庵碑記。劉公人齋宏宇撰。時天啟二年也。碑刻尚完善。就錄之。文甚平平。念邑

中碑版無多不忍棄置擬收入文徵中紫記稱庵名吉祥太僕蘭臺公所題創始在萬歷己酉顧其中稱唐元中丞相桑公肇基茲土故灣以桑家名瀾翫唐元中三字語氣疑有脫誤桑丞相不知何許人又稱村中井石可為的據考井在村中如意庵有小石闌無年代款式不足為據叩之土人亦莫詳其說碑文殆出於傅會庵僧導余至殿中指示曰此國公扁仰視中懸三藏法堂四字額為魏國公徐宏基題在庵前明時供奉藏經全部劉記稱僧祖節達岑修習淨田閱如來藏指此經久散失尚存二巨匱僧啟匱示余蠹蝕特甚余屬僧僅護之亦抱殘守闕義也庵僅十數楹制頗隘據劉記載當日庵基祇一畝五分建庵費祇三百餘緡可概見矣地又僻遠迺時邀士大夫足音如陳劉請必不憚為之題名撰記閩揚律行且所藏藏經為邑諸叢林所未有若祖節若達岑必浮屠中有道者能度越尋常比邱矣

## 陳庵

余從陳掖廷鳳綸假得抄本雜文一帙中有孔東塘博士所撰陳庵記康熙間公奉命治海堰來吾邑常假館庵中有所感作為此記記稱庵為陳氏佞佛所築即俗所謂家庵陳氏在勝朝多膴仕所創庵必壯麗觀其樓額門榜一為魏國公徐中山題一為華亭董宗伯書餘當稱是然欲訪庵故址鮮有知者庚寅閏夏偕張式南遍探城南古刹有報恩庵老尼者年七十餘故陳氏奴告余城東南有陳家庵一名藏經院叩以建置始末尼不能答因與式南迤邐東行過小教場繞出學宮後復東行數十弓路漸狹如岸下有河形乃古市河舊蹟樹木漸密疑入邨落跨河有小橋去橋數武折而北得所謂古藏經院者門外菜田方整如罫繚以土垣門內佛堂三楹甚庳陋中庭銀杏一株高聳雲際院有老尼亦七十餘詢以樓之廢及庵之沿革亦不能答第云舊基甚廣今院後隙地悉改為民居相傳大門屋三楹即樓架所改昔為陳家庵今為十方廟矣不知其他因與式南徘徊久之去東塘記稱庵在城南有樓五楹陳氏所築悉與今合其為當日陳庵無疑顧欲求昔年樓基榜額及記所云故井遺竈廢瓴斷甓均不可得在東塘作記時已不勝盛衰興廢之感矧至今又百數十年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特詳說之俾後之過其地者知為名流舊蹟未始非斯庵之幸也

## 董孝子祠

董孝子名永丁溪場人鬻身葬父及遇天女事詳州志永與父墓俱在丁溪辭郎河辭郎廟繅絲井鳳昇井鳳昇橋義鄉橋諸古蹟皆永故事永西漢人為吾邑人物之冠其井墓亦古蹟最久者祠為萬歷四十五年鹽院謝公建今在城內西南豐利橋西（豐利橋舊為名暮春宋淳熙三年建志稱自南村負草來鬻者多聚此俗呼高草橋此南水門入第一橋也案此橋今俗呼裏高橋蓋別乎南城外高橋而言）潮音寺內寺舊為火星祠後改建不知孝子祠何以合併為一己丑冬偕程鶴衫往訪寺外古木鬱森日月虧蔽甚幽僻入寺門屋不多而堂廡修整由佛堂西廊入小門有破屋三楹屋內竹木雜沓灰石坌集將為新祠計中木龕供孝子天女像冠帔藻繪剝落殊甚龕下甎臺嵌碑石高三尺許因與鶴衫移案椅俯而讀

之中勤至孝先賢西漢董公神祠十大字兩旁勒公諱永丁溪人父沒貧不能葬自鬻於本場治[illegible]絲家天降元女配後女於白[illegible]晝飛昇傳云孝感所致侍御謝正蒙粵西人巡鹺兩淮夢公與語因建董公仲舒祠於江都夜復夢公乃建祠於此紫元下勒高沙張大忠立廟重修九字案碑載謝公感夢建祠事與太史所紀同第張大忠乃郡邑人捐修之由並歲月俱未詳凡有修葺須撰文勒石俾後人之有所攷惜謝公當日未立碑石為闕典耶寺尼告予曰祠固列祀典屋久壞官至無展拜地甚苦之前以屋圮故請於州牧王公許之委吏目諸惟詮勘修吏目索賄不得卒尼其事事遂寢計明春必欲新之不敢復請於官矣尼名普源七十許人貌誠樸而勤樸作頹若行有道者明年閏夏偶與張式南過寺則祠已煥然新像飾炫爛且移碑石於東廡從余說也余允普源為孝子[illegible]作記今忽忽未有應抱憾先賢矣

董孝子辨

棠陽太史撰董孝子辨傳引汝寧府志云漢董永千乘人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古千乘地博興亦有永墓少失母漢末奉父避兵寓汝南家貧傭耕後徙安陸董仲永子也母天女生而靈異數篆符驅邪嘗游京山潼泉鎮毒蛇篆石尚在京山之陰後仙去仙女墓在府城西二十五里永子仲思母退葬衣冠處也永墓在湖南廣孝感縣太史遂疑在泰西溪者乃永父墓而永墓在孝感太史又稱余游楚州其地亦有董永墓云康熙末州牧萊蕪魏公取崇禎志重刊之於孝子董永下添注云按廣輿記永山東青州人徙居湖廣德安父沒黃州責身以葬事蹟祠墓俱在德安碑碣可考永有子為道士仙去亦在楚地泰州董孝子想另是一人年遠傳訛傳會為之好事者又為地蹟以實之考劉大參凉志無此注乃重刊時所增蓋狃於太史之說若余則謂必以孝子為泰人也太史不云乎隆萬間鹺院謝公正蒙自幼為諸生時夢董公自云泰州人期他年官泰州為建坊祠謝成名果以鹺院來揚方公座彷彿見公因下令建坊及祠八字橋所建是也今孝子祠在豐利橋西潮音寺內而太史云今八字橋所建是可見謝公建祠初在八字橋在後祠廢遂移其像於潮音寺此其確然可據者今孝子祠不得疑太史誤以豐利橋為八字橋也碑藝謝公粵南人以侍御巡鹺兩淮夢公與語因建董公仲舒祠於江都夜復夢公乃建祠於此其文與太史所記互有詳略其稱謝公初誤以為董江都尤曲盡夢中情事太史又云與化李文定公相傳為公後身夫公孝子也其精氣歷久不敝理固宜然使公而產於兗葬於楚其精爽當在楚兗間何致於二千年後眷眷於數千里外未發迹之謝公自道鄉曲姓字一夢再夢彷彿見形必俟建坊祠於泰而後已哉然則公之為兗為楚為泰不待智者能辨之矣其後身為李文定也事近幻余以理斷之有必然者與化故海陵地興猶泰也公誕降為朕元宰相近在鄉曲天意若非此不足以待孝子且使此邦賢智愚不肖皆知所觀感此造化之深意也然則公之為泰人又何疑哉又何疑哉或難余曰太史所據汝寧志錄異語魏注所據廣輿記非杜撰也如子言然則彼皆非歟余曰不然彼所據者亦方輿志乘耳均是志乘也何獨於彼而信之於此而疑之使公無示夢事其為兗為楚為泰未敢臆斷也觀

公一夢再夢匪僅為坊祠計殆明明詔我鄉人勿忘我楚我也今尚忍忘公楚公哉夫人物者鄉里之光也凡官斯寓斯苟其人可得傳尚思假借焉矧鄉賢乎泰固濱海僻壤紀人物者自當畀係以上無稽今又推孝子於疑似之閒使末學膚受者皆得操啓舌議其後余甚痛焉爰發明公所以示夢之故若預為今日聚訟地者公而有靈其許我乎

慈義祠

登仙橋有慈義祠荒落無稽無過問者庚寅夏五偕式南倄人出南門訪打魚灣諸古蹟過祠門入焉祠屋三楹甚庳隘中供木主六特書茂才處白劉君啓衷文波劉君光道印江李君邦相如江李君邦翰鳳郊邱君啟賢乾齋方君士元神位眾愕眙莫審其義久之於龕側得短碑一臨壁內拭而讀之始悉其事明萬歷二十三年泰大水有司不以聞六生奔走詣闕下籲陳疾苦得旨蠲賑全活甚眾歸舟抵淮上同溺於水州人感其德祠而祭之顏曰慈義紀實也祠之建緣來舊矣歲久傾圮至　國朝雍正九年六生後裔劉大楫等葺而新之請記於州牧石公蕆今祠中所勒重修六生祠碑記是也記稱舊有碑漶漫不可識近又百年舊碑石久亡考州志祠廟慈義祠注祇載六生溺淮而未詳致溺之由匪碑文後之人何所據邪其告災原疏亦有關係文字惜不與繆嚴蔡蕙兩疏同登藝文為可感耳六生裔劉姓二十一人李姓十二人方姓六人邱姓五人皆修祠者得著名於碑中懸二榜一為雍正九年州牧石公立一為乾隆七年刑部尚書劉公與龍立劉邑里未詳其屋之正梁上書大明萬歷二十六年歲次戊戌春二月吉旦直隸揚州府泰州署州事判官程先登建立三十四字祠尼指示客諦視尚歷歷云

蔡孝女祠

孝女名蕙父孕琦為仇所陷獄成擬大辟康熙二十八年春聖主復幸江南女上書訟父冤獄平反孕琦得釋女以深閨弱息冒犯不測出九死一生之計卒能格天悟　主救父全身孝女子抑奇女子哉張海房太史稱自有書契以來女子為父上書者於蕙僅再見當為吾邑人物之冠匪特超越巾幗而已原疏舊載州志新志去之可謂無識矣孝女有專祠在南門高橋北東河沿祠西河庚寅夏五偕式南倄人往訪門首僅存石額扉檻皆亡入門破屋三楹牆壁倒塌空洞無寸磚東一間柵以破籬廢蕭似有人棲止其中屋四角以壞木撐柱之三人愕眙相視莫敢先入然欲窮其事不得已躡足入見敗甑敝釜堆滿案上無下手處搜剔良久得木主上書　皇清旌表建祠崇祀上書救父蔡大姑蕙之神位諦視間屋搖搖欲壓因踉蹌出於草萊蕪穢中尋所謂斷碑殘碣不可得鄰某告余曰祠舊塑孝女像為墻所碎矣自屋圮官祭久闕余聞之憮然案孝女初許字繆澥當獄事急澥度孕琦無生理議逐蕙歸女不許及父得釋始歸澥未朞年病卒蕙積勞所致今仍稱為孝女成女志也西橋南有蔡小姐庵另是一人非蔡蕙也

張王墓

張士誠父墓在丁溪場九龍口稱為張王墓小海人告余王墓有異補鍋匠率取墓旁土供補鍋之用鍋不滲漏亦一奇也又有駕勝河在丁溪場中為士誠十八人起兵時所開又軍舖河在丁溪場西為士誠爭戰處俱見中十場志案丈稱士誠白駒場人而父墓顧在丁溪又稱士誠起兵行過丁溪為大姓劉子仁所扼士義中矢死士誠擊走子仁乘勝陷泰州今軍舖河殆子仁扼士誠處歟

曹皇后

庭聞州世說云泰謠有青蒲角上曹皇后游谿湖裏泰盂侯游谿湖裏陳泰盂是矣（案陳泰盂侯珪祖墓在游谿河岸）曹皇后無墓從問或云未必宋后（案宋后之說太無稽）當是淮張然淮張劉夫人不聞曹也云云考至正二十三年九月淮張自立為吳王尊其母曹氏為王太妃俗傳曹皇后當是指淮張母無疑或曰淮張祇尊母為太妃不當稱皇后且既稱尊即當稱太后亦不當稱皇后不知流俗稱謂多濫越不經類如此無足怪顧其母常勸淮張降元蓋賢母也卒葬蘇州磐門外吳人至今稱為娘娘墳至正二十六年（吳王四年）明太祖遣徐常規取平江戒曰吾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及平江祕天台王澤吊以詩有風雨明年寒食節麥盂誰洒太妃墳之句國朝汪鈍翁吳中感懷詩云蔓草自荒丞相府故碑誰識太妃墳皆指此正德中吳中古墓如城內梁朝公主墳磐門外孫王陵太妃墓俱遭勢豪發掘獲殉葬金玉古器無數見吳風錄太妃葬吳明矣諺云青蒲角殆指太妃生長處而言玩諺語初未明言青蒲角上有曹皇后墓也戊子冬客吳門叩土人娘娘墳云磐門外有大土壟者是欲訪之因甚雨雪未果

徐侍郎墓

宮紫元太史云城東門外徐侍郎墓舊東山寺小石移寺東偏中憲公謂徐野塋祖墳原最吉開墳得小龜為靈龜朝北斗自此地葬後遂一傳而衰不宜奪寺宇今東山寺西北數十步有大墳巷極廣潤高廠前臥二翁仲雖無神道碑石可考其為徐侍郎北屏公墓無疑墓去東山寺甚近地即古東山寺舊址小石移寺以葬都憲沈少司馬撰小石公墓志銘稱公營兆域於城東者是也後小石沒即祔葬侍郎公側前輩好談風水至不惜移寺宇圖吉壤亦惑甚矣都憲名蕃字北屏官右副都御史鄖襄巡撫工部侍郎小石名嵩官順天巡撫都御史東台縣西周卜莊有勅贈右副都御史徐潢墓潢北屏之祖徐氏祖墳又不止野塋一處矣今公裔多居東台其嫡支居某村者家供北屏小石兩公木主猶明物也儲佇人親見之

徐贈公墓

辛卯冬偕式南杖波至響林莊（林古原稱響）訪徐神翁藏蛻處過東山寺東行約二里許道旁有古墳土人相傳為前明都憲徐公耀墓地廣數畝塋基特高敞上有二墳一居中一祔葬者歲久削小不稱厥制墓門石坊亦傾圮坊之橫額有誥贈右副都御史徐公神道字略可辨左右列翁仲馬羊之屬立者仆者缺者有亡去者考參義公歷官左僉都御史卒於崇禎十四年辛巳癸未葬於海安

鳳阜之西。此見於興化吳相國所撰公墓誌銘。確然可據者。不得以公卒後曾贈左副都御史。遂疑坊額為公墓也。況州志冢墓亦稱公墓在海安鎮北門水關內。公海安人。其葬海安固宜。然則此墓非徐公燿不待辨矣。明徐小石公曾移東山寺葬其父北屏公。北屏初官右副都御史。後官工部右侍郎。北屏父達。當贈如公官。此必北屏父贈公葬地。厥後小石葬北屏。遂移東山寺。雖圖吉壤。亦因去先塋不遠也。北屏祖勅贈右副都御史潢。墓在今東台西周卜莊。見東台縣志。而小石之沒。即祔葬於侍郎之側。余故得斷此墓為北屏父小石祖名達者所葬。非海安徐公燿也。

退庵筆記

卷四


冐頂冇字
黃龍士
杜來閣
俞天木養生
九老會
張太史
廷杖
周氏女德
觀音粉
鹿女
明諸生
韓魏公
剜鶴聯句
懶答書
富鄭公
褚仁規
白將仕
查篇
秦諺
正名解

徐都憲
儲文懿
王明清
起雲樓詞記
韓楫韓爌
姚恭士
祀沐公跳竈王
泰酒
息嬀詩
璋圖
吳王傳
蔣德明潘原明
宮中丞
宮杜洲

# 退庵筆記卷四

海陵夏荃退庵纂

## 胷項有字

繆少司寇生而有湘字在其項故初名湘後更名沅字湘芷蓋公前世為全州湘山寺老僧人所知也庭聞州世說載徐北屏公軼事公父贈公故州掾見一盜情實冤多方活其罪其人銜恩無以報夜飾其妻以進贈公秉燭達旦數以手畫胸作天理字及北屏生有天理二字在胷此事知者少特揭出之以為不欺幽獨者勸

## 黃龍士

吾邑善弈者至今推黃龍士龍士名虬以字行姜堰人年十一號第二手稍長技益進有弈秋之目其父攜至京師挾其技遍謁諸侯王有某將軍者極愛重之賚予金帛極厚期年龍士思母欲南歸將軍不忍違之辭而命工圖其形復厚有所贈並約龍士明春必再至其遭遇如此杜茶邨有送黃童子序見變雅堂集其序龍士當生於順治末康熙初故號稱童子也龍士有弈譜余曾見之

## 杜來閣

黃宛生先生名位中號眉房邑之姜堰鎮人明季官錦衣衛指揮鼎革後隱居不仕以眥雄於鄉好結納當時名流子九河字天濤九洛字姬定皆工詩而九河名尤著九河一日方築室而黃岡杜于皇適至因即名所築曰杜來閣于皇為撰杜來閣記見變雅堂集與前送黃童子序余皆採入海陵文徵附錄中相傳鄭禹梅為

黃棃洲弟子鄭草堂方成棃洲適至遂以黃過名其堂與此事絶相類第不識棃洲當日曾撰一篇好文如杜老所作記耳

俞天木養生

陸吳州先生養生論云俞侍郎善養生者也親見以為師羅漢得真傳矣未幾外轉而卒於北口然則養生固足以死人哉又云養生之術有諸內必形諸外俞侍御吾兄事者每以其術招余余頗以其清癯蕭索而少之觀吳州所論則天木亦非真能養生者惜所云師羅漢得真傳其說未詳攷順治時有西域僧來吾州兩耳懸大玉環人呼為玉環羅漢漁洋在海陵所見毘羅國僧即此僧善導引積氣壽數百歲天木所師羅漢疑即此

九老會

程大京兆里居時仿洛社耆英故事聯九老會九老者繆公中林（百朋）沈公平輿（均）黃公保堂（鵬）繆公曉巖（櫺）宮公樸庵（煥文）劉公竹村（永錫）團公冠霞（昇）吳公葦叟（國衡）及公而九公有癸巳立春前二日松承堂小集作九老歌用柏梁體時乾隆三十八年公年八十一矣公又有壬辰嘉平望後與沈平輿與黃保堂繆曉巖集飲書齋七古起句云四人三百十五歲則三人者亦皆七八十許人矣惜九老歌中未注明諸公年齒為闕典耳九老中最著者程宮繆團餘五人後學多不知其名

張太史

詩人閔賔連歙人流寓江都與張海房太史友善賔連沒後家貧其子賣卜於市越二十一年不克葬太史為買地平山堂下清平橋側瘞之邀同人會葬太史有清明後十日會葬故友閔賔連詩和者甚衆又為賔連撰墓表江都程午橋太史書丹勒石焉且為其子孝磋續娶周恤備至時太史義聲播江淮間後午橋過賔連墓有詩云長埋詩老石橋邊墓表重看益愴然欲向秋風弔張仲吳陵何處有荒阡時海房已歸道山故詩意及之

廷杖

明代弊政廷杖其一也奄人奸輔用事凡正人不便於己其罪不至死者多以杖殺之一時倔强敢言之士亦甘受杖而不悔或反以予杖為榮者吾邑徐北屏公以疏劾逆瑾被杖疏惜不傳其子小石公以與議興獻禮忤旨被杖沈鳳岡公因丁汝夔事淩海樓公因建言俱先後被杖四公中海樓被杖尤酷幾殆賴同官（或云即海瑞公）伺朝門外出即以生羊皮蒙杖處得不死所積血紙襪二箱每三伏曝中庭為直臣遺事紫元太史言之甚詳（明海鹽鄭公履淳為端簡長子隆慶初官尚寶丞上書觸帝怒杖之百繫獄踰年其血縿子孫世守與海樓中丞所遺血紙二箱事正相似因並誌之）

周氏女德

高郵孫公升字君舉元祐時官至天章閣待制紹聖改元盡逐元祐諸臣公謫閩之臨汀時臨河劉延世侍親官長汀從公游凡公所論述而筆之為三卷名孫公談圃公初娶吳其夫人與王荊公妻兄弟也再娶周即春卿家有善行第未詳孫公夫人與春卿是何行輩其婦德必有可稱當為吾邑女士賢淑之冠故錄之

觀音粉

道光壬辰春斗米錢五百五十民大饑道殣相望客有從江南載

業滙水西談錄元豐中青淄荒飢山中及平地皆生白麪白石如灰而膩民有得數十斛以少麪和同為湯餅可食大濟乏絶所稱白麪蓋白石所化今觀音粉色獨赭由所化之石色不同耳

得觀音粉來者。粉色赭。非極苦人不得食。稍可苟活者。食之即踵急脹悶欲死。後細訪雖極苦人食之亦多脹吐死一時神奇其說。謂大士生此物救人。故名。粉乃山石所化。非奇荒不出。嘉慶十年曾有之。考唐開寶時宰相孫逖賀武威郡石化為麪表云。臣等伏見王倕奏武威郡番禾縣嘉瑞鄉天寶山周回五六里石化為麪。在近村閭及諸郡部落。自今載正月以來取食甘美益人云云。觀此則觀音粉之說非盡無稽。

鹿女

邑天目山鹿女得道事。具胡昉天目山記。又述異記。真山在毗陵。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鹿生一女。因收養之。及長令為女道士。武帝為立觀。號曰鹿娘。與鹿女事正相類。姜西溟論王右丞游感化寺詩。雁王銜果獻。鹿女踏花行。詩意即用此。劉須溪疑其用周禮鹿女之誤。案郊特牲索蜡之時。諸侯之貢使草笠而至。大羅氏致鹿與女。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與詩意絶不涉。辰翁殆不知有鹿女故事耶。

明諸生

相傳鼎革時。邑諸生數人不忍國變。相率至靖海樓縊死。聖朝實大甲乙之際。凡忠於勝國者。聖天子加之褒卹。易名崇祀。所以為萬世子臣之勸者。意至厚也。邑盡節諸生父老能知其事。不能舉其名。致令忠烈湮沒不彰。後生小子。靡得而稱。可勝悼哉。

韓魏公

州志秩官載韓公琦於仁宗朝以侍中知泰州。名宦又為之立傳。有興學勸農諸善政。又稱知泰日在州治臥病。夢以手捧天者再。為後受仁廟顧命。翼護英宗。執政三朝之驗。其說不知何據。考忠獻家傳。康定初公副夏竦為經略招討使。元昊入寇。環慶總管任福違公節制。敗沒於好水川。公上章自劾。降一官。授右司諫。以賊知泰州。初無知泰州之文。泰必秦字之譌。州志為公立傳。而儒學名宦祠又舊祀公者。攷慶歷五年公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事。今安陽集中揚州謝上表。謝賜歷日表。蓮花漏銘。祭聖母祠祈雨文。廳壁題名記。廣陵大雪詩可證。泰隸揚。亦公所治。此立傳祠祀所由來。後遂誤以為知泰州。載入泰州志秩官。亦不考之甚矣。國朝順治間新城王文簡司理揚州。州學名宦祠舊有文簡配。文簡東王姜丈桐軒曾見之後廢文屢欲請於學官而復之未果見丈所撰叢談偶錄 即此例也。特辨之以正州志秩官之譌。

劒鶴聯句

明郎仁寶七修類藁稱余幼時得抄本劒鶴聯句。乃范文正公在海陵時。歐靜滕宗諒所作二詩。屬對森嚴。造語雅健。當時已為難得。近讀歐陽文忠公集內載此詩。乃知歐非歐靜。即檢范集又無。意范集失收耳云云。攷范文正與滕宗諒同登進士第。文正於天聖中監泰州西溪鹽稅。宗諒亦於是時官泰州從事。與范為同官。又同事捍海堰之役。計聯句當在是時。至歐陽文忠之來海陵。諸書無攷。公知揚州在慶歷八年。范滕已先沒。祇公父觀於大中祥符三年判泰州軍事。距范滕官海陵僅十許年。天聖時文忠

或以他事來吾州。亦未可知。今居士集中均有此詩。不得疑歐靜詩竄入公集也。祇范集不載。當有脫誤。

懶答書

余性奇懶。又不工筆札。友生以書簡見投。有一至再至。竟無一字作答者。以此獲罪見疎。往往而有。不知者以為傲。其知者以為懶也。工部詩小心事友生。余媿工部多矣。然古人多有坐此病者。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江淹與交友論隱書云。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五。一則人間應修酷懶作書。東坡在黃州與王慶源書云。扁舟草履。放浪山水。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他若張蟾寄友詩。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恐是飾詞。吳梅村慣遲作答愛書來。亦是偏見。白樂天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作報書。並親知來書亦不願投贈矣。余非敢援古人解嘲。聊誌吾過云爾。客問余曰。古人中有勤于答書者乎。余應之曰。有。唐順宗朝劉禹錫干預大權。門吏接書尺日數千。禹錫一一投謝。日用麩一斗為糊。以供緘封。夢得之勤。叔夜之懶。二子優劣。當有能辨之者。客笑而退。

富鄭公

舊志載富文忠入流寓。新志刪之。入雜志。紀元太史稱州學有石刻蔣穎叔書云。鄭公侍其父鄭征商於海陵。今石刻久亡。惜太史未錄全文。無從考矣。所可攷者。文忠祭范文正公文。某昔初冠。識公海陵。顧我譽我。未必有成云云。極悽愴悱惻之感。蓋文正為文忠第一知己。故言之有餘痛也。又韓子蒼二律。可證子蒼元祐中游泰州。寓茅山景德禪院。天聖初文忠曾讀書於此。子蒼作詩時相距近七十年矣。子蒼名駒。詩原題為聞富鄭公少時隨侍至此讀書景德。後人為作祠堂。因跋余舊詩後以自嘲。今考劉大參原志藝文載此詩。錄為韓子蒼作。而佚其名。改題為富鄭公讀書堂。並易原詩數字。又刪其次首。均不無可議。修志須良史才。斯言豈過論哉。

褚仁規

舊志列褚仁規入名宦。考馬令南唐書。仁規傳其獲罪雖由於陳覺之搆。然傳稱規制泰州。掊克無已。多入私門。刑罰濫暴。加以奢縱。蓋既貪且酷矣。居官若此。尚可入名宦乎。清異錄亦稱偽吳臟臣褚仁規竊祿泰州。時有為隱語詩曰。多求囊白昧蒼蒼。董取人間第一黃。白蓋隱金銀字也。仁規有媿名宦多矣。府志削而不載。有識哉。

白將仕

州志秩官略於元代。新志稍稍增益。亦不過數人而止。攷元大德五年泰州西溪書院禁約中云。大德四年間前任海陵縣丞白將仕收買屋料。興復祠堂。重塑賢像云云。據此則白將仕官海陵縣丞。乃大德四年任。後之修志者當增入。

查籥

查公籥字元章。許國孫。紹興二十一年登進士第。州志未為立傳。

附見許國傳稱其廷對中首甲乾道中攝貳夏卿出典大藩而卒餘未詳案宋史王十朋傳云秦檜既死高宗親政金將渝盟十朋輪對極言守禦之策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以美之考公平生與忠文交最深後同官於夔倡和尤夥梅溪集中書啟詩篇可證也其有關於公之出處事蹟者如送查元章改漕成都詩云元章真國士未見心已投雅抱耿敢志共懷天下憂館閣育人材孰云專校讎諫慨論世事不見范尹歐疆場況如許孟不憂宗周精忠此肝膽苦語驚寬撝此言公官館閣時極言論事也君去最勇決我行尚遲留此言公論事罷職放歸也公所論必防禦金人事宜合觀送元章二律膚情殊未測淮甸可無防直道思闕日寒威誤隕霜危言犯顏易直道立身難去國名逾重還家迹始安等句益明矣又云龍飛起元老江淮擢貔貅禮羅得奇才戎幕資良籌此言孝宗起公乾道中攝貳夏卿治兵淮壖也去持夔州節遙泛瞿唐舟我亦來自番茲行豈人謀此言公初典夔漕忠文亦自饒移守夔州有同官之雅也綸言下北闕繡衣使西州流錢豈君事易地曾何憂君去誰撫摩欲借嗟無由此言公改漕成都也又皇華詩云夔府皇華地乘軺都幾人誰如二使者實惠活斯民自注云海陵查元章少城周行可同為夔漕措置偃折以寬民力蠲一路積逋凡十餘萬緡此公司夔漕善政可紀者撮錄之俾後之修邑乘者有所述焉

## 泰諺

泰諺云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相傳已久未詳其說頃閱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游觀吏人遂書榜揭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諺蓋本此特未著登所守何郡耳

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不然有一媪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拳一足下嘴謂藏其喙于翼間亦見老學庵筆記今泰諺有雞冷上窠鴨冷下河之說蓋亦沿上樹下水之譌耳

## 正名解

如皋冒起宗先生次子褒娶吾邑宮紫陽太史女與兄巢民與太史同登崇禎壬午鄉榜且同盟好締姻後巢翁答牋書封輒仍舊稱略不諱抑東淘王石袍先生大經譏其不當禮作正名解以正之反覆千言持論甚正使巢翁見之亦當首肯然則諱之義又曷可少哉又有可議者太史父名繼蘭太史女適褒者名婉南蘭不避祖名何居或曰中憲初名大壯後更名繼蘭不如中憲中萬歷四十六年戊午應天舉人移入北直靜海縣改名今時紫元太史甫八齡婉蘭為太史第四女安得以蘭字命名邪凡女子命名與同產兄弟二名者或同一字單名者或同偏旁此通義也若太史名女則嫌於無別故正之

## 徐都憲

徐都憲公名爟字蓼莪邑之海安鎮人相傳天啟甲子公將赴省試方祖餞有牝雞據戶限而啼公恚欲罷試夫人素機警立為解曰公雖不叫母雞叫海安街上中徐爟公意解將出門見犬升屋

坐脊上。夫人又曰此獸頭。（謂郎鴟吻俗謂獸頭）君今科必中矣。公置不問登舟。舟婦邋遢不可近。同舟人皆厭之。日晡婦捧粥一器置艙板上。婦袖拖粥中淋漓。眾益惡。相戒勿食。公獨勉啜二碗。未幾婦復至艙中徹器。自語曰。滿艙諸位相公都不中意。究是中了一位徐相公。是科公果售。

儲文懿

寶應朱子价先生跋某公西園讌集圖云。金陵為國家留都重地。宏治間先中大夫。以戶部郎中至時則海陵柴墟儲公為戶侍。好賢禮士。一時如東橋顧公南原王公石亭陳公及先大夫。咸游其門。稱南都四君子。今日藩復幸與我公相值。公以當代元老碩儒公餘修儲公故事。引曰藩而進之門牆云云。考文懿先凌谿十六年成進士。同鄉郡。同官南都。時文懿主持東南風雅。物望甚偉。凌谿以鄉里後進。繼聲其間。前于後喁。相得甚歡。倡酬必夥。顧柴墟集中。祇有別升之詩一首。而凌谿集并一首無之。何歟。然凌谿撰朱亭之狀云。女凡適少宰柴墟公。與之游且久。意愈恭。柴墟公物故。又為立嗣紀綱其家云云。即此寥寥數語。可見凌谿與文懿當日投分之深。不僅在語言文字之末也。

王明清

宋王明清字仲言。紹熙末判泰州。見慶元元年實錄院牒。文。其七月牒云。今訪得泰州通判王明清。有揮麈前後錄。須遵從已降聖旨指揮。移文王通判。借本差人抄錄云云。其九月牒云。已於七月內文移貴州去後。至今未見依應。前來。須至再行公文云云。是時州守莫濛。院牒須行州印。州移通判取書抄校。備文送院。此事例之當然者。二牒當日必立卷冊。惜年代久遠。無可攷矣。樓大防有送王仲言倅海陵二律。亦一證也。大防又有送子滓尉海陵詩。明清滓州志秩官皆失載。

起雲樓詞記

州志刊誤謂起雲樓詞記。為樊景陽作。非陳垓作。蓋據舊志藝文起雲樓詞記。緊接在甲仗庫記後。庫記為樊景陽作。而起雲樓詞記下未著撰人名氏。故臆斷為樊作。反刊新志列入陳垓作為誤。不知舊志藝文中閒有一人數作連綴而下者。每篇下皆著撰人姓名。不嫌重出。其不著者。蓋舊志脫誤。或有所闕疑。非謂後篇即前人作。不著姓名為省文也。況景陽作庫記在至和三年。起雲樓詞記作于寶慶三年。相距一百七十二年。乃謂二記出一人手。有是理乎。陳垓為州守在寶慶二年。記蓋次年作也。記稱前三年余城興化。即湖曲為滄浪清風閣云云。考垓於嘉定十六年令興化。築城建閣。見垓所撰重建興化縣學記。興化縣滄浪清風樓記。記又稱近創歸鶴亭于徐神翁鄉。林州志古蹟歸鶴亭注。宋守陳垓建。亦一證也。刊誤者胡弗深考歟。

韓楫韓爌

州志選舉進士。載韓楫韓爌父子。皆注山西籍進士。題名碑錄。楫山西平陽府蒲州守禦千戶所官籍。爌籍如其父。下添注直隸揚州府泰州人。凡守禦千戶所籍。即今之衛籍也。邑前明林定軒（正茂）東城春兩公。皆泰之守禦千戶所籍。其祖貫則閩之福清縣。先世

以從戎至泰。故隸泰之千戶所。二韓之先。疑亦泰人。或因官因戍遂占籍蒲州。然有可疑者。陳太僕應芳萬曆戊子典山西試。爌與傅少宰新德趙少司寇用光同出公門。後太僕卒。爌製祭文。略不道及鄉曲之誼。可疑者一。紫元太史撰徵尚錄在。庭聞州世說。凡邑名賢先達故家遺献。靡不稱道。二韓明季人。何獨見遺。可疑者二。州志選舉舉人止載爌而不及楫。府志選舉無楫爌名。題名碑錄於楫下亦未注明直隸揚州府泰州人。可疑者三。既果非泰州人。則崇禎志係出劉大參筆。不致濫登。題名碑錄。非盡無據。惜前輩未曾發明。泰諺官不至尚書。而州志有宋查丞相。韓考查氏自道始遷海陵。道陶籥輩多列顯仕。然無官丞相者。志蓋沿流俗之謬。惟爌官至大學士。累加少師。實泰產。然則世俗所傳。不盡然矣。爌歷輔三朝。相業大可觀。顧以昏耄垂盡之年。以溺孫故。為閹賊所劾。晚節不無訾議。余讀明史爌傳。每為爌惜焉。

## 姚恭士

江都姚諲昉字恭士。永言廷尉之孫。鄭超宗職方之甥。鄧孝威舍人之壻。僑居泰州西園。州志稱其茅茨甕牖。詩酒怡情。能以節自高。考先生沒於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葬城東響練莊。見團書田先生日記。惜州志未詳其卒葬。特錄之。書田名豐枏。雲蔚先生子。冠霞先生父。大銀台宮公受業師也。銀台丁酉鄉闈報捷。時有沈姓者具呈學中。控其假冒官生籍貫。一時浮議沸騰。先生悉力排解。事得寢。昔定山中丞以靜海籍中康熙庚戌會試第一。時同鄉官京師某某。名見紫元太史所著未山外紀。因攻訐非盛德事。故不著。場前廣布匿名書函揭怙思中傷之。及榜發。公果魁然首舉。總裁以蜚語故不自安。因以察參舉人冒籍中式。自行檢舉具題。　仁皇帝諭以同是天下士子。只論才學文章。真大哉　王言。總裁復具奏。四總裁十八同考有一人異議者。不敢以此位置。　仁皇帝允其請。奉旨禮部察議具奏。知貢舉曹公貞吉復題為榜首冒籍事關大典。請　勅部察處以肅功令。奉　旨已有旨了。禮部知道。部覆行直隸巡撫兩江總督查明具題。到日再議。及南北督撫兩題無異。到部業已彌彌年。應俟下科殿試。而紛紛之議始息。當禮闈報至邑紳某亦以冒籍相攻。至率子姪遮公舉州牧方公樹程笑謂曰。此非冒籍於泰者。何煩公等為。通國皆知公等素有隙。與其妒人。不如教子。異日成名。亦如是。亦何憤不抒耶。某慚而退。事遂寢。余嘗聞父老相傳。　國初時邑巨室鼎峙。或以勢赫。或以貲雄。互不相下。甚至交相傾軋。致釀巨獄。幾覆其宗。區區攻訐冒籍。猶其小者。特書之以為世家巨族之戒。

## 祀床公跳灶王

鄉俗除夕或正月四日。小兒女率以棗栗之屬祀床公床婆。床公床婆者。以帋印夫婦偶坐像。繪自色紙鋪。先期供於床上。祀畢則隨楮鏹焚之。相傳祀之則小兒得安睡。無夜啼驚悸之疾。初疑泰之俚俗。及閱樊榭山房集有云。己巳除夕。偶讀楊循吉詩。買餳迎灶帝。酌水祀床公。吳蓋同杭俗也。予老懶無事。所須者飽食安眠而已。因賦沁園春一闋。以當迎神之曲。然則祀床公之俗。且遍於吳浙。匪獨泰然也。又鄉俗臘底乞兒以蒲包戴首。用綵紙飾其上。

狀如高冠。手執春鞭。至人家跳躍不已。口唱吉語。連呼好好。謂之跳灶王。此乃古儺禮之遺意。其裝扮詭異。即方相氏所謂黃金四目。東京賦所謂丹首元製是也。唐李廓鏡聽詞云匣中取鏡辭灶王。灶王灶帝之稱。大率濫觴於詩人也久矣。

泰酒

宋時邑以雪醅酒著名。蓋用州治客次井蟹黃水為之。見清波雜志。煇稱蟹黃水重玩水名。色必微黃。以之釀酒。恐重濁如今之枯陳。似與命名雪醅之義不甚近。今此井久湮。蟹黃水不可得矣。國初劉萬莊在雜園志歷數南酒。如高郵之五加皮。今泰酒次者亦名加皮寶應之喬家白。泰州之秋露白皆列焉。秋露名與雪醅近。其釀法姜丈桐軒能言之。丈自言少時嘗飲此酒。清澈見底。淡而不濃。甘而不甜。香而不烈。其品在珠湖木瓜紫琅露酒之上。因釀法太繁。知味者少。酒家不肯為之。丈言如此。今邑酒坊通行酒。以色紅名紅酒。陳者良。亦名陳酒。上者為元陳。為老陳。為秘釀。性醕而燥。禦寒飲之頗得。二月後即不堪用。然色味濃厚。濁人腸胃。略無清氣。品斯劣耳。

息嬀詩

龔端毅與鄧孝威先生交最厚。不以窮達易。今定山堂集中與先生倡和詩不下數十百首。極綢繆斐惻之致。兩公交情於此可見。先生一日在端毅坐詠息夫人詩云。楚宮慵掃黛眉新。只自無言對暮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端毅讀之泣數行下。為之輟席。先生可謂端毅諍友。而端毅之悔已無及矣。昔呂文煥游潯陽琵琶亭。遇龍麟洲。呂令賦詩。麟洲即席為詩曰。老大娥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絃。夜深正好看秋月。卻抱琵琶過別船。呂見之大慚。蓋譏其負宋降元也。端毅當日情事。得毋類此。

學圃

上元紀伯紫學圃歌。為鄧孝威舍人賦。詩云。我為東湖樵。子學南山圃。相逢大道旁。雪涕問勞苦。我逢冬青樹。再拜不敢斧。子有東陵瓜。屢潰深秋雨。生事尚饑寒。吟詩坐蒿墻。悽愴幽咽。每誦一過如聞三峽哀猿。學圃者。舍人顏其居之名。其學圃二字小額。向藏韓君慶門處。慶門自言其曾大母為舍人女孫。先世藏舍人著述甚多。後燬于火。此額乃冒辟疆書。上有孝威先生學跋。書法通脫適媚。古趣溢於楮墨。辟疆書已足鄭重。重以鄉先生舊物。余得之不啻珍如拱璧也。

吳王傳

吳王張士誠傳。一見於明史。一見於橫雲山人明史稿。一見於堯峯文集。蓋鈍翁與修明史時所擬。一為邑張海房太史撰。見依歸草初刻。海房撰傳。稱王而不明。軍曰我軍。將曰我將。他如我常州我長興。我海陵之屬。皆以我字冠之。意蓋欲予王為列國也。而同時陳大始寓書海房。極言不當稱我。海房答書。反覆辨難。曲暢其說。持論頗近理。以余觀錢曾王讀書敏求記。稱戴良題陳敬初夷白齋集云。我吳王淮張之能得士心如此。非一時羣雄所可企及。然則稱我為內之之辭者。又不自海房始矣。紫元太史論泰舊志有張士誠傳。亦太史公為項羽作本紀意。新志顧不存。不知去此者

為諆前輩之論如此故余編梓里舊聞彙王王吳事都為一卷或有疑余阿好王者余應之曰予獨不見索元沂房兩太史所著書溥乎余亦獨行兩太史之志焉而已

蔣德明潘原明

錢竹汀先生跋通鑑總類曰宋詹事沈樞撰通鑑總類卷分二百七十一門嘉定元年樞之季子守湖陽梓板以行樓攻媿為之序元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海陵蔣德明分省於吳命郡庠重刻且令都事錢達求序於周伯琦則至正二十三年秋事也方是時吳中丁兵燹之餘日不暇給而行省猶知崇尚古學思故書之失傳而表章之亦可謂賢矣云云考張于至正二十三年秋七月自立為吳王治宮室建官屬改是年為吳王元年德明蓋泰州人而臣於吳者計其鋟版之歲正淮張自王之日也當是時王開賓賢館卑禮厚幣招致東南才雋之士一時如楊廉夫陳敬白王元吉之徒號稱傑出率皆從容幕府珥筆陪從王悉厚遇之故士樂為之用彬彬乎開國之規模有足觀者而其時在廷諸臣如蔣君輩類能篤學嗜古留心故籍蓋亦當時之賢士夫也同時有潘原明者亦泰人官浙江行省右丞與蔣為同官至正二十五年秋亦有禮經會元之刻或僚佐相勖而為也抑其時好尚同然與蔣君事蹟無可考（案陶南村輟耕錄云士誠改至正十六年為天祐三年陳丞相以下官以蔣輝為右丞居內省理庶務潘原明為左丞鎮吳興云德明疑即輝殆以字行）州志稱原明與李伯昇俱起鹽徒疑皆亡命梟黠聚亂竊取富貴者非能望其敦詩說禮徵文考獻慨然以搜殘補缺為己任也今讀原明所撰禮經會元序立言體要加惠來茲殆有古大臣風焉竹汀賢蔣君余於潘公亦云特惜其專城授鉞所事不終吾無取焉爾

宮中丞

宮定山中丞未達時與守戎賈公（賈名維新官邑守備康熙己酉間任州志秩官失載）同學劉公九皋在春雨草堂中召請乩仙呂祖降壇許中丞為丙戌新貴辛亥春當再晤於鳳皇敦之西同會者賈子修美劉子鶴廷也從中丞果以己酉舉京兆試庚戌領袖南宮因遲科殿試辛亥二月歸里次日詣仙壇賈公曰此即鳳皇敦西也前數年瓦礫場耳予為構堂其上相與復召乩仙呂祖降壇酬答一一不爽事具中丞行述

宮杜洲

宮杜洲先生（懋讓）定山中丞季子也由山東單縣令官德州刺史曾鎔鍊東琅邪臺石刻至今巋然阮雲台先生作秦琅邪台石刻十三行拓本跋中云前知縣事泰州宮懋讓鎔鍊東之得以不穨前知縣事傖父某于碑南面磨平遂裂痕刻長天一色四隸字自署名而隱其姓蓋同一有事於此而學與不學分矣案楊升庵丹鉛錄稱雲麾碑在陜西蒲城縣已斷裂正德中劉達夫以御史謫蒲城尉訪出以鐵束固之復為完璧杜洲此舉暗與古合均之有功金石不細近簿書鞅掌中具此雅懷韻事者幾人哉

退庵筆記目次

卷五

穆參軍
二鴻兩湘
四垞
李石臺
東鷟詩
匯紋相類
紅衣娘
孫豹人
五子圖三人集
高西園
杜兵憲
吳青嶽
費燕峯
神翁雪井
石刻奸像
賜謚
孫應時
查塾
許俞
孫德麟
王原吉
白斑
秋官補遺
惲南田
袁章

海陵夏荃退庵蒐

穆參軍

穆公名脩。字伯長。鄆州人。少舉進士。真宗封泰山。舉經明行修。以大中祥符五年就銓。補泰州司理參軍。負才伉直。與衆齟齬。衆皆忌憚。州通判秦應本嶺南小吏。為人狡訐。以公嘗慢之。尤忌公。會守郡者疾病。諸從事皆他適。得久專郡事。與其屬小誣搆以罪。謫池州。公秋浦會遇詩（池古秋浦地）云。衆奮漂山舌。孤縻坐獄身。君從成很翟。（另指張君獄事）我患搆姦秦是也。公沒于明道元年。祭州祖擇之哀公遺稿為三卷。題曰河南穆公集。擇之少嘗習古文于公者也。州志秋官。失載公名。紫元太史所著徵尚錄存有公傳。亟與化陸懸圃所增

渠東都事略儒學傳稱脩少豪放。舉進士。調海州理掾。脩恃才嘗忤監郡者。由是捃摭其罪。坐削籍隸池州 云 云。初不言其官泰州。而忤監郡謫池州。又以修官海州理掾時事。改公秋浦會遇詩序。云。大中祥符五年。為海陵郡司理參軍。以不能俯仰自全。不幸為奸人所伺。誣搆以事。因被罪南謫。為池州參軍。又其上潁州劉侍郎書。上監判郎中書。皆稱為泰州司理參軍。而蘇子美所撰哀穆先生文云。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忌之。又嘗以言忤貳郡。會守病。告貳郡者私黠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衆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冤。會貳郡者死。復受讁于朝 云 云。其敘事更詳盡。然則公官泰州非海州。而忤監郡謫池州。為官泰時事無疑。足之證東都事略之謬。（案宋史修傳亦稱調泰州司理參軍。竟未沿王氏之謬）

按北史洛陽二鴻謂崔鴻李鴻道鴻道石志王伯厚小學紺珠名目類引之部詩亦有所本

二鴻雨湘

葉鄉雨公選刻芸香詩鈔。徵詩于宮節溪先生。先生作長古誌謝。前輩古道。近不多見矣。中云在昔詩觀推大成。考成奎壁謝酬應。少後京兆双橋公。二鴻雨湘闢荒逕。二鴻雨湘。未詳其義。得偶得團冠霞先生昇所撰程京兆公家傳中。述鄭于宮元釪贈團雲尉先生鴻句云。海陵富才彥。二鴻與雨湘。二鴻謂宮恕堂太史鴻歷及雲尉。雨湘謂繆湘芷顧湘靈（灝）二公也。余始得其解。蓋京兆為冠霞妻兄。而雲尉乃其大父。故言之特詳。節溪先生生康熙初。去諸老未遠。且得于紅椒老人庭論者居多。故其稱引幾無一字無來歷。自先生歸道山。而理堂桐軒諸前輩相繼論喪。耆舊凋謝。文獻無徵。宜丁亥州志之役。紛紛聚訟。迄無成書。可勝歎哉。

四坨

儀徵黃裕號北坨。引東彝號南坨。時稱兩坨先生。泰州杜鴻漸又號東坨。說見廣陵詩事。以余聞乾隆間詩人錢塘胡裘錞客吾邑最久。號西坨。與黃張杜同時。癸未西坨來泰。選朋來集東坨與焉。得此則四坨皆備。視詩事所稱更毫髮無遺憾矣。時又有梁彥衡字松坨。三原人。寄籍江都。不在此數。

李石臺

臨川李石臺先生。父名學旻。字如東。舉人。（案先生撰庶母王孺人墓誌。稱前進士如東府君。州志作舉人誤）以天啓四年知泰州。在任一年。吏治簡靜。州人樂之。以益

案执法作時貴意。謝任志。志稱石台生于泰。故名來東。按先生撰弟旋泰墓誌銘中云。歲乙亥余補諸生。弟六姪字為如。余甫十二。弟方十齡。乙亥為崇禎八年。先生當生于天啟四年甲子。正先生父知東巖也。此為先生于生來之確證。且弟旋東少先生二歲。計其時先生父猶在泰任猶逾年。故又以旋東名其子。此亦陳及之意川臆說也。先生有過漢川蔡調先大夫名宦祠寄季弟詩云。遙瞻淪峽樹。未拜海陵碑。自注泰州峽江皆有先大夫名宦祠。見蓮龕集。

車螯詩

州志藝文向載王荊公詩三首。以寄贈胡先生清風樓雨詩。閔清邑中人物古蹟可登也。外又車螯石首。雖係物產。詩甚平平。且川在泰作。可不採。州志僑寓又載安石為淮南判官。以事出如皋。過主簿陳與之。後與之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安石再過之。有食車螯詩。見集中。執文收荊公車螯詩以此。案荊公送陳興之作。志誤興為與。序云興之主泰州如皋簿。某為判官淮南。以事出如皋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云云。州志所引本此。觀序中既未及在皋與興之時飲食車螯賦詩事。云未知州志何據。考臨川集車螯詩凡兩見。卷十二首卷十一一首。題止車螯二字。均未注明在何地因何人作。今州志所收車螯詩之美一首。後當有車螯肉之弱一首。不知纂志者何所見。獨割取前一首。且按州志荊公此詩作于皋。皋志收入可也。若云皋為泰屬例得附錄。不知宋時泰州領如皋泰興兩縣。若依府志例並收各屬。則此詩外所遺多矣。按都官集中有泰州王季士寄車螯蛤蜊詩。題既失之切。詩亦較勝王作。何反見遺。修志殊易言哉。

雁紋相類

康熙壬寅。周櫟園司農辭其父如山先生母朱太夫人于鍾山北鎖石之陽。時太夫人雁底异紋樹起。作奇石狀。其上有木若翳樛枝縈拂。嘉條攬柯。觀其意人。咸稱吴瑞。真吳陳其年為作瑞木賦。此與併文謂雁紋正相類。然文謂植之前和。成枯松怪石。雖以二條左橫右柳紋周櫸。身尤為吴鼎。周母紋生雁底差不逮耳。

紅衣娘

袁子才新齊諧。載劉介石牧泰州時。請仙州署。有自稱紅衣娘者。歌詩云。眼如魚目徹宵懸。心似酒旗終日挂。月光照破十三樓。獨自上來獨自下云云。偶閱壓線集。載常熟溫彥客京師。寓西樓女鬼。其題詩亦有眼如魚目徹宵懸。心似酒旗終日挂。西樓滿酒有誰知。獨自上來獨自下等句。紅衣娘此詩正與此合。豈此莫鬼魅專于抄襲亦為近日詩人東塗西抹一味作應聲蟲耶。休寧汪訒庵刊擬黃集。採紅衣娘詩。其好奇之過。殊收之不勝收矣。

孫豹人

三原孫豹人先生及家揚州。與吳陋軒交最善。自順治中至康熙庚申。三十餘年。中寓居泰。因對以茶村詩老。或一至再至。皆不及先生之踪且久也。余輯海陵詩徵。擬編先生詩入流寓。以此代成之未將也。州守田公雯氣作擇。邵丞一錆公乾符。天麟。廣文錫公

山銘。化洪皆張靈先生。一時如鄧孝威、黃仙裳、易田授、周雪山諸公
相與更唱迭和，詩酒淋漓，殆無虛日。故詩游稱極盛。時先生寓
半善庵，赴歲將歸。先生有歲暮寓中遣懷八首。及寄沈雅詩。
皆庵中作。庵在州橋南。余每過庵，欲求詩老下榻其處。又不
可得。楓吟遺集，泉地通名士之風流。今流連久之。今欲先生
游東岑即及飲謹齋、隱之秋。時可綴於此。若干篇，俾後之人有
所考云。

順治七年庚寅，先生客安豐。題楚人陌軒。集次首注白云是
余曾卧處。月色更雅。蓋是先生時曾客安豐之寓陌軒。
或同時事，取了前後。惜無可考。

九年壬辰，先生客富安時，若旱，先生作旱詩。

十五年戊戌。先生客樂善庵。時州牧田公雪龕與公善。先
生贈詩有乞食余果拙，爲官爾更貧句，可想見田公
風概矣。卿丞趙公乾符、廣文錢公山銘，皆張靈先生，
治具相招，與邑鄧孝威、黃仙裳、易田授、周雪山倡和，尤
盛。時飲陳雁群西爽堂，刻僅三唐公玉鏞堂、易田授
園中，皆有詩。是冬，先生於樂善庵度歲。

十六年己亥正月十四夜。先生飲錢廣文署，有觀燈詩。

十七年庚子，先生游東台，泛舟西溪。又過安豐。

康熙元年壬寅，先生偏游東台、安豐、富安、角斜場，過陌軒，
爲題礙坊詩。七夕同陌軒舟泊城下。

十年辛亥，歲暮雪中舟過安豐，訪黃仙裳天浦兄
弟。飲天浦秋佳館，遂宿焉。

十九年庚申，先生在泰同宗六九、黃仙裳飲陳居三宅。

五子圖三人集

郃陽王幼華又旦與吳陌軒、孫蜀人、汪舟次、郝羽吉士儀，孫吳
逆爲幼華，唐戴倉作五子樽酒論文圖，各載其詩。品面咫
幼華、陳澤州、高江村、洪公皆有題句。即此可想見前輩之風
情。又同時孫蜀人、吳陌軒、楚人，王師酌之，李布韓嘗戲號
孫蜀人、吳是詩古今刻名三人集。故蜀人有陌軒三人詩，
序云：卿先生程太宗小少時，欲合孫、吳二家詩，卒未就。
公陌軒詩七古自注云：此余五十年前舊所經陌，中歲即未
及成編。書此誌愧。公之服膺二家，爲何如也。併公此詩，成爲
六名二人集知。公詩有提以二人詩不朽句

高西園

東有幽麗室。自號五十年樓。高公西園，風翰一號南村，又號爲
第二侍。舊無廨署，治事舟中。公乃首創廨署，今廨事
東壁。西隔二楼。石一刻公隸書鹽律總會四大字，一刻行書
詩三章，俱肆超妙，爲吾邑金石中不多覯之品。惜知者少。
庚寅今奴子李磨揭二本，以二本贈公二書墨西。隸書尤佳。
晚右臂患痺，乃用左手書。因自號左手生。程鶴珍贈
余左書小楷扇。爲邑陳公方行端，官膠州牧時，西園所
贈詩稿也。西園膠人。故自書治下殘民，書法更勁奇肆。
不可方物。殆勝於右腕。頃余又覯得公隸書詩句大幅。

詩云樹老石瘦知何支欲把黄茅縛一间伴得字大如巨盌有離
戕枝香雪卧不須放鶴也孤山
詞督壖使北郭盖公官太时作公临群在班正甲寅乙卯间其稀
墨流傳極多。今邑人得公寸楮甚爱重。老学庵筆記載陸元長
宗室不微渠子輔皆用左手作字，勝于右手。又甚廣以左手画，观
音大也。梗溪集載鄭元祐右臂废，以左书，号左生。池北偶談載
秦発宗中郎，康熙丁未進士，工詩作书，包蘭風嗣迺以左手把筆，
其工不减于右。此皆善用左者，孰謂天生左手，僅供指揮尔。

## 杜兵憲

杜公滚，字子澂，別號湄村，湖南湧州人。顺治丁亥進士，十八年備
兵淮揚，有善政。康熙一統正府志均不为立傳，是一缺也。庚寅
冬，有持公自书詩四幅求售者，余以千钱得之。幅長五寸
強，上有俞公木天欵，所书即燈木天作。詩曰：塵埃莫訊兒真人，相对為形夢覺貌倾盖，
道中知久約，攀班荊地上有前因，密雲龍作錫邊使，皮隋泥
成座内珍，笑我言辞蓋且拙，尚連風雨打秋旻。
下书琅槐杜爽四字，琅槐疑古濱州名，尾用杜滚之印、湄村
居士二巨印。书法端逦遒逸，可貴也。公累官至河南参政，其
墓誌銘为王新城作，称公家世工书，尺书尤遒媚，得大令
之神，洵不虚云。

## 吴青嶽

晋江吴青嶽先生韓起，为明季制義中巨手。崇禎庚辰成進士，出
吾鄉徐蓼莪都憲门，时称得士。及崇禎壬午，俞公木天牽于鄉，又
出青嶽门，时青嶽官当塗令。后青嶽序木天制義，備述闱中留遇
合欣赏之奇，且曰：余得隽凡九人，未有如嗜篤好如俞子之文也。

又曰：俞子与吾師蓼莪徐夫子同里閈，思吾師而不見，见其里
之賢人君子而喜之，归語徐夫子，知其悒悒于師门为不可及
知。

## 黄蘊峯

黄先生名密，字具度，號蘊峯，四川成都府新繁縣人。母王氏，梦得
巨桃而生，故小字硕桃，初名嘉申。六岁时塾師为易今名。朱先生又名蕡。
里年譜 未郭 崇禎十年，流贼李自成陷成都，柳先生年十三，随母兄避亂。
家岁破敏，好读兵書。年二十二，居彭縣之什邡山，与里中豪傑結集
拒贼。號召未附，設伏以御，贼不敢犯。督師吕公大器奇其材，舉
為中书舍人，俾監廣元伯軍，辞不就。岂徒步至黔，省親滇南，先生
父名經虞，字鮮民，崇禎己卯举人，时宦雲南。集身重趼，奔竄兵
且而令俘流康揚州卒，私謚孝貞先生。
戈裹糧中，卒匠親还，时称孝子。又嘗为袁虎劫，擄陷贼中，先生父
具耕牛全帑自袁中贖归。或乘间得脱。康熙癸丑，年孝貞先生
遺命至蘇門山，師事孫徵君（名奇逢，字鍾元，容城人，称夏峯先生）。萬历辛
究心性命之旨。生平著述極富，今所見蘊峯文鈔一卷而已。先
生于顺治戊戌奉父母喪室來揚州，寄居袁伯父揚公宅中，閒
遷弋在邑野田莊，與奉孝貞先生及继母薑孺人，于野田莊
西之妙礓壩。先生遂为揚之江都人。年七十七卒，葬于野田先
塋之側。其子孫多回蜀省墓，仍補新繁弟子员，示不忘
本也。先生往来至泰最久，自顺治十六年至康熙三十九
年，或一岁再至。王新城、盧德集称先生流寓泰州，而州
志儒寓及失载，亦一缺也。今从先生年譜抄撮，併泰多月。

凡东之士夫及同时流寓诸贤与先生游者皆纪知 他不具知

顺治十年癸巳先生至扬州 住妻伯父杨云鹤宅留月余 时年二十九 是为客扬之始 十四年四月妻伯父杨公遣人来迎

十月先生奉父母妻室出泗阳县 十七年戊戌二月至扬州 住杨公宅中

十六年己亥六月海艘入江 之变 郑氏 扬州戒严 先生奉父转徙于樯墅樊汊宜陵间 十月至泰州

十八年辛丑十二月先生奉父母至泰州 次年康熙改元七月仍奉父母还扬州

康熙七年戊申七月州人陈厖犀编修具书迎先生家至泰 主其家栻澜漪堂 诸编修赠谥淮纯全书 案先生于顺治癸巳从彭县刘苏寰学医 还究心于内经 与邵孝威 黄仙裳论诗 蔡公韩孚琦 公传寒论金匮诸书

梅孚环兄弟皆从先生游 时壇孔子及五 王臣 遣人来迎 八月还扬州 奉父母至戈家庄居焉 去塘孔一里 十一月至东之海安镇 作文弔陆墨谷 十二月还戈庄

九年庚戌戈庄被水 先生移家入扬州 居杨宅之西北楼

十三年甲寅四月移家江都东野田村 于颖士澥楼中 时滇中变乱震惊 扬州人皆迁徙 颖士为先生至文有宅在野田 邀先生村居 自此还居野田 虽出游四方 以野田为归 终身未尝他徙 六月至泰州 晤俞水文 徽 周屺公 斯盛 邵将人 时屺公疑亦在泰 何龙若 铁 京口人 流寓泰州 九月之扬州

十五年丙辰十一月至泰州 闻夏峯先生讣 先生涕泣设主图通庵 案图通庵有二 一在如皋江滨乡 一在今东台县东门内 先生所寓疑在皋邑 麻冠白衣受客吊 十二月回野田

十八年辛巳七月州人俞颖叔 肇中 游 具书迎先生至泰 主其家 郝羽吉 士仪 徽人 查二瞻 士标 徽人 汪扶晨 徽远 徽人 来访 案三人与吴楚人亦最厚 常往来泰州 疑在泰事 十一月应方楚五聘去泰 方名成 可嶽人 疑侨京 月后至 十二月至泰州 宫紫元 陈树吉 邵城孚 刘先生 安洋 蜡 太史 文 祉 厖犀 黄仙裳 名云 文三 名泰来 宗定九 名元鼎 扬州人 周同春 真州人 泰州 庚先 溪来 访同春乞题其尊人长松先生像 未几还野田

二十一年壬戌二月会赵芙溪葬至泰州城外 三月与周伟长 名宏寿 云蔚 论金匮 伟长胞弟业医于泰 九月至泰州吊成阳三之丧

二十五年丙寅十一月至泰州 与黄仪逋 逵 山阳人 流寓泰州 论诗 张石楼 鈗 陈希韩 休 念共 谏季子 朱鲁瞻 结 兄岳 姚茶士 湮 明 江都人 邵孝威婿 侨寓泰州 来访

十一月以次女许字宛平刘公芳洪第五子兴聘 字德向 时刘寄寓泰州 案芳洪字钟洛 顺天宛平人 父锡祜 官保兵部尚书 洪以大司马雁居官 衔徵二府别驾 戊申侨寓泰州 兄芳烈 芳蹋 弟芳喆 皆通显

三十三年甲戌五月州人李延标 善树 具书迎先生 时先生居继母曹太孺人丧 衰墨绖至 与黄仪逋 仙裳 交三 俞水文 陈芳楷 锦墨 书肇甲 湘芷 沅 沈子厚 嘉植 陆寄园 周天嘏 刘德治 侨寓刘芳洪子 猶 先生婿德向 弟兄 为陈芳湘芷作书十书 蔡补斋 医刻书费 六月之扬州 十二月 周伟长迎先生至其家 月杪还野田

三十八年己卯九月于茱武遣人迎先生遂至东州 茱武许为

先生刻雅論彙二十九年先生曾刻李先生所撰雅論于
揚州工未竣後茶武于康熙四十年出貲刊
成之時先生已歸道山矣茶武題壇邳人曉芳儀道蔡公韓補仝陸天聲震金谿
祖淵張良御符驤戴雲臣宫命聰臣之驤濟航又機學耕維
植陳馥伯宫維章張友石挑瑞甫王白舫孫驤沈蒼樹沈達
生沈宗喆洪公

三十九年庚辰先生年七十六正月六日于茶武遣人來迎次
日至泰州會俞聰臣濟航蔡補然虎侯觀劉德馨吳甫傳廣劉芳洪之
孫經曾受業王白舫王蒼書洪公三月蔡補然遣人迎先生子先生
後至泰州爲于茶武蔡虎侯黃仙裳俞濟航蔣正民作草書
未幾還野田菴先生遂卒止此次年辛巳九月先生卒于野
田年七十七門弟子私謚爲中文先生子銘琮字子厚安白鶴樓集銘
璜字滋衡莫貫道堂文集智餘堂詩集季先生廬與揚孫人合葬于野田莊西
孝貞先生墓側孫軒字執御銘璜子入新繁學冕銘琮子入新繁學娶卯拔貢甲辰副榜
孟子銘琮藻銘璜子壬子舉人後爲置入新繁縣學五十九年
先生崇祀新繁鄉賢令先生裔仍有留野田者野田距吾
邑三十餘里余詢之野田人稱其子姓寥落多棄儒而賈
遺書在散佚爲之憮然

神翁雪井

錢崇史撰留仙館記云。西安乾元宮。徐神翁之雪井在。又吳梅
村題海虞孫子長七十壽圖詩云。同學少年身健在。爲誰寧入煉
丹局。自注云。虞有徐神翁煉丹處。錫吳所稱神仙即吳邑宗仙
人得字信。若海虞雪井乃徐弟子申元道所開。世昭文縣虞山乾
元宮後。有昭陽洞天。相傳神翁曾棲息于此。則神翁亦曾至海虞
矣。錄此以補神翁傳之闕。神翁又有丹井遺蹟在海州蘭縣見江
南通志

石刻奸像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錢塘張公肅臺鳴鶴備兵吾泰。偶登泰山。慨
然以頹廢爲念。因損贖鍰于山巔建屋三楹。奉武穆王遺像。以石
刻秦檜及檜妻王氏張俊万俟卨洪奸像。罪跪于其前。真一時快
事。後岳祠異圯不一。洪奸像不知廢于何時。或云乾隆間州牧有
秦姓。惡其惡而去之。考州牧秦姓必秦熺也。乾隆三十八年任居宿貪酷虐民州人至今呼爲秦剝皮草丈去
新乞恐行世直道自在人心。惜無好事者新之。亦有關于勸懲也。爲煙賊也
跂王墓在杭州棲霞嶺麓。正統間指揮李隆以鐵鑄秦檜夫婦
万俟卨三像。裸身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司禮中貴孫隆益
鑄張俊而爲四。游人拋石溺首於其首而亂搥摩至光滑可鑑。兵耗
其備洪殺廢以爲快。真所謂遺臭萬年矣。吾邑石像殆仿岳墓
遺意歟。

賜謚

吾邑得邀易名之典者。宋明得五人焉。一胡公瑗。嘉祐初以疾致
仕。就第杭州。四年六月六日卒。詔賻其家。謚文昭。明嘉靖中從祀孔
子廟庭。一陳公珪。以靖難功封泰寧侯。卒贈靖國公。謚忠襄。
世襲。至曾孫瀛。沒土木之難。贈寧國公。謚恭愍。七傳至良卿。又再
傳而以叛斬。蓋與明爲終始。一儲公巏。官南京吏部左侍郎。嘉靖甲
戌卒于官。癸未禮部以易名請。賜謚文懿。一王公艮。公歿于嘉靖
庚子。先是門人貴溪徐樾等私謚爲文貞先生。後河南臨察御史方

大鎮。直隸監察御史龍遇奇。山西道監察御史吳甡。先後具疏請謚。得賜謚文貞。考古先生亦留其死義謚。明制官至二品。始得請謚。心齋先生以布衣得邀謚典。尤異數云。

孫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自號燭湖居士。浙之餘姚人。少從西江陸象山先生游。登淳熙二年進士。初為台州黃巖尉。十二年遷泰州海陵縣丞。（案宋史紹興三年以浙東屢經兵火權罷縣丞十八年置海陵丞一員）公父介及兩兄應求應符。皆來海陵。一門唱和。篇什甚盛。十五年公父卒于官。公以憂去。公生平宦蹟行實。在楊簡所撰壙誌。所著燭湖集。在宋時已板行。縣令今以入　四庫。公嘗撰海陵到任謁廟文。時同官海陵者。司馬徽。教授顏簡。淳熙十五年任。州志宋職官失載。故補錄之。且州志不詳司馬徽令海陵年次。據此并可證為淳熙間邑宰矣。

查壑

王荊公撰泰州司法參軍周君墓誌銘云。二女子。嫁泰州貴池縣尉宣城查壑進士。建安吳觀。考邑人查壑。字之翰。孫。皇祐癸巳榜進士。荊公所稱周君。婿即此。或疑曰。荊公作誌在嘉祐三年。壑已登進士。何以止書進士。吳觀書壑貴池尉。反不書壑為進士耶。且壑自其祖道。與祖道叔拯之外。皆世為海陵人。即其祖文徽亦籍歙之休寧。安得徑書為宣城耶。周君之婿。必宣城查壑明甚矣。余曰不然。查姓宋時。邑甲科最盛。同時許查周三姓稱。查固尤甚。其為婚姻也固宜。文徽仕南唐元宗朝。以工部尚書致仕。後以宋元降周坐視學。安置宣州。其子孫當為宣人矣。文徽傳稱其孫道。始從家海陵。盛為道兄。陶為道從兄。泰志為陶道立傳。而不及盛。豈因其從兄而。或從從兄而仍入籍宣州。皆未可知。且文徽之子七人。必有為宣人者。其時荊公書宣城查壑。曷足疑乎。茂先以至道二年辛卯年三十三。壑以皇祐五年成進士。距茂先沒二十年。茂先視壑。直丈人行矣。安得同時。又有一查壑耶。考金石例。有書官爵而必先書出身者。有不書出身而祇書官爵者。其有出身未授職則按其出身書之。墓銘碑碣。文字多如此。不足異也。而又何疑哉。

許俞

歐陽文忠為許子春作南園記。子春先世歙人。因官遂家于泰。南園舊址。今不可考。州志流寓。又載許愈。黟人。父子嘗置別業于海陵。為胡安定所知。安定為俞作許孝子傳云云。子春名元。逖之弟。逖兄弟三。長遜。仲逖。季迥。逖五子。元年最長。其遜子俞。字堯言。雖文郡。大臣屢薦之。有忌者。北宮以是不顯。嘗知興國軍大冶縣。有善政。俞二子均為進士。州志所載許愈。必俞之子之訛。許氏籍隸宣歙。黟宗徽。屢卿曲阿。因安定與俞同時。俞與子春為從兄弟。時次又同。且其家世孝友。歐陽又稱許氏世有孝德。又云予兄許氏孝弟。著于三世。荊公稱遜逖迥善事母。逖子五人。咸孝友。又云士大夫論孝友。必歸許氏。觀此則安定所作孝子傳。必遜子俞無疑矣。許氏自逖以下。多家海陵久矣。子春又從家海陵。觀南園命之曰別業于此無足異。州志俞誤作愈。不詳其世系。學之人何所考。特標而出之。

孫德麟

為州邑孫德麟。年百有四歲。州志朔壽失載。備文懿有追挽孫史德麟詩。自注云。里中孫史德麟。弟宏治甲寅過家時已百有二歲。作詩壽之。後戊午。孫別史丙辰已下世矣。集注別史當生于洪武二十六年癸酉。自居十趙真人瑞矣。宜文懿輓詩追悼不置也。其詩有云。東軒精爽知地下。讀詩題。又注云全文賓嘗有賦詩和之。弟何文賓亦知東軒其歸也。案全公名英。成化丁酉舉人。正德間嘗與文懿華創州志。全公又別號東軒。號記一作其手錄本舊藏紫元太史家。蓋先世所遺。其未久矣。惜太史東為刊布。止摘其夢香高生圖山出雲泉州仙雨數則。附見于庭聞州世說。及山川壇祀。此其一鱗爪。余欲求雜記入叢書。詎可得耶。太史又云。今人多不知全公英為何人。當太史時已無有知其者矣。今又二百年耶。公字文賓。號東軒。先文懿集中徵文懿此詩。始所徵耶。因記孫史并及之。

王原吉

元江陰王逢字原吉。自稱席帽山人。有梧溪集七卷。至正間被薦不就。避地吳淞江。築室上海之烏涇。適張氏開國東南之地。咸為之用。逢獨高蹈不仕。洪武初召徵甚迫。又以老病辭。明史文苑傳附載于戴良傳中。以二人皆義不負元故也。孫之吉號未仕時。氏世當吳洪分封及平江破後。流連實深之仲情愴時歸鄉之感。雖見集中。已為靦總。亦未嘗不之于張氏也。州志載其文所載趙長洪詩。袁智周佩刀歌。皆逢作。見梧溪集。乃志以原吉作元志。而軼其名。不詳鄉里。且佩刀歌列于劉蘭何氏徵夢節堂詩後。與趙長洪詩不屬。詩下又不載名。直似劉作。（偏岡重修太州志果以袁智周佩刀歌為劉蘭作。新志不足責。皆舊志誤之也。）初疑諸志失考。及檢列大參堂穎志原本。亦復如是。所謂謬誤由來久矣。嘉王丞祀中十場志直書王元吉為本場人。謬誤尤甚。劉王兩公學識素優。尚爾舛誤。矧其為自檢以下哉。

白班

白班字廷玉。鈐坊人。八歲能賦詩。宋亡。以家授藏書之家。書繪庭論燈壁花穴帽不知也。仕元。累官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秩滿。罷淮東塩倉大使。謝事。寄寓海陵。有遷蘭溪州判官。致仕。結廬西城之金沙灣。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匯。榜之曰湛淵。因以自號。晚歸老于樓霞。以天歷元年卒。年八十一。據此則班固嘗寓于泰州。州志秩官流寓均失載。其所撰湛淵靜語。邑人周曉為之序。

秩官補遺

新志秩官表視舊志頗有增益。頃余又得數人。為新志所未備。唐詩王惟祥為臨陸縣令。見王維送從弟惟祥宰臨陸序。晉天福五年。侯益（汾州平遙人）從鎮泰州。充西面都部署。少帝時狼山寨主孫方簡為泰州刺史。南唐保大中陶敬宣為泰州刺史。敬宣字文毅。家世潯陽。從同宦從籍為合肥人。八年卒于任。徐鉉有挽陶使君詩。又為撰墓誌銘。鉉貶泰州司戶掾。即在是時。敬宣子崇縣同時為泰州司倉參軍。而前州刺史

賈潭保大中任宰于保大六年次子穆。亦為泰州司倉參軍。岂父刺州事子遂得為雜書。然殺宦以有方訥為泰州刺史。元本州屯田鹽院使。州志祗載訥為刺史而不及兼職。又有令狐克己也為泰州掾。凡七人。後之修志者當續也。

惲南田

國初時武進惲正叔游吾泰。寓西山寺。一日作松陰鳩夢圖。題詩其上云。清風松花落翠陰。西山月色照池心。春宵鳥夢殘鶯栖起。為有鐘聲到隔林。書法道逸。與詩畫稱三絕。此圖系為徐禮泉先生所得。甚愛重。竹蓀鄉丈舍日西郭。錄此詩其四云。西山白雲寺。寫實隱城隈。鳥夢殘鶯殘月。松陰發古香。寺窗禪榻共。昔日畫師來。我殷速城闕。方知未必不盡為正和作也。

袁章

州志秩官表。學官袁章。淳祐間任。里貫未詳。按周宋袁燮絜齋集所撰叔父承議郎通判常州府行狀。公諱章。字和仲。慶元鄞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第。為泰州州學教授。秩滿教授和州。考乾道五年。距淳熙（祐）元年。得七十三年。章即以登第宦泰時當已九十許人矣。況秩滿又教授和州又判常州。恐無是理。淳祐必淳熙之誤。

退庵筆記目次

卷六

私謚
張復亨
石鍵
呂宮
瞿氏葬
鞠烈女
甘蔗結房
陳覺
武柱國
沈少司馬第
經囊
地動
周雪山
西溪牡丹
觀音樓
駙馬坟
林贈公墓
顧烈婦墓
林淩墓相近
北山寺

周種行狀
柴墟集
鳳岡集
廣無如
過嶺集
吳陵國風
春秋世族譜
儲烈婦

退庵筆記卷六

海陵夏荃退庵著

私諡

私諡之刱，始于柳下諡惠。黔婁諡康。雖皆出于其妻，實為門人私諡所自昉。故凡門弟子表其先生，或從學為其鄉先生有道德者，雖無封爵，亦兼諡號。以鄉人諡揚文，如河汾諸生諡文中子之類是也。邑私諡凡数公。前明有王心齋先生，其門人徐樾等議諡文貞。继諡文貞及天啓朝卒，錫諡文貞心齋孫之垣。邑人吳士賢等私諡孝義。俱公論，門人陳芑等私諡文貞。陳公應芳，私諡文忠。宮公永建，私諡文介。文介子景陽，私諡文達。國初俞公銑鐸，私諡文度。文度文遠王公大經，私諡文介。杜公光先，私諡文孝。但故見于誌者，後學不可不知也。至若宮紫元太史毋諡孝惠，又諡敬懿。張俊房太史毋諡莊敏。劉公對殊為學訓。郝公繼可議諡文節。凌公儀楷為州守。蕭公景訓之父議諡簡肅。泰任時沒于，則又例中之變例矣。

張復亨

欽俠君元詩選癸集：張同知復亨，小傳：復亨字剛父，號南樵，吳興人。力學博文。仕至泰州同知。至元中与趙孟頫、牟應龍、蕭子中、陳無逸、陳仲信、姚式、錢選等，皆以能詩稱吳興八俊。而廣袁記載元人張復，洪之烏程人，為泰州同知，与趙孟頫等皆以文學知名，稱吳興八俊。按元詩選小傳，則廣袁所載，復下脫一亨字也。吾邑欽選為正。州志秩官失載，錄之以補其闕。

石健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壬集內載宋石介徂徠集二十卷。國朝康熙間，知泰州燕山石鍵秉仁序刊。考州志秩官無石鍵名，別有石杰，乃康熙七年任，桐鄉人，其為州志之闕抑採錄之誤，難以臆斷，錄之以俟知者。

## 呂宮

呂宮，武進人，順治丁亥賜進士第一。相傳嘗為邑朱氏館師。朱氏饒于財，族繁衍，家居城北大東橋側。其待館師極恭敬，備珍重膳。嘗治豆腐一器，甚鮮美，呂宮食而甘之，後輒以進。詢其法，主人笑不言。一日過魚市，魚儈相語曰：今日鯽魚腦皆為朱家買去。始知豆腐之美，皆生鯽魚腦所為。雖敬師，近于暴殄矣。呂嗜博，博輒負，久則身之衣履皆脫手質錢。一夕久不歸，主人使館童迹之，見呂袒裼赤足，跳芭蕉扇，與眾博正酣。童奔告主人，命持衣履踪而歸。主人不怨呂，亦不謝呂。臥起書室中，盛夏往往帷帳不弛，就枕輒鼾如雷，了無數。常請于人。一夕呂夜博不歸，朱之廝某與呂所親，潛就呂帳宿焉。甫交睫，聞鬼語曰：汝非為殿元，驅數一鬼答曰：此窮敢復何如？某驚起，大異之。後竟以廣文終，而呂果以大魁擢顯秩。凡朱氏子弟奔走京師者，呂皆厚遇之。

## 翟氏葬

趙公橋北有翟姓兄弟三人，葬其母，掘土得板，并刻字曰：翟同村墓。因知所遇，遂累葬焉。損板示塾師孫某，某辨板字為前明人官太守。翟不知，辜板供家神旁。時兄朱袍人高足許行素也。翟聰尚記。後取甄埋棺側，未幾翟兄弟皆病足跛廢，未幾，其長次相繼死。此事東南波說，惜孤塾師已沒，無從詢太守姓氏矣。

## 鞠烈女

泰壩監掣署東，有鞠姓，售靈芻為業。鞠婦寡而無子，二女皆殊色。其長女嫁曹姓為壻，曹固無賴，時凋其妻，女必正色拒之。一日女浴，曹裸而入，女大忿，告母。母不為理，曹益肆。女乃密縫裏衣，赴救橋河水死。屍直立水中不仆，時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一日也。里人知其隱，咸歎詫不平。其母素袒曹，置不問，無誰何者，僉曰曹當殺。女死，然天道誣茫，今年曹坐鞠家飯，見女至索命，暴卒。計曹亡日，即去年女赴河日，正一周云。

## 甘蔗結房

粵東地極燠，芭蕉無不結實。癸丙余在外舅興寧署中，有自省城攜蕉一子至者，狀如肥皂，食味亦頗佳。皮黃色，性極寒，余不甚食也。外舅告余，因平署中蕉如巨掃，經冬翠葉不凋，春間蕉心出巨梃，粗如盌，梃端團長數尺，即花之蕊也。每日舒一瓣，瓣長尺許，凡百八日，瓣脫盡無瓣，蕊根際即生[illegible]子，如編貝，如駢指，積之可數。別有一種牙蕉，稍小而香，去綠皮，肉白如雪，味極甘。其盛延江右，地頗寒，冬月有冰雪，故蕉不結實云。枚波著和軒中，巨蕉數本，葉長丈許，高出檐際，向時余手植也。迄光庚寅初夏，忽開花結實，次年又結實，顆實長寸許，即萎。地氣使然，不能久也。然花時甚可觀，里中數白之老，有未曾見者。昔順治辛卯，枚波之祖紫元太史西園甘蕉結房，時在深秋。未幾性憐辛丑，自春至夏，結至五枚，炯漫晴舒，得備觀。

其盛。杜子濂兵憲詩云。醉折花枝嘅塵客。揚州使者濟南生。為太史詠也。崑山協揆徐公元文廷中直結實。禹鴻臚作圖。朱竹垞題詩。物以罕見珍。前輩每形諸歌詠。傳為瑞事。若今粵客見之。定掩口盧胡。目為通東家矣。

陳覺

陳覺。泰州人。見吳任臣十國春秋南唐列傳。考馬令南唐書。列覺入黨與傳。稱為宋齊邱客。陸書不為列立傳。附見齊邱傳中。均不詳其里貫。當齊邱用事時。覺與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深相附結。時有五鬼之號。卒以躁妄傾險自殺。其身校其生平。毫無足取。覺所撰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余收入海陵文徵。亦不欲以人廢言也。

武柱國

州牧武公柱國。字巽臣。鑲黃旗人。康熙四十六年任。五十二年再任。是年冬。緣事去。十一月初九日。州百姓相率塞城門留公。並塞公宅門。時適行州試事。公以父老愚懨。導諭累日。權罷考事。越日宅門始開。又一日城門始開。稽志名宦。為公立傳。而不及此事。昔宋王忠文自饒移夔。饒民走部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忠文不得已。從間道去。眾葺斷橋。以王公名之。見宋史本傳。夫攀轅臥轍。自古以為美談。第在良有司自治何如耳。孰謂今之民情不古若哉。

沈少司馬遺笏

貴陽寅圃告余曰。沈少司馬遺笏。今藏公裔孫東山家。東山為郴甫妻兄。且割宅居余。因郴甫得請觀遺笏。長一尺三寸。端廣一寸六分。根廣二寸五分。厚二分。背有血點一。隱隱有指抹痕。東山云。是公廷杖時股血所濺。考公因司馬丁汝夔事。牽連被杖。距今三百餘年。血痕深漬不湮。見之令人竦敬。東山又出巨軸三。為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司馬母張太夫人八十壽同官介壽之章。撰文並書。為南兵部尚書韓公邦奇。文尾列銜二十六人。皆官南都者。其二軸為夏忠愍泥金書福壽二巨字。字各高五尺奇。書法遒古可寶。幅首款題少師夏言四字。字大如盤。亦介壽物也。東山云。先世留遺。乃福祿壽三軸。皆忠愍書。紙色款題無少異。大父與州牧某善。舉三軸贈之。牧收祿字一軸。還其二。余大愕曰。此三軸君家宗器。豈可作禮物饋人。即有勢力者思要奪。尚當傾身家保守之。乃於和盤托出。使牧悉如數拜登。奈何幸彼收一反二。牧可謂廉。知足三字缺一。已屬不全。又不能不重余之惋惜也。東山又云。司馬廷杖時。太夫人家居甚憂危。司馬書慰母氏。中云。某日廷杖四十。尚不甚重。母親放心云云。其書珍藏已久。先君於嘉慶某年付紀裱褙裝潢。未幾裱褙店火。焉書燬焉。余又為之頓足曰。如子言。此書匪特君家先世手澤。試問闔邑似此墨寶。能有幾耶。縱欲裝潢。當呼裱褙匠至家。數日可了。不當輕付外間。致遭此變。東山唯唯。郴甫大笑。殆深韙予言。是日郴甫飲予。飯予東山亦在座。飲際。正劇談暮。有婢子從屏後出。手一敗皮具。掠置案上。飛奔去。匿笑屏後。郴甫笑曰。此司馬公紗帽盒。余急取視之。破爛纏繞。諦視久莫能名狀。匪郴甫言。難辨。蓋是日瞻閱名物幾移晷。且收索敦迫。東山往來蹀躞甚苦。予狂論久為郴甫細君輩熟聞。故吶

紗帽盒乃予不知而未曾素觀者盒又敗壞特甚而棄予飲而猝投之以擲狂客一笑然非猶余好奇苦索則此盒亦不出也生日飲甚懼飯畢別彬甫去東山過俞贊和同遊東仙壇見庭中積字紙數堆有王姓者督人焚字紙於爐中廊下列酒甕十餘備貯灰以投之江者其法甚善予欲糾同人醵錢於城内僻靜祠廟建爐雇人收字紙意如王姓所云亦善舉也歸途經陳文理堂故居老屋數椽今子掖廷守焉為低徊久之道光辛卯四月三日

經囊

邑某故家子偶檢破書堆得一物其質似皮上多梵字不可識外飾以金初不知為金也見其色斕然取下姑以半試質庫主藏子見之色然驚如質金數與之且從容曰汝家尚有此盡悉取來典錢使因并以其半質之究不知此物何名或曰定山中丞撫閩時夷人獻此云佩以渡海可免風波余頃閱明鄭仲夔所撰耳新中載弋陽王孫幼晉家多古法玩有一經囊體方作深元色㫺飾以金其合處無縫可尋内貯經呪是唐時番僧所製佩以渡海可以鎮風波某所得物疑即此可見凡物皆有出處特讀書不多無從考據耳其外飾黃物乃海外精金或風磨銅之屬惜不知寶愛祇指金而棄其囊俾古物破碎令人悵快業查初白藏經匣歌序云匣一羅漢寫藏經銅其中長三寸許潤二寸許厚不盈寸正面相傳古一尊背有四字俱有梵書西域味嘛僧識其半云此大西天字佛像杭中泰為法寶流入中國有七部四部藏匣内三部藏諸腹中好事啟視壞其一今在人間者尚有六部此其一也佩之水火盜賊不能傷魍魎魑魅不能害云云中州李應常年山出以見示云云鮮少司寇餘園集中藏經匣歌亦為年山賦年山司寇同年也附錄以俟攷

地動

道光辛卯八月二十三日夜三鼓余已睡熟驀若有人搬余牀自東而西頃驚悟家人隔房亦驚醒同時聞灰廚上銅鐶微有聲頃偕龍房門響稍厲良久始定次早張式南來所聞與余同復遍叩同人亦有覺有不覺者及九月二十三日戌刻家人輩正坐堂樓下地逆浮動樓勢隨地旋轉欲仆有大聲起樓後如推巨木排高牆衆大驚余亟挈彭兒出家人爭趨出面相覷土色然頃刻即定後逆思設有變豈趨出樓外可避使稍有道力者處此當不復爾

周雪山

邑周雪山軼其名國中初詩人也同時劉堯叟樾勛先生出郭訪周雪山詩有十月衣寒雨雪中所蓋窮而工詩者鄧孝威舍人云雪山才氣縱橫抑鬱以沒讀此正深我山陽閩西之感可見雪山與舍人投分甚深當舍人選詩時雪山已前卒與觀詩初二三集中獨取雪山詩何也如皐吳竹莊明請士國變後隱居白蒲存佩其懷吳陵周雪山詩亦有論詩不覺禪心合益可為雪山工詩之一證

西溪牡丹

阮蓉生侍郎遊鹽瀆見卞氏園中枯枝牡丹遂攜歸冰蓋詩鉛疑為宋呂文靖公官海陵西溪塌官時所植者今西溪在東台西五里鹽城在東台北百六十里西溪距便倉一所居一名卞場因卞氏所居鹽城百三十里卞氏枯枝牡丹自當以下元年從遼成救回花復向及後為顧使移植於墓下氏指枯枝植園中復茂事為據事隔二百餘年地

距百數十里。安得傳會其說歟。

## 觀星樓

史家巷南宮敷蕊先生宅。涑河原學耀太史舊居也。宅囿舊有觀星樓三楹。迺太史夜觀星象之所。故名。道光初宮氏析樓售於煙霞。太史遺構蕩然無存矣。亦豈獨斯樓之不幸哉。

## 駙馬墳

海安西寺側有大土墩。俗名駙馬墳。相傳為吳王張士誠婿葬於此。乾隆間有好奇者。碣以誌之。壞益大樹石碣題曰吳駙馬墓。意甚美也。或尼之曰。此係吳王子。何為毀之。其人聞。毀其碣。海安陸覺泉為余言。余笑曰。此之謂假古蹟。意甚善。張王在勝朝有屬世之易。世何傳若此。成行甚怪。係屬中有道者。余甚審記惜不讀書。故舊以禍福動之耳。考張王婿潘某。性豪侈。平江破。死焉。明兵投其首於園中。安得歸葬於泰耶。抑王婿不止潘某一人耶。戊子余赴蘇考驗。寓司前街。即故駙馬府也。府基極廣。吳中又有駙馬廟。殿宇宏敞。歲時賽祭甚盛。雖吳俗信鬼多淫祀。然亦可見吳人稱王有德政於吳。可慨見矣。

## 林贈公墓

余家先塋在東門外土山西。去塋百餘步田野中。有丰碑屹立。歲時展墓。未暇考也。己丑五月病初起。力疾掃墓。時田麦尽收。因得從步至碑所。讀碑文。始知為林子仁先生贈公墓。公諱宏。見州志。封誥碑文乃嘉靖十二年敕命一通。字大如錢。尚可辨。廟墓土制度殊甚。荊棘不蔓。詢土人。知久無人拜掃矣。耕其田。碑存。不敢遷。夫其墓址日見侵削。危矣哉。

## 林凌墓相近

林吏部凌嘉儒兩公俱葬城東鴻甸。墓道相距祇數十步耳。隴杓並。兩賢生業文章。後先伯仲。為吾邑偉人。魂魄有知。當亦無慊寂寞矣。今凌氏列庠序者有人。林氏則讀書種子幾絕。吏部清江不滅。含塞。況有兄城公曜。後先繼美。胡竟凌夷若此耶。宮志稱兄城卒後。宗世凌替。則林氏之不振。其數未之知。

## 顧烈婦墓

憶幼時侍先君子出掃墓。出東郭數十步。道左有墳巍然。墳前石碣高三尺許。先君子指示余曰。此顧烈婦墓也。小字識之。心窃異焉。不敢起問。邇乃究烈婦爲考也。道光己丑偕程鶴杉往東山寺謁張王像。道經烈婦墓。相與席地坐碣側。審視。始知烈婦乃宋。詳載碑陰。第多年苔蘚剝蝕。深入字理。不可辨。勉讀數字。輒屈詰不能上口。不得已。罷去。心殊怏怏。庚寅閏夏與張式南攜楮墨至城南搨南山寺碑。遂乘興出東門至烈婦墓下。時日將晡。余短視不辨碣字。式南用裁紙刀刮苔蘚。逐字呈而石不傷。粗能成誦。余用搨碑餘墨取紙就碣搨之。且刮且讀。且搨碣下近土之字。積久而入土中。復用刀輕啟其伏地者讀之。抄畢仍覆土去。揖退。時鄉城聚觀者數十人。咸驚問嘆詫。余與式南相顧而笑。入城已昏暮矣。坐次謂式南曰。此數十餘年未了之心願。不圖今日與君了之。真快事也。案烈婦顧烈乃在乾隆十六年十月卯五日。夜碣立於十八年秋。立者為里人大子朗等。金集撰文。県字子伊。邑諸生。捐資梁塋為

童竟文等兄捐資置石主為譚武城附於備考今鼓樓街東有本坊為烈婦建歲久坊圮坊下瓦礫拉雜汙穢淋漓過者惻然後做文鳳亟買地坊側為其節母建坊祠工竣並烈婦坊葺而新之圖以短翢意甚善惜其墓日就損廢設有好義者加意于措亦維持風化之一端也婦死烈顛末具全誌已採入文徵茲不錄烈婦墓稍女墳女許字邑人周鳳祥祥歿女守貞草死不奪陳丈柳墳為作傳卒葬東門外迎恩橋北葬地隆起方聳如冢上有碑石書因記烈婦墓並及之也

北山寺

姜夫桐軒亟稱北山寺碑惜邑無知者余心識之庚寅夏五偕武南枚波過寺寺僧出所藏衛夫人書王振鵬畫雨手卷揭椒山手書極宋帖因得借觀考夫人為東晉河南安邑人從父恆恆父瓘瓘父覬皆善書夫人適汝陰太守李矩名鑠字茂猗亦能書恆不多見祇閣帖載九十六字耳世傳右軍學書於夫人右軍與夫人筆陣圖後云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後渡江北遊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書徒費年月遂改本師學習眾碑因成書耳可見右軍初學書於夫人後亦只度其体矣今卷中書法誇為朴拙每段下輒題與弟子逸少示逸少甚無謂也漢印最近古晉世去漢未遠今夫人名字鈐記篆法全失古意類近日考櫥肆中俗工所為此出之堪噴飯尤可哂者卷首尾有精河南顏魯公蘇文忠三家跋語摹仿若依生硬扭捏識觀畢且不知天人之字人世罕覯罕覯者或可傳也三家之書不可傳也韓子謂畫鬼魅易畫狗馬難職是故耳且識家名印亦極惡劣其用王晉卿寶繪堂潞王府諸鈐記作裝潢家俗套更不足辨然寺僧出此圖甚鄭重不得不謬贊若如上所云則寺僧掃興矣振鵬畫歷代賢后妃故事十二幅每幅後撮錄史要紀其所繪之事畢書標頌有体振鵬字朋梅永嘉人元仁宗賜號孤雲處士卷為供奉時所作卷首有至正某官所撰記尾有跋悉工整振鵬畫名不甚重時代頗遠當亦贗本椒山五字對下聯闕一樓字忠愍真蹟余未見其真贗難臆斷也閱畢登大悲樓樓其甚高其料皆系楠木 國初俞天水公針所建嘉慶時重修下樓出後門徑東山玉樓後觀卓錫泉泉在樓後高埂叢薪中裂以巨磚甃空以通汲寺僧言泉味甘異他井旱時不涸考泉乃七星井之高僧靈蹟在寺井上宜覆以亭周以石闌表古蹟闡宗風禮也惜邑人不嗜古寺僧又好遊遂委諸荒榛茂艸中余甚悲斯泉之不遇也徘徊久之去復由後門至大門觀所謂重修北山寺碑記碑高五尺許闊二尺許嵌寺門內東壁碑文分四層其第二層第十九行誤列在第十五行一轉移則文義順以下知碑記寺廢興始末甚悉撰記者府牧錢公履吉字子坦順治四年任書丹者邑人戴又白字吟仙號木庵天啟四年諸生工書前府牧劉蒲生先生選其詩入吳陵國風紀其書也勒石者寺僧濟能時在順治八年辛卯是日搨碑二通余與式南更番搥之觀者如堵昔姜丈與國文讀寺碑尋行數墨得其誤處又與竹彭丈竹樓攜碑筆硯坐碑下抄錄其眾今余好事實過諸老矣搨畢微雨因冒雨別寺僧去

中途雨霽復與式南板岐过古井庵

周種行狀

周種字仁勳與弟秩同登熙寧癸丑榜進士府志載撰述載秩易說十卷周集賢集十卷種著述無聞偶閱宋尤氏遂初堂書目本朝雜傳中有周種行狀一種為洪家書目所無其行狀必名筆惜久佚無可考矣若得之則余所輯辟疆山房叢書中不又增一佳品乎

柴墟集

儲文懿公柴墟集藉海房太史稱有兩刻本考證刻十五卷乃公從子平甫先生洵官台州郡守時所梓邵二泉序稱刻於丙陽郡齋是也開雕之歲距公没十三年時為嘉靖乙酉此刻久無傳本海房生康熙初嘗往及見云其二刻於公曾孫寅賓擢因舊板漫漶重刊取顧東玉吴徵記趙希鳴靈徵詩鄭瀘泉歐楨伯所撰傳及文懿軼事最為完備兄識於此合部序為一卷共十六卷卽序後有邑紳兵族人儲昌祚公曾孫擢列宏宇兩序卷末有寅賓自跋皆重刊柴墟時為萬曆甲寅所可考者昌祚序稱文懿為伯曾祖自稱猶曾孫則視擢為兄弟行顧序中又稱與和祖寅賓自損百金梨棗云云其稱呼特為舛謬及考儲氏族譜世系擢與昌祚皆二十七世孫其誤益明矣余家藏柴墟集是己丑君吳門得讀畫園書肆購得其闕邵儲刻三序及雜跋而卷首反有康熙十九年公六世孫隆字小序其序大率鋪陳文懿文章性業略不及刊刻顛末及作序之由此本特康熙時所印隆序即印於時所增入也板刻似是寅賓二刻柴墟集末有三刻也其二刻漸蓋脫且脫誤訛舛不可校舉惜其初刻本已亡記在燿自稱漫為校刊閱二歲而後不可謂不可謂慎重何缺略者其書其不校與寓之之難也我家論文懿在當日有重名頑性偉度天下仰望未就近六三百餘年海內讀書論古之士皆慕公為人願讀公所著書詞翰之美以其餘事印詞翰已足衣被天下允為吾邑人物文章之冠公集再付剞劂時亟板久刻殘欲求全集完本以覽宗藝之難以為不文質而揚先集少加意者

鳳岡集

鳳岡集四卷雜詩一卷文三卷明司馬沈公良才撰卷首有傳太僕石芳王中憲相說刊安陸校萬曆時人三序目錄後有司馬六世孫默跋之所記數百言蓋此集錄於明季　國朝康熙丁丑板久湮漫六世孫先生拾遺補也卷末附司馬孫道隆所上比例懇恩復祖官職疏並吏部覆奏疏各一通司馬於嘉靖三十六年奉旨冠帶閒住罷職歸里至司馬孫道隆以川陝鎮撫府通判考滿赴京始援例上疏以復祖職時萬曆三十七年也集今藏司馬裔孫家不多見矣已余别購得之選讀之若干篇

廣無如

周櫟园司農書影中載朔王國野蒙議夫婦之義咸從章鐫家大有兄弟之情二子末云此二對斜先生亦如為之末載初錄之余在維揚寓海陵王侍御於說處亦見之二十餘卷真有益人心惜未鐫行况此知中憲當日有此纂輯足徵前輩用心俱為世道人心起見與後輩筆墨甘不同今後學知此亦其德也印中憲之子

受軒先生撰蕊亭隨筆亦未言及何也

過嶺集

順治丙申，龔端毅東使嶺南，邀孝威俱往返粵，倡和極多，刻為過嶺集。此余觀東澗老人過嶺集序，為端毅作，而海陵序孝威詩則又曰過嶺一編，乃孝威之近集。按當日各自為集矣。及讀王西樵之言曰：今日邑龔公東使嶺南，與海陵鄧生漢儀偕，各以過嶺名其詩。其詩並雄艷沉鬱，足以𢿙嶺南風物，觀益信。十年來遍求此刻，卯未之見。康熙甲子，晤王紉苐，又見以典謙典試粵東，猶攜頃隨屏騶，遍羅歷其所為詩，亦名過嶺集。國初有三過嶺集矣。

吳陵國風

吳陵國風八卷，順治四年，如皋劉公穎生選刻。公名孔中，號南張山人，崇禎相劉鴻訓之孫。公順治二年任。本朝如有教自公始。如有詩選，亦自公始。如老名宿稱公。初吳陵社課，士刻有吳陵詩選，是也。第當作吳陵國風。卷首有唐祖命、冒仲甲、鄧孝威及公自序。所選凡十八人：宮贊鄧□□、沈赤公、潘曙東、劉愚公、宮紫元、黃蟬孫、王驄馬、張司日、吳七玹、杜呂公、維甫、王子□、丁漢公、鄧孝威、方白英、范陸元、劉僅三、黃秘棠、定九、沈公也、寧九、宜陵鎮人、仙裳、仲子泰來、歸前。時往來於泰，故云。餘十九人皆泰產。就中如二宮贊、黃陸名最著，若沈、張、丁二劉，已尠有知者。餘則後予皆不知其人。若論詩筆，則林公孝威詩日仙裳の宗稱翹楚。餘子不逮。今讀其全刻，如生硬扭捏，館飣織巧，諸病往往而有。求其合作，可入詩徵者，十無二三。蓋當順治初，猶襲鄉中壹年且舊素不以詩名。餘皆半少或強仕，才氣雖盛，學力未深，故不能易語也。每卷末又間附文，如白詩尤陋。若劉鹿析腰讀之噴飯。其詩不在宋八家之數，特後附益之，甚可詫也。又白字木工，乃天啟四年進士，於北山寺碑乃其所為，今猶□性當。國初兵燹之餘，邑人士瘡痍未復，公才命束衣泰縣，除□緩輯，手口卒痛，□於戴星出入於簽會，晚間者，長刻之寧□矣。顧能出其餘力，搜羅群彥，丕振風騷，海濱寂寞，賴公左提右挈，遂開吳下一代風雅之先聲。此延武健麗，疏座□之所能，至余讀此選，益歎公之不可及也。此卷假自陳君少方。晉元少方三世工詩，故藏弃獨早。其中如潘曙東、黃蟬孫、王驄馬、吳七玹、杜呂公、方白英，詩家雖此本殘缺，僅字可窺其選。虫不積，然亦徵文考獻家所不廢云。

春秋氏族譜

陳曙峯太史著述極富，其收入四庫書者，祇春秋歷、春秋氏族譜、春秋戰國異詞三種。今行於世者，又祇氏族譜一種，餘二種皆未刊刻。氏族譜凡三刻。其初刻，東有太史自記，稱譜成於康熙丁酉四十年，凡七易稿而後定。卷尾有王雪樵先生跋。此原刻，近字觀其二刻，為乾隆戊戌四十三年，曾孫湘渠垣重印，吳蒞山先生德付梓者也。前有蒞山序，而佚太史原記。凡重刊書籍，其原序率宜有能發明其書之旨者，斷不可去，其自序尤不可去，若則近於武斷剽竊。其尤可議者，如吳世次圖，原刻有吳公□子系未詳者及吳

雜姓氏名號二條越世次圖後有越大夫一條末又有小國氏係名號小国氏目名氏二條湯刻俱刪去余未遍檢全譜恐各國世次似此刪節尚多不睹原刻安知廬山真面目乎此刻距今五十餘年常住亦不多道光己丑偶從书肆廢书中檢出二部惜散佚近日坊間别有嘉慶癸亥新刻袖珍本乃悮以孫道穌重刊其譜祝湯刻較詳蓋取太史原刻付梓此第縮為小本其意為便場屋之用甚是所好余搆收此譜入稽古堂思訪輯太史徑寸真字各帖并力不能刊而当汲汲保藏之名山以俟後之有力者

## 儲陳氏

徐陳氏完節殉烈名在康熙五十八年斷斯獄者則牧菴撫魏公公有祭徐烈婦文載於志藝文烈婦殉烈始末具公所撰海陵治牘中氏為曉堂洽陳女孫父名任道龍泉令徐中由先生孫汝生灌年二十七汝生亡守節撫孤家窶甚依父廡下以居恃鍼黹為活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徐家奴徐三子素黠淫嗜酒久逐於外是日乘暦主任家稔氏居僻遠瞰氏兩子就塾僕媼顧氏外出氏獨處遂(挾)長念泥以借梳為辭直入卧室閉門犯氏氏罵死拒奴愈迫脅碎裂氏衣氏乘間(起取)當木棍毆奴奴知不可奪虐子且悔遂奪棍連擊氏耳根氏立昏絕恐復甦倒植屍水缸中反賊殺氏被賊殺適顧媼適歸奴佯同扶救家人畢集氏忽蘇述奴强逼先擊狀撫子一慟而卒時任遠出氏叔陳俊以官族女未便據實鳴官祇以(拓)鏡被獲嗔主毆斃魏公疑之思如果(未)在肱脅白晝之時目擊主女在室豈敢拋圈直入且所拓鏡甚微即搶獲嗔責亦子之常何至遽罹毒手因拘救證顧媼研訊方吐實情陳俊亦供明詳报情非得已又起有碎衣血跡强逼顯然徐三子不待刑鞫自服魏公赫怒按律擬斬之決且為氏詳請旌表今陳家橋西过街木坊為烈婦建也当逆奴犯上時婦以隻身弱質勢蹙不免乃卒抵死完操甘罹横毒嗚呼可不謂烈歟假使婦卒死於逆奴之手奴之逆跡証驗(毫)無証驗即倖逃法網或未可知乃能死而復甦留此一綫殘喘藉伸於顧媼之口俾兇奴不致漏網此其中殆有天鬼焉然非魏公(神)明坐照虔心研究恐烈婦貞魂毅魄亦永齎恨於九泉耳為民父母者可忽諸

# 退庵筆記目次

卷七
岳像
韓瓶
周種石銚
宮中憲笏
韓探花刀
鼉鼓
王中憲柏
心齋宅榴
仙舟圖
徐神翁像
范端周旻
園氏
重遊泮水
吳州廷試
石鼎爐臺
繆司寇第
繆氏僕
繆氏馬
轎夫
蛟子
沈少司馬
柳敬亭

# 退庵筆記卷七

海陵夏荃退庵纂

## 岳像

泰山巔岳鄂王廟萬歷十六年兵備舒公大猷建考建炎四年七月以王為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九月王以所部入泰州十一月金人犯泰州王以州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於南霸橋大敗金師因渡百姓於沙上王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追今柴墟鎮王所殲金兵處也泰有王廟以此故泰山名岳墩一稱岳阜殿三楹中塑王像左為王觀書像右為小將軍雲像俱南向兩旁列像十數東西像以意度之首當為雲弟雷與雲同日遇害者也次當為張將軍憲為檜俊二賊鍛鍊棄市與王同授命者也次當為幕屬于鵬等六人當日獄事從坐者也次當為布衣劉允升和決二人升決上書訟王冤長繫死獄者也外此如牛將軍皋亦當與將軍從王久戰功多且其後為都督制田師中毒死實檜所使亦為王故也餘則如王舊部曲楊再興輩先王戰沒亦當從祀也或曰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磔于市此紹興二十年事距王遇害十一年與王無與或不當從祀不知全憤檜主和議與王同志事雖不成足褫檜魄湯陰岳祠旁塑全像義蓋有取爾也山下放生庵崇禎末兵備鄭公二陽建一名雲谿精舍地近小西湖庵僧名德源者百字泉工詩乾隆壬子癸未間錢塘胡西垞舍人袁鎬寓庵中與俞牧隱元灯宮節溪仲松嵐諸公倡和極盛庵舊藏王及小將軍畫像二幀王像圓面豐頤微有須恂恂然儒者氣象蓋王遇害時年僅三十九也兩手捧書坐而觀史稱王通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又稱好覽經史是也畫像盡紙僅及腰以下軀幹甚脩偉幀之上方摹高宗手勑一通餘無題識嘉慶十一年州大水兩淮都轉曾公燠揚州守伊公秉綬蒞州勘災同瞻王像付重裝池今像右有墨卿先生隸書兩行紀其事嗣官吾邑者率循例題名矣小將軍像視王像殺四之一將軍少年豐貌冠兜牟被甲裳而立交兩手於胸左右腕各懸鐵錐一光滑如旋腰際右佩錐囊闊而短左佩劍並弓衣英姿颯爽淋漓紙上史稱將軍年十二從張憲戰數立奇功軍中呼曰贏官人每戰手握兩鐵錐重八十斤為諸軍先平襄漢平楊幺功皆第一穎昌之戰出入行陳身被百創甲裳盡赤以功遷防禦使及難年二十三洵無媿國家忠臣岳家父子兩語矣高公像贊語像為雍正壬子膠州高公西園鳳翰從西湖岳裔家傳遺像摹得越三年乙卯公官泰壩監掣留貯庵中供奉者也像首有高公題識贊跋其稱雲弟雷與兄同日遇害足補史乘之闕公行書隸書左手書俱工行書雜隸體尤工贊語亦精絕堪與像並垂不朽矣庚寅秋偕友人冒雨登山小憩庵中主僧出像示客相與盥手敬瞻誦王父子忠烈不置益令人豎髮切齒於檜俊二賊直欲寸磔之矣竊有慮者庵久荒落僧去住不常私相授受久之恐有挈之而去或為有力者所奪如徐神翁像故事可不慎哉

## 韓瓶

南門外耕者及送葬家往往於土中得古瓦瓶長身兩頭微銳渾淪如冬瓜近瓶口布列四小耳出土時輒為鋤鍤所傷耳多缺取

以養花能耐久不凋土人呼為韓瓶古軍中主將酒瓶皆以親軍負之宋中興韓岳兩家皆有背嵬軍最精勇即此義（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為將人自為法四帥中韓岳兵尤精常時於軍中角其勇健者另為之籍每旗頭押隊闕於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眾者補之將副有闕則於諸隊旗頭押隊內取之別置親隨軍謂之背嵬於四等人內角其優者補之一入背嵬諸軍統制而下與之抗禮一遇堅敵遣背嵬軍無不破者嵬一作嵬燕北人呼酒瓶為嵬嵬即罍字凡師行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行故韓岳取以名軍大儀之戰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大敗金師及檜主和議收三大將兵權張俊客承檜意欲與武穆分世忠背嵬軍武穆義不肯史又稱武穆善以少擊眾穎昌之捷以背嵬八百朱仙之捷以背嵬五百皆破其眾十餘萬）瓶可容酒斗許長身便於負四小耳以貫索者質頗麤重酒盡則棄之故至今多也第世忠用兵多在京口淮壖間初未至泰也泰南門外柴墟鎮南壩橋皆岳鄂王與金人戰處今瓶多出自南郊田野中他處亡有其為王軍中酒器無疑當稱岳瓶不當稱韓瓶矣余藏一瓶缺三耳甚珍重以王故也

周種石銚

東坡石銚周種所贈也種邑人字仁熟與弟秋同登熙寍癸丑進士坡公有次韻周種惠石銚詩則種固有元倡矣翁覃溪學士詠石銚詩自注云周種惠石銚坡公時在淮泗道中袁簡齋太史詩亦有淮泗道中緣之句（翁袁二詩見尤水邨石銚圖詠）考元豐七年四月公自黃移汝州七月在金陵十二月朔抵泗州在泗度歲有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詩是時公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其略云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見一面前去南京聽候朝旨八年正月四日離泗州及至南京有放歸陽羡之命公是行先後蓋兩至金陵其初至也淹留數月之久時種為江寍司理贈銚當在是時安得遲至歲暮淮泗道中始贈耶袁翁二公所據者施元之編年蘇詩也今合二十一二十二兩卷觀之皆公別黃赴汝留金陵及在泗州作施氏編石銚詩在泗州諸詩前是也然不當編在至真州詩後初公留金陵久之偕王勝之至真州遂由真州赴淮泗袁翁兩公因石銚詩編在至真州詩後遂斷贈銚為坡公在淮泗道中事不知二十一二十二兩卷詩皆元豐七年作石銚詩距至真州詩僅隔九首耳施氏當日編年除喫緊關目須見起訖外餘亦以意排纂安能逐首考訂先後毫無淩躐耶邵子香先生稱施氏於端卷數語屢識大略不屑屑排纘年月觀此益信余言非臆說矣公試院煎茶詩云塼爐石銚行相隨此詩於作熙寍五年壬子先元豐甲子十二年非種贈也乾隆間真州尤翁水村（蔭）自稱夜夢坡公畀以石銚晨起衝市雪物色得之銚行展轉入 天府水村因繪圖徵詩彙刻為石銚圖詠張其事然銚之為真終不可辨或曰翁性怪誕好大言多巧思銚乃自刻石子為之蓋贋鼎也

宮中憲笏

宮中憲遺笏今藏公八世孫枚波家公諱繼蘭原名大壯登崇禎丁丑榜進士仕至山東兗州守告養歸里起廣東羅定兵備道不就中憲為宮氏發迹之祖學者稱鄰先生笏長一尺五寸首廣寸一分根廣寸八分厚一分強牙色淡黃光滑不朽無皴裂紋枚波大父節溪先生有先中憲遺笏歌余採入詩徵此笏余從枚波家親見之蓋南宮之宗器也

韓採花刀

康熙乙丑武會試韓公光愈以第三人及第後官陝西大同參將公勇力絕人每遇敵揮雙刀陷陣所向披靡公沒無嗣雙刀今藏陳碩夫（贊元）家碩夫大母公女也嘉慶甲戌余至碩夫家請觀刀各一鞘堅韌無少損出鞘霍然有聲長四尺強闊二寸強短柄長身厚脊薄刃遍體血花斑駁捫之格手令人毛髮豎立不敢逼視想見揮霍如風殺人如草時其一數人掣之不出（得）蓋歲久鏽澀所致碩夫為余言鞘用人皮為之每天陰昏黯中恍惚見男婦頭各一懸刀下又能斷瘧如神其說雖未可盡信要非盡出於傅會是日同觀者為宮漁舫（德洋）俞子中（庸）余作觀韓將軍寶刀歌紀其事

鼉鼓

鷲鄉中憲罷兗郡歸挾巨鼉鼓二一置家廟中即今泰山側文介公祠一置南山寺姜文桐軒云乾隆間明倫堂告成羣議遷鼉鼓並鐘樓巨鐘實焉後俱未果枚波云鼉鼓久敗壞未及見所見者鼓之版片及架耳架今尚存祠中夏小正（二）月剝鱓詩大雅鼉鼓逢逢冒鼓以鼉皮其繇來久矣

王中憲柏

壬辰三月掃墓歸過仙源萬壽宮繞宮而西見宮後西北數十步有古柏一株大可合抱挺然直上作偃蓋龍拏虬結勢趨西北遙望之真奇物也詢土人知為王公祠舊地王公為誰土人不能詳余以臆斷必鞠劬中憲中憲讀書東觀顯後榜其室曰侍御讀書處宮基在宋時極廣闊至明季必稍殺然規模斷不似今湫隘之甚故公祠得附麗於宮後而柏必公之所手植祠址背河（即州橋下古玉帶河）四面皆田塍中特隆起方不及半畝遍地瓦礫不能藝蔬麥祠之毀不能知何時然觀受軒先生悠亭隨筆所紀則王氏中衰與夫分崩離析之故由來久矣土人又言往歲公裔售柏於梓人已要約矣忽暴疾若有憑遂不敢售居人或毀傷必頭痛身熱禱而免甚畏敬相戒勿敢犯殆公之靈實式憑歟項歲大饑邑中喬木槎枒輪囷者輒拉雜摧為薪茲柏賴公之靈巍然獨存不可以不誌

心齋宅榴

心齋先生故宅最後三楹為百歲窩以心齋父守庵公年九十三故名其左舊有古石榴樹一株相傳先世某遠戍十八年榴花盡息後赦歸花復開此與鹽城卞氏枯枝牡丹事絕相類海濱草木何靈異之多耶人盡知卞氏牡丹而大儒故宅榴樹之異尟有知者特錄之使有聞於世焉

仙舟圖

康熙十九年德州田公綸霞視學江蘇按部至揚郡校士畢太守崔公蓮生餞公南浦田公特遣使招黃仙裳宗定九（元鼎江都宜陵鎮人）舟次夜飲時宗黃舟已先發未及赴仙裳感其意為繪仙舟圖邀同人題詠張其事其原唱有誰知半夜仙舟上相對停燈待布衣之句一時盛傳之求之近日巨公能如是愛才禮士若田公者乎宜仙裳諸公歌詠不置也同時孫豹人先生有題仙裳仙舟圖次韻詩其自序云田綸霞提學海陵較試畢將發江都訪予寺寓惠炭

貲。且云于舟中設酒相待。有舊豪數百首煩刪定。會予有他召不果赴。後有客為予言。綸霞是夜停舟中路。遣使者馬上然炬來迎不見。使歸白。然後與他客飲。予聞而感之云云。故其詩亦云聞說月明曾繫纜。踟躕不見芰荷衣。何情事恰相類。大都皆一時事也。第仙裳詩序。祇稱公校士維揚。畢太守宴餞。及己舟先發。皆在揚事。似田公初未嘗至海陵。若孫序則較明晰矣。以愚意揣之。當日田公海陵試事竣。舟過維揚。崔公宴餞于舟中。黃宗兩公感公知遇。由海陵買舟送公之揚。舟次謁別後。即鼓棹而東。公不知。猶以二生在揚。故召飲至招豹人飲。疑非同日事。不然。兩家詩序中何畧不一及也。夫賢如山薑。亡分先施。訪豹人于山寺。既受其所惠炭貲矣。而卒不赴舟飲訂詩之約。雖曰生疎料峭。山人之性則然。然太不近情。吾無取焉爾。

徐神翁像

徐神翁像。相傳翁自畫。今奉城內斗姥宮。考神翁像。舊供東觀。即志所稱仙源萬壽宮。在今城東門內。不知此像何時歸於此。城內三官殿。亦有翁像。紙色頗舊。疑即當日西房道士所摹臨者。姜丈桐軒又稱翁像舊存大隱觀。今歸斗姥宮。當亦有本。戊子余從陳裱褙鋪。捧像歸懸廳事前。瞻仰竟日。道巾深衣。腰長縧。靚豐腴。雙眸炯炯。幀之上方列王鞠劬中憲自書所撰翁像得失始末。時順治戊子中憲年七十矣。距今幾二百年。煙薰塵積。字迹昏闇。余細加拂拭。纍纍可讀。凡字之殘闕者。玩其辭意。會其偏傍。十得八九。全脫者闕焉。約十餘字。後取三官殿像補其闕字。像贊自宋發運使蔣之奇檢討劉谷鄭所南數公。後迄 國朝乾隆間諸詩人題詠殆遍。有可採者。越日仍送像至裱褙處。所疑者田公雲鶴撰神翁像記。稱蔣劉諸贊。皆翁自書。而中憲記反未及之。何也。城外東仙壇有摹本神翁像。迺時下俗工為之。不足重。

范端周旻

州志秩官丞倅中。有兩范端。一德化人。至和間任。一政和三年任。里貫未詳。考前范端即曾南豐所撰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者是也。誌中敘公官資。有云通判通州。徙泰州。則公嘗判州事矣。公字思道。江州德化人。性嗜聚書。強力篤學。歷任江都雲安臨安。多善政。而官泰治績惜不傳。後范端相距六十餘年。疑舊志重出。政和即至和之譌。又南豐撰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公墓誌銘云。君姓周氏。諱旻。字夢臣。衢州江山人。以進士及第。曾為泰州司戶參軍。卒於嘉祐六年。年五十一。其官泰時當在明道後。州志秩官失載。

團氏

團氏世有聞人。從吾泰最久。其初從泰自雲蔚先生父同春公。好先世多業醫。居鎮江。雲蔚自稱丹徒布衣以此。自同春父如春公始北遷揚郡之儀真。如春生三子。長萬春名鑑。次同春名錦。季霖春名鎮。萬同在明季竝為儀邑諸生。遭亂遷徙。復隱於醫。萬春徙揚州。同春徙泰州。惟季春仍居儀真。同春生子五。長鴻即雲蔚先生。儀真廩監生。次宏春字偉長。次富春宗春為春。雲蔚生子四。長仁根字崧山。次豐根字二多。豐根為儀真諸生。生四子。長昇即冠

霞先生郡庠生康熙庚子副榜官碭山縣教諭子二長維塀字覲顏崧山子二長旭字初蓉儀邑諸生子二長維墉字雉高即椒燈先生也富春子二皆泰州監生孫曾入泰武庠為春五子季時根字協中以畫名今團氏居泰久而仍籍儀徵者儀邑與童子試者三百人而弟子員額則大學也諺又稱補廩在真州語故與試則仍舊貫也然亦頗有入泰庠者盍團氏世為泰人久矣若雲蔚若冠霞若椒燈皆能文章名著一時而椒翁淹雅尤為諸團之冠時翁畫筆力摹雲林雖氣力不厚而掃盡塵氛居然作手亦諸團之亞也其縑楮流傳最多聞西人多出善價購之近亦不多覯矣余家有時翁畫大小數幅　先君子浣香軒中舊物也頃余輯海陵詩文徵自雲蔚先生下皆編入土著而不入流寓或詰之余曰子未見雲蔚先生手訂團氏近譜亦未讀其所著練光草堂文集邪先生與費此度書中云先君自遷海陵浩浩四五十年觀此則雲蓋蔚生長於泰矣及攷團氏近譜稱同春公遭鼎革之變家破因棄諸生以世業奔走四方卒之泰州所與偕者一妻一僮樂籠襆被而已時當順治三年公年二十七是年九月二十二日子鴻生此雲蔚為泰産之確證也椒翁撰窮交十傳中云吾州吾州皆指泰非指真又為真州蔣良平作詩序自署吴陵後學團某諸先生自為泰人予又安得以為儀人邪蓋團氏之為泰人久矣自同春公而下若雲蔚諸賢其子孫多不能舉其譜系故略序其家世如此

重遊泮水

重赴瓊林鹿鳴是極盛事亦是極難事非少年科第享大年者不能若入學六十年謂之重遊泮水說雖不典然求之學校中甚不易得不可以其眇小而忽之程丈星泉應軺于乾隆三十二年入學至道光七年花甲一週矣是年丈次孫祥鏊適補博士弟子員冢孫祥芝以優行貢京師丈因作重謁泮宮詩遍送同人未始非藝林小小一段佳話也近江丈永清潔姪松齡太岳丈也年八十二與星泉丈同案星翁没數年而丈巍然獨存計入學六十五年學中老前輩莫之或先也可謂閱人成世矣高丈庸庵岳年八十三于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入學今五十九年聞江丈甚矍鑠不須杖而行高丈在家無事尚讀時文似此興會即是壽徵後輩那得有此（考盧抱經學士以雍正壬子補弟子員及乾隆壬子又見諸生游庠先生作重逢入泮詩紀事趙甌北觀察以乾隆己丑入學嘉慶乙丑先生年七十九又屆院試之期亦作重游泮宮詩有和盧抱經梁山舟先生有和袁簡齋錢璵沙兩公重游泮宮詩同年壬子重游泮宮詩先生又有前庚申是某入泮之年今又將屆期感賦之作）

吴州廷試

張海房太史撰陸吴州公墓誌銘中云前代暨　本朝專重前場公先後對策皆卓卓可傳甲辰改策論公益得用其長至今盛傳　徽號禮成一表　廷對己領袖傳臚以極言京察大計主銓者忌之抑置二甲七名蓋公幾得大物而失之與前明儲文懿遭忌失大魁何異

石鼎鑪臺

今　文廟大成殿香案上所供石鑪乃　國初邑人王公孫驃劉地所得極愛重驃臨没屬其子晋原送入　文廟供朔望升香驃為鞠劬中憲從子即除里中馬蠹之害者功在桑梓甚鉅子晋原

即雪樵先生雍正癸卯解元玩鑪製長方無足高寸州志驃傳謂之石鼎說文鼎三足兩耳今製不類且甚樸陋土地祠中多有之不識王公何以珍重若此以之供於 文廟恐宗廟美富中不免形其荒傖矣外舅柘庵公官粵東粵錫極精嘉慶丙子捐廉以置大爐瓶七副中五副高及人肩重數百斤東西四配十哲兩廡各一副副三件輕重大小視中稍差裝數巨櫝并銀十金寄回命余與枚波敬送 文廟以銀置巨案一供爐瓶於上貫以小銅練防盜竊也今巍然中列頗為觀美此事雖小亦讀書人得志之所為也

## 繆司寇第

繆司寇第為華光祿湘舊宅（今第之東有華家橋亦以光祿得名）華精術數初治宅時繆氏祖某詣焉適廳事上梁綵帛落繆身如披錦光祿賀曰此宅為君造也君子孫當居之繆遂謝後宅果歸繆氏傳至司寇孫輩析箸以居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冬至前一夕後樓火延燒西堂木主遺像餘園詩板（初刻板）燬焉先世所蓄圖籍蕩然火前樓上聞鬼哭聲家人惡之未幾火起越三十餘年至嘉慶改元丙辰正月二十八日靜軒丈所居蘊真堂又火天香書屋為司寇讀書處手植牡丹在焉亦幾燬所藏衡山岣嶁碑徐壇長太史所臨中興頌悉歸煨燼自兩大火繆氏益不振屋之僅存者次第拆毀所異者堂屋地基有古廁坑迹不識華公造宅時何不去之又傳廳屋下有朱棺為光祿葬處今其地蓁雜蕪穢非佳壤光祿能前知何以卜此或又云府第不當拆華公當日造此宅有大風水相傳一花甲當出一大科名司寇廷對第三晴嵐南宮第一可證是說也（疑子馬）

## 繆氏僕

繆彬甫告余司寇公以雍正七年卒于京邸蒙 恩諭葬如例其葬地在曲塘鎮華家莊地極不佳故一再傳而衰先是司寇將葬諸公子延地師某于家為覓地訖有司寇老僕某與地師極款洽師一日私謂僕曰汝主人公子氣太重反不如汝遇我厚汝家有殯未葬乎僕曰有母櫬在師曰頃得一地葬此貴不在汝主下且久遠留畀汝幸勿告汝主僕曰小人無福何以堪師曰神所重在德何分貴賤醴泉芝草豈有種乎汝良善當勝此遂授以地并示之穴僕舉母櫬葬焉久之老僕辭去後其子果以翰林起家官至中丞孫為觀察閒走泰謁先塋即師所指葬地也師術亦神矣哉然非老僕有隱德何以得此或又云司寇沒後久之義圃先生在都中一日赴貴人召座中有新翰林某酒閒主人問義圃曰先司寇公官京師有老僕某甚著名縉紳間今尚在乎義圃曰去久矣近聞其子能讀書頗好翰林默然蓋所謂其子即翰林兩公皆不知而偶及之後義圃外任刺某州翰林適撫其地義圃稔其家世終任不晉省修謁而義圃之所為又多可議撫軍因以事劾之罣誤不得歸撫軍諭各屬醵金數千俾補苴急欵始得脫然且行文本省凡買繆氏莊田者按畝增價若干藉完官帑得免於累則撫軍之待繆氏可謂克全恩義矣

## 繆氏馬

康熙癸未冬繆湘芷司寇客京師尚未第一日命老僕闡彩乘馬

邀友人飲反經梁家園其地多鬼拉人輒致死彩遇祟從馬上仆地昏不知人所乘馬反奔友人宅門已扃蹴以蹄啓門者驚曰此繆氏馬也必有異秉炬隨馬迹之彩方僵卧泥淖中掖之起得活馬可謂義且智矣司寇孫靜軒永煦先生為追賦義馬行

轎夫

古制耆年碩德致政家居者命有司繼廩粟歲給輿皁以終其身輿皁即今之轎夫也此古優待士夫之禮以其從大夫後不可徒行也明縉紳居鄉多蓄轎夫為鷹犬古意寖失一時倚藉聲勢者爭投其門蓋一隸勢家轎夫籍則平民不敢欺且可小作威福避徭役此前明重鄉紳之陋習而巨紳居鄉所為多不法可類推其轎夫工食紳不自出乃腳頭銖斂于衆腳夫以給鄉里厭苦之淩海樓中丞家居時適州牧某裁革轎夫一項牧素重公公轎夫五獨不革公乃作書與牧力言轎夫冒濫為鄉之蠹請於五名中汰回三名留二名供役足矣文筆極醇雅可想見前輩居鄉之風格

蛟子

辛卯大水災異種種湯懋齋告余姜堰南繆家營一婦人汲水見井傍水沫沸起如跳珠中有一物白色細長如髮頃刻粗如燈草婦異之漉置盌中蠕蠕動持入市衆莫能識一藥店老刀工見之詫曰怪哉此蛟子也吾家江南數被蛟患其初出狀如是今江以北何以有此有之禍且不測衆大恐爭取鹽投盌中立化為水衆益信服取鹽徧鋪井旁地同時邑南門外西來庵旁及城北某莊皆出此物凡三見幸吾邑瀕海斥鹵醜類不得孳長為患然見所未見履霜堅冰亦可思矣是日懋齋又談姚家橋打虎事甚奇偉姚家橋距吾邑僅數百十里江北有虎亦是怪事余戲謂髯翁曰君鬚眉如戟竟不能斬蛟射虎重為鄉里害獨不畏周處笑人耶髯翁為之軒渠

沈少司馬

沈少司馬母張太夫人成化進士張公瓛女宏治進士承仁女兄也司馬父早卒夫人撫二孤長良士次司馬親授以書嘗曰吾見汝祖汝父平居獨坐時有噫聲以平生讀書未能成名故耳汝輩宜勉之一日伴讀至夜分歎謂司馬曰成敗皆由汝司馬應聲曰英雄肯讓誰夫人心異之後以司馬貴封太淑人卒年九十五可謂福壽兼隆矣

紫元太史稱司馬微時遭婦家輕薄及迎娶有羊肉落狗口之語故司馬雖篤伉儷而終身與婦家絕以余觀司馬祭岳丈南塘王公文公又有壽王岳丈七十詩情真語惻無幾微不足之意且王亦海陵著族南塘年近九十蓋鄉居而有道者疑不出此

沈少司馬服官三十餘年罷職歸里囊橐蕭然胞兄良士馮藉聲勢累家至數萬金與司馬共居產未析也及司馬捐館未幾長子際可次子試可相繼歿獨王夫人與少子成可伶丁孤苦朝不謀夕良士以貲產乃己經營積累悉捲入橐與王夫人割宅異炊畧不一顧鄉鄰多不直之兵憲筆山陳公甫涖任邑紳有言於公者公曰此澆風何可長也即召良士於庭詰其富饒所自將置之法良士哀懇願析產唯公命公立斷撥五千金畀諸孤以十之一為

王夫人終老具復處少婦幼孤據財難守命州吏目綜理各如數窖諸孤室中嚴加封識筦鑰存官當給判狀為日後左券閫邑稱快淩海樓中丞為作頌德記直書其事曰不待訟而即與為理伯姪之分不傷憐其老蠲其罰以慰司馬之靈兄弟之情猶在可謂曲盡情事矣

柳敬亭

柳敬亭邑之打魚灣人出南門數十步即打魚灣地欲訪柳老故居不可得或又曰柳乃曹家莊人本姓曹（邑曹家莊有數處未知孰是）其生卒年月無可考第在康熙朝年已八十餘當生明於萬歷時虞山宗伯為柳老生前作募葬地疏其没殆葬於吳歟其所繪寗南軍中說劍圖　國初名家題詠殆遍真是奇寶惜没後不知流落何所疑藏吳中士夫家梅村祭酒為柳老作傳又撰敬亭像贊柳老當日又自有小像矣余擬髣髴梅村贊語頎而立黠而滑奇醜面麻為柳老摹小像一幀邀同人賦詩張之亦一奇也

杜于皇老而貧某年中秋乏酒錢一粥閉門臥矣忽聞呼門聲甚急披衣起乃柳敬亭走力送酒并青蚨一千來力怱怱置錢酒并敬亭手札於案反身即走呼之不應心異之感其意為賦詩曰中秋無食戶雙扃叩戶為誰柳敬亭亟送酒錢仍送酒直教明夜也休醒次日于皇復取敬亭來札玩之見函之下方有八字云來人受賞我就天誅始晤昨平頭逃去之故不覺與客大笑又成一絕云封題凜凜太周詳醉後重看笑一場多少同人稱厚道來伻未免詈商勒柳叟熱腸于此概見

新城尚書言語妙天下好雌黃其醜詆左良玉作賊目其幕客柳敬亭蘇昆生為左黨深尤明季諸老為良玉左袒并貶柳老校謂與市井輩無異其論極不允夫謂寗南跋扈誠無辭第當南渡倉皇士等共擁戴福王推其心豈真為社稷計為仇讐計乎不過欲乘亂竊取富貴耳福王抗顏稱制毫不以君父大仇為念唯事徵歌選色夜以繼日渠亦知大勢已去無久享理只好學信陵飲醇近婦且圖眼前受用士英既竊取富貴矣又欲大快其恩怨羅織正人結連死黨姦邪如阮士鋮命以蟒玉巡江三軍奪其東南事尚可問乎寗南當思陵朝閉藩專閫久矣殺賊有大功擁戴後不失臣節未聞其有不軌之謀也群小周章板磯之築是蹴餓虎而使之噬也況其時有太子王之明之事聞者寒心寗南為思陵舊臣能默然乎今讀其請誅馬阮疏及除君側奸惡檄皆欲甘心於馬阮略無指斥君上之辭且所指陳情真事實至今令人髮指而漁洋謂之作賊過矣平情而論宏光之不能中興良玉罪乎馬阮罪乎知馬阮罪浮于良玉則良玉之罪可逭彼馬阮者居中以制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勢不可與爭鋒此曹瞞之故智而良玉苦無所挾反兵而鬪雖身犯不韙而不辭卒以憤死此良玉之不幸蘇柳輩所為偷聲暗泣咨嗟涕洟于恩門不置也知己之感不當如是邪當明季流賊猖獗諸將養寇自重匪獨寗南為然宏光即位寗南不與擁戴之謀朝廷外優內疏寗南居常怏怏以此責左左或無辭然觀其感侯司徒恩終身執禮如偏校時其人蓋一血性男子也不忍負舊帥獨忍負朝廷乎漁洋故入左罪為周內其

緩頰馬阮為縱法兩失之矣至貶柳技其説尤謬敬亭熱腸俠骨求之士夫中不可多得故當時通侯上相東林諸君子極重之匪如丁蘇輩僅以其技鳴也技即工果足以盡柳老哉漁洋官揚州司李時年甚少華胄蚤達負其才氣淩轢一時何有于柳老而柳老周旋明季朱賢最久迹其生平長揖公侯平視卿相無絲毫媕婀又何肯為漁洋下此情事之逼真者漁洋特抑為此説抹盍南兼抹敬亭耳食者遂為柳技實平平且目為左黨冤乎

退庵筆記目次

卷八

張懷瓘張懷瓌
文丞相
淮張逸史
周秩
周瀛
吳陋軒
宮書升
王雪樵
於亦川
夏老鼠
王松樵
海陵紅
山西題名錄
張夫人
九里溝墳怪
科場改期
張徐之獄

海陵夏荃退庵纂

## 張懷瓘張懷瓌

欽定全唐文。張懷瓘小傳。懷瓘海陵人。開元中。官鄂州司馬。翰林院供奉。新州志據唐文增懷瓘入文苑藝文。足補舊志之闕。案唐竇臮述書賦下篇云。（唐竇臮著述書賦上下篇兄蒙為之注）滕子擁決張氏旁求注。張懷瓘海陵人。皇鄂州司馬。利無推斥。道在專精。此懷瓘為海陵人之證。唐文所引本此。又欽定佩文齋書畫譜云。張懷瓘開元中翰林院供奉。著書斷三卷。評書藥石論一卷。下亦引竇蒙云。海陵人。鄂州司馬。又引宋史藝文志。張懷瓘古文大篆書祖一卷。又引陶宗儀云。懷瓘又撰書估書議六體論用筆十法等篇。行於世。此懷瓘著撰之可考者。其官翰林供奉。亦本竇蒙述書賦注云。張懷瓘兄弟懷瓌盛王府司馬。並翰林待詔。而陶宗儀又云。懷瓌官至翰林集賢兩院侍書侍讀學士。瓘瓌兄弟在開元中皆工書。瓘自謂真行可比虞褚。草欲獨步於數百年間。又工小篆八分。懷瓌有文學。工大小篆八分。尤善草隸。與兄瓘同時著名。州志既收懷瓘。不當獨遺懷瓌。故並及之。

## 文丞相

州志藝文載文信國泰州諸詩。為邑乘光。考公於宋恭宗德祐二年正月二十日。以資政殿舊職詣北營請和。（案公於十九日辭右丞相之命故使虜仍以舊職）時伯顏已於十八日至皐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宋宰相陳宜中及百官皆遁。公倉卒受命。冀以口舌動虜。伯顏拘公不遣。二月八日驅公北去。十八日至鎮江。二十九日公與杜滸等十一人以計脫。夜走真州。三月一日入真州城。制使李廷芝在揚州惑諜者言。疑公賺城。令真州守將苗再成殺公。苗知公忠義。不忍殺。初三日紿公出城。閉弗納。尋遣兵押送出境。是夕抵揚州西門。聞制使備公甚急。不敢入。從者多逃。初四日伏城西荒山破屋中。初五日夜趨高郵。迷失道。初六日晚。雇樵者數人。坐籮中。更番送負。初七日天明至高郵城西。復自高郵至嵇家莊。有統制官嵇聳致酒醴款洽甚至。遣其子德潤及館客林顧學送公至泰州。十一日至泰伏城下。二十一日晚自泰州發舟。與虜騎相先後。幾不免。二十四日至通州。未幾。公航海而南矣。計公在泰首尾十二日。大率伏匿舟中。觀公發海陵詩注可見。今集中自泰州以下諸詩。皆在泰作。特書之以紀公淹滯於泰之月日。使敬慕公者知所述焉。

## 淮張逸史

余欲撰淮張逸史一書。誌張士誠霸吳軼事。自元順帝至正十三年癸巳。迄二十七年丁未。用編年法。以正史為經。以諸家野史及稗官雜記為緯。竊比於五國故事吳越備史之類。夫以淮張創霸開國十餘年。闢地二千里。禮賢下士。多善政。於吳參之五代十國間。何多讓焉。然欲刱此史。非彙萃諸家。如陶九成輟耕錄。高德基平江紀事。陳基夷白齋集。王逢梧溪集。廣為收輯。難以成書。若明人所撰雜說。（如楊循吉吳中故語徐禎卿翦勝遺聞吳國倫陳張本末畧楊儀壟起雜事及平吳錄偽吳雜記之類）大率夸張太祖雄武。比淮張於寇逆。雖曰本朝臣子。不得不爾。然曲為忌諱。軒輊失實。亦不足徵也。雨窗無事。偶記于此。留以有待。

壬辰五月十四日

周秩

邑周種與弟秩同登熙寧癸丑榜進士。元祐初種請以王安石配享神宗。朝士愕然。舉主蘇文忠具疏自劾舉官不當。余曾論之詳矣。項讀宋史司馬温公傳。公薨于元祐元年。及紹聖初章惇擅政。用周秩為監察御史。方光薨時。秩為博士。議光謚為文正。及是乃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先帝成法。章惇蔡卞乘間報復。請發光冢斲棺。賴哲宗是侍郎許將言不許。僅奪贈謚仆賜碑。當元祐紹聖間。種兄弟皆官于朝。種請以安石配享神宗。已不為時論所與。若搆司馬之事。果出自秩。則其黨邪害正。獲罪名教。且百倍于難兄矣。然觀州志秩傳。稱其治文潞公子及甫獄事。保護備至。致忤時相。文似左袒元祐諸賢。恥與惇卞輩同流合污者。及考宋史及甫傳。不詳其事。傳祗稱及甫與韓琦子忠彥及琦門人劉摯輩有私隙。元祐時。邢恕責汝州。恕亦怨摯。及甫乃與恕書。詆毀摯等。紹聖中恕附章惇。發及甫私書。俾蔡確子渭上之。詔使蔡京安惇即同文館究問。及置對。及甫為京卞所脅。傅會書詞。摯等獲重遣。史稱及甫懷一朝之忿。致興詔獄。陷害忠良。為及甫之罪。則及甫亦非正人。此皆紹聖中事。豈及甫同時有二獄耶。抑同朝有二周秩耶。前輩瑕瑜不相掩處。雖賢子孫不能諱。後學豈能曲為之說乎。若謂好為攻訐。則吾豈敢。

宋[illegible]朝監察御史常安[illegible]元論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文正乃乞斲棺鞭尸[illegible]之言果出於公論[illegible]見宋史常安民傳

周瀛

邑諸生周瀛。儲文懿內姪也。提學方公蒞泰行考。瀛以病未得與。病痊隨棚補考。方公素嚴察。瀛恩有他虞。時文懿持服里居。瀛浼公致書先容。公與方無交。特為作書與蔡介夫程和兩當道。託其多方斡旋。詞意懇切。讀之輒為噴飯。然明制歲科試之嚴。於此概見。

吳陋軒

埜人先生詩幽澹似陶。沈痛似杜。孤峭嚴冷似賈孟。其至處恐漁洋亦不能到。漁洋當雪夜被酒。為作詩序。翌明馳急足寄埜人。可謂神交脗合。後又論埜人居廣陵與四方之士交游倡和。漸失本色。兼為讕語。頗傷忠厚。以余觀汪蛟門撰埜人墓誌。稱其在周王二公座中。布衣草履。低頭無言。終日不出一語。蓬戶朱門。塵土軒冕。埜人有焉。尚得謂之漸失本色乎。若夫交游倡和。詩人所有事。孤冷如埜人。遽能廢此。漁洋乃欲并絕其交游倡和。是何說乎。其尤無狀者。如秦淮雜詩末章云。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夫以青年矢節。白首完貞之婦。乃與秦淮諸妓沙嫩兒脫十孃輩牽連入詩。後世視阿男為何如人。此真可謂無忌憚矣。宜贛叟為之切齒。後漁洋雖有悔過之言。庸有濟乎。趙秋谷著談龍錄醜詆阮翁。想亦好為惡謔之報。君子立言。可不愼哉。

宮書升

宮書升先生工制義。生平所著極富。康熙丙子舉於鄉。時年二十四。癸未捷禮部試。遂裒梓其稾百三十餘篇。文筆清空。奥衍力洗陳腐。有 國初諸老風骨。與同里沈興之默。緝之熙。顧且廬瀛三公稱莫逆交。稾中三公皆有序。而評訂其文者。則慕廬宗伯也。宗

伯與定山中丞為同年友。恕堂太史娶於韓。宗伯序中言之覼縷。此刻近罕見。徐次卿有藏本。余得假閱。書升成進士時。恕堂太史負重名。尚困於諸生。丙子癸未書升甫出場。太史急索文稾閱之。輒加塗抹。及揭曉報至。猶喃喃訾議不少。貸書升喋不敢聲。時太史銳意場屋貼括之學。月有程課。坐臥一數樓。凡有温習。輒屏人。雖子姪不得見。間出。必扃篋甚固。群子姪疑公有枕秘。不肯示人。一日瞷公出。私發篋出所精習本。則長君鄉會墨。儼然在焉。濃圈密點。評贊不容口。羣子姪竊大駭笑。復納諸篋中。後太史於康熙乙酉登賢書。距丙子十年矣。丙戌聯捷。與館選。至今里人傳為談資。亦南宮佳話也。

## 王雪樵

王雪樵先生。雍正癸卯領解。時年已六十。又十年。卒無子。居歌舞巷。法時帆祭酒槐廳載筆。稱其少時與妻不睦。致妻忿而自經。領解後。終遂身不赴禮闈。蓋不敢渡黃也。自此說出。里人盛傳其事。然余觀節溪先生所撰唐孝廉漁舫家傳中云。雪樵年六十舉于鄉。嘯巖(唐公嘉珽字漁舫號嘯巖)獲售亦五十有九。雪樵四上公車不第。嘯巖亦如之。節溪先生生康熙末。見知聞知。直接 國初諸老之緒。所言最為足據。槐廳載筆所記。必傳聞之譌無疑矣。管及見此。特標出之。欲為前輩雪此奇冤也。

## 於亦川

丹陽於亦川先生偉。幹宏聲。工詩。重義氣。乾隆間客游泰州。三十五年十月。遂移家於泰。居南門內槐樹腳某宅。繆丈靜軒(永煦)哭先生句云。古槐屋角斜陽影。不改青陰護草堂是也。卒年五十四。時為乾隆三十九年甲子。距遷泰僅五年。葬城東鮑家壩之小興莊。子可大字蘭圃。娶小紀鎮魏氏女。後從槐樹腳宅遷小紀。于今數十年。年七十六。現存女一。先生沒後。靜軒丈娶為繼室。現年七十餘。貧苦喪子。尚居司寇第破屋中。孫渭璜字希呂。現應童子試。於氏遂世為泰之小紀鎮人。先生事蹟。具椒燈丈所撰傳。茲不詳。書此以見詩人之有後也。

## 夏老鼠

夏老鼠。康熙時人。以拳勇聞。少嘗學技于少林寺。寺僧出巨球一。編麻為之。千萬結。堅硬如鐵石。屬曰。第解此。老鼠窮力解之。十指盡腫。閱三年。晝夜爬剔。球始解。而技成。因思歸。母嗣後凡與人撲。手爪一著。人輒仆十步外。人以其善用爪。群以老鼠呼之。名播江淮間。年既老。有拳師某造門訪焉。鼠知其技出己上。迺詭為應門僕。置茶爐門左。坐其旁。拳師問夏某在家否。老鼠以手捻巨竹燒茶。竹應手碎。且捻且應。曰。我主他往。客何為者。拳師心訝曰。僕如此。主可知。遂逡巡去。或又云。老鼠張肉肆於州治前新盛街。有長班某。常經肆門。氣張甚。鼠厭之。一日正鼓刀刮砧上垢。如棗大。長班適至。即用刀尖掠垢污其鞾。長班怒詈。老鼠怵惶趨謝罪。以一指刮去靴上垢。旁人又多為鼠緩頰。長班忿忿去。是夕長班腳忽腫高寸許。靴脹不得脫。鼓急欲死。知鼠所為。浼衙前用事人求之。鼠曰。此必疽也。我何能為。再三懇。鼠曰。姑為按摩之。半時許。腫消痛若失。蓋老鼠全力在指。其游戲詭異類如此。戊辰外父栢庵公赴

粤東任有民壯班夏明請于公曰小人年已老有子福可代役身
粤東任有民壯班夏明請于公曰小人年已老有子福可代役自願退役侍公行公以其老而愿且工技擊護眷行甚便許之時明年六十餘老而健力敵數壯夫署中上下好事者多師事之公蒞恩平俾司獄視事唯謹厚其子福亦往粤依焉福之技遠遜其父數年挈子歸明自稱老鼠為其曾祖行故世傳其技云吳丈曉嵐作夏姓者傳文筆跳盪可喜附錄於此

聞吾鄉老人云邑中有夏姓者為人短小精悍善於跳擲人皆以老鼠呼之老鼠錬鐵布衫法嘗運氣至兩耳輪堅如鐵石有力者撼之不少動如裸其身使人以鐵器械擊之所擊處輒聚一核與械相抵隨擊隨長核之多寡大小可以意使也又以掌貼牆上即離離之牆上磚隨掌而出如磁石之引鉞客有犯老鼠者老鼠怒欲與之鬭握兩拳自拄腰際挺胸而立怒目眡髮辮長尺許直豎頂上如植錐犯者懾服斂手去同時有高姓者力大與老鼠等而不諳錬氣法自恃其力屢欲犯老鼠一日與老鼠值乘其不備驀出一拳抵老鼠腹上老鼠故吸其腹使當拳處凹二三寸垂手不動笑退數十步高亦進數十步力抵不釋老鼠笑曰速掣回否則吾送汝矣語畢一鼓氣凹處立平高已顛仆十步外起視其拳五指盡腫少頃臂亦腫後此臂不時作痛人以為傷筋所致云新安一老教師聞老鼠名特走訪之老鼠與談竟日頗甚歡洽好事者從慂二人相角以希快觀老鼠曰彼此一家人何相角為衆力慫之强而後可約某日會於邑之光孝寺中至日傾城往觀見二人對立殿墀上師謂老鼠曰若知吾力乎知則當速避也老鼠曰請試之師舉手自握其髮辮稍提之足離地二尺許手一弛雙足踐地如墜千鈞物顧老鼠曰何如老鼠曰吾知之矣避汝矣時寺值新修牆宇堅好旁一垣甃磚甚固老鼠橫擲其身向牆腰鑽之頭所到處磚石砉然成一穴如栲栳大老鼠已立牆外矣復探首穴中語衆人曰大衆醵金速為和尚補牆呵呵言訖掉臂而去

## 王松樵

王松樵名純城沈家莊人工製硯道光壬辰二月有持巨歙石硯求售者以價得之硯陰刻嘉慶壬戌冬日王松樵製十字但其字倒刻于背亦是一病芸香社詩人俞蔚村有夏日過松樵郊居詩云乳鳩喚雨千聲急新水當門四月初則松樵風趣亦可想矣

## 海陵紅

泰產稻田多屬下鄉上鄉才什二三下鄉居什七八俗呼下鄉為小湖甚屬言產稻之多也海漢書吳有海陵之倉倉為吳王濞所建枚乘諫濞書云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左思吳都賦云觀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水鄉宜稻自古然矣唐徐敬業討武曌檄稱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亦舉海陵多粟為夸大之辭而隋書亦稱海陵產桃花米考州志物產穀類有馬尾赤紫紅芒深水紅秋紅糯之屬古稱紅粟殆指此歟抑如今之上宮糧者例用脫俗粟名糙子其色紅自漢唐以來所以輸惟正之供而充倉庾者即用此歟陸放翁詩云香粳炊熟泰州紅此必南唐時語但未識放翁

何欸所本耶。又晉束哲元居釋云。能約其躬則儋石之儲以豐。苟肆其欲則海積陵之不足。梁庾肩吾謝湘東王賚米啓云盈倉接宇盈異海陵皆▲見於▲載籍者

## 山西題名錄

余從書攤購得宮中憲公所刊夏陽輯略數種。余見宮氏先世刊本書極多。此刻卻未見。因贈枚波藏之。越數日枚波亦從書攤購得陳蘭臺公萬歷戊子主試山西題名錄。贈余。考是科公為正考官。山東楊其休副之。錄首公自序。洋洋千言。序後列中式舉人六十五名。里貫經房悉具。解首為傅文烙。新德第三人為韓少師。壙第九人為趙司寇。用光此一榜中之最著者。自萬歷戊子距今道光甲午。二百四十八年。故紙完好。余甚珍之。

## 張夫人

宮健山先生象宗紫元太史第四子。娶張真人應京女。夫人每當夏日蟲蝎盛時。輒取筆畫一圈於壁。蟲蝎悉自投其中。膠粘不去。有毆之者。房中竟夕無蟲。患蚤起。夫人以袖拂之。悉散去。亦不傷也。幸以為常。此枚波為余言。蓋聞自伊大父節溪先生。事甚確。余笑曰。譬如我們人家女孩兒。雖不能脫手作詩。也大率都解寫幾箇字。念幾句詩。夫人驅蟲。不足異也。觀其驅而不殺。術近於仁矣。又傳夫人初歸時。有家生子幼而黠。私計夫人為真人女。當不畏鬼。乃取豬脬畫眉目口鼻悉具。燈下從窗格擲入。鼓以氣。脬膨脹如人首。夫人見之。了不驚。隨手寫一紙條。就燈焚之。家生子正諦視間。忽棄脬狂奔。詣竈下。以頭撞入竈門。門逼窄。極力努掙。勢甚迫。廚中臧獲輩皆大驚。群呼有鬼。眾曳之出。流血被面。猶奮迅欲奔竈下不休。不得已白主翁。時皇遽不知為計。夫人笑於房曰。此兒惡作劇。初以為怪也。姑飭竈神查之。臧獲輩跽請於夫人。夫人曰。是不難。復書片紙焚之曰。釋矣。家生子蹶然興。如病初起。夢初覺然。困頓亦十餘日云。

## 九里溝墳怪

宮氏祖塋在九里溝。蓋吉壤也。乾隆間忽有怪憑焉。每昏暮行人見塋樹上有人面黑白半。向人吹氣。即昏迷。多致死。或遇救得免。土人愬於宮氏。時觀成先生宦京師。值真人入覲。因愬焉。真人與宮氏有連。重以先生請。許為設壇作法。預戒先生先期致書家人。俟開壇日。預於本宅竈神前點燈一盞。毋忽。及期擇地開壇。懸諸神像。法官數人。服法衣諷經。如世俗道士設壇狀。真人每日親詣壇所拈香二次。了無甚異。至第七日于壇前設罎一。火爐一。法官二人取爐中熱炭滿貯鐵絡。運諸掌。盤旋室中數百周。絡中炭熾甚。無所苦。良久恍惚有風一陣。徑投罎中。法官曰。得矣。亟棄絡封罎。加印敕焉。是日壇乃結。真人復製鐵牌一。上書硃符。俾持歸寘墓所。以防餘孽之未盡也。後怪果絕。是役也。凡設壇貲費。皆取辦於觀成先生。在壇行禮七晝夜。則節溪先生任其勞。是時先生就京兆試。故得共襄其事云。此亦枚波為余言。

## 科場改期

道光辛卯六七月閒。江潮大漲。江寧城中水深數尺。三山街可通舟楫。闈中號舍倒塌殆盡。大憲　奏請改期。以九月八日為頭場。余觀俞子第一書詩集中。有九日棘闈作自注云。是年各省分試

國學生改期九月從來未有又注是科湖廣江西俱附江南省試考貢舉考略是為康熙十六年丁已科是時三藩叛亂海內震驚本年鄉試祇順天江南浙江河南四省而以江西湖廣附江南福建附浙江山東山西陝西附河南有鄉試而無會試至各省分試國學生之說考略未載又考安徽通志選舉康熙丁已科下注云特開順天江南河南浙江四省鄉試試監生案注語不甚明曉鄙意上十四字句下三字句謂此次四省鄉試新例取監生卷與正途卷分別試之其若何撥額取中之數當日自有成例若謂改期九月特開鄉試專試監生恐無是理至鄉試改期往、而有順治乙酉首行鄉試　詔於十月舉行此外　恩科及補行正科奏改試期一日則又例中之變例也間有改至二三四月不等者若乾隆甲子順天鄉試因搜檢逾期奏改試期一日則又例中之變例矣

張徐之獄

嚮讀張海房太史依歸草輒稱自余蒙難以後又稱余既平徐氏之難云云若曾經巨創痛定思痛者心竊怪之後從陳掖亭假得抄本雜體文一冊中有昭陽吳觀察與陸吳州憲使書張世爵與吳北海觀察書使知張徐構難蓋康熙間吾邑一大獄也徐為蓼莪都憲之後族大而強計其時去都憲沒未遠且與昭陽相國家聯兩世姻勢尤熾張亦世族勢不逮徐其釁由太史父世爵鬻宅於徐當徐紹武大譟張室理屈勢孤或小受抑辱有之然紹武之死非由張毆徐因紹武既死嫁禍於張藉圖洩忿遂構此獄時世爵為諸生太史未發跡娶於陸吳州公為太史妻大父公冢媳為太史妻母、徐出也疑與紹武父爾聚為兄弟行張徐既構難吳州公以兵憲在籍兩造皆至戚無坐視理然徐族率彊悍且疑公陰助張不納公言而獄事益亟顧張弱於徐理較直太史少年才氣英發吳州公素憐愛之公媳徐因庇其壻不得不背其父徐族因陸不助己必致怨於陸而不得不求助於吳皆人情也卒也徐不勝張獄事以解吳州公恐與有力焉宜吳觀察偏聽膚愬以危辭聳公耳然揆之天理公雖助張亦未為悖也不然世有毆斃人命怙寵恃勢獄以賄成此乃天下之奇冤神人所共憤而其子尚能掇巍科入詞垣無少挫折哉事近二百年難以臆斷然不外天理人情四字今四姓子孫具在平情而論亮不致以余言為詬病也二書辭令俱可觀洵稱勍敵然吳書詞飾而氣餒張書理直而言讜均錄之為左證云

與陸吳州先生書　吳元萊謙庵

僕於陽月晦夜舟抵三塘聞老先生已解纜西行坐是登龍之願未遂為之悵結幸于爾靜之廷得覩公郎公孫冰姿玉立真不減雲間遺風惟有生子仲謀之羨矣復損台惠敢不拜嘉然未親元禮之範先叨兵步之廚載德而行益深慚感茲有萬不獲已之情不能已於忠告者徐尸紹武一案是也此案情由僕以懸隔未諳屈伸故向奉手諭時實屬未聞止以不敢違命嗣後盃受諸內兄見督終不便再干以有小函奉復又兼老先生竭力居間恐惴、獲戾也迨前過珂里嘖、人言又聞受傷之尸經年暴露及心華兄大事甫畢而克明諸兄率諸姪及紹武尸母環泣備訴弟方痛亡荊之不見悲內兄之永辭情動于中不

覺義形于色。雖不忍即拒諸公上控之議。復自念伐國不問仁人。一再細閱州詳。終成疑獄。至忤作受賄蒙蔽。自遇神明。因思老先生曾為司寇。僕亦治刑王畿。一報有傷。即依律例鬬毆一項。絞流徒杖。俱載分明。從未有教官戒飭。即可結命案者。老先生既救懿親。似不可不為之深長思也。倘令親知三尺之王法可懼。令媳知八十之老父當依。急宜速踐前盟。折節收房。以解死者之冤。以平生者之恨。且止老先生棄舊之謗。消令媳仇父之愆。成令孫幾諫之孝。弭令親恃財暴橫草菅人命之禍。一舉而四善備焉。從此生者死者。均有解脫。若猶未也。僕亦力勸老先生撤手杜門。禁令媳勿行助虐。一聽徐張為楚漢之爭可也。明哲保身。望老先生珍重。禱切禱切。伏希留神。則僕一片婆心亦未始不為令親覓一安樂境界也。臨啓不勝覼縷惶悚之至

## 與吳北海觀察書　張世爵

世爵自束髮受書。即知昭陽有吳相公為一代完人。而明公為其貴公子。早已器識宏遠。即登仕籍。歷中外。所至有聲。益復私心健羨。邇聞以讞某獄不媚權貴。竟坐失出解組歸田。又歎明公誠一代仁人長者也。前年令子以親迎來敝里。僦居東舍。雖愧洽比之誼。曾有過從之雅。想趨庭亦復齒及。昨高軒臨鎮。即欲執贄請謁。兼有所控告。顧念布衣諸生。不當與大人先生作無因之合。且知明公清譽素流。必不私其所親。致傷公道。坐是不復求通於門下。頃從陸吳州先生坐上。伏讀教言。乃專諭鄙事。辭意嚴峻。頗涉深文。竊怪以明公之懿言矩行。當世人宗。而輕信盲吠之詞。重為盛德之累也。夫聽訟者集兩造于庭而判其曲直。往復辨難。猶恐不得其情。必兼之以五聽。且或陰使人廉察其事。而後其人情之偽。無所逃。從未有偏徇仇讐之口而即可据為罪案者。故敢縷陳其冤抑之狀。惟明公垂覽焉。客秋與徐爾[illegible]有聚停(居)之交。爵若不為貧訟。何至割宅與人。爾聚不清典值。輒遷入內。延至臘盡。尚負約不楚。即以明公處此。有不遣人取值者乎。其子紹武不罪己之負值也。而專以取值為某罪。恃其強勇有力。而大噪於某之室。此非常情意料所及也。變起倉卒。世爵父子惟恐以雞肋飽老拳。脫身引避。紹武以某弗能軍。勢益獗。其時親鄰來者勸之去不聽。則相顧忿怒。謂張氏誠弱。然其理直。而若惟力是競。不慮其禮不耶。久之乃引去。爾聚自知不直。與其姪宮祖內戚薛方平五六輩造門而求成焉。事因得解。天下豈有其子被毆垂死。而其父反為屈體求和者。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紹武新歲沿門拜春。朝夕酣飲呼盧于市。策蹇于途。伐木于鄉里。人無不知之。瀕死者固如是乎。天厭其虐。適于正月初八日下鄉染瘦。阿母以舐犢之愛。誤聽尼媪之言。初火攻其腹不愈。繼上下前後用鐵刀遍刮之。又不愈。而後延醫治之。則已無及矣。爾聚無恨于某。而與其胞兄爾鴻不協。紹武之死。爾聚欲為爾鴻禍。而爾鴻託里人韓錫侯行賂十六金。以免。遂嫁禍于某。此皇天后土可共鑒也。而其凶謀則起于道宏兄弟。而成于克明父子。道宏與寔家有舊隙。欲借命居奇。而克明父子故無怨。其中傷之由。始則飲食細故。與其女

若妹相責望既以小媳來歸時不無小有裝匳渠以為不割其
所有以奉己而惟其女之是庇也含怒未發適道宏欲假紹武
之死以搆難遂一力賛成之陽託于大義滅親之文而陰為假
途取號之計重以慣訟之爾調無知妄作之爾從延生輩呶呶
其閒皆欲因以為利其舉族惛〻又不知紹武之死之為尼媪
所誤也徒見其火攻鐵刮之處以為受傷實然群起吠聲駭浪
驚飈潰隄四出洶洶之勢遂至于灌日滔天而不可遏矣闔門
屠戮幾不能生以祖宗之靈得脫虎口而徐氏狡謀愈深恐里
巷之公論難掩也造作歌謠流言四布對簿之日地黑天昏鬼
神震慴行路見而傷心父老為之隕涕而世爵父子固己作几
上肉矣幸天道昭〻長吏親為檢視再四諦審委實無傷萬姓
讙呼聲震原野即臂膊二處或係市井格鬭或為錢刀損傷皆
未可知而爾聚以是得寬反坐使爵終成白璧之瑕興言及此
輒為眥裂祇以大冤既雪雖稍有屈抑不敢呼籲上官以拂當
事之意而徐氏不自悔禍又復造言污衊長吏且謂仵作受賄
蒙蔽不思拖公冰心鐵面豈肯枉法狥人此三尺童子能知之
至仵作檢驗時徐氏合族數千指一切所需分頭執掌令仵作
裸身而立不著寸縷下至幽隱之處無不搜剔此即有三頭六
臂神通豈能作障眼法而紹武猙獰尸骨並無半點斑痕此萬
目所共見明公以為罪當安坐乎夫絞流徒杖此為鬭毆重傷
致死者言也今臂膊二處無論事屬含沙即果拳毆使然此豈
致死之處而可輕入人罪乎戒飭齋為此在爵為己計而在爾

聚為己縱由當事仁心為質以既檢其子不忍復坐其父且懲
世爵則情輕而坐爾聚則法重故屈此伸彼耳而明公反以施
公為不諳法律乎哉至謂敝親母仇父助虐惡是何言也夫小
兒之室于陸猶令子之室于徐也貴賤雖殊而以其岳母視之
則皆子壻也設爾靜之外祖欲得令子而甘心焉為爾靜母者
將遂從父之令以為孝乎抑展轉哀號垂涕泣而道之乎明公
於斯二者宜何取也夫不順其父以殺其壻而遂謂仇其父此
老傖垂死悖亂之言豈足以辱仁人之齒頰乎爵謂若而人者
若遇孔子輕則予原壤之杖重則伏少正之誅者也諸徐本無
積怨大半誤於一時耳食日久論定亦皆心知其冤但始終不
肯認錯耳而二三首禍者又恐事解後則將發其奎詐之私而
無所抵飾故以爾聚為傀儡登場陰相牽挽又假明公威靈以
恐懼恫喝而明公似亦在其術中而未悟也雖然爵之求諒于
門下亦已過矣曾參豈殺人者及言三至而其母不免投杼今
爵之行既萬不如曾參而明公形疎迹闊其相信又萬不如曾
母而徐氏之環而訴者膚受浸潤日不知凡幾至而望明公不
為投杼之疑豈不悖哉然爵亦有不得不進其愚者嘗讀漢史
田竇以椒房之戚怙寵太過旋至傾覆為世所譏惟明德皇后
不私外家其兄弟獨得持盈以沒言有令名此往事之明鑒也
今雖引喻失倫而事理脗合諸徐老成人皆已凋謝即有存
者亦碩果耳餘多恣睢暴戾為不善于鄉明公誠休戚相關宜
教之以任卹睦婣之誼廉恥退讓之風若復助其燄而揚其波

不益今為殘刻生事之人耶。極知明公當路多與援。可以恣行威福。然朝廷之文法。所以理冤滯而非所以報私恩。顧欲殺其人以媚人乎。即有之。亦無所逃死。爵所知者天道而已。臨奏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計壹千八百七十八言

退庵筆記目次

卷九

望海樓
學宮碑石攷
陋軒未刻詩
杜海樹真豪
唐石郊詩選
冰玉集
王緝顯
錢昆
霧淞
擺
曹輔
滕興公
樂真人碑
聯句
黃法曹
號舍詩
潘原名潘元紹
奶奶廟
大事約
分數

香子米
冬舂米
方鈞
逸句
藏書
楊氏徐氏辨



## 望海樓

望海樓。在今學宮巽隅。巽為天地文章之府。邑之形勝。及人才科第盛衰係焉。紫元太史據舊志謂創於紹定二年。為貢院青龍建。（業紹定元年州守陳公垓遷貢院於學之東隅）初名海陽樓。明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州牧鮑公（龍）重建。徐公小石（嵩）撰記。稱斯樓興廢歲代。郡乘無攷。據（當）時題詠。殆創自盛宋之初。而廢於元代兵火之後。中丞似未攷舊志。其說與太史異。使果建自宋初。當云六百年。不當云四百年矣。樓在宋元時。興廢無可攷。至明惟存遺址。計自明初至嘉靖己酉。得百八十一年。鮑公特起而新之。厥功偉哉。相傳淩海樓中丞家居時。每值賓興。必張華筵延科士。公宴樓上。升歌奏樂。以榮其行。真前輩風流藝林佳話也。自己酉至萬歷癸卯甲辰間。樓址距重建時僅五十六年耳。樓料皆枏木。後為郡州守移入署內。建亭製具。邪許之聲。達於察院。張撫軍下令命修復。有為郡解說者。寢其事。（說見崇元太史徵尚錄存　郡州守州志秩官失載）終明之世。樓遂廢。國朝康熙二十年。州牧施潯江先生（世綸）與紳士議重建。卒舉其事。更名靖海。建。幢之日。雷雨大作。有白鶴來翔之異。一時黃仙裳（文三）楊古存（瑚璉）程孚夏（瑞綸）諸公。皆賦詩。篇什甚盛。惟孝威先生三律。聲調極高。雅與題稱。俯視眾山。皆培塿矣。所可疑者。州志總鎮董公大用傳。稱大用修建學宮。以海陽樓為學宮文運所係。因獨力創復如初（云云）。考董公重建。在康熙十一二年。距施公任僅十數年。不

識施公又何以重建紫元太史撰董公哀辭祇叙其賑荒一節修學剏樓都未之及其故安在自施公建後百數十年至嘉慶初樓欲圮州牧楊公　撤而新之峨圍其基加高一丈三尺凡木石之費半出自鍰金更名鳴鳳樓取朝陽鳴鳳之義即今巍然獨峙者是也案此樓創始於南宋之季一新於前明再新於　本朝紫元太史論形勝盛衰關係秩官人物一則曰最關係者為望海樓又曰望海樓一郡大觀不壯不麗不足稱形勝蓋斯樓為吾邑文運命脉太史不啻三致意焉後之官斯産者慎毋忽諸

今望海樓外西偏隙地有古銀杏二株枝柯連樓東西相距只數尺若駢枝連理交讓而生株大十數圍右者癭乳纍然下垂蓋宋代物也鄧舍人重建望海樓詩云行人驅馬城頭過愁向雙柯數前癡自注舊址尚存老樹二其由來舊矣嘉靖二十某年其右者忽爾自焚余往觀見樹腹空洞如小屋火從內出熇爆有聲僧率園夫擔水沃之火愈熾焚竟日觀者如堵計無所出申刻得小雨火息語云樹老自焚洵然越數年復至樓而見右者蔥蘢如故其空洞可容數人者羣兒競以瓦礫投之居然充實矣攷徐記嘉靖己酉重建時規模極宏敞樓基而上高十丈六尺橫從廣六十步重檐邃阿虧蔽日月又於樓之東西築室各數十楹攷今樓基東迫近雉堞無隙地可築室疑　國初重建時遷樓基稍東抑今之城與明之城異歟小石公目睹興作所記當不誤也其西又建坊曰拱文坊外跨溝有橋曰回瀾計其基址銀杏當在院內至明季樓料盡為前州牧鄧某侵用無一存者案元太史云樓始於破敗中於傾頹中於運撥堆積終於鼠竊狗偷無一存者　國朝康熙初董公復建未幾施公再建取樓料截長補短高二丈四尺而止視徐記樓制殺三之一然其時距嘉靖己酉已百四十年欲復舊觀不綦難哉及嘉慶間楊牧重修力復舊規仍高三丈六尺然東西楹之久經傾廢者其勢亦不能再興銀杏遂久在綠垣之外蓋距施公重建時又百餘年矣樓成邑紳士撰文紀事將礱石以緬徐禮華仲雲硐李南阿三先生各撰重建鳴鳳樓記會公解任去未勒石今存樓下東廊沒字碑是也

## 學宮碑石攷

海陵教授記 宋慶元楊齊賢撰

登科姓名記 紹定元年州守陳垓撰

重修儒學記 明正統十四年太原王英撰

重修儒學兩廡記 成化十七年邑人張文撰

濬通學渠記 嘉靖十九年撰人闕

新建儒學義倉記 嘉靖四十三年邑人王陳策撰

修儒學記 萬歷二十九年京山李維楨撰

重建尊經閣記 崇禎八年仁和錢受益撰

泰州新修儒學記 國朝康熙四十三年邑人宮夢仁撰

泰州學記 雍正五年邑人張符驤撰

右十記載州志藝文碑石久亡

建儒學泮橋記 明宣德十年清軍同知張藏撰今在戟門外門左西嚮

進士題名記 景泰元年周敍撰今在戟門外門右東嚮

重修文廟學宮記 嘉靖十七年呂柟撰今在戟門內門左西嚮

續科第題名記 嘉靖二十一年知州黎堯勳撰今在戟門內門右東嚮

修儒學泮池記嘉靖二十四年邑人沈良才撰今在戟門外門左南嚮

泰州儒學新設義田記嘉靖三十九年邑人凌儒撰今在尊經閣右東嚮

重修泰州儒學記萬歷五年邑人凌儒撰今在明倫堂右南嚮

大中丞李公修學濬河記萬歷三十年邑人陳應芳撰今在明倫堂左西嚮

重修戟門兩齋房碑記國朝嘉慶六年知州楊重撰今在戟門外門右南嚮

右八記載新舊州志藝文碑石尚存

重修泰州儒學碑記明萬歷五年邑人王陳策撰今在明倫堂右南嚮

郡丞李公修學濬河記萬歷三十年邑人陳應芳撰今在明倫堂右東嚮

總戎董公重修儒學碑記國朝康熙十二年知州嚴愈撰今在明倫堂左西嚮

重修尊經閣碑記康熙四十八年邑人繆沅撰今在尊經閣左西嚮

義田記乾隆五年撰人闕今在明倫堂右南嚮

御製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乾隆十四年恭立今在明倫堂左南嚮

重建東西宮牆記嘉慶十四年知州宋鎔撰今在躍門龍左西嚮

右七記新舊州志藝文未收碑石尚存

陋軒未刻詩

吳野人先生陋軒詩自拼茶繆君竹癡重刊後。稍知先生者。幾家置一編。矣然先生詩實不止此。東淘施丈井亭藏陋軒未刻詩二冊。一為孫豹人手訂。一為陋叟自抄。乾隆戊子宮丈節溪游東淘。於井亭處見之。攜抄本歸。丈有讀陋軒未刻詩遺稾五言古。及題陋軒續集小引。稱其手書楷字。筆法古拙可寶。宮文文孫枝波。與余為僚壻。取此本贈余。前二十三葉。先生自抄。體兼隸楷。古趣盎然。即此寥寥數十葉。而先生之精神面目。幾於活現紙上。古物可貴如此。後五十葉他人書。計詩三百六十餘首。其已見陋軒詩刻者。約十之一。餘詩多可傳。宮丈曾三選。得詩百七首。擬另錄附陋軒詩刻後。頃余取全帙。詳加遴選。得詩百二十餘首。與宮文選小異。竊謂抄不如刻。擬取所選另刻單行。名曰陋軒詩補遺。與全集相輔而行。

杜海樹真稾

斗室閒吟。公餘偶筆。皆杜公光先所撰時藝。康熙乙未合刻之。名杜海樹真稾。卷首有德清徐方虎倬江都楊倬雲維漢二序。計文七十篇。鄉會墨及戊子分校浙闈擬墨附焉。末又附其子[illegible]凌嶽應澍浙督觀風文二篇。蓋隨先生湯溪任時作也。州志撰著載杜楓山制藝。疑即此本。又有楓山詩集。浙游草。今不傳。先生工制藝。極精熟。服官及林居年已老。猶操觚不倦。康熙癸酉庚辰皆中第九名高魁。亦一奇也。

唐石郊詩選

唐石郊先生。人皆知其精于制藝。而不知其深于詩。且有[illegible]詩選之役。余見其與張山來書數通。知其選例甚嚴。卷帙不多。最為矜慎。其與山來書有云。弟於七月初旬。由吳門返棹。當載版而歸。疑當時已開雕于揚。非徒托空言也。惜所選詩名不傳。

冰玉集

冰玉集者。繆文靜軒選其婦翁毋陽於亦川先生詩。及己詩。合為一編。亦川沒于泰。靜翁娶其女為繼室。故取婦翁冰清女壻[illegible]玉潤之義。名其集。[illegible]詩凡三卷。計古今體三百首。卷首仍書江表英靈

集從其朔也先生詩風骨遒上振結響具噌吰鏜鞳之音其中尤警峻入格者諸家多選之可見精金美玉其質氣自不能掩也靜翁自編詩五卷計二百五十首古體什之八九靜翁自命工古體然骨采不高義為詞掩方之丹陽瞠乎後矣集原名拾瀋嘉慶丙辰蘊真堂火後所訂也合編共四本靜翁手抄書法極拙姜丈嘗謂靜軒不善書而抄書終日不倦是也集今藏亦川孫渭濱家余得假閱即此可想見前輩苦心矣

王緝顯

王緝顯泰州人文章典雅政事寬和每為當道器重後以誣降去任士民追悼祀名宦祠此條乃安宜劉楚楨館保定時從青縣志中抄歸示余緝顯為人無可考其官青縣世次惜楚楨未及錄昔儲文懿欲創修泰州一日遇都公穆語文懿曰紹興進士下圖與君同鄉里曾著論語孟子大意數十卷君知之乎文懿愕然曰吾用心志事而不知此人修志非君不能益我余于楚楨亦云

錢昆

十國春秋錢昆字裕之吳越廢王倧之子歸宋中淳化三年進士仕至秘書監性嗜蟹嘗求補外郡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足慰素願也考州志宋秩官大中祥符七年有錢昆者知州事計其官泰也距淳化壬辰僅二十三年當是一人無疑宋時士夫例得乞郡泰產蟹甲他邑昆刺州殆請得之惜不能無監州恙如所願耳

霧凇

甲午蜡月十三日午後忽大霧對面不見人霧中屑屑微有聲似霜雪非霜雪輕細如塵著衣不濡翌次日霧稍散第見樹頭林杪皆作瓊林玉樹查牙森立劇可觀越日日出始漸消鄉人云此廿露子主來年豐稔考墨莊漫錄云東北冬月寒甚夜氣塞空如霧著於林木凝結如珠玉見晛乃消齊魯間謂之霧凇諺云霧凇重霧凇窮漢置飯甕豐年之兆也曾子固在齊州詠霧凇詩云園林初日靜無風霧凇開花處處同凇音鬆又蘇弄切鬆去聲此處當作去呼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瓏鬆詩特清婉孰謂子固不能詩歟

擺

泰俗呼父皆作擺字平呼字典無此字考閩人呼父為郎罷罷音擺泰呼父之稱乃擺字轉音耳

曹輔

東坡送曹輔赴閩漕詩施元之注云曹輔字子方海陵人元豐間為鄜延路經略司句當公事後提點廣西刑獄東坡在惠數有往來書帖元祐黨禍諸賢多在巡內子方周恤備至士論與之施注必有所本第以輔為海陵人不知何據後讀東坡文集題所書東海若後云軾久欲書柳子厚所作東海若一篇刻石置淨住院無量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日與海陵曹輔開封劉季孫永嘉錢臨會堂下遂書以遺僧從本使刻之益信施注足據矣迹子方生平與東坡交最厚觀坡送輔赴閩漕詩曹子本儒俠筆勢翻濤瀾詩成橫槊裏楯墨何曾乾又謝子方惠新茶詩陳植文章斗石高景公詩句復稱豪則其人之文采風流可以概見則其官廣西路提刑時能周卹元祐諸賢于竄逐之餘保全善類氣求聲應必君

子人矣惜州志不知據施注補入竟失此公亦一闕也
案宋詩紀事卷二十三載曹輔詩其小傳云輔字子方華州人登嘉祐八年乙科官提點廣南西路刑獄福建轉運使朝奉郎守司勳郎中（東坡有與廣西憲曹司勳書簡）號靜常先生又引困學紀聞云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為祐陵上書論時事（靖康）至樞筦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黃游若論事為樞筦者字載德龜山為銘合為一人非也觀深甯所云則紀事所錄曹輔字子方官提點廣西刑獄福建轉運使悉與施注合當是海陵之曹輔樊榭作華州人誤矣其上書論事後為樞筦字載德之曹輔南劍沙縣人元符三年進士除僉書密院宋史有傳云（宋史曹輔傳輔字載德南劍人第進士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閒學兼武科歷祕書省正字徽宗好微行輔上疏切諫（攻媿謂祐陵朝上書論時事當指此）參宰王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靖康元年召為監察御史不旬日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即位輔仍舊職未幾卒考其世次稍後於子方深甯駁攻媿龜山兩家是矣惜言之未詳特備錄之）

滕興公

東坡次韻滕大夫三首施注滕大夫名興公海陵人時為定武倅元之必有所本坡次韻詩乃詠雪浪沈香二石當日興公必有原唱惜無可攷矣此亦宋代吾邑人物後之修志者當據施注補入文苑可耳（案公集有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中云昭告於近故長安縣太君楊氏之靈嗚呼士盛慶歷如漢武宣周兵西方故西多賢維時滕公（此指滕大夫之父）實顯於西云云據此則滕大夫實陝產非海陵人矣抑公同時有兩滕大夫歟錄以俟攷）

樂真人碑

州志仙釋載樂子長道成白日飛昇當時號為樂真人今樂真橋乃其遺迹梁昭明太子與邵陵王綸游至海陵即以子長故宅為觀時大同元年也子長宅在子城西南近樂真橋唐大中間不知何故移置城東宋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詔建天慶觀即以樂真觀為之大觀元年以徐神翁得道觀中賜名仙源萬壽宮後廢興不一吳州志寺觀仙源萬壽宮注而州志寺觀又別著樂真觀在西門內經武橋西此觀至今尚存疑當大觀更名後好事者別建於此歟宋蔣之奇題海陵天慶觀樂子長真人碑詩云孫臺三級滿蒼苔想像真人飲赤杯颯颯仙風動杉檜只應飈馭暫歸來詩蓋作于大觀改元前益足為祥符更名天慶之確證近余搜剔邑中金石文字編入文徵顧趙宋以前罕得而稱心竊憾焉改宅為觀稱始昭明碑文疑出其手若得之豈非鴻寶

聯句

少時與亡友漁舫臬子中瑞伯小山輩晨夕過從多集予家養和軒中集必飲飲必歡高歌未已雅謔間作街鼓沈沈漏三下始各踉蹌歸率以為常聞釀錢飲市中名曰牛飲一日相率就酒樓大飲嗷酒酣雄談飈發盛氣壓四座傭保三五輩往來蹀躞伺顏色唯恐不得當酒闌諸公參差起互相覷皆不持一錢不得已令館主人書簿相與狂笑出門去歸途聯句云高坐氣昂昂臨軒索酒嘗可憐王小二不解是空囊復大狂笑各罷去迄今二十餘年不勝盛年難再友朋寥落之感或曰詩中王小二太不典恐見笑大方家予曰子不見東坡云幼時與里人程建用楊咨家弟子由會草舍中大雨聯句吟至有客高吟擁鼻（軾）無人共喫饅頭（轍）坐皆絕倒今四十餘年矣坡言如此恐難一二為俗道人也

## 黃法曹

新州志辨州治內浮香亭梅花詩石刻據淮海集題為和詩黃法曹憶建溪梅花非詠海陵梅花最為有識蓋其時法曹適官海陵而所憶則建溪之梅花當日法曹必有元唱故淮海和之坡集有和秦太虛梅花再和潛師二詩參寥名道潛故稱潛師玩坡詩意蓋為秦潛作雖用其韻意並不在法曹尤與海陵無涉舊州志一槩濫收何歟試觀淮海和詩其首句云海陵參軍不枯槁此不過就其現在所官之地與職而言然其結句云會要健步遠移歸則明明言憶建溪梅花詩義甚明曉州志易題為浮香亭梅花牽合傳會淮海集非僻書不識劉大參宮紫元諸公何以漫不之考考州志秩官有黃貴者嘉祐二年官州倅貴撰郡佐題名記稱二年夏四月銜命來佐郡是也參軍當是此人

## 號舍詩

羅文夏國芸香舍詩人也同時如許雲原葉古軒鄒丹山諸公皆先後遊從文獨巋然道光乙未年七十五矣少時在闈中作號舍詩云至公堂下列西東小巷條條路不通九日騰諠三載中一身枯坐萬人中矮檐怕觸頻低首短板思眠要曲躬蝸舍蜂房盡如此渠儂都是可憐蟲可謂曲盡矮屋情事一時白下盛傳此作頃閱陳亦韓別號舍文憶文詩追錄之

## 潘原明潘元紹

蘇州七姬墓乃淮張婿浙江行省左丞潘元紹妾也七姬殉節事具張羽所撰權厝志內卞氏海陵人明州志採入列女堅瓠集謂潘原明名元紹為偽吳行省左丞不知原明泰州人見原明所撰禮經會元序署銜及七修類稾明州志武勳載之元紹字仲昭本姓趙宋魏王廷美之後諱其先以避禍易今姓滎陽人見羽志堅瓠集合為一人誤矣況原明以平章守杭非官左丞及李文忠攻杭原明納款乃至正二十六年十月事也史稱是年八月吳王朱元璋命徐常規取平江士誠遣呂珍朱暹及五太子屯城東之舊館其壻潘元紹屯烏鎮為珍等聲援達兵乘夜擊元紹元紹遁去九月右丞徐義與潘元紹以赤龍兵屯平望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十月遇春攻烏鎮徐義潘元紹敗走次年丁未九月八日平江破而七姬之死在丁未七月五日史又稱平江破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諭誠降又令潘元紹共曉之反覆數四士誠不答計元紹降吳當在平江未破之先七姬既死之後此確鑿可考者二潘貴國則亡然事隔兩年一在杭一在吳安得牽合為一人耶堯山堂外紀稱偽吳駙馬潘某嘗醉後殺其愛妾蘇氏以金盤盛首薦於客國亡伏誅臺城投其首于溷楊廉夫金盤美人詞蓋為紹作也

## 奶奶廟

自余宅而西至西橋祇數十步西有泰山行宮俗呼橋奶奶廟莫詳其義一日閱在園雜志有云泰山碧霞元君則曰頂上奶奶清口之惠濟祠曰奶奶廟他處凡元君行宮皆以奶奶稱之云云始曉其說可見凡俗流傳非盡無稽考他如且樂橋訛為姐姐橋歌舞巷訛為哥哥巷流俗相沿亦奚足深辨也

大事約

大事約一卷，乾隆壬午宮杜洲先生（懋讓）官山左諸城縣令時所作。諸俗喪葬競為豪侈，往往破產竭貲以襄事，先生憂之，著大事約。凡諸俗可從者仍其舊，否則斟酌損益之，其不可者禁之，大要以遵古禮而不戾於今，省浮費而不流於儉，其書甚有裨於風俗人心，雖特特諸邑宜遵，即鄉俗亦可參用其說。有刻本，予假自友人抄存之。

分數

邑鄉農當收獲時，輒互相勞苦曰：今年分數何如？蓋俗以每畝獲稻一秤為一分，遞加至七八分十數分不等，皆謂之分數。范石湖川麥詩自注云：麥熟連雨妨刈，老農云：得便晴當大獲，不爾當減分數。又七月十八日濃霧作雨不成詩自注云：吳人謂立秋後虹為天收，雖大稔亦減分數。古人多以俗語入詩，於此可見。

香子米

范石湖勞畬耕詩有紅蓮勝彫胡，香子馥秋蘭句，自注云：紅蓮色微赤，香子亦名九里香，斗米入數合，作飯芳香滿案。考春稻類有早紅蓮，亦秈屬，早收而微紅，石湖所稱紅蓮，殆指此。邑東鄉富室好栽香子糯米，曰香子米，供宴客饋遺之用。以香子少許入他米煑飯，即芳馨撲鼻，若純用香子，氣味反減。相傳此稻植田和鄰禾，感其氣為之不茂，種者輒以畸零田藝此，恐妨他禾，亦不得多也。

冬舂米

范石湖冬舂行序云：臘日舂米為一歲計，多聚杵臼，儘臘月中畢事，藏之土瓦倉中，經年不壞，謂之冬舂米。道光十一年大水，顆粒無收，斗米五百餘，幸有陳稻二百餘石未賣盡。是年秋冬，舍間頗多故，凡百為皆仰給于稻，得免于借貸。向市中（米）供炊時，大荒米貴，市中多雜糠秕砂粒以售，余因置礱碓及一切治米具，略備，適彭兒乳媼夫能舂簸之事，乃于臘月初舉稻數十石付之，就家中閒屋為作坑，未幾米成，得二十餘石，精者粗者分貯十數甕，又得碎米若干石，悉磨以供早晚糜粥之用。又若者為皮糠，為粗糠，皮糠斗錢八十，粗糠一籮錢六十，熟歲皮糠賣以飼豬，近則貧人買以供食，其言曰：吞皮糠勝于嗽油餅，嗽油餅勝于喫觀音粉，喫觀音粉不如餓死。哀哉言乎。次年春夏交，民飢尤甚，樹皮草根掘剝始盡，道殣相望，人相食。時親知中素號大富厚者，無論其中人有產之家，多秋前賣稻盡，荒後率大窘，以足穀翁自矜。予實賴此捐稻蓋藏，合家晏然飽食，又多贍冬舂米，嗽至逾年始盡，竟不知炊珠之苦，豈非厚幸。讀石湖詩至鄰叟來觀還歎嗟，貧人一飽不可賒，官租私債紛如麻，有米冬舂能幾家，未嘗不痛定思痛也。然則儲穀備荒，又曷可少哉。若再能量力捐輸，或施粥飯，或給錢文，舉手活人，時時方便，尤德之大者。菽園雜記云：吳中民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至冬月舂白以蓄之，名冬舂米。嘗疑開春農務將興，不暇為此，及冬稍閒為之。聞之老農云：不特為此，春氣動則米芽浮起，米粒亦不堅，此時舂者多碎而為粞，折耗頗多，冬月米堅，折耗少，故及冬舂之。冬舂之義取此，可見古人作事具有深意，不可不深考也。

方鈞

邑畫師方鈞，字樗齋，州之樊汊人，畫諸品無極工，尤善美丈桐軒稱之。余家藏所畫子魚巨幅，先君子浣香軒中舊物也。近其畫

不多見。故名不甚顯於時。國朝畫識別載方鈖字範斯號秋巖青浦人。仿倪黃。尤工墨竹。與搏齋是二人。

## 逸句

先君子性嗜吟詠。暇則日手一篇。輒伊吾不絶口。興會得句。取片紙急書。置書帙中。遲日足成之。其不及足成者。多隨手棄去。有句無篇。往往而在。頃理故帙。得　先君謝王曾石餽羊肉句云。枯腸久笑成葅甕。好夢無端踏菜園。和友人回字韻云。吟詩我愧方三拜。飲酒君強李萬回。偶成云。若水集成名脚氣。孔璋檄至愈頭風。皆新警可誦。惜佚其全篇。謹錄之以誌寸璣斷璧云。

## 藏書

邑自　國初迄今垂二百年。絶無以藏書家稱者。豈前輩都不留心卷軸哉。蓋書籍為物。難聚而易散。其聚之多且久者。又必有大厄焉。以盡故能守數傳而不失者。蓋亦鮮矣。散之途不一。子孫之售賣。藏獲之竊掠。友生之豪奪。蟲穿鼠齧。風雨屋漏之所浸淫。皆足以散其藏。而首先聚書之人。又苦無目錄以編紀之。著作以發明之。迨書散而聲聞蔑如。後世靡得而稱。以余所聞。邑人陳公語䶵。名闓。曉堂給練之孫。好藏書。嘗刻趙文敏藏書跋印為半頁。綴于所藏各卷之末。而自題其後曰。泰州滕醆樓陳語䶵錄。余購書閒得公藏本。輒把玩思念不置。想見前輩風流。　先君子有聚書之癖。老而彌篤。棄養後。遺書八千卷。余與仲兄各分其半。十年來。予又續購二萬七千卷。編為碎蠹山房藏書目。詳其卷數世次里貫名號。數易稿而後成。計為類四十有九。為部一千一百。為卷三萬有奇。雖不敢謬謂收藏家。然以備繙閱遺子孫。亦稍足矣。若子孫之能讀能守。與夫狼藉掠賣拉雜摧燒。則吾皆不敢知。悉聽吾子孫之自為而已矣。夫良田美宅。百年內必數易主。矧插架物乎。故貧而售書。雖賢子孫不免。原無足怪。然常人賣田宅。則恬然書券。賣書籍則多有惭阻之色。豈書籍重於田宅哉。其意不過曰吾先人手澤存焉爾。賣至書籍。則田宅可知矣。他物可知矣。其尤可恨者。舉先世之藏。一旦呼市儈入室。黑夜捆載而去。或以斤計。或以石計。或以換食物。或以代薪。或擅將卷內父祖名號印章剜去。使不得流傳。凡此在書為奇厄。在子孫為極不孝。特書之以示吾後人。并以告世之聚書守書者。

## 楊氏徐氏辨

州志古蹟永寧宮注謂南唐李昇遷楊行密子孫於海陵。周世宗征淮南。詔撫楊氏子孫。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云云。又冡墓小兒冢注謂李昇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於海陵。中主嗣位。用宋齊邱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云云。其說兩歧。致啟後人楊徐二族皆遷於海陵。並見殺于中主之疑。案馬令南唐書烈祖昇元二年四月。遷讓皇吳睿帝楊溥也於丹陽。以馬思讓為丹陽宮使嚴兵守之。六年四月。遷讓皇子孫於海陵。案昇元元年以揚州海陵縣為泰州割泰興鹽城如皋四縣屬焉以海陵制置使褚仁規為刺史茲當直書泰州不當稱海陵是時吳讓皇已殂於丹陽故曰遷讓皇子孫號永寍宮。嚴兵防守。絶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相匹偶。元宗保大十三年十一月。周世宗至淮南。下詔撫安楊氏之後。元宗聞之。命園苑使尹延範自泰州徙讓皇一族於京口。延範殺其子弟六十餘人。以

其婦女渡江楊氏遂絕元宗罵曰小人以不義之名累我腰斬延範歸以專殺之罪案五國故事謂周世宗渡淮李氏急使人赴海陵盡殺之五代史吳世家亦謂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楊氏遂絕又江南野史謂嗣主斬延範後泣謂左右曰延範之死乃成濟之徒與孤非不知之不得已也可見延範殺楊氏族乃元宗授意於範後特斬範以自解說耳善乎十國春秋曰命腰斬延範以謝國人據此則延範所殺實楊氏族非徐氏族明矣州志永寧宮注所引悉與此合至小兒冢注謂盡殺徐氏之族蓋全沿夢溪筆談之譌知誥本徐溫養子昇元二年徐氏諸子屢請帝復姓帝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皆請乃復姓李改名昪追尊溫[illegible]為武皇帝廟號義祖溫嫡子六長知訓當溫世為朱瑾所殺次知詢溫卒代溫守金陵所為多不法欲因溫喪趣昪至金陵昪知其謀反使人諭之入朝因疏其罪狀責授左統軍數年復起為潤州節度使後移鎮江西卒於任三知誨知詢代溫遇諸弟薄知誨每得其陰謀以告昪昪德之昪受禪封後徐氏諸子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優子景遼景遼出入宮禁預聞機務建事後主尤見信任四知諫初昪自潤州入覲知會訓飲山光寺欲殺之知諫以謀告昪獲免五知證昪受禪後封江王改王魏徐氏諸子知證最為長年元宗朝寵遇優渥每入宮元宗待以家人禮親奉觴起舞為壽六知諤昪受禪後封饒王進王梁以病卒見馬書義養傳觀此益信筆談謂盡殺楊氏族為無稽至所載老樂工書詩紙鳶乃李家明家明傳宋齊邱晚年一子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乃作大紙鳶署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啓廟謨一箇個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尹延範族吳氏齊邱實為譌因乘風放墜齊邱宅見之哭頓止初昪逼禪上溥尊號曰高尚思元宗古讓皇帝故史稱溥為吳讓皇筆談譌讓為上以上皇指徐溫不知昪追尊溫為武皇初無上皇之名此皆筆談之譌州志沿之不足責也夫烈祖取國於楊氏非取於徐故忌在楊而不在徐溫子裔烈祖久誨諫輩反疎訓詢而親烈祖恩誼淪浹蓋非一日觀嗣主優遇知證後主信任景遼殆與南唐為終盡殺始徐氏族之譌可不辯而自明矣

退庵筆記

卷十

宋海陵周氏世系圖
周氏世系攷
周煇
清波二志
海安
雙虹堂
巨黿
趙延乂
鏡香井天禧井
風異
成語作對
唐荆川
松雲庵
五籍圖
青蓮庵
李時行
周邦
海陵王
明三呂
四蹟圖

林墓誌
秤
石鼎贔

# 海陵夏荃退庵纂

## 宋海陵周氏世系圖

- 周敬述：成都郫人。仕孟蜀爲膳部郎中。宋太宗時以秘書丞知泰州。卒於官。遂家焉。州志有傳
  - □：名闕無攷
    - 歸貞：敬述孫。端拱二年進士
      - 孟陽：歸貞子。寶元元年進士。宋史州志有傳
        - 濤：歸貞孫。慶曆六年進士
        - 定辭：歸貞孫。與濤同榜進士
        - 煥：歸貞孫。皇祐五年進士
        - 定民：孟陽子。嘉祐二年進士
        - 注：歸貞孫。治平二年進士。任推官。海陵卿監。壽踰八十
        - 裕：歸貞孫。熙寧三年進士
        - 祕：歸貞孫。熙寧六年進士
        - 定國：和州法曹
        - 恪：敬述五世孫。定國子。字執禮。行四十五。登魁鄉薦。元祐初再舉進士不第。因棄所學從徐神翁遊。得道。宣和中賜號守靜處士。建炎末尸解
        - 種：敬述五世孫。熙寧六年進士。與汲及弟秩同榜。州志有傳
          - 方崇：種子。字爲高。宣和三年進士。官三院御史。禮部侍郎。案州志選擧方崇下注歸貞元孫。則種秩當是歸貞曾孫。何以略而不注
        - 秩：與兄種及汲同榜進士。州志有傳
        - 禎：歸貞孫。元豐二年進士
      - 麟之：敬述七世孫。州志作五世孫。誤。庭闈州世說作四世孫。亦誤。紹興十五年進士。州志有傳
        - 準：麟之子
    - 嘉貞：歸貞弟。淳化三年進士
    - 安貞：歸貞弟。咸平五年進士
- 童：歸貞曾孫。與禎同榜進士
- 播：歸貞曾孫。紹興二年進士
- 方雄：歸貞元孫。紹興八年進士
- 際可：歸貞元孫。紹興八年進士。州志選擧作紹興壬午。案壬午爲紹興三十二年。不當列壬戌乙丑諸榜前。當是八年戊午之譌
- 遇呂：麟之稱伯父遇呂公。未冠尸解
- 邦：種孫。方崇從姪。紹興初主丹陽簿。除江東漕司幹官。著政和大理入貢錄
  - 煇：邦子。字昭禮。著清波雜志。清波別志。北轅錄
  - □：邦子。字昭遠。淳熙間官長洲丞。名闕
- 李：種孫。邦弟。字德紹
- 端節：歸貞八世孫。淳熙八年進士
- 暕：字伯暘。號方山。又號識耕。字元間。又宋人亦歸。貞裔也

周氏世系攷

州志選擧。周孟陽下注歸貞子。人物孟陽傳。又云曾祖敬述。據此則歸貞當爲敬述孫。然周麟之焚黃告家廟祝文曰。遡爲我祖。西蜀之英。爰自國初。起於青城。召登諫垣。以直著名。德施九江。式洪厥聲。活民數千。閭境旣盈。掩骼倍萬。叢冢是銘。繼易守符。遂家海陵。坡陀北原。卜云其興。此歷叙敬祖初爲蜀人。仕宋。由諫垣出知江州。作萬人冢廬山下。後知泰州。遂家於泰。各事蹟也。繼曰三子甲科。叔也脫成。十餘年間。並建雙旌。三子指歸貞嘉貞安貞弟兄。明明曰三子。則非孫矣。州志選擧於歸貞下。雖未注明爲敬述子。若孫。而於孟陽下注歸貞子。又曰曾祖敬述。據麟之祝文。歸貞則當是敬述子。孟陽是敬述孫。州志孟陽傳。曾字疑衍文也。麟之奇

伯父元舉詩曰堂堂六世祖名在碧落籍六世祖亦指敬述州志謂麟之為敬述五世孫庭聞州世誤謂四世孫據麟之詩當是六世孫也周煇為種曾孫種為敬述五世孫煇稱麟之為族叔種視麟亦祖行若據麟之祝文以歸貞為敬述子再自麟之逆數至敬述正合乎六世之數足證州志以孟陽為敬述曾孫之誤余選海陵周氏世系圖以麟之為敬述七世孫尚沿州志之誤也

周麟之寄伯父元舉詩曰我家百簩門族望甲鄉國堂堂六世祖名在碧落籍人曰吾故侯善政光古昔六世祖指敬述也後世聯簪纓北原陰榆枌此言繼世通顯家居城北也麟之焚黃告家廟祝文亦有繼家海陵坡陀北原卜世具興句可證里居百餘年世出二千石當時叢桂中鳴珂動城隅此極言家世之盛也變故忽相仍流蕩兵火厄一經焚劫餘故里半荊棘奔騰塵埃合逃避天地窄此言靖康之變高宗南渡桑梓被兵家室播遷也坡陀東龍岡悵望陽羨宅自注先塋在陽羨東龍山疑麟之先世自海陵遷陽羨若遷杭不當塋陽羨也然麟之跋其祖講春秋序後有寓居江浙語疑自其祖已遷於浙其葬陽羨當別有說也思我伯父賢一別幾更歷寇至獨不去巍坐空四壁高標揖夷齊九死出焚溺此言元舉獨不避兵仍家海陵也攷古事極難讀書稍有所得亟錄之勿失也

周煇

周煇字昭禮生于家欽宗靖康元年丙子曾祖種州志有傳祖某煇嘗稱為奉直者是也祖母曹氏武惠燕王五世孫父邦紹興初主丹徒簿任饒信幕後以王元樞存除江東漕司幹官著欧和大理入貢錄松巒志吳興陳晦稱松巒先生有雜志二十卷藏於家昭禮所為實繼前作云云邦所著雜志惜不傳邦三弟其季者為奕字德紹與煇同庚生是為煇之叔父邦又有子字昭遠名未詳淳熙間官長洲丞是為煇弟邦李詩見厲樊榭宋詩紀事煇嘗稱叔祖元佐又稱從叔其父守志陽從叔知和隨侍官九江尉吳江其人皆不可考其稱遠祖國初知江州牧遺骸作萬人冢則周氏遷泰始祖敬述也稱高叔祖業當作曾祖叔恪得道徐神翁及尸解事則三仙傳中之周處士也稱叔祖為高縣三院御史貳春官未幾罷斥則種子周方崇也稱族叔茂振試宏博在翰苑諸軼事則同知樞密周麟之也煇固海陵人其自言曰煇家海陵海陵昔隸維揚亦視為鄉里龔頤正題清波二志亦稱吳陵周氏世擅雕龍可證其僑居錢塘也則不自煇始煇之言曰煇祖居錢塘後洋街第宅燬於陳通之亂以余觀周種以米元章所書周氏世德碑置杭州西湖南山滿覺院中疑自種已僑居於杭然麟之呈郫人李發判詩云錦江煙水春茫茫錦城遊宴歌舞狂酒酣緩轡踏花去尚說當時先侍郎自注吾家本郫人先侍郎仕蜀曰有踏花歸去馬蹄香句業此指其七世祖敬述為郫人並仕孟蜀也後來遊宦家因從子孫不復歸桑梓世居淮海二百年路隔關山七千里此指敬述雍熙初知泰州遂家於泰至麟之世麟之紹興十五年進士近二百年也敵兵南下風塵留衣冠渡江黃屋奔淮鄉幾作邊戍地叢桂舊地無一存自注海陵舊居名叢桂坊此指靖康之際衣冠士族多

隨高宗南渡占籍臨安。海陵舊居。幾淪敵境也。據此則周氏遷杭當在南宋初。合之煇祖居錢塘之說。世次相近。後煇又從居清波門。雜志自序曰。時居都下清波門。目為清波雜志。張貴謨序亦云。今寓中都清波門之南。因以名其集可證。中間煇又家建康。又家惠山。疑皆寄孥僦居。久之仍以錢塘為歸。非又自杭遷金陵毗陵也。二志煇自序。皆自題曰。淮海周煇。海陵故淮海地。示不忘本也。兩浙名賢錄。亦稱煇為淮海人。蓋仍煇自稱。而未深考其里貫。四庫全書提要。據煇自題淮海人。及祖居錢塘後洋街語。遂謂煇實自浙遷淮。則又誤會矣。煇嘗試宏詞。奏名未膺除授。同時徐似道稱煇為處士。而楊萬寅亦謂昭禮竟成蹟士。令人憤邑。可見其嘗至金國也。乃隨賀金生辰使張子政等往。在淳熙丁未。煇年六十二。時煇無官職。非奉朝命。並老出疆。殆子政等兌司行幕筆劄耶。其行役之苦。見聞之異。朝會宴饗之儀。詳煇所撰北轅錄。清波二志成於煇之晚年。觀龔徐二跋。在慶元戊午。煇年七十三矣。則煇之壽又可知。頃余收二志北轅錄入叢書。蔚為巨觀。因歷敘其家世可攷者著於篇。

清波二志

清波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宋邑人周煇撰。煇僑居臨安清波門。因以命名。四庫全書提要云。所記皆宋人雜事。方回桐江續集。力詆其尊王安石之非。蓋煇之曾祖於安石為中表親串之間。不免回護。猶王明清揮麈錄。多為曾布解免云云。以余觀二志。亦多有不滿荊公語。不盡如方回所云也。如云王荊公日錄八十卷。凡舊德大臣不附己者。皆遭詆毀。法度有不便於民者。皆歸於上。可以垂耀後世者。悉己有之。盡出其婿蔡卞誣罔。又云蔡卞唯知報婦翁之知。不知掩婦翁之失。致使得罪天下後世。其於報也何有。又云荊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荊公唯唯退。識者謂荊公平日所短。正在於此。又云新喻人蕭注。熙寧中上殿奏對。上問今臣僚中孰貴次及安石。注對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注又云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射。意行直前。能當天下大事。然不如韓絳得和氣多。唯和氣能養萬物。又云薛昂林自之徒。皆蔡卞黨。競尊王荊公而擠排元祐。禁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又云公立言好己勝。或為人所闕。則執之益堅。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此語不獨為新法設也。煇言如此。使果極力推崇回護親串。肯明目張膽出此語耶。煇嘗論葉石林為蔡京客所著避暑錄。凡及蔡氏。每委曲回護。其了然於是非邪正如此。肯自蹈其失耶。偶讀清波二志。特辨正之。以示後之善讀書者。

趙延乂

全唐文。趙延乂小傳。延乂字子英。泰州人。云云。考薛史歐史十國春秋。皆作秦州人。蓋自其曾祖省躬避亂於蜀。故世為蜀人。唐文譌秦為泰。特正之。至歐史以延乂作延義。義字俗寫多省作乂。類又字。故乂義字輒相混。明監板宋史以王俊乂作王俊義。亦由乂義未辨耳。

海安

海安鎮。唐時海安縣也。後縣廢為鎮。其沿革州志無攷。唐李嘉祐

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詩云。萬里邊江次。孤城對海安。朝霞晴作雨。溼氣曉生寒。邑侵衣桁。潮痕上井欄。題書招茂宰。思爾欲辭官。足為唐置海安縣之一證。案唐書地理志景龍二年析置海安縣開元十年省有官鹽

## 雙虹堂

陸吳州張詞臣兩先生。皆邑之三塘人。少時同讀書里中。因顏其所居之堂曰雙虹。蓋取太白雙橋落彩虹句意。後吳州致位通顯。詞臣歷治劇縣。文章治績並耀一時。雙虹之名。殆不虛云。以余所見兩先生文集詩刊本。皆以雙虹名其集。志不忘其朔也。廣陵詩事謂吳州晚與詞臣同居泰之三里塘云云。誤矣。

## 巨黿

道光乙未。四月五閒大旱。河皆見底。苗槁欲死。魚蝦竭絕。市中間市巨黿。每枚動八九百。食者多病。徐次卿告予。是年五月。興化縣有村名孫家舍。初。土人遙見汊港中有巨物。蠢蠢蠕動。駭不敢近。越日。漁師大集。追視之。赫然大黿也。水淺陷泥淖中。昂首蹣跚。若甚困者。殆不能去。眾大驚。謀所以斃之。競用石凷兩擊。黿立斃。遂臠割以售。有市得一前爪者。稱之得十一斤。計黿身重三石有奇。云其殼大如簾。藥肆出錢四千。尚不肯售。余頃託次卿謀購。倘得之。亦山齋之頑玩也。或曰。黿乃江海物。興化雖澤國。湖蕩中安得產此。或曰。此殆向者湖水暴決。江湖汎濫。從上流衝迅飄瞥而至者。水盛則藏。水涸則見。物失其所。見殺固宜。然當臠割時。惜無好事者市而放之江海間。亦茲黿之不幸也。

## 鏡香井天禧井

或問余學宮大成殿前二井。東曰天禧。西曰鏡香。有是說乎。余曰。據州志古蹟。鏡香井在學正廳東。宋井也。湮塞既久。明成化十九年。訓導何湘得其故址。重甃焉。正德間。學正陳琦重浚。得舊井闌。上有文曲井三字。業新志謂作文星井此鏡香井見於志書者也。然此井創自於宋代。何時何人及鏡香之名何義。志已不得而詳。以余觀紫元太史所撰教授高公夢月傳。稱公曾創建鏡香亭于廳東。初不言其浚井。據志文稱鏡香井在廳之東。其地同。其名又同。疑亦高公所浚。故志曰宋井。亦非盡無稽者。或疑高公傳中亭即井字之譌。不知井當稱浚。不當稱建。至命名鏡香。殆節取古詩文句中字面用之。當有所本。案鏡香二字不見於諸書祇劉兼詩白鷺獨飄山面雪紅蕖全謝鏡心香然於宋井命名之義亦不甚合姑錄之學宮基址遷徙不一。今之大成殿前。或即宋學正廳東。亦未可知。今鏡香天禧二井闌字跡刻畫如新。是乾隆六十年大修學宮時所置。非宋物。舊文井闌亦不存。若天禧井之名。不見於諸書。案天禧宋真宗年號。州志秩官紀學官自紹興元年卯次始。藝文碑記。關涉學校者。自慶元初齊壁所撰海陵教授記始。南宋前無傳。不知乾隆間董修諸公何所本而增此井。當年耆舊凋喪略盡。文獻二者皆不足徵。若謂宋真宗有天禧年號。井即真宗時造。此略識字者皆能傅會。余不敢以臆斷也。

## 風異

道光乙未夏。麥大熟。然自四月至閏六月不雨。下鄉麥田皆改種旱穀。上鄉改旱者尤多。時揚河久涸。鹽引阻滯。當事議欲啓昭關壩洩水。以濟鹽艚資運。邑同人竊議昭關一壩。繫下河命脈日

下議啓乃治標之法設洪湖汎溢西水驟至堵閘不及將奈何且旱乾時有日久相沿為例將永為下河骨害殆不可啓欲謁州牧壩廉陳利害思力爭之後聞啓昭關耳壩無涓滴下注當事者寢其事議遂止至閏六月廿七日稍〻雨廿八九至七月初二日連日大雨數晝夜不休河港皆滿騰〻欲上岸初三日雨甚狂飇大作午後尤烈城中大木拔起如振槁壓屋屋壞傷人碎什物不可勝數其小户易破壞者無論即大房屋牆壁輒搖動屋架格磔有聲家人仰屋愁歎皇皇然思排牆死門外水深三尺雨脚麤如有繩新造屋亦滲漏一夕數移牀次日雨止天霽始能伸頭出門相見互慰勞闔城牆壁傾塌者無慮數千家舍下及祠堂倒牆十餘處宅東新築磚土牆二十八丈一時淋塌殆盡逐一修整非數十緡不足辦然大樹壞屋家有受害至一二百金者鋸樹匠至門索高價稍斬即棹臂去家〻覓泥水匠覓十得一或數日竟不得一匠〻至必饗以酒肉否則次日不來矣下鄉田禾悉被淹所割祇水面稻穗數寸旱穀傷雨十無一二是歲先旱後澇上下河交病歲以大歉然皆由初三日大風雨所致而風之為害更劇此種風異蓋數十年不經見之事不可以不記

成語作對

成語作對有極巧者或間用口頭語對成只要現成自然不礙其為俚俗也余偶得數條如腕底有鬼目中無人胸有成竹目無全牛胡盧漢書之蘇通鑑捨命陪君子小心事友生之類程秋樵以奇門遁甲雜事秘辛作對尤新

唐荊川

明史唐順之傳順之泛海討崇明三沙廟灣諸倭盛暑居海舟兩月遂得疾反太倉尋擢右僉都御史代李遂巡撫鳳陽時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辭淮揚適大饑條上海防善後九事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案趙時春撰先生墓誌銘稱先生力疾賑乏汛治戎伍嘉靖庚申四月朔舟巡泰州猶操筆散賑粟七千石訣諸將勉以忠義語妹壻左某從孫一慶曰死國吾志也今得良死舟中足矣顧閒居三十年未聞道念之介〻飭衣履坐而逝馮時可撰中丞荊川唐先生傳亦稱淮揚大祲春汛且至先生力疾走海壖籌兵事策荒政捐俸設粥活民數十萬而疾益作强起至泰州疾大漸猶操筆散賑粟七千石語諸將努力嗣吾志無一語及家事端坐而瞑而先生子鶴徵撰陳渡阡表稱先生强出行部至泰州姜堰鎮自度不能起勉諭諸將吏與之訣薨于舟均足為先生歿于邑姜堰鎮之確證史文卒于通州蓋誤泰為通也先生與胡公宗憲矢志勦倭身攖寇鋒為士卒先惜諸將選懦功未竟而先生病病且死然姚家蕩之捷倭夷喪膽賊之渡江者又為遂等所殄東南之民賴以安枕其散賑淮揚力疾撫綏卒以勤死泰固先生所部且沒于泰禮云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泰之人苟無忘先生祠而祀之可也特書之俾後人之有所據焉

松雲庵

松雲庵在城西三官殿西北康熙間三塘詩人陸無文朝寓此孔東塘國博有松雲庵訪陸無文詩庵今尚存荒落殊甚

五籍園

五籍樓。一名五籍園。在城西。為陳雁群太史讀書地。太史因言事謫盌古塔。此園未幾歸朱公光昱。昱字魯瞻。能詩。康熙丙寅孔東塘國博奉 命副少司空孫公屺瞻治水淮揚。駐泰。尾首近三年。督濬海口之役。戊辰曾假館園中。先生有再過海陵寓朱魯瞻五籍園。五籍園留謝朱魯瞻二詩。可證。樓之廢不知何時。其遺址在泰山東。久為蔬圃菜畦矣。丙申秋偕瑞伯過訪其地。第見土阜尚存。一二老樹。竹石槎枒。犖确其間。餘無存者。繆丈善夫有五籍樓感舊詩。丈兒時殆猶及見云。

青蓮庵

蔣葵字冰心。蔣蕙字玉潔。康熙時邑女子能詩者也。後姊妹俱落髮為比邱尼。葵名德中。蕙名得月。孔東塘國博有初春偶過青蓮庵題壁詩。起句云。詩才冰玉兩嬋娟。海上相逢入道年。又有弟悟兄參之句。故知此詩為二蔣薰修作也。攷州志寺觀無青蓮庵。顧今州橋北有尼庵名青蓮。疑即二蔣薰修處。

李時行

前明邑工書者推李公曲江（存文）張公鳳樓（桐）二公。前以書法最著名且久者。推李公時行。儲文懿題李公書卷後。載公軼事甚悉。具言。曰。前數十年。公書流落人家者尚多。時人不省重之。今購者高價不可得。文懿公又稱公為鄉先生。李公世次。距文懿當遠在數十年前。當文懿時。公書已尠。矧至今又數百年。無怪其隻字無傳。文懿又曰。予之所嗟慕者。又不但如公筆劃之妙。文懿于公。蓋不勝流年連思慕之至。文懿非輕許人者。李公操行。必有足重。書法神妙。迺其餘事耳。紫元太史撰藝事李時行列傳。祇載張公弼換書一事。而於公之仕蹟梗概。皆略而不書。太史殆未及檢柴墟集。故言之弗能詳歟。

周邦

周邦。周煇父也。說詳前論周煇條中。他書多譌作邦彥。考邦彥字美成。錢塘人。宋史有傳。四庫全書提要疑彥字為衍文。是也。

海陵王

邑名海陵。王始於西漢。由來久矣。然自劉宋南齊李唐以迄金源氏。率以為廢帝廢王降封之號。有足異者。案宋書海陵王休茂列傳。休茂文帝第十四子。孝建二年封海陵王。大明二年。持節都督雍梁南北齊四州。後用張伯超謀。舉兵殺司馬庾深之。稱戈自衛。恣行殺虐。參軍尹元慶起義攻休茂。生禽斬首。時年十七。母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南齊書海陵王本紀。海陵恭王。昭文文惠太子第二子。隆昌元年秋七月。皇太后廢昭業為鬱林王。（昭業為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文惠先薨。昭業以太孫即皇帝位。）立其弟昭文為帝。改元延興。時宣城王鸞（即明帝）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是年冬十月。皇太后立鸞為帝。降封昭文為海陵王。建武元年十一月。稱王有疾。殞之。年十五。攷昭文即帝位四月。無失德。非鬱林比。第為鸞所制。旋立旋廢。卒殞于鸞手。謝宣城撰海陵王昭文墓誌詞。婉義悽愴。蓋有餘痛焉。唐書巢剌王元吉列傳。元吉與太子謀。秦王率更令王晊密以謀告秦王。召僚屬定計。殺元吉。年二十四。五子並伏誅。貞觀初。改葬。追爵海陵郡

王及諡後改封巢其追封巢王元吉詔曰海陵刺王地維藩翰夙
承朝寵陷於不軌得罪君親云云大金國志海陵煬王本紀正隆
六年九月金主亮自將南征兵號百萬顧其師數為宋將劉琦李
寶等所敗亮忿甚號令益嚴峻諸將思誅其𩃬總管萬戴等遂弑
亮於揚州瓜州鎮龜山寺時正隆六年十月乙未也世宗追廢亮為
海陵王諡曰煬后徒單氏為海陵夫人此二帝二王均以橫死若
休茂初封為海陵王無論矣如昭文元吉亮或降封或追封皆以
海陵為封號豈海陵為不詳之名例以封廢帝廢王此何說耶四
人中昭文過害最可愍餘則亂由自取而亮為甚備書之以為萬
世戒云

明三呂

州志選舉宋呂氏登進士者四人明呂氏膺鄉薦者三人中登
登進士者二人宋諸呂世系無可攷明呂可攷者懷健為傑子志
伊為懷健孫而州志選舉於志伊名下注懷健孫於懷健名下不
注傑子紫元太史論宋呂明呂亦僅據州志注言之而不能詳攷
傑之曾祖名浩真州人本姓任洪武時始起從軍子清永樂時入
京師贅於呂氏遂冒呂姓生子洪棄賈力學舉進士不第學譯字
成為鴻臚寺序班譯字四夷館以天順七年卒年三十五娶夫人張
氏年財三十子三長傑年十歲次儆次付張氏矢志撫三孤成立
傑於成化十三年舉於鄉年二十四宏治十五年成進士年四十
九官撫州知府正德元年卒於任年五十三沒之次年正月母張
氏卒於京師年七十四傑生子二長懷秀次懷健懷健於嘉靖七年
中北畿鄉試十一年成進士距傑沒二十有七年蓋自傑祖父清
冒呂姓至其子孫弗能改且占籍北畿呂氏遂為京師著姓而懷
健之孫志伊於萬歷四年又舉北畿鄉薦州志選舉於懷健志伊
名下注北畿中式於傑名下注未疑傑亦是北籍舉人志偶略之
而州志選舉北畿志列三呂者泰州其本貫也然非傑母張夫人
不負其夫重死之託勵操教子則呂氏亦弗克振也若張夫人者
有功於呂氏甚鉅而天之所以報之者亦良厚矣特書之以為世
之守節撫孤者勸

四蹟圖

宮定山中丞四蹟圖自撰七言小引云幼無他嗜好惟朝夕手一
編極困躓憂危之遇而志不少挫追壯離疏蹻又以一官浮沈中
外春秋荏苒閱歷多端靜言自思分我生為四蹟先括五十年來
可紀者作初盛十六圖云云按初盛十六圖一曰畫棟兆誕二曰
棣園讀書三曰策蹇北征四曰榜名示夢五曰鄉膺迎宴六曰大
魁省覲七曰玉堂應制八曰西臺奏事九曰祭河冰泮十曰禱
雨靈應十一曰金灘兇瀋十二曰天津督運十三曰黃鶴春宴十
四曰洪山雪獵十五曰巡登泰山十六曰試觀海市蓋自初生至
視學山左而止繼此而仕兵部大理寺都察院通政司填撫八閩
分修高堰進書 闕下以及退歸林泉不在此列然則十六圖者
四蹟之半耳畫圖者禹鴻臚尚基題詠皆一時名公卿此十六圖
實中丞之年譜而宮氏之寶繪也二十年前鄉人某以賤值購去
初不知珍重或告以此中丞物鄉人大驚亟保護若頭目有請觀

祕不肯出矣

林墓志

林東城先生墓誌銘唐荊川撰為東城請銘於荊川則知州黎公堯勳也荊川寄黎知州書云東城篤行堅至在朋友中絕少于此顧僕也淺陋何足以發潛德之光謹據狀參以同游時所見聞從實書之不敢為諛墓之詞亦所以體東城之志也中有疎略與不當處更望痛為抹削惟吾兄勿讓今讀公墓誌洋洋千言卻非溢美可見古人文字謹嚴下筆不苟處

秤

泰俗以稱三十斤為一秤四秤為一石石百二十斤按小爾雅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古所謂秤乃十五斤今以三十斤為一秤乃古之所謂鈞也然相沿已久若易秤為鈞豈不駭俗

石贔屭

道光乙未六月某日城南石姓劉宅內隙地取土深二尺許驀然得一物昂首四足背隆起赫然一巨贔屭也一時鬨動觀者如堵絡繹不絕主人恐生事閉門外來觀者不得入拋磚傷門內觀者老人頭血被面主人大駭啓門眾蜂擁入勢洶洶至夜方散主人夜鳩工謀埋之滅其迹次日侵晨瑞伯飛札招予往觀彭兒頗好事拉余往將及石門聞邪許聲路人曰適已埋矣趨而入見蠢然者已在坎中幸未掩土得縱觀其身之廣狹視城隍廟中者稍大背有深槽乃受碑處鼻小損其左趾有江寧府石匠駱成結打造字坎旁斷碑石一方有鉤勒篆書敕賜二字字徑六七寸右有小篆書表字表字上有字僅存字腳莫能辨因與瑞伯徘徊久之去以碑文無年號眾莫審為何代物或曰石家近蔣參政坊有必有祠安知此地非蔣氏祠舊址碑殆詞中物余曰不然無論蔣公官止參政例無諭祭諭葬事不得擅用敕賜字且明太祖定鼎江寧為京師改元集慶路為應天府成祖建北京以應天府為南京終明之世無稱江寧者參政明臣安得生今反古耶此甚易曉也攷江寧之名始於唐肅宗至德二載然曰江寧郡不曰江寧府五代楊溥改為金陵府至南唐李氏始改為江寧府江寧府之名始此宋初仍唐昇州之名天禧二年升為江寧府建炎三年改為建康府元曰集慶路然則江寧府之名惟南唐及宋有之南唐昇元初升海陵為泰州觀其築永寧宮遷楊氏子孫居此泰固儼然一重鎮也其時必有大興作類用敕賜文字惜偏閏之朝史皆略而不書宋邑許查周三著姓多達官膴仕往往有特恩且仙源萬壽宮大觀中敕賜名也志稱拓屋至五百區今地近城東南安知非其地以余所見非南唐物必宋物也或難予曰本朝改明應天為江寧府安知非本朝物予曰此又不然本朝名江寧府是矣使果有敕賜立碑事州志必載即不載予亦當知之且碑趺如此巨製其碑可知亦非尋常祠宇所能立予故曰非本朝物也越十餘日任君其相鈺謀於予曰據子言則定為南唐趙宋物近千年矣邑金石莫之或先既顯復晦甚可惜盍置之南山寺中為邑增一古蹟路近且便予已商之石姓頗忻然聽客之所為運力則

予與子分任焉何如。予曰諾。爰諏吉於閏六月廿四日。集壯夫三十二人。竭力一日始出坎。翌日壞垣出。衆力不能舉。因用滾木五六段。更番起落。挽以長絙。衆猶弗勝。又益以修迎春橋石工八人。由紀家巷而北。循千戶所署大街而東。過東譽門折而西南。時挽夫近五十人。每曳動約十許步。即少休。轟轟然聲撼林木。挽夫汗如漿。滾木寸寸屑。觀者傾城。至又一日始曳至南山寺。置露臺東古銀杏樹下。

退庵筆記目次

卷十一


條修之謫
朱翁
黃虋
先[illegible]生墳
海陵酬唱
雙虹堂文集
黃仙裳雜著
踏春詞
黃瑄
練公裔
綱鑑會通
讀書紀數略
海陵治績
劉猛將軍
舊業堂集
俞天池
馬昐昐
靳樹椿
三異人
黃達

郭妃
李司徒朱平章
心齋約言
弈括
宏治登科錄



海陵夏荃退庵纂

## 條修之譌

州志藝文條桑子河堰記。為呂祖謙作。條桑之名。莫詳其義。合考劉大參原刻明志。魏萊蕪重刻劉志。雍正志。道光新志。皆作條桑。後余讀東萊先生集。乃泰州修桑子河堰記。始悟條修字相近。故譌。修作條。然後三志皆沿劉志之譌。道光新志。多所辨正。能發前人所未發。視諸志號精核。然亦沿條桑之名。顧予亦偶得之。非識力真有過於前人。甚矣校讐攷據之難也。予錄范文正泰州張侯祠堂頌入文徵。初據州志藝文錄之。後得東臺縣志所載。較州志多是正處。因重錄之。最後得明刻范文正公集。頌中有原注數處。東志亦未載。當增入。因再錄之。始無遺憾。即此一篇。凡三錄。每易而愈精。甚矣甄綜纂輯之難又如此。昔司馬溫公譔資治通鑑。自言精力盡於此書。而士大夫鮮有能徧讀者。余所輯文徵三十二卷。雖不敢妄擬通鑑之萬一。然功歷一紀。槀凡數易。後之人能徧讀與否。與夫取以覆瓿。皆未可知。第編輯之勞。有非後賢所能喻者。因自道其甘苦如此。

## 朱翁

邑朱翁。信篤君子也。偶將已完銀米串票。置書室卷帙中。久而忘之。有族人某常往來其家。一日至書室。翻書得串票。袖以去。謀諸翁家局書某曰。汝第持此往索錢。無弗與者。否則鳴諸官。必直汝而歸汝墊完價。汝雖出名。而票匯予。弗得。得錢當平分。得錢慎毋

負我。局書欣然持票詣翁索錢。翁忿爭曰。銀米皆予自完。予親截串歸。票安得在汝處。局書大譁曰。汝抗糧累我墊完。票現在我處。尚抵賴乎。速給我錢。否則鳴諸官。汝則鳴矣。翁不服。局書摺票忿忿去。族人慫恿訟翁。翁庭鞫時族人伺於旁。局書呈票供如前。官大詬讓翁。押令償錢。幾發學戒飭。叩頭免。族人局書揚揚得意下堂耳語去。翁歸忿欲死。且廉知族人匿票狀。因據實疏其事。焚於城隍神前。越數日。翁夜夢鬼卒持票拘翁至一宮府。有朱衣神升座。兩旁判卒森立。局書族人先在廊廡下。翁始悟。俄判卒呼三人上。跪神前。翁訴良苦。族人局書皆戰慄。第見朱衣神命判卒濃蘸紫上硃筆。至族人前圈其兩眼眶。即以筆之餘汁遍洒局書身。翁驚寤莫解其故。後數年族人兩目瞽。局書患楊梅瘡。遍體血肉淋漓死。此王丈沂中繆君實彬甫告予。蓋實事也。夫竊票串詐官司之法。不過杖責而已。其罪不至於瞽與死也。而陰律之重如此。吁。可畏哉。

黃麞

十數年前。劉莊場友人東南渡遺予黃麞一頭。予大會賓客宴饗之。且分贈家孟湯懋齋有夏紅舫招食黃麞歌劇佳。予選入詩徵。麞之為物。多生各亭場濱海蘆葦中。冬月蘆葦刈盡。獵人每羣得之。邑去海遠。此物不入市。十數年來無由復嘗此味矣。道光乙未蜡月杪。邑宦人挾六麞至予市。其四稱之得八十斤。割其二分贈親朋。家人啗其一。留其一於次年新正二日。延詩人酒客十餘人飽啖之。翌日作詩贈我者祇康瑞伯一人。因念似此良會惜懋齋文子久歸道山。良友盡逝。高唱不聞。頓令騷壇寂寂。書此以當一喟。

先生墳

吳步尹先生伊訓。狀貌瑰梧。聲若洪鐘。雙眸烱烱。人呼為吳大眼。嗜火酒。工制義。片刻立就。日搆十數藝。敏且工。專以新穎快利見長。讀之如食哀家梨。啖江瑤柱。不足喻其新鮮而肥美也。至今里塾幾家置一編。雖其篇幅稍隘。風骨不高。然亦初學之金鍼。小題之聖手也。每學使者棚試諸生。先生輒冠其曹。門徒多列高等。新生案發。大半出門下。率以為常。同時老宿授生徒者莫之或先也。其二五八講書。南面坐皋比。兩旁列生徒數十人。先生吐納洪亮。聲達戶外。不拘拘於章句。時出新意。間以諧語。務令題義必宣。章旨雪亮。聽者忘倦。惟恐其盡。松嵐先生嘗語人曰。吳生講書不是王心齋講學。直似柳麻子說書。然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妙悟正在裏許。一時如柘庵曉嵐諸公。皆先生高足弟子。而先生卒以明經終。無子。沒葬城東土山麓。去余家先塋一牛鳴地。歲時掃墓。輒見有挈紙錢拜先生墓下者。皆當日門弟子也。或弟子之子若孫。前輩師弟之誼。於此概見。求之時俗不多見矣。土人呼其墓為先生墳。

海陵酬唱

陸放翁送王仲言倅泰州詩。汝陰大史萬籤藏。酸東先生六世芳。豹尾屬車留不住。卻尋陳迹海陵倉。自注云。鼂景迂與先太史有海陵酬唱。案放翁父宰祖佃。家世舊聞作佃 紹聖二年佃知泰州。放翁稱先太史。當指此。然家世舊聞稱佃為楚公。此獨稱太史。何歟。景迂

名說之字以道自號景迂生疑農師知泰州景迂適來吾州故有
酬唱之作其詩當互見於陶山景迂生二集惜無從購得之

## 雙虹堂文集

邑前輩著述極富者無如陸吳州先生其雙虹堂文集總目計雜文四百九十八首古近體詩三千二百四十首詩餘二百首傳奇七種顧欲求刻本全集不可得頃從友人假得刻集四帙無卷次計文百五十首四分之一耳層累計之文集當得十餘帙合詩詞傳奇當得數十帙可謂富矣江都焦太理堂循曾購得雙虹堂文集刻本亦四帙無卷次見所撰鈔雙虹堂文集序第不識焦大所購四帙與余所見四帙有同異否疑此集乃未成之書其總目恐不足據余又從先生裔孫陸君莞泉僧辰假得家藏雙虹堂詩文集選抄本四帙前三帙計文六十九首詩二百三十三首較之刻本總目文纔七之一詩纔十之一可謂矜慎之至矣末之一帙為潄碧堂集先生次子籛齡所撰也余輯海陵文徵初因先生文集富擬單選一卷卒以未睹全集姑從隘焉嘗鼎一臠亦可以知其味矣

## 黃仙裳雜著

仙裳先生著述極富其已刻可考者順治丙戌年三刻樵青集癸巳年十游越刻康山集丙申年十三臨臺山陰姜公圖南為刻悠然堂全集康熙庚戌年九如皋令上谷李公文秀為刻桐引樓集甲子三二年十休寧吳方宏宗淯為刻七律分韻以上皆詩集已刻者雜著已刻者有景曾錄先生與張山來書云弟今年付梓者有景曾錄一冊呈覽是也又有洗心錄臨池隨筆二種先生曾屬山來選入叢書後未果余所見祇桐引樓集七律分韻兩刻本桐引樓集有李文秀顧夢游二序及周櫟園方拱乾諸家評語詩凡七卷皆丁酉順治年十四以後作先生少受知於州牧桐鄉陳公澹仙素後陳以事下獄先生破產走金陵赴其難久之得白未幾陳公卒於桐先生不遠千里往唁經紀其家而還復於家闢桐引樓清溪草閣環以碧梧削栗主祀陳公于中而以詩友金陵顧與治夢游配之歲時致祭如家人禮其以桐引名樓者陳桐鄉人亦不忘也先生篤於師友之誼如此七律分韻揚州守崔蓮生華江都吳薗茨為之序流寓程瑞禴跋尾詩以一韻為一卷仿唐律分韻之例然以數十百首詩通用一韻稠疊一處令讀者連篇渾圇讀去雖有佳製上口都嫌熟爛此例之最不善者別著余皆未之見

## 踏春詞

先兄紅舫豪飲耽吟不治家人產晚年境益困吟益苦著補甌堂詩集其踏春詞云白袷單衫稱體輕金鞭玉勒出春城天台儘有游人誤莫向桃花多處行詩意微婉一時同人盛稱之頃拜讀諸雪帆鵑堂詩集桃源圖絕句云雞犬桑麻自一隈塵緣難斷使人猜當年不種桃千樹未必漁郎入得來此皆善做翻案文字者兩詩意特相近因並錄之

## 黃煊

隨園詩話云黃煊號補山泰州別駕有昏夜獻金者煊題其函曰感君厚意還君贈不畏人知畏己知別駕為虎觀官清操若此關西夫

不得專美於前矣。第攷州志秩官亞無其人，州志闕邪？隨園誤邪？錄以俟攷。

練公裔

明謝在杭先生送練中丞遺裔歸家詩自序云：方成祖之誅練子寧也，闔門荼毒，獨有侍婢抱匝歲子匿民間得免，展轉入閩，為人傭保。六世孫綺者，為新寧陳孝廉掌書記。萬歷戊戌，孝廉計偕入浙，有江右楊生應祥同舟。先一夕，生夢練公持刺謁己，若有所托。心異之。比入舟，見書記侍側，雅皙不羣，指問何姓，答曰姓練。生心動，叩之，曰：得非吾里練中丞後乎？綺不應而流涕被面。生益疑駭，窮詰之，具得其狀，亟以百金為贖。孝廉不受，遣綺，綺不肯行，曰：以死殉國，人臣之常，且九族矣，歸將何為？生益賢之，歸家具白當事者，以幣來聘，授以衣巾，俾奉公祀，官為置田廬百畝。一時聞者莫不歎息泣下，以為天道有知云。而州志僑寓稱練公遇難時，長子成經同死，次子宣童逃泰之梁垛場，季子仁善逃饒州，姪齊廉逃福建長樂縣。萬歷十八年，督學朱某訪求公裔，得齊廉八世孫綺，檄長樂送歸新淦奉公祀，而宣童及仁善之後，乃公嫡裔，尚未歸奉祀宗祧云云。所載與謝詩引小異，互錄之以俟後之攷公裔者有所據焉。

綱鑑會通

陳氏家乘陶思先生傳。志襄稱其晚年厭聲韻之學，沈浸諸史，辛勤二十餘年，輯評綱鑑一百十五卷，名曰綱鑑會通。前撫軍儀封張公為製序行世，載州志著述，是為吾邑之大著作，顧傳本絕少。余從友人處見之，其書自三皇五帝至元順帝，凡九十八卷，附以明紀十五卷，另為起訖，總一百十三卷。其為凡例十二：一讀史必詳原委，一讀史必清眉目，一讀史必重論斷，一讀史必貴注釋，一讀史必存忠恕，一經史必清提挈，一宰相必為標識，一論斷竟書名諱，一倣古創立編紀，一輿圖必須直指，一統系直因舊編，一地名官制仍用舊籍。此纂輯之大略也。凡例後又臚列史家諸儒姓氏，自龍門迄有明，每人系以小傳，號姓名紀。其書法以編為經，以紀為緯，圈分句讀，上列評語，醒豁眉目，閒引諸家之說附於紀後，以深明得失是非之故，亦讀史者之一助也。開雕之歲，時在康熙五十八年己亥。

明紀會通十五卷，始元順帝十二年壬辰，終明崇禎十七年甲申。末以明季諸王附焉，乃勝國一代之史也。其詞簡而賅，其例與全書同。其卷數自為起訖，故可單行。陶思乃順治七年諸生，以明經終。今書之封面，大書海陵陳陶思太史輯。聞此板久售揚州書賈，不知陶思為何許人，姑借太史名目，為此書增重，最可鄙。

讀書紀數略

宮定山中丞輯讀書紀數略，甄綜宏博，綱舉目張，洵名述數之鼎藪。蒐述之新裁，非集數十人心力不能成，若果出自一手，亦必有一二十年之勤，且久方能成書。諸者謂原於王深寧小學紺珠，以余觀讀書敏求記類家內有數書四十卷，其例自一至百，聚其事而彙成之。紀數略體例頗與此合。數書撰人姓名不詳，錢遵王見其繕寫精工，疑是宋時進呈本。

海陵治牘

海陵治牘三卷，州牧萊蕪魏公篤公自康熙五十三年莅任泰，至雍正五年陞任去，官泰十三年，多善政，州志有傳。今牘中如請浚下河、條陳鹺務、修築河堤、申請蠲賑、申報水災潮災諸詳，皆關係地方利病、民生疾苦，娓娓千百言，垂涕泣而道，非公牘空言勉強塞責者比。其最著者，建散里之議，創育嬰之局，倡試院之捐，斷烈婦之獄，徹韓凶之辜，數大端尤卓卓可傳。公又有收漕條約，於正額外合勺不取，力洗漕規陋習，尤人所難。其條約一申令自斛米斛時令糧戶自斛，如收書勒浮斛面，不容糧戶自斛，許即稟究。一革除折席斛底置席，原受斛外餘米，此米應聽糧戶於斛畢後仍自收回，不准收書摺席侵收。一稽查斛制印斛每晚繳進署內，次日領出，以防改鬆口底，其斛耳製成偏頗款式，不致積米。一嚴禁私折收書舞弊，莫大於私折云云。業私折，謂將米折價，糧戶納錢而不完米，即今所謂紅臉。倉收昔則收書私折，今則官吏公同分肥矣。一停止票規據櫃書具稟，舊例印本串票每百，例繳心紅印油錢五十文云云。業串票每百張櫃書繳錢五十文，每票計錢不過五釐，魏公猶諄諄革除如此。今則串票每張不論銀多寡，之櫃書局書概索糧戶出錢三四十文不等。一時弊絕風清，胥吏咸畏法，罔敢上下其手，糧戶完米，除維正之供，餘無顆粒浮冒，民生其時，何樂如之。降至今日，漕務積弊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劉猛將軍

仙源萬壽宮之左有劉猛將軍廟，其神專司蝝蝗，亦八蜡神之屬。然其神之原委，諸書莫詳其說。偶閱妙吉祥室詩集注云：道藏靈異錄：元劉承忠，吳川人，官指揮，著威武略，江淮飛蝗千里，揮劍逐之盡死。後以王事自沈于河，有猛將軍之號。或曰神諱宰，字平國，金壇人，宋紹興中進士，浙東倉司幹官，歸隱三十年卒，謚文靖，有驅蝗靈蹟。雍正二年，直隸總督李維鈞始奏請所在官司以春秋戊日秩祀劉猛將軍。乾隆十年，廷臣議修復蜡祭，奉 旨停罷，而府州縣仍舊祀不廢云。云泰之有廟，當為雍正二年奏定後遵例所建。

舊業堂集

舊業堂集十卷，明僉都御史淩公海樓撰。公四子，長次兩君先公沒。公遺稿乃公沒後孫似祖所輯。時任刪訂之役者，為梁谿沈淵淵。淵淵曾與修州志者也。舊業堂者，公少時讀書處也，因以名其集。計文百六十二篇，詩一千五百十一首，可謂富矣。公子姓不繁，集尤罕覯。祇公裔淩樸庵家藏一部，甚鄭重，不肯假人。余輯海陵文徵、詩徵，前後三假於樸庵，得盡讀公之詩文。先是揚州淩曉樓曙求公集甚力，曾託亡友俞召夫致殷勤於樸庵，欲借抄，不許。一日寶應劉楚楨過余商榷選事，偶敂余曰：君有舊業堂集乎？余應曰：有。楚楨因告余曰：曉樓夢寐斯集久矣，渠願出貲，子能為借抄，曉樓感且不朽。余重以楚楨諈諉，且喜斯集將得曉樓而益彰，遂諾之。凡六閱月而鈔成，寄至郡中。曉樓已臥病董子祠，猶力疾校讐，并屬其友涇縣包慎伯、劉楚楨及其甥真州劉孟詹文淇擇其文之尤醕雅有關繫者，將付之梓。無何曉樓沒，事遂寢。然則人之著述顯不顯，豈不有命哉。曉樓固公裔，家世海陵，自其祖鸞始由泰遷郡城。鸞工詩，載江蘇詩徵。曉樓邃於經學，著有淩氏叢書，皆公之賢子孫。曉樓沒，一子甚幼，孟詹撫而教之。孟詹經學得舅氏之傳，尤工古文，與楚楨至交齊名，今世所稱揚州二劉者是也。道光丙申

正月楚楨以事來泰主余家蓋八年不相見矣長揖尉問外郎啓行篋手一書贈余赫然舊業堂集也楚楨言頃得自郡中書肆曉樓已沒計非子莫可贈者余拜受之余年來購鄉先生遺集幾備竟闕此種今得之良喜若楚楨云云余雖心韙之而不敢當也

俞天池

新州志藝文載痘科金鏡錄詳注四卷俞天池撰考天池名茂鯤字麗溟亦字天池自號句曲逸士或自署茅山西麓俞某乃江寍之句容人不識纂志者何所據而定為泰州人特正之

馬盼盼

簡齋先生新齊諧載泰州牧劉介石扶鸞遇馬盼盼事據西湖佳話稱盼盼為宋時泰州營妓墓在州署之左偏又據青箱雜志稱盼盼機巧能學東坡書法云云而新州志遂據此纂入雜志中矜為創獲余甚疑焉以余攷賀方回和彭城王生悼歌人盼盼詩自注云盼盼馬氏善書染死葬鳳皇原賀注如此何姓名才藝與簡齋所記無少異豈宋時有兩馬盼盼歟此必舊說誤徐州為泰州而簡齋誤引之其稱盼盼為宋時營妓余又有說攷東坡於熙寍十年知徐州其百步洪詩引云王定國訪余於彭城一日掉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云云故其詩之次章曰不知詩中道何語但覺兩頰生微渦蓋為盼英卿三子作也惜佚其姓然亦足為盼盼為徐營妓之一證盼性機巧常供事府中得窺公之翰墨雜志稱盼盼能學坡書非無因也且彭城為唐張建封故治鬬盼盼燕子樓遺蹟在焉馬氏女慕盼盼名遂自號盼盼此事理之或然者若王生歌人則確乎其為馬盼盼也與坡詩中人是一是二則不敢以臆斷然盼盼或初為營妓後脫籍歸王生及其沒也方回作詩悼之亦事理之或然者總之馬盼盼非宋特泰州營妓鄙見如此仍俟博雅攷證焉案吳茵次先生所輯宋金元詩永宋七言古載盼盼惜春容一首既未著姓又不詳世次里貫厲樊榭宋詩紀事亦綜極宏富而閨媛一門反未之及未審詩永所收即馬盼盼否附錄俟攷

靳樹椿

靳樹椿字大千號鶴亭鑲黃旗人雍正七年官泰州通判詩載清詩大雅二集有早春同人集觀德堂校射發海陵過泰潼諸詩皆官泰時作其發海陵詩云官卑何足數未抵一博塞齋廚日蕭然瓶米羞乞貸宦況清貧可概見矣高南阜題靳大千別駕擁書圖詩有聞君前年載書來樓船三駕剛能致百夫輩運入衙齋細字標題失數計家人日午冷廚煙煮史炊經自飽戲終朝捉鼻詠洛生有時狂叫驚犀隸又有與靳別駕談詩之作時南阜監掣泰州與靳為同官靳耽吟多藏書故詩中及之案靳公為文襄從孫官至廣信守被論去官後卒於京師貧無以殮蔣心餘先生典二義為市棺具作詩哀之見忠雅堂集

一　三異人

繆湘芷司寇生而有湘字在其項初名湘後改名沅八歲時夢至古剎證前世為全州湘山寺老僧少每好誦我本全州清淨禪湘山湘水別多年之句年二十七喪偶終身不娶單居三十一年如戒行僧登康熙四十八年進士　廷試第三官歷刑部左侍郎雍正七年除夕前二日入秋官署齋宿猶與勵尚書約成除夕齋宿

白雲亭詩是夜端坐達旦氣上逆無疾而逝沒之前一日公由西直門歸邸第作詩云一樹葉黃黃欲枯西風連夜費枝梧老夫別有關心處記與兒曹記得無益絕筆也初公視學三楚擬由（游）湘山寺證前生香火因緣地卒以地轄粵西未果胡宗緒撰公墓誌銘稱公後至全州訪湘山寺禪房門徑恍如夢中所遊殆出于傅會公沒二十四年季子曉巖先生宦廣西曾親至寺中遍歷禪房梵室惝恍不能去歸舟撰遊全州湘山寺日記有刻本余曾見之余嘗論國 國初三異人一金壇蔣公超祖母夢峨眉老僧而生公幼耽禪寂不茹葷酒年十五時有二道人坐其門說虎臣有師在峨眉二百餘歲恐其墮落順治丁亥公年二十三 賜進士第一人終於史官晚年以病請告不歸江南附楚舟上峽入峩眉後卒於蜀之伏虎寺臨化有詩云偶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髑髏隊裏人一為華亭錢公芳標公父官少司寇艱於嗣與夫人往天童求子大師為集衆僧問誰願錢（隨）居士往衆皆不答一飯頭老僧自言願往已而司寇得果得子名鼎瑞字寶沙後易芳標字葆馚康熙丙子登賢書官中書舍人後丁內艱家居一日方與客坐齋中有僧至門持一械書云自天童來舍人啓視之了不驚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徧召親知與訣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來去從白雲去笑指天童山是我舊遊處微笑而逝一即吾邑司寇繆公也三公皆具大智慧現宰官身其生也有自其去也有因昔人謂東坡前身為五祖戒禪師豈妄語哉

黃達

黃達字儀逋浙之山陰人棄諸生遊晉就所親至其地遂欲歸曰是間可無寓目者其人強留之曰吾廨旁故王府昔時園址存焉啓扉可入有樓五楹扃閉甚久相與破扃登樓見貯書充棟雖塵積幸未殘儀逋大喜過望曰吾不歸矣坐臥樓中三年盡讀其書值所親解官乃資之南歸且轉而屬之泰州前後所主者三輩皆武人儀逋既來泰州久之納一小家女為繼室且有子然貧不能歸閒往來郡城適所善海陽查二瞻鶯字于江都逋多客其所會查死儀逋妻子亦亡益無聊去游上海病死濡須其友朱莊伯教授蘇州遷葬之半塘寺後揭木以表曰玉壺山人墓先是儀逋得一古玉壺甚喜因自號玉壺山人卒以此表其墓焉生平嗜酒負才睥睨一世好謾罵人當其酒酣落筆飈舉電掣千言立就一發其胸中奇偉鬱勃不平之氣人多愛其才而畏其狂所如輒不合沒後常洲顧南原裒其遺詩得百八十七首釐為三卷真州項澹齋讀而愛之梓以行瀘州先著為之序數年前余購得先生自書歐山別業詩五言妙華可稱逸品書法尤嫵媚奇肆稱其為人又攷先生寓泰時僦居在今西橋左側去敝居甚近惜無從訪其處所州志僑（流）寓為立傳不甚詳特撮錄梗概使後之人有所攷焉

郭妃

淮張春屬劉夫人外罕有聞者康熙十一年吳氏於舊王府基南掘地得碑高三尺强上刻郭妃墓三字識者知為張王妃見蘇州府志冢墓注

李司徒朱平章

李伯昇泰州人與淮張同起事淮張稱王以伯昇為浙省平章守湖州至正二十六年徐達圍湖州伯昇以城降其父名行素當淮張霸吳時行素歿葬吳中楞伽山下吳人至今呼為李司徒墳伯昇初官司徒蓋以伯昇之官封之也吳中故語稱司徒故宅即今吳縣學宮其墓在九龍塢者亦久(被)發掘未知九龍塢即落楞伽山否又有朱平章墓在薦福寺修竹塢平章名英亦仕於吳者里貫未詳

心齋約言

心齋約言明王艮撰見學海類編子集余欲收入叢書及檢心齋全集竝無此種疑後人撮其語錄為之類編乃　國朝人所輯分經史子集所採秘冊至四百餘種惜傳本絕少無由見之心齋先生崛起海濱謂聖人可學而至本不以語言文字見長今世所行心齋全集乃後人以意編綴體例最為蕪雜刻手又極惡濫昏昏看去不能終篇真三家村中兔園冊子也

弈括

弈括者邑人黃龍士所撰擬出子譜三十局也原書刻於康熙庚寅任梓事者為崇川吳時亮時亮嘗延龍士於家因手授而付梓者也其局引繩切墨寓巧於法因取商書往省括于度之義以名其譜是為迂不齋原刻近頗難得嘉慶庚申雉皋黃若沅取譜重刻之其序稱近世談弈者首推施范程梁為四家施范所著弈理指歸桃花泉盛行于世而不知皆導源于龍士又稱時亮原刻擬出子(式)三十局外別有演官子式三百六十有奇其官子譜起于過百齡而成于龍士參末議者則時亮與新安程徵我後陶存齋官子譜出全將此書採入分類稍加損益而陶序中曾無一語及龍士近于攘美其重梓弈括而不及官子譜者因卷帙較繁故也若沅表章龍士不遺餘力並發陶譜之覆可謂龍士功臣嘗論名家詩文不幸而覆瓿投溷漸滅不傳則亦委諸時命之窮已耳其重不幸者為人標掠而去巧偷豪奪生吞活剝此何異於發冢掘墓斧其棺棄其屍衣其衣而自炫于人乎此尤冤之冤(又)者也寗獨龍士弈括云乎哉頃余搜輯邑人雜著為叢書急取弈括入焉亦一奇也

宏治登科錄

道光丙申八月偶於破書攤以錢三十五文購得明宏治十八年會試登科錄巨帙白紙薾厚如高麗高尺廣五寸強卷首前四葉載玉音及讀卷提調監試受卷彌封各官銜名科分卷其第五葉首行標恩榮次第四大字後附以諸貢士殿試臚傳賜宴謝恩釋菜各儀注甚悉是葉之下方有父子進士人家小長印攷邑張公承仁登是科第二甲二十五名進士公父獻先於成化丙辰登進士審是帙為張氏物由宏治乙丑至今得三百三十三年不可謂非故家藏弆之久一朝不能有狼藉闤闠間余蓄得之豈非厚幸是科得士三百三人狀元顧鼎臣榜眼董玘探花謝丕傳臚崔銑而巨姦嚴嵩儼然列第二甲二名蓋前十本也嵩分宜匠籍國子生年二十六曾祖以下無官爵蓋(崛)掘起者嵩後為湛若水增城甘泉先生傳陳白沙之學是為理學名儒足令此榜珍重其以詩名

稱一代作手者。則為太倉徐禎卿。錄載禎卿年二十七。而明史謂禎卿卒年二十三。必有誤。又稱孝宗遣中使問禎卿與上海陸深名。深由此得館選。而禎卿以貌寢。不與。夫以禎卿之才。凌轢唐祝。方駕李何。匪特為吳下詩人之冠。顧以貌寢失館選。豈非命歟。他如上元之王偉。大庚之劉節。臨川之樂頀。皆錄中之傑出者。是科以兄弟同登者。如任邱之閻槐閻楷。閩縣之陳埠陳達。福山之孫築孫樂。莆田之黃如金黃希英。亦一奇也。吾郡獲隽者。江都四人。盛儀王儼高澇安金。高郵一人夏歷。興化一人郭璋。通州一人姚繼巖。泰興一人張琳。泰州則張公承仁曹公雷也。十人中盛王高夏姚二號張皆由本貫中式。若安金隸揚州江都軍籍。應應天府鄉試中式。其本貫則山西陽曲縣人也。郭璋隸錦衣校尉籍。應順天府鄉試中式。其本貫則直隸興化縣人也。邑張公二甲。曹公三甲。曹本貫泰州人。隸山西太原府平定州軍籍。應山西省鄉試中式。究不得謂之非泰州人。故州志選舉載之。案康熙府志雍正州志皆不載嘉慶新府志始據題名碑錄增入道光新州志亦據府志增 然至今後學知有張公而不知有曹公。以曹公究以山西籍中式。故知者寡也。攷前明邑父子先後登進士者張公獻子承仁。徐公嵩子藩。呂公傑子懷健。二呂由北籍中式 陳公淑子應芳。韓公楫子爌。二韓由山西蒲州籍中式 宮公繼蘭子偉鏐。余前論之詳矣。而張氏實開其先。是帙共百二十餘葉。末附三鼎甲策。間尾闕數葉。餘皆完善。爰重付裝池。逐葉襯釘。厚倍於前。析為三本。居然完帙矣。因書五截句繫於後。

當時名姓比登仙。過眼頭銜值幾錢。過眼飄風餘故紙。于今三百卅三年。

孝宗恭默求賢日。臚唱高傳第五聲。太息鈴山堂內客。忍將遺臭玷科名。是科殿試日泰陵焚香祝天願得良輔不意是榜乃有分宜吁可怪也

白沙嫡派甘泉子。昌穀詩才匹李何。同詠霓裳三百輩。春華秋實已無多。

黃甲傳家只數公。徐陳繼起百年中。莫嫌零落殘書卷。小印丹砂色尚紅。卷首有父子進士人家印

中丞一卷題名錄。藏在荒村子姪家。我聽樸庵親口說。茅擔捧出最風華。邑凌海樓中丞登嘉靖癸丑進士題名錄今藏姜堰西唐家院裔孫某家凌樸庵欲修族譜曾親過其家親見之為予言

退庵筆記目次

卷十二

靜海紅燈
潘雪帆
抄本繪事微言
陳鐵坡
元祐黨籍碑
鴦
小坡
蔡節婦坊
蝗
下馬牌
宮氏
東陵聖母
東鄺記
依歸草二刻
施注蘇詩
王處士墓誌石
後軍執
買地券
程氏元燈
丁酉兩元

梓里元燈錄

海陵夏荃退庵纂

## 靜海紅燈

宮定山先生祖籍北直天津府靜海縣康熙庚戌靜海里人夢紅燈二椀自學宮出其一絕大是科先生舉南宮第一攷先生自其始祖智達公於明初攝州篆來吾泰遂家焉至定山已九世為泰人而祖貫猶有紅燈之兆知巍科大物非偶然也此事同時靜海勵滲園先生為桐城張文端敦復言見篤素堂集詩注最確

## 潘雪帆

錢塘潘問奇字雲客號雪帆康熙間詩人尤工近體其為詩新警雄厚戛戛獨造讀之足醫庸俗之病丙辰己未兩游吾州與鄧孝威李萁山黃仙裳天濤諸公唱和最盛後沒於揚州葬平山堂下雍正嘉慶兩修府志僑寓邱墓皆未收入亦一闕也

## 抄本繪事微言

余見朱君蟾客所藏抄本繪事微言二卷(闕利貞二卷)與刻本小異序後另葉列門生六人邑劉漢臣(字見龍)成穩(字心如)及釋如澍(字潤一泰州僧)與焉為刻本所無其校正名家姓氏抄本視刻本多九十四人中如夏全(字齊周)趙璧(字玉吾)王長參(字揖西)李麟(字文瑞)朱亮(字寅白)戴□(名闕字雲江)夏森(字茂林)吉士(字紱之)張昇(字暘谷)皆泰產並泰州僧方廣(字空凡)十人皆刻本所無其貞集總目列李君實畫媵一種刻本亦缺餘行款疎密悉與刻本同紙色甚舊疑是先生當日稾本惜非全帙無從攷證矣

## 陳鐵坡

丙申夏五游吳門登虎邱訪真孃墓於高岡榛莽中得之岡執陡荒葛埜蔓冒塞不可上墓前碑高五六尺廣二尺強大書深刻古真孃墓四字塗以赭碑右下方刻海陵陳鐵城(坡)重建時同游者張君式南皆詫絕不料此間得一故鄉人第不識鐵坡為誰計其人非好奇嗜古入骨必不肯為非有貲力並得交其寺之主僧亦不能為惜不載年月世次無考入石當書名鐵坡是號非名與金石例不合因與式南流連嗟歎久之乃歸而檢陳氏族譜始知鐵坡名鑣字德淵南村先生之孫侄侗先生之從祖也陳氏以詩詞仕宦世其家且饒於財故不惜貲力表章古蹟用心良苦今之橐金游吳閶者輒以供湖舫酒食笙歌之用(者)則多市繒帛玩好歸以誇其家人孰肯為鐵坡之所為者鐵坡為不可及矣

## 元祐黨籍碑

道光己未秋徐次卿贈余元祐黨籍碑是宋沈暐重刻本暐雲川人其曾大父千名隸黨籍嘉定四年暐權知融州軍想先世名節久而湮沒(滅)因取家藏黨籍舊搨重勒石于王融之真仙巖上距崇寧立石時百有七年逮今六百二十有一年矣名賢姓氏燦若列星每一展玩令人竦敬考此碑在徽廟朝有初刻再刻其(立)石于端禮門者在崇寧元年九月己亥其立于文殿(德)門之東壁者在崇寧三年六月戊午皆徽宗御書又命蔡京書頒發天下令皆勒石五年正月以星變詔毀朝堂碑令郡縣刻石並毀除不特御書本不傳于世即京書原搨亦絕不可得今世所傳皆南渡後重刻

都一為慶元四年故相梁壽（燾亦黨籍）在曾孫律所刊後有吉州饒祖
堯跋舊在靜江府即今廣西桂林府一即沈本後有暐自跋在今
廣西柳州融縣而福安縣學亦有此碑為縣尉司馬逨所立然余
讀曝書亭跋（集）有曰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至今
獨存可見京書原刻尚在人間特以荒徼磨崖得免毀碎因念龔
端毅詩那知桂嶺荒崖裏姓字爭傳黨錮碑自注粵西山中多元
祐黨碑同時董蒼水亦有龍隱洞元祐黨碑詩當是京書原刻設
有好事者搨而傳之視梁沈二本不尤堪寶貴乎至諸賢詘于一
時伸于萬世為老詩當日所不及料前人論之詳矣余不贅

## 鵞

泰俗婚禮吉日壻家例用生鵞及他禮物饋女家此古奠雁之遺
意初以鄉為鄉俗禮如此後閱唐李涪刊誤知以鵞代雁自唐時
已然其言曰雁是雁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鵞替之爾雅曰舒雁鵞
蓋鵞亦雁屬其有重於嗣續切于成禮者多以厚價致雁而議者
反曰已有鵞矣何以雁為云云可見生雁非時不可得即得亦須
厚值非有力者不能其勢不得不易之以鵞唐俗已如此此是古
人作事簡便通脫處後人效之不能改也

案唐太宗代遼還吐蕃弄贊遣使上書末云夫鵞猶雁也臣謹
冶黃金為鵞以獻語見唐書吐蕃傳又馬令南唐書嗣主之納
小周后也將納采嗣主先令校鵞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吐
蕃語雖與婚禮無涉然以鵞代雁蓋自唐初及五季時多用之益
信李涪之說
為足據矣

## 小坡

王明清揮麈後錄曰蘇叔黨東坡先生季子翰墨文章能世其家
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陳直齋亦稱世號叔黨為小坡此皆外人目
叔黨之辭以為美名非斜川自號為小坡也近人多截取乃翁字
號冠以小字妄自標異匪失之誣即失之陋吾甚不願子孫效之
也

## 蔡節婦坊

余宅東數十步有蔡節婦坊凡坊多南嚮此坊在街南獨北嚮為
蔡襄妻田氏建余宅為田公敬錫舊居東鄰高西鄰徐相傳亦田
氏宅猶記高氏未折屋先其大門東別有一門不甚高左右有瑪
瑙石鼓二中堵以壁相傳為蔡氏舊大門當　國初特田蔡俱以
貲雄於鄉居址鄰並其為婚姻也固宜節婦蔡婦田女也故建坊
于兩宅之間後兩姓中落不知其何時併歸高氏無從攷矣坊建
自　　年三門四柱規制宏壯具見當日貲力之厚自嘉慶
戊辰　先君由城外遷居陳倥侗先生舊宅去坊甚近道光改元
余弟兄復由街東遷街西宅去坊尤近此三十年中見坊勢俯而
北眾眾欲壓日甚一日每見行者過坊下輒仰而嘻循北牆疾趋
走若將及者余心竊笑之余家人往來蹀躞日百數恬不為怪蓋
數見不為異也道光丁酉六月十七日酉刻大風軒然起雷雨交
作轟轟然如萬馬奔騰砉然一聲而坊崩矣因思坊當路衢行人
絡繹且時溽暑附坊居人多露坐其側匪大風雨坊亦必傾傾則
不能不傷人今天故以大風雨斷行人而速坊之傾何其仁哉向
見劉阮仙先生靖手抄詩稾數帙中有詩注一条云某年六月二
十六日大風城中石牌坊傾倒壓死過路人此事甚奇惜未詳何

年何坊以時致之疑亦康熙間事也

## 蝗

道光丙申八月飛蝗來吾州時晚禾穫盡無所為掠不為災然蝗子已入地冬無雪丁酉二月憲劄至令收蝗子州大夫飭所屬並延董事設局收買以粟易之顧蝗子入地多寡有無無定所孰不能徧掘聞有持斗石至者又多雜泥土官雖嚴督不能盡也四五月間蝻蠕蠕出六月蝗大作州境各村堡蝗或至或不至其至也或傷或不傷朱星橋告余云東鄉黃菜侍多田口出諺語蝗齧其禾百二十畝他所聞多類是有虔禱者雖集其田顆粒不損大村莊競演神戲小者做神會零星小戶猝不及辦者宰殺雞打餅奉田岸間叩頭無算蝗輒引去頗著神靈異南城外八蜡廟極荒落人迹罕至近則奔走駭汗香火甚盛廟祝獲利不貲余偶過友家見其中庭設斗香高與檐齊余性通脫不隨俗忌諱然生計祇賴瘠田數百畝蝗勢方赫亦不得不謬為恭敬一夕有數蝗墮庭中命兒輩雙手捧送草間戒其勿傷萬蝗有知或倖免鄉人告余曰凡蝗陣初來先有二巨蝗如麻雀大前導若統轄然其集於田間有烏鴉數百往來盤旋交田際不停翅去禾咫尺良久蝗便起他去疑亦神所遣然讀　皇朝經世文編滅蝻捕蝗諸說苦勸人食蝗其言陸之有蝗猶水之有蝦東省畿南一帶人人啖蝗視為常食城市之內用相饋遺亦有熟而乾之鬻於市者數文一斗啖食之餘家戶囷積以為冬儲若蝦米然從無所謂禱賽祈求之事其時新任同州知孟公僦余戚仲氏屋而居孟山東人舉家食蝗其治法去其腸穢及頭足翅漬以鹽水用麻油煎之孟夫人以一巨盤餉居停且屬曰此物祇食稻梁最潔食無妨也余妻弟輩初不敢食勉盡其一入口香脆遠勝於蝦眾啖之立罄此余親見知前人食蝗非虛語間求其故西北人率強悍不畏鬼神地鮮水族故以蝗代蝦恣食無厭自古已然蝗不敢忍東南之民弱好淫祀畏鬼神家飽魚蝦其精者多醢之為脯方以入饌蝦且厭食何有於蝗以其畏鬼神故易惑於禍福之說而司蝗之神因而大作威福以丕著其神奇雙雞之祀立見驅除一語之譏雖眦必報有田之家無論士夫鄉愚莫不目懾耳語足重而立禱祀之不暇敢云食乎且蝗亦豈能盡食其飛也蔽天其積也數尺今使人日恣食蝦以代粟勢必煩懣吐嘔動為風淫之疾況蝗之為物有小毒乎或曰然則治蝗有術乎余應之曰史傳稱蝗不入境蝗不為災如魯恭宋均馬援謝夷吾之屬班班可攷是在良有司而已次則齋宿虔禱於八蜡劉猛諸神冀其驅而遠之又其次用古捕蝗法殺之坑之若欲以食蝗已蝗真策之下也案蝻字見玉堂閒話蟲志而字典蟲部不收殆俗字耶

## 下馬牌

文廟櫺星門外東西下馬牌其制不知何所仿案雍錄蝦蟇陵在萬年縣本董仲舒墓公卿至此下馬俗名下馬陵譌為蝦蟇白樂天琵琶行家在蝦蟇陵下住蓋沿其誤董相漢大儒故得備殊禮矧孔子為萬世師耶其制疑仿諸此

## 宮氏

宮氏邑著姓亦僻姓也或稱出自周官掌宮門者以世官為氏或

稱為魯南宮适之後。或稱為虞大夫宮之奇後。漢有宮崇琅邪人。順帝時上神書一百七十卷。唐有宮志惲官殿中御史。大歷中侍御史河東宮頊。或云恒州人。此見於諸家世族譜者。余讀元人廼賢金臺集。其劉蕡祠詩自注云。唐劉蕡謫死柳州。歷遼金無有發其潛德者。至本朝天歷間昌平驛官宮棋始奏建劉諫議書院以余所見。僅此數人。宮氏族譜前序所引多不類。撮錄之。庶後之修宮譜者或有採焉。

東陵聖母

葛洪神仙傳稱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適杜氏。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恚而訟諸官。收付獄。頃之聖母從窗中飛去。衆望之。高入雲中。遠近立廟祠之。禱之立應。有失物者。乞問所在。即有青鳥飛集盜家。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為姦盜事云云。據此則聖母為海陵人無可議。明州志列入仙釋是矣。道光新志削之。云杜姜為廣陵東陵亭女子。後漢書郡國志可據。與泰無涉。故不錄。余攷後漢書郡國志。廣陵有東陵亭。注引博物記曰。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為妖。閉獄桎梏。卒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以其處為廟祠。號曰東陵聖母。記文並未明言聖母為廣陵人為海陵人。修志者何所據而竟謬云杜姜為廣陵東陵亭女子乎。後漢書志三十卷。梁劉昭注。昭所引博物記。即張華博物志。或難余曰。今本博物志無昭引文。且志記字互異。予斷為華撰有說乎。余曰。予不著見廣陵郡本條下。昭注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又引博物記云云。其文今見張華博物志。凡昭引華說。均作記不作志。余固知東陵亭注所引。為華所撰博物志無疑也。華初撰志四百卷。後僅存十卷。昭去晉世不甚遠。所見或博物志古本。或佚文別見於他書者。顧新志所據者。後漢書郡國志注。而注文並未詳聖母是何地人。不足以駁舊志。舊志所引乃葛洪神仙傳。洪亦晉人。傳中明言聖母廣陵海陵人。又言海陵縣不得為姦盜。明白曉暢。不此之據。將安據乎。何得云與泰無涉也。當後漢時。海陵省入東陽。廣陵郡十一城。有東陽而無海陵。華志杜姜事。其原文有海陵字與否不可知。然昭既為後漢書郡國志作注。縱有海陵字。亦當節去。此注書之體也。然余觀魏志黃初二年。征吳張遼與曹休至海陵。吳志呂岱傳。廣陵海陵人。又志注孫策破劉繇別將於海陵。俱在漢獻之世。均足為後漢廣陵郡有海陵之證。而寶應劉楚楨曾告余後漢郡國志廣陵郡臨淮下有長洲澤上有脫文。當是海陵字。楚楨纂寶應圖經。引伸其說甚詳。然則後漢省海陵入東陽之說。尚不足據。故葛洪傳聖母據地特書曰。廣陵海陵人。茂先記聖母事與洪略同。無略地名理。今玩女子杜姜左道通神句上。當有節文。縣以為妖。縣是何縣。余前論博物記原文有海陵字。為劉昭節去。真非臆說。而或以又以海陵之名。廢於後漢。復於晉太康。張葛皆晉人。據晉地書之。不知晉時雖復海陵。而廣陵郡名自若也。洪輩肯扯廣陵事入海陵乎。此又不通之論矣。新志所以誤者。渠所見祇雍正志。而雍正志又沿明志之謬。明志東陵聖母條下注云。漢書郡國志廣陵有東陵亭。博物記曰云云。即劉昭全注文。無論漢書當作後漢書。博物記上當增注字。或逕增劉昭曰三字。且所引與志文東陵聖母海陵人

句自相矛盾致啓後人之疑此明志之失不如直錄神仙傳原文而去此注之為得也修志者又不細檢後漢書郡國志注一味杜撰武斷自矜創獲噫難矣

或又問余曰懷素書重修東陵聖母宮碑中云家本廣陵仙於東土唐人之言如此不足證聖母為廣陵人乎余曰神仙傳明明言聖母廣陵海陵人余非謂稱聖母為廣陵人為不可若新志斷其為非海陵人則不可耳且傳云遠近立廟祠之則當日聖母祠非止一處而唐人所撰重修碑其宮在廣陵東今泰州西無疑此亦非余臆說也康熙時揚州宗定九先生撰江都仙女廟記云東陵即今之宜陵一名東原東漢景帝時則為東陵向有東陵聖母祠土人改為東嶽廟聖母屢降災焚之土人懼復以其後殿題為東陵聖母祠而後安定九家宜陵故言之詳又云仙女廟在江都東三十里本名蔡家莊以仙女改今名今廟中有二女道象前有本[木]主題曰杜康二仙女杜即東陵聖母而女道士康紫霞為揚州東陵聖母廟主後得道仙去見段成式酉陽雜俎亦因聖母牽連而得書者也攷仙女[廟]在今泰州西九十里宜陵在今泰州西六十里兩地皆有聖母祠以古疆考之當是海陵舊地不足異也或又曰聖母世次能詳言乎余曰洪傳未詳時代故明志及雍正志亦均不著何代人案其碑文云康帝以為中興之瑞詔於其所置仙宮觀慶殊祥也又云自晉暨隋年將三百聖母殆東晉康帝時人康帝以弟繼統故曰中興碑文似可據然張華晉初人葛洪惠帝時人稍後於華安得紀康帝時事耶然則聖母必後漢三國時人最後亦晉初人必非康帝時人唐碑未可據也而新志駁此條輒曰舊志有漢東陵聖母攷舊志並無聖母漢人之文彼修志者祇見雍正志於聖母條下注有漢書字樣即謬云漢東陵聖母此浮游無根之談又奚足深辯也又案碑文有顧召二女躡虛同升二女俱升曰聖母馬等語攷神仙傳中並未敘二女同升事不知撰碑者何所本或此事又別見於他書

## 東郭記

袁九漈先生名懋貞萬歷丁酉舉人四上公車不第謁選除開封府丞福藩之國臺司以總理命公省金錢數十萬後擢南康守存歷滇南憲副未至鄉人同官者忌之奪職歸公為林東城部[史]孫增凌海樓中丞外孫宮紫元太史妻大父也所著娑心崩緱清源善名堂諸集俱無傳本大史又稱東郭記傳奇亦公筆余偶從六十種曲檢得此種分為上下兩卷計四十四齣其每齣名目悉用孟子成句演成雜劇每齣自為起訖亦有數齣相連屬者如吾將瞯良人之所之六齣是也夫以聖經演劇文似涉不敬即欲為之七篇中儘有詼奇之事可供裝演今記中如以利言也先名實者由君子觀之諸齣直以戲文為時文認真做虛縮題矣能刮目乎且其戲目皆直寫孟句有一字者有十餘字者於傳奇體例亦未協原書未著撰人名氏未知果出公手

## 依歸草二刻

余前論張海房太史依歸草有初二三刻[三]初刻三刻余有藏本二刻未見道光丁酉二月從考棚肆中購得之凡一十八卷卷十五封事一策問五原闕卷首有陸吳州薛奇芳朱字綠三序刊板在

康熙三十五年距丙子初刻首尾僅四年然初刻文祇四十二篇二刻增至一百二十三篇幾三倍之太史功力精進于此概見其三刻乃太史子沆所編損為十卷續二卷亦沆所增攷太史於康熙六十年成進士與館選年五十八未及散館遽引疾歸雍正五年三月十七日以疾卒於家年六十四三刻之續在乾隆癸酉甲戌間距太史沒幾三十年矣余最服膺太史所為文特詳論之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施注蘇詩

世所傳施注蘇詩乃宋施元之注而其子宿官淮東倉曹時刻於海陵任所者也周草窗癸辛雜識云施宿字武子湖州長興人父元之紹興張榜（此句有脫字）乾道間為左司諫宿晚為淮東倉曹特有故舊在言路因書遺以番葡萄歸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憾其不已致也劾之無以蔽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傳穉字漢儒（湖州人）窮乏相投善毆書遂俾書之鋟板以賙其歸因摭此事坐以贓私湖州府志稱宿承父元之家學尤留心金石慶元初知餘姚縣旋通判會稽軍皆有善政嘉定間提舉淮東常平倉修築泰州城垣（事詳州志名宦傳）以父所著蘇詩未梓推廣為年譜同郡傅穉窮乏相投善毆書俾書之鋟板以賙其歸忌者摭此事坐以贓罷歸此兩條均足為施公刻蘇詩在海陵倉司任之證攷魏栞蕪重刻崇禎志本官師志內列宿名於提舉宦又列名於常平司幹辦公事雍正志因之道光新志收入雜錄宿名亦再見而湖州府志祇稱宿於嘉定間提舉淮東常平倉泰州志名宦傳稱宿為常平使均未言宿初官提舉後官常平司幹官也考宋制提舉官始於熙寍時遣使提領常平倉不隸漕臣建炎元年詔改提舉常平之任併歸提刑（宋制諸路有提點刑獄官）紹興九年復置經制司改常平官為經制某路幹辦常平公事未幾罷復為提舉常平司此二官本是一職更置不常宿或前後兼官抑州志重出均難臆斷姑闕疑焉

攷州志名宦宿傳稱嘉定十五年郡人祠之於城隍廟西廡禱多應疑宿官淮東倉曹在嘉定間及攷宋商邱邵子湘重刻施注蘇詩序皆云施氏注東坡詩四十二卷鏤板於宋嘉泰間商邱撫吳得此本於江南藏書家確然可據然則宿官淮東倉曹及刊蘇詩當在嘉泰時商邱所得當即傅穉所寫率更體本蓋嘉泰嘉定首尾相距只數年且泰定字易混耳

王處士墓志石

江都梅蘊生（植之）博雅士也工詩善書幼好鼓琴長益癖焉慕嵇中散為人自號嵇庵與余神交有年矣丁酉二月蘊生以科試來吾州一日偕儀徵汪西谷（泰）寶應王子休（嘉生）來西谷子休吾舊交蘊生獨與余相拜於中庭其訂交不苟如此蘊生為人溫文爾雅不假雕飾清談娓娓聽者忘倦余交郡人士最心折者楚楨孟瞻外得蘊生而三矣袖中出唐貞元中田公墓誌拓本贈余先是余於道光辛卯十月獲宋姜君誌石曾以拓本屬楚楨乞詩於蘊生蘊生為我賦長歌其卒曰退庵為我重弔酹酹畢佐奠歌我詩他年買棹訪齋閣親來捫石將文披蘊生酷嗜金石故言之親切

如此。後五年丙申二月。蘊生忽得唐故淮南節度討擊副使田侁及夫人冀氏合葬墓誌石。於揚之灣頭鎮山光寺側。攷其鏡石入壙。在貞元三年。今自丙申上溯。得千五十年。視余所獲宋嘉祐八年姜君誌石。先二百七十七年。真前輩矣。時余致楚楨書。(有)聞蘊生獲唐石。且妒且羨。語楚楨孟瞻為之笑絕。蘊生又謂余曰。余自毀家後。無尺宅寸田。孑然寄食於古寺旅館者數年。及獲唐四石。苦無置庋。因僦老屋數椽棲之。遂名其居曰唐石齋。今君草堂中姜君誌石。巍然在焉。請額曰宋石。如吾家故事。誰曰不宜。余曰名甚當。且喜但欲君以郝呂待我。其意頗不良。蘊生為之軒渠。一日薄暮。蘊生飛札至曰。頃與聖臺(黃姓名照 真州文學)春遊州橋東巷中。見草屋土牆下有明誌石一方。其文殊可傳。未審曾見而採之否。則急扛之。堪與宋誌相輝映。翼日。余要蘊生聖臺至其處。商之主人。酬以值。石歸於余。蓋石篆書大明故處士王公達陽墓誌銘十二字。下角微缺。而字不損(誌)。石裂為二。上方小闕。合之亦不失一字。案誌文。處士王姓諱震。字達陽。世為湖廣江夏人。先世仕維揚泰州。遂家焉。自其祖以武功顯。贈懷遠將軍。子孫多以武秩世其家。處士獨潛德不仕。孝友而好義。卒於正統八年癸亥。壽七十六。子一。孫曾十許人。卒之次年。葬於城東永吉鄉。子昭狀其事。請銘於州學正孫琛。琛天台人。(州志作臨海人。案臨海天台二縣均隸浙江台州府)見州志秩官。而不詳其世次。據誌文知其為正統(間)任。凡金石文字。多足補史乘之闕。此其徵也。書丹者邑人李用。篆額者邑人周選。選永樂間貢生。官昌平通判。用宣德間貢生。官寶慶同知。見州志選舉。計余獲石之年。距正統甲子得三百九十五年。視前所獲嘉祐八年姜君誌石。此其亞矣。余年來遍搜邑中金石文字。竟失此(石)。匪蘊生物色得之。幾何不以塗泥終耶。今年余甫得交蘊生。而蘊生即以此石貺余。余兩人真可(謂)石交矣。迹處士生平善行固可多可紀。蓋隱君子也。故湮沒四百年。卒得蘊生而大顯於世。余急錄其文。入海陵文徵。並屬蘊生為文紀之。備他日故實云。

後軍軓

梅蘊生短視。與余同。然能辨金石點畫細筋入骨。秋毫不爽。彼瞭然者遠不逮也。一日與余遍游城南古剎。凡遇斷甎殘甓。帶礴廢石。蘊生一一諦視。冀有所得。余竊自忖此間安有得古物足饜吾蘊生者耶。相與過橋州橋北折而東。蘊生忽以煙筒指一家牆脚軓示余曰。此非後軍軓三字乎。余俯視果然。軓半蝕。字文墳起。第未(識)後軍二字作何解。疑南唐或南宋時物。非元明近代語也。又與蘊生過鼓樓。覓南(唐)舊甎。遍視無年代款識。間有軓文作泰州字者。文亦墳起。此外又有數處軓文作泰州字及單泰字。者大率出於敗垣廢壁者居多。就中以後軍軓製作最近古。暇中當攷所謂後軍之說。余獨怪蘊生目力不及尋丈外。乃能爬剔隱晦。燭照幽闇。如溫嶠之然犀。胡賈之入市。一經扶發。古物出焉。然非嗜古成癖。精神專一。安能眼明手快如此。余益歎蘊生為不可及矣。

買地券

獲明處士墓誌石之次月廿六日。又從南鄉人購得墓軓一方。闕一角。文不全。軓字淺刻。塗以丹。歲久漶漫。即存者多不可讀。細繹

其文知為明萬歷間邑黃林葬其母劉氏刻而納諸壙中者也其文有永吉鄉字攷州志鄉都永吉鄉在州境東今此獲（乾）自南門外東南某莊當是永吉鄉地與王處士葬地同亦一異也此外略可讀者有憑張堅固用金銀錢帛九千萬九千九百九十（闕下）東止甲乙西止庚辛南止丙丁北止壬癸上止青天下止黃泉中止亡人吉穴四止（闕二字）不許等神干犯如違（闕以下）其乾陰有賣地人皇府君作牙人張堅固說合人東王公同證人西王母過錢人水中魚代書人白鶴仙等語文甚荒誕見者愕然余曰此買（儌）古買地券也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壩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時事其來已久周弁陽癸辛雜識亦稱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為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余謂處存之葬出於勅賜故券用鐵降此當用石乾乃泥質久則窳壞若梓木入土尤易朽不堪用黃林何許人其葬母也居然仿古作券殆非流俗券文雖詭誕然俚處恰近古近人去古日遠日俗知為此者鮮矣自余獲宋姜君明王處士兩墓石搨千本遍贈同人閱傳一邑無論智愚賢不肖皆知珍重近有刻石自銘其母者矣余聞之甚喜使士大夫及稍知禮義者皆能為此則其所以不忍忘其親與思所以不朽其親者至矣可見一鄉一邑間有一二篤學嗜古之士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不淺也閱者慎勿河漢余言

程氏元燈

程嵇亭先生嘉慶丁卯發解至道光丁酉胞姪字光又領解順天距丁卯僅三十一年時韜光尊甫閬軒丈年八十二芝顏鶴髮強飯健步望之如六十許人間過余宋石齋必命兒子彭齡出拜丈喜摩其頂撫愛甚至余退而謂彭兒曰年高德劭康強逢吉如程丈者邑中有幾使汝輩得常常見之足以增旺相祓不祥所謂利見大人吉祥止止也且令汝輩他日壽如程丈時得誇於衆曰前輩中如某某余猶及見豈非厚幸乎小香告余曰京兆公墓在西石茀距城十八里夜深輒有紅燈二現於神道坊上嘉慶乙丑丙寅歲祲設賑廠於城北北山寺石羊人赴廠領賑者率望程家墳上紅燈出起身赴城至曉到廠不誤晷刻云余曰此君家元燈也石羊在城東一遇河決墓地皆有水星采丈香巖先生先後培之加高後水至縱不漫土然以數畝之地四圍皆水浸淫日久水濡濡皆從地中出閬軒丈欲行營高廠卒以年久不敢輕舉然此地實吉壤亦不必遷也小鄉又告余康熙庚子京兆公本省鄉試中式時孫文定公嘉淦為副考官闈中首題是歲寒一節及乾隆癸酉綠野公順天中式文定公復為正考官題即庚子闈題京兆因顏其堂曰松承蓋紀兩世均以歲寒松柏題中式也余曰此段嘉話較商邱筠廊二筆記宮氏前後癸未榜事尤足傳余前記程氏科名詳矣竟失此二事補錄之見德門世澤科第衮衮非偶然也

丁酉兩元

道光丁酉程君字光順天中式衰然首舉領解　王畿余前論之詳矣是科武闈邑夏寅亦以第一人中式同時得兩解元亦一奇

也。

# 梓里元燈錄

余自嘉慶庚午補郡博士弟子員。性不好帖括家言。經年不為時論。每逢學使者按部數藝。熟筆。省試多以疾罷。自道光乙酉三月間。一病幾殆。遂絕志進取。不踏省門者。於今十三年矣。廢棄來益不喜時文。然間見鄉先輩所刻制藝稾。必為整理藏弆。不忍棄置。暇中偶彙邑人鄉會元墨。都為一卷。名曰梓里元燈錄。前明得解元二會元二。國朝得解元四會元二。計十人。然儲文懿以一人兼解會。實九人而已。初祇八人。近得程君宇光而九。顧明人元墨多不存。張公文三藝俱闕。儲公巏鄉會六藝僅存會墨一。林公春闈首二兩藝。孟藝存。年遠致湮。恐不能全也。國朝自宮夢仁下十八藝咸備。後有豪傑之士。赫然繼九人而起者。余將拭目俟之。

泰州志選舉明萬歷壬午解元吳鋌貴州籍本州人揚州府學明倫堂懸甲解會題名扁鋌為名下注泰州人鋌為泰州人可無疑然則九人外又得一元矣其隸籍貴州者以僑寓者以衛籍者無可攷當據貴州通志數之

〔明〕高昂光輯

# 最樂編四卷

明天啟三年計元勛刻本

最樂編序

高子明將生有粹禀績文之暇不喜琴奕遇古先格言即稍俚而警切者輙手録之間取以廻



環諷詠若有深味彌歲成帙名其編曰最樂客曰此漢東平王蒼語也朱邸所擅素士襲之可乎明將為惕然止以質

於予予曰何容之陋精一執中堯舜語也敬必敬勝文王武王語也藉令學士大夫綴緝學問宗旨標以名書誰渠難之



者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未聞小珍五鯖共日用飲食別煩易牙之調也予頋明將幼而口實恬而劉烹

處而疏水逑而晢食以
及飲民之醑獻上之曝
終身不越此味亦不越
此樂何容之陋予與明
升相期於濠上矣



天啟甲子歲秋日竹懶
李日華題

題家樂編

今之士大夫每津津相
獨曰吾儕須尋孔顏樂
處試問所樂何事其能
心解力行者有幾彼蠅

最樂編序

營蟻慕鑿寸靈以媚七
尺之軀者已論即汪洋
自恣託閒曠取適乎如
心境未淨亦禽翺而獸
逸耳樂惡在旨哉為善

家樂之一語也余佩服良久而媿未遠東床子明卅少工舉業後為病苦乃脩然於世味俗情之外而好行其德蓋於



斯語私心竊注〻山谷手書自滌以滌子若孫之意與且因而推演之旁搜博覽凡切於省身克己以至濟人利物

者片語若拱璧也輒手錄加編次焉將令寓目警心聆芳規而企羨恍如麟鳳睹覆轍而惶悚凜若雷霆久〻之善念日



增妄念日減而與世無競觸處坦途縱有意外之驚輒如游氣偶泊太虛毫無挂礙至此而形神交暢夢寐俱恬孔顏

〻樂亦如是而已方彼
脫略名教以不羈貌真
樂者奚啻徑庭哉況其
營、擾、倂形骸桎梏
之而自投苦海也者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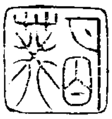
景樂編　序

程先生論讀書云讀得
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尚
知慕善易爲善難與尤
東床子之所憂而能憂
正能樂之基也余嘉其

意亟命梓以公同志者
如同志服膺是編豈無
有會於心則謂爲善家
樂以一言蔽之也亦可
天啟癸亥閏月之朔武

景樂編　序

水竹蘆園主人明蔡詡
允勛題



[illegible]古期序五張未刻客補

最樂編序

漢明帝問東平王曰處家何樂對曰為善最樂誠哉是言也余少讀書資頗不鈍爰及操管輙思上人自謂取青紫如拾芥而世間樂事無不如意迨年十八而遊庠越歲即遭顛蹶然而壯志固不減也夫何種種不如意事一時駢聚遂患奇疴諸苦備嘗羣醫莫効聰明暗奪面目盡非既而撥入南雍意畐澠池之奮耳柰病魔日逼壯志日銷有死之心無生之樂猶復懺懺未即䫉断回視翩翩得意之輩其先我而斃者不知幾矣堪誇技倆盡納吾坑可羨榮華翻成鴆毒嗚呼洒知世原無樂而樂處盡是苦因夫世且有耕而不得食織而不得衣者矣我無耕織之勞坐享衣食之福又得讀聖賢書為

朝廷士天之厚我視庸人不越數倍哉即努力進脩猶恐弍墜更遺棄本原貿貿焉馳騁塵慾眞自投苦海終無出頭地矣雖我輩志在功名然命不可強況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昔人所以願為好人不願為好官耳與其強圖無益之富貴曷若自檢至切之身心痛加懲艾苟免大咎則生順死安而一切俟命可也每思求誨于仁人君子愧非素絲之質不敢附近朱藍惟是竊聞善言善行如獲珍寶即手錄以當韋弦甲寅冬季歷事冤臺見署壁所題皆古人警訓朝夕記憶不覺性靈勃發而疇昔之妄想怳然若失嗣後翻閱諸籍採錄盈笥棄置之下摠裒匹分曰名最樂編伊川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余深愧矣然聊以自淑餘生倘旻天不替或有為余後者併以此訓焉後人勉之後人勉之毋如我之駘駑而徒嗟無及也時

天啓三年歲在癸亥中秋日病生高昴光書于

經畲堂



最樂編 自序

最樂編凡例

一格言懿行及善惡報應可爲勸懲者即錄

一釋道訓誡及俚語諺言雖似瑣陋實足惕省者亦錄

一雖係名理而意涉深晦辭涉浩繁及迂遠不切者不錄

一如近世清譚雖多警句然涉于刻薄偏枯者不錄



一五經四書

皇明聖諭家傳戶誦貫徹人心已不復贅如係發論引喻即並載之

一分類標題不過舉其大要如毀譽即附言行酒色財氣總名除賊餘俱倣此

一每類之中各有次序或由淺而入深或由深而至淺要以互相發明耳故不拘世之今古人之後先

一每段之下各有小註不忘所自兼欲便于考也若屬未詳姑闕以俟

一小註之中或以名稱或以號稱或以謚稱或以書稱種種不齊各仍其便

一余本寡昧又病鬼侵凌不得專心博採定慮精叅不過隨得隨記其間掛漏甚多而魚魯豕亥之誤亦必不少惟望博雅俯而誨之

最樂編目錄


一卷
克治
言行
廣量
謹慮
二卷
惇親



擇交
勤學
勉任
三卷
治家
應事
除賊
積德


四卷
愛物
樂天
攝生
備死

最樂編卷之一

魏塘廓園魏大中孔時正

鴛湖門人高鼎光明叔輯

克治

范文正公曰吾夜就寢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必求所以補之者 日益編

薛文清公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



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嘗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 續自警編

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事不可以告人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欺心 綠雪亭雜言

薛文清公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于此合天則道不外是矣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得宜既業廣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于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繹訓編

徐文靖公溥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瓶貯黃黑荳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荳不善則以黑荳投之



始黑多黃少漸積相半久之黃者乃多平生如是雖貴不輟 南雍劄記

胡敬齋曰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能擴充以致其極今人見好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做到底眞箇難及便是顏孟復生 繹訓編

能受善言如市人求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 長

者言
楊慈湖先生曰吾少時初不知巳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乃反觀內索久之得其一而又觀索又得二三巳而又索吾過若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 日益編

王陽明先生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



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 警語類抄

胡敬齋曰謹獨是切要工夫纔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繹訓編

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裡 愼言錄

薛文清自少即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爲御史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昏覽讀精思密玩値雪盈几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嘗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巳之難劉文肅曰某生平最受此字之害敢不奉斯言爲師訓 皇明名臣錄

賀醫閭與人言論侃侃白沙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爲美耳於是作書室於後圃扁書深沉和平向上之語於目前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巳 皇明寶善錄



康齋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旣久渾然無圭角之露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胡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 皇明寶善錄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眞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于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

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于
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
赤舃几几履䟰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
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
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
謂眞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刻核能聚
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鬧隣罵坐無忌憚
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闔善



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
禍福之際鮮有不顚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
其守者況望其立大節彌大變撑拄乾坤昭
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
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
履薄之工夫故也鶴林玉露

雲長公生前忠勇死後威靈萬古以來一人而
巳然史稱公喜讀左傳而言語文字不少槩

見惟今所傳對一聯云出雲長筆願天常生
好人願人常行好事噫此二語者何其善與
人同廣大若此哉夫惡人與常人俱置不論
今世所患者在於君子要自做好人自行好
事夫自做好人自行好事豈不是好因其有
自做自行的意思率至取忌造釁恃巳凌物
終於無成大抵天下事不是一人做得好的
故曰願天常生好人要人人都好願人常行



好事要事事都好人人都好事事都好不消
我勞心費力去做天下自然好了豈不大可
願哉此與夫子老者安之三句同是一樣見
識宋朝王荆公方盛氣議天下事程明道曰
天下事非一家事願公徐議之此如持冷泉
沃炎火欲不渾身逼冷得乎雪濤小書

周公告成王曰克自抑畏益抑乃檢束收斂之
意畏乃恐懼兢愼之意豈惟王者當然實人

修省之至要也薛文清公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
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傲之反爲謙謙字
便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
敬常見自己不是眞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
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
也王陽明
道德經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人苟有所長自當雍容涵養益加韜晦方可
成德所謂闇然而日章也彼輕躁淺露之人
每矜誇己長暴露於外卒之的然而日亡則
何益矣感應篇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爲
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
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灼艾集
專涵養上用工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上用工
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
者日不足矣吾輩用工只求日減不求日增
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脫
灑何等簡易王文成公
火發外明煮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耆朴之散也
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鶴林玉露補
欲淡則心淸心淸則理見丹鉛餘錄
吾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



覺耳夜氣淸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爲淡然
無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淸氣朗雍雍
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
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
往來雜亂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
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
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以
上人王陽明

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閒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陳白沙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船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



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竟去警語類抄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我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于塒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于雲霄而縱鏇固在我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荒蕩能放者開濶荒蕩者失其本心開濶者全其本心鶴林玉露

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薛文清公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薛文清公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于欲無入不自得之謂耳是灑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愼恐懼



之無間王文成公

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薛文清公

主敬行恕四字人能服膺而不失一生受用不盡衡門錄

范忠宣公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古今藥石

天下之事盡其在我此先哲之格言也世乃徒
責人而不求自盡者誦此可脩然悟矣衡門錄
訑人之短而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而乃忌人
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若能克去
此弊豈惟進德且以遠怨胡師蘇
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
不能自舉其身何者知人則易而知己則難
也是故自知者莫先於知人而知人者莫貴



于自知延陵氏
能自見者明能自聞者聰能自取者才能自道
者辨書紳要語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
不自是者博聞景行錄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
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小窻清紀
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于酒寐者之酣于夢

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
之醉夢人非一樣富貴凡詩文之必于工
科名之必于得皆是也須特地猛省作急回
頭始得不然醉夢了此一生矣羅一峯
衣垢不煎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慙色行垢不煎
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省約三書
伊川先生曰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
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



却不知自家身與心已先不好了二程語錄
耕堯田者有水患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
無憂無患日日豐年樵談
今人有指心而言曰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此三字雖不見經傳却亦甚雅或有作方寸
地說問云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
乎應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
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惟此方寸地

人人有之欽之其細莫倫充之包八荒備焉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



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漑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情必儆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薙耘鋤法也優游而饜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躐等不凌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揠苗郭槖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美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栗之時參天溜雨之日治地至此斯可言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于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彌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以封植惡種常至于蔓延其或認樲棘爲美檟認稊稗



爲良苗則惡種日見猥大而嘉種微矣噫嘻可懼哉然則如之何曰早辨　鶴林玉露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舄几几孔子厄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言其心耳非謂其血肉之身也

鶴林玉露

有人夜怕鬼陽明先生曰即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餒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或

曰正直之鬼不須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即此一怕便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色鬼迷好貨即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繹訓編

蘇黃門曰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 鶴林玉露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 樵談

晁文元曰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格虎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 自警編

良農不以年歉而輟耕老漁不以歲寒而罷釣芝蘭不以無人而不芳故君子不以夜浴而改容不以昏行而變節 樵談

馬援落魄漢間常謂賓客曰大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漢書

倪宗玉書室中有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愚問觀之將何如宗玉曰從前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見人不如我而自銷躋蹬之憂 綠雪亭雜言

顏尚書東橋公璘嘗著二警詞以自勵其左警詞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



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其右警詞曰好辯以招尤不若訒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妒不若韜精以示拙噫二詞眞藥石之語也 新知錄

東郭子謂其門人曰子知仁義之爲稻粱利欲之爲酖毒矣乎曰知之曰子之于仁義能如稻粱而時食之乎曰好焉而未能恒也曰子

之于利欲能如酖毒望而避之乎曰惡焉而
未能去也曰若是則子尚未能致其知矣 鄒東
郭
福從善禍從惡人孰不祈福而免禍何不究其
所從義得利利得害人孰不趨利而避害何
不辨其所得 衡門寤言
自心先生曰謹則無憂恐則無辱靜則常安儉
則常足又曰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

終身不恥又曰立身之道內剛外柔正家之
道上遜下睦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公不可以
馭下此皆至言也 新知錄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
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
平日之交濫寡慾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
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長者言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察其
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薛文清公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
自急 韓子
飄瓢子每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每教人去殺機
是二言吾之師也 長者言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
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溟以汪洋
難量故至人貴深 莊子

辨含于訥巧隱于拙剛蓄于巽直蘊于謙明養
于晦五者藏用之道也 憬然錄
至道之用嗇鄙細不可吉人之詞寡深密不可
節俠之生輕鬬狠不可通達之財疏暴侈不
可才子之氣高矜驕不可廉吏之守嚴刻剝
不可 書紳要語
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闒
茸為寬大胥失之矣 省躬長語

治國家有二言曰閒時忙做忙時閒做變氣質

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長者言

枚乘曰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
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
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昭明
文選

劉卞功有云常人以嗜慾殺身以貨財殺子孫
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



者豈不快哉 晝永編

勸君莫着半點私但着半點終無人不知勸
君莫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

不見巍巍溫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
素行孚彼童 蔡虛齋

饒一着添子孫之福壽退一步免隙駟之易過
忍一言免駟馬之難追息一怒養身心之清
和 救劫實經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
常行好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吾鄉
前輩彭執中云任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
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皆名言也 鶴林玉露

世亂時忠臣義士尚思做箇好人幸逢太平復
爾溫飽不思做君子更何爲也 長者言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墻全體面六
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奥而言界墻不言腹



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長者言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胡敬齋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乃是高處 薛文
清公

天下之最討便宜者莫如做好人特人未之思
耳 衡門錄

凡人粧成十分好不如眞色一分好眞色人自

有一種堪愛堪敬處所以爲最可貴 衡門錄

凡人尚智巧正是沒受用處人反以能羨之何耶昔人有云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呆非高人之見不能道此 衡門錄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症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日寓諸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長者言



少年時每思成仙作佛看來只是識見嫩耳 長者言

掃殺機以迎生氣修庸德以來異人 長者言

修淨土者自淨其心方寸居然蓮界學坐禪者達禪之理大地盡作蒲團 娑羅園清語

偶與諸友登塔絕頂謂云大抵做向上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又須賴諸君慫恿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提撕警醒踮步差便至傾跌只此便是做向上一等人榜樣也 長者言

范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麄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省修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得道理出來 日益編

言行

慎言謹行是修己第一事 薛文清公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修 薛文清公

謹言乃為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 薛文清公

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 朱晦庵

無妄語入誠之門深宜體此 薛文清公

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余謂為



學不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 薛文清公

張子韶先生曰終日譊譊者為善多不終 警語類抄

凡人有待于外者已有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施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于世哉 警語類抄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其主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



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吾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周武王金人銘

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

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家語

昔武王問五帝之誡于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誡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口曰磨兜堅慎勿言故孔子于易傳著慎言者十二于論語著慎言者十五于戴禮著慎言者八亦既拳拳矣老氏猶譏之曰凡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蓋言之流禍深人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噫危哉 讀書鏡

馬援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誡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漢書

夫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



言出于巳不可止于人行發于邇不可止于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至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巳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詎不信夫 鶴林玉露補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者不帥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翰苑東洲以述職

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哥窑盤盞
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
其意蓋譏東洲、往時不知已也、東洲曰、以老
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
玉之器爲可寶也、其人深悔失言、鶴林玉露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
新婦謂僕曰、撫驂無笞服、車至門、曰滅竈將
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



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不免爲笑者、早
晚之時失也、賢奕編

薛文清公曰、輕言則納侮、慎言集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
切須檢點、長者言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長者言

薛敬軒先生曰、發言須句句有着落、方人于忙
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當理、無
妄發之失、多言最使人心志蕩、而氣亦損、少
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警語類抄

出言須思省、則思爲主而言爲客、自然言少、長者言

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眞見方
可、薛文清公

前輩有云、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忍事、恕不



明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賓退錄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
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
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其傳言者殃、故
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莊子

富鄭公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朱文公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
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

謗讓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强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硜硜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愼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崔瑗座右銘

度量如海涵春育應接如行雲流水操存如青天白日威儀如鳳文麟趾言論如敲金戛石持身如氷清玉潔襟抱如光風霽月節槩如泰山喬嶽 古今名喻



荀子云贈人一言重如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如詩賦文章聽人之言樂于鐘鼓琴瑟 明心寶鑑

左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愼言集

敖清江先生曰晁氏客語曰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潁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晉因是而推廣古人有用之言燭之武一言而秦伯退師展禽一言而齊人不敢伐魯北鄙藺相如一言而完璧歸趙中叔一言而楚莊王不奪人千乘之國茅焦一言而祖龍認母魯仲連一言而趙人不敢帝秦毛遂一言而定約從田千秋一言而悟王張子房一言而散沙中之偶語袁盎一言而撤夫人之坐席周勃一言而北軍左袒爲劉蘇瓊一言而兄弟不忍爭田曹武惠王一言而南唐城陷無一人橫罹鋒鏑寇萊公一言而決策親征遼人氣奪王沂公一言而西戎



服朝廷有人富鄭公一言而契丹不取關南地韓魏公一言而調和兩宮胡澹庵一言而金人不敢南牧者二十有四年凡此類者皆所謂一言而興邦者也言出而天下以爲口實者也其利不旣溥哉 警語類抄

昔者齊伐魯取饞鼎魯人以贋應之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爲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眞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

惠辭曰吾亦憂吾鼎鼎由今觀之夫士各有鼎也可不自憂其鼎也哉 警語類抄

劉安世問盡心行己之要司馬温公曰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于朝者無隱情退而語于家者無媿辭 慎言集

王文正公旦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默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自警編



羅一峯好古力學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與居官者言言民疾苦見一善人愛之如祥麟彩鳳見一惡人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饑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爲人之毀譽己之禍福皆所不顧也 言行錄

商文懿沉毅端簡凝然臺閣之器每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等事否則端坐終日而已居常與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烈故事爲訓絕無燕昵語諸詞稱其雅操不羣長才傑出學有本源志存貞固其見重如此 名世類苑

宋文憲恭默自持似不能言者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詞複說道之弊也 名世類苑

黃公鞏嘗言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



四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其素志如此 名世類苑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者或勸之從陽明先生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于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歛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可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

行而講道其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先生聞之嘆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 東谷贅言

陳仲擧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爲豫章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警語類抄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



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眞君子矣 枸艾集

夏忠靖公與蹇忠定公同飲于所契之家夜歸値雪過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敬愼爾 南雍劄記

趙軌少有行檢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爲齊州別駕徵入朝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



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德慧錄

楊公翥嘗夜夢誤入林園私食人二李旣寤深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羞澁無地三日不餐焉 士範

魯男子獨處一室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時夜風雨暴至嫠婦室壞趨而托焉男子閉戶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同居今汝幼

吾亦幼是以不納汝也婺婦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固可我固不可我將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也 家語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其能言之鸚䳇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



言之鸚䳇也夫下以言語爲學上以言語爲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䳇乃指爲鳳凰鸑鷟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鶴林玉露

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 枚乘諫吳王書

人有過失或素相親厚欲其改悟只宜僻靜處面與其人委曲言之出我之口入彼之耳方

是相愛相成之意彼亦知感若向他人聲揚不已或對衆面責彼必不樂且或強辨不從如此豈惟失忠厚之道亦歛怨招禍之端也 胡師蘇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人之機巧險者資其陰私以爲訐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爲利基豈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抱薪資火障水資潮



矣 名公格言

省身詮要曰刀瘡易沒惡語難銷 愼言集

古人云禍莫大于縱巳之欲惡莫大于言人之非又云以言傷人者利于刀斧以術傷人者毒于虎豹皆名言也 自警編

段邁過橫坑從者于馬前拾髑髏一片隱隱有逃奴字葢黥踪入骨也夜即夢人以手障面從之索骨且曰我羞甚急爲我深藏無令人

見從者驚覺立瘞之乃知人既死掩護已過猶若此可盡言彰之乎 德慧錄

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蜎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于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以爲人之所信者耳目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吠聲畫影豈可挐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設或萬一有之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醜由是夫



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吾見多矣可不戒哉 教家要畧

潘尚寳去華自言鄉舉時見一青衿與其友騎而歸聯鑣道上誦所爲試義取正於友誦至半馬噴首昂足擲青衿于地青衿怒鞭箠無算俄而馬死復生爲人至三四歲能記夙世事曰我前生某青衿家馬也家人因問之曰聞某年某青衿馬跳嚙不馴被箠以死爾乃是乎曰然余所以跳嚙者惡其文惡故怒而至此久之青衿往馬家詢問果得其實噫文之惡者不可入于馬之耳世之爲惡文不自知其醜而妄獻于大人先生之前者豈謂大人先生之智不及馬耶然馬猶怒文之惡跳嚙不少假而大人先生習于媚悅凡遇惡文之獻動皆諛美曰韓柳也遷固也心知其非口交譽之而不敢怒夫至于使大人先生誠



美後輩直道反出馬下世趨之薄可勝嘆哉而又不獨文爲然行或乖方譽曰曾史政或戾俗譽曰魯卓其人聞之自以爲是居之不疑嗚呼世非大庭人非無懷直道已頹佞風久煽夫孰能不波可怪也歟 雪濤小書

昔人有言何以止謗曰無辨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掩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

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增巳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 王陽明

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況他人乎 薛文清公

粤令性悅諛每布一政羣下交口讚譽令乃懽一隸欲阿其意故從旁與人偶語曰凡居民上者類喜人諛惟吾主不然視人譽蔑如耳



其令耳之亟招隸前撫膺高蹈嘉賞不巳曰嘻知余心者惟汝良隸哉 賢奕編

人有善諛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者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既面諛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愚也人有善揣人意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與巳合者亦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既揣合我意及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笑我爲他所料也世有一等庸俗子樂其諛而不顧其笑語者無論巳若大賢高士亦甘受侮而不悟何歟 梧坡錄

邵康節先生詩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處否時信道而行安有悔樂天之外更何疑受疑始見周公旦經厄方明孔仲尼大聖大賢猶不免堯夫非是愛吟詩又嘗曰方將與物同休戚何暇共人爭是非 五宮編

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來說是非者便是是



非人 明心寶鑑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爲之加喜雖謗毀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阻 薛文清公

人之奉承我誇譽我不可遽喜必反而思之我果有好處猶退然讓之如無好處而以此加我必利我者也必畏我者也必假此以試我者也必柔媚小人不顧禮義而妄狥我者也吾方自愧之不暇而況偃然當之哉人之侮

慢我毀謗我我必有不是處或所行雖是而性氣偏執不能從容委曲不然或疑似之迹而人不相諒或傳聞之誤而人未加察故爾我惟自責自修日後自明彼自愧服若遽生忿心與人爭辯不已或詈罵繼之反起釁端戒之戒之 胡師蘇

是非毀譽所不能無者是則歸人非則歸己聞譽則謙聞毀則受無尊無卑處之皆當如是



前輩云恩欲已出怨將誰歸此眞博大君子之言也 官箴集要

鄭和譖文中子于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公待之如舊又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日益編

廣量

士當以器量爲先 劉忠肅公

人須有容德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掩瑕有容之謂也 薛文清公

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乎愚曰凡横逆之來祗速我辱者固當弘量以容之如藺相如謹避廉頗之



辱李沆不校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干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于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爲事不知以義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恥大如魯莊公宋高宗含垢包羞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是皆見義不爲無勇也謂之有

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綠雪亭雜言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者即生物不暢茂其合輳迴環者則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則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人之峭急淺露者必無所積蓄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



噫觀山水可以觀我矣薛文清公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于崖岸洪抱之梁必沉溺于川瀆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徑路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蓋荒眼前滿地生荊棘黄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徑路窄則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于峻及離人而立于獨者可以警矣讀書鏡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淺深薛文清公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察察者有所不



見恢恢者何所不容家語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薛文清公

中黄先生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惡訐爲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憫心方便譬喻引之歸于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若

忿嫉于頑極口攻之則是與之修怨何取其爲明哉 讀書鏡

工于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詳于禁者有法外之遺奸風林無寧異湍水無縱鱗奸宄之熾皆緣禁網之嚴罅漏之多每由防範之密故聖人寧受不足之名而推其所餘以遺後人不忍盡用其術以求多于天下 龍川子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



宮中顧妃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也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林函公位極人臣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爲駭浪所驚左右呼不至渴甚自潑茶喫也以此視仁宗度量豈比酸措大

骨頭天地懸絕 讀書鏡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于留封臣留侯足矣薛包與弟子分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頹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夫謝賞則辭尊居卑遜產則舍肥就瘠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不惟使讓者無名且使受者無愧古



人至德如此 讀書鏡

李文靖公秉鈞時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于心乎公但于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耳終無忤也夫引燭焚詔不避咫尺之威而獨能于狂生容忍亦可謂難矣真可謂賢矣 世範

毛仲雀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于仲雀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雀延之上坐謝曰使我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警語類抄

寇萊公數短王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萊公之長上一 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每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名臣錄



呂蒙正拜相之日入朝堂有朝士于簾下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爲不聞既而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之終身不忘不如勿問也古今藥石

齊劉訏自少至老不見喜怒之色每于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余少而剛褊事後不能無愧悔故嘗書晉人衛玠所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之語以自警省云冬餘錄

尚書楊公翥性最寬厚隣家搆舍溜槅水出公庭家人語于公公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基址公有詩云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妨隣翁生兒恐驢鳴驚之賣驢徒行又其先人墓碑爲隣田兒戲推仆守墓者奔告公公曰傷兒乎曰否公曰幸矣爲語諸隣家善護兒勿驚懼焉度量寬洪類如此新知



錄

韓魏公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一 日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自警編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襟宇靜淵閎廓不見涯涘嘗有隸人汚公織金賜衣懼欲逃公曰汚可

浣何懼爲又有吏壞公寶石硯匿不敢見公召諭之曰物固有壞時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公自幼端謹好學出入鄉閭其長老皆忘年賓禮之喜怒不形于色有被酒侮慢公者里人共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邪

言行錄

張莊簡公爲御史時年二十七巡按山東初抵臨淸任文廟行香偶一酒家酒標掛低掣落



冠帽左右驚懼公恬不爲意命取冠拂塵戴之而去明日州官鎖押酒家詣公乞罪公徐語之曰爾所居是上司過往之地今後酒標宜掛得高此竟遣出仍命州官勿督責之公之寬大仁恕蓋出于天性不假修習者　續自警編

韓魏公琦帥武定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于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拂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遯齋閒覽

張知常在上庠日有白金十兩藏于篋中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曰非吾金也同舍生感公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湘山野錄



元至正壬辰蘄黃妖寇犯龍泉章公溢與其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爲賊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購求之及得公大喜賊帥問計于公公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縶之柱以刃磨其脅曰不降且死公不爲屈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脫歸乃集里兵不旬

日擊排之洪武初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于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當先養人廉耻使之避而不犯豈直摶擊爲能哉吾學編

王文正公旦任事久人有謗公于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古今藥石

呂正獻公晦叔議者或咎公持心太恕令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爲異日患公曰爲政去其太甚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灼艾集

王質判蘇州太守黃宗旦得銷鑄者百餘人以託質質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宗旦曰吾以術陰鈎之而得公愀然曰仁者可以術穽人于死地乎宗旦慚服悉出其獄稱公曰君子也灼艾集



何文定公曰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西疇常言

嘗于寺壁見一詩云謾誇李白與劉伶荷鍤騎鯨得令名肯許二公偏喜酒只緣世事不宜醒愚謂不宜醒者君子處世之微權也而常醒醒者君子處身之大法也屈原自謂獨醒矣然量之未弘自投汨羅陷于賢智之過雖曰忠清潔白千載一人而善道猶未也二翁蓋能有見于不宜醒矣然亦能常醒醒否耶新知錄

范忠公戒子弟曰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蒙南鄉約

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吾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田夫

乞兒曾見同僚齊瑞卿書此于齋中跋其尾
曰予性褊急不能容物服此以爲瞑眩之藥
也 東谷贅言

解縉幼時巍然有碩大之望嘗自謂曰處其心
常在熈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 皇明
寶善類編

李忠文爲大司成諸生頌之曰父母之心天地
之量 皇明寶善類編



或問夏原吉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
未嘗不怒始忍于色終忍于心久則自熟殊
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 皇明名臣錄

韓魏公于小人欺己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
愚謂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明知其欺則終
莫能欺苟訐其情則激怨矣怨則不肖之心
生不中傷之不已也古來豪傑敗于小人者
多昧此幾噫魏公之志遠矣 綠雪亭雜言

凡人語及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
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
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尚論錄

忍難忍事方爲忍容可容人未是容 古對聯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
事功畧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卽是渣滓消
融未盡 薛文清公

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繩人律己則寡過



繩人則寡合 書紳要語

聖賢有憂世之心無忿世之心 胡敬齋

人以厚道待人正是自己占地步處故曰寧令
我容人勿令人容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
人看來何等氣象 衡門錄

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爲禽獸是猶未免英氣
太露故不若顏子犯而不校爲得萬物一體
之意朱子曰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

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酉銘二句說得好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顏子不校之意蓋如此 新知錄

或問人于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是氣不平否程子曰亦是量狹 慎言集

好名休要霸占也須勻些些兒惡名休要推辭也須分些些兒 呂新吾小兒語

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情也蕞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已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讐矣何也諱莫諱乎已之短樂莫樂乎人之掩其短彼既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省心錄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



咎往日之過并棄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薛文清公

## 謹慮

諸禍皆從忽起故人作事不可不慎 衡門錄

細微處一一能謹或少過舉矣 薛文清公

防小人密于自修 薛文清公

好勝人之大病 薛文清公

老子在問常樅曰先生何以教諸弟子樅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樅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



曰非謂其敬老耶樅曰嘻是已復張口以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曰吾齒存乎老子曰亡樅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非以其剛耶樅曰嘻是已吾何以語子哉 古今名喻

孔子觀欹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韓詩外傳

成同學于子路三年同敬謹益甚子路問其故同對曰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之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此身若在安知其免禍也嗚呼世之忘傴僂之恭肆偃蹇之傲者多矣



如成同者幾人哉 妙明子

紉蘭握瑾者誨妒之良媒也要津利孔者招怨之危幟也箴談鯁論者騰謗之健駟也方人擬物者反刺之銛刃也是以君子絅盛彩而不揚履危機而知戒 警語類抄

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召網龜以殼而致亡雉以尾而受羈鸚以舌而取困麝以臍而被獲犀以角而就烹金鐸以聲

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驍勇之士多死于鋒鏑聰明之士多敗于壅蔽好遊水者溺于水好馳馬者墮于馬各因其所長而禍之也君子愼毋以炫露而招損哉 什類書

峻高者潰葉茂者摧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成功者墮名成者虧功蓋天下者不賞勇畧震主者身危 文選

才用而不巳則有遺才智用而不巳則有遺智



故善用才智者如丞解牛當用則時而出之既用則斂而藏之苟用之不巳其不缺且折者幾希 龍川子

有譽于前不若無毀于後有樂于身不若無憂于心 書紳要語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 歸有園塵談

人家常要有不足處若十分快意便自有不恰好處 胡文定公

勢到七八分則巳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薛文清公

邵康節問陳希夷持身之術希夷曰快心事不可做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自警編

閑居愼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爭先路徑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與其病後方服藥不若病



前能自防 邵康節

趙德麟詩曰記得離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船雨宿宜防夜鷄鳴更相天若能依此語行路免迍邅此征途藥石也古語云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言勤力幹家則可免貧凡百持謹則可免禍德麟詩勝禍防患之一道也 步入溪錄

懼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 明心寶鑑

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 陳希夷

君子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文選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古今藥石

張飽帆于大江馳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省心詮要



諺云養癡兒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袁氏家訓

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伐吳苻堅空國而伐晉皆是使盡滿帆風故一敗即當稅駕無所 晝永編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于是小試洲渚之間所向莫不如意遂以爲盡操舟之術遽謝舟師椎鼓徑進亟犯大險乃四顧膽落墜槳失柁然則以今日之危

原缺

# 最樂編卷之二

魏塘廓園魏大中孔時正
鴛湖門人高鼎光明叔輯

## 惇親

君容而斷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 省心要語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



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一家之中雖此患者恒多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誠甚可惡然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由醇錄

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之不忠子之不孝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 續自

警編

羅仲素云子弒父臣弒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于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火坑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眞一帖清涼散也 長者言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



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絶堂堂七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詞意明切惇倫君子所當玩也 續自警編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見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爲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讀書鏡

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數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可復得乎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祀古類苑

韓伯俞少有過其母笞之泣母問曰他日笞之



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昔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孝順事實

庾黔婁字子正新野人徙居江陵性至孝未嘗失色於人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吉凶但嘗糞甜苦時易患痢婁輒取嘗味覺甜滑心愈驚憂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古今孝行

支漸資州資陽人事父母至孝年七十持母喪負土成墳廬於墓側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有白兎白狸馴繞其傍白雀白烏日集墓木廻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後與父離居覩漸孝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 孝順事實

閔損字子騫孔子弟子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惡損所生子衣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



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察知之欲遣後妻損啟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悔遂成慈母 金璧故事

仇覽爲陽遂亭長陳元凶惡不孝母詣覽告元覽呼元誚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孤爲母嬌諺曰孤犢觸乳嬌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元遂學孝道成進士 德慧錄

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然世有不孝之子而未嘗受不孝之刑者只因父母之心本于慈愛子孫悖慢不欲聞之官司爾富貴者恐貽羞門戶貧賤者亦望其反哺而曲加含忍容隱故不孝者或免于刑然父母吞聲飲恨之際不覺怨氣所感是以世之不孝者或斃于雷或死于疫或後世必至衰微蓋王法可幸免天刑終不可逃人可不惕然省乎 胡師



蘇

司馬温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施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自警編

爲子者當先意承顏諭父母于道不幸而父母有過又當從容諫諍必至于無過之地而後巳苟視親有過而不諫與用言相激而不恤大非孝也 敎家要略

父母于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矜恤飮食衣服之類或有所私厚子之富者如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生怨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



母必移此心于我矣 袁氏世範

顏氏家訓曰人之愛子多不能均自古及今弊也久矣不知賢俊者固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鑑也 古今藥石

世之善爲人子者常善爲人父不能孝其親者常能虐其子此無他賢者能自反則無往而不善不賢者不能自反故爲人子則多怨爲人父則多暴 規家日益編

戒淹女歌云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柰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旣收養生女胡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呷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



因勸我民毋爲殺其女荆釵與布裙未必能貧汝隨分而嫁娶男女俱得所此歌散民間萬民當記取 勸善錄

勸育女歌云有男必有女由來天地心養男須養女總是骨肉親堪嘆世情慘得女偏生嗔相看如糞土拋棄在河濱有緣投母腹含恨付陰君餓鬼號新月孤魂悵白蘋一家溺一女纍骨成丘林一日溺一女積怨干天文逆

氣招災祲餘殃及子孫問君何獨恐只爲女
難婚粧奩尚華麗服色貴鮮新揭債啚不足
變產尤難禁我有救俗方豐儉各隨人富者
贈珠玉貧者贈荊簪保全眞性命勝與倘來
金結婚須結義切莫貪豪門豪門競奢侈恃
富多欺貧古來重賢德財物莫爭論爭財似
夷虜親戚如讐人收得親生女嫁與本鄉人
疾病好周恤甥舅多慇懃本鄉慣溺女販婦



輕爲婚嗟彼東西婦飛絮飄紅塵丈夫重綱
常含垢羞同尊願言生女家愛惜常如珍君
不見曹娥救父垂芳名又不見緹縈上書排
閶雲含環終有報結草豈無心虎狼猶異類
父子尚知恩矧伊戴頭面殘忍眞非仁一家
育一女萬戶生陽春一日育一女百年孳雲
礽太和盈宇宙淑氣滿乾坤勸君持善念五
福集慈門 續見聞紀訓

兄弟同受形于父母雖生有先後其初只是一
人之身所謂骨肉至親也人惟不明此理故
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猶胡越居雖同室迹
若路人不知薄兄弟即是薄我父母矣可嘆
可嘆 胡師蘇

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于兄弟則相視如仇讐
往往其子亦父意遂不禮于伯叔父者殊不
知巳之兄弟即父之諸子巳之諸子即他日



之兄弟我于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
傚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于伯叔父則不
孝于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須以吾
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于巳須以其
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世範

父之兄弟謂之伯叔父其妻謂之伯叔母服制
減于父母一等蓋以其撫字敎育有父母之
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

者亦以其奉承報效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
遠故幼無父毋者苟有伯叔父毋則不至於
無所養老而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
無所歸此先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
然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尚有因其無父
毋而兼併財產百端侵害者何以責猶子之
季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如仇讐矣袁氏世範
世之人設樽俎會集賓客雖日費萬錢略不掛



意至于同胞兄弟分門析戶視若秦越或因
寸土尺地斗粟尺布爭訟不已是誠何心哉
蒙南鄉約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
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
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諭之
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
心社稷可固言畢而卒袁紹遣人招張繡繡
欲許之賈詡于繡座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
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
譚尚俱未立紹卒二子治兵相攻王修謂譚
曰兄弟者手足也辟人將鬬而斷其右臂曰
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爲操所滅法昭禪
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古人謂
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



朋友會萃久速固難必也父生子妻配夫其
蚤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三
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
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意浹洽
猜忌不生其樂寧有涯哉乃有不相往來不
通耗問遇于途則恥下車閱于牆則思角訟
結異姓爲弟兄迎讒夫爲上客家衆操戈野
鬼瞰室此非佛經所謂第一顛倒相者乎讀書

鏡
人家兄弟不和多因爭財產之小利溺婦女之私愛爾不知財產乃身外餘物婦女乃異姓相聚終不如我兄弟至親後漢薛包好學篤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頹者曰我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



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隋牛弘爲吏部尚書弟弼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惟答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如二人者彼于兄弟之愛豈財產婦女所能奪也　胡師蘇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于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溢于言外　鶴林玉露

晉太保王祥繼母朱氏御祥無道朱子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其凶虐少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



疾之密使酖祥覽知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先嘗朱計輒阻覽孝友恭恪名亞于祥仕至光祿大夫　孝友錄

王侍御復齋公嘗買妾困于妬妻公出按時幽閉一樓上餓且死妻之子龥俊甫八齡紿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徐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而俊陰以

小布袋藏麵食魚肉乘進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于張總兵家及侍御卒俊撫愛其弟特至耳譚

江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毋死焉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乃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淒凉吳



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惶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聚教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錄雪亭雜言

隋蘇瓊除清河太守有百姓普明兄弟爭田積年牽累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遂還同居和好如初灼艾集

唐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煮粥火燎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乃爾勣曰姊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其可得乎五倫書

宋弘曰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可忘通鑑

劉廷式既定婚越五年登第歸則此女雙瞽矣女家曰女子巳爲廢人何可奉箕箒廷式竟娶之及倅高密盲女得疾死哀哭良切東坡



時爲守慰諭曰余聞哀生于愛愛生于色子娶盲婦愛從何生廷式曰某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巳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絶於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爲妻乎東坡拊其背曰眞丈夫也德慧錄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盜數十人持杖鼓噪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獨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

爲賊捶擊幾至于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隣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于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 温公家範

宋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鮑蘇去而仕于衛三年娶外妻焉女宗之養姑愈謹因往來



者請問鮑蘇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姒謂女宗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鮑君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貞順者婦人之所寶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抗夫室之好苟以自榮則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去而妬則爲首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理而反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宋君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温公家範

高行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于色而美于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可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



殆可釋矣于是相以報王王高其行遂尊其號曰高行 女範

晉梁緯妻辛氏有美色漢劉曜陷涇陽緯自殺曜見辛氏將欲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其自殺以禮而合葬之 列女傳

魏芒卯之繼妻孟陽氏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

皆不愛繼母遇之甚異猶不愛繼母乃令其二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繼母憂戚悲哀朝夕勤苦以救其罪人有謂繼母曰子不愛母至甚也何為勤苦憂懼如此繼母曰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己子而偏人子可謂義乎不慈不義何以立于世彼雖



不愛妾妾自當愛彼魏王聞之高其母乃赦其子自此五子親附繼母繼母以禮義率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各成于禮義　女範

晉秦閏夫繼室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値閏夫死柴氏鞠之無二心時有惡少與張福為俠愬其事連坐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愬曰往從惡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實我之罪勿加于兄鞫之至死不易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問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為之斷案曰婦執義而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能成其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乃為之降宥其罪　女範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過壽張幸其宅召見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取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



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成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唐史

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為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于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

賜乎彰君之賜乎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疎且遠者是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晏子可謂善睦族矣今人不明此義故有千金飾裘馬而同氣競錙銖一日食萬錢而宗族不免于饑寒者何可勝道也此其人可與晏子同日語哉厚於人倫者當不若此省之省之 胡師蘇

劉漫塘每月朔日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



非以酒食爲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于情意間隔今日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牴牾者彼此相見亦相忘于杯酒間庶乎有補裨爾今人只以酒食爲報施之禮凡相會時言不及義殊無古人睦族之意 劉氏族約

范文正公叅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待矣汝母亦已早逝吾所恨者不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宗族甚衆于吾雖有親疎然自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而不恤之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䘏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又何顏入家廟乎于是俸祿之餘均給族人云

諭俗編



范文正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于是而力之未逮者二十年既而西帥以至叅大政于是始有祿賜之入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

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旣沒之日身無以爲殮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仁遺其後而已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鄙功名滿天下後世必有良史書之者可錄也獨高其義因以遺其世云 錢公輔記

國朝陳恭愍倣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賙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



以行義也戴而私之獨無愧乎況治命又嘗俾勿廢人咸謂公有子 皇明世說新語

母以小嫌而疎至戚毋以新怨而忘舊恩 許相卿

子孫有官守者反于家必須謙遜見尊長當執子弟禮不可以富貴加于父兄宗族若自高自大矜己傲物者族長會族人聲罪切責之 王氏家訓

## 擇交

禮記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交友者最宜詳味 忍齋晤言

凡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語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矣當三復斯言 長者言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馨即與



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焉 家語

范敦夫曰與賢于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賢于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蒙南鄉約

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

易然而言必予贊過莫予警日相親好積尤悔于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疢藥石可以長年 西疇常言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乎令名 孝經

曾見賢人君子而歸乃猶然故吾者其識趣可知矣 長者言

陳眉公曰朝廷大奸不可不攻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容大奸必亂天下攻小過則無全人 舌華錄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不見其長則時刻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人交游可也 袁氏世範

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 胡質

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巳之長攻人之短麁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憤嫉圯俗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亦無益矣 王文成公

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麁疎或露才揚巳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便懷鄙薄之念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王文成公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



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我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修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凡內修政事外

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叔之于管仲不惟知之又從而薦之不惟薦之又從而左右之交游中感恩知巳孰有過于仲者及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巳甚見一惡終



身不忘不可以爲政鮑叔之待管仲如此管仲之待鮑叔如彼正所以護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是兩人者乃眞相知也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聞之亦告人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悉遵何約束無所變更此二人者事雖與管鮑相反而其相知實相類　狂夫之言

漢馬武爲蘇茂周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將軍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勢輕進馬將軍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疲乃可克也巳而果然

鞠詠受知于王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



知仁和縣公屬吏也將之任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奬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于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患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嗟乎此二事爲人最徹知巳最深悠悠道路

共誰解者 讀書鏡

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乃折節容下終不之較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江表傳

李德裕貴盛時賓客不敢忤惟杜顗數諫正之及被謫李嘆曰門下愛我皆如杜我豈有今日 譚賓



宋韓億李若谷未第俱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氈一席一割分之每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持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至篋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而別後韓亦登第仕皆至參政 交友觀

吳司空廷舉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在太學兄事羅玘玘病痢會僕死公爲煮粥負之如厠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 賢奕編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敢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



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世說新語

漢范式字巨卿與汝陽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並遊太學後告歸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刻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信之審劭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去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郅元

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嘆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我與元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耶元伯曰二子吾生友山陽范巨卿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寤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探其葬日往赴之未及期而喪已發將窆而柩不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見素車白



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柩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與此別因執紼而引柩柩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去　交友觀

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爲之經紀家事撫摩其子孫又好汲引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爲善矣　畢相錄

梁禮先生既病語家人曰朋友中惟同年陳[illegible]同可托孤子女梁病篤汝同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汝同垂涕諾焉後梁氏凡居第嫁娶等事皆陳經紀之至冐謗毀始終如一　德慧錄

漢陳涉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見閽吏不肯爲通會涉出遮道而呼乃載歸後宮發舒自恣言涉故情涉怒殺之公孫弘起



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請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宋向柳與顔竣友善及竣貴柳猶素情自許不推先之竣劇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

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
柳以事繫獄屢密請竣竟不助之柳遂伏法
今人富貴忘久要困窮過責望遂使歲寒之
盟隕越中路王公高誼削跡布衣斯亦末世
友道之羞也 讀書鏡

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
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
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



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
嬰于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于衰落之日
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後山出境而見東坡宜
其足以馨千載之齒頰也 鶴林玉露

人有恒言霜降水涸涯涘乃見諺曰若不同床
臥安知被裏破蓋朋之合簪誰無情誼必要
其終然後見君子小人之用心昔東坡謫海
南故人巢谷年巳七十二矣自蜀徙咭之死

諸途予于此見君子交誼之眞也伊川編管
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救之恕曰便斬程頤
萬段恕亦不救予于此見小人反覆之情也
東谷贅言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其從者曰此嗇夫
者公之故人也公奚而不舍以待後車乎文
子曰不可我嘗好音矣此人遺我以鳴琴吾
嘗好佩矣此人遺我以玉環是嘗順吾過矣



求容于我者也今恐其以我復求容于人也
奚而可舍嗇夫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其
君 譚資

路遙知馬力事久識人心 明心寶鑑

施恩于未遇之先結交于貧窮之際人情常似
初相識到底終無怨恨心 明心寶鑑

顧司馬益卿云與其結新知不若敦舊好與其
施新恩不若還舊債 眉公秘笈

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 陳白沙



## 勤學

今人姑息自恕不思進學乃謂過今日尚有明日殊不知過一日無一日也可不懼哉 省約三書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鶴林玉露



蜀諸葛亮誡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 漢書

黃山谷云弟子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不然醫俗病者獨有書耳 讀書鏡

小兒輩不可以世事分讀書但當以讀書通世事巖棲幽事

子弟擇師必須敦厚雅學習知禮教者厚其束脩不徒專尚文詞孫簡肅公家訓

黄曾直云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温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勧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養客畧



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藉蔴必不能爲粟也余觀縉紳之家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蒺藜入室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而向之譏詬面詆者且悉轉爲下石東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讀書鏡

近世訓蒙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倣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縄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于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王文成公

生子質敏才俊可憂勿喜便思豫加防檢陶習謙晦沉厚性情禁絶浮誇傲誕者與之游處庶可成遠大之器孫公家訓



子弟性資拙鈍莫將舉業擔悞早令習練公私百務大都教子只是要渠做好人不必定要渠做好官如農桑本務商賈末業書畫醫卜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業則富不暇爲非貧不至失節但皆不可不學以延讀書種子孫公家訓

凡子弟所當痛戒者不一而以不聽父兄師長之言及昵比淫朋爲最若戒是二者自能尋

向上去餘皆不待戒矣衡門錄

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勸學文

諸書須求良友參訂互攷大助性靈譬登山臨水必須結伴與之嘲風弄月則得眺覽之趣又如禪門闡教必須對參與之更端發難則得宗風之趣但求同方合志之徒壎篪和響蘭芷含芳此是三界九延之間第一極樂藝



彼羣居終日妙舞酣歌如鬧市狂人此復何益小牕清紀

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于非辟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盃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客座私祝

世人有慮子弟血氣未定而酒色博奕之事得以誘其失德破家則拘束之嚴其出入絕其交遊致其無所聞見樸野蠢鄙不近人情殊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竇頓開如火燎原不可撲滅況拘束既久無所用心私下密爲不肖事與外遊何異不若出入程以時候



遊接皆是端人其事之不肖者耳聞目見自能識破或知愧而不爲即漫爲之亦不至樸野蠢鄙全爲小人所摇蕩矣規家日益編

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落騷雅兩字則讀書定不深心長者言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濶遠踐履要篤實能是四者可以言學矣陳白沙

俗情濃釅處淡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

苦惱處耐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學識超越處也譽而喜毀而慍利則競害則撓汨汨然終身役于物而不悟囿于俗而不能自振猶號于人曰爲學吾恥之矣 耿楚侗

學止于誇多鬬靡不知性靈爲何物變化氣質爲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于禽獸者幾希 陳白沙

變化氣質居常無可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



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能不憂惶失措便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王文成公

田鼠化爲鴽雀入大水爲蛤虫魚且有變化而人至老不變何哉故善用功者月異而歲不同時異而日不同 長者言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 蔡虛齋

程子云舉子程文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 小牕清紀

王文成公寄諸用明書云得書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況吾平日所望于賢弟固有大于此者不識亦嘗有意于此否聞階陽諸姪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竊以爲不然不幸遂至于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



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若不以吾言爲迂濶當自有進步處矣 教家類纂

王陽明先生在廣西書示子姪正思等曰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較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我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

榮身肥家如市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已也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逮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我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麵雖賢者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



小子識之 續自警編

王文成公曰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曰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無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于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道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曰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亦是俗事而況于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容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 警語類抄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讀盡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 薛文清公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于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爲淺露者之戒 自警編

學者讀書貴于能用若讀書而不能用則雖博



如書肆辯若懸河猶爲無益孔子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者也故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彼蓋一無所得所謂能讀而不能用者也與未嘗讀書者何以異哉郭登詠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今之學者其殆蠹魚之類乎可慨已 新知錄

潘良貴字子賤有磨鏡帖行于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爲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鶴林玉露

北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謂耶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横



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眞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淸獻公之折荆公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旣生以來便有書皐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勲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皐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



之心横在胸中也哉 鶴林玉露

凡看經書要取其有益于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顚倒縱横皆爲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多爲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爲良知之障蔽而不自覺者矣 王文成公

人多是恥于問人假使今日問于人明日勝于人有何不可蓋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

此舜所以好問而孔子所以無常師也 教家要畧
朱子曰人作差了事須省察悔悟以速改之不
可因循含糊若能省察悔悟以改之則後事
尚可寡過若不悔改則終身學不長而過失
愈多也 胡子粹言
漢魏照求入事郭泰供奉灑掃泰曰當精義講
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
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此語足砭俗學 鶴林玉露補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
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
者當作此觀 秘笈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
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
此觀 秘笈
沈攸之晩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
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
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
此觀 秘笈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酒一斗
爲率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
椎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
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
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
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



不足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秘笈
黃涪翁云擘書覆瓿裂史粘牕誰不惜之士厄
窮途陷落宂穽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
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佻腹中之文哀哉讀書
者當作此觀 秘笈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
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
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

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秘笈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堦聲雪灑窻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者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



故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秘笈

趙普性深沉剛毅果斷雖多刻忌而能以天下事爲已任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閣戶啟篋取書誦之竟日至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及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後謚忠獻封韓王 歷朝正史

曾公希文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業邑庠攻苦食淡篤志經史雖祁寒盛暑不少休息嘗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於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 士範

孫榮僖公交任南京駕部主事時每日散衙後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携朋儕飲奕賦詩習以爲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歸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於



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王公時爲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後累官至戶部尚書致仕平生言論恂恂誠慤清慎恬雅始終一致云 南雍劄記

陳公茂烈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迺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

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御史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妻子服食粗糲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士苴耳 吾學編

晉戴逵申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 淡齋錄



呂正獻公嘗寫古詩一聯於屏風上以自警云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 讀書錄

章文懿嘗言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 皇明寶善錄

張橫渠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有味哉其言之也蓋君子學求爲巳者也故憂樂超於所遇之外如此 新知錄

君子之學務求在巳而巳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 王陽明

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 長者言

講道學者得其土苴眞可以治天下但不可專立道學門戶使人望而畏焉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弟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今之士大夫恐不可不味此意也 長者言



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長者言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不盡 長者言

蘇東坡與弟書云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但見父伯而今平淡只

學此樣何不取舊時應舉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常當以此爲學趙德麟曰此眞一帖作文之秘學者宜深味之 程課錄

西山先生問傅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味之則蔚乎其春容薰乎其蘭馥有日矣 世說新語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不强教之云先讀百篇而義自見欒城云看書如服藥藥



多力自行 讀書鏡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凡有缺壞就爲補治亦士君子百行中之一也 顏氏家訓

勉仕

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 王文成公

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于頹靡者 王文成公



天下國家當大培根本何以培之曰仁而已 薛文清公

劉誠意基家居

高廟詢以天象悉如條答謂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稍濟以寬 誠意本傳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政訓

莊子曰事親者不擇地而安之事君者不擇事

而安之此言甚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
也思其反也人每事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
矣 薛文清公

聖祖微行千門橋避雨一媼家媼奉一茶問兒子
何在曰上直軍也家何以生曰吾家蒙皇恩
月給米一石二斗能自活有頃飯熟媼又奉
一盂曰這人有福此皇家米也比其子還舍
識爲天顏怖而逃

最樂編 卷二 勉仕 五四

上還宮語羣臣曰昨見一媼知感朝廷恩養使士
大夫皆然安有不盡心者命兵部擢其子爲
百戶 感應經解

書云木以繩直君以諫正抱朴子云迎斧鉞而
敢諫據鼎鑊而盡言此謂忠臣也 明心寶鑑

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須要温柔敦厚如子
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誠荆公在
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豈可以事

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
身體 楊龜山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
之中此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哉 長者言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
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
公南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 長者言

舍巳從人方做得天下事 胡敬齋

最樂編 卷二 勉仕 五五

人有恒言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
興利以造民福葢除弊以解懸民心即喜興
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生
怨故二者當有先後然非眞知利弊之詳確
則是非混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
害以爲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
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
廣詢博訪取决賢知不專一巳之見而求通

輿論之公故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厲皐錄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而賢智之所深慮 薛文清公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薛文清公

無欲則所行自簡 薛文清公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寃抑一切



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之不得其所者多矣以通下情爲急 薛文清公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爲難不恃其清而操切陵轢人爲尤難 小隱清紀

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硗确以沽名毋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損己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遇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

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 張洪陽

正以立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薛文清公

治獄有四要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薛文清公

如問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成生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



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傍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 王文成公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讐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薛文清公

徐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死生

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德慧錄

先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已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最宜詳味 雪溪錄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强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雱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



況朋友乎自守益確 灼艾集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爲名言 政訓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薛文清公

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據以媒利是盜資也 王文成公

蔡虛齋嘗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巳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 省身集要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其父古齋公遺書曰願若輩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 皇明書



李景讓之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則災及其身雖婦人之言可爲居官怠職之戒 薛文清公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唐太宗御製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闕公孫

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顯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豫章粹言）

余子俊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嘗語人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愼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名臣錄）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薛文清公）

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



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爲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雖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夫朝廷用人專論才德而獨于輔臣又責以相度二字蓋相地道也婦道也地欲耐物婦欲耐家不然佛氏所謂蝦蟆禪一跳卽倒耳（讀書鏡）

李文靖公沆爲相沉正厚重無所革易嘗曰吾爲相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報國耳（官箴）

蕭何不與曹參相善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漢書）

秦檜嘗語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



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黙然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秦左史汝南强景明晟上詩曰八十耆翁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王

公得詩大悅夫大臣去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係士林瞻表故薦得數輩賢才乃可弛乾坤之負擔養得百年名節方能傲風月之全身 讀書鏡

謝諫議泌最知人平生薦不過數人皆至宰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陛下得一人矣 德慧錄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



獨不爲縣令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文定深重之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左布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 畜德錄

司馬溫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元城曰知所以相薦否元城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尚論編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正恬退之士嘗曰彼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灼艾集

王忠肅翱掌銓衡孑孑持公道進退人才必察其實抑僥倖杜請託於恩仇一不介意曰吏部豈報恩復仇之地耶 忠肅行狀

劉忠肅公摯論人才大槩曰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



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自警編

虞謙爲大理卿讞獄每加詳慎必得其平嘗謂人曰彼無憾我我無憾矣 莎溪集

新安錢淡成若水爲同州理有富民逸其女奴父母訴於州誣富民父子殺而滅其屍錄事以宿憾因抵以死獄上公獨疑之錄事怒以納賄詆之公笑曰當坐者數人安得不少留

熟察耶密訪得女送於知州知州出示其父
毋父毋喜曰是也相持而泣富民父子因得
釋泣謝活命恩知州曰此推府賜也因詣公
謝閉門拒曰知州自得之我何與焉不得入
乃遶垣而哭傾貲飯僧以爲公壽有欲爲公
上聞者公不可曰獄事不寃職耳上聞置錄
事何地乎然卒以此顯德政錄

薛文清公瑄擢爲大理左少卿時中貴王振當



權聞公名以同鄉故雅欲見之或邀拜其門
公曰安有受爵公朝而拜恩私門耶後遇諸
途公違衆不下禮振滋不悅會有民病死三
年其妾欲出嫁妻不聽遂誣妻魘魅夫死獄
具公辨其寃都御史王文希振意誣公出入
人罪繫獄處以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寃
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覆奏
將決家人祈代死得免放歸田里名臣言行錄

陳洎爲開封府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族人杖
殺一卒洎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
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寃死
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勿
預吾當任咎乃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喜
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
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旣而太后原其族
人洎亦不及罪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爲善



陰騭

四川譚啟以查盤使者按晉陵時先都水公爲
令譚貪婪異常每縣索例金五百吏訪之各
縣以白公公曰吾索之家則家不能給索之
官奈何以民膏血博一御史懽耶竟弗與譚
遂憾公而陰拘庫吏王三綱酷訊之使誣公
贓王幾死張目呼曰令止飲武進一口水奈
何誣之寧死吏毋死數萬生靈心遂斃於杖

下譚敞乃羅織他事劾奏公時耿楚侗以督
學使者至首列公善狀亟白之而御史陳公
廷芝張公敞元亦交章言譚敞所論非是廷
議直之會士民張學等數百餘人伏闕上書
譚敞以舉劾不當落職州判而公事遂白鶴林
王露補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爲嬴長賊聞其賢
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



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憫其饑困乃開
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
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
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于官同郡
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爲立碑頌焉爲善陰騭

歲大饑徹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爲必縣上
府府上省然後以聞帖木兒慨然曰民饑死
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
幾矣此蓋有司畏罪欲歸怨于朝廷吾不爲
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宗聞而
悅之德慧錄

鄒志完浩爲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
友田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
隱然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
海之外能死人哉又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
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尺竿



頭更進之力自警編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
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賢者公曰此
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
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杜
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
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
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

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其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于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予非欲子毀方瓦合葢欲求和於中也余謂子弟曰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 讀書鏡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皎厲筮仕得巖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敎石門曰清愼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爾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綠雪亭雜言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沉雅有淸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甞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灼艾集

眞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敎於公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自公布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始終如一 古今藥石

熊恭簡公平生淸節一介不取其廵撫雲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京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

肯以淸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與張乖崖納侍女之事頗相類 東谷贅言

楊震遷東萊太守道過昌邑故所擧荆州茂才王密爲令謁見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漢史

楊伯起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勸之開産業公不肯曰使後世爲



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頤輔寶鑑

漢太子太傅疏廣乞骸骨歸鄕里天子賜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日令家具設酒食請宗族故舊賓客相與娛樂金費且盡或勸廣買田宅以遺子孫者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敎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温公家範

胡威父質父子淸謹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淸對曰臣不如也臣父淸恐人知臣淸恐人不知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 來淸堂

韓魏公常言保初節易保晩節難在北門九日讌諸曹有詩曰莫嫌老圃秋容淡爲愛黃花晩節香李彦平深敬此語常大書於壁以爲晩節之規 自警編

昔諸葛孔明爲相惟成都八百桑唐元載爲相



及其敗也籍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十姑以八十爲率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於饑寒而常死於財貨可笑也 讀書鏡

司馬温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

就耶內翰賈公廷試第一任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黯爲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居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爲稟祿所拘管耳賈爲之歎服唐王起劉歷省



寺三任節鎮而眛于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耆年寒餒至於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樽節稍豐則飫及狗彘稍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嗚呼若認作求田問舍則前語醍醐番成毒藥 讀書鏡

今人初釋褐作吏虛憍恃氣自負淸廉動與上官齟齬此與孔氏之訓違孔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又往往以後進凌先進齒齔一二死灰之鄉紳以自鳴其猛此與孟氏之訓違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夫諂媚纖趨醜行也而事上亦自有禮搏擊豪强美名也而處同袍亦自有體矜奮之士習氣用事最易蹈之後悔何及 沈氏弋說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伊



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堂廡箴銘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己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吁魏公之言眞宰相之言也然則近臣出補不以民事爲心者豈

非公之罪人乎　鶴林玉露補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爲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盛選妾姬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于此無問遠邇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



也昔元城劉先生處瘴而神觀愈强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慮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此可爲授官憚遠避難者之戒　讀書鏡

唐相李義甫專横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决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也　温公家範

楊氏者項城縣令李侃妻李希烈陷汴州攻項城急侃不知所爲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盡則死憒憒乃爾將誰與守侃曰奈兵微財盡何楊氏曰如不守縣且爲賊有倉廩府庫皆其財百姓皆其戰士國家何頼焉亟召吏民於庭而親撫曰縣令誠爾主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宗族墳墓在宜相與



死守忍爲賊得耶衆皆泣許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千錢以刀矢中賊者與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楊氏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均侃手中飛箭馳歸楊氏責曰君還人誰與守即死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痛登城衆爲感奮善射者一發中其帥墮馬死益希烈壻也賊失勢遂散走項城得全刺史上侃功獲陞賞楊之力也夫婦人女子奉父母

舅姑和姊姒慈卑幼而能不失其貞賢矣辨
行陳明攻守智勇俱備之大臣能有幾矧婦
人哉若楊者眞可謂女中丈夫矣 卓吾勸懲錄
宋趙昂發爲池州通判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
守計及元兵至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
城將破我守臣不可去汝先出妻曰君爲命
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
乎昂發笑曰此豈汝所能耶雍請先死昂發

即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
節義成雙雍氏遂與夫同縊從容堂 節義傳
盛吉字君達爲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
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
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
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 德慧錄
唐中書令崔元暐初爲庫部員外郎母盧氏戒
之曰吾聞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貧乏不能

自給此是好消息若財貨充足衣馬輕肥此
是惡消息吾常重其言比見仕宦者多以金
帛獻遺父母父母但知忻悅不問金帛所從
來若以非道得之此乃爲盜而未發者安得
不憂而更喜乎汝今坐食俸祿苟不能忠淸
何以戴天履地吾雖食不下咽也元暐卒以
廉謹著名 教家類纂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

賸三斛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
錢答曰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
錢因責審諸他御史皆有慙色李母以一婦
人乃能如是足爲世法 鶴林玉露補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
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
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使者公
曰某惟求人不識耳國朝史良佐南京人爲

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悞却曰倪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内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



毅也大抵居朝廷則爲公卿歸則原是鄉里中一措大耳特以冠服裝成貴態不知其故吾猶在也乃簇擁童僕呵叱父老聞倪文毅司馬温公之風得無汗顏乎 讀書鏡

歐陽文公玄歸于鄉省墓交謁公應接紛紛一日令勒馬入臨巷問某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答其意耳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惟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咲此者弟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煖丹田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前輩重風誼而忘貴賤如此吁今亡已夫 讀書鏡

韓魏公每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



以求之徒喪所守愼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公之自守如此 日警編

羅文莊歸養仲子乞書謁選冀得南缺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不眞生平訓汝謂何乃有是言竟不許 世說新語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

年遣吏攜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決疑紫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氷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僞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鶴林玉露補

士之出處當安于義命許魯齋曰世間巧詐俱



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薛文清公

張乖厓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摶詩云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眞喪盡得浮名 侯鯖錄

宋璟治廣廣人爲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諂諛耳今欲釐正之請自臣始

譚資

眞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於壁間者其辭曰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鶴林玉露

劉忠宣公預作壽藏於東山之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於其墓作史者或



憑而採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忝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悞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於地下也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 省身集要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于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狠愎

原缺

最樂編卷之三

魏塘廓園魏大中孔時正
鴛湖門人高鼎光明叔輯

## 治家

欲去病須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效欲齊家須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名公訓纂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 先以勉學修身爲次以樹藝牧畜爲常守 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靜攝而無擾擾於前矣 清修妙論



浦江鄭氏十世同爨子孫馴行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義洽仁孚和氣充物過其門者神暢心怡入國朝曰濟曰洧曰濂曰湜皆以行誼聞

高廟召濟湜拜官嘗問治家長久之道曰守祖宗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皇明書

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脈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 胡師蘇

萬兩黃金未爲貴一家和氣值錢多 明〃鑑



司馬溫公曰人言居家久和者本于能忍 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此其無知爾此其失悞爾此其所見者小爾此利害幾何不使入于吾心雖犯至于十數亦不畧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効爲甚大此所

謂善處恐者 孫公家訓

不啞不聾難作阿翁 宋代宗

家教寬中有嚴家人一世安然 呂新吾小兒語

男女之情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適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薛文清公

夫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禮爲先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之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之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皆以厚其別也 袁氏世範

書曰牝鷄司晨惟家之索詩曰婦有長舌爲鴞爲鴟蓋婦以治內爲職所謂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者若干預外政凌駕夫子豈非晨鳴之牝鷄長舌之鴟鴞乎家道亦從而不振矣慎之慎之 規家日益編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醒世良言

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防婢僕姦盜婢妾若與主翁親近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翁藉口至破家多矣凡有婢妾不可不謹其始而防其終 規家日益編

男女有別人之大倫前後管門須擇老實知事者時常看守婢僕不許出入混雜 孫公家訓



毋養幼婦毋贅女婿男十歲勿內宿女七歲勿外出 孫簡肅公家訓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得淨宅之法 教家要畧

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 名公訓纂

教婦初來教子嬰孩 明心寶鑑

治嬰孩於其始有知不可不使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性習已成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於是父母疾其子子怨其父母殘忍悖逆無所不至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遂養成其惡故如此也諺有云桑條趂小壓旨哉言矣 厚生訓纂



北齊安德王延宗高文襄第五母陳氏魏廣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個封定州刺史于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爲周武帝見擒詬反以椒塞口而死

宣和間芒山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願如小兒時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乳盜嚙斷乳頭流血滿地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恨殺之嗚呼異矣夫語教子嬰孩不虛也 讀書鏡

侍郎葉公鍠云大司寇方崖趙公大佑乃祖廣德守次山公崇賢訓家甚嚴方崖髫年夜讀懷炭少許欲爲烘足之用乃祖見之叱曰汝少年讀書當習勤苦乃爾不能耐寒耶如霜天雪夜朝臣待漏亦不免于苦寒耳人生未



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予因思此二語者眞格言也觀此則方崖公之有今日固有所自而前輩家教雖細事要亦可法者耳 厚生訓纂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横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賢奕編

張簡肅公曰父兄勞于官子弟逸于家一逸已

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里閭僕僕過形衙
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
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 綠雪亭雜言
泰媖南鄭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
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之曰
我在爾尚如此我亡何以率羣弟元珍叩頭
謝過次日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
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泰



媖之教流于三世此二事最切中人情可爲
世法 鶴林玉露補
太子少保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親
教諸子久雨宅後古墻頹陷得錢滿缸奴婢
喜走告鄭鄭焚香祝之曰天蓋以先君餘慶
憫妾母子孤貧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者諸子
學業有成他日受俸此錢非所欲也亟命掩
之 温公家範

程大中公珦性寛而斷中外相待如賓夫人謙
順自牧雖小事必稟而行治家有法不喜笞
朴奴婢諸子或加訶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
人則一也公或有所怒必爲之寛釋唯諸子
有過則不掩也曰子之所以不肖以母蔽其
過而父不知耳 賢奕編
壽昌胡彥持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
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行譴婦女



擅打婢僕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家教編
古云養子不教父之過當在兒童時言常教毋
誑行常教後長食常教讓美衣常教布素及
就傳時智慧日長須防誘溺慎擇嚴正師檢
約以灑掃應對進退儀節勿應虛文一皆躬
倡俾自有樂然趨命躍然代勞者 貽謀篇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不忍
訶怒傷其顏色耳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

以疾病爲喻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生男
訓纂
博與奕乃貪心殺心痴心嗔心之變理也於事
雖小害道則大人家不肖子孫墮其窟窖至
於敗蕩家業喪失身命者要皆一念貪痴之
心有以溺之耳少年之人尤宜警戒故曰世
人不省事日日博與奕贏得轉頭空何須論
高着 保合編



黃白之說固有是事乃大福德之人鬼神欲資
其了道故以畀之亦非資其富貴也世之碌
碌者妄意希冀信丹客虛誑而迷戀不已然
不知非求之所可得也况得之未必能享耶
借使有之彼丹客者豈不自珍秘而肯輕以
與人耶其不可信明矣故俞玉吾席上腐談
云破布衣衫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若還
果有燒銀術何不燒些養自身又滁人曾訓
導詩云肯將身後無窮術賣得人間有限錢
吾見世之被此而敗家喪業者不少矣噫保合
編

曹大家女誡曰今之君子徒知訓其男不知訓
其女豈以女可無教哉蓋有夫主之不易事
禮義之不易持與男子等耳須以教男者教
之禮云婦德不必才異也婦言不必辯利也
婦容不必美麗也婦工不必奇巧也淸閑貞



靜行已有恥是謂婦德擇詞而說不道惡語
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是謂婦容專
紡績不好戲笑潔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工
此四者女之大要而不可缺者也苟不學則
不知禮義不知禮義則善惡是非所在皆莫
之識于是乎有身爲暴亂而不知其非者禍
辱將及而不知其危者然則爲人皆不可不
學豈男女之有異哉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不

讀女孝經女論語列女傳以通大義至于刺
繡華巧管弦歌詩皆非女子所宜習也 規家日益
天地所生財物固以供人之用然必撙節愛惜
若有不得已而後用之之意雖所處有餘常
懼不足方能用度相繼倘務奢侈淫縱任意
妄費不惟所用易竭而暴殄天物必爲造化
所忌安能久享福祿乎 胡師蘇
唐肅宗爲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



臑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在刃以
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
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柳氏舊聞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于壁用盡即止東
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以竹筒貯不盡
者待賓客又嘗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
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規家日益編
勤儉是良藥於已聊且完足省許多俛仰人世

省許多設計營心 厚生訓纂
東坡一帖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
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
類俗人眞可謂淡而有味者 巖棲幽事
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
入口無幾秖以厭飫諸僕從爾不知此何益
也司馬溫公言其先公判羣牧時客至未嘗
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于市



果止梨栗棗柹殽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
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
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食非羅列器非金銀
不敢會賓友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
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而靡者
鮮矣風俗頹敝如是有世道之責者既不能
禁忍助之乎溫公之在洛也與文潞公范忠
宣公相約爲眞率會潞公有詩云啜粟盡甘

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爲其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其更微誰笑貧諸公節用惜福極力救敝眞百世師也今之士大夫盍亦做而行之 圍涂錄

張莊簡公悅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嘗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殽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



親不撻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續藏書

蘇東坡請客所設不過數品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則陽錄

凡成家之要有三曰勤曰儉曰多笑若苛刻占便宜及一切損人利已之事不與焉凡敗家之故有三曰惰曰侈曰少笑若寬恕周窮乏之及一切利人損已之事不與焉 衡門錄

聞之先輩云俗言做人家便至笑悉錙銖不顧體面不知此但做了家不曾做得人有一等爲面要好遇事過隆此但做了人不曾做得家兩者均非至當之法必做人做家兩無損害爲可 保合編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值豐亨便生驕溢侈筵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傾



動僕器服食珍麗齊整勝絕鄉邦光映門戶却是花開矣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子孫有是亟爲斂抑差緩敗傾又若約而爲泰時屈舉贏則旦夕覆亡之道也 四則編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 小窗清紀

頃見一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

最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則佩鑰于身夜則置鑰枕下病甚將絕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財其人後蘇求鑰不得憤怒而卒子孫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鬬訟雖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訐于公庭以爭嫁貲爲鄉黨笑蓋由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能無然弗求多餘多餘鮮不爲累



矣使其子孫果賢耶豈粗糲布褐不能自營至死于道路乎若其不賢耶雖積金滿堂奚益哉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 溫公家範

觀寢興之早晚可以識人家之替興 景行錄

人家一日不可無常業安閒便易起蕩心 名公訓纂

蠹家莫甚冗食家衆勿容懈惰僕婢雖供給使令者亦有課但視專執者量減分數爾 孫公家訓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用取給於園場鷄豚之畜取資於塒圈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之類取足于山林是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無鹽井耳人有事業而能勤儉節用以贍衣食自能久遠有何不可惟奢侈者求炫目前圖人誇羡易富易貧多不逮焉昔人有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閒



非閒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 規家日益編

桓範曰若服一縷憶織女之勞若食一粒思農夫之苦 明心寶鑑

諺云若要寬先了官糧差最要早完免致官府比較責辱差人押催反致多費 孫簡肅公

埋沒糧稅利已損人隱匿遺患天怒神譴戒之禁之 孫簡肅公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乃無後患不可以人情

契密不爲之防或失權成爭端 方千良
如交易取錢未盡及贖產不曾取契之類宜即
理會去着或即聞官以絕將來詞訟 保合編
親舊假貸只須量力捐助以盡吾心勿出本圖
利以生後隙孤嫠婚喪誣枉困甚者尤必懇
惻援濟 孫簡肅公家訓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寛餘可以償也
不知今日之無他日何爲而有譬如百里之



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可辦若以今日之路
使明日併行雖勞亦不可至無遠識之人求
目前寛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也 保合編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
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
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昭明太子撰傳
楊誠齋公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居家寒月黎明
即詣廚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

其子東山公啟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
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我
矣 省身集
周氏紀言載唐一庵先生與衆友夜話將入寢
問此時還有事當料理否衆曰無一庵謂今
天盛寒吾輩飲酒樂甚諸從人尚未有寢所
衆謝不及所以然者以此時惟欠伸思睡而
已而一庵獨體悉於衆情之所弗察眞仁人



之言佛菩薩之慈悲也 蓮池大師
曾文恪公鐸爲舉人時屬遠行遇雪雨泥濘夜
止旅舍宿憐馬卒寒苦即令臥之衾下因賦
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
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閭閻我却誰事在世情
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泥途還藉來朝力
伸縮相加莫漫疑今富貴家子弟鞭撻童僕
不知輕重忍視骨肉疾苦殆猶秦越獨何心

哉先進遺風

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於我者可恕也長者言

家中子弟奴僕與外人爭鬧人來告愬只當責備自家子弟奴僕或訪知事情可惡即加懲戒以警其後則家人無生事之擾外人亦諒我無所縱而不怨矣胡師蘇

吳處厚論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也作



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寡營四也不嗜殺五也為善不求人知六也耐恐七也不厭人乞假八也喜人規切九也常自知非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無作好作惡十三也不談亂十四也夜臥不便睡着馬上不回顧十五也不談閨閫事十六也作事周匝有終始十七也不忘人恩十八也揚善掩惡十九也慈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一也不忘故舊二十二也能損巳為利人事二十三也知人詐偽能含容二十四也能惜福二十五也受享知慚愧二十六也語言有序二十七也當人語次不攙奪二十八也不嫌惡衣食二十九也不面訐人三十也知人饑渴勞苦三十一也不念舊惡三十二也常思退步讓人三十三也盡心為人謀三十四也受



謗不急自解三十五也精信因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祿令終未全福祿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巳相青箱雜記

空青先生論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禮義一也子孫知稼穡二也斗秤平準三也每聞紡織讀書聲四也少興造五也六婆不入門六也不畜優僕七也和睦隣族八也門多士君子九也早完官稅十也庭除灑掃十一也閨

門嚴肅十二也尊重師傅十三也宴客有節十四也無長夜飲十五也不延妓女至家十六也不狼藉用物十七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八也居喪循禮十九也交易分明二十也祭祀必恭敬二十一也卑幼凡事稟命家長二十二也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三也閤人謙婉二十四也家人多服布衣二十五也不喜鬬訟二十六也不信禱賽二十七也不聞婦



人聲二十八也不聚坐譚詐二十九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寢興以時三十一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二也童稚能供應對三十三也無博奕戲詈三十四也毋車什物能借人三十五也婢僕不搬鬬是非三十六也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眞訣也　道廣集

梁沈約冠子箴曰敬擇良辰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教家類纂

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紿女家則曰男富紿男家則曰女美近日尤甚紿女家則曰彼不責備紿男家則曰彼有厚遺若輕信其言而成婚則夫婦反目至于仳離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



信至于爲婚姻爭告者益緣議婚之始不立婚書止憑媒言或小禮爲定亦是一大不美事婚姻之家宜謹始可也　規家日益編

世俗好于襁褓童稚之時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有惡疾或昔富今貧或昔貴今賤遂至負信棄約連年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

故終身無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司馬溫公

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閥閱之高貲產之厚苟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況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子女如何如子愚痴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尚有他事如女醜拙狠妬若嫁美婿不能必和卒爲其棄所係重且大矣爲父母者安可不審　世範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娶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古尺牘

娶婦不求良配而扳豪門之婦勢必傲其公姑嫁女不擇賢配而貪貴室之郎勢必矜其姻婭本以求榮反以招辱　醒世錄

古人云娶婦論財夷虜之道夫夷虜者豈非人人之所恥乎乃有甘心于是者吾之子孫宜深戒之只觀得婦財成家者有幾多至放縱不檢并本家之舊業亦有耗散因而亡其性命者今酌聘親之禮務有定數不許過多亦不許需索婦家財物　湛氏家規

唐裴坦爲相性儉素其子娶楊收之女資給豐厚器用多犀玉坦見之盛怒命壞之曰踐我家矣收終以賄敗而坦號太平宰相　湛氏家規

范仲宣公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幃幔者公



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于庭　日警編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

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
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
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云皆備
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
皆備允有慙色遂相敬重 世說新語

婚姻乃夙緣一定自不可改所遇貧富賢愚不
一當隨分安之或嫌貧悔盟或恃强奪娶均
於天理人情未安倘事質於官徇情曲斷是



所成供案即爲彼代作離書也最損陰騭必
遭冥譴可不戒哉 胡師蘇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
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
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免於非乎漢王吉
之子駿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
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喪知故勸其
再娶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
違其本心哉予觀今之繼娶多慘酷遺孤甚
至亡人之家亦不少矣不讀陶學士載黑心
符乎其畧云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
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閔家以
蘆絮示薄許氏以鐵杵表酷歷歷可見爲夫
者耽少姿入巧言纏愛狃情牢不可拔妻計
日行夫勢日削寒熱饑飽出入起居在彼不
在我有家國則妻擅其家國有天下則妻指



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州則夫
人並坐論道經邦奮庸熙載則于飛對内殿
連理入都堂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甚
者殺夫首子禍綿刀鋸冤著市朝祭祀絕而
門庭蕪而帷且畏者曾無也萊州右長史于
義方黑心符畧黑心者繼婦之名也嘻危哉
讀書鏡

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必哀身無容言不文服

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棺槨衣衾而舉之陳簠簋而哀感之擗踊哭泣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如此則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孝子之事終矣君子之于親喪固所自盡不可不勉喪禮備在方冊



不可悉載　規家日益編

凡孝子居喪不得易凶為吉赴他人酒席鄉俗有旬七會飲及葬有山頭等酒會皆深為害義犯者罪之　陳白沙

厚葬固人子之情衣衾棺槨已覺無益況藏奇玩金寶於其中耶鮮有不為人所竊掘者矣古今前車可鑒者甚多故曰未歸三尺土難保百年身既歸三尺土難保百年墳可味可味　名公訓纂

卜其宅兆葬之事也葬乘生氣葬之理也世乃溺於風水可致富貴而百計營求甚至暴露其親以俟善地至終身不葬焉殊不知人固有得地而發福者苟非天與善人或亦地遇其主而然蓋萬中之一也若心慕富貴不加修為而顓謀人之地思以致之是欲以智力而竊奪造化之權豈理也哉故有詩曰風水



先生慣脫空指南指北指西東山中定有王侯地何不搜尋葬乃翁　規家日益編

大觀中劍州羅鞏在太學學有神祠甚靈每以前程事默祝一夕夢曰子有罪宜即還鄉鞏曰鞏平生無過願告以得罪之因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爾鞏曰家有兄弟罪獨歸鞏何也曰以子習禮義為儒者故任其咎餘子碌碌不足責也鞏既寤悔恨束裝亟歸同

舍者許之華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今人惑於葬師之說惟欲預圖後蔭選期卜地延數十年不葬其親者尚其以羅華為鑒哉感應編

莆田林氏之先字用賓名觀者常遇一異人待之甚謹一日異人語公曰近見一嘉地葬之者公卿等於麻粟慮君福德未足以當奈何公曰吾德則薄但得此地而與我宗人共之豈無一人足當之者異人歎曰即此一念福



德固甚厚矣遂告之處公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偕葬焉後生子元美登進士為撫州守孫瀚曾孫廷棉廷機玄孫嫌俱官至尚書公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工二部尚書今子孫科第甚衆蓋公念及祖宗以光令緒篤愛一本全不以彼此為異同仁孝感孚即累世顯榮亦理之固然者世有風水窈冥之論長男中子小房之說斷斷之意已見於得地之初至求全福有舉其親不葬者觀公此舉亦可以省矣嘉言便錄

有一士夫性泥風水傳訪數千里外有精青烏之術者力致之使覓一佳地以葬其父動土之日術者夢一神人責之曰是人將有天譴而汝敢為彼得佳地汝不中止吾殺汝矣術者驚寤遂托言家有急事報而別因私訪其鄉人曰某平生素行如何皆曰里中之謹愿



人也又復訪之則又告曰是人亦無橫但聞彼官其處止為某一事故其家遂富術者心嘆曰豈鄉里之譽固不足以贖此罪乎然終畏前夢而去去十餘年復來急詢其家則家已無有矣里人語之曰自汝為彼得地之後汝幸而別去其子隨與土民爭此地誤毆一人死子論重辟家財費盡某亦復以憂死今其居屬之他姓矣嗟乎心田一虧縱得牛眠

馬嘶之地反速降殃召禍之階耳人乃舍心地而談風水乎 嘉言便錄

蜀太子賓客李鄲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温公家範

葉氏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朱子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爲主其他儀物隨家豐約如一羮一飯皆可自盡其誠 紫泉鄉約



凡祖宗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悽愴之心是日素服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曾祖以上不逮事者服淺淡衣而禮殺之 陳白沙

不孝謾燒千束紙虧心枉爇萬爐香神明本是正直做豈受人間枉法贓 明心寶鑑

趙飛燕讒班婕妤好咒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辯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 極壯錄

或問迂叟曰神可事乎答曰可事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神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故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其可得乎 雲樵

應事

古人作事從本上作所以簡要後人作事無本受多少煩嵤費盡力作事不得 胡敬齋

薛文清公云惟正足以服人又云分外之事一毫不可預善哉是言也 衡門錄

君子論事當先去有我之私一動於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旣亦亡其本矣 王文成公



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灑脫是養心第一法 書紳要語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愼重處之 薛文清公

或問張無垢曰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尊生八箴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書紳要語

天下事斷非意料所能及費心思何用惟順理而行置成敗得失于度外可也 衡門錄

張無垢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 自警編

文潞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本朝人物以范文正公爲第一 東谷贅言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



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尊生八箴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文清要語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觀而深考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文清公

或問張無垢先生曰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是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

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鎔養器局正謂此也 日益編

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先定巳之心心定自有區處 憬然錄

忙裏要斟酌擔遲不擔錯 呂新吾小兒語

雷電風雨參差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薛文清公



處巳於暗處物於明暗能燭明處巳於明處物於暗明於我何有 省身集

聰明多暗昧筭計失便宜 紫虛元君

眞人前莫弄假 嚴棲幽事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清修妙論

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古今藥石

屈巳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 景行錄

輕財足以聚人律巳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書紳要語

司馬溫公我箴曰誠實以啟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巳以聽人之教我恭巳以取



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靜定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汙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須

勿始于我凡事無但知私于我聖賢毋存心于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敎家要畧

或云人情叵測殊難處以予言之人豈眞難處哉但能儉約而有惠庶不爲人所怨慈和而有威庶不爲人所狎簡直而有禮庶不爲人所厭嚴毅而有容庶不爲人所忿渾厚而有斷庶不爲人所欺含蓄而有量庶不爲人所忌故九夷雖陋君子欲居豚魚無知信猶可孚人豈眞難處哉 省躬長語



昔人謂人世爲塵海仕途爲宦海以喻險也嘗觀雲間顧公剩語爲之三復語曰天下之險有五而至險不存焉一曰塗險二曰山險三曰水險四曰物險五曰兵險五者之險猶可測也惟天下有至險羊腸蜀棧不足以喻其艱太行秦嶺不足以喻其峻呂梁孟門不足以喻其深封狐雄虺不足以喻其毒快簇利刃不足以喻其害鬼蜮爾形魑魅爾心設機置穽變詐橫生蜜口劍腹貝錦萋斐笑中有刀臉裏藏兵譖人若潤膚愬切身轉眼啟釁覆背無親嗟哉險乎惟人心之不平可奈何哉雖然嘗讀易而得之需言險在前也習坎言重險也聖人皆以有孚勉之至于中孚又以利涉與之然則吾儕涉世其安身立命之道固有在哉他非所宜計矣 新知錄



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性理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其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屬者吾必不信也 日益編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艸莽中荊棘之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荊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林和靖省心錄

凡事若肯讓人一着有無限便宜處 衡門錄

蔡虛齋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 吾學編

聖人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甞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 王文成公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待已之道也天下之善不必自已出此待人之道也 廣善錄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否弁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悶惡遽怒先自焚燒縱使即能去惡亦已病矣況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無忿疾于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 薛文清公

或問寡怨有道乎曰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媿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故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小牕清紀

誠無悔恕無怨和無憎忍無辱 景行錄

接物大宜寬宏如行曠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故曰長者之懷汪洋而無涯褊人之情刻覈而繁瑣 薛文清公

心誠色溫氣和詞婉必能動人若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求其合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有無限餘味 尊生八牋

孔子畏大人孟子藐大人畏則不驕藐則不諂



中道也 長者言

張子韶謂與小人居常自檢點司馬溫公曰君子所以感人其惟誠乎范文正公曰言欲遜遜免禍行欲嚴嚴遠侮皆當三復力行 孫公家訓

恭而不近于諛和而不至于流事上處衆之道 薛文清公

要當渾厚中有分辯者在乃可 薛文清公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此

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灼艾集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 薛文清公

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皆不屏姬妾及盧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貌陋心險婦女輩見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



無類矣 唐史

韓持國知潁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身啣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泰州亦呼狀元秦帥目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涓媿謝之予甞舉此以問客曰二事絕類而一啣之一謝之何與客曰人品不同耳予曰固然持國厲聲而咤之故其人多怨晉伯平心以道之故其人多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讀書鏡

世之庸夫俗子不能一槩禮待鄉曲富貴貧賤設爲高下等級見有貲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心敬貲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視貧者賤者則禮傲而心慢不少顧恤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



何用分別如此有識君子必不然也 袁氏世範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薛文清公

與人相處雖貴情意相投形迹相忘然亦不可狎昵太甚如齒有長幼還當序齒分有尊卑還當明分內外男女之間還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還當有節勿攻訐人陰私勿故犯人忌諱斯嫌疑既遠而可與久處矣 胡師蘇

每燕會交接之間或人品不齊行檢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以類推之人所忌諱甚多用心檢點一番切弗犯人所忌令其愧憤亦君子長者之厚道也 省身集要

人有求于我力能應則應之如有不能當和顏巽語告以難應之故而辭之固不可疾言怒色拒之太嚴亦不可托故延展令其失望 胡師



蘇

甚喜中勿許人物甚怒中勿答人簡 名公訓纂

君子處心寧人負己小人處事常思負人 厚生訓纂

薛文清公曰小人不可與盡言 慎言集訓

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慎言集訓

莫聽直中直須防人不仁 明心寶鑑

輕諾者信必寡面譽者背必非 老子

謙美德也過謙者多詐默懿行也過默者藏奸



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 長者言

人爲事遂志不可輒喜有不遂志不可遽憂其中禍福難知故也 省約書

塞上翁馬亡入胡人吊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有駿馬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折髀人吊之翁曰又安知非福乎後兵出丁



壯者戰死其子以折髀得免君子謂塞翁識倚伏也 淮南子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從政名言

除賊

要做好人全被嗜慾沉溺則嗜慾吾之讐敵也今人以得嗜慾爲快者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與 慄然錄

迷于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 薛文清公

縱酒色是殺身的利刃美術數是殺子孫的毒藥 衡門錄



張文忠公飲量過人太夫人年高頗憂之貢存道慮其以酒生疾示以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白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非對親客不飲終身不至醉 日益編

楚子反爲司馬醉而寢楚王欲與晉戰召之辭以心疾王徑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而醉若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射殺之周顗有一故人與之飲酒大醉腐脅而死灌夫酒酣坐罵武帝伏誅故裴日休曰酒之道上爲淫溺所化化爲亡國下爲凶酗所化化爲殺身 日益編

凡親友燕會務在必誠必敬不可多虐以酒令其失言喪儀且更有不測之事愼之愼之 名公訓纂

王肅家誡曰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客而已毋



使至醉若爲人所强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况于人乎 飲食紳言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 景行錄

淫穢一事極能損行瀆倫獲罪最重 感應篇

慈覺禪師云飲食于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塞饑倉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滑肉并屎糞强作嬌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

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
省淫慾矣 讀書鏡

上陽子曰惟婬慾爲諸業之首修行之士先當
屏絕世以絕慾爲甚難者皆愚癡之見初學
之士試於無人之境獨行獨臥日則以丹經
常玩夜則以清淨存心眼前既無亂境一切
妄念悉除稍有魔障愈堅其心如此半年一
載待其精氣內固自不思慾若慾念未除是



精尚不全更當固之丹經云精全者不思慾
眞名言也 醒迷錄

上蔡云色欲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爲必須
强盛方勝任得故斷之也問于勢利如何曰
打透此關十餘年矣 省心詮要

語云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爲甚余亦以爲好
色之禍固大而闞爲尤甚蓋婬娼賤妓塗抹
脂粉倚門獻笑無非陷人鉤餌一入其中雖
甚黠慧亦將膠黏漆漏而不自知迨其家貲
漸耗囊橐漸傾而此身之棲止漸不能容則
疇昔分梳破鏡剪髮然肌者竟成陌路甚至
染惡瘡耽弱疾使其身爲無禮無義之人而
人皆輕賤之者却由此一念之差耳故色荒
之訓書有之冶容之戒易有之而縞衣綦巾
聊樂我員者詩有之少年子弟亟宜猛省 太玄
堂



高僧嵬戒行嚴潔有魔化作美女自稱天仙詭
偈誘惑嵬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
灰勿以華囊見試女乃冉冉而逝嘆曰海水
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淨土資糧

明霞可愛瞬眼而輒空流水堪聽過耳而不戀
人能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空人能以流
水聽絃歌則性靈何害 娑羅園清語

東陽陳同夫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嘗與客言昔

有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一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沐三日而後子告子以其故士人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始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士人請問其目富翁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人聞之愕然而退曰如此致富某即死不願也同



夫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　桯史

嘉興有一賈人積銀百兩貯以磁甕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之地中而出賈于外不虞其子窺見竊發其瘞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攪探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金覆其數不減而次置攪亂問其妻曰吾所瘞之物誰曾發耶吾所置金釵在上今顛在下何耶後其子自言其故衆相駭歎夫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況可非分覬耶　見聞紀訓

棟塘陳氏曰鄒定四余母黨親也掘地得埋藏銀甚多儘力營造輪奐一新將完木匠偶與其子戲墜地死訟于官官知其得藏貨也重索之殆盡訟始息而新舊房屋囘祿又二夕燬之矣蘇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今以鄒事觀之則薄命之人豈待



千金雖數十金有禍矣吁可妄求乎哉　見聞紀訓

人之經營財利偶有得意致富厚者必其命運亨通造物者陰賜至此其間有不達者欲以智力求之如販米則加之以水賣鹽則加之以灰賣漆則加之以油賣藥則雜之以他物如此等類目下僥倖其心欣然不知造物者隨即以他事取去終于貧乏之所謂人力不能勝天大抵轉販經營先存心地凡物貨必真

又須本分不貪厚利任天理如何雖目下所
得之薄必無後患矣厚生訓纂
馬援初處田牧間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
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産貴其能施賑也不
則守錢虜耳漢書
石崇被收嘆曰若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
害何不早散之某以爲散之不如勿聚之爲
愈也齊曹武被收嘆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

以殺我止欲取我財貨妓女爾但恨令衆輩
見之武之嘆即崇之嘆也噫世之營聚者可
以鑒矣困涂錄
王符卿公汝訓家世素饒乃父封公尤善經理
每晨起握籌課筭至日昃未食故鄉居時虞
盜患竟夕或不能寢符卿家食時即志聖賢
之學因論其父曰天生財以養人人之所重
則身與心耳大人爲此纖纖者營營兢兢外

累其身内累其心古詣厚積者守財虜不虛
也封公喻一日盡招其逋債者裂劵免之凡
所積藏視親戚族黨之貧悉捐以散給之里
人大悅無煩防守而相翔者息君子以爲符
卿純孝哉賢奕編
金帛多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少不知其
他知有爭而已金帛少只是博得垂死時子
孫眼淚多亦不知其他知有親而已長者言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夕
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
沒未寒而業屬之他人讐家挐起而報復子
孫反受其殃是始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
哉王陽明
凡田地基址相連處不可遽有吞謀併得之意
或人因家貧事故轉售於我亦必以實價與
之不可因彼事勢窮蹙故意推托欲其減價

賤售諺云田是主人人是客自天地開闢以來此田此地賣者買者不知曾經幾千百人而後傳至於我我今得之子孫縱賢而能守能必其世世相承千百年而不失乎終亦遞相賣買無定主爾自吾有知識以來見吾鄉華屋腴田迭更數主其在他日可知已故魯文恪公云養兒强如我買田做甚麽養兒不如我買田做甚麽又云財也大產也大後來



子孫禍也大財也少產也少後來子孫禍也少此先輩確論也彼罄智畢力勞勞役役厚自封殖其亦未之思乎　胡師蘇

眼前田地休嫌窄退一步自然寬　景行錄

貪併之家恃其豪强見富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緩急多是將錢强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而不索待其息多又設酒食以誘使之轉息併爲本錢而又生息更誘勸其將田產折還明條雖倖免天網則不漏諺云富兒更替做迭相報也詩曰十分惺惺使五分且留一半與兒孫倘把惺惺多使盡只恐兒孫不若人又曰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厚生訓纂

宋郭進造宅既成以酒席犒工令子弟之席設於諸工之下指工人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



此賣屋者進死未幾果爲資政殿學士陳彥升所得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營造　讀書鏡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

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徹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爲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秖足貽達人笑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



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序云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但有碑石在荆棘中耳詞云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圃東窻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

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裹寒雲老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嘻讀叔夏詞要知有園者仍未嘗有園讀文正語要知無園者仍未嘗無園如李衛公平泉痴淚正不必如霰矣故王珣舍虎丘爲院王維舍輞川爲寺眞可謂具身後眼者　讀書鏡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嘗買別墅於勞勞亭之



北投書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恠石鈎鬬巧琢奇嶇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透迤手折粧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壽藤葱蒨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太痴來遊焉留酌池上酒半酣太痴曰樂哉兹墅翁貲值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太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

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太痴曰翁當效贊皇公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旣而躍然引觴浮白謝之且曰太痴眞達者之言哉老悖空與兒孫作馬牛矣 綠雪亭雜言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博厚四面均焉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州人侍



郎某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況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得中分爾侍郎聞之慚悔無地遂不割碑 古今藥石

蜀中有梁叅議周御史先後在告里居豪橫皆爲讐家賊殺之越數年金堂有小吏往時嘗遨遊二公間一日過銅梁月夜獨行至小溪上秋木蕭蕭突然見二公在焉吏驚怖莫知所措二公慰安之相與佇立已而梁顧吏曰過家煩語吾兒不可爲惡吾在冥司徒有悔心而已周獨悵然無語吏曰何以見教周曰過吾鄉煩語鄰人張七公先人墓在南原麥



飯無主歲時幸爲吾訶護樵牧則冥感無極矣俄有黑風蓬蓬而來二公忽不見此予聞之方伯羅循舉者 綠雪亭雜言

慈湖先生曰先君一日閒步到蔬園顧謂園僕曰吾蔬間爲盜者竊取汝有何討防閑園僕有余姓者曰須捹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忻然顧某曰余僕吾師也吾意釋然 自警編

嘗觀古人有云目所可見者謾爾經營目所不

及見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之語也

胸中何如寬泰（許氏家藏）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乖戾之感至於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為主（長者言）

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和之至也人乃同類而多乖睽何與故朱子云執拗乖戾者薄命



之人也（長者言）

塵生便掃莫論是否百年偶聚何苦煩惱太虛之內無物不有萬事從寬其福自厚（忿怒箴）

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焰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明心寶鑑）

忍是身之寶不忍身之殃舌柔常在口齒折只為剛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一葦集）

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迺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政訓）

休與小人為仇小人自有對頭（呂新吾小兒語）

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為忍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眞為忍也（書紳要語）

人欺未必是辱人怕未必是福（書紳要語）

見人忍默偏欺忍默不是呆的（呂新吾小兒語）

自家認了不是人再不好說你自家倒在地下



人再不好跌你（呂新吾小兒語）

生事事生省事事省柔弱護身之本剛強惹禍之因（景行錄）

會做快活人凡事莫生事會做快活人省事莫惹事會做快活人大事化小事會做快活人小事化無事（清修妙論）

令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錙兩之利遂相搆訟

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于我讐讐

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遺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為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王陽明

凡人有好爭訟者此不可曉萬一必不得已被人殘賊欺害告狀固是正事其中有小事間氣往往爭告累年不以是非為曲直惟以勝負為強弱甚至牽累至死破產殆盡傷情害義而不顧不息者此愚人之極也昔有詩曰



些些小爭差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喫打陪茶酒贏得貓兒失了牛最可念誦 厚生訓纂

事無大小只當以理為主然理雖在我所遇之人愚者不知理強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處便當審度事勢何如從容處之事小便含忍過去寧我讓人可也事大則質之官府告之親友辯白曲直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悻悻生忿直要儘力作到十分不肯退步容恐則愚者終不明強者終不屈奸者必百計求勝或有理翻成無理矣古人謂事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此亦處事者之法 胡師蘇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于几案間大書忍字至于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守和曰臣聞堅則必斷



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開元遺事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 世說新語

徐文貞當海蔡時鄉民多踵其門詈之者公對人云慎毋報復譬如犬嚙人人亦嚙犬耶口占一絕云昔年天子每稱卿今日煩君罵姓名呼馬呼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覩此

則常人于橫逆之來可無憾矣 西樓樵著

管幼安在遼東隣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警語類抄

韓面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昔張忠定公爲崇陽令有一錢斬吏之事此却是過當處正不能不忿疾于頑也 鶴林玉露



臨江胡秘校與客圍棋忽有村氓惡聲相加問之則云來筭簿公曰少待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徐解之曰想爾畢租務欲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歸其人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即言其故抵家而氣絶葢以討服毒來也公不含忍禍立見矣 感應經解

武林沈慎齋云有李某者星家言其某月日値難星當有奇禍李某至期閉門靜息偶步過外氏纔隔數壁耳忽有肩柴者突過鈎破李某新衣李某殊怒欲詆詈之已而念星家之言遽霽色舍去肩柴者感其德歸語其室云藉令逢異人吾柴不堪賠而背不堪箠矣時酷暑渴甚飲水過多暴下而死李某遂免於搆世言恐敵災星觀此良然 續見聞紀訓

唐李文公翔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



飄落鬼國師曰李翔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 蟾心編

積德

漢東平王顯宗毋弟也上問處家何樂對曰為善最樂及甍肅宗東巡幸其宮追感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為之大慟 日益編

作德日休為善最樂黃山谷嘗手書此八大字以訓示子孫 積自警編

識此道理不做好人天地鬼神亦深惡之蓋不



識好惡如童稚如醉人雖有罪可赦若知而故犯不可免也 厚生訓纂

天之生人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富貴貧賤一也世間之饑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甚至終身不識有室家之樂者吾不知其幾矣富貴之人豈惟無饑且肥甘足於口豈惟無寒且輕煖足於體華堂峻宇妾媵滿前靡有求而弗得靡有欲而弗遂天之厚我不越庸人萬萬哉故雖日行方便猶不能補報天之萬一而乃或任其饕餮之性恃勢凌人則天其喜我乎惡我乎子孫其受福乎此理甚明不待細思而可曉也 衡門錄

太尉韋儁為領軍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矣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此即范滂臨刑時



語其子之言也惟陸務觀云為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身後福報若市道吾實恥之吁二子聞此言可以瞑目矣 讀書鏡

人若能幹好事纔為有用人 衡門錄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為只以生萬物為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有日日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蹉過耳 長者言

深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 薛文清公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長者言

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 長者言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矣 長者言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喜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長者言



游定夫錄云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明心寶鑑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讓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景行錄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常久之計 司馬溫公

聰明本是陰騭助陰騭引入聰明路不行陰騭使聰明聰明反被聰明悮 立身類腴

風水人間不可無全憑陰騭兩相扶富貴若從風水得再生郭璞也難圖 立身類腴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從心滅 神相全編

但存心裏正不用問前程若要有前程莫做沒前程 明心寶鑑

作福不如遠罪避禍不如省非 明心寶鑑

無求勝布施謹守勝持齋 明心寶鑑



看經未爲善作福未爲願莫若當權時與人行方便 立身類腴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王陽明

凡人有勢不可倚盡有福不可享盡貧困不可

欺盡此三者乃天地循環週而復始故行善者福雖未至禍自遠矣行惡者禍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損人利己切宜戒之 應驗錄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可以役使鬼神 長者言

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大禍



捨濟能費幾文 呂新吾小兒語

日費千金為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以一席之地乎 省心詮要

能舒曰予徧覽藏經無陰府寄庫之說奉勸世人以寄庫所費之貲周窮濟急廣行善事則往生淨土若不為淨土功德而為陰府寄庫則是志在陰府死必入陰府矣譬如有人不為君子之行以結交賢人君子乃寄錢于司理院獄子處待其下獄則用錢免罪豈不謬哉 一葦集

儒家言報施佛家言布施其實一也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無畏



施者謂衆生恐懼時吾安慰之或教以脫離使無畏心施者力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心或孝養父母或忠誠事上或仁慈安衆凡一言一語一動一止必期有益勿使有所損害乃布施也所為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不獲富貴之報 勸善集

杜祁公衍性好施張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吁今之施者

半及于沙門弟子止矣余以爲此不惟施之
三寶而當並施之三教不惟施之三教而當
首施之三族 讀書鏡
宋虞愿爲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奢侈
又起莊嚴剎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
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
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販婦之資佛
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 文事



類聚
鄧豁渠自訟云爲僧者幹自已事帶累十方施
主委實難消誠哉言乎夫僧人爲自已生死
猶士人爲自已科名也爲科名故累諸隣里
親戚供給所需成名則足以報之名不成則
所負多矣不解此義而唯嫌信施不廣豈不
大錯 蓮池大師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

其人樸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
亦當隨力周助若其人本非貧乏乃挾揮押
啞佞之術而遍謁貴人富人之門有所得則
以爲已能而恣其浪費無所得則以爲人鄙
而肆其詈言正當以不卹不顧待之豈可割
吾之不敢用以資他之不當用 世範
鄭氏曰橋圯路淖子孫倘有餘貲當助修治以
便行客或遇隆暑又當於通衢設茗一二處



以濟渴者宜隨力隨助不可謂捨財不見獲
福而不爲 雲翁漫錄
人有斜率錢物造橋修路及造渡船宜隨力助
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
橋船既成吾晨出暮回過橋乘渡無有疎虞
皆所獲福也 厚生訓纂
趙閱道甞知越州値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
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間金帶置庭

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曾子固作救災記備述其事遯齋集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之偶夜行聞有老婦哭者而哀公問其故嫗言舊居相傳百年一旦移去所以泣也問其居何在正五百緡所買者即取屋券焚之不受原直而自陽羨還毘陵勿徙宅矣勸善錄

趙清獻公抃寛厚長者與物無忤家於三衢所



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直易鄰翁之居期廣公第公聞之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自警編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息蔡邸覺床第間有物視之見一布囊中有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告以一巨商也林大榜于室曰某年月日劒浦林積假館遂行商至京取珠無有急沿故道物色至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悉以歸之商欲中分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已有矣商不能强以數百千就佛寺爲林祈福德慧錄

程瓊休寧人寓州北門外開舖賣飯宿客畜馬騾送行然其人雖居市井而輕利重義有安宗定者攜銀百兩來州買絲絲未出復歸飯于程舖就催其馬下梅溪置銀于布囊縛之



鞍後至中途墜地不覺也跟馬僮拾之匿于路旁竹園内宗至梅溪解囊不見初不意僮也廼馳回程舖查訪且榜諸途曰得銀者願平分程視僮面色可疑遂密誘之得實亟押僮至其所取銀還之宗以其半爲謝堅辭不受減至二十兩亦不受然程之拾遺而還非止一次此其多者耳見聞紀訓

南陽李文達公之祖故商也家種棉花載貨湖

湘間停于邸舍有臨江三商議值三百兩交易訖舍傍火發延燒無遺三商大慟曰本竭歸不得矣非死則行乞耳李聞而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尚爲我貨物失價存我當還汝亦理所宜汝失貨本無以爲生我尚能力業歸可再至乃以三百金還之而自垂槖歸 德慧錄

解開繒父也嘗鉅富親故婚喪力薄者輒以財



賙濟之有告急者蹈湯火赴援不顧或多爲鄉里所負開曰人孰不欲厚積而肯輕捐所有以與人哉夫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以貽子孫而暇金玉乎哉 德慧錄

泰州儲仲文嘗中鹽遼陽載布數車至則値虜騎圍城雨雪浹旬日饑凍者道相屬仲文日坐逆旅戶外探槖中布散之不問誰某衆商止之曰商本以求利顧并以本棄之不可仲文曰此何時尚計利耶 德慧錄

瞿嗣興常熟人陰行其德瓊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嗣興憫之携錢二十緡潛投牕隙而去歉歲有窶人來糴粟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十千耶倍與之粟凡負販者必多償其直家人惟問之嗣興曰彼胼胝手足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 德慧錄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



觴見縗絰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賻斂棺槨皆所未具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日益編

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吳姓者舟楫相次吳忽病革邀約相見既至乃以二夜光珠遺約且以二女爲託女絕色明日吳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覬約乃悉籍其

數寄之於官二女立爲擇配乃殮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含之人無見者後吳屬來理財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時人莫不稱嘆勸懲録

李疑居金陵家素貧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爲吏京師得疾慕義踵門疑即汎除一室使寢息其中躬爲煮糜煉藥旦暮問所苦兼親浣滌景淳流涕曰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在



舊旅邸願君取之不然終爲他人得耳疑遂邀其鄉人偕往携以歸籍其數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召其二子至按籍還之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疑謂婦曰人命至重吾寧舍之而受禍不悔也俾邀以歸產一男子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辭去德慧録

曹武惠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于一第簽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竟無所染德慧録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荆公見之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沒猶不足賣妾以償公憮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德慧録



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時節入見莊獻見其二婢陋甚命爲別置少者國封如戒文節一見乃指二老婢謂曰此皆久在左右若逐出之無所歸矣如二妹者皆未笄嫁與少年前程未可量使守一老翁何益於事即日面奏嫁之德慧録

葉侍郎贊居官清苦謝政後雍雍里門有長厚名偶有人傳云某鄉士夫孫女爲娼家買去

公惻然曰此縉紳所共恥也遲之則此女一
失身終難補矣亟呼婿朱文祥以銀若干贖
歸復以銀米助民家養爲婦卒得其所勸善錄
袁州分宜縣見嚴介谿相公所修石橋一座其
長近百丈跨江橫截石皆堅緻光麗所濟甚
博而遠計當日費貲不下數十萬及由分宜
而南凡境內橋數十座皆介谿夫人歐陽氏
施造蓋皆有利行者夫介谿一生相業爲世



訴詆而橋之濟物功德殊不可泯又歐陽夫
人當日好施如此亦可謂具慈惻性者余故
記之見士君子能行一善有利于世論者自
不忍以人廢也雪濤小書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晚年家頗豐一夕
盜入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
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資衣食
又恐爲邏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爲

良民君子以善服人不如以善養人養人至
于盜賊使之改過眞是一具大洪爐也讀書鏡
太丘長陳寔平心率物鄉閭有爭訟輒求判正
嘗曉曲直退無怨者且云寧爲刑罰所加不
爲陳君所短嘗有盜入止梁上寔夜起自整
呼子孫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者未必
本惡皆由習壞取咎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
投地請罪寔復徐譬之遺絹二疋令其省改



自此一邑盜風頓息後累徵三公不起旣沒
海內赴吊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勸善
錄
莘豐吳封君南山公之父諱玨厚德長者也一
日自外歸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
樹偷栗迺亟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
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
則重傷矣今恣其所取損我能幾何哉卽是

一端其仁厚類可想見 見聞紀訓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德慧錄

庾公亮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卽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巳而移于它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之美談



效之不亦達乎 世說新語

應俊云所謂陰德者非獨富貴有力者能之尋常之人皆可爲也世有樂施者施棺砌井修橋整路此皆陽德也惟能推廣善心務行方便不阻人之善不成人之惡不揚人之過人有窘乏吾濟之人有患難吾救之人有仇讐吾解之不大斗秤以倍利不深機穽以陷物隨力行之如耳之鳴惟巳自知人無知者此所謂陰德也 孫公家訓

佛之設教也無非欲人向善而滅惡故念佛者念念體佛之謂非徒口誦之謂耳世有一等不明人口雖誦佛而念實囘之是名瀆佛非名念佛佛必深罪何以邀福昔有一夫人性甚刻薄而又甚佞佛每朝虔誠長跪佛前誦佛萬聲一日其夫從後呼之曰夫人不應再呼之亦不應連呼三次夫人大怒曰我一心



念佛汝何亂我夫曰汝呼佛無數佛不汝罪我呼汝三聲汝卽罪我乎 病餘錄

蓮池老師云夫學佛者豈在莊嚴形迹止貴眞實修行在家居士不必定要緇衣道巾帶髮之人自可常服念佛不必定要敲魚擊鼓好靜之人自可寂嘿念佛不必定要成羣做會怕事之人自可閉門念佛不必定要入寺聽經識字之人自可依敎念佛千里燒香不如

安坐家堂念佛供奉邪師不如孝順父母念佛廣交魔友不如獨身淸淨念佛寄庫來生不如現在作福念佛許願保禳不如悔過自新念佛習學外道文書不如一字不識念佛無知妄談禪理不如老實持戒念佛希求妖鬼靈通不如正信因果念佛以要言之端心滅惡如是念佛號曰善人攝心除散如是念佛號曰賢人悟心斷惑如是念佛號曰聖人



勸人念佛文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詣眞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悵然益入于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顔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嗚呼安



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鶴林玉露補

凡貧賤人爲善難爲惡亦難何者勢不足以濟也富貴人爲善易爲惡亦易何者力足以遂其願也假令堯舜桀紂俱匹夫縱仁暴之極祇戚屬受之必不能遍被于鄕閭況國與天下乎近世宰官慕大雄之敎輒脫冕齋居作

老衲狀予竊笑之夫我等爲窮措大則無如之何耳幸而通籍綰符如應龍之乘風雲微霖大霈相時以投枯稿咸待澤焉視枯槹之取潤于江河者勞逸鉅細懸矣何必作區別見而謂仕宦非淨業乎共所着烏帽即毘盧冠也鞭笞即痛棒也呵怒即熱喝也見寃抑而隱之即是慈悲道場之死而致生之即是方便道場窘迫于上官而爲民受屈柔其氣以奉之即是忍辱道場簿書錢穀晝夜不休無須臾之暇眞若世人爲兒孫作馬牛者即是精進道場飲冰之操終始不渝暮夜之金不入即是淸淨道場巨猾望之而斂跡無扞網干憲之奸即是降魔道場吾願士大夫以宰官身作佛事孔孟之眞脉其在玆乎彼佛之誚免矣 沈氏弋說



道淸老師曰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修仙道遠矣 明心寶鑑

雷府辛君曰心頭不善念經無益違法欺公修身無益不善取財布施無益不明自性問禪無益不惜元氣服藥無益心高氣傲廣學無益時運不通枉求無益無心出世學道無益生不孝親死祭無益不斷生殺戒葷無益 一葉集



東嶽聖帝曰心不光明點甚燈意不公平看甚經大秤小斗喫甚素不孝父母齋甚僧妙藥難醫寃業病橫財不富命窮人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說話莫談他人短自短何曾說與人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臨危若不行方便念盡彌陀總是空 諸經纂訓

最樂編卷之四

魏塘廓園魏大中孔時正

鴛湖門人高昴光明叔輯

愛物

老子曰射飛逐走發蟄驚棲縱暴殺傷非理烹宰如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筭筭盡則死死有餘責殃及子孫 飲食紳言

曹武惠王彬宋名將勳業無比嘗曰吾爲將殺



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日益編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

幾萬一即使不活亦愈于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巳親經患難不異鷄鴨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 厚德錄

蘇東坡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常買魚以水養之活者便放黄魯直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别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需莫教閻老判自揣看何



如坡慨然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被閻老之責乎東坡竄海上以亡母遺留簪珥盡買放生適侍妾朝雲見其子衣衿有蝨動以指爪隕之坡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我遠取諸物以放之汝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奈齧我何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不可罪彼捨而放之可也今人殺害禽魚之命豈禽魚齧人耶妾悟罕茹腥物食蔬而已 一葦集

宋錢塘張奎就溪剖魚魚跳躍奎撲捉傷指痛
曰我傷指尚不可忍魚遭烹割其毒何如遂
盡放去後不復殺生 臞生錄
韓忠獻公判相州寒食出祀庖人驅羊欲殺之
羊奔出公前跪鳴若有所訴公親書一牌曰
長生羊繫於頸上不得殺嗣不復用羊 臞生錄
永州張居士始業屠性强直不欺割肉與人惟
心計多寡一刀則已不肯屑屑錙銖增損稱



張一刀每日宰猪聽隣寺曉鐘聲發爲度一
日忽無聲誤宰走問寺僧何以故僧曰昨夜
夢十一人跪階下乞命但謂不鳴鐘則度厄
矣以是罷鳴鐘張歸見所欲宰猪下十一子
感悟輪廻陰果遂棄屠皈依佛法 耳談
北地張通判嘗語其僚趙司刑曰余少時夜夢
故人朱君邀食犬羹且云犬即我也吾生時
埋白金五百兩於所居柱下以兒幼未與言
旣入鬼錄乃乞作家犬日臥此地以防竊發
今十年矣兒且長堪以傾付故作妖態求死
煩公往告之張寤亟起則朱氏兒之邀食犬
者已在途矣張謂且勿食問犬平日所臥處
覘之滑澤成窠便索鋤發土得一石版版起
而白金見焉正符五百之數舉以授兒因細
述夢中鬼語然犬羹方熟時張猶未至兒已
先嘗一甌矣悔恨無及乃大勵修佛懺法以



皮裹肉埋之於墳中 感應經解
佛言五戒以殺戒爲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爲首
楞伽經云若能悉捨不食是眞修行堪受一
切人天供養若於食肉未能盡斷願且以漸
次方便除去殺心先不食四等肉一者曾見
殺則不食二者曾聞殺則不食三者人爲我
殺則不食四者家無事殺則不食如是而戒
旣不廢常食且於衆生無殺害意一身旣戒

則一家必不殺一家不殺則一鄉必漸效之
其爲功利不可限量佛語無虛理又明白仁
人君子幸垂聽而無忽也 縣令俞偉撰

鱗甲羽毛諸品類衆生與佛心無二只爲當初
錯用心致使今生頭角異水中遊林裡戲何
忍將來充日計須臾活捉在砧床口不能言
眼還覷或搥搕或刀刺牽入鑊湯眞可畏推
毛拔羽刮皮鱗剖背剜心猶吐氣美君喉誇



好味勸子勸妻同啖嗜只知恣性縱無明不
懼陰司毫髮記命纔終冤業至面對閻王爭
敢諱從頭一一報無差爐炭鑊湯何處避勸
賢豪須戒忌莫把衆生當容易貪他一臠臠
還他古聖留言終不僞戒殺念佛兼放生決
到西方上品會 佛印戒殺文

世人食肉咸謂理所應然乃恣意殺生廣積冤
業相習成俗不自覺知昔人有言可爲痛哭
流涕長太息者是也計其迷執畧有七條開
列如左餘可例推云一曰生日不宜殺生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已身始誕之辰乃父母垂
亡之日也是日也正宜戒殺持齋廣行善事
庶使先亡考妣早獲超昇見在椿萱增延福
壽何得頓忘母難殺害生靈上貽累於親下
不利於已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
哭流涕長太息者一也二曰生子不宜殺生



凡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不思一切禽畜亦
各愛其子慶我子生令他子死於心安乎夫
嬰孩始生不爲積福而反殺生造業亦太愚
矣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
長太息者二也三曰祭先不宜殺生亡者忌
辰及春秋祭掃俱當戒殺以資冥福殺生以
祭徒增業耳夫八珍羅于前安能起九泉之
遺骨而使之食乎無益而有害智者不爲矣

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
太息者三也四曰婚禮不宜殺生世間婚禮
自問名納采以至成婚殺生不知其幾夫婚
者生人之始也生之始而行殺理既逆矣又
婚禮吉禮也吉日而用凶事不亦慘乎此舉
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
者四也五曰燕客不宜殺生良辰美景賢主
佳賓蔬食菜羹不妨精致何須廣殺生命窮



極肥甘笙歌饜飫于盃盤宰割寃號于砧几
嗟乎有人心者能不悲乎此舉世習行而不
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五也六曰
祈禳不宜殺生世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福
祐不思已之祀神欲免死而求生也殺他命
而延我命逆天悖理莫甚于此矣夫正直者
爲神神其有私乎命不可延而殺業具在種
種淫祀亦復類是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
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六也七曰營生不
宜殺生世人爲衣食故或畋獵或漁捕或屠
宰牛羊猪犬等以資生計而我觀不作此業
者亦衣亦食未必其凍餒而死也殺生營生
神理所殛以殺昌裕百無一人種地獄之深
因受來生之惡報莫斯爲甚矣何苦而不別
求生計乎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
哭流涕長太息者七也　蓮池戒殺文



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
逢擒則奔蟣虱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
且貪生何乃網于山罟于淵多方掩取曲而
鉤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魂飛毋離子
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同臨
剮戮憐兒之鹿舐瘡痕而寸斷柔腸畏死之
猿望弓影而雙垂悲淚恃我强而凌彼弱理
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己身心將安忍由是昊

天垂惻古聖行仁解網著于成湯畜魚興于子產聖哉流水潤枯稿以囊泉悲矣釋迦代危亡而割肉天台智者鑿放生之池大樹仙人護棲身之鳥贖魚蝦而得度壽禪師之遺愛猶存救龍子而傳方孫眞人之慈風未泯一活蟻也沙彌易短命爲長年書生易甲名爲上第一放龜也毛寶以臨危而脫難孔愉以微職而封侯屈師縱鯉于元村壽增一紀



隋侯濟蛇于齊野珠報千金拯巳溺之蠅酒匠之死刑免矣捨將烹之鱉廚婢之篤疾瘳焉買死命于屠家張提刑魂超天界易餘生于釣艇李景文毒解丹砂孫良嗣解矰繳之危卜塟而羽虫交助潘縣令設江湖之禁去任而水族悲號信老免愚氏之牲祥符甘雨曹溪守獵人之網道播神州雀解啣環報恩狐能臨井授術乃至殘軀得命垂白璧以聞經難地求生現黃衣而入夢施皆有報事匪無徵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普願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堅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虫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冤障多祉萃于今生培積善根餘慶及于他世　蓮池放生文

每見產難之家殺生保救是以油救火其火愈



熾經云宿無冤債者頃刻生下不覺不知若是冤家不即分解使娘痛苦難當冤尤重者母子不得保全皆殺業所感也勸懷妊者預謹齋戒并作諸善事必得母子雙全畜生尚不可殺況恐淹死兒女乎　一葦集

發心持齋者多殺生買肉以闢素開素古云昨日方設齋今日宰六畜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其是之謂乎　一葦集

道流作醮事竟必謝將大者殺羊豕小者具三牲其說曰酬將之護壇場也不爾且得罪夫將其他吾不能知只如雲長公之大義天植王元帥之赤心忠良彼豈以區區口腹故反加禍于修功德之齋家也有是理乎敢以告夫明理之士君子 竹牕二筆

杭俗歲暮祀神大則刲羊烝豚次則用猪首鷄魚之屬予未出家時持不殺戒乃易以蔬果



家人雖三尺童子無不愕然以爲必不可予燃香秉燭高聲白神云某奉戒不殺殺生以祭不惟某之過亦非神之福然此意某一人獨斷其餘皆欲用牲倘神不悅凡有殃咎宜加予身若濫無辜非所謂聰明正直者家人猶爲予危之終歲合宅無恙遂爲例 竹牕隨筆

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種種果種種蔬菜種種水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鹽之酢之烹之炮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覺痛覺痒覺生覺死之物而殺食之豈理也哉尋常說只要心好不在齋素嗟乎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凶心慘心毒心惡心孰甚焉好心當在何處予昔作戒殺放生文勸世而頗有翻刻此文不下一二十本善哉斯世何幸猶有如是仁人君子在也 竹牕隨筆

## 樂天

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則退讓而不矜　薛文清公

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　薛文清公

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爲一　薛文清公

薛文清曰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淸欲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飲食紳言



世人求享福只有一要語曰循天理以結天心　衡門寤言

一生做人要訣被孟子一句道盡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衡門寤言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爲已有富貴之命一切不修人事恣縱妄爲偃然僥倖所獲益有不遂所欲而反罹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乎惟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是守而貧賤富貴一聽于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　薛文清公

龍舒曰人皆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不湏爲小人而必欲爲小人若誠信恭敬溫和方正推賢揚善隨宜利物凡此類皆君子事也爲亦不難人不肯爲何哉若欺詐傲慢麤暴諂曲說短揚惡縱意害物凡此類皆小人事也爲有何益人必爲之何哉爲君子則人喜之神祐之禍患不生福祿可永所得多矣雖



有時而失命也非因君子而失使不爲君子亦失矣命有定分故也爲小人則人怨之神怒之禍患將至福壽以促所失多矣雖有時而得命也非因小人而得使不爲小人亦得矣命有定分故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所謂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　一葦集

予在湖南一日山行午飲農家見其壁上有詩四絕意甚警策第不知作者爲誰或曰聊翁

詩也其一曰鵲噪未為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中其二曰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其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為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其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綠雪亭雜言

蘇東坡詩曰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邵康節詩曰安分身無辱



知幾心自閒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此語可為知進不知退者之戒 自警編

樂處酣歌時光容易過苦處奔波早晚偏難度世界號娑婆苦樂平分破佩玉鳴珂生辰不似他戴笠披蓑安問不羨他別人騎馬我騎騾更有徒行箇日月疾如梭天地旋如磨也非故意相催促 覆轍翻舟那個曾回首大劍長弓那個曾丟手無數世間愁憑着人承受拜將封侯是英雄鈎鈎按簿持籌是愚夫枷扭休題能向死前休更笑千年後步步使機謀也要天公湊行年五十曾參透 皂帽絲縧一第猶難料紫綬緋袍一品猶嫌小量盡海波濤人心難忖着翠養翎毛為誰頭上好豕養脂膏為誰腸內飽千尋鳥道上雲霄何必多經到平地好逍遥高處多顛倒世人只是回頭少 畫棟雕梁推收紙半張綠蘐



紅粧消除淚幾行此事本尋常謾說多魔障百草芬芳須防秋降霜萬木萎黃須逢春再陽假如傀儡一登場多少悲歡狀旁人費忖量兀自生惆悵不知刊定傳奇上 百甕黃虀須了今生事一縷紅絲須是前生繫人事有推移總是天安置智似靈龜何常脫死期巧似蜘蛛何常不忍饑命通若在四更時夜半猶憔悴千年薦福碑九日滕王記勸君且

等時辰至　南陌東疇是兒孫馬牛趙舞秦謳是歡喜冤讐萬事總悠悠勞生何所求一簇眉頭笑前又笑後三寸舌頭說强又說醜饒君一日可千秋空落得多僝僽青山暗裏遊玄牝空中守羲皇一夢君知否　麋鹿山邊終日防弦箭鵝鴨簷前終歲愁猫犬身在畏途間頃刻憂機變恩愛纏綿多成佚恨緣涕泱流連多因歡喜緣白駒過隙難留轉何



苦又加鞭靈臺一寸間簇起氷和炭任教世事如電閃　鐵鎖重關財寶終須散玉液金丹遲速難違限但放此心寬萬事從天斷不坐蒲團西方掉臂還不戴蓮冠南華合眼看人間苦海黑漫漫送盡聰明漢饑來粥與饘睡要床和簟此外不須多繾綣　你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要錢財前生須帶來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時該運該人來還你債時衰運衰你被他人賣常言作善可消災怕沒福難擔戴有酒且開懷見惟何須惟一任桑田變滄海　王荊石詞

一生都是命安排求甚麽今日不知明日事愁甚麽不禮爹娘禮世尊敬甚麽弟兄姊妹皆同氣爭甚麽兒孫自有兒孫福憂甚麽奴僕也是爹娘生凌甚麽當官若不行方便做甚麽公門裏面好修行兒甚麽刀筆殺人終自



殺刀甚麽舉頭三尺有神明欺甚麽文章自古無憑據誇甚麽榮華富貴眼前花傲甚麽他家富貴前生定妬甚麽前世不修今受苦怨甚麽豈可人無得運時急甚麽人世難逢開口笑苦甚麽補破遮寒暖即休擺甚麽饑過三寸成何物饞甚麽死後一文將不去慳甚麽前人田地後人收占甚麽得便宜處失便宜貪甚麽聰明反被聰明悞巧甚麽虛言

折盡平生福謊甚麼是非到底自分明鬭甚
麼暗裡催君骨髓枯淫甚麼閫賭之人沒下
稍要甚麼治家勤儉勝求人奢甚麼人爭閑
氣一場空惱甚麼惡人自有惡人磨惱甚麼
冤冤相報幾時休結甚麼人生何處不相逢
狠甚麼世事眞如一局棋笑甚麼誰人保得
常無事誚甚麼穴在人心不在山謀甚麼欺
人是禍饒人福卜甚麼一日無常萬事休忙



甚麼 警世良言

居之安平爲福萬事分定要知足麁衣布襪山
水間放浪形骸無拘束好展卷愛種竹花木
數株喜清目滌煩襟遠塵俗靜理絲桐下指
熟渴烹茶饑煑粥雅淡交遊論心腹中則正
滿則覆推巳及人人信服不妄動不問卜衣
食隨緣何碌碌遇飲酒一歌曲歡會無多歌
再續常警省念無欲世事茫茫如轉軸七十

人生古來稀百歲光陰眞迅速對山青依水
綠造物同遊何所惡及時勉厲樂餘年一日
清閒一日福 眞素齋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
天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膽窄古今興
廢言不徹金谷繁華眼裏塵淮陰事業鋒頭
血陶潛籬畔菊花黃范蠡湖邊蘆花白臨潼
會上膽氣雄丹陽縣裏簫聲絶時來頑鐵有



光輝運去良金無艷色逍遙且學聖賢心到
此方知滋味別麁衣澹飯足家常養得浮生
一世拙 弇州山人歌
詩僧晦庵者有一詞云擾擾浮生待足何時足
據現在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
步須防世事多反覆枉教人白了少年頭空
碌碌誰不願黃金屋誰不願千鍾粟笑五行
不是這般題目枉使心機閒計較兒孫自有

兒孫福又何須採藥蓬萊但寡慾 鶴林玉露

唐解元寅撰勸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少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更有炎涼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須滿把金尊倒朝裏官多做不盡世上錢多賺不了官大錢多憂轉多落得自家頭白蚤請君檢點眼前人一年幾度埋芳草草裏高低多少墳可憐一半無人



掃此歌淺而雅暢于衆志通于衆耳令人讀之覺名利心一時灰燼 鷲座新書

得失榮枯總是天機關用盡也徒然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無藥可醫卿相病有錢難買子孫賢家常守分隨緣過便是逍遥快活仙 吳眞人詩

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俗事心下自清涼靜處乾坤大閒中日月長若能安分得都勝別思量 擊壤集

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世事靜方見人情淡始長 明心寶鑑

無求到處人情好不飮從他酒價高 明心寶鑑

不作風波于世上自無氷炭在胸中 堯夫詩句

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味于淡也 長者言

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



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 巖棲幽事

顏蠋嘗言有處窮方其藥四味無事以當貴早寢以當富安步以當車晩食以當肉 小牕清紀

丁鴻問于龍門子曰君子何以處貧也龍門子曰安之曰安之未能也請問其次曰忍之曰忍之之道奈何曰茅茨土階視如華榱飛翬之麗柴車蹇乘視如文茵飛黃之良垢衣敝

屣視如繡裳朱舄之華藜羹糗飯視如五鼎八珍之美醜妻惡妾視如毛嬙西施之艷則羡念不生矣是恐之之道也恐之之久則自然矣能自然則安矣虞丹子在傍聞之啞然笑曰吾處貧四十年矣居之以道德乘之以仁義被之以禮樂飽之以忠信友之以廉潔雖凍餒瀕死者數四未嘗啓齒一言蓋驩然若有晉楚之富不知所謂貧也是何也心無愧



怍也苟有一毫外慕之念則愧怍生矣愧怍生縱富貧也況實貧乎哉夫子盍以是告之而徒陳說彼區區者不亦誤乎龍門子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憲韋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高士傳

嚴君平隱居不仕常賣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蜀有富人羅冲者問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



冲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爾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何謂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慚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榮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尚論編

道德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世之人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猶以爲不足不知鶉衣緼袍者固自若食不過滿腹羅萬錢之珍猶以爲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墻猶以爲不足不知繩樞甕牖者固自安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箸猶以爲不足不知汚尊抔飲者固



自適惟其不足是以心之放僻意之奔馳無所不至以有限之年濟無厭之欲何時足耶歲月易邁狂迷不復死而後已悲夫　感應篇

凡人憂在衣食之內者憂有時而釋憂在衣食之外者憂無時而已故人欲免憂當思知止　衡門寤言

膠西先生趙叔明飲不擇酒常云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坡翁廣之云薄薄酒勝茶湯粗粗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又云薄薄酒飲兩鍾粗粗布着兩重粗薄雖異飽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　東坡集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注玉盃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蓆與繡幃玉枕同一寢



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　晝永編

平爲福從來有是言愈玩愈覺有見若必享富貴而後爲福則舛甚矣　衡門寤言

白沙先生詩云吾儕生分薄於福敢求全此名儒守分之言吾人不可不詳味　衡門錄

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馬牛爲人穿着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

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爲馬牛者幾何哀哉長者言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于我何關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長者言

見彼如意極快之事不當羡慕世事皆有倚伏如意處常有大不如意之變事難縷述理可盡思以此對治自然甘處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卽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有不平自幼至少自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人天下仰羡之若神仙而其不如意處亦與貧賤者無異特所憂患事異耳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矣蟾心編

大凡人遭困厄失意時當反顧回思不然便齟齬不堪矣唐王勮作解昭君怨詞云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人會此意可以處窮矣黄山谷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出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所蓋障市聲喧賸人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桑使不入仕途則田中廬舍自當如是亦可不堪其憂邪山谷之見可謂達



矣新知錄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湏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旣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每不可測能洞見此理可以寛懷世範

非災横禍世人常歎無因分付安排皇天必自有說或現在隱微未察恐過去宿行有虧彼

定不差。我當順受。娑羅園清語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為一定之分，又設為不測之機，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而不覺。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故世有高見遠識，超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自去自來，無憂無怨。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註定，君子贏得為君子，小人枉了為小人。此言甚切，人不可不知。世範



張明經謁選，賺夜與一人聚茆屋下，互問籍里。明經曰：我武昌人。其人曰：我濟南人。又問公既楚產，蘄有巴水驛乎？曰：有之。明經曰：公問此何意？曰：我始生僅一歲，家失火，眾皆奔避，出獨遺我榻上。忽火中有聲曰：莫燒死巴水驛驛丞。又若有撼遏火勢者，人因得抱我出。今恐選得此驛耳。及明觀榜，果是巴水驛丞。語曰：一千錢一斗米皆關祿命，况其大者。耳譚

寧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為李循模、李素乏行檢而多智術，乃百計攘奪得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就選，遍干鄉貴寅緣，得入首相嚴公之門，久而親暱，遂求順天府學司訓。公為諭意銓曹，許之。于是揚揚自得，未挂榜前，忽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詈曰：吾不數日當坐于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乃



羣譁于吏部前，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小縣學。李怏怏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于彼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學訓導。云：嗟夫，設使當時李被人訐而中，更王選他所而遠任，亦無足為異。今多智者無上事而自貽伊慼，樸實者無心中適得擠我者所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故示與奪之意以彰善惡之報哉？吁，可畏也已。見聞紀訓

龍西溪僉憲名霓在京中時、其同年友某行人一日過西溪邸、謀曰、吾欲註門籍幾日、何如、西溪問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之耳、西溪曰、何哉、湖廣非險遠、況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覲、豈不善、迺欲避耶、行人曰、實不然、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我且避之、則楊子山當行、西溪曰、若爲此、吾不敢阻、君行人竟稱病註門籍、不意纔數日、吏部



遽開選、某行人勢不可、即出、楊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膺悵恨而已、可見爲謀不臧、適以自敗、反以成他人之功、良可笑也見聞紀訓

槺塘陳氏曰、永康周實夫名文光、爲舉人時、與余南雍會友也、嘗語余曰、人不但窮通得喪有數、雖一衣一食、亦有定數焉、吾家在縣中、門有小樓、諸生肄業其上、一夕夢一鄉間士友來訪余、乃戴一塵垢冬帽、出見各啜粥兩盂而去、時夏月、且巾而不帽、而吾鄉客至、絕無啜粥者、晨醒方與室人道此夢、適婢子報云、某舉人在外相訪、已坐學生樓上矣、吾遽披衣起盥櫛、取所戴馬尾巾不獲、再三覓之、竟不見、室人偶在架上拾一舊紵絲帽、乃笑覆吾首、推而出、吾與此友且笑且訝、乃曰、斯固異矣、然啜粥與否、在我、夢其如之何、因命



庖人必煮肉欵飯、不意此友之兄繫獄患病、屬其弟邀吾同見縣尹求保放、時尹正欲出外公幹、其兄使人催請甚急、吾最怕空腹曉行、連呼酒飯不能就、卩、而此友立促趨赴間、諸生有粥在缶、乃笑而請曰、此有粥、姑啜之、以應夢何、如吾二人只煞各啜兩盂而去、實夫之言如此、吁、一巾、一帽、粥飯尚有定數、況其他乎、今人爭名于朝、爭利于市、蠅營狗苟、至

老死而不知止者徒自苦耳何益之有哉見聞
紀訓
王景文云有心于避禍不若無心于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于命伊川曰人之于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



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安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于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鶴林玉露

陽明先生在貴陽龍場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鴃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墎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折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襍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



不脗合因著五經憶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宣慰聞先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 陽明年譜

陽明上毛憲副書曰昨承遣人諭以禍福利害且令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凌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鬭此自諸夷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



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居

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至於有所隳則某也受教



多矣　陽明文集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于樂方能真有所得大槩于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

得㑹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
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
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
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
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
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
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
樑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



蓋惟賢者而後有眞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眞
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忘 鶴林玉露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
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
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
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
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
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
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
不樂也 高士傳
予往謁麻城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留宿因問請
曰先生婆娑丘樊以何事爲樂鳳崖曰其平
居恒以禮義灌漑此心以廉恥潤澤此身以
勤儉訓飭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東谷贅言
陸平翁燕居日課云以書史爲園林以歌咏爲
鼓吹以理義爲膏粱以著述爲文繡以誦讀



爲菑畬以記問爲居積以前言往行爲師友
以忠信篤敬爲修持以作善降祥爲因果以
樂天知命爲西方 眉公秘笈
邵康節吟曰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况復近清
明天低宮殿初長日風煖林園未囀鶯花似
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
多也况復人間久太平又云堯夫非是愛吟
詩詩是堯夫志喜時明著衣冠爲士子高談

仁義作男兒敢于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日堯夫非是愛吟詩擊壤集一編老人怡神悅目時可吟玩公喜飲酒命之日太和湯飲不過多不喜大醉其詩日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所寢之室名安樂窩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其詩曰墻高于肩室大如斗布被煖餘藜藿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聞人說人之



善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語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晚教二子以六經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蹈儒行其詩曰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强不爲不壽老境從容孰有如康節者乎尊生八牋

羅湘川退居柳坪之上鑿池架亭名曰願樂日處其間爲詩云亭中樂事與誰傳朱紫身閑更大年明月泛遊蘇氏後北牕高臥伏羲前林泉茹飲貧無辱花木栽培靜有權一室瀟然無俗慮却疑身世是壺天又自爲記曰雨暘時若五穀登而百室寧可樂也一有水旱之災饑饉相仍民不聊生雖欲優游此亭得乎民康而富四境晏然可樂也一有盜賊之發則軍旅興焉供應頻焉財物耗而禍亂生



雖欲優游此亭得乎白髮赭顏步履康健眠食無恙可樂也一有災疾之侵精力衰而登陟難求一室之安不可得雖欲優游此亭得乎昔溫公以獨樂名其園康節以安樂名其窩予非不知所嚮慕以名吾亭而必爲此者意誠有在也警語類抄

魯文恪以祭酒告歸乃闢小園于夢野臺之東鑿池築亭穛蒔花木爲遊息之所總名之曰

已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磨池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蓋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蓋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其屬吾園始為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孰使吾不樂觀此則公之風致可知矣 已有園集

林粹夫謝中丞事而歸也杜門謝塵囂以著述自娛閒時有頗僻意有所觸則發為樂府命



小童歌之歌竟則陶然以怡未嘗一至公所有事于閫者率先加禮公以方巾古服接之有諜焉則以大體相告未嘗委曲狥其意 尊俎餘功

唐人有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嘆世人希進躐榮守資待次沉酣于名利中而莫知止者也吉水羅念庵洪先建言忤旨歸田之日當道交章屢薦堅志不起嘗有詩曰獨坐空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團瀟而今始解閒非偶到得能閒幾丈夫永豐羅一峯倫以抗章忤權貴謫官而歸作詩曰五柳先生歸去來芰荷衣上露漼漼不由天地不由我無盡烟花無盡杯別樣家風幽澗竹一般春意隔墻梅老來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灧澦堆沿山費徤齋宏以總角狀元及第為黑頭宰相請告家居年尚未五十日居小



樓名曰至樂大學士王守溪鏊寄以詩曰橫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日與聖賢相對語身於天地復何求三峯有意當牕見一水無聲繞檻流試問主人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吁若三公者可謂超然遠覽知進而知退者哉 新知録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

此如范蠡覇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
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
房顛嬴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
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
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
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
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
何心哉 鶴林玉露



楊誠齋先生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
區僅蔽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
詩云淸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蓋紀實也聰
明强健享淸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
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嘗自贊云江風
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
枕又云靑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
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淸風 鶴林玉露

白居易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
株臺榭舟車具體而微先生安焉性嗜酒耽
琴淫詩往往乘興肩轝適野尋水望山率情
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自吟咏懷詩云
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瞰靑山任頭
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
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發醅又飲數
盃兀然而醉古所謂得全于酒者故自號醉



吟先生云 小隱書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
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
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
山泉拾松枝煑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
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
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于長
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

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怳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



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于聲利之場者但見滾滾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眞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年所得不已多乎　鶴林玉露

謝承祐海陽人少游京師見勢利烜赫怏怏不樂歸過寶雲山中見野鳧飮啄沙岸悠然自得語其友曰人生斯世如輕塵依弱草而乃以儒冠拘繫良可恥也於是結齋郡南有長溪曠野可以游適買驢一頭舟一隻興至幅巾野服任意所之旣倦而休休而復作謂唐虞事業盡在是矣　小隱書

子瞻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于中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



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鶴林玉露補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

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攲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



日懽遠爲千載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鶴林玉露

司空圖豫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尊生八牋

後漢向子平潛隱於家安貧樂道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爾敬虛子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山林一種逸味細細咀嚼方覺美出若對世俗人言之鮮有不嗤笑者　小隱書

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修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淸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飡菜粥何名爲淸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



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淸福而何予爲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被華林之寇己卯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饑渴頓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淸福之言良然　敖淸江

閒適之事天常限人近聞南中一富翁每緣公務入城殊憚其煩揭四字於室曰望城欲哭

一日焚香告天曰願薄田二十畝自爲耕獲

老於山林足矣忽室中應聲云欲富貴則與之此則不可是知閒適勝于富貴天不輕以與人也 敬虛子

閒非易事須是胸中有靈丹一粒方能點化俗情擺脫世故 小窗清紀

莫言婚嫁早婚嫁後事不了莫言僧道好僧道後心不了惟有知足人鼾鼾直到曉惟有偷閒人憨憨直到老 巖棲幽事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 鶴林玉露

大都心足身還足秖恐身閒心未閒但得心閒隨處樂不須朝市與雲山 李宗易

白香山逍遥詠云亦莫戀此身亦莫厭此身此身何足戀萬劫煩惱根此身何足厭一聚虛空塵無戀亦無厭始是逍遥人 唐詩類苑

李太白詩淸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赤壁賦云惟江上之淸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化之無盡藏也東坡之意蓋自太白詩句中來夫風月不用錢買而取之無禁太白東坡之言信夫然而能知淸風明月之可樂者世無幾人淸風明月一歲之間亦無幾日就使人知此樂或爲俗務牽奪或爲病苦妨障



雖欲亨之有不能者然則居閒無事遇此淸風明月既不用錢買又取之無禁而不知爲樂是自生障礙也 玉壺冰

黃山谷曰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睡方書

廖子晦言山居頗適臨水登山甚得其樂文公曰只恁閒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閒民大意似謂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鶴林玉露補

攝生

寇氏曰世之人皆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徇禮節以身世徇財利惑亦甚矣

養生心鑒

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爲深恥學者體此則可以保身矣 薛文清公

益州老父曰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使心不亂求心不狂思不貪嗜慾不着迷惑則



心先無病矣心君無病則五臟六腑雖有病不難療矣 清修妙論

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虛偽惟有操心是要規必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薛文清公

素問曰恬淡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存病安從來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嗜欲不能勞其神淫邪不能惑其心所以能壽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男女紳言

衛生之術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自病生時郭信用其言知自護愛康强倍常年幾百歲 厚生訓纂

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志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伐人之



生甚于斧斤蝕人之性猛于豺狼也 養生類纂

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欲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

薛文清公

一切諸有如夢如幻一切煩惱是魔是賊 清修妙論

劉文肅公忠修勵行檢時國家無事翰林程李輩有文學詞藝好交遊有聲譽公獨卷斂沉默方正寡合一介不苟得嘗云薛文清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盡以是知克已最

難葢粗暴之氣不惟損德招尤其損身尤甚予平生被此字害最多因書公言以自警焉南雍劄記

煩惱最能戕人遇事若能識破則何煩惱之有衡門錄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孫眞人



吳文正公曰嘗觀天下之人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予嘗以此說驗之里中黃耇之老良然間有不然者葢稟賦氣數之或差也東谷贅言

硯與筆墨葢器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于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唐子西

黃帝云行及乘馬不用迴顧則神去今人迴顧功名富貴而去其神者豈少哉長者言

二客方對奕有哂於傍者曰吾見二肉柸動搖耳客曰何謂也曰二君形存而神離神在黑白子中久矣相對峙者非肉柸而何客默然



竹牕隨筆

老子曰慾多傷神財多累身明心寳鑑

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年何名六害一曰薄名位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疾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爾未見其有益也養生類纂

枚乘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

曰腐腸之藥。龍門子曰。行遇刃者必避。食遇鴆者必舍。懼害己也。麗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哉。龍門子

二八嬌娘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分明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純陽詩

陰符經曰。淫聲美色。破骨之斧鋸也。世之人不能秉靈燭以照迷情。持慧劍以割愛慾。則流浪生死之海。是害先于恩也。尊生八牋



司空圖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何忍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楊誠齋詼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前詩之意。男女紳言

伊川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若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日益編

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詼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情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王文成公

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臟腑。醴



醪煮其腸胃。馨香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途。人非木石。何能久乎。清修妙論

活人心云。酒雖可以陶情性。通血脈。然招風敗腎。爛腸腐脇。莫過於此。飽食之後。尤宜戒之。飲酒不宜粗及速。恐傷破肺。肺為五臟之華蓋。尤不可傷。當酒未醒。大渴之際。不可喫水及啜茶。多被酒引入腎臟。為停毒之水。遂令

腰脚重墜膀胱冷痛兼水腫消渴攣躄之疾

日益編

五穀五蔬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饑渴爲主病四百四病爲客病故須食爲醫藥以自扶持是故知足者舉箸常如服藥 文清語錄

晚飡當肉緩步當車無罪當貴無災當福莫飲卯時酒莫食申時食避風如避箭避色如避賊 顏蠋論



節食養胃清氣養神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 景行錄

白玉蟾曰薄滋味以養氣去嗔怒以養性處卑下以養德守清淨以養道名不係簿籍心不在勢利此所以出人之殼與天爲徒 清修妙論

侍郎葉公鏜云費文憲公宏及第後六年乞養病歸時尚書張莊簡公悅爲吏部右侍郎特過之備述其生平多病之狀慰諭惓惓移時乃別以一封見贈文憲視其題封則曰字扇一握手帨一條而心訝其物之太簡及啟封則扇面備書所采養生要語有云不以脾胃煖生冷不以元氣佐喜怒又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廼知公之愛我不減于骨肉之厚也遂佩服至老又爲之記以見前輩愛士之心 厚生訓纂



韓晉公滉有一閽吏自言屬在冥司主三品以上食料因以公次日應食糕糜餔湯爲驗又言人間之食皆有定籍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有權位者旬支六品至于九品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故曰人無妖壽祿盡則亡

感應經解

人生世間咸以無病無事爲福究而論之病特不可多耳亦不可無事特不可多耳亦不可

無益多病身固難保然太無病則流于縱肆而不自省矣身亦惡乎保多事家固難保然太無事則狃于怠荒而不自振矣家亦惡乎保故時或有病則知所儆戒時或有事則知所操持保身保家未必不自有病有事中來未可卽以無病無事為福也 衡門箴言

蓮池老師云世人以病為苦而先德云病者衆生之良藥夫藥與病反柰何以病為藥益有



形之身不能無病此理勢所必然而無病之時嬉怡放逸誰覺之若雅病苦逼身始知四大非實人命無常則悔悟之一機而修進之一助也予出家至今大病垂死者三而每病發悔悟增修進由是信良藥之語其眞至言哉 竹牕隨筆

薛文清曰人素羸瘵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為則其壽固可延久矣如素強壯乃恃其強壯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 男女紳言

孫眞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 初潭集

鄺子元有心疾每疾作輒昏憒如夢或曰眞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



老僧曰公之疾起于煩惱煩惱生于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閑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

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又曰公此疾亦原于水火不交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



交于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于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綠雪亭雜言

病有十可却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也煩惱見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室和睦無交謫之言六也衆生各有病根常自觀察克治七也風露謹防嗜慾澹泊八也飲食寧節毋多起居務適毋强九也覓高朋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十也白香山養生語

病有十不治縱恣悋淫不自珍重一也窘若拘



囚無瀟灑之趣二也怨天尤人廣生懊惱三也今日預愁明日一年常計百年四也室人噪聒耳目盡成荆棘五也聽信師巫禱賽廣行殺戮以重業緣六也寢興不適飲食無度七也諱疾忌醫使虛實寒熱妄投八也多服湯藥蕩滌脾胃元氣漸耗九也以死爲苦與六親眷屬常生難割難捨之想十也白香山養生語

年老養生之道不貴求奇先當以前賢破幻之

詩洗滌胸中憂鬱而名利不苟求喜怒不妄發聲色不因循滋味不耽嗜神慮不邪思三綱五常現成規模貧富安危且據見定是亦養壽之大道也。龐居士詩云北宅南莊不足誇好兒好女眼前花忽朝身沒一丘土又屬張三李四家先賢詩云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靜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又詩云世人用盡機關秪爲貪生怕



死我有安樂法門直須顛倒乎此見文元公云衆所好者虛名客氣冗具貲財予所好者天機道眼法要度門又云仕宦之間暗觸禍機衽席之上密涉畏途輪迴之中枉入諸趣又云心死形方活心強命即亡又云你喜我不喜君悲我不悲鴈飛思塞北鷹憶舊巢歸秋月春花無限意箇中只許自家知天師云靈臺皎潔似氷壺只許元神裏面居若向此中留一物平生便是不清虛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是皆融智慧黜聰明而宅天和以却百邪者也比于金石草木剛烈之劑喪津枯液以求補益者其功遠矣　厚生訓纂

老來軀體索温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閑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蒲簟簷雪飛時軟布茵誰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邵堯夫



作福莫先避罪服藥不如忌口　病餘錄

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減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娑羅園清語

陳白沙先生曰人所得光陰能得幾何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化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螻蟻並活已耶　繹訓編

夫人千病萬病只爲有己故惟欲己富己貴己

安巳樂巳生巳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異若能克去有巳之病廓然太公富貴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便生意貫徹天理充溢可會萬物為一體耳 文清要語

楊文定溥謙謹小心吏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於父母生身之恩 言行錄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長者言

士大夫不貪官不愛錢一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蓋潔巳好修德也濟人利物功也有德而無功可乎 長者言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愿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淮南子

富莫大于蓄道德貴莫大于為聖賢貧莫大于不聞道賤莫大于不知恥仕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謂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 方蛟峯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補 書紳要語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



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鶴林玉露補

人知飲食所以養身而不知禮義廉恥所以養心飲食絕則身死禮義廉恥喪則心死心者

身之主也失其主而徒寄空身於天地間而猶自認曰人吾不知之矣呂東萊曰人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信夫 衡門寤言

了明長老曰身爲死物其內活潑潑地者爲活物莫於死物上作活計宜於活物上作活計予深愛此語 清修妙論

無疆之謂壽壽也者言順其正而俟命于天固不拘拘于耄耋期頤謭謭于引年長生也孔



子曰仁者壽君子之壽也稱德小人之壽也稱年故有積德累行不幸中殂人或貴之縱禮破義或永天年人或賤之是故君子以忘生狥欲爲戒也以清淨澹朴爲本也以全耳目之聰明爲務也以不戾吾生之眞機爲端也胡爲而生也吾來也胡爲而終也吾去也生任吾來吾無憂也終任吾去吾無惡也一日順乎其正一日適乎其心一日適乎其心一日無忝其生斯之謂仁斯之謂無疆之道不然顏回盜跖論壽夭于今果何如也 警語類抄

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壽何負于人哉人負壽爾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數年而死則爲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貴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亡君事仇之恥不穢宋史矣



東谷贅言

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巳卯歲死有人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昔宋褚淵身事二姓弟炤歎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不當是一名士今德不昌令有期頤之壽哀哉 三朝國史

周處年少時兇彊使氣後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曰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之不彰耶處遂改厲終爲忠臣孝子 警語類抄

王司徒謐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公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



所存似不在長年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于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警語類抄

顏氏家訓曰性命在天神仙之事不可爲其誣惑但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愼節起臥均適寒暄禁忌食慾餌飲藥物遂其所稟不爲疾病侵折是謂善攝生者故攝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可養單豹養于内而喪外張毅養于外而喪内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五宮編

楚子李者正德間太和山得道者數仙之一以其辟穀但啖麥麩故名荆藩永定王慕之遣十較移文叅藩董是山者禮聘以至寓蘄武當宮衣破衲不食王屢迎入宮祈長生訣皆



不對但云儒者修身齊家此長生訣也賜金帛甚厚皆委棄不顧已辭歸王仍遣十較送之令索書報命至漢口臥舟中忽不見較奔至山見李坐捨身巖險絶處誦經遥爲泣拜索書又忽不見明年王思之仍遣較至山則云李尸解去矣較于歸途又見李持一鉢行如飛亡何王以干宗正條得罪幾覆國始悟李語非漫然也 耳談

鄖陽鍾都司希皓信方術常服道士韓衍山藥其方以男女初至壬癸水和藥爲丸服藥久之覺頭重眼睆睆常見白衣人道士曰此藥行也未幾眼珠雙落几上九竅出血暴卒同年儲谷泉與余言而鍾實富冠一郡云大抵畜方士家非富即貴富貴之人何欲不遂所慮者惟壽耳故此輩得以長生不死之說中焉然長生不死回天奪命豈尋常伎倆可辦



故必要以世間所罕見之事與夫世間所難致之物庶可聳動其聽信而因得爲久任之計衣其衣食其食用其財及其久也卒無效焉宵遁焉耳矣又有繼之來者曰彼未得其精非吾比也所以前車既覆後復蹈之往往而是吁可哀也已　見聞紀訓

靜宇游大夫問于羅子曰養生家守中之訣如何羅子曰否否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蓊塞兩間彌六合矣柰何作此業障拘囚于鬼窟中乎大夫曰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大夫曰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耿先生聞之跫然嘆賞曰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皈心釋迦合掌即尼父復生當首



肯矣爰識此以醒世之迷于玄修者　賢奕編

酒色財氣四堵墻多少賢愚在內箱若有世人跳得出便是神仙不死方　明心寶鑑

抱朴子曰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不修而但務方術終不得長生也行惡行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犯輕重故所奪有多少　唐類函

備死

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遙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

長者言

楊慈湖云人生只忙過一場便休。小隱書

宋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瘧于大寒大熱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兢兢爲善。虛度流年。良可惜也。日益編



甜苦備嘗好丟手。世味渾如嚼蠟生死事大急回頭年光疾於跳丸。娑羅園清語

有待而修。終日且圖安樂。無常到也。問君何以支持。娑羅園清語

理超教外胡僧所以如愚道越言詮猶獠何嘗識字世智紛紛名利場中伶俐識神擾擾生死路上糊塗亦可憐矣。娑羅園清語

士大夫禪機迅利。何鋒不摧。身行淹汚。無業不作揚言度世。閻王之勾帖忽來。開戶欲談。鄧都之鐵鞭已下。娑羅園清語

人生時父母妻子屋宅田園牛羊車馬以至臺凳器皿衣服帶索等物不問大小或祖父以傳于已。或自已營造而得。或子孫或他人爲已緝累而得。色色無非已物。且如䆫紙雖微被人扯破。猶有怒心。一針雖微。被人將去。猶有吝心。倉庫既盈。心猶未足。金帛已多。營猶



未止。舉眼動步。無非愛著。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事務。無非挂懷。且大限到來。盡皆拋去。雖我此身。猶是棄物。況身外者乎。靜心思之。恍如一夢。故古人有言。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裡人。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妙哉此言也。蓋業者。謂善業惡業。皆將得去者。人豈可不及時爲善乎。龍舒居士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

從何而來乃從祖父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討便宜凡損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衡門錄

電光易滅石火難留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人之生滅事有同然萬法皆空何不悟也假使黃金白玉空爲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盡是塵勞之費何將巧倖機關慳貪嫉



妬妻男無百歲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幽泉空榜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羅綺千箱寂寞無寸絲之分有智聰明蚤宜省察閒身強健兮下手遲東生西沒兮時光逼美酒艶色兮促君壽憂子憐孫兮有盡期家財無限兮將不去生死輪廻兮迷不知 孫眞人勸世文

一盞孤燈照夜臺上床別了襪和鞋三魂七魄夢中去未委明朝來不來 雪峯頌

皮包血肉骨纏筋顛倒凡夫認作身到死始知非是我從前金玉付他人 淨土文

父母恩深終有別夫妻義重也分離人情似鳥同林宿大限來時各自飛 古頌

只這色身誰信身爲苦本盡貪世樂不知樂是苦因浮生易度豈是久居幻質非堅總歸磨滅虛浮如水上泡須臾不久危脆似草頭露



倏忽便無長年者不過八九十以皆亡短命者大都三二十而早夭又有今日不知來日事又有上床別了下床時幾多一息不來便是千秋永別用盡奸心百計將謂任世萬年不知頭痛眼花閻羅王接人來到箇箇戀色貪財盡是失人身捷徑日日耽酒嗜肉無非種地獄深根一旦命根絕處四大風刀割時外則脚手牽抽內則肝腸痛裂縱使妻兒相

惜無計留君假饒骨肉滿前有誰替汝生者
枉自悲啼痛切死者一任神識奔馳前途不
見光明舉眼全無伴侶過奈河岸見之無不
悲傷入鬼門關到者盡皆悽慘棄世纔經七
日投冥漸歷諸司曹官抱案沒人情獄卒持
杈無笑面平生爲善者送歸天道仙道人道
在日造惡者押入湯塗火塗刀塗身碎業風
吹再活命終羅刹喝重生人間歷盡百春秋

獄內方爲一晝夜魂魄雖歸鬼界身屍猶臥
棺中或隔三朝五朝或當六月七月腐爛則
出蟲出血臭穢則熏地熏天膨脹不堪觀醜
惡眞可怕催促付一堆野火斷送埋萬里荒
山昔時要俏紅顏翻成灰燼今日荒凉白骨
變作埃塵從前恩愛到此成空自昔英雄而
今安在淚雨灑時空寂寂悲風動處冷颼颼
夜闌而鬼哭神號歲久而鴉餐鵲啄荒草畔

漫留碑石綠楊中空挂紙錢下稍頭難免如
斯到這裡怎生不醒但請迴光返照返知本
體原眞捨惡從善悔昔修今移六賊爲六神
通離八苦得八自在便好替天行化不妨代
佛接人火急進步時不再來　如如居士撰
諺有警世語謂一老人死見閻王咎王不早與
通信王言吾信數矣汝目漸昏一信也汝耳
漸聾二信也汝齒漸損三信也汝百體日益

衰信不知其幾也然此特爲老人言耳今更
續之一少年亦咎王云吾目明耳聰齒利百
體強健王胡不以信及我王言亦有信及君
君自不察耳東隣有三十五而亡者乎西隣
有二十九而亡者乎更有不及十歲與孩提
乳哺而亡者乎非信乎良馬見鞭影而行必
俟錐入于膚者駑駘也何嗟及矣　蓮池老師
古人以除夕當死日益一歲盡處猶一生盡處

故黃蘗垂示云預先若打不徹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你熱亂然則正月初一便理會除日事不為早初生墮地時便理會死日事不為早那堪荏苒悠悠揚揚不覺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况更有不及壯且老者豈不重可哀哉今晚歲除應當惕然自誓自要不可明年依舊蹉跎去也雖然此打徹二字不可容易看過不是通幾本經論當得徹也不



是坐幾炷香不動不搖當得徹也不是解幾則古德問答機緣作幾句頌古拈古當得徹也不是酬對幾句口頭三昧滑溜溜當得徹也古人謂於此事洞然如桶底驟脫爽然如大夢得醒更無纖毫疑處然後可耳嗟乎敢不努力　竹牕二筆

世有家業已辦者於歲盡之日安坐而觀貧人之役役于衣食也名曰看忙世有科名已辦者于大比之日安坐而觀士人之役役于進取也亦名曰看忙獨不曰世有惑破智成所作已辦者安坐而觀六道衆生之役役于輪迴生死也非所謂看忙乎吁舉世在忙中誰為看忙者古人云老僧自有安閒法此安閒法可易言哉雖然世人以閒看忙有矜己心無憐彼心菩薩看忙起大慈悲心普覺羣迷冀彼同得解脫則二心迥異所以為凡聖小



大之別　竹牕二筆

無常迅速雖老少無別然年少人猶處未定之天妄冀長壽若老年人則定然光景無多矣須把身世事處分了當從他無常朝到暮到撒手便行無所繫累此晚景大要緊處不可忽不可忽　竹牕隨筆

入市而歎過路客紛紛擾擾總是行尸反觀而照主人翁靈靈瑩瑩無非活佛　娑羅園清語

薛文清曰吾人從生至死只有此一點靈明與太虛同體者爲主宰人在世間有閒忙有順逆毀譽得喪諸境若一點靈明時時做主宰閒時不至落空忙時不至逐物閒忙境上此心一得來即是生死境上此心一得來的樣子順逆毀譽得喪諸境亦然只此一條路更無縣閃處是謂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驅殼非所論也 名言錄

最樂編　卷四　備死　全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粘皮着肉如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渾融 鶴林玉露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脩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簀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

最樂編　卷四　備死　全

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鶴林玉露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壯笑謂司馬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

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

否常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大書詩一章曰生於太平世長於



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五更捐館

聞見錄

陽明先生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正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鋪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笑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　陽明年譜

高上達以都御史乞休家居數年將逝之日題其寢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吾儒莫浪猜又屬偶句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　名臣錄

尚書畢亨卒遺命長子右副都御史昭曰吾官



惟有清白吾祖父以此傳家不可改爾輩讀書要探見義理方是學不可苟也勉之我死後慎勿煩瀆朝廷求葬祭言已而逝更不及他　毛紀撰碑

彭文憲病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驚但自居大位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養老父耳無一語及私　琬琰錄

儲侍郎巏易簀時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

八字無一語及家事非素養定烏能至是 顧璘
撰志
席文襄疾亟時呼弟修撰春及子中至榻前曰
自檢平生清苦體國一念可質鬼神既死無
愧
上若問遺言第曰願朝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邪
正審于取舍而已言畢而逝 楊一清撰志
薛文清平日奏疏削其藁皆不存一日檢閱舊
最樂編　卷四　備死　金
書及讀書錄束置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
一事此心惟覺天性通忽遘疾彌留正衣冠
危坐而逝迅雷震屋白霧繞室天順八年六
月十五日也 閻禹錫撰行狀
魏文靖公驥易簀時自為詩曰舊日華池水漸
涸今朝懷抱覺寬開上蒼未必重須漏殘喘
何期又復回瑤島不勞青鳥至菊籬還許白
衣來明當放棹西湖上翠水丹山嘆作[illegible]繼

復書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書
畢乃瞑先期有星隕於公隣王振宅人已知
公不起矣 名臣錄
陳白沙卒前數日蚤具朝衣朝冠命子弟扶掖
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君復作一
詩云託仙終被謗託佛廼多修美艇滄溟月
聞歌碧玉樓曰吾以此辭世殁之日頂出白
氣勃勃如蒸竟日乃息前一夕五鼓隣人聞
最樂編　卷四　備死　尖
車馬駢闐異之急出見一人若王者狀儀節
甚都出先生廬而去以為大官至及旦詢之
無有也 張詡撰行狀
陳按察鼎疾革忽起坐榻上舉手望空拱揖若
迎客狀家人問故曰楊憲長請我來交代為
城隍也言訖而卒 海上紀聞
余宰長洲時滸墅關有一人死而復甦家中且
啼且喜謂可幸無事死者曰我必復死適見

冥司有持牌勾攝者余若在其中丁泰元及丹陽李大爺皆與焉言畢復死越一日城中春元丁某果死又越數日丹陽李尹諱天棟余同年也亦死然則勾攝之說信有之乎又余邑蘇溪村符金敖丕里長族也夜夢人持一票勾喚敖覽畢謂持票者曰此喚後房某媪人也其媪乃敖嬸母及醒知其夢言未幾其日嬸母暴病而卒 雪濤小書



或曰朱子言人死後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刲燒舂磨且無所施冥府十王不足信也不知孔子嘗曰敬鬼神而遠之祭則鬼享之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且諸子百家聖經賢傳皆載鬼神之事范文正公曰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將何顏以入家廟乎既謂形朽滅神飄散泯然無迹何人在於地下家廟乎何人去見祖宗乎司馬溫公問劉元城曰佛家言天堂地獄實有此否元城曰佛之設此有理有迹推其理俾人易惡向善耳論其迹則實有地獄也鄒衍謂天地之外如神州赤縣者八九莊子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弗論凡人耳目所不及安知其無古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溫公動容而服膺自此敬佛譬如人



夢中受苦樂是身受耶神受耶身臥于床必是神受則地獄之苦亦是神受況受實非形體也在生夢中尚有苦樂況死去而無地獄乎若聽介子之言使不信罪福之徒放縱造惡而墮地獄也嗚呼牢獄有作者去受地獄有亦是作者去受我不作牢獄之罪不受牢獄之刑不造地獄之業不受地獄之苦誠哉是言也 一葦集

〔明〕宋存標撰

# 情種八卷

明末刻本

翁公題

甬東王先生有言文莫妙
於天其靈在空其韻在雪
其變幻不可測在雲余謂
青城之巔雪可萬年者凝
而作絳黃海之雲可籠而
贈客則人所狎而習觀者
未始不至神也師宜官謂

一

能作方丈字者方可縮而
書蠅頭之榜是故古有應
真擲一瓢渡海特遊戲神
通耳余小友秋士素有雋
才醉歌黃鶴笑指青霞風
氣日上足散人懷矣騷屑
諸吟霏霏如珠玉屑架學
區中飛才甸外自當不受

二

俗眼相白耳顧高樓懷怨
結脊表色長蹋下泣破粉
成痕秋士有情亦何以消
此恨也情種二編一語入



情萬刼不灰快讀臨風碧
雲明月侵人矣眼則當以
薛濤浣花箋李廷珪鹿角
隃麋司空圖樓筏筆從石

骨水湍枯藤細草間每書
一則應勝神仙赤文綠字
多也秋士家海上與三神
山相近他日臥百尺樓頭



挂瓢於樹仰視飛雲吹玉
尺八爲白雪之歌墨光射
斗然後合掌向維摩居士
請爲秋士下一轉語

題 一

色想參差醉鄉唐突花能解語鳥亦親人煮相思于墨浪打碎虛空開妙悟于筆花踢翻傀儡小言吐舌大膽驚天若火肝腸燒破一輪紅日如雲意氣壓低數點青山嬉笑而菩薩低眉怒罵而金剛努目是古非今儘生前磨糊上帝嘲風弄月拚死後抹殺閻王睞目者人怡情者我字亦得風天然而笑也

秋士

# 情種目次

秋士宋存標子建論著

## 卷一

埋憂處　有情痴　情語　妄想　忘憂漢跋酒
太平君子署酒罰　香案吏署事　逍遙座中文具
月令　衆香國　五花判　尋香人　鳳凰池上
客　烏周禮　英雄淚　女史　娘子軍　妻薄命
風流妬　雌丈夫　太分別　恨事　杜康壇上
酒徒　睡鄉主人選春夢　韻小人　上青天　上



是公　讀書問奇字　莫須有　普天樂　醉香菴
之異國大夫　補孔子家禽　迷樓麗人行樂圖
五花馬　報春子名戰圖　侏儒飽　宮僻　真快
活　惡人天報　精油皆　活急殺　太氣悶　熱
風景　不啚人身　痴呆子　聰明人作懞懂事
大微倖　大來頭　三語椽　安蔬聯句　古賢大
夫　隹公子　假先生　真先生　三侯　三公
三王　二太子　三父　尺母　假三公　男后
女子稱君　女子男名　男人女名　疙子　要孩

兒　老翁　大家舉止　身後名　小丈夫　詩可
以怨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世人皆欲殺　謫浪
無可柰何　官鄄　醉昤子選古謠諺　補王弇
州國朝詩評　詩餘語雋　補藥師佛稱本草醫案

## 卷二

怒書哀書想書悟書　紫玉身死情生　美人名將
老病可憐　眉在目上　項王淚煮西子心　服侯
敬務飛燕縐裙　秦始皇配唐武墨　千古悟婦
聶政成姊名　西子弔鴟夷　西施愛江　范蠡無



生氣　王孫賈母配王燭　屈原過處是忠處　孤
寺七首殿上琴聲　火是英雄血　傷心中快事
虞姬不愧項王　漢王狗不若項王馬　子房是神
仙　黃石有子漂母無子　牛司馬　大將軍不如
木強人　昭君在牛秀才帳中　王謝風流　烹鮮
手　武侯靖節　漢隱其鳳　色緣情俠　和番琵
琶力　斫蛇作后　小兒强作解事　夢中殺人
虞姬退步　李侃婦是長舌　紅線有首有尾　才
人行劣　無雙情死情生　紅顏青史　琵琶廟

坡老寫照　朝雲悟子瞻　韓夫人保鄜王　道君
真酸子　秦檜似趙普　卓吾自罵　大姑配孤山
處士　鞋山是小孤報　惜孔子不見離騷　太公
已甚　伯有不宜立後　高帝畏呂雉不立如意
子房不欲殺始皇　子房爲楚　屈子無梅花句　杜
陵欠海棠詩　始皇不肯焚經史　白帝子白帝城
成王殺召公　安石不讀書　眷叟作瞿曇〻學
齊語而失燕音　莊子惜死佛氏貪生　六臣註
詩文數奇　廣文選無註　沈約橫得史才名　五



代史窮秀才說家事　子京草隸詞場　通書蠹魚
矣　以弦叩鐘　恐辱仙人　聖人有情無欲　六
朝崇尚　詩以拙句爲工　詩文大變　恭軍戚戚
功名　可惜才子　成佛後事　子美身祖　陳隋
詩落致　詩貴盡變　學貴有才　令人讓古人
元美論詩　滄浪宗旨　牛由流黍離悲　九分感
慨　玉章刻雪堂　黃龍識　士大夫本色　善御
小人　賦詩安能退虜　讀書不放空　吸朝爽
妓倩藏見聞　珠娘　破妾　虹吐金　雨小兒

不死民　夸父肚皮　輸黃龍　珠柱玉杯　南北
二玄　鬻婦　倭國天爲兄日爲弟　鷄鳴布　促
織亟　鐘出涕　鼻息冲霄漢　紙鳶木鷲　賈生
過秦　宋時九福　枕流漱石　盧鄭加玉　鳳凰
集大塊山　降黃巢不如降夫人　司馬相如下廚
刑　馬如狗　柳州柳　赤鼻爲赤壁　補天第一
奇　異物生異人　影子鳥帝　着青裙　坦腹月
中　鬼夫婦　填海移山　玄豹霧　援陶淵明例
負羈妻子推母　邑姜文姜　孟母不知肉味



御父獨母　樊姬鄭袖　母有幸不幸　倚門倚閭
齊君王后以權合經　褒姒好笑杞梁妻善哭　魏
有婦人　瀨女許子胥　鄭旦無下落　王嬙好游
絡秀好女子　程氏擾龍　申屠希光不愧孟光
高娃不死　柳下惠妻不恭　生相憐死相捐
不使富貴胸中有好色　子卿情根不死　陳思甄
后　情字想字　女鄉愿　女子妙處在箇中　夜
來神境　才難在婦人　無是老奴　無姻夫婿
服善出自阿翁　武則天憐才　徐淑懸標列女傳

情種目次

秋士宋存標子建選評

卷三

韓玉兒記　倩固琬傳
李公子傳

卷四

負情儂傳　吳中孝子
珠衫　耿三郎
李福達　楊幽妍傳



豔情書　中呂曲

卷五

韓蘄王太清夢　寘寥子游

卷六

東征紀略　蘇長公小品敘
虎丘三泉亭記　花蕊夫人宮詞敘
微道人生壙記　微道人生誌銘
范笏林傳　謝東山記
宗川子傳　琉球國女狀元詩

情種目次

秋士宋存標子建論著

卷七

秋士行樂歌　和龍學士歸來詞　古英雄才子贊
管敬仲　甯戚　孫叔敖　孟嘗君　信陵君
伍大夫　屈大夫　秦始皇帝　楚霸王　諸葛武
侯　陶靖節　狄梁公　郭汾陽　李青蓮　白香
山　蘇學士　米襄陽　岳武穆　韓蘄王　文丞
相　續陳眉公四先生贊　越大夫范少伯　周處



士　魯仲連　韓義士　張子房　唐鄴侯李長源　續
庾信聖帝名賢贊　黃帝見廣成子　舜舞干戚
禹渡江　湯解祝網　文王見呂尚　漢高祖置酒
沛宮　漢武帝聚書　袁盎諫漢文帝　朱雲折檻
周公戒伯禽　五月披裘負薪　高鳳好書不知
流麥　榮啓期三樂　鉏麑見趙盾　李陵蘇武別
樊噲見項王　秦穆王飲盜駿馬　延陵季子遇
徐君

卷八

補眉公讖𠙺施食賛頌 補眉公大勝寺塔問頌
雲音上人頌 四面佛頌 補眉公十六應真賛頌
補眉公大士賛頌 補眉公布袋和尚賛偈 廣
眉公壁間偈 糸眉公遊戲語偈 補眉公恒修法
號偈 廣眉公達磨賛偈 題提籃大士偈 廣眉
公華嚴記語偈 廣賓之世父大囙緣偈 補幼清
世父放生偈 廣維摩室中偈 跋佛印寄子瞻書
跋秀禪師傳 跋東坡十八羅漢頌 跋蓮池師
語 跋楊誠齋語 跋寒山子語 跋陶周望湯嘉
賓語 跋屠長吾報 跋唐荊川語 跋沈幼宰語
跋虞德園解脫題詞 題影 題杖 題画雞
自題小像 附家仲讓木與周介生書



# 情種卷一

秋[illegible]標 字子建

埋憂處

明妃村 綠珠樓 燕子樓 西施塚 莫愁村
琵琶亭 銅雀臺 陌上桑 入舊房 馬嵬 洛
浦 南浦 青塚 李夫人帳中 去妾贈前夫
蕩婦高樓月 向曉閨情

有情痴

肉遺細君 爲婦画眉 妻卿其夫 簾爲妓衣



妓圍 送半臂 司空見慣 七夕看新婦隔巷停
車 新婦坐鞍 待月西廂下

情語

卜筭子何由好事近 阮郎歸纔許訴衷情 怨王
孫所以青衫濕 醜奴兒那解黙絳唇 遶佛殿但
見菩薩蠻

妄想

李易安理茶具 王昭君彈琵琶 蔡文姬司琴兼
唱胡笳 楊太真捧硯 卓文君當酒爐 薛濤掌

斑管拂五色箋侍柔翰　書仙檢牙籤　趙飛燕合
德和七蘊香湯侍浴　陳仲子妻供酒掃　夷光聽
佐簫羽　翔風吹胡麻　澤姬領庖人　樂昌公主
拭鏡　紅拂女執麈尾　無鹽灌花拭竹　劉紅夫
章要男司門　左太芬司燈火或以班惠姬代之
鸎鸎燕燕盼盼章臺柳劉無雙理床褥　虞姬觿山
展　呂雉淨溺器　西王母執珊瑚鞭策蹇　采蘋
紅娘傳束投刺　朝雲念佛　紅綫掌記室　公孫
大娘舞劍　隨清娛從游山水　壽陽公主江采蘋


折梅　嫦娥洗月　謝道蘊積雪　步非烟貯雲
綠綠碎桃種花　張麗華挹露研珠　班婕妤掌團
扇　張紅紅佈歌　朝雲娟吹篴　薛靈芸縫衣
李夫人捲帳　李勢妹梳粧　負羈妻山濤妻相客
朝妹麗居洛珍潔華燒香　漂母聚花爲茵褥
綠珠吹笛　炎帝少女譜鳥語　女媧登石　巫山
神女蓄雨　荀灌持刀捉賊　韋逞母宋氏講書
宋廷芬女若華若倫若昭若憲若荀爲文參經史大
義


忘憂漢跋酒
翠濤　冷仙　玉漿　流霞　蘭生　銀光　漂玉
息花　乳泓　流香　乾和
太平君子罰酒爵
含春王　歡伯　天祿大夫　酒泉太守　麴部尚
書　青州從事　平原督郵　郎官清　祭酒
香案吏署事
香因　香尉　蘅蕪佳人夢　美人舞　辟寒輦
百濯屏　尚書握蘭　分香　焚香數車　異香成


穗　香牢　肉生芳　解口過　烟反魂　雪揮風
燕香平等　薔薇浴乳　香千步　席香三日
蓬萊泥　體自生香　金顏不改　香生結　五方
床
逍遙座中文具
榻曰睡國　褥曰坐春　圖書曰二我　杖曰扶老
席曰草緣　墨曰客卿　筆曰管子　硯曰即墨
溪
月令

漆雲 除貧鬼 鞭聰明 助天生 落梅額 霓
裳曲 金吾弛禁 送窮 補天穿 進農書 曲
江宴 踏青 拾菜 治聾酒 撲蝶會 書雲
送春 禁火 新烟 漢宮傳燭 桃花水 祓禊
曲水流杯 上踏青鞋 賜新火 花信風 禁
足 長命縷 候玉律 琢冰山 曝書 王方平
來 乘槎犯牛斗 泛渚 廣陵濤 梯雲 金青
馬臺 龍山落帽 滿城風雨 設卻寒簾 食糕
糟 添宮線 賣癡獃



衆香國
柳綿 浴蘭 蕉迷 接牡丹于椿樹之杪 桃花
助嬌消恨 羯鼓摧花 曲江杏燕 嫁杏 梨花
浴 梨花洗粧 海棠睡未足 杜鵑歸 竹醉
夜合始交 鳳仙降 茉莉來賓 梅花額 蕉覆
鹿 綠天庵 候草紀時 桐葉媒 斷腸始嬌
金錢夜落 芙蓉寂寞秋江 楓葉冷 橘宮 橙
剖金
五花判

牡丹曰雪夫人 芍藥曰將離 菊曰晚節 蘭曰
待女 萱曰獨立仙 海棠曰妃子花 芙蓉曰拒
霜 夜合曰蠲忿 丁香曰百結 紫風流 梨曰
冷粧 素馨曰那悉茗 梅曰混沌香 芝曰瓊田
菖蒲曰石上仙 苔曰地錢 蘋曰鴨褥 鴛鴦
草曰老翁須 蕉曰草帝 楊曰獨搖 柳曰滿春
楠曰讓木 笋曰佛影蔬 柑曰穰侯 桃曰餘
甘尉 細核 橘曰洞庭霜 荔枝曰紅雲燕 藕
日冰船 石榴曰天漿 楊梅曰聖僧 橄欖曰木



威 柳子曰越王頭 菌曰石髮
尋香人
昔西城謂娼妓爲尋香人予即就吳宮花草扮一
晉代衣冠請郎今夜伴花眠耳
編以苔髮 傳以桃花面 貼以梅額 盼以杏子
眼 畫以柳葉眉 附以卷耳 綻以櫻桃口 掛
以瓠齒 吐以丁香舌 舒以荑手 捧以葵心
冊以乳香 印以檀痕 動以幽蘭笑 酬以海棠
謝 悲以斷腸 醒以返魂 扶以蓮步 [illegible]以竹醉

治以長卿藥　束以鬻子藤　載以船舡　馳以
荔枝騎　駕以柴車　檢以葦葉　逼以芙蓉媒
嫁以宿絓毀　攏以夜合　祈以宜男　絕以荒夫
戒以將離　淚以湘妃竹　画以虞美人草　乘
以楊妃海棠　配以霸王樹　贈以花蘂夫人　殯
以眾香國　祀以瑤宮　臨以十姊妹　胎以倖父
萱母

鳳凰池上客

鴿曰軒郎　鸜鵒曰辯哥　雪衣娘　吐綬鳥曰鍾
帝功曹　黃鶯曰金衣公子　杜鵑曰觀自在　子
規曰望帝　鴿曰不奈何　燕曰社君　鷺曰屬玉
雪客　求明鳥曰旦旦　鶡曰知盡叟　鸂鶒曰
詩禽

鳥周禮

惟鳳建國綏厥六服乃立鳥官使帥其屬所謂禮
失而求諸鳥也

孔雀有異相可使為閤中學士　鵬能震壓群鳥可
使為吏部　鸕鷀白鷺專司魚稅可使為戶部　鷄



能鬪可使為兵部　雉文明克讓可使為禮部　爽
鳩能察眾鳥之罪可使為刑部　鵲能營造可使為
工部　鶴有仙骨可使為翰林　鶻能搏逐攫拏可
使為錦衣　提壺勸人飲可尚光祿管酒政　倉庚
以聲悅人可使隸太常　鴻雁銜蘆渡水似銜敕命
可使為巡撫巡按諸官　鸚鵡能習人言可使為科
道　烏知吉凶言妖祥可掌司天監事　鷗鷺閑可
使為行人　鴛善畫印可使為尚寶　鸂鶒善藏可
使為中書　鸛聲高而品下可使為鴻臚　子規啼
必北嚮可留北京聽用　鷓鴣飛必南翥可留南京
聽用　鸕鶿秋冬遠遁可作待詔山人　嘉定州有
山和尚兩道士可署僧綱道紀司　鴟梟貪戾反覆
宜革職為民以為貪酷之戒　鳳雛毓質不凡可居
東宮行太子事　鸑鷟鵷雛趣皆金枝玉葉雄作藩王
雌為公主　關雎樂而不淫宜正位中宮　飛燕寵
冠專房宜進爵婕妤貴妃

英雄淚

秦庭七日哭　高山頂上十日大哭　長沙哭　垓

下哭　未央宮前哭　霸王廟中哭　大哭先主廟
窮途哭　哭亡妾　哭世　哭天　青騾哭自
樂工凝碧池　長呼過河　哭文丞相

女史

女堯舜宋宣仁　女太史曹大家　女侍中魏元父
妻　女學士孔貴嬪　女校書薛濤　女進士林妙
玉　女狀元黃崇嘏　女大行馮嫽錦車夫人　女
先生韋逞母宋氏　女世家宋若華若昭若倫若憲
若荀　女山人孟光　女禪僧朝雲琴操



娘子軍

木蘭戍　崔寧妾　邵續女　荀崧女　李侃婦　任夫
平陽昭公主　宋夫人會兵　冼夫人錦繖
人浣花　譚夫人砲鼓　李昌夔妻女隊二千　金
女帥繡旗十萬　朱序母夫人城　晏氏恭人砦

妾薄命

明妃　班婕妤　梅妃　窈娘　綠珠　青娥　韓
春鶯

風流妒

我見亦憐　周姥不撰關雎

雌丈夫

泰山婦人　聶榮　漂母　瀨女　君王后　如姬
虞姬　綠珠　卓文君　絡秀　朝雲碑　李寄
紅拂　香丸婦人　聶隱娘　李蘭　雙鬟女子
車中女子　陸家姑　謝小娥　程氏女　紅線
杜秋上清　義激　散樂女　申屠希光　解洵
婦

大分別



荆卿市上　重瞳垓下　昭君塞外　草橋夢中

恨事

舟行恨不入桃花源　當壚恨不遇卓文君　樗蒲
恨不遇劉季奴　賦詩恨不入桃李園　飲酒恨不
遇淳于髡　飲茶恨不遇李易安　讀書恨不遇蘇
次道　好客恨不遇孟嘗君　偷情恨不遇崑崙奴
寫真恨不遇顧長康　從游恨不遇隋清娛　做
官恨不遇諸葛武侯

杜康壚上酒徒

酒中帝堯舜于鍾　酒中王商周一獻　酒中相雪夜出妻　酒中將杯酒釋兵權　酒中佛如來過瓶沙國　酒中仙西王母宴穆天子于瑤池　酒中奴友北海對老兵飲　酒中故人魚頭從酒家遂　酒中兄弟鍾氏之拜不拜　酒中夫婦沈王之五斗三斗　酒中君臣管氏之卜晝卜夜　酒中聖賢孔子子路之百觚百榼　李太白飲痴　阮嗣宗飲傲王無功飲夢　白香山飲適　陶彭澤飲貧　孟嘗君飲富　稽叔夜阮宣子飲僻　曹參蔣琬飲國

情種卷一　十

陸賈陳遵飲達　張師亮寇平仲飲豪　王元達何承裕飲儁　蔡中郎飲文　鄭康成飲儒　淳于髡飲辨　廣野君飲辯　孔北海飲肆　車胤次道飲賞　陰鏗顏榮飲惠　陶侃庾亮飲禮　文君相如飲情　申生飲發　東坡飲趣　東方飲諧　灌夫飲氣　季布飲諾　歐陽六一飲寄　岳武穆飲忠李景讓飲孝　蘇子美飲憤　陳暄飲駁　顏光祿飲矜　荊卿飲怨　信陵東阿飲悲　諸呂飲囚王景文飲鬼　酹頓法常飲禪　孔元張志和飲

仙　楊子雲管公明飲玄　牛弘弟飲射　馮謹一飲詩　韓晉明飲游　蘇養直飲寂　彌正平飲狂王佛大過于飲　劉公榮不及于飲　臥龍以縱橫飲　重瞳以叱咤飲　羊衜長孫澄以不飲爲飲

醉鄉主人選春夢

夢賜蘭　夢吞玉　夢燒巍　夢彩雲　夢手捧日
夢青鏤管　夢筆生花　夢乘龍　夢水人語
王櫛門　吞丹篆　科量天下文士　明珠射髏
雌鶴飛來

情種卷一　十一

韻小人

虎枝草　釣笑草　篘衣草　孟浪尾　商脫活
征蓬草　九枝秀　躡空草　照魅草　不惑草
左行草　鵝子草　桃朱術　活人草　押不盧
不死草　東阿異草　半月　知風草　望舒草
銷明草　醉草　麒麟草　神精香草　尾矢實
奈祗草　含生草　火失刺把都　獨有草　預知子　然芳苡　迷迭　威靈仙　獨搖　懷夢草
舞仙草　風生草　迎涼草　醒醉草　知曉草

千步草　綿酒草　提火草　知歲草　書帶草
公明草　三奇草　藕車香　文章草　若蔵

上青天

一線天　候日花　候風旗　取日梯　紅霓屏
白玉樓　天步　候影竿　漏天　搾黎　披雲靚

八翼飛　黃頭郎　推

亡是公
橘中叟　竹中仙　蟒中聖　肴間佛
讀書闘奇字



蠶食葉成字　雁書空成字　蠹食神仙字　鱉示
佛字　影成相字　鱉腹天字　門書篆字　屹德
鏞字　鳳尾諾字

莫須有

核中酒　空中鼓　鼓中鶴　杯中蛇　鏡中花
撈月爲鏡　填海成梁　畫餅充饑　裁雲作衣
剪紙爲錢　甕中尋田　煉雪成銀

晉天樂

天雨珠　天雨寶　天雨金　天雨酒　天雨花

虹化金　雪化銀　泉化醴　滄海變桑田　幾漢
入大食國　寒士入烏衣國　曠夫入女人國　聾
者入聶耳國　舟覆者入懸渡國　跛者入奇肱國

醉香庵異國大夫

鷄腔　龍枝　聖鼓枝　雨師　如何樹　神農葉
睡蓮　夢草　昔耶　白頭霜　修纖　月爾
夜光樹　古度　豹栖樹　六清　百末　怡癢樹
返魂樹　烽火樹　珊瑚樹　臙脂木　石帆
霄夏　龍鱗木　濯龍樹　君子樹　女香樹　風



流樹　無憂樹　倒生木　栒尼佗樹　尸利沙樹
迷穀　畢鉢羅樹　娑羅綿樹　常春木　放杖
木　楓蓼木　慎火　弓樹　人符菜　淨土樹
長生樹　蔔筩樹　佉棃樹　紫棗樹　女珊瑚
太平木　三字薪　天下趙　婆律樹　阿勃參

補孔子家禽

爰居　帝江　長麗　松危　澤特　沸波　奇幹
善芳　護田烏　鋪豉　墮羿　桃虫　精衛
吉鳥　却去雀　厭火烏　思婦　懷春鳥　詠

爵會　旅浴禽　桐花鳥　念佛鳥　搗藥鳥　雲
韶部　倒掛鳥　巧婦鳥　飛涎鳥　乞飯鳥　師
子會　越王鳥　海東青　木客鳥　信天翁　得
過且過　護花鳥　海鳧毛　赴曲　意息　繡鸞
碧海舍人　佛現鳥　楚魂鳥
迷樓麗人行樂圖
額日粉題　態曰娥媌　傾城艷　腰曰約素　目
日榆波　齒日內鮮　笑曰星靨　不施粉曰素面
色日羞花　新婦態曰烟視媚行　婦人大掖衣



日諸子　女子笑皃曰冶由　婦人妒曰醋溝　嬬
雞日鬼妾　婦人聽曰煖香惹夢　夜合曰種玉犂
雲　口亮曰鶯舌未調　貞曰甦情卷欲　淫曰不
是路　醜曰沒奈何　呆曰妍皮裹痴骨
五花馬
周穆王御八駿爲飛花　御樂相馬爲看花　重瞳
泣烏騅爲惜花　支遁愛其神駿爲賞花　唐太宗
教馬應節爲舞花
報春子茗戰圖

香泛　火前春　花乳味　雪花　黃金芽　帶煙
雪腴　驚雷　素濤　代酒從事　蝦目沸　紫
雲堆　蕉漿齊味　茶飲序　仙人掌　清人樹
雲腳　霜華　悅志　琉璃眼　竹裡煎　石岩白
休儒飽
劉阮山中水流飯　白居易防風粥　東坡肉　右
軍鵞　曹公梅　諸葛菜　月兒羮　槮[illegible]將軍
老面皮
五代宰相　世修降表　笑罵由他　吃黃龍湯



八風舞　籬落犬吠　叔父叔祖　聖德深厚地不
能載
眞快活
脫靴捧硯　紙落如飛　金蓮燭送歸院　上單于
臺　旗亭賭妙妓歌詩　王子安一夕順風過江作
滕王閣序　展齒折
惡人天報
請君入甕　杭州歌　外出於背　玉津園
猜油子

天生德於予　我其爲周文王乎　負此良友

活急殺

好頭顱誰當斫之　長星勸汝一盃酒　剝髮紮袍

大氣悶

金牌十二　白衣搖櫓　陷大澤中　長呼過河

煞風景

敲琴煑鶴

不圖人身

一誤豈容再誤　田舍郎多收十斛麥　幸分我一



杯羹

痴呆子

此間樂不思蜀　爲公乎爲私乎

聰明人作懞懂事

服金丹　賜洗兒錢

大假倖

白晝解圍　滹沱氷合　一榜盡賜及第　灑衣之提

大來頭

門生天子　伏臘侍郎

三語椽

游大魚　將無同　莫須有

安蔬主人聯句

蔓來爲蝶　苔草延古意　與世淡無事

醉後歌烏　烟月資清眞　一悟寂爲樂

抗言談在昔　遠峯更興想　古人不相識

任眞無所先　良辰入奇懷　請君開素書

鬱青霞之奇意　托行雲以送懷



崖磴蒼苔弔石髮　煕朝鍾與唐宰相

上國文章楚大夫

沙汀眠鷺夢征鴻

交徒同趣衆情奔悅　鷄犬並行踏成竹葉梅花

日夕氣清悠然其懷　水天一色飛破落霞孤鶩

東坡三萬六千觴歌自得

子酉一百四十靜坐有餘

風流意氣推名士非日能之

詩酒烟霞屬道人乃所願也

可人花半簾逝步何如梅領

件我書一卷秦風執若楚騷
美人駿馬楚霸王烏江慷慨
斗酒鱸魚蘇學士赤壁風流

古賢大夫

五股大夫　三閭大夫　鴟夷大夫　羊舌大夫

佳公子

信陵公子　孟嘗公子　陳思公子

假先生

烏有先生　楷下先生　笑笑先生



真先生

靖節先生　康節先生　希夷先生　水鏡先生
魯連先生

三侯

張留侯　諸葛武侯　李鄴侯

三公

狄梁公　韓魏公　范文正公

三王

汾陽王　韓蘄王　武穆王

二太子

逍遙太子　昭明太子

三父

正考父　亞父　仲父

八母

孟母　杜母　漂母　西王母　魏乳母　韓倂母
徐庶母　范滂母

假三公

亡是公　黃石公　東王公



男后

陳子高

女子稱君

公孫大君　卓文君　王昭君

女子男名

劉紅夫　章要男

男人女名

馮婦　徐夫人
佗子

期期　爻爻　稜等登
要孩兒
可兒　精精兒　空空兒　外宅兒　寧馨兒　麒
麟兒　黃頭兒　緋衣小兒　我常自殺兒　強作
解事小兒
老翁
白頭翁　黑頭翁　我翁即若翁　會須殺此田舍
翁　醉翁
大家舉止

情種卷十一　手

曹大家　郎大家
身後名
雍齒　易牙　黑肩　黑臂　張耳　教皮　懷王
孫心　宋意
小丈夫
短主簿　髯參軍　強項令
詩可以怨
長門怨　昭君怨　長信怨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君子行　善哉行　相逢行　艷歌何嘗行
世人皆欲殺
看殺衛玠　排殺王夷甫　撲殺此獠　哭殺王伯
輿　笑殺劉貢父　氣殺周郎
謔浪
晤伯笑彭祖面長　童子鴻不因人熱　偷那得行
體上想黑休持必當了門　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聞此語必不至河漢　何嘗
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于惠風　將不畏影者未

情種卷十一　丰

能忘懷　後人當思與憒憒　了不異人意　老生
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　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
來　誰運聖人耶　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舌本閒
強　應是我輩語　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所語
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此句為佳句　使君輩存令此
人亦　是國家可惜人　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語卿道何物　方幅齒過　乃是本懷　婿故自急
汝可無煩復往　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為
物不得動　我形惡不煩爾　飛白掃其上使如輕

雲之蔽日　目送歸鴻難　我成輕薄京尹　卿不
得復爾　人種不可失　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不
能作致書郵　酒正使人人自遠　恨不更有一人
配卿　彼是禮法人　非無此論但晚今耳　卿輩
意亦復可敗耶　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
啻如此　唯聞作吳語　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卿
助我　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　遂負如來
乃復驅使草木　冷如鬼手馨强來捉人臂　卿讀
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若

情種卷一　二十二

人亦有鬼衣服復有鬼耶　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
官汝勝我定不如我　王椽不癡　眼光乃出牛背
上　欲與主簿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此中亦
難得眠處　此手那可使著　小兒輩遂已破賊
公閣與道合　其神候似欲可　來來此是君坐
自不欲苦物　頗曾見如此人否　勝我自知　荀
子秀出阿興清和　舉體無常人事　不能勝人差
可獻酬群心　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外人那
得知　爾時覺一坐無人　傳語本官今日斷吾

肚皮不合時宜　這回斷送老頭皮　大杜小杜
無可奈何
李廣不封侯　垓下歌　昭君和戎　馬嵬坡
宦如戲
七日謝相　五日京兆　三日僕射
醉吟子選古謠諺
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　君乘車我戴笠他
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
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牛

情種卷一　二十三

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獲我心　暇豫
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于菀已獨集于枯　南山
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
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滄浪之水白石粲
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
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出東門兮
厲石班上有松柏青且闌麤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
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

齊國　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梧宮秋吳王愁　日月昭昭乎寢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　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急兮將奈何　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　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　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山水險阻黃金子午蚍盤烏櫳勢與天通　汝阜之山江出其腹



帆隨湘轉望衡九面　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唇亡而齒寒河水崩其壞在山　力田不如遇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狐欲渡河無奈尾何　婦怨無終悲惟身知之　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向西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

賢　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　三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葉白　河射角堪夜作犁星沒水生骨　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懶婦驚　上長冒擬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夏至後不沒狗但雨多濕栗熟五月及澤父子不相借　越忏度稻互爲主客　失晨之鷄思補更鳴　足寒傷心民怨傷國　妍皮不裹痴骨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　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



爲求福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灶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爛羊胃騎都尉　牢耶梁耶五鹿充宗石耶印何纍纍綬何若若耶　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
六畜不蕃息　雷隱隱感妾心傾耳清聽非車音
吳中細布濶幅長度我有一端與郎作袴　微物雖
輕擲手所作餘有三丈爲郎劘脣　劘爲輕中以奉
故人不持作好與郎拭塵　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
恨風霜苦　青青黃黃雀石頹唐搥殺野牛抑殺野
羊　驅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喚天　摩一
捋郎鬚看郎顏色郎不念女不可與力　月明光光
星欲墮欲來不來早語我　手攀弱枝足踰弱泥

補弇州國朝詩評
李卓吾如中散廣陵于今絕響　王元美如西域化
人手昜山川海量珠玉　屠赤水才如子建美如飛
燕又若海棠春孕　余宗漢如美人在山　湯海若
于寶盖下各見彼國千年一來　張肖甫文胎石弩
詩麗金鞭　張伯起如洞庭春色朝朝暮暮令人目
光恨短心神誘忘　張幼于如芍藥當酒　王百穀
神王長吉奇並子美猶似布軍草書醉亦能辨　李
叔玄如武陵溪人挑花生活惟飲清露　馮元敏詩



壺子長樂水陶謝　周公瑕如楊柳依依菱荷濃濃
莫廷韓如澗水漾月　馮咸甫如鷺鳥新鋼埋珠
滄海　陳眉公如海花雪婿群媚無顏　徐孟孺如
瓔珞莊嚴　彭欽之如玉剔肝腸　鄒孟野如雲驟
月漸　璩仲玉如碧玉鉢中摩尼　張五湖如黃花
竟天　章子畝如玉蠅辟暑　王辰玉如十方世界
於中顯見由寂靜故　鍾伯敬如登山激江天頓浮
雪風鑴皓月　董玄宰如步搖月中不受人調　范
長白如繡錯芙蓉天然可愛　歸季思如燕趙少年
酒後舞槊意氣縱橫不詭法律又如阮公鄰臥　虞
德園如日際雲霞膚麗五彩月中霓裳掩映合宮
蔡敬夫如山陰秋色不敵毫端　魏肖生如餐菊英
曹倩孟如金鏤俊鶻　沈孺休如蜃樓虹御不在
人間　胡伯子如神女凌波　陳明卿如庭燎椒蠟
明珠穎梁　文太青如五花驄步又如匀蹴組練六
千繼伯齊楚　袁中郎如月上蘆花一竿一笛范蠡
回頭兄弟廢業　屠伯子如玉樹月中　徐青卿如
麻姑醉後喚白雲渡　蔡幼君如竹塢萬竿　李太

寧如祥麟威鳳罕見其儔　魏仲雪如黄鳥穿林
沈嘉則如芙蓉落照浴鴛鴦　朱大復如鳳管出雲
沮璠月　臧晉叔如蓐秣神駒鞭風馭日　顧仲方
如鶴呼夜雪

詩餘語雋

冷語相思楓葉丹　雅語雨餘秋更清　快語商量
不定　怨語三分春色二分愁悶一分風雨　懷古
語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恰語將軍白髮征夫淚
麗語海棠經雨臙脂透　想語雨打梨花深閉門



情語問君還有許多愁　景語羅衾不奈五更寒
壯語更濶酒三杯兩盞　淒語怕傷郎欲語又還休
遐　快語大江東去

補藥師佛禪本草醫案

省費醫貧　苦志醫賤　淡松醫餓　栽雲醫冷
嚼雲醫熱　彈琴醫躁　安分醫貪　量力醫鬬
参禪醫想　獨寐醫淫　鳥啼醫夢　面壁醫動
焚香醫穢　痛飲醫愁　廣交醫寂　遨游醫僻
讀書醫俗

# 情種卷二

秋士宋存標子建

天下奇女子即是眞男子古今情夫夫終爲烈夫
夫余也效虯髯之逆旅嘖歎血于同人慕宋玉之
高唐結芳心于歸妹一字而幽魂泣夜片語而白
骨回春庶幾青白雌黄敢日風流罪過

南華是一部怒書離騷是一部哀書西厢是一部想
書楞嚴是一部悟書○南華是悟離騷是想西厢是
怒楞嚴是哀世人能参此公案思過半矣○齊秦晉



皆有風楚獨無風余欲借離騷補之

譚友夏日古今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拘父母板任不
能成對齋情而死讀紫玉歌益悟文君奔相如是上
上妙策非胆到識到人不能居士日情無徃不通魂
氣所結山川不能隔也紫玉妙在一死青塚黄昏時
時與重爲夫婦父母自枉死一女女未甞不得夫也
卓文君白頭吟幾成棄婦卒也長卿渴死文君獨生
百年偕老之緣何淺也不如紫玉之身死情生千古
不朽耳

陳眉公曰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為可憐夫紅顏化為白髮虎頭健兒化為鷄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奴面是不見末后一段醜境耳居士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即馬革裹屍還猶有生氣他如趙營平再上方畧班都尉生入玉門點綴老將威風差為可樂惟紅顏易朽此一段光景非惟不可令妒我者見并不可令愛我者見李夫人所以徘徊枕席卒不令漢武望見病容耳



昔人云美人之有鏡文士之有硯也居士曰美人之有梳文士之有筆也漢京兆張敞画眉妙在以文士之筆佐美人之梳轉覺江郎筆花不若張郎眉管傳神寫照雖在點睛飄揚生動之趣眉更在目上惜無以画眉譜傳于後世者美如昭君奈何不使長康點睛京兆画眉却教毛延壽糊塗亂塗也又曰美人不梳亦美文人無筆亦文

家仲欲以項王之淚煮西子之心余欲以處仲之壺盛昭君之淚張敞之筆画四君之容正使西子見之不捧亦顰耳項王有淚已為虞姬飲盡西子之心不如仍以夫差之淚煮之

吳寧野云韓昭侯嚬笑不輕儉德昭于敝袴趙飛燕歌舞自賞仙風留于縐裙皆以一物著名清俗自爾各別居士曰一物何須論只問其人何如使敝袴不出于昭侯而出于飛燕即以賞有功當何不可若是昭侯該罰有罪又曰若出飛燕便是集翠裘便是耀光寶襦若出昭侯仍是敝袴

伯玉使配以黨家婦可謂善媒嘗嘆秦始皇有才無



德恨不得一鷙悍才婦配之及得唐武曌差堪夫婦耳此等夫婦定須虎媒

劉伯玉妻秋胡妻妒婦也蔡琰淫婦也梅妃明妃薄命婦也虞姬是女中第一烈婦武曌是女中第一才婦徐淑妃班婕妤有德而貞浣紗女子有情而俠西施綠婦也漂母達婦也楊妃肉豐而艷飛燕骨瘦而嬌德雖不足情定有餘亦一時之俊婦也至若朝雲倏而舞衫歌袖倏而經卷藥爐又千古之悟婦矣諸女有色無才有才無德有德無遇若朝雲可謂兼之

矣
聶政于仲子不惜以身爲死矣其姊知其死也爲仲子姊亦知有仲子乎仲子何人而使人至此政不死姊亦無以成其名政死而知姊之必哭之也故抉眼屠腸以秘之而姊哭之姊乃奇矣死而成姊之名者政也豈專爲仲子哉榮有弟而難爲姊矣

友人錢大常謂幼清伯曰越有西施復有西湖我將娶越女家六橋爲西湖長足矣太湖波浪可以殺人吾不能知何平之無賴幼清伯嘲之曰諸曁之人語



言衣服與吳大殊王是以鄙之靈巖疎之消夏王亡於伐齊非關好色且從范大夫居陶而去我五湖直一商婦至于西湖樓船歌舞種種生厭一泓死水腥人山徑鬱蒸卑濕特甚以方太湖若然天壤我杜蘭香居縹緲峯倣錢郎無男子氣也居士曰予雖生于越寔蕩于吳夜月相思夕陽回首點綴太湖多少風景范蠡一棹未必非西施啟之風波吞口亦以予鴟夷之魄耳不然何以不歸老浣紗溪而爲是汗漫之遊也則西子之情可原矣

嫫母雖少不佳西施雖老不醜嫫母雖無子不冶西施雖多男不衰嫫母畏鏡西施愛江有自來矣○亦有西江之月色亦有南國之菱歌西施未嘗不在人間也

世以范蠡勝子胥則是賢勾踐于夫差而右越于吳也夫子胥之死皆吳自亡非越亡之也或者謂蠡多奇謀勾踐能含垢忍恥與其臣共患難以成功而卒昌伯禹之後嗟乎與其敗而謀孰若未敗而先謀也嘗胆可矣嘗糞可乎身請爲臣可矣妻請爲妾可乎



此少有人心者不爲而彼醜焉爲之今亦幸而成功耳假令吳行員之策而不聽越成則奈何即聽越成矣而數十年之內勾踐蠡種溘焉朝露則奈何即君臣不死而吳無伐齊無連兵潢池舉國以聽員越雖強必不能沼吳也則越所操者固非必然之策也熟若背城借一共死社稷即亡更有生氣耳爲臣不能佐君自強使之蒙辱而徼倖于不可知以爲奇未敢爲蠡信也

王子法章知有太史敫之女可爲后而不知有王孫

買之毋可配享王蠋雖然淖齒不殺君仇未復也買之功當在田單之上

或謂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余謂忠安得有過其過處正是忠處一部離騷怨氣散乎江水正如夷齊採薇一歌忠魂至今在首陽山上屈乎盖以比干之剖心而行以夷之餓者也

袖中匕首變而爲子房之椎殿上琴聲變而爲漸離之筑長虹爲之不芒矣

始皇長城一築邊人至今賴之焚書一事文士至今



快之周介生曰金人十二雖是頑鐵至今尚有生氣坑中儒辟上魚蠹裡蠅一也走了徐福逃了盧生畢竟是神仙福分余謂火者英雄之血也故惟英雄能用之始皇焚書項籍燒秦宮室千古積穢爲之快然阿房宮非秦始不能造非項王不能焚使秦始遇項王必有可觀

鍾伯敬云項籍妻與馬俱捨不得此一念便是不能殺漢王之根余謂殺漢王何用殺漢王不如殺妻與馬天下可捨妻與馬必不可捨纔是英雄纔是有情纔是不負心項王不負妻與馬妻與馬亦不負項王傷心中快事也○漢王殺韓彭封雍齒一生作用只是一个負心若項王不然雍齒必殺韓彭必封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也

項籍不捨虞美人而沛公捨戚夫人此是沛公不如項王處項王不捨虞美人虞美人亦不捨項王此是虞姬不愧項王處阿瞞鬼耳項王視之何如則虞美人于銅雀臺上妓何如

烏江口在采石東俗指山曰躁馬山云項王自刎馬



悲鳴蹄踧英雄氣盡報恩一在美人再在駿馬彼八千子弟聞楚歌散去者何顏見烏騅耶或曰鋒鏑之餘楚人無幾矣居士曰狡兎死而走狗烹漢王之狗不若項王之馬也

神仙者英雄之退步英雄者神仙之借徑也博浪一椎十日大索不得子房非神仙乎黃石也赤松也四皓也皆子房自爲之也然而副車之中韓之仇終未洩也迨至函關封而項王怨矣秦之宮室燒矣子嬰殺矣子房之積憤于秦而無可如何者今得項王而

大快矣借漢以角項寔借項以報秦也說者乃謂子房善用高祖夫沛公一孺子耳何足爲子房用嗟乎滅秦者項也滅項者天也重瞳無子雖得天下傳之誰氏乎重瞳炙而留侯辟穀氣各有以相感矣後世而虞美人化爲草項王化爲樹安知留侯之不化爲黃石[illegible]故夫神仙與英雄非有兩也○客有扮漂母爲地上老人者安得留侯狀貌不似婦人女子吾欲召東王公西王母而問之

樛木之歌指女子爲君子藟兮之什以聖人爲美人



余謂漂母是丈夫留侯若處子此亦可參○漂母何以稱母其視淮陰如子矣黃石遇子房曰孺子可教宛然以父自居淮陰不能以母事漂母豈望報乎母亦怒而知其不悟也究也狡兎死走狗烹黃石有子漂母無子雖然才不才各言其子也于漂母何尤

相如不欲娶茂陵人爲妾亦不豪相如炙而文君不爲誄亦不豪文君不上相如封禪書天子不咄嗟嘆賞亦不豪○相如不得文君誰爲作銘者恨不以此銘令武帝見之○白頭吟有一種鄰爲長卿語長卿不得不止文君之奔與妒生于才耳世上愚婦人如何妒得如何耐他妒得居士曰使茂陵女而亦效文君之奔也文君奈何曰其誰敢與文君爲敵者知其無是膽無是才也文君之作白頭吟也非妒也長君而既病渴矣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其止長卿也乃其所以愛長卿也

文君奔渴司馬淸娛隨腐司馬兩人相配甚巧淸娛於是乎不俗矣○腐司馬眞古今第一良史渴司馬不及也至宋而牛司馬亦貪治矣宜其以孔明爲寇



而右袁司馬也

長卿曰張敞之于人也木强來大將軍何不與其婦謀而必取木强之人而問之○居士曰大將軍欲與其婦謀大將軍之婦幾以篡逆覆族微時故劍之求大將軍當亦汗出浹背而將軍不悟大將軍之不如木强人多矣

昭君而不行得則爲飛燕失則爲婕妤耳何足奇抱琵而出乘馬而行昭君已不知所之矣誰謂昭君果侍單于也哉在何處在牛秀才帳中

道韞始爲謝氏女終爲王氏婦總是王謝風流道韞
一身擅之使阿堅投鞭時與太傅對奕未知鹿死誰
手
居士曰爛羊頭關內侯爛羊胃騎都尉那得貪豚肉
者吏部不超用陳平曰使我宰天下亦如是肉誰謂
食肉者鄙耶食肉者畏道與不墨自不須謝此婉進
隸是烹鮮手其子亡那得不超
韓淮陰登壇數語說沛公以求進幸而成功諸葛武
侯草廬數語哀漢室以匡時忠而自盡○武侯知其



不可而爲之者也靖節知其不可而不爲者也聖賢
從此判別○武侯一亡而司馬之篡成則不獨亡漢
兼亡魏并亡吳侯之所存者大矣
諸葛兄弟各事一主人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
其狗三國已有三兄均耶欲出將致身何王若同兄
事漢又作第二人矣不知歸老田間讓其兄以成名
耳予請爲均補一語曰漢臣其鳳○如此言置鳳雛
於何地武侯飛龍耳惕躍潛見德無弗備此綴是臥
龍

聞朱公滿中西子了一世之色綠金谷翁樓上綠珠
結千古之情俠○明珠一碎遂使此石成玉
朝雲婢能以吹篪退敵乃知昭君和番琵琶之力也
長卿欲以朝雲賞越石肖不以昭君贈中郎
劉季所殺蛇遂作帝李寄所殺蛇遂作后李寄其優
乎彼丈夫也○居士曰劉季所蛇不能殺雉李寄所
蛇乃以乘龍李寄其雄乎我丈夫也○卯金子木均
大丈夫然可作夫婦吾欲誅雉而配龍
梁昭明太子作文選樓聚賢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



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鑠鮑至等十餘
人號曰高齋學士著文選于此居士曰毀我蘭亭嘲
我閒情愧殺一儔小兒强作解事
劍何能殺人香烟可殺人耳書生何能殺人侍兒可
殺人耳白晝何能殺人夢中可殺人耳劍殺人書生
殺人白晝殺人人人能之至香烟殺人侍兒殺人夢
中殺人是無物無時無處不可殺人也天地間何嘗
有是事却何嘗無是事惟哉香丸入于化矣
不可以成敗論英雄安見虬髯不如公了而衛公不

若虯髯直以夫爲寄焉耳于衛公則夫婦于虯髯則
兄弟于司空則倏去倏來之賓主於小板門中之天
人則朋友于公子則君臣婦人從夫其爲天子后與
爲大夫妻一也○虯髯妙在無冐外氣楊越妙在無
紗帽氣藥師妙在無秀才氣一妹妙在無妳子氣虯
髯妻妙在無老嫗氣妙在着着思進步却着着走退
步烏江一刎非惟霸王之退步亦虞姬之退步也
安史之亂起于貴妃三十六宮有傾城二十四郡無
堅城矣若李侃婦者眞長城之寄也



使劍客必殺人則劍亦鈍使俠士必報怨則俠亦茂
紅線妙處不在解薛嵩之危而在全承嗣之命息强
撫弱飄然而去前有首後有尾倏往倏來借姓借名
殆鳳質而豹變者與
三娶之後小玉猶在吾不知李郎何人而使人至此
也李郎之才小玉之情共結而爲千古之恨○是才
人行劣是佳人命薄
劉無雙母病死非爲求婚死舅母病死非爲勸婚死
舅氏寃死非爲王婿死塞鴻爲長樂驛媒已畢何不
可死採蘋爲園陵媒已畢何不可死茅山使者舁與
人送櫬已畢何不可死古生已了婚事何不可死假
使王郎當此時諸人盡存無無雙亦何足樂諸人盡
死有無雙又何足悲王郎與無雙偕老之言曰我兩
人生爲情生死爲情死彼諸人之生生死死俱情中
幻境耳○讀之未有不欲哭欲歌欲笑欲舞者天下
千古盡有心人也而究竟誰肯爲無雙誰肯爲王郎
誰肯爲塞鴻採蘋誰肯爲古生即求一茅山使者輿
輿人亦不可得則謂天下千古盡無心人可也



賓參之土蒲李錡之杜秋紅顏青史兩無愧也賓參
血已碧宜公簡不貴
唐司馬白居易送客湓浦口夜聞隣舟琵琶聲問之
乃長安娼家嫁于商人爲作琵琶行後人因以名亭
居士曰浦口有琵琶亭昭君塞上安可無琵琶廟○
阮咸善琵琶而不傳又是一曲廣陵散也
温都監女以十六之靚女嫁六十之老人亦有何味
妙在一死死得無謂死得有趣一片憐才念頭盡付
白楊青塚亦千古有情癡也女身死不由坡公不忍

癡矣○娘子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若温女不死坡老應自寫照矣
朝雲誦金剛偈四句而卒子瞻一部禪喜集收拾盡矣舞衫歌袖經卷藥爐非子瞻悟朝雲朝雲悟子瞻也○昭雲執經卷提藥爐與長公參禪勝似維摩天女恨不令佛印見之
梁夫人有失機縱敵一疏秦檜便無殺蘄王之心矣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夫夫人有焉寧直顛倒豪傑哉



惟才士有慨慷情人無賴無賴者情之祖也李師師若不遇美成而遇道君則師師猶未得爲情種也然師師而遇玄宗爲青蓮捧硯風流跌蕩當不減海棠微聽時其視陳嬌如茂如矣師師之色不減太真美戚之遇不若青蓮拈酸如道君真酸子也非轢之慘有自來矣
太宗殺德昭廢廷美皆趙普教之張公亮曰野史記幹離不貌似宋太祖伯顏貌似柴世宗叩馬書生豈似閻穀耶余曰何以知秦檜不似趙普○曰如此言乃知騰尤即是海物○若是趙普一誤豈容再誤
讀卓吾全集大約不痴不快不快不奇尤妙在自贊一段句句罵自已却句句罵他人所以爲妙句句罵他人却句句罵自已所以爲痴惟妙故傳惟痴故殺惟傳故爲千古文人惟殺故成一時才子
鞋山在彭蠡湖中與大姑相對以鞋方姑姑小而鞋或疑是彭郎履耳彭郎婿于小姑而大姑至今未嫁寒風霜月何以爲情抑彭郎男子而歐陽文忠以爲像作婦人俱勅爲聖母亦猶觀音以長者而爲女子耶居士曰大姑不嫁故應作孤留與孤山處士作配何如



小孤山一載南直安慶府一載江西九江府俱云小孤嫁彭郎山下有神女廟山上有梳粧亭大姑亦有廟鞋山應屬大姑彭郎辭大而娶小豈遺鞋之巨乎今鞋山之上寄塔如簪簪履具在摩頂至踵利天下不爲大姑從學于楊氏乎使彭郎不遇有遺附姑之嬪豈殊二女大姑抗節不違有愆德矣居士曰想當如是何以知鞋山不是小孤報客曰將無巨曰彷彿

瑞君天半則楚山小矣
讀離騷而三嘆非悲其不得乎君也悲其不得乎詩
也或者謂壯而多致漂蕩幻忽而無歸南風于是乎
不正矣然則齊之夸陳之蕩唐之嗇鄭衛之淫靡墮
人猶收之三百篇而獨苛求於悲憤流連之屈大夫
必不其然獨惜其後孔子而作耳嗟夫室家咏嘆于
賢勞孤孽摧心於不弔譬彼荒孤醜茲相鼠至欲投
有昊而酌南箕未嘗以矯子見删忿悁爲戒也詩可
以怨離騷有焉○接輿鳳兮與麟兮之歌不啻倚而



和之矣
讀夷齊採薇歌知千古人心甚不滿于周非獨不忘
殷也太白二縣皆尚父爲之武有慙德亦尚父慙之
也其曰太公者公安得有太太之爲言巳甚也如謂
吾太公望子久矣則三分有二文且不忘服事文王
以前又安知海濱渭水有此鷹揚之老夫而跂予以
待也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其然哉
子產古之遺愛也吾獨疑其伯有立後一事夫苟其
當立不俟厲而亦立也苟其不當立雖厲亦何庸乎

作刑書者必明不畏人幽不畏鬼而後可服衆如以
厲而立鄭且爲鬼國矣今亦幸而殺大夫耳倘其厲
而殺國君子產又何以處之昔者王充氏深辨伯有
爲厲之失安知非役人誣之也
高帝之不立如意也畏呂雉也而假手於四皓曰羽
翼已成此特以愚戚夫人耳不然豈良平之智謀絳
灌周昌之鯁直爭之不得而竟阻于龐眉皓首一無
素見之園老人也然則四皓之致也非呂后使之實
高祖使之也或曰高祖以亭長起家故見士輒謾罵



而於刀筆驛吏之徒不勝暱就焉義帝之發喪壺關
三老謀也太子之易位商山四老諫之雖然蛇當道
而老嫗哭劉氏以興獨不曰雉入宮而老嫗墓呂氏
幾亡乎使立戚夫人吾知其必無此患矣故用老不
如用壯也
管仲之射鉤不欲殺桓公也子房之中副車不欲殺
始皇也使博浪一椎椎殺始皇有何意味使十日大
索索着子房亦成何光景妙處正在各相驚耳
子房之燒絕棧道明日拒項王之入實亦阻沛公之

出也項王爲人慓盧忼慨特殺氣未除耳沛公[illegible]
譎詐殘忍純任殺機子房窺之熟矣天下未定則封
假王鎮之天下已定則縛未央烹之子房終身不效
一謀蓋已心鄙沛公之爲人而借黄石赤松以逃之
也吾故謂其愛沛公也不若其愛項王也彼躡足附
耳特陳平蠅狗之群藉以致其煦嫗耳豈曰子房英
雄而亦作此兒女態耶

屈子無梅花句丈夫有熱腸惡其冷也杜陵欠海棠
詩君子有剛骨惡其嬌也姚元可曰請爲梅花海棠



下一轉語曰予不我詩豈無他士居士曰他士爲誰
則我家廣平廷清兼之矣

三皇五帝兼之者茹秦政一人三王五伯合之者惟
項藉一人○始皇焚書焚其不足爲書者也始皇坑
儒坑其不足爲儒者也若五經尚籍秦固亦嘗焚也
不然天子禁之庶民安得藏之且秦之禁不曰非聖
者無法乎是尊聖者固無如秦也

高帝之興也斬者白帝子先主之亡也殂于白帝城
老嫗神通固自不小

或問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居士曰
周公居東時岌岌其身之不保若無風雷之微開金
猶未得安然復相而又何有于召公之殺也即言不
知亦可

讀書人必先平心靜氣參透古人行之政事方不執
拗鼻陶稷契何書可讀安石周禮正是坐不讀書宜
其有青苗之變也

惕躍潛見皆是聖人用世機權持身本領老子猶龍
正言其變化不可測耳伊川泥煞好生板煞如愚不



愚變矣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坐令魯叟作瞿曇

弓華子天祿閣外史贋語下乘短長左逸元美小技
而以競梓非侏儒誦優乎三墳貪賞而厚顏者也吳
越春秋效先秦而未純爲漢語而未勁者也韓詩外
傳明妃遠嫁單于也汲冢周書吳以入學齊語而失之
燕音者也戰國好事者爲之也穆天子傳晉魏人所
贋也漢氏諸儒不若是之淺弱也石鼓文詛楚文刻
畫苟奇斧鑿巇削小兒輩所爲也

莊子惜死故以輕死驕人佛氏貪生故以輪迴遲人

道家戀形故以金石惑人
六臣註而獨存李善也六臣註而删其繁詞也可乎
可也蔄吾未敢從也
百家之評史漢諸氏之論國策用之唐以後則精加
之唐以前則陋更十年文選左國恐亦不免乃詩文
數奇金木陽九也
大戴禮之弗疏也廣文選之無註也有情于詩文者
如此則頸心否也
荀悅漢書雅寔可愛陳壽三國帝魏附漢殊爲可恨



而嗣君實祖之不學無術可笑也晉書乃六朝佽諸
唐人小說耳班固李陵傳遊俠傳廢昌邑事佳于太
史公班生秉筆乃能曲盡南史北史南齊北齊魏史
李百藥沈約横得史才名　陳志乃村店寄帳　隋
志是唐人本色　南唐書自以爲配筆仲尼人苦不
自知耳
遼金宋元四史乃阿鼻地獄五代史窮秀才說家事
宋人囊中盛之以爲不貧若然左國定嗣富陶朱
文苑英華文獻通考子京輩艸昧詞場斯何足板馬

淵明作文獻通考冗瑣艱難瞳子
周子通書蠹魚矢也西銘學究禮書也正蒙夢中囈
語也皇極經世痴人通文也論太極鑄地獄也律呂
新書吹虀粟也論詩文及古今盲人自奕也其詩文
則蓮花落打鄉談也
宋人論天地日月山川鬼神真以弦叩鐘也
佛氏輕仙而世尊云念過去五百世爲忍辱仙人佛
氏和光而惲維摩詰精進此雖似癡人說夢亦可一
笑



聖人有情而無欲赤子有欲而能忘衆人寡情而善
憂居士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五言古十九首尚矣晉魏六朝尤不易學文綵丸髓
長慶五七言情語景連璧合珇伏讀汗顏甘頫傖父
讀文選見六朝崇尚當時武帝沈約湘東諸王皆酷
窮記問昭明那得不選此等
七言歌行自毛詩楚騷時見此體不始栢梁也漢世
以拙句爲工而初唐以駢麗爲事今人惟事叫嗷
詩之大變曹植王粲諸子也再變而蘇軾曾鞏極矣

其調弗論也文之大變杜欽谷永諸君也再變而韓愈子厚極矣其體弗論也

鮑參軍行路難十九首元美蹊跡聖焉參軍成成功名率循伉儷

王子安半似歌行半似六朝短賦元美醜其賦名是可惜才子

七言絕句全仗音響事韻穩稱可解不可解乃成佛後事耳

七言律子美鼻祖杜審言沈佺期如神農伏羲草萊



率賓老杜如帝堯聖舜不無有藉衣冠黻冕

唐人詩言景明人詩慷慨宋人詩論事古人詩情志兩全六朝艷晉宋雅陳隋淫致

作詩在盡變盡變非多作乃在刮磨刮磨無才是以陌病然亦有不容刮磨作者自得

學號秘書下筆東縛豈曰有才有才者臨風染翰如摩天金翅鼓翼生雷張肝閃電足蹴龍宮口乾海水風雲盟主天地驕兒今見者怨媿恨生無才者一如泥梗塑像供人椎擊

古人詩妍醜相瑜今人集句句堪讀第[illegible]辭終當讓古人耳

元美論詩酷于獻吉而忠于用修雕于于鱗而公于子相

滄浪宗旨謂學詩者立志須高開元天寶而下不使滲入肺腑始雖服膺終疑鄙臨宋元諧公亦何嘗不可究竟譬如醫王牛溲馬勃無不兼采至於神針一轉自有妙運若今日參明日著何以救四百四病

長篇短句原無體裁譬如通莊廣市勢必襍陳急水



洄湍情須回互潑然千里起於一隅群聚懽然終焉成別斯稱上乘盖鮮其儔

登臨以感慨爲工讀之有牛山之泣吊古以深沈爲趣讀之有黍離之悲

句長必情境森嚴發調初試韻短則體致閒適既含鏗然思沈者琢句削成句露者使事穩稱

萬寶告成境之至也千群失逐情之來也

王粲登樓九分感慨杜甫岳陽千古並駕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在妙悟非語言文字間可求

作詩者當効此法

昔我鄉潘侍御允哲以内召入都見一玉章上刻雪堂二字識者曰文古質樸是蘇長公之物無疑乃捐金得之未幾有黄州之命事之前定類如此

陳省公於乙酉場事既竣與王辰玉宿江口占夢省公夢同居長卿在王敬美家敬美庭中有一鳥飛起長卿指謂省公曰黄鵠從來不可馴我皆以爲佳讖丙戌省公謝諸生而太原相公寓書省公啓牘首句云足下黄鵠一舉便如此驚人蓋大奇矣



士大夫於本色外別有一段瀟洒氣象使人莫可測如赤松之納履鴟夷之貿易遠公置酒以待五柳先生踞牀燒豬以供東坡居士

凡應接之際無論君子小人皆宜假以顏色通以慈愛五柳先生曰彼亦人子也可善御之至於小人尤當用此法華元平羨庭悦鶩炙可不鑒與閒窓無事書以貽同志幸有以味我言也

海内慕義抗節之士不惟於立朝宜終始表表即蒙謫逐亦當平心下氣杜門養高不入公門不與官府

不妝家奴不問朝事不妄生是非不覬覦非分不然便成市道

雪寒雲凍半榻蕭然車馬不親風塵遠跡因折東遠寄京師相知云邇來烽静烟消胡馬不敢南牧君輩不妨緩帶輕裘嘯歌杯酒不然虜性無常一旦覦顏而南總然賦詩安能退虜不可不念

蓋識喜讀書每有得識之掌上歸而貯之於篋古人讀書之法無一放空

夏日須黎明旅起呼吸朝爽清我肺腸則一日之内



不妨與俗子相對

男子當閉户讀古人書不則出友天下士又不然落落穆穆昔人所謂懷情滅見聞此中有真趣故未易爲俗人言也

人有怪者物有幻者亦有諧者竟有異者言有寄者意有諷者不倫不理諧謔詼次聊書數則以供一粲耳

南越以珠爲上寶有珠市生女謂珠娘生男謂珠兒

居士曰珠娘可對寶册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復爲婦人甚麗
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

居士曰蛟妾龍羮世外奇享

晉陵薛願家有虹飲其釜中水須臾而竭願因以酒
灌而益之虹復飲盡吐金滿釜而去

居士曰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奈何日與之釜

襄河間王子充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于庭前長
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爲風所飄而至要之言
甚有禮



居士曰雨小生人九子可知禮也

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靖節詩云不
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

居士曰彭祖酸鼻○若是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
常吾愁他生出黑子黑孫來恁樣國中安頓得無
數黑老子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渴欲得飲飲于
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
爲鄧林

居士曰愚公之愚夸父之夸俱是性成看他何等
肚皮

秦昭王與夷盟夷出詛曰華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
華輸清酒一鍾

居士曰後世有青衣行酒于虜庭者亦清酒一鍾
之讖也○直搗黃龍府勸汝一盃酒

翠號珠柱書名玉杯

居士曰吾欲彈珠而戛玉

謝玄爲會稽內史張玄爲吳興太守時號南北二玄



居士曰得無入其玄中

宋楊存中號髯婦以其多髯而好逢迎也

居士曰乃知婦人生髭不十分古怪○何須如此

倭國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未明時出聽政日出便
停理務曰委我弟

居士曰月裡有姑雲中有君倭知之乎蝙蝠以日
入爲旦而飛鳴日出爲夕而偃息其蝙蝠乎

濟志夜浣紗而旦成布名雞鳴布

居士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布之徒也○是一

个促織虫

晋惠帝廢前鍾出涕與金人出淚事同

居士曰石能言鍾能涕事有不平金石皆鳴

唐李昭德之死丘悟訟其冤言鼻息所冲上拂霄漢

居士曰吾知其生時必鼻息如雷

梁武帝因臺城以紙鳶送敕尭君素守河東以木鵞浮表

居士曰君輕于紙臣呆于木

秦太虛與蘇子瞻張文潛共坐忽報太虛爲御史賈



所彈文潛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

居士曰蘇秦在坐張君何得多言

宋時天下有九福汴京錢福眼福病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裳福

居士曰三吳善曲可謂耳福閩粵多香可謂鼻福

孫荆公欲言枕石漱流誤謂枕流漱石客問流可枕石可漱乎荆公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居士曰洗巢由之耳只消竜所謂臣心如水礪夷齊之齒以罵武所謂臣心如石

王公和盧杞爲琛盧陳其誤王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

居士曰予請爲盧荅一語曰錫我嘉名以玉比德去點爲王君恒在側

天啓三年鳳凰集于河南大塊山從鳥數萬人近之飛鳴作勢三日始去考此山古有鳳凰臺卽漢潁川也王霸爲潁川太守鳳凰來儀迄今千年而始一見

居士曰此鳳食河南蝗虫矣

夫人既已南來黄巢又自北至客曰不如降黄巢

居士曰不如降夫人免得獅子吼

邵康節曰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

居士曰巢由洗耳終是量淺桀紂懸旗只爲功多

昔有誤認司馬遷爲司馬相如者曰當壚酤酒覺受用太過安得不罹腐刑之禍袁履善先生云險些驚殺司馬君實也

居士曰江州司馬青衫濕亦爲腐刑飲恨耶○白頭吟不可不作



周介生曰伯樂已去馬如狗

居士曰君臣易位而夷齊扣馬華夷倒置而書生扣馬馬亦有幸不幸耶

漁陽口非爲士衡而名何以偶合夫鸚鵡猶存則漁陽豈其虚謂

居士曰又是柳州柳

赤壁在黄州爲東坡所游在武昌爲孫曹戰處東坡滑稽人也故以赤鼻爲赤壁○巨口細鱗乃[illegible]魚[illegible]松江鱸紫腮亦曰四腮俗名吹沙惟松江有之

居士曰周公復生當再作爾雅

三皇五帝時只具得一片乾坤草稿女媧却把鍊石補天第一奇事做出來覺千古闕陷世界一朝圓滿豈不是頂天立地真男子至其滅共工作笙簧又餘伎耳

嫘祖感星虹臨渚之祥而生黄帝女樞感瑶光貫月之祥而生顓頊慶都孕赤龍之祥而生堯此時天地之精未洩故往往托異物以生異人宇宙之大何所不有宋儒疑其怪誕則請問盤古畢竟從何處來又



在何年代也

姜嫄履武而敏歆背秋所禖而吞卵吾故謂稷爲影子契爲鳥帝而舜之母無聞焉則請以娥皇女英借婦道兼母道彼頑嚚之底豫未必非二女力也

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惟張子房知之乃知黄石赤松又渺乎不足數矣

嫦娥竊藥而奔月皇娥倚瑟而狎童固已教人淫佚誨人以淫矣逢天瞴茫毋驚毋恐但不知吳剛斫桂時作何如光景○十日並出羿則射之未聞討月也

婺女之情深矣悠悠千古誰爲坦腹月中不如窮桑
洛浦之浦猶得並坐讌戲耳
阿香推車少女反風恐此時即有五星婚不能向封
家姨求庇也又聞雷部中有鬼夫婦皆長三尺則請
以姣妾當之鬚眉男子同當倚杜自若
女媧鄭木填海正當與愚公移山參看日不然盡借
夸父肚皮開懷暢飲省却許多勞碌也
陶答子妻尚知南山有玄豹霧安得巫山神女不朝
爲行雲暮爲行雨



西王母一降于穆天子再降于漢武帝觀其致上元
夫人書云劉徹好道適來視之漢武亦似有仙緣天
下安得有神仙盡妖妄耳此語莫向王母前言也余
請借周王八駿附青鳥使尋郭密香援陶淵明例求
惠我醍醐一杯
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而又得齊姜爲晉安得
不㠯惜哉負羈妻之見從者而不及見姜也使齊姜
亡負羈妻從其烈不更偉哉秋士曰齊姜若用負羈
之妻恐不可無子推之母○又聞并州[illegible]

推妹婦人不得靚粧艷飾至其地必興雲雨有此母
有此兄何以又有此妹
文王之王傳之子而武以邑姜爲亂臣桓公之霸屬
之姬而文以齊姜爲女士雖然亂晉者驪姬佐晉者
齊姜國固以一人興一人敗也
孟母三遷固日居無求安一肉不欺亦曰食無求飽
乎三月不知肉味不圖爲母之至于斯也
魯共父文伯母之子死不哭也義保母之以子代爾
死也婦人固不愛其子乎秋士曰愛人以姑息者必



儒子狎而玩焉母而獨母者也愛人以德者必嚴子
望而畏之母而兼父者也故曰獨母而不父未若獨
父之義也
楚莊王聽樊姬用孫叔敖而楚伯懷王聽鄭袖逐屈
原而楚弱莫謂國家事非兒女子所知顧用之何如
耳
田子爲相聽母言而免罪復官趙括爲將不聽母言
卒有長平之禍王陵之母知興陳嬰之母知敗母亦
有幸不幸矣

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非望子之歸也望其求王殺賊耳

齊共姬不嫁而死守經者也君王后不告而嫁行權者也秋士曰后固處女此身未嘗以許人也法章又隱姓埋名使后必請之父母而媒妁從之則君王之事去矣故后之不告權而合經者也其視文君之奔相如西施之歸范蠡相去寧止萬里哉

褒姒以好笑垂戒不若杞梁妻以善哭流芳吾獨愛其辭郊弔數語謙詳悽惻誰人為此曲無乃杞梁妻



夫也慷慨就死婦也從容就義

魏乳母抱公子以逃而公子卒死然則乳母固不若保母乎秋士曰秦已破魏而殺王矣魏之故臣又如此乳母即生一公子又何用其以公子生不若以公子死也韓亡而子房破家報仇僅得博浪一椎不若乳母之明死于秦使秦王知魏有婦人猶如此也

瀨女三十不嫁竟以飯子胥故卒投瀨水是亦可以無死也其自言曰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彼蓋直以身許子胥而子

不悟宜其死也意若曰吾先行子其後來當相待于水濱耳子胥渡江遇一漁父刺稍度之追兵不及贈以百金之劍不受此漁翁合配以瀨女

或問范大夫載西施泛五湖此是何意門曰畏其迷君耳秋士曰不然彼鄭旦者安歸乎

嘗嘆婦人閉閨閣中不得見海內外奇事奇境奇人奇物即有卓絕之識獨往之致亦惟向紅粉青鏡中消之耳隨清娛從游山水差不寂寞然其見猶止在中國也至昭君則直窮奇紫塞探勝黃廬盡以一琵



琶收之自覺開心蕩目又何必拘拘漢宮逞豔娥者隊耶其所以越席而行有以也卒也漢宮失一佳人單于增一烈婦又成千古佳話

絡秀是好女子周浚是好男子所以生伯仁兄弟俱是好兒子彼自有具眼妾貴自立非專計門戶也

程氏女不在小娥下也捋虎鬚免虎口入虎穴得虎子不更奇哉秋士曰告之顏真卿直是擾龍何止押虎

漢之時有申屠蟠男子之雄不愧梁鴻宋之時有申

屠希光女子之雄不愧孟光超然一身笑傲以生矯
也女子眷焉六尺從容以死光也男子秋士曰申屠
希光一女子分之可以配顧厨俊及三十二男子申
屠蟠梁鴻兩男子合之止可配孟光亡女子
昌平至今不死高娃亦不死一時親戚故吏及賢士
大夫無一徃者今何在也噫想死矣秋士曰止有昌
平以患死高娃以義死耳彼親戚故吏者未知生焉
知死

柳下惠妻爲惠作誄曰柔屈從俗蒙耻救民八字便
足盡夫子一生真知己真執友也其日二三子不如
妾知之雖則自任頗帶滑稽亦稍不恭矣
夫差寵西子而亡紫玉悦韓重而死列子所云生相
憐死相捐也薄情人何足語此
讀何氏烏鵲歌不使好色人胸中得有富貴二字并
不使富貴人胸中得有好色二字
蔡文姬一副經史胸中一雙古今明眼却作此辱事
秋士曰蘇子卿娶胡婦蔡文姬嫁胡人偏是極有氣
節極有才識大作此懞懂事只是情根不死



極風流人生極富貴家處極無聊地陳思之賦妾薄
命極風流人當極富貴日遇極負心人甄后之作塘
上行也
有氣節人不必其同穴霸王之悲垓下也有才色人
不必其同室宋玉之賦高唐也英雄恨處只是一个
情字才人痴處只是一个想字
大義公主以一女子嫁虜家國破亡志篤君親克復
不遂情見乎詩與唐竇后何異顧事成而主竟爲隋
所忌撲死然千古英雄豈可以成敗論人也秋士曰
讀屛上詩與樂昌公主同一感傷然彼柔媚不脫女
郷愿本色此質直終是女豪傑心腸
秘辛雜事磨畫幽隱言人所不忍言不敢言不肯言
自如學燕處度髮解衣以至幽鳴可聽其間兩人周
旋光景雖去今千百餘年猶歷歷如眼見而耳聞之
至其造語若稍不留手築脂刻玉胸乳菽發火齊欲
吐之類咸此媼率口創有後來含毫所不敢望者
秋士曰張京兆不云乎閨房之事更有不止于此者
司馬長卿云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

脂漢成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唐玄宗曰如軟溫新剝鷄頭肉乃知極奇艷女子妙處正在箇中亦須極細心人纔體貼得出形容得透柔荑一詩全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語一篇生動千古相思不然縱極力形容終是粉捏婦人此可與有情人道耳

魏文帝改靈芸之名爲夜來乃知留情眠愛全在月下燈前若隱若現如醉如迷風雨鷄鳴蟲飛同夢正是夜來神境明珠翠羽尚不勝但恐翠被生寒幾何不凍結玉唾壺也夜來好于針工帝非其製則不服



備所云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腰之棘之好人服之是卿非卿耶

徐藻妻陳氏女流識鑒精遠懷君子之貞操闢老氏之浮華異哉乎當世所難也而孔子猶曰才難有婦人焉秋士曰男子有才固自本色亦復何難難正在婦人耳相如以文君著班固以大家名元方偉方難文辭富艷無姊此書亦平平耳但不知其妹又何人也

來下玉鏡臺千古傳爲美談其女披紗扇撫掌

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此女亦不俗

笠僧度割情入道非獨抗志堅勇而文亦藻蔚茗華得書感悟多有道緣真佛氏所謂無姻夫婦也秋士曰轉覺琴操參禪猶煩擬議觀音入定莫可名言

劉孝綽三妹並有才學而嫺尤清拔觀其作祭夫文想見其文彩艷質甚于神人也文勉本欲爲哀辭及見其文乃閣筆秋士曰崔顥詩成太白閣筆左思賦成二陸閣筆不謂服善出自阿翁也雖然他文可代祭夫文不可代蓋閨闈至情存亡興感自己尚有一



種想得說不得的光景況他人乎當以此文合淵明自祭文讀之凄凉之調千古同愁矣

武則天畢竟比呂雉不同觀其讀賓王檄曰有如此才而不用宰相之過可想見此婦憐才之心眼狄梁公姊云吾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秋士曰武后是真小人狄姨是僞君子梁公是大菩薩

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秋士曰徐淑叙別之詩言成規矩亞於團扇咏報贈之私動合禮儀不比白頭吟

情種卷三

秋士宋存標 字子建

余家藏有轉玉兒僕固琬李公子傳皆艷異諸編所不載因列之于左以備好事者采云

轉玉兒記

轉玉兒者三吳妓女姓王氏母生轉玉時胎如堅玉而無血母以金剛勉力所毎破一褁中更一褁破數百褁中有人形若黍米須臾母牀下忽起美香香風嘗越於是轉玉一時頭體足手耳口鼻唇舌眉髮

情種卷三　十

不異於常兒適既乃女子母乃念人間生兒如此絕少欲謀棄之野作是念未發屋角中人言曰左較左較其聲與雷俱發俱寂父母懼卒乳之徐思其玉爲胎而可轉也名曰轉玉是轉玉家養生口二十頭僅生口爲食至是稍稍多死家漸落玉生十二年而母卒父後毎一年亦卒兄弟皆出贅玉苦無歸依外舅家舅家胡氏故老妓也玉十四失身流浪三吳間三吳妓女自有轉玉莫不對鏡自愁對人生怨玉爲人善韻誰邪笑言笑則兩手據窗几上不爲纖腰

酸短人謂阿轉古人以海棠芙蓉梅桃李形容顏色飛燕游龍以比嬌態春山點漆秋波秋水以比眉目冰雪凝脂蘭芬蕙氣以比偏長至阿轉則宋玉[illegible]指子建辱悟無能擬議性喜事奢華不閑鉛粉少寵于舅氏舅氏將所得物製譜佩披拂五六年來實充三四萬金嚴持酒容酒盡叙緩常對窗外雲而笑曰我醉落此中風來來散譬如行雲雲本無處常寄野鶴唇突故人歡玉者多而玉之歡人也絕少生明皇帝龍飛之季歲年十八矣僑居八水之濱絲竹管絃

情種卷三　十

玉孫公子玉趣所親習也紹悟于超者小時夢身是妓女人從席間言女妓飄流滯再三年十九未常經行妓席二十始問遊焉謂人曰某前身妓女而以情死此中苦惟我獨知然真於火者不與言害渴知害者乃累之水當是時超父情與叔父某並以家人產業爲事日勤豐積超諸昆亦如之而超喜慨慷事任誕好奇討年二十二遊長安錄詩文於劉十王殷諸公諸公善其名聲風流遊以國士解衣推食而超譽羞此技因時當太平文辭歌咏句語字傳猶翁鳥[illegible]

中欣蓮花木舌聲短長供人玩好人遇有事耳將不
聞安能亮我哥遭婦喪歸自京師酒酣天地自誓不
娶欲携佳麗於名山以沿齒因自號色隱居無何情
生老年無從自娛出黃金二百萬斤收買胡名玉三
萬事祈南海鮫人五十衣照魚衣身盡塗蠟燒六千
燕置玉筐中鮫人人帶寶劍服置龍石兩月入震澤
山中至龍宮珠藏下易如意珠十顆照夜珠十五石
惜賜超如意珠三顆照夜珠大石超再乞借珠二石
以私橐妝交廣胡珠玉石飾珠工造二十五色珠屏
風織古今往事奇迹倣象九鼎雜珠組人物鳥獸百
計工元前一夜集樓船千艘樹燈震澤致親友設飲
爾時轉玉方與富人在姑蘇是夜謂富人曰南望震
澤霞色寶光紛見吾將往觀富人將二大艇一置客
一置轉玉與僕携酒肴來自震澤十五夜未及鼓浮
至倦歸明月初醒春水解圍群星疎遠山鬼衛煙陽
候無語超諭樓船奏自製新聲二十八部優人倍君
女伶人女優人稱是珠爛合光直射水底魚鱉張惶
五十里內人望見皆疑蜃市虹城曲方半諸屏風與

諸寶熔無故自暗超呼從人審其所以皆云燭光不
出珠光外珠光不出五尺外超起座按視皆如人言
取出如意珠助其光如意珠光亦不能出樓船外超
大恐以塵尾柄擊各部衆樂曰止吾聞龍神好戲寧
馨老龍出大樂事珠自懷領下物顧其口腹含我燒
燕既已與我今夜乃於舟下作祟何得稱神左右其
發怒射之會聲殼忽一艇伊啞及超舟側中一美人
素衣長裙舉玉筯一隻叩超舫曰短王人弗妄殺水
屬燈光珠光我能復之超曰汝昌能復之美人攀船



窗左顧屈膝笑而言曰先行來恭奉舟中人爭視
屏風寶燈十倍始張時嫣媚五十里外讙聲等軍中
超大喜令信與富人通問知美人乃是轉玉超素慕
玉乃自至富人舟中邀富人與轉玉富人客問轉玉
轉玉謂超曰吾足懶而我目明船傍賜覲寔佳船中
別別自還超不得已拉富人至樓船重宣鼓樂歡飲
達半夜轉玉先就富人帳寢使小青衣謂超曰分燈
之半與我富人避席汗顏謝超曰小兒女狂言請過
自手之超曰卿過富人去超檢屏風十五寶燈七十

如意珠一贈轉玉簡一屏風一寶燈沉諸水留二十八燈二屏風散友人各收其一與如意珠二敬復命於惜不待使人之返遽還冊吳中玉擇四寶燈給使人於超無語超返故鄉再訪轉玉玉往他所不值超自以淚予落魄江湖既不禮於親知又短緣於先耦朋從燕游月中酒後追懷前境涕淚交淫始超交游皆以超置身千古自是始知其無意人間然念轉玉不置遷延至五月克復同寢超之未遇轉玉終焉之志十有八九及夫既遇十乃二十矣更十日超尋舊



約轉玉叩蹤跡已中夜彈頭上前後骨獨笑不止明日超留轉玉家是夜不與玉近亦不言事又明日別去迄六月遂奉惜命限裝課行持一玉芝使問轉玉轉玉受玉報超珂乳香一函超往返半載每每黯然歸而轉玉已有所適乃變姓名飲異藥殊其形貌遇異人授飲陽法習之百日能自沒其陽因主人保毋以自責後復用計隸事轉玉轉玉若不知也超侍轉玉幾年進退無策門後飲淚向人笑言仰見星月多方拜祝侍從三寶偷閒作禮夜醒書夢骨熱食愁詩

玉若不知也一日主人翁因事他出是夜月甚明超投藥酒壺中侍兒盡醉倒惟轉玉所飲壺不下玉令超携琴向園中自彈彈既顧超笑曰郄生作事良苦超無措指認而欲言不覺失聲失聲而氣絕轉玉起身抱入懷中以口自接其氣良久復蘇曰卿誠苦惜我已嫁不能從卿卿姑還超就護膝下拔短刀徑尺月中橫起勝衣跳銀魚徑刼玉曰吾不任主人家然主人暨卿最易在主人家遲久未發欲審卿意云何卿知我非女子而不言我雖感卿今夜不諾我甘負



恩轉玉指堦上金盆曰逃此能從我乎超曰能口始合不見轉玉超納刃口中出血呵氣標金盆金盆如爍流滿石砌清淚踵至金化為灰轉玉坐月中日隱堅固香自授博山能見我乎超曰博山何處見博山轉玉不見矣超屈心按鑪口血肉有聲口噤不言痛一心思念轉玉轉玉不能隱形循鑪外戲掌笑曰勿自苦請遊諸水超兩睛注池水睛光迸入水中水為之沸臨池號者三池為之墳轉玉拂衣行空超轉身稽首以正法眼見轉玉奔月宮變一枝仍超自擲于

空中百番吳剛運斧斲轉玉轉玉自天而下曰不能
逃卿吾與主人暫緣未盡於卿乃宿緣然須時至卿
於世間更有知巳遇知巳而恐我我可得也請貸六
年爲期超曰諾如是吾將行綳轉玉生綃衣題曰明
月紅顏送遠人蓮花池水偶相因何當飲至容談笑
直向君王乞汝身玉出泣曰不須悵情今夜好行轉
入後房拈匳中金鳳玉盤龍釵二雙玉環一枚與超
超之涕泣一拜百行玉之淹抑一聲于咽超踰女墻
遂入羅帷侍兒亦醒啾啾然泣曰翠簾外明月巳西行
喪超者棄家悟疑超死他縣不復物色超亦無面目
言歸貢釵爲資復游長安挾書獻桓大司馬大司馬
奇其策引爲幕賓簡文帝之立也超寔相翼戴告請
南還欲省父母簡文帝曰卿平生所欲試首語朕于
卿南還虔一命爲聯超伏首青蒲曰臣有短願歸自
昉頭巳請諸大司馬然此事非陛下不了帝手書諭
大司馬曰超于明公可稱魚水公于超志稍成海鷗
其所陳願亟以上聞明日大司馬入朝請於帝曰超
所歎哀兒轉玉巳有主人而超與玉誓心終老乞陛



下勅三吳縣令順超堅念庶不傷天地之和帝笑曰
朕與卿共爲齊魯之媒即詔三吳刺史及諸縣令曰
大司馬幕賓郄超于軍中經營整使謁覲在假未盡
酬勳朕用深歎惟大司馬亦然詢其至願曾與妓女
轉玉誓守白頭終斯踐約轉玉雖有主人然君子不
奪人之好主人亦當爲朕與大司馬地太司馬復板
勅三吳太守曰有不奉上命者斬縣令及轉玉與轉
玉主人頭來亦主人三族發其先人自江以南豈能
飛渡卿速傳單白車待罪闕下使者至三吳轉玉主
人惧罪將頸使謂玉曰卿免我宗黨丘墓太守縣令
滕行轉玉房中求轉玉登車轉玉臨上車笑謂刺史
縣令曰郄生此舉不落人後當一杯酒一笑聲償之
且今於主人恭爲一無所傷事甫畢而佳賓亦至此
時佳賓年三十轉玉年二十四矣當超之行大司馬
令健兒三百隨超容敕曰究輕薄轉玉者殺其人籍
其家健兒至三吳殺輕薄轉玉者三十人復欲盡籍
其家超聞之遽止之人由是多超爲長者同轉玉歸
父怡怒超終身不與轉玉相見曰此千金之玉庇漏

而無當者也超移轉玉家京師依幕府無事夜夜酹
酒同轉玉終日不起謝安常與王坦之謁超日中不
得相見坦之欲去謝曰佳賓宅中轉玉不出從爾搆
嫌彼於大司馬若轉允將弄我二人於股掌之上獨
不為性命恐須臾耶王大笑卒與相見後大司馬入
覲中外訩訩或云來正太位或云伏兵殺中朝大臣
王謝見大司馬去兵言事超坐帳中聽其言風動帳
開謝曰郄生可為入幕之賓大司馬曰不然佳賓利
於見吾不無倦于削玉舉坐大笑大司馬薨後超治



北海二年與轉玉俱化為玉鳧飛去後唐人以此事
問張果張果曰超偕轉玉歸群玉山入玉理中化為
紅玉圖服相連天地不千萬劫此二人終無相離日
也佳賓與玉俱善盤馬剪折雙飲淺鏑妖衣障泥鞍
勒無不絕製或並轡相語或策鞭交馳雜咏間嘯翩
然清冷識者知其為神仙又好於月中鼓謝侯月光
下西乃止侍兒終不得遊雖其廝養固數見之矣父
惜尤涉不經深秘此事以二虛棺歸合葬其山中故
時人罕知後超門人語於所親其事少洩至唐時始
有傳記

居士曰情夾情生把千古英雄壯志盡消之羅帷
繡幕中寫兩人婉轉纏綿之致直能令老奴心動
明月紅顏千古如照一片冰心在玉壺矣於呼璧
完乃貴玉碎應憐楊柳如眉芙蓉如面未免有情
誰能遣此予讀轉玉傳而不勝綠慳之嘆也酒杯
香夢中安得起明妃于斷隴回西子於荒村一腔
熱血萬折愁腸向清風冷篁間消此恨也寄語趙
王人我心非石不可轉也其毋全玉爾音乎

僕固琬傳

僕固琬字文琰唐太寧郡王僕固懷恩第四女太寧有二女嫁絕域大曆四年冊爲崇徽公主嫁回紇者即文琰同母姊也母胡姬夢入馬韜韸管絃衍葆從西南前導而下因生文琰異香著衾蓐數日始散太寧知爲異人擇良家子吳月蓉乳之吾迎菲閣及晬日太寧爲置酒大會賓客有老尼貌甚都雅闖入求食曰欲得見第四女郎胡姬即出兒示尼兒見尼君有夙契便躍入尼懷尼按其項曰阿雙阿雙頗憶紫



薇君否兒輒囁嚅如應尼者左右奔告太寧太寧亟出令設精饌饌尼問以兒夙契及阿雙紫薇君狀尼曰天宮事秘詎可漏言太寧固請終不肯言第顧兒笑曰阿雙良苦此後四十餘年墮入業火中何如坐碧桃花下吹笙快樂耶因熟視太寧曰恐公不及覩始末也遂欷歔而去不知所之時玄宗明皇帝開元二十五年也天子方招致四方異人術士待詔金馬太史令僧一行銀青光祿大夫仙人張果二人術尤奇驗張果能知人天界部洞天福地一切上真窟宅府治天官侍女位次遷謫之事天子賜號通玄先生太寧時隸振武節度使郭子儀爲兵馬使因乞以事狀京師寄叩先生陳老尼之事先生笑曰夫人乃肯爲吹笙老婢詰汝耶太寧驚問所以先生曰須君勿訶其誕妄乃可言君女即西王母吹笙婢董雙成嘗隨王母朝玉京顧御前香案吏紫薇君而笑從此一念兩謫人間先生復顧命童子取靈蓍二十四莖布筭良久視太寧曰君今主帥爲誰太寧以郭對先生復笑曰是矣乃與老奴亦復有緣太寧曰何謂也曰



老奴亦非凡材乃芙容城教主君女後十五年應先歸教主又數年有風塵奇厄恐不能自免此時當得與紫薇君合又二十年恩譴始畢當各歸故垣耳太寧復問老尼何人紫薇君今謫何地曰老尼爲上元夫人紫薇君已先君女生五年矣離合自關冥數君無容問也太寧歸密識其語仍敕月容盡力阿保之月容乃極府中珍奇靡麗以奉文琰一綈一縠皆異人間嘗取芳菰肥豢雜荃蕪屑而啖之荃蕪即波弋國所出燕昭王噴地以舞旋娟提謨者也又長以[illegible]

荃蕪故香氣深入膚理每一舉趾芳馥射人廿步外
雪膚玉質纖妍中度遠山翠黛妒其眉目梨花宿雨
妒其光艷驚鴻飛燕妒其逸度兼通辭翰精解音律
性尤喜吹笙即雙成之驗其調五音短而逸韵長識
者知其爲降謫人也時天寶十載天子仁聖恭儉方
隅無事天下使鎮日飲醇甘肥躭姝擁艷而已洛陽
王在鎮尤爲驕橫嘗聚天下瑰禽怪獸怒石奇峯靈
草異木訪漢武帝上林苑隋煬帝西苑制度築集真
蘸以寶性麗中分十大院重齋複閣碧欄朱楯皆商



以沉檀綴以珠玉每院擇一幸姬主之幸姬而下則
有尚衣尊容司幕之屬擬于乘輿貴妃婕妤之號雜
遣賓客遊士走燕趙三吳徵歌選武寶其內所隸境
內有殊色不具聞輒發勁甲搜捕風馳雨驟藉入帥
府左右有言文琰于王者王令賓客善辭諭太寧太
寧懼逆王旨且憶通玄先生之言即召文琰感與拂
飾而遣之既見王光彩照耀恍如月魂仙魄爲罡風
吹墮苑內名花奇卉是夕咸凋萎無色遂送居春明
院別選才人中瓌姿絕藝者二百餘人充文琰左右

一切屏帷服玩種種瑰麗驚心駭目有水晶簾番雲
帷浮翠屏五暈鴛鴦銀泥袷襦雙錯孔雀靈紋繡襦
合懽映骨玦七寶同心步搖咸尚方所未有不能殫
述其所尤珍異者又有耀光綾襦相傳即大業拾遺
記中越溪女夢壁魚所化絲成者也越溪人以獻隋
煬帝隋煬帝裁爲兩襦獨賜司花女袁寶兒殿脚女
吳絳仙煬帝沒後絳仙下嫁爲玉工萬群妻群後從
軍隸唐徐英公世勣麾下以征高麗失律當斬獻寶
襦自免英公藏以什襲雖幸姬乞一著不許也敬業



猖狂被誅籍襦貢天后天后以賜嬖臣張昌宗昌宗
敗后流入一儈父手儲猶鮮好如新時王募下賓客
爭獻方物有賓客以巨萬致襦於王王特賜琰他院
美人又所無也王又以文琰善吹笙乃取于闐碧玉
琢成纓七龍五鳳其上雜木難火齊商其竅下則綴
以金銀花鏤離離然銘曰流風駐雲之樂今文琰奏
之文琰爲一奏穆天子瑤池遊之曲十九振咽寃轉
碎空逸行雲而上聽流水而下餘音入人直裂肝脾
無論王軍中鐃歌鼓吹及苑內伎人所奏雅俗諸樂

不能彷彿即王嘗朝長安離宮曲燕見天子親隸楸房莖伎有寧藩玉笛馬仙期紫簫李龜年僵板賀懷智琵琶及霓裳羽衣諸調天子愛幸無比亦皆出文琰曲下自是或春非滿地或秋輪駐天或耳節蘭阪或笙歌別院文琰特承寵渥然王雨露既多恩波不無偏鈌加以興任豪華心雄氣猛至於唫花課鳥高情逸興閨襜曲室画斜枕臂之韻非王所長以故文琰雖金卮注醴玉盤捧饌每雕窓夜月朱門芳草徃徃幽情香魄慇懃若有所屬時形之吟咏間天寶十



四年祿山鞞鼓忽起范陽長驅京洛天子以槳尨微兵使鎮於是王以臨淮王李光弼及太寧爲前鋒身統大軍杖節南下院中姬侍擇所愛幸者百人自隨文琰與焉乘以香軿蔽以朱簾令驍將白友德即孝德之弟以五千鐵騎護衛旌旗耀日粉黛如雲近古以來出師所未有也十五年王戰嘉山肅宗皇帝至德二年王戰兩京大兇以次奔竄王與太寧俱進爵有差然安史退守巢穴猶擁强兵朝廷乃復命王與臨淮王九節鎮之兵刻日進討戰於相州未及布陣

大風驟作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自相蹂躪山崩地坼死者相枕友德戰沒鐵騎星散文琰遂與諸美人相失花愁雨泣翠碎紅殘王聞之惟有浩歎而已文琰幸獨與帳下一老蒼頭徘徊矢石艱苦萬狀達於鄴北不能自存乃轉展入邢相又入于恒陽沒爲官妓以吹笙擅名繁華成夢風塵辭眼每對月臨觴輒撫膺慟絕諸妓亦不能知也代宗皇帝廣德元年太寧與其子易追賊抵莫州文琰欲自拔來歸復聞朝義自縊父兄俱拟班師薛嵩田承嗣等



樹與根據蟠結不用朝命遂留恒陽與諸使互相依倚恒陽節度使李寶臣傾心下士賓客傾動一時有客桑道茂者字公穆汜上人生而有朱紋隱隱左脇下曰紫微君童時遇異人授以陰陽風角之術遂喜擊劍談兵既長博通經史辭章富麗廣德間杖策投李尚書寶臣尚書每出軍輒訪以勝負道茂言勝輒勝言敗輒敗以是尚書絕愛重之或軍書旁午汲攘倚馬道茂千言俄頃又能曲當尚書意于是爲賓客之冠時天下强藩恭峙天子徒擁虛位道茂遂絕意

功名悠悠慕府清華閒情頗寄意聲色然柔韻度過
絕時人鑒裁別任已局徃徃風塵凡鶩絕無許可者
一日尚書生日大會幕僚令所隸五百里內聲伎皆
來供奉文琰捧箋而進掩抑綃映殆不勝情柔與文
琰爾時夙契當諾情調自爾冥會以故柔既不覺醉
心文琰亦特從衆中注目酒酣尚書曰今日香玉滿
堂諸君又極梁園之選可無佳什以翻勝情遂命賓
客分賦諸伎道茂倚清酬笑曰捧箋伎遜情修態飄
飄有漢武好道為虛欲仙意非此不足以當柔先生



請文琰即欣然擲箋捧硯取白練裙一幅而進道茂
益不勝絕倒為贈以詩尚書大笑唫諷良久曰卿才
真不減長卿然卿欲得箇人作辭賦纏頭耶孤便當
為卿成之即召文琰詢其氏族乃知為太常之女汾
陽之幸姬各相駭異時太寧為賊臣辛雲京駱奉仙
所遣不能自明預身沙漠兄瑒亦死非命文琰皆不
知也至是坐客始舉以告文琰文琰為一慟欲絕也
已復捧箋即席奏望中原之曲以傷父坐客無不泣
數行下者尚書亦為感動既而曰卿淪謫閱名流

落異域今中原道阻宗族兄已誅夷郭令公春秋亦
已高邁姬侍零落柔秀才英雄蓋世文情雙美況乃
屬意于卿何異臨邛坐上司馬文君琴心麗質兩輝
映耶今孤便以卿成秀才詩中之織卿其勿辭於是
賓客無不慫恿即令諸伎鼓吹前導送歸幕下定情
之夕賓客各賦催粧詩以紀勝是夕與道茂各敘梗
槩所謂明珠還于合浦雙龍合於延津其眷戀綢繆
蓋亦幽期冥數有不可形容者矣由是道茂出則給
事記室入則愛寵實妻有終焉之志大曆十年魏博



節度使田承嗣反天子勅盧龍節度使朱滔等及李
尚書發諸道兵討之承嗣欲為緩兵計以盧龍乃尚
書故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
為侶入幽燕客令瘞尚書境內又知尚書門下客惟
道茂愛幸言事輒聽乃以黃金百斤白璧四雙客賂
道茂具言所欲道茂竟為金璧所動輒許諾焉及見
尚書詭言境內有王氣見東方尚書命掘東方果得
識石大喜道茂亟進曰尚書今與朱滔共取魏博之
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尚書所有其非策也尚書令

能捨魏博之罪則魏博必獻滄州以秋然後稍與連兵而向燕薊取范陽以益尚書版籍尚書立基又在范陽是尚書一舉而拱手得兩川之地既朝夕伸尚書風不之思又藉魏博脣齒之勢以拒朝廷此誠曠世一時也尚書以道茂言合符讖即與承嗣通謀選精騎二千夜襲滑軍滑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尚書曰河內有讐不暇從公石上讖茂吾自為之耳於是尚書大恚曰道茂誤我亟發勁騎擒道茂道茂聞事洩亦預度不免先已挈文琰



踰三塞衛而西晝伏夜兼馳星屍影尾四日得出恒陽界始脫虎口過澤潞以術干節度使李抱真不用乃直抵長安其發恒陽也倉皇就道僅以身免承嗣所遺金璧俱置廡下不及攜也居長安遂貧困不自聊獨餘文琰所着耀光綾襦即汾陽王賜物也相州兵火及周旋恒陽患難中文琰偏所寶惜死生以之以故得不失至是泣付道茂令奴瑞兒鬻之於市特汾陽王入朝有老奴隨遊長安見襦而識之曰此王旨賜太寧王女郎物詎得落奴手因細詰瑞兒兒以實對老奴馳告王王且喜且駭令百騎隨兒往仍囑曰京師禁地非如在鎮時第取俊人歸道茂勿問可也於是百騎詣道茂排闥而入亟舁文琰以去道茂不知所出昏憒仆地者移時始蘇既已無可奈何乃傾心劍俠之徒謀所以報王獨河中有精精兒空空兒已為節鎮所攬不可得久之聞終南道士軒報生有異術隱居山中乃徒步往從之游凡周旋數日道士見其言皆玄遠知道茂非凡人驚曰吾久觀紫薇垣失度今觀子骨法迥異五濁之人豈從珠宮謫墮



者耶然君來意似有所屬願勿相隱道茂遂告以故道士良久曰君豈不聞用劍之道正劍不邪邪劍不正今郭令公勳望既高非邪劍所能賊也當為君陰刎之則可且方承恩王在上佞臣宰國而郭不自韜晦驕奢踰溢姬妾不離左右此其勢自不能久貧道亦不過因風而呼助君一臂耳君今亟歸長安以俟其變今夕貧道便當為君一往然憐君舊妻非輕不宜妄自墮落他日倘思吾言幸再相訪道茂唯唯而去是夕汾陽在鎮與姬侍燕罷就寢漏下三鼓忽然

間若然有聲若擲刀劍者王以侍衛森嚴不以為意
及旦床頭乃獲利匕首一枚鞘上有篆書桑道茂字
王駭愕良久曰文琰固素為余言道茂異人也今果
不可測吾不可以首領易一女子遂欲以文琰還道
茂尚猶豫未決會王先當以孔目官吳羅潛擅殺其
副使張曇三軍無不切齒李懷光欲謀代王因而扇
動之矯為詔書欲斬大將溫儒雅等復令子弟變名
姓劾奏王諸不法事略曰臣某昧死言臣謹案尚父
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特功驕恣傲慢無上私

情種卷三　十二

語強藩擅招亡命臣竊惟陛下方內懷隱憂嬪侍罕
御即位之日首出宮人而子儀窮極聲色四縱軍士
剽劫二八以充左右乃有尚衣專容司幕之號擬于
后宮椒房陛下方卑宮陋室損之又損一宮一殿皆
仍先帝之舊而子儀窮極土木廣闢閎圍巍樓傑閣
動以千計乃至奸禮越度有雕龍文鳳珊瑚寶玉之
飾以彼榱題先帝升遐寢宮極邑皆有餘慕陛下聖
孝罔極水漿不入於口以故普天同悲欲不遍屠禁而
子儀身攝冢宰且與先帝周旋患難乃無一日之感

而衣不脫綺麗口不絕珍羞以至隸人下賤亦皆食
肉干禁不畏平時嗚呼是可恐也非不可恐也自兵
興以來強藩傑鎮凡在有兩孰不欲渴消其血饞齧
其肉也子儀推轂授鉞于朝而暗締私盟不絕於外
約為兄弟誓為羽翼以故陛下德音所降或張空臂
以應者獨子儀單辭至鎮雖強如田承嗣亦屈膝稽
顙受命恐後陛下江淮貢賦沿淮沂崖節鎮之殘兵
剩卒或能為梗獨子儀與金犨寶藏道而下李靈曜
之徒無不旌旄絡繹護衛其犬吠之警以此觀子儀

情種卷三　十三

子儀可知矣而又作威作福所賊忠良副節度使張
曇剛果英偉效忠藩輔子儀殺之掌書記高郢忠正
不阿慕府倚重子儀逐之孔目官吳曜標狡兇殘躁
暴無厭子儀信之任之子晞子曖輕佻短略承資跋
扈勢如貙虎三軍所至掠人之墓擄人之妻至有以
沽酒睚眦而殺酒翁于市者夫春秋之義堅冰起於
履霜今陛下視子儀氷寒霜堅陛下枕戈待旦志梟
傑驁而國門之內屑依甚寡之臣且首蠹大猷陛下
亦用其當寬斧鉞哉乞下臣章御史臺案驗前事

將付廷尉正其不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如是而王
靈有不沛士民有不歌舞聖政而强藩有不攝息恐
後稽顙闕庭者臣請伏斧質之典臣謹昧死以聞疏
奏楊炎盧杞因而下石天子雖心重王然內不能無
生疑王王始憂懼食不下咽求策于鄴侯李泌泌曰
散遣姬侍焚毀第宅單車詣闕讓還勳階封維出此
而已過此非吾所知也王乃召諸美人以次送還母
家令前老奴寄嗔道茂至付以文琰資以金帛而遣
之王獨與子駙騠詣闕夾請骸骨鄴侯亦乘間以百



口傑主上乃感悟待王如初道茂既得文琰共訴離
怨爲之喜極而悲遂復入長安旅寓者久之以策干
盧杞杞薦于上上召見問以朝廷休咎道茂知天下
復將亂對曰陛下不出數年當有離宮之厄臣望奉
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天子以爲然遂
築奉天城建中四年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引兵過京
師以賞犒粗惡果大亂天子惶急無措與太子諸王
公主出苑北門走幸奉天天子乃思道茂先見召爲
光祿大夫賜[illegible]時朱泚僭[illegible]長安[illegible]

跋扈肘腋征鞞夜角往往而是道茂以天下荊棘方
始又憶終南道士之言乃棄職與文琰俱入終南山
採藥不知所終至憲宗元和十四年太史令奏有客
星從西南流入紫薇垣守帝座不去詔問在位在位
莫能識台州刺史柳泌薦天台道士有能游神馭氣
直入天界以求其故者天子乃設九天虛靈之醮道
士齋戒竭其術俯伏杳渺而去凡三日道士返奏往
叩玉帝前小青童云是客星即西王母婢董雙成與
香案吏俗情未盡謫墮人間元和初復位帝憐其情



留天垣中爲侍女與香案吏世世夫婦如俗傳牛女
星也於是天子心動始遺棄萬幾荒于神仙焉

居士曰按僕固琬傳頗與紅線崑崙諸傳相出入
或以爲唐時强藩招致幕賓所著書也然余考唐
史僕固懷恩雖有二女嫁絕域不聞其有女爲汾
陽姬也桑道茂以望氣獻策築奉天城嘗一見于
史不聞其爲李寶臣客也稗史又載朱泚既平道
茂因受僞官當斬以與李西平有故得丐免不聞
其再召爲銀青光祿大夫也田承嗣雖用讖[illegible]誤

李寶臣不聞乃因道茂以售其詐也崑崙奴傳歌姬云主人擁旄河朔逼為侍妾則汾陽在鎮驕縱不法或有之然亦不聞其逼懷恩女為妾也又汾陽以吳曜之譖擅殺張曇三軍切齒史亦第言李懷光潛相煽動不聞其有惠文彈治幾作烏盡弓藏也事皆與正史若合若離令人莫能尋其際余嘗以意揣窺作者之心豈近世侯門花月隊中有至星移物換流落人間以寬夢惱襄王者而文人無行一片詩情騷魄不能自持遂附麗其說于此



耶昔人云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又云為文造情為情造文多才之士托物寄興何所不有果爾則觀者以有意無意間求之可矣不當論其事之合與不合也如其不然請俟博雅君子

## 李公子傳

李公子者父泌為鄴侯侯既老謝事辟穀公子宣襲侯封不願侯願就詞制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焉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膳輟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國曾不貴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寔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



便宜山水間焉爾不得進呼是矣天子奇之御寫勅札弄賜宮嬪兩人一以筆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及陶謝嘗刪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日挑諷閨房中以一小室廟禮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及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閈如此汾陽公難其配一日以李兩京賦視之慨然嘆息可矣既歸李李年少詭浪不能定情醉時微以諢語侵清明君清明君不悅見李謝過乃笑曰妾之天性栖栖蓺叟周其所長若歌濡首酒杯

從公噱笑開乞煖熱所謂遊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巳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女子有奇色以詩名顯者搜括几盡而其中曰纖纖曰白娟曰春荑曰鸞韶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碎桃皆骨柔氣清熟于古史奇字而纖纖善箏白娟善歌春荑善鑒古器善笙鸞韶善丹青紅草善彈鳧及鼓琴暈兒善嘯綠絲碎桃善種花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公子樂之晝夜飲酒酒後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歌無雜聲



其地修竹清泉細籐嘉樹月出之時鳥啼絃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伍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巳清明君每俟出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讀古書有奇事可喜者以綵線識之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故美人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彈箏鼓瑟曼謳長歌次第上壽酒巳則各以平日所試詩獻清明君清明君焚香綴坐細加品題稍不妥當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汝老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欠情諸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游於蘇時有新進士四五輩、邀名妓浮於荷花蕩中、進士本錯大、骨驟得此足高志揚公子更布衣坐小船中往來覷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攬其上坐飲酒危膽飛雲霄不爲禮諸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



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須囿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寔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料狂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許久沉吟不成語語出又村鄙可笑者公子唶曰此馬糞小兒强便舌本作號嗄耳烏足驚大人聽請進士皆大笑轉以爲狂生也而須之公子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諸妓過船羅列食案酒罍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翠羽雕鏤裝綴之奇艷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投湖中已命更席則陶匏瓷[illegible]

無非三代之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贋作樂曲譜
皆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
使諸妓跪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
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
此酒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
酒未及溫已搖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則裂白絹
絹盡則裂帷幕屏褥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葉或絕長
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諸進士
誘之以酒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日



汝輩肯從李郎去耶吾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
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墻宜雪
宜月四面遶以梅花五六十里深秋之際丹楓萬株
擁若霞氣又有高臺數楹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
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
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
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召吉河人劍客高僧道士
晝夜論敎浮沉此中賦詩之暇非細談釋部則酧論
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既散時與綠絲碎挑

高裝駿馬踏入深山中遇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抛控
如飛樹叢中聞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
齊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
石欲上欲下笑哭雜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覺見清
嘯一聲木葉翔舞褶褶飄颻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
憊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饑寒之士輻輳集至候
其將歸皆匍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
公子轉盼間賞勞多徧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
就中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言曰公子不憶



於陵時乎君所謂於陵仲子者也上帝憐汝貞苦故
今日罷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即向時辟纑夫人
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魄有死生人之福有往還
公子宜早訣且汝父鄴侯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
帝君待汝夫婦久矣言迄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
億計急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
終後陸贄之華亭見公子常往來三泖中云
居士曰於陵仲子刻苦一生卻被孟夫子饒舌幾
令清修者不得自奮也得此振喝仲子如置身青

雲辟羅夫人亦如奪明河玉殿間歡喜無量一切東田大夫之識趙國威后之問接予使楚之詭淵人亡珠之疑俱不辨而付之無何有之鄉矣甚矣文人之筆舌有權也中間賦詩一段寫盡酸儒驕穉之態惺愧羞乞之狀令我宿醒頓醒



秋士宋存標字子建

## 負情儂傳

王仲雍懊恨曲曰常恨負情儂郎今果行許作負情儂傳

萬曆間浙東李生系某藩臬子入貲遊北雍與教坊女郎杜十娘情好最殷往來經年李貲告匱女郎母頗以生頻來爲厭然而兩人交益歡女姿態爲平康絕代兼以管絃歌舞妙出一時長安少年所藉以代花月者也母苦留連始以言辭挑怒李恭謹如初已而聲色競嚴女益不堪誓以身歸李生母自揣女非



英華

恨事

已出而故事教坊落籍非數百金不可且熟知李囊無一錢思有以困之令媿不辨庶日忘日去乃戟掌詬女曰汝能聳郎君措三百金畀老身東西南北惟汝所之女郎慨然曰李郎雖落魄旅邸辦三百金不難顧金不易聚倘金具而母負約奈何母策李郎窮途侮之指燭中花笑曰李郎若攜金以入娒子可隨郎君而出燭之生花識郎之得女也遂相與要言而散女至夜半悲啼謂李生曰郎君遊貲固不足謀妾身然亦有意於交親中得緩急乎李驚喜曰唯唯向

有心人盡處泣下

非無心第未敢言耳明月故爲束裝狀遍辭親知多
方乞貸親知咸以生沉湎狹斜積有日月忽欲南轅
半疑涉妄且李生之父怒生飄零作書絕其歸路今
若貸之非惟無所徵德且索負無從皆援引支吾生
因循經月空手來見女中夜嘆曰郎君果不能辦一
錢耶妾篋中有碎金百五十兩向緣線裹絮中明日
令平頭密持去以次付媽外此非妾所辦奈何生驚
喜珍重持篋而去因出篋中金語親知親知憫杜之
有心毅然各斂金付生僅得百兩生謂女吾道窮



矣顧妾所措五十金乎女雀躍向母憂明旦妾從鄰
家姊妹中謀之至期果得五十金合金而進媽欲負
約女悲啼向媽曰母曩責郎君三百金金具而母食
言郎持金與女從此嫁矣母懼人金俱亡乃曰如約
第自頂至踵寸珥尺素非汝有也女忻然從命明日
禿髻布衣從生出門過院中諸姊妹作別諸姊妹感
激泣下曰十娘爲一時風流領袖今從郎君藍縷
出院門豈非姊妹羞乎於是人各贈以所攜須臾之
間簪珥衣履煥然一新諸姊妹復爲謂曰郎君與

新安人亦復不惡　天　大作

姊千里間關而行李蕭然約東復合贈以一箱箱中
之盈虛生不能知女亦若爲不知也者日暮諸姊妹
各相與揮淚而別女郎就生逆旅四壁蕭然生但兩
目瞪視几案而已女脫左臂生綃擲朱提二十兩曰（亦佳）
持此爲舟車貲明日生辦輿馬出崇文門至潞河附
奉使船抵船而金已盡女復露右臂生綃出三十金
日此可以謀食矣生頻承不測快幸遭逢於時自秋
涉冬嗟來鴻之寡儔羨遊魚之乏比誓白頭則皎露
爲霜指赤心則丹楓交炙喜可知也行及瓜州舍使



者船僦別賃小舟明日欲渡是夜璧月盈江練飛鏡（生至此尚未傑）
寫生謂女曰自出都門便埋頭項今夕專舟復何顧
忌且江南水月何如塞北風煙顧作此寂寂乎女亦
以久淹形跡悲關山之迢遞感江月之交流乃與生
攜手月中趺坐船首生興發執卮倩女清歌少酬江
月女宛轉微吟忽焉入調鳥啼猿咽不足以喻其悲
也有鄰舟少年者積鹽維揚歲暮將歸新安年僅二
十左右青樓中推爲輕薄祭酒酒酣聞歌情欲飛
而音響已寂遂通宵不寐黎明而風雪阻渡新安人

太狠　辯才　美事敗

物色生舟知中有尤物乃貂帽復絢弄形顧影微有所窺因叩舷而歌生推篷四顧雪色森然新安人呼生糾紛即邀生上岸至酒肆論心酒酣微叩公子昨夜清歌為誰生具以實對復問公子渡江即歸故鄉乎生慘然告以難歸之故麗人將邀我于吳越山水之間杯酒纏綿無端盡吐情實新安人愀然謂公子旅蘼蕪而挾桃李不聞明珠委路有力交爭乎且江南之人最工輕薄情之所鍾不敢愛身即鄙心時時蘭之况麗人之才素行不測焉知不借君以為梯航



而密踐他約於前途則震澤之烟波錢塘之風浪魚腹鯨齒乃公子之一杯三尺也抑愚聞之父與色孰親歡與害孰切願公子之孰思也生始愁眉曰然則奈何曰愚有至計甚便於公子然而顧公子不能行也公子曰為計奈何客曰公子誠能割袵席之愛僕雖不敏願上千金為公子壽得千金則可以歸報尊君舍麗人則可以道路無恐幸公子熟思之生既飄零有年携形挈影雖駕樹之誚生亦靡他而無慕之樓進退惟谷熟籌孤濟既猜月而疑雲遂恐能聚更

何物恚市擊筑時　十娘不大英雄

悲魂而啼夢乃低首沉思辭以歸而謀諸婦遂與新安人携手下船各歸舟次女挑燈俟生小飲生日動齒澀終不出辭相與擁被而寢至夜半生悲啼不已女急起坐抱持之曰妾與郎君處情境幾三年行數千里未嘗哀痛今日渡江正當為百年歡笑忽作此面向人妾所不解抑聲有離音何也生言隨涕興悲因情重㥁吐顛末涕泣如前女始解抱謂李生曰誰為足下畫此策者乃大英雄也郎得千金可覲二親妾得從人無累行李發乎情止乎禮義賢哉其兩得



之矣顧金安在生對以未審卿意云何金尚在是人篋內女曰明蚤亟過諾之然千金重事也須金入足下篋中妾始至是人舟內時夜已過半即請起為艷妝曰今日之妝迎新送舊者也不可不工計妝畢而天亦就曙矣新安人已刺船李生舟前得女郎信大喜因請麗人妝臺為信女忻然謂李生畀之即索新安人聘貲過船衡之無爽於是女郎起自舟中據舷謂新安人曰頃所携妝臺中有李郎路引可速檢還新安人急如命女郎使李生抽某一箱來皆集翠羽

李郎軍竟不如新安人

霓悉投水中約值數百金李生與輕薄子及兩船人始競大咤又指生抽一箱悉翠羽明璫玉簫金管也值幾千金又投之江復令生抽出某華囊盡古玉紫金之玩世所罕有其價盖不貲云亦投之最後悉生抽一匣出則夜明之珠盈把舟中人一一大駭喧聲驚集市人女郎又欲投之江李生不覺大悔抱女郎慟哭止之雖新安人亦來勸解女郎推生于側而啐詈新安人曰汝聞歌蕩情遂代鶯弄舌不顧神天剪綆落瓶使妾將骨肉血碧自恨弱質不能抽刀向傖



乃復貪財強來縈抱何異任犬方事趨風更欲爭骨妾死有靈當訴之明神不日奪汝人面且妾藏房詰影託諸姊妹蘊藏奇貨將資李郎歸見父母也今畜我不卒而故暴揚之者欲人知李郎匪中無瓏耳妾為李郎濫眼幾枯翕魂屢散事幸粗成不念攜手而倏溺笙簧畏行多露一朝棄捐輕于殘汁頗乃嫈此殘膏欲收覆水妾更何顏而聽其挽鼻今生已矣東海沙明西華黍壘此恨綿纏寧有盡耶於是舟中崖上觀者無不流涕詈李生為負心人而女郎已持明珠赴江水不起矣當是時目擊之人皆欲爭毆新安人及李生李生暨新安人各鼓船分道逃去不知所之

居士曰噫若女郎亦何愧子政所稱烈女哉雖深閨之秀其貞奚以加焉○十娘是杜秋現身李生是李珪餘孽○新安人天下有情人也其說李郎也曰如河其識十娘也目如電惜十娘之早遇李生而不遇新安人也使其遇之雖文君之與相如歡如是耳雖然女不死不俠不痴不情于十娘又何憾焉

吳中孝子

姑蘇一賣酒人有母寡居其人夜作客于三吳妻與姑不相能乃佯疾而令其姑當鑪陰謂媒者曰姑不安於婺當鑪以擇字媒乃引武康人託沽酒而覩之姑時年四十容未甚謝衣髻頗潔武康人亦欲爲子擇偶母弗論色也出五金令媒授其家婦受金謂媒者曰姑羞此出某日可寄其舟至儂家後門便速下來慎勿爲隣人所覺至期船泊後門矣婦紿姑曰第三姑駕艇來迎日云悶悶當到紫郊一游第湖中多



盜賊衣不必盡行數日後便催阿郎接歸姑苦婦節制快與愛女傾懷不假思惟同船輙下已而出入湖中四顧崖曲皆非昔年送女故道船中人又不相識向晚進飧畧無動靜疑慮萬端竟夕不枕明抵一村風景門戶頃殊吳會矣姑迫倚傍頭轉傾船尾謂操楫者曰何以至此舟中人皆掩面相笑姑知爲婦所弄頓足叫號攬船欲跳主人翁揣之曰據家言媪欲作此令不爾耶老夫家二子欲偕媪旦夕之歡入主良墅奴無益也媪感悟拭淚謝二十主家娶媪

遭逢勿役以事歲時衣食不乏而豐兼脫惡婦之手竟忘家矣其子客歸問母所在婦訴之曰好兒子儂娘作夜度娘不知也忿而問諸鄰則曰某月某日偏舟他去矣其子雖疑其妻而苦無形迹踰年客武康道出山中見一媪就石搗衣疑其狀貌不覺心動逼而視之乃是其母相持痛哭母語以故且曰吾耶北歸百年之後累汝一杯南向子曰母但良食歸在月終耳至家畧不言客武康一日謂婦曰汝常欲燒香虞山我三日內傾間過此不得矣其妻歡然束裝明



晨攬衣拂鏡捲簾待夫買香不至乎甲交纈袖中夫剛到門婦倒扇柄敲門板曰身欲早去何不助人敬佛如此夫携之下船婦小時歲至虞山至是忽驚巨浸其夫笑問之曰每言此路曾經今復憶昔年否婦人耻于不知以手掩鏡鼻目青髮幾時遂爾桑海益疑夫故出他道戯之也及至晚不到益疑夫甚徐日愁對錦鴛鴦殊思白鷺鵝乃閉目促夫搖船燈前手轉菩提口念彌陀不覺明日抵一山中夫謂之曰我起置章疏岸上多惡少年勿得露面婦人許諾至主

人門翁他出矣有二郎在謂之曰尊君所置姑蘇老媼實下人毋遺不孝婦得充貴宅掃除願以少而美者易之二郎欣然曰少而美者得就見乎其人曰可幸出我母于門以便相易至舟中呼婦曰起婦人以夫久不下額叩舟人曰此去虞山頭幾許舟人不解漫應曰三百里及夫至罵曰非千里馬二晴往返六百里耶相携到門遂見姑身始長跪伏罪其人曰汝當留善事後人此眞桑田變滄海也二郎見婦人頗態儘工輕薄乃受其婦而還其母



主居士曰瘞人喜遇此事蓋以其處變不擾也

此婦不可良家婦也

## 珠衫

楚中賈人某者年二十二三妻甚美其人客粵將近市樓居婦人嘗當窗垂簾臨外忽見美男子貌類其夫乃啓簾潛眄是人嘗其視謂有好于已目攝之婦人發赤下簾男子新安人客二年矣舉體若狂意欲達誠而苦無自思曾與市東鬻珠老媼相識乃因鬻珠而告之媼曰老婦未嘗與娘子會面雅命所不敢承其人出白金百兩黃金數錠置案上揖而跪曰旦夕死矣案上二色敬爲姥壽事成謝當倍此媼驚喜



諾曰郎君第僦旅中因此階進期在合歡勿計歲月也其人慇懃而返媼因選囊中大珠幷簪珥之珍異者明旦至新安人肆中肆戶正當娘子樓前媼佯與新安人交易良久於日中照弄珠色把抪搔頭市人競觀喧笑聲徹婦所婦登樓窺竊即命侍兒招媼媼抗新安人金曰不賣不賣阿郎好纏人如爾償老婦費多時也收貨入笥便過樓與婦作禮曰老婦久同里曲知娘子饒此此數物是老眼中奇樓下人高下不情想未有如郎者並身適有他事煩爲收拾少間

絲才等論匆匆下樓過數日不至一日雨中媪來曰老身愛女有事數日奔走負期今日雨中請覩一切纓絡爍却窮肪婦人出篋中種種奇紗老媪宜嘆不一形容既畢婦綜核媪貨酬之有方媪喜曰如尊意所銜餘饜無憾婦復請遲價之半以俟夫歸媪曰鄰居復相疑耶婦既喜價輕復幸半賒留之飲酬媪機穎巧捷彼此惟恨相知之晚明月媪携酌過傾倒極歡自此婦日不能無媪矣媪自言老身家雜此中大幽請携臥作伴爲對金侍兒婦喜曰妾不敢邀誰拭



流蘇以待是夕媪遂移宿兩牀相向嗽語相聞轉動傴側侍兒別寢一房媪携榼挈壺靡夕不至宵言褻句蕩雨沉烟新安人數問媪期輒曰未未及至秋月過謂媪曰初謀柳下條葉未黃約及垂陰子已成實過此漸禿行將白雪侵枝矣媪曰今夕蹌老身入須着精神成敗係此不然虛廢半年也因授之計媪每夜黑至婦家是夕陰與新安人同入而伏之寢門之外媪與婦酌于房兩聲甚厭笑謔加殷媪强侍兒酒侍兒不勝醉臥他所適有飛蛾翁翁梁上婦抑扇之

媪即以扇撲燈曰唉燈滅老身自出點燈因携其人入寢復佯笑曰忘携燭去則暗置其人於已牀上下帳蔽之火至其人以被蒙頭媪與婦復酌許久各已微酣語言無禁解衣登牀媪自言少時初婚情狀因問娘子如此否婦大笑不答媪復以淫語挑之良久盪知其情已蕩乃曰老身更有最關情者須自至枕上言乃掖其人上婦牀婦以爲媪也啓被撫其身曰姥體滑如是其人不言騰身而上婦已神狂聽其輕薄蓄已自是之後恩踰夫婦奄逾夏初新安人結伴



欲返流涕謂婦曰別後煩思包一物以當會面婦人開箱檢珠衫一件自提領袖爲其人服之曰道路苦熱極生清凉幸爲君裏衣如妾得近體也其人受之極歡而起計此人所贈珠玉已千金矣明日別去相約明年共載他往新安人自慶極遇於路襯衣輒生涕泗雖秋極不勝未嘗離去左右是年爲事所梗明年復客粵因携珠衫而往旅次適與楚人同館相得頗歡戲道生平隱事新安人自言曾於君鄉遇一婦如此盖楚人外氏故客粵中主人皆外氏舊交故楚

人假外氏姓名作客新安人無自物色也楚人內驚佯不信曰亦有證乎新安人出珠衣泣曰獄所贈也君歸裹之便幸作書郵楚人辭曰僕之中表不敢得罪新安人亦悔失言收衣謝過楚人貨盡歸家謂婦曰適經汝門汝母病甚渴欲見汝我已見擠門前便當速去復授一簡書曰此料理後事語至家與阿父相聞我初歸不及便來婦人至母家視母顏色初無恙因大驚發函視之則離婚書也闔門憤慟不知所出婦人父至婿家請故婿曰第還珠衫則復相見父



歸述婿語婦人內慙欲死父母不詳其事姑慰解之朞年有吳中進士官粵過楚擇妾媒以婦對進士出五十金致之婦人家告前婿婿檢婦人房中大小十六箱皆金帛寶珠封畀妻去聞者莫不驚嗟居朞年楚人復客粵因繼室于粵攜室將歸與主人爭貨不直主人翁就勢披之翁仆地暴死二子訟之官官即進士也夜深張燈檢狀妾侍于傍見前夫名氏哭曰吳妾舅氏今遭不幸願憐其幕丐以生還官曰然將夫婦人長跪請死官曰起徐當處分明日欲出尚

泣曰事若不諧生勿得見矣官出視事謂二子曰若父傷未形須刷骨一驗適欲見官他縣屍可移置漏澤園俟還時爲汝商驗二子家累千金恥白父骨且年踰耳順仆損難稽若欲罪楚人必磨父體叩頭言父死狀甚張無煩剔剜官曰不見傷痕何以律罪二子懇請如前官曰我有一言足雪若憾若能聽否三子咸請惟命官曰令楚人服斬衰呼若父爲父葬祭責其經紀執拂擗踊一隨若行若父快否二子叩頭曰如命舉罰楚人楚人喜于拯死亦頓首如命事畢



官乃召楚人與妾相見男女合抱痛哭踰情官察其有異曰若非舅甥當以實告同辭對曰前夫前婦官垂淚謂楚人曰我不忍見若狀可便移歸出前所攜十六箱還婦且護之出境或曰新安人客粵遭盜劫負債不得還恐忿病劇乃召其妻至粵就家妻至會夫已物故楚人所置後室即新安人妻也

居士曰、若此則天道太近世無非理人矣。此新珠衫也。坊間有舊刻得此後來居上

## 耿三郎

耿三者楚中人也矜其智能不屑經生技好遨遊常遊洛陽出城於樹下逢壯夫飲馬箕踞而坐意度非常耿下馬問其所往云欲至滎澤耿遂請同行於路常談不能測也既至縣復問所行曰將抵鄭州耿願自鄭返於洛陽是人曰吾欲至東門少時卿可待我於西郊耿陽許諾俟其行尾之而東見入大典須臾便出一人攜巨橐送之整頓鞍轡禮如家奴耿潛小巷見其已過即捉典人臂問頃者馬上何人典人涕



泣曰當為郎君言我陝人也行販沒于河貧無以為歸典衣貨怖為業偶市于向人視我再三曰子可為千金之商奈何至此余曰向固以七百金販者也曰如欲復商可書千金之契來余意其詐謝不敢當笑曰子失路人也何恐相責乃畀之契收契畢攜至一舖中謂主人曰某年起至某年息可悉檢出主人隨年相付封題極週如數日前豫囑者因以授余且曰河北若干貨收之販河內利約幾何河內河中貨賣於江北利約幾何一年之間當獲千金二千明年於鄭州置典每年封三百金之息以俟吾不時之需今日之所攜者五年之息也耿曰何不少貸之曰非惟不忍貸見其如此亦不敢貸也耿至西郊是人已在亦無異色夜宿店中耿張具作別飲酒甚歡胥然語耿曰時當太平吾輩可為樂矣耿因進說曰余觀夫人之才足當一面設以總戎相屈亦降志乎對曰吾未能必吾之低首耿曰總戎所低首者大司馬而已曰伍長之所低首者百長而已耿心動不敢深叩明日分道而別數夕之內惟聞其中夜長嘆他無甚奇



也自是耿志意索然不敢妄意非分矣

居士曰余觀沛公當貧賤一無賴酒徒及操權勢以爭天下亦在有意無意之間信乎其困也若魚龍之夜奮也若握珠在雲何至若耿三擾擾中原而不知所稅駕也余獨怪夫不逞之徒幸天下有事傳曰始禍者死此異人所以不敢為天下先也或者比之虯髯之流余獨以為不然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衛吾溫原也被扶歸之君亦唐鎮一節度苟且與文皇相頡頏且度其志不至於

有成不已亦其器畧使然豈若異人隱姓名匿鱗
甲舉世莫能想象其英雄之氣誠勃勃不能爲人
下者庶乎薄大寶而不御者矣非耿三孰能物色
之乎經曰機在目有心之目良可畏也



## 李福達

世廟時起大獄而李福達竟亡命來吳中抵常州楊
氏館七郎家酒間輒與屏風上美人下地歌舞獨留
一人守屏上七郎兄六郎鄉居疑其術抵城觀狀見
李胷前有黃紬囊雖盛暑勿脫六郎誘之浴于河亟
使人竊去李上岸見囊失笑曰我當令偷兒自獻怡
然整衣冠於座握固須臾有人垂兩睛於睫外而獻
其囊則向戲竊人也六郎驚起謝李使人自納其睛
須臾復故它日六郎別去李謂七郎君家兄無賴若



許我作主人數日怨亦可解矣復值中秋璧月如鏡
李忽拔簷下一瓦出三寸許復就座歓諸人不解所
以叩之不應歡飲月中幾天明散明晨七郎拉李及
諸客同詣六郎家相與談昨夜事六郎曰先數日期
諸親知大集昨宵不意初筵忽大風雨起終席昏迷
諸客皆狼狽散至今陰翳不開七郎與諸客俱大咤
我輩昨夜月最光明也李笑問今夜復須月乎合座
競懇李仰天向空揶揄雲忽開霽清光皎然當昏翳
時六郎居傍大池李忽洒池傍人夜開若數百夫輸

水歷郡舍後有潭深不可測中有異物人浴必
牽下不起往往殃及牛馬風雨人不敢過恐為所攫
食也相傳老蛟為魅荆太守倩李捕蛟李邀荆同往
命太守孌童持符抵水使君請易他人李固云非此
兒不可太守氣懾不前而孌童已握蛟出水上矣蛟
跳水面甚巨李呪之小至太守前僅五尺耳李禹步
縱蛟付廚中作鮓怪始帖然歸客金閶王文恪長郎
飲之于舟由胥口經莫釐舫一餅畢必向水投其璧
玉瑕金筆為之一空王知其異色不為動須之舟止



買魚作羹剖腹悉是酒具至於洗盞盥手莫不有得
夜檢所投百不一失華亭朱蘆溪尚書延之至家居
月餘尚書箴令作主人李一無所辦第邀尚書至園
亭入座須臾窮極豐膳咸自空來已而尚書歸第家
人云今日諸女郎醵飲群珍方調以次失去尚書笑
叩所失一一皆筵上物也諸女郎恨李作惡相與大
詬李自是僕廚中饌熟必分取其半闔中愈忿邀尚
書勸之去尚書置酒作別李欣然引滿就道去數日
復來如故諸婢妾益厭苦李時時微言風駕諸女郎

幸其長往輒質簪珥餞行惟尚書聽其來去李一日
謂尚書代我辦裝我將至燕臨行邀二紀綱作伴數
月奴送李抵燕而歸諸婢妾方慶息有明日侍尚書
登山上賞花方樂李忽從天而下諸女郎無不驚
駭鳥獸散尚書不得已與之盡歡復客經年而去返
吳門為從奴所告窜繫之獄枷鎖不能加加便落
去獄中人日沽酒殺無不醉飽獄吏甚懼李咲之有
加會在赦前止謫戍滇中故事從軍必令兩人與俱
以防遁去李謂二人若欲至滇取符驗耳第歸家已



月後候我于玄妙觀前毋苦碌碌馬蹄間也兩人欲
不從又畏李叵測低回別去三月之內時聞李在酒
家胡及諸貴人座中耳及期而往則已在門矣李令
應門語道官某甲道官知其平生使童子辭以不在
李大詈曰而師方坐某閣中朗誦玉皇經至某卷
某行第某字奈何誑我童子走入述其言道官驚起
延之入李令掃除二室亟殺雞沽酒飲二役而身入
淨室扃之甚密雖窓隙亦令塞却二人別寢聞聲甚
如數騎馳驟徹夜明晨啓扃符在手矣授二人皆

遂抵京口。寓故逆旅主人。主人心知其異。不敢辭也。款接極慳。中夜送之就寢。李扃戶秉燭而坐。主人寄使人從梁間窺。但見李冠僕頭。衣黃袍。南坐握匣。轉睫間有甲士牽叛奴來。立於李座前坎中。坎約深四五寸。叛奴都無一言。惟慚慚短去。如火煬膏。食頃。頭顱俱沒坎中。李徐起滅燭就寢。主人合門股栗。至曉復具朝餐。送之渡江而別。

叅士曰。變童持符。驚殺太守。女郎作惡。笑殺尚書。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則福達之謂也。



楊幽妍別傳

幽妍小字勝兒。生母劉行一。在南院。負艷聲。早歲落籍去。嗣陳氏。陳之姨董四娘。挈往金閶。習吳語。遂善吳歈。董笑曰。是兒甫八歲。如小燕新鶯。不知誰家郎有福消此。維手陳殁。撫於楊媼。媼奇嚴。課書課繡。課彈棊。妙有夙解。不督而能。女兄弟多方挍擔。嘲弄吟侮。終不能勾其一粲也。庚申楊媼避難吳越。載幽妍與俱。年已破瓜矣。薄倖難嫁。有心未逢。俛首呻膺。形吁咏嘆。一日遇張聖清於秀林山之屯雲館。群碎滿前。席斜無主。獨幽妍兀坐匡牀。旁無轉矚。掠鬢舐袖。笑而不言。私禱云。儂得耦此生。死可矣。張聖清者。才高筆雋。骨采神恬。造次將迎。綢繆熨帖。人莫覺其為廉察使子也。冊中載圖史絃索。悉付小青衣排當。小青衣能射主人意中事。兼工竹肉。聖清曰。此西方迦陵鳥。以迦陵呼之。每攜入竹嶼花溪。逝作新弄。而最不喜平康狹邪之遊。謂此輩正堪與髯頭奴大腹長鬣賈相從。逐臭[illegible]邪魔入我心腑。至是與幽妍目成[illegible]之明日。遂合鏡於舟次。焉若[illegible]溽暑。晝則布席

長林叢則移桃別渚疎簾淸簟紫紱茶烟翠管朱絃淋漓酒氣幽妍自謂十五歲以前未嘗經此韻人韻事即聖清亦曰世豈有閨中秀林下風其足如勝兒者乎昵熟漸久絕不角勁語媟詞兩人交相憐亦復交相重日吾曩過秀州草庵外聞老尼經聲躍然抱出世之想自慙絆縛不能掣精奮飛今覌君串珠纏臂持戒精嚴同心如蘭願言倚玉十年不效請事空王宿羽流螢實聞此語聖淸飲涕而謝之七月應試白下幽妍送別青谿注盻捷音屈指歸信並爾杳然



及重九言旋而幽妍先驅渡江去矣自此低迷憔悴瘵疾轉深腰減帶圍骨見衣表王修微謂予曰吾生平不解相思病何許狀亦不識張郎何許人今見楊家兒大可憐始知張郎能使人病病者又能願爲張郎效郎不顧立枯爲人腊矣聖清聞之遣急足往視幽妍開緘捧藥涕泗汍瀾媼亢恐閉絕魚雁消息不通幽妍典簪珥賂侍兒屬桃葉渡閔老作字以達意焉扃鐍斗室不見一人即王孫貴遊剝啄者皆力謝自矢而已媼亦怒益甚撾詈無人理取杖數四救而

復甦不得已復載之東來聖清睹狀義不負心有俠客徐內史就中爲調人彈壓悍媼無得故懸高價殺此鐵石兒媼唯唯聖清乃納聘迎爲少婦稽首廉察公遂遂如女士且覬宜男弗詰責也比入室病甚猶强起爇香澣衣勞箋滌硯聖清手書唐人百絕句授之讀皆上口又雅能領畧大義每環回離腸斷魂之句掩抑不自勝眞解語花也病中解腕了無怖容佛號喃喃手口頻相續忽索鏡自照不覺拍几慟哭曰勝兒薄命遂止於斯又好言謂聖清曰君自愛切勿



過爲情癡旁招訶笑妾如有知當轉男子身以報君耳又曰妾命在呼吸假大人新宅不祥盍移就郡醫療之歲逼除夕聖清歸侍椒觴別去幽妍慘慘喘益促侍兒問有何語傳寄郎君但瞪目搥胸不復成聲矣蓋壬戌臘月二十七日也聖淸奔入城且號且含殮延僧修懺撤葷血者兼旬雕刻紫檀主置座隅或懷之出入衣袖衾裯間食寢必祝祝必啼曰吾欲採不死藥乞返魂香起幽妍於地下而不可得又欲金鑄之絲繡之倩畫師寫照百回而未必肖也何如微

傳高座道人爲逝者重開生面乎余曰僕且就恐挑
哀端侯君病良已乃敢出而詎料君之終不及見也
幽妍墓在龍華里聖清遐地結茆龕祀文佛如來償
其始願修竹老梅環映左右清芬凉影颯如有人圖
省郎散花女其將比肩提臂蹋歌而嬉于此乎古有
廬江吏華山畿歐陽詹秦少游之故事糾結風緣一
慟而卒初意出於浮妄今乃信爲果然如幽妍聖清
者久判在鳳窠群鴛鴦牒中豈必死於情哉死于數也
余不忍以介靜辭爲作別傳付子墨娥相與流通之



緣淨不死矣
寸居士因艱鄴至伯與彩嵩爲情死乃知生而不死
死而復生者俱非情之至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
斯矣鄙哉張君瑞楊玉環之流也

艷情書

僕何人蒙留情若是自從相見殘寢俱忘如饑如渴
春遲晚懷每一念及愁極清晨者淒風苦雨百端交
集恐瘦損芳肌何以堪此前者見垂門深閉寂若無
人雞犬桃源總成怨境比問叢簪十千十月莫可揚
聲始知藍橋咫尺湧沒天女之河巫山高峻疲敝君
王之夢玉釵掛冠羅袖拂衣千斛画眉一盃賜渴未
知何日也昨見卿時尤爲親切垂垂墮馬之髻薄薄
鳴蟬之鬢五光徘徊十色陸離束素腰支笑楚宮之



餓裡留仙裙幅怯趙后之風中杏花撲面竹葉綴衣
弓鞋襯凌步而相宜寶樹耀長釵而競巧珍重軃髩
猶卅步搖之響糾桄約略不著明月之璫雖平江畫
地高城參雲而氣發蓮芬人疑玉立凝綠黛之色秋
波暗許聳端秀色横撥嬌朱唇之光燕語微傳樹底
鶯啼遠遁若卿者真堪愧心西子掩面南威倘得隣
居甘投梭而折齒若逆同坐必滅火而絕纓寧獨不
知而見以爲神人能使飛爲佳翼之鼠倂步蠻蠻細
欸徘徊觀覩而不能去苟非木石安得不精移魄駭

意趣神遊彼學士每藉口此情是亦未見其可欲執僕支離病骨風雅灰心才情遠遜曹王孫狀貌復非張孺子宜取憎世眼然相人多矣烟霞隊中未逢佳骨李桃蹊下莫逞妗容甚至秦樓楚館半是本偶之粗野草閒花皆爲脂粉之祟無雙無對傾國傾城非卿而誰椽木想當周姥之詩南郡尚有猶憐之抱況僕乎第賢媛紅顏英雄白髮有不同時之恨人間才子世上佳人共居薄命之科所以黑白易位輕重倒特黃金之臺不起枯魚之過徒泣天荒地老則足綫



林古今通病僕分固宜耳又何言哉又何言哉但卿以三五妙質銅堦苔軟願抹輕衫金屋粧成願瑩絲髮侯門公子五陵年少惜三斛之眞珠匿一雙之白璧不聞十城請易百鎰爭聘使僕得設施妙手此深可異矣夫賈午墻高漏洩薔薇之露河陽令缺枯憔芍藥之花相如不窮文君孰配卿乎僕乎合則雙美離則兩傷遇僕之後開心依同于膏火怨意如煎良會等於填河歡情難待成機錦綉寸衷與春草俱抽學刺鴛鴦片念較爐篆更爇鬟雀蹴碎青鸞休舞寶

欄摧折綠櫻罷笑忘憂之樹無靈蠲忿之言誠偽琴聲慵理棋譜羞評緯有林下之風未遂桑中之喜艱逢吉士當爲誰榮反側自求飄梅可嘆良有以也援思今昔悵快可勝押衙已矣崑崙不再大夫好色刺史斷腸迴思佳麗虎媒之祠依然各負情痴雁帛之傳何益草木無知猶能連理魚蟲生意遂成比目既已同心安能間之卿羅帳香消珊瑚之鉤懶掛玉床塵掩翡翠之褥如冰啞啞枝上之烏飛飛幻中之蝶孤單枕濫相思魂虛僕雖劣劣無能可合雌雄之劍



翩翩自命已袖玉鏡之臺情之所鍾天媒之合匪石可轉切莫勞神刻燭走筆未能噴香艷于毫邊頁珠翠于字裡黃昏之鍾欲傳烏絲之箋已滿深慙牽率并成七言律十首呈笑

居士曰今文君鶯鶯非烟見之當作何狀今漢武見之當作何狀

中呂鮑老兒嘲沈楚雲媽

你那裏想着月明來的故人只恨着臨行時錯擺了迷魂陣到如今只指望雪入明鑪變了花銀入如玉博得个柳色黃金嫩你開着口好一似蝮娘驚蟄行一步似蝎婆擔孕斜着眼似鬼母初醺

中呂堯民歌代楚雲嘲

你一似喬楊花沾淤泥到處兒生根化浮萍在波浪裏存身變虀蟲到衣服兒上招魂那裏也白雪紛紛只合着楚東風着地兒滾

中呂十二月嘲楚雲

義和你恩情最親画得餅饑和飽共吞貞得海乾和濕同趁撈得月有與無並分鬼打鈸沒字錢用了幾文平勃達忽地生嗔

居士曰三棒鼓四聲猿不若此之簡促而戲傲也

○湯若士先生紫釵記都無可議惟末齣于埋名豪客後頗乏點綴宜將盧杞奉旨處分使李郎夫婦重番出自天子不煩于小玉可當招魂亦少爲李郎懺悔○邯鄲夢盡善矣至採戰而曰爲子孫計瀰留而叮嚀請謚甚與達人解嘲○牡丹亭宜存院本四折至酒食先生餽女爲君子儒滑稽極矣金元人恐不能爾爾

韓蘄王太清夢

秋[illegible]標[illegible]子建

上恭儉愛民憫南北用兵無辜塗炭乃納宰臣弭兵之策稱臣上國割地講和固將紹歸馬放牛之遺風繼封山禪父之洪烈矣一時强臣悍將兵權悉歸樞府少保岳飛性獨忍驁暴伉主戰不主和皇情震怒遂下獄以死時咸平王韓世忠與飛同不主和議自知朝論水火連疏乞罷建康王秦檜亦遣言官交章



彈重他事乃落職醴泉觀使進封咸平郡王王自是懼禍杜門絕口不言兵第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一日王憑舟六橋四顧湖山雲來淡蕩呼酒連浮大白慨然有神州陸沉之想忽一黃衣武弁策馬從東來行甚駛王默識其爲建炎中與金兀术拒於江中陣亡將士王元也王大駭亟遂呼曰汝業入鬼籙何得過此黃衣下馬頓首曰昔隸相公麾下素性慈祥善行陰德嘗見軍中有非罪當死者陰脫之有飢寒病創者多方護持之雖數隨相公

飽經惡戰同袍將士每乘勝逐北恣意蹂躪肆行屠戮而某終未嘗妄殺一人以此微功得察於上帝昔年江中之戰爲毒矢貫腰而卒幽魂不散直叩上帝帝憐其生平無過惡錄爲法曹司隸校尉專主勾攝幽明有罪者今以新法曹之命當往勾岳飛父子對簿不意遇相公于此王益駭其言黃衣曰上帝有法曹如人間廷尉一切過惡由閻羅讞定者復由法曹對簿始達上帝法曹有都官主之官有升遷有新舊不異人間皆取下界大臣中聰明正直者充之某所



隸舊都官乃唐相李林甫也已遷爲南天司直矣新都官即本朝之臣王欽若也既新御帝命一切宿獄例當平反冤者即與昭雪當者即行顯戮故某奉命拘攝耳王曰林甫乃唐朝之罪人欽若亦得罪先朝薦紳不齒反得爲上帝執法岳少保與余艱難血戰誓還兩宮少保瘢痕蔽體余亦十指僅完其四自謂赤心上帝可表何圖少保乃名列罪籍然則上帝賞丁公而誅季布耶黃衣曰某雖不識詩書然自隸籍帝庭以來竊聞上帝之德好生不好殺仁[illegible]育天地

即有百姓有百姓斯有君臣君臣之設上承天意下
撫生靈故能休養蕃息之使群生咸遂則以和召和
君臣共享有道之長或好事佳兵爭城爭地使白骨
蔽于草莽膏血塗于川澤則以戾致戾君臣生有流
離顛沛之虞歿有幽囚譴責之報故忠臣孝子上帝
所取然七人之忠孝在天地間如一萍之浮于江一
芥之沉于海所裨甚小或以欲成其忠孝之故而遺
害含生殉之以萬計而不足贖尤上帝之深惡也譜
既媚于上帝所惡然踰事猶皿或反以因循退縮而



致生靈保全處事糊塗或反以多所漏網而成及物
之德亦上帝所曲宥也故秦項荼毒雖處赫赫之勢
而必亡炎劉愷悌雖當淹淹之勢而必復白起詐坑
秦卒至今鬼府之械繫未除李廣累殺已降終身之
候印難致曹彬不殺一人子孫鐘鼎相繼曹翰殘滅
江州子孫行丐道途此往事之明鑑也李林甫前身
原爲紫微仙官謫爲宰相亦無好殺之慘王相國溍
淵一言南北百萬之民得免鋒鏑上帝已有深眷晚
年修齋誦經勤心好道皀從來[illegible]東封西寵眷

行天書惟謹以此得爲天宮侍從自金酋作難中原
慘毒上帝嘗食不怡臨朝咨歎特降西清帝主以主
中夏即今皇帝也復以絳霄洞主慈惠玄同降爲宰
相專主和議南北息兵以救萬姓即今相國秦檜也
相國妻王氏亦北獄紫陽夫人上帝欲其贊成和議
暫借人間上帝好生爲心焦勞息兵如此而岳氏父
子行同猰貐性逾豺虎力主用兵戰鬭不息積屍如
山臭聞千里一門之內妻哭其夫兄哭其弟襁褓哭
其阿爺沙場之中狗厭人肉鳶厭人腸蠅蚋厭人朽



骨陰風動樹則千燐並爍郊原靈雨離雲則萬鬼交
啼清晝帝庭司直每以爲言上帝猶冀其不遠之復
而飛乃銳請出兵好殺不已遂啓聖聰推于顚禍相
公何訝之深耶黃衣語畢王不覺口噤舌戰汗流至
地者移時日暮自東髮即復行陣北拒金虜南降群
盜中掃苗劉之變身經百戰功名與岳氏等然則某
與時亦當罹天譴耶黃衣曰不然相公幾不免重禍
幸相公早釋兵權又從年相公曾修水陸善果度僧
二二百牒有之乎曰有之曰帝庭之法度僧[illegible]百

牒者可識一切罪過今想公度至二百不惟生前殺
戮罪過可免相公再世亦得至卿相也王曰岳氏今
何罪能今一見乎曰明日法曹會訊相公幸復于此
相待勿領侍從勿茹葷酒某當侍相公一往觀王翌
日平旦王如言俟于舊所黄衣果至拉王西行凡二
里許不異平時道路忽叩一石扉入則豁然復有一
日月山河大地仙禽異卉不復向時之境矣至一處
瓊樓金闕儀衛如王者而少加殺凡經由數門守門
者見王有不納之色尋見黄衣欠伸而前始得入黄



衣引王至東廡下曰第屏息于此毋生驚恐也頃之
聞殿上傳呼聲則都官已升座矣望其衣冠非雲非
霧不能了了已有黄衣數十輩部囚數百餘皆護以
鐵葉鐵鈕以次跪庭下岳氏父子及王平時部曲二
三人果在內王不覺失聲黄衣亟以手掩王口旋見
殿上一朱衣判持簿唱囚有引囚一輩爲首者龎眉
皓髮一老翁次一人行步踉蹌似有足疾者餘皆偉
男子數人王以問黄衣黄衣曰此老翁即太公呂望
有足疾者即孫臏也餘爲穰苴爲孫武子爲吳起爲

李靖此曹不惟身爲大將多所殺戮且皆著造兵法
教天下後世以慘毒譎詐之術遺害無窮故上帝惡
之萬劫不赦也王所竚立去殿上稍遠聞辨聲皆不
聞第遥見諸囚叩頭引罪不已卽有一黄衣牽諸囚
出不知所之次引一囚臞瘦不似人形黄衣曰此秦
將白起也起喧辨者移時而出似有喜色黄衣曰白
起之獄以長平坑卒故項起復委罪于當時副將法
曹業領其訴將并攝副將至成獄故有喜色耳次引
囚廿輩皆不能辨至一囚文弱如不勝衣俛對簿朱



衣判命釋其荷鐵而出黄衣曰此蜀相諸葛亮也亮
以兄諸葛瑾事吳故每事必左袒吳關羽性傲士大
夫故嘗慢亮亮乃御之陰委羽於虎口而不爲之援
卒陷其軀後蜀主興報仇之師亮復受瑾密囑不獻
一籌致六十萬之命盡付烈焰羽亦爲上界眞君眞
君數侍上帝乘間極陳其寃帝方欲行譴怒而天曹
中復有彈亮再生于唐爲節度使肯爭雄西蜀嘗
重賦暴歛嚴刑好殺罪過種種故不免繫獄逝以劉
氏諸帝連章論其鞠躬盡瘁輔我子孫使炎氏之燼

猶延一綫者四十餘年功過相準上帝已從末減復謫人間矣次引二囚囚後有鳥雀駝鼠之類相踵不下千餘寃號之聲徹于殿陛黃衣曰此唐將張巡許遠也以一孤城之故殘數萬之生使城內生靈得保猶可以功贖罪終乃勢窮力屈城內城外盡飽敵手則孰若早致身而死猶救一城之命乎且他人爲將慘毒止于士卒此二人害及鳥雀駝鼠皆不保其餘生又罪人中之巨魁永刼不赦者也次復數輩然後及岳飛父子聲辨良久遂開朱衣人大聲宣言曰



岳飛始于汜水之戰終于朱仙鎮之戰中間大小三百餘戰所殺金人一百萬七千有奇殺中原人二百萬六千有奇其王貴牛臯張憲等所殺又浮于此數宜安置阿鼻獄四千餘年然後徐議譴罰耳遂有一黃衣引飛父子悲啼而去諸囚讞畢朱判復宣言何不弄取慧業獄中囚至俄有囚數人一無目者居首曲躬而入皆無荷鐵囚亦文雅不甚獰惡黃衣曰此即左丘明司馬遷司馬相如班固酈陽枚乘蔡邕蘇武李陵陳琳王粲曹植阮籍稽康陸機兄弟潘岳謝

靈運兄弟陶淵明沈約江淹杜甫李白韓愈白居易諸文人也此曹洩造化之奇鑿神鬼之秘擅天地之名奪山川之秀上帝所深忌且又作好作惡變亂是非意所喜者盜跖目爲夷齊意所惡者白璧指爲頑石故上界設爲慧業之獄以待此曹第其罪止于禁錮視前此諸囚又從輕典矣諸囚皆以次向殿叩頭引罪獨司馬遷班固訴寃甚楚曰某二人材質鹵莽實未嘗敢希作者之林遷之史記于漢以前大都竊取左傳國語戰國策漢興以後竊取楚漢春秋等書



固之漢書半竊取于史記半竊取于劉向父子刑定諸書或剽其全文不更一字或撮其英華表以年月某二人第爲繕錄成書而已即單辭隻語毫無干涉今乃以爲某二人之作而欲加罪二人之寃一也中間平準貨殖等篇及哀平以還金匱故實不無特出條例者又皆遷父司馬談固父班彪之筆耳某二人實無置喙也謂某二人不識廉恥攘奪父書據爲已有以欺後世以辱名山則有之今槩以爲某二人之作而欲加罪二人之寃二也又不幸二書未成二父

溢先朝露史記有漢武本紀諸文漢書有八宿志諸文皆未終篇以投二人二人沉吟一世嘗廣求博聞博物君子續成先志終不克就二人之罔極可知今乃欲屬之文士之中而定罪二人之冤三也竊自待罪獄中以來所見同辛諸人或骨羅二酉或氣吞七澤或倚馬而千言綺爛或叉手而萬乘雲聯或片語奪其明艷則鮮葩紛其墮落或小語洩其扃鑰則神鬼颯其夜號而某二人擅之若瓦釜之無聲詰之若木偶之不能應而徒以剿襲父書濫成冤獄不惟覆



盆可悲抑亦無顏妄與諸人爲伍于是殿上欻然有聲若深聆其訴者久之朱衣判忽傳言遣黃衣拘司馬談班彪魂魄來受獄遷固二人剽竊舊文攘奪父筆胷中實無所有並從中雪二人乃叩首出殿上都官亦撞鐘伐鼓而退黃衣亟拉王出曰此非相公久留處王乃隨黃衣行經過數大殿皆有一王者主之尋至一殿黃衣曰此殿主與相公有君臣之分宜行朝見禮王曰此何神也曰此長生大帝即上帝之長子降爲道君皇帝蔡京亦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皆相聚于此王乃再拜亟趨而過良久始達石室有衣曰凡人陽壽將盡者鬼司不得輒逝令某得遇相公者亦相公不久于人世之故也相公此還宜早爲計言畢石扉忽扃黃衣化爲烏有矣王驟驚寤身乃臥亂石中僕夫環守即命駕歸怔忡不能言者累日一日呼子彥直彥質彥古告以前事及區處身後諄諄戒子孫勿爲將即爲將勿妄殺人遂端坐而逝余之友有與韓氏善者爲余具言其事如此

居士曰讀此乃知千古不平事不獨世上即地下



往往有之余嘗謂世上無烏紗進賢地下無閻羅判老則世界自太平矣至其詆毀文士更設爲慧業之獄則千古無信史忠臣義士一齊埋沒惟有莫須有三字廷尉稱平耳但不知叩馬書生今作何官也夫長吉之夭玉帝召爲修文郎而相如枚乘之流竟終于禁錮然則地下固不如天上耶班馬以勦襲竟得永滅又開後人剽竊法門矣如此斷案令人咋舌不敢復言天下事彼蒼者天豈真夢夢耶嗟夫以李林甫秦檜之奸張許岳氏之忠

三尺童子猶能判其黑白而韓王所見如此得非人之將死其言不足據耶抑作者若東晳漫戲爲此言以嘲謔天地耶悲憤之極甚于痛哭怒罵之深轉同嬉笑天地間何嘗有此事却何可無此言也

## 賓寥子遊

賓寥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屈情之談行不典之禮何謂屈情之談主賓長揖寒暄而外不敢多設二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腑掉臂去之轉盼胡越面頌盛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詬蹠也燕坐之間實辯有口乃託簡重身有穢行謬爲清言懼裏言漏實莊語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不根之談甚而假優伶之謳歌以亂之即耳目口鼻悉非我有嗔喜笑罵總屬不真僞已如此雖欲力矯之不能



何謂不典之禮賓客酬應無論尊貴雖其平交終日磬折首何讐于天而日與之遠何親于地而日與之近貴人纔一啓口諸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地矣彼此相詰絕不欲見而下馬投刺徒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非舉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褒衣束帶縛如檻猿虱嚙膚癢甚而不可捫跬步閒行轍恐險官守馬上以目注鼻視不越尺寸視越尺寸人即從傍偵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人者三尺在其前清議在其[illegible]若撼其外得失煎其

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士遁脫自喜不涉此途則已一涉此途不得不俛而就其籠絡冥寥子將縱心廣意而游于滃瀁之鄉矣或曰吾聞之道士處靜不忭處動不喧居塵出塵無縛無解俄而柳生于其左肘有鳥巢于其頂此亦冥靜沉寥之極也供㸑下之役拾地上之殘此亦卑瑣穢賤之極也而至人皆冥之子厭士路之蹦踏而樂奇游之曠蕩無乃為心境殺乎冥寥子曰得道之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觸實若虛蹈虛若實靡入不適靡境不冥則其固



然余乃好道非得道者也得道者欛柄在我虛空粉碎投之囂喧穢賤若濁水青蓮淤而不染故可無擇乎所之余則安能若柳之從風風寧則寧風搖則搖若沙之在水水清則清水濁則濁余嘗終日清靜以晷刻失之終歲清靜以一日失之欲聽其所之而在境不亂不可得也使天子可以修道則巢許何以潰潁使國王可以修道則釋迦何以雪山使列侯可以修道則子房何以謝病使庶官可以修道則通明何以掛冠余將廣心縱意而游乎滃瀁之鄉矣或曰願

聞子遊冥寥子曰夫遊者所以開耳目舒神氣窮九州覽八荒采真訪道庶幾至人喚雲芝逢石髓御風騎氣泠然而飄耿不知其何之然後歸而掩關面壁了大事矣余非得道者宅神以內養德以濬汙氣以虛敢不力諸然而未也宅神以內忽而馳于外養德以濬忽而移于濃游氣以虛忽而着于意其中不寧則稍假外鎮之其心無以自得則或取境撰之故余之遊迹奇矣挾一烟霞之友與俱各一瓢一衲百錢自隨不取盈而欲令百錢常滿以備非常兩人乞食



無論城郭邨落朱門白屋僊觀僧廬戒所乞以飯不以酒以蔬不以肉其乞辭以遜不以哀畀則去之其不畀者亦去之要以苟免饑而已有疑物色者輒而自免去有見凌者屈體忍之有不得已無所從乃脚以所携百錢用其一二遇便即補足焉非甚不得已不用也行不擇所之居不擇所止其行甚緩日或十里或二十里或三十四十五十而止不取多多恐其罷也行或遇山川之間青泉白石水禽山鳥可愛玩即不及往遝沙汀磐石之上或坐而眺焉邂逅樵人

漁父村氓樵老不通姓氏不作寒暄而約畧談厓野之趣移晷乃去別而不問情也大寒太暑必投栖止焉而不行惧寒暑之氣侵人也行必讓路津必讓渡江湖風濤則止不渡或半渡而風濤作則凝神定氣委命達生曰苟渡而溺天也即悲寧免乎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遭惡少于道或誤觸之少年行其無禮則孫辭謝之而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有疾病則投所止而調焉其同行者稍爲求藥而已則處之泰然内視反聽無懈怠如



是則重病必輕輕病立愈如其大運行盡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蹤跡所至邏者疑焉而以細人見禽或以情脫或以智免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行而托宿石菴茅舍無論也託宿而不及即寺門岩阿窮簷之外大樹之下可以偃息或山鬼伺之虎狼窺之奈何山鬼無能爲苦虎狼無術以制之不有命在天乎以四大委之而神氣了不爲動卒填其壑數也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其游以五岳四瀆洞天福地爲主而以散在九州之名山大川

佐之亦止及九州所轄人迹所到而已只在赤縣神州之外若須彌崑崙及海上之十洲三島身無羽翼恐不能及也所遇亦止江湖之士山澤之臞而已若扶桑青童暘谷神王桐栢小有王母雲林諸真身無仙骨恐不得覯也其登五岳也竦立罡風之上游覽四海之外萬峯如螺萬水如帶萬木如薺星河摩于中領白雲出于懷袌鸛鶴舉手可拾日月掠髩而過之即嘯語亦不敢縱非惟驚山靈殆恐咫尺通乎帝座矣上界晴灝萬里無纖翳下方雷雨晦冥而不



知徹聞霹靂聲細于兒啼斯時也目光眩瞀魂氣躍躍出攅垠即欲乘長風而去何之乎或酉日欲匿東月初吐烟霞見射紫翠倏變峰巒遠近乍濃乍淡又或五夜聞鐘聲大殿門不闔虎嘯有風颯颯去披衣起視則兎魄斜墮殘雪在半嶺烟光溟濛前山不甚了了于斯時清冷逼人心意欲絕又或嶽帝端居群靈來朝幢節參差絃管蕭蕭殿角雲起幕彼霞綃恍惚可睹似近而遙快哉靈人之音何彼冷風之斷之也五岳而外名山復不少矣若四明天台金華括蒼

金庭天姥武夷匡廬峨眉終南中條五臺太和羅浮會稽茅山九華林屋諸洞天福地稱仙靈之窟宅神明之奧區者莫可殫數芒屩竹杖縱不能遍歷遁其力之所能到而遨焉斂神養之水問僊鼎之名啖胡麻之飯餐柏上之露或絕壁危峯陡插天表人不能到則以索自緪而登或石梁中斷玉扉忽開奮而闖入無恐谽谺㝌窱之洞深黑而不見底僅通一線鑽追天光以炬自爇而入焉無恐以尋高流羽士肉芝瑤草及仙人之遺蹤處游乎大川若洞庭雲夢瞿塘

觴叢卷五 十五

灩澦其匯彭蠡揚子澱泖空闊浩淼魚龍神怪之所出沒徙風不動空寒鏡也神龍不怒抱珠臥也水光接天明月下照龍女姮娥試輕綃躡文屐張羽蓋戲洞簫而遊凌波徑度良久而滅則其冷爽也惡風擊之洪濤隱起鴟夷賈怒天吳助之天地若磨翕飛若鏃焉恍乎張龍公挾九子擘青天而飛去則其險壯也又秀媚靚妝莫如虎林之西湖楊柳夾岸桃花臨水則麗華貴妃之開鏡也菱葉吐華芙蕖濯濯朝光澄鮮芳香襲人則宜主合德之出浴也天青日朗風物明媚朱閣朝臨闌橈夕度則楊家妃子之笑也煙雨如黛群山黯淡奇絕變幻亦大可喜則吳王西施之顰也冥寥子散步西泠六橋已而深入天竺靈鷲禮古先生罷而出訪野雀于烟霞石屋之間又潮音落迦則冥寥子之家山也觀音大士道場在焉釆蓮花而觀大海豈不勝哉意興既遠汗漫而行萬里足下耳自恆其性或彌日居之終朝趺坐以煉玉寶道德五千言其竅與妙乎玉晴金笥其忘與覓乎扶桑玉書其不問闕乎陰符二篇其機在目乎太上黃

觴叢卷五 十六

其觀心古佛標其定慧因禪定以求參同則兀如槁枯也僊靈之宮真如之寺金身妙相煜燿如日月燭既明矣香既清矣羽人衲子分蒲團而坐啜茗進蔬繙經閱藏小倦則相與調息入定久之而起則身在藤蘿蕭籟間然沙彌以頭觸地童子擔藥爐而瞭于斯之時雖有塵心何由而入也若在曠野矮墻茅屋酸風吹扉淡日照林牛羊蹄乎長坂饑烏噪于平田老翁敝衣亂髮而曝短菜之下老媼以瓦盆貯水而進麥飯當其情境悽絕亦蕭瑟有致哉若道人之遊

以此爲厭薄則不如無遊也若入通都大邑人烟輳
輳車馬塡委冥寥子行歌而觀之若集百貨者若戲
魚龍角觝者若蒲樗蹴踘者冥寥子無不寓目焉興
倒入酒肆沽濁醪焚枯魚生菜兩人對飮微醒長吟
采芝之曲徘徊四顧意豁如也驚詫市人何物道者
披藍縷蕭然而風韵乃爾乎衆共疑之蓋僊人云須
臾徑去乃見高門大第王公貴人置酒爲高會金釵
盈座玉盤進醴堂上樂作歌聲遏雲老隸守門柱杖
在手道人闖入丐食焉雙眸烱碧意度軒軒而高唱



曰諸君且勿喧聽道人歌花上露花上露何盈盈不
畏冷風至但畏朝陽生江水旣東注天河復西傾銅
臺化丘隴田父紛來耕王公不如一日醉萬金難買
千秋名請君爲歡調鳳笙花上露濃于酒清曉光如
珠如珠惜不久高墳鬱纍纍白楊起風吼狐狸走其
間獮猴啼其後流香渠上紅粉殘析年宫裡蒼苔厚
請君爲歡早回首歌罷若有一客怒曰道者何爲吾
輩飮方歡而渠輩來敗人意亟以胡餅遣之道人則
受胡餅趍出一客謂其從者曰急追還道者前一客

曰飮方歡恨渠來溷人以胡餅逐之善矣何故追還
後一客曰僕察道者有異欲令還而熟視之前一客
曰乞兒也何異之有彼渠意所需一殘羹冷炙而足
又一客曰味初歌詞小不類乞者座上若有一紅綃
歌姬離席曰以兒所見此道者天上謫神仙也兒察
其眉宇清淑音吐俊亮謬爲乞兒狀而舉止質微露
其都雅歌詞深秀乃金臺宮中語固非人間下里之
音况吐乞兒口哉神仙好晦迹而游人間急追之勿
失最後一客曰何關渠事亦欲酒耳試令追還道者



固無奇矣紅綃者不服曰兒固與諸公賭緣又若有
一青綃者復離席曰諸公等以此爲賭墅可乎試令
返道者果有異則言有異者勝返之而無奇則言無
奇者勝諸公大閧曰善令從者追之則化爲烏有先
生矣從者返命前一客曰吾固知其不可測之紅綃
者愀然曰是甫出門而即烏有耶惜哉失一異人冥
寥子曳杖逍遙而出郭門連經十數大城皆不入至
一處見峰巒背郭樓閣玲瓏琳宮梵宇參差掩映下
臨清池時方春日部秀鳥鳴嘉樹百卉敷榮城中士

女新妝服雕車繡鞍競出行春或蔭茂樹而飛觴或就芳草而布席或登朱樓或擢青雀或並轡而尋芳或連袂而蹋歌冥寥子樂之爲之踟躕良久俄而若一書生膚清神爽翩翩而來長揖冥寥子曰道者亦行春乎僕有少酒在前溪小閣櫻桃之下朋儕不之而欲邀道者助少趣能從我去乎冥寥子欣然便行至其處若見六七書生皆少年俊雅先一書生笑謂諸君曰吾輩在此行春無雜客適見此道者差不俗今日之尊罍欲與道者共之諸君以爲何如咸應



曰善于是以次就坐道者坐末席酒酣暢洽談議橫生臧否人物揚扢風雅有稱懷春之詩者有味采秀之篇者有談廊廟之籌策者有及山林之遠韻者辨博紛綸各極其至道人在飲啖而已先書生雖在劇談中顧獨默目道人曰道者安得獨無言道人曰公等清言妙理聽之欣賞而不能盡解又何能出一辭少選諸君盡起行陌上折花攀柳時多妖麗蘗無芍往往目成而道人獨行入山徑良久而出諸君曰[illegible]行何爲曰貧道適以雙柑斗酒往聽黃鸝聲

耳一書生曰道者安得作許語差不俗庸知非黃冠中之都水賀監耶道人深自謙抑諸君復還就坐一人曰今日之游不可無作一人應曰良是有一人則先成一詩曰疎烟醉楊柳微雨沐桃花不畏清尊盡前溪是酒家一人曰厨冷分山翠樓空入水烟青陽君不醉風雨送殘年一人曰戲問懷春女輕風吹綉襦不嗔亦不答只自采蘼蕪一人曰金鞭擲道傍寶馬桃花汗何故擲金鞭儂將試紈扇一人曰青山帶城郭綠水明朝陽日莫那能返開簾延月光道人曰



諸公開美詩各佳甚一人曰道人能賞我輩之詩必善此技某等願聞道人起立謙讓再三諸君固請不輟道人不得已徐曰諸公信一時之秀秏各擅場貧道蟬噪蛙鳴以博諸公噴飯乃吟曰沿溪踏沙行水綠霞紅處仙犬忽驚人吠入桃花去諸君大驚起拜曰咄咄道者作天仙之語我輩固知非常人也于是競問道人姓名但笑而不荅問者不已道人曰諸公何用知道人名雲水野人邂逅一笑即見呼以雲水道人足矣諸君既心異道人于是力欲挽入城郭道

人笑曰貧道浪游至此四海為家諸公謬愛即追隨入城無所不可遂相携入城以次更宿諸君家自是或登高堂或入曲房或文字之飲或歌舞之塲道人無不往者城中傳聞有一雲水野人好事者爭相致之悉赴人與之飲酒即飲酒與之談詩文即談詩文挐之出游詢以姓名則笑而不答其談詩文剖析今古規今體裁頗核或稱先王問及世務兼善恢諧人愈益喜之而猶習于養生言偶觀歌舞近靡曼或調之以察其意道人欣然似類有標韵者至主人滅燭



留髡燕笑媟狎即正容危坐人莫能窺夜嘗少臥借主人一蒲團結跏趺其上倦則即其上假寐而已人以此益異焉居月餘一日忽告去諸君苦留之不可得各出金錢布帛諸物相贈作詩送行臨別諸公皆來會惆悵握手有泣下者冥寥子至郭門第僅足百錢悉出諸公所贈諸物散給貧者而去諸公聞益歎息莫測所以冥寥子行至一山路深窅峭隘喬木千章藤蘿交蔭仰視不見天日人烟杳然樵牧盡絕但聞四傍鳥啼猿嘯陰風蕭蕭而恐人冥寥子與其友

行許久忽見一老翁龐眉秀頰目有綠筋長髯兩有抱膝而坐大石之上冥寥子前揖之老翁為起注目良久不交一言冥寥子長跽進曰此山深無人處安得有翛然者翁殆得道異人也弟子生平好道中歲無聞石火膏油心切悲歎願垂慈旨以開迷老翁佯為弗聞固請之乃稍教以虛靜無為之旨無何別去目送久之而滅山深境絕處安得無若而翁者耶又或隨其所到有故人在焉疇昔以詩文交者以道德交者以經濟交者以心相知者以氣相期者思一見



之則不復匿姓名徑造其家故人見肅見冥寥子衣冠稍異怪問之答曰余業謝人間事遍明季真吾師也曰婚嫁畢乎曰未也以俟其畢如河之清向子平去則不返余猶將指山家聊以適吾性命于是疑之清齋追往道故數十年之前俛仰一笑俱屬夢境友人乃低回既歎且羨冥寥子其無累之人耶夫貴勢高張榮華淼漲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行能鍾盤跚猶戀此物而不肯舍一旦去之攢眉向人業問車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既返田舍不肯屑焉蒔花種桂

理麻豆而日夜問長安之耗或遺書當路故人焉冐中數往數來直至屬纊乃已有大拜命下之日即其屬纊之辰有目瞑數時而朝使後至者太可笑也予何修而能早自脫屣若此冥寥子曰余閒中觀焉殆有所傷而悟也余觀于天日月星漢何冗而早夜西馳今日之日一去即失雖有白日非今日矣今年之年一去即失雖有明年非今年矣天日自長吾日自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多吾年自短百歲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又況其所謂百者所



謂三萬六千者人生常不滿而其間風雨憂愁塵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寫懷寬閑精神和暢琴歌酒德樂而遨婆者知能幾何日月之行疾于彈丸當其轂轆而欲隳西冷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雖有樗里晏嬰之智不能偷取之而東雖有觸虹蹈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東古今談此事以為長恨余觀于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江湖湯湯日夜東下而不止[illegible]先生曰余自接待以來已三見滄海為桑田矣

余觀于萬物生老病死為陰陽所磨如膏之在鬥火下熬之不斯須而乾盡如燭在風中搖搖然淚枯燼落頃刻而滅如斷梗之在大海前浪推之後浪疊之泛泛去之而莫知所棲泊又況七情見戕聲色見伐憂喜太極思慮過勞無百年之固而氣作千秋之期身生膏火之中而心營天地之外及其血氣告衰神明不守安得不速壞乎王侯將相甲第如雲擊鐘而食動以千指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昃張晏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而不敢窺後數十年又過之



則蔓草荒礫被以霜露風淒日冷不見片瓦兒童放牛牧豕之場乃疇昔燕樂歌舞處也方其鬧盛豪華諧謔歡笑時寧知遂有今日大榮衰歟何其一瞬也豈止金谷銅臺披香太液經百千年而後淪沒哉暇日出郭登丘壠鬱鬱纍纍燕韓耶晉魏耶王侯耶廝養耶英雄耶騃子耶黃壤茫茫是烏可知吾想其生時耽榮好利競氣爭名規其所難圖而獵其所無益憂勞經營疇不其然一朝長寢萬慮俱畢余嘗宿于官舍送往迎來不知其更幾主也余嘗閱乎朝籍去

故登新不知其更幾名也余嘗出[illegible]崗眺原野冊車絡繹山川莽蒼不知其送人幾許也嘆息沉吟或繼以涕泗則吾念灰矣友人曰晏子有言古而無死則爽鳩氏之樂也齊景公流涕悲傷識者譏其不達今吾子見光景之駛疾知代謝之無常而感慨係之至于沉痛得無屆達人之譏乎冥寥子曰不然代謝故傷傷乃悟也齊景公恨榮華之難久而欲據而有之以極生人之樂我則感富貴之無常而欲推而遠之以了性命之期趣不同也曰子今者遂已得道乎冥寥子曰余好道非得道者也曰子好道而遊者何冥寥子曰夫游豈道哉余厭任路蹣蹐人事煩囂而聊以自放者也欲了大事須俟閉關曰子一瓢一衲行歌乞食有以自娛乎冥寥子曰余聞之師蓋有[illegible]趣在澹烹羊宰牛水陸畢陳其始亦甚甘也及其饜飽膨脝滋覺其苦不如青蔬白飯氣清體平習而安之殊有餘味妖姬變童盡態極妍撾鼓吹笙滿堂喧沸其始亦甚樂也及其興盡意敗轉生悲涼不如焚香攤書兀兀晏坐氣韵蕭踈久而益遠



某雖常濫進賢冠家無負郭橐無阿堵止有圖書數卷載之以西波臣懼為某累一舉而擲之水濱兇身之外遂無長物境寂而累遣體逸而心閑其遊詎不長哉一衲一瓢任其所之居不擇處與不擇物來不問主去不留名在冷不厭入囂不涸故吾之遊亦學道也其人乃欣然而喜曰聆子之言如服清涼散不自知其煩熱之去體也子既好道願聞其旨夫三教亦有異乎曰無有異也今夫儒者在世之法也釋道者出世之法也儒者用實而[illegible]其妙處本虛釋道用虛而至其究處本實譬之人者穀以濟飢甘漿以止渴以漿濟飢不濟以穀止渴不止儒者以其道治世修明大倫建立紀綱法精綱密人待以為命然而世法榮華易生健羨世法無常易生得失世法束縛易生厭苦世法勤勞易生煩躁至于釋道貴寂寞而去榮華重性靈而輕得失離束縛而尚擺脫舍煩躁而就凄凉故儒者譬則穀食也釋道譬則漿飲也以釋道治世若以漿濟飢固無所用之欲存儒而去釋道若食穀而不飲漿如煩渴何故三教並立不可廢也

曰釋與道亦有異乎曰無有異也釋貴虛靜道亦貴虛靜釋貴無爲道亦貴無爲釋之所重在神故但修性而不言命靈明之極萬刼不壞是性自該命也道之所重在形故多修命然必性命雙修以性立命而後超凡度世是命不能離性也道家鍊精還氣鍊氣還神鍊神還虛以成大丹而出有入無是有爲而無爲也釋家戒生定定生慧至于慧則靈光所在亦丹也是全以無爲無爲之爲其道愈大也釋家一證眞空萬刼不壞長生其所不必言有道家形神俱妙自



然長生初非貪長生而修道者凡爲言者盡爲學人設而非黃老之本旨也道家有專言修命者其道不大雖足延年易壞所謂地仙之輩是也釋家修性不徹則其形既壞而其神有未能獨立不免投胎奪舍所謂淸靈之鬼是也要而言之佛道若成仙何論乎修仙者以佛修仙之道乃大二氏微有不同其大處同也友人曰子之論三教核矣何患不成冥寥子曰夫道知之非難行之難行而不知若盲者之索塗也知而不行畫餅其可充饑乎於是里中之人稍稍

原缺



秋士宋存標子建

## 東征紀畧 萬曆四十七年

己未仲春二十有二日經畧公用古行師不刻日緇陣二軍出西方一軍出西北一軍與北關會擣奴酋之北一軍將海師合高麗攻其東西師大帥杜總戎松而劉總戎鋌將西北軍李如栢馬林等爲後援師號十二萬不滿十萬人杜將軍爲西塞名將勇且廉戊午師出潞河潞河人聚觀之揮汗濕鄣亭將軍裸



形示與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害敵耳衆見其刀箭瘢如疹豆見十朝時間有紅處乃良肉也相與揮涕咨嗟而去劉將軍少年立功熟中先叔參知巡滄見劉列駿馬五十餘跳躍其間來往輕于舞蝶當征關酋時於大營斬三大牯頭隨刀落刀三提而已征東後平播酋功最上議者擬匹甯遠功會獻俘所上惟象床三十六他物率不稱

聖天子心疑經畧已下有私遂停賞格最後官川中茂著成績挂簡東歸予不識其面時有楚行劉泊舟九

江赴司道宴酒半將家丁五百習戰藝場家居日費
私財五十金養死士蓋一日不忘報國者酋素畏杜
稱曰太師而不知鋌者自將精銳三萬人應杜而
使別將將弱虜萬餘禦劉杜先戰期三日抵渾河渾
河虜險窮處從坦地橫絕其中以分東西者也日已
淚疾諸將請按壘休息明晨東渡杜將軍怒曰義旗
東指孰抗顏行乘勝而前何期之有遣人覘河河水
不逾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十將軍大喜謂天人俱
助且必乘舟將裸形笑爲諸裨請披甲將軍大笑爲

情種卷六　二十

日入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束髮從軍不知甲重幾
許今日孜曹乃以此相苦耶不顧躍流而渡諸軍競
進渡十之七酋使人決上流師衡爲兩沒於河者幾
千人渡河將士反賴生寒陣甫成而暮黑霧障天虜
萬炬忽明火光下所暗中人我師不及張弓輅刃而
將士成泥矣虜光中識杜總戎爭射之臠其肉立盡
并獲杜號矢號矢者軍中稱令箭乃經畧授之總戎
以驅策偏裨者先是劉總戎從西北渡破賊二寨斬
虜二千餘酋始怖劉節制既破杜師乃復將其精銳

北應劉將軍使浙降人之黠者詐爲杜將軍材官持
號矢晨馳至劉將軍營告急曰杜師邀將軍威靈幸
抵苻城深入敵疆虜攻之不繼敬遣材官某請將軍
會師夾攻劉遲回良久曰予與爾總戎雁行安得傳
矢是裨我也僞官曰矢雖以令偏裨而令偏裨實不
候矢此矢之發爲事急取信計耳劉不及思咤曰出
師時相約傳砲爲號今師抵城下何不聞砲聲官隨
應曰虜地素無烽火晨始列騎代斥候此去虜城五
十里馳三里傳一砲不若一騎之驅校速劉方首肯

情種卷六　三

而僞官已叩首馳出交和矣還報奴酋曰劉將軍候
砲乃行於是酋下令傳砲而砲未傳前劉心已動恐
杜將軍獨有其功令諸將拔營而東老弱各人持鹿
角枝繞營如城遇敵則置鹿角于地轉睫成營虜騎
不能衝突我兵得以暇列置火具虜前隊爇於火攻
則不能進我乘間出勁騎格鬬肆出肆入疲則還營
少休而令息者賈勇且劉之火器妙絕諸軍生平所
恃以無衡者此也始聞砲聲猶敵陣而行行未二十
里砲聲益喧心搖搖惟恐足之不前設杜先入城則

宿名頓墮乃下令棄鹿角而趨行里許而伏兵四起
劉旅不復整矣長技不及一施衆遂殲焉
居士曰安南之後無是辱久矣議者謂總戎衆而
無元帥似唐九節度之師



## 蘇長公小品敘

五百年得名世易得文人難即所謂名世夫亦待文
人而名者也乾德丁卯五星聚奎寶儼指為天啓文
明之兆而余惟長公足以當之古今文章大家以百
數語及長公自學士大夫以至販夫竈婦天子太后
以及重譯百蠻之長誰不知有東坡其人已往而其
神日新其行日益遠則古今一人而已史稱漢孝武
時凡儒雅篤行質直滑稽協律出使詞臣名將雲蒸
霞蔚于其庭漢世得人于是為盛此帝王易為豪耳



若長公起自西裔中更擯竄流落于瘴塲猿洞之鄉
出入掉弄于悍相獄吏刀筆之手幾不能以身免而
其所遺人文之盛實可與漢武比隆長公父老泉弟
潁濱子邁過迨先輩則韓范富歐蜀公溫公後輩則
秦黃張晁四學士以朝雲琴操為達生友以米襄陽
李龍眠文湖州為書畫友以趙德麟王晋卿為賞鑒
友以參寥辯才了元為禪友以陳光[illegible]道士為長生
友即有懟而與之角者非理學之正則經術之命
甫而天壤之人文至此極矣人文奏[illegible]如五星相聚

而長公以李學之精脉之諸君子而當長公不得不五色相宜長公而當諸君子亦不得不八面受敵微至于風流調笑大至于患難死生非惟不足爲公困而反足以爲公文章翰墨之助鐵之鎔而爲金也乳之出而爲酪也美人陣市人戰虎豹犀象之驅而爲戰也惟長公能之耶老泉穎濱不能也故曰古今文人一人而已蘭亭不帖李杜不入選無可選也長公集亦然如欲選長公之集宜拈其短而雋異者置前其論策封事多至數萬言爲經生之所恒誦習者稍後之如讀佛藏者先讀阿含小品而後徐及于五千四十八卷未晚也此讀長公集法也

居士曰一雙學服半箇配軍頭此相外者也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此相内者也坡質之奢公序曰將無同



虎丘三泉亭

吳人不善附麗山亦如之虎丘是也凡地勢相牽相聯若斷若續突爲崇山峻嶺綿爲蔓壑枝峰散爲飛泉噴瀑多使人心胆震眩耳目旋轉而不得停大抵附麗者必高大高大者必險絕其勢然也虎丘前無援後無推孤行獨峙于平疇衍漾之中而不見有因緣攀附嶢聳刻露之跡其秀至今甲天下石平如砥泉瑩如雪陸羽張文新品泉而甘之埒居第三與中冷惠山鼎足矣申文定自少喜登此山解相印歸數



與故人父老觴咏其上與泉瀹茗欣然忘歸曰百歲後吾鬼魂猶應依此文定薨郡中業有專祠至是士大夫醵金考室復祠公于劍池之南崔澗之西曰公平康正直一生相業無所附麗而起此水此丘神所樂也祠北恰枕三泉寺僧欠屋其上湫隘塵垢日月之光不射雲霞之彩不生冏卿司理捐金錢施僧撤屋剗土土去而石根露石露而泉脉疏穿壁高廣截若刀削凡數百年鐫題字跡隱隱出蟒岈隙縫間禪龕懸崖經聲申于樹杪石罅浮澗苔紋繡于水中周

之以曲廊扞之以闌楯游者逶迴玩派懸三泉亭而小憩焉夫自古有此虎丘即有此清泉石壁歲不絶歌舞太平日不絶品題名勝鮮有發覆疏明爲泉石一洗塵土面目者有之則文定之同卿司理始搜剔經營則客周伯讓始文定有靈將無釋冠劍屏侍衛夷猶于亭之上下乎人靜山清花疎月淡公左挽顏魯公右拍蘇學士呼取闔閭鐱兒[?]發魚腸三千試舞于鉄花岩畔生公說法何旂講經遠道士放鶴陸羽亭點茶王家短主簿但令展衣掃石綆汲第三泉



數斗作供樂哉斯丘公合此焉適哉同卿笑曰有道人是語快不可言即文定當觴鵰請筆而記之

居士曰余登虎丘千頃雲洞庭芊砂諸山俱來獻媚石浪松濤時時坐我筆硯間也因笑謂于人坐酒肉場也其妙全在近處而此獨有閒情可以當靖節之北窗文定祠堂金玉場也其妙全在熱處而此獨有冷致可以當元之之竹樓萬靈閣捨施地也其妙全在近處而此獨有遠神可以當滕王之高閣吾寧取此不取彼耳

## 花蕊夫人宮詞敘

昔徐匡章納女于蜀後主孟昶昶喜其輕豔賜號花蕊夫人又改慧妃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宋太祖遣王全斌曹彬等伐蜀詔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水爲昶治第一區以待昶凡出師六十六日昶銜璧歸宋夫人遂侍掖庭宋祖惑之晉王諫不聽從獵園中射夫人死焉此一事頗類范蠡沉西施于五湖而正史不載則鐵圍山叢談好奇之過耳李希顏奉詔料理蜀氏秦氏楚氏三家所獻書得一敝帋出花蕊手書宮



詞郭祥正誦數篇于王荆公故王禹玉輩亦相傳寫行于人間其詩清而綺香而艷真班婕妤徐淑妃之流亞乎宋祖召夫人陳詩誦其亡國之作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个是男兒可謂巧于解嘲矣蜀僻在西裔其俗富而喜遨城上環植芙蓉幾四十里號曰錦城夾江兩岸亭榭與名花相錯昶御龍舟召夫人避暑摩訶池上夜起作玉樓春詞最好房中容城之術參采良家女以充後宮一切國事付之卷簾使王昭遠與其子

玄喆昭遠手揮鐵如意領二三萬雕面惡少年以嘗宋師玄喆一乳臭兒耳輩愛姬伶人樂器守劍門之口昶且與內尚書教坊小婦打毬走馬鬬草采蓮魚龍競渡鸚鵡誦詩而宋兵已入夔州矣此非西蜀無男兒由昶所狎皆婦人故也後昶亡其母李氏不哭亦不食曰汝不死社稷何用生爲此母皎皎錚錚差强人意若使夫人齒一劍以報昶豈非粉黛中眞男兒哉花蘂同時南漢有盧陵仙南唐有窅孃及保義黃氏皆歌舞妍妓書伎絕倫兵燹紛紛詩翰不少見獨花蘂夫人宮詞無一字不傳人口女郎之幸不幸乃如此陳允倎刻之山陰非獨詩出花蘂才情且垂戒宮中有風流天子未有不基禍兆亂者殷鑒不遠尚當以詩之周南召南爲正

居士曰余嘗謂唐玄宗前段是英雄帝王後段是風流天子有其英雄纔可有其風流然則孟昶之亡正亡于玄喆昭遠輩非亡于花蘂夫人也十四萬人齊解甲却無一个是男兒此言[illegible]朔亦可當背城一哭



微道人生壙記

脩微姓王廣陵人自幼有潔癖書癖山水癖自傷七歲父見背致飄落無所依肴嫣閒常有恨色已奉竺乾古先生之教刺血寫小品經閒讀班馬孫吳書人莫得而狎視也嘗行靈隱寺門見白猿坐樹端迎之展翅疾飛去包圍夜半有兩炬灶射窗縫上諦視之虎也脩微挑燈吟自若其詩詞娟秀幽妍與李清照朱淑眞相上下至於排調品題頗能壓倒一座客慕翰墨者輻輳寨前如農訴水旱脩微撰肴應之擲筆



出避西子湖避鄧尉山避廣陵尋獲兒指其災埋骨處仆地哭失聲延僧作水陸道場凡十五日以薦父靈筒中綺繻環瑱隨手立盡矣脩微飯蔬衣布綽約類藐姑仙筆床茶竈短棹逍遙頗天隨子誇玉樞于太和參懸公于廬阜登高臨深飄忽數千里智能衛足膽可包身獨往獨來布帆無恙既歸出楚游稱示余氷雪淨其聰明雲霞沐其粉澤抑名山大川之助乎脩微曰自今伊始請識從前綺語障買山湖上穿合徑之墟茆屋藤床長伴老母豈復問王孫草劉郎

桃蘇小小同心松栢哉予曰今君才貌兩豔人間罕羶出世之盟將無太早修微曰嘻是何言孔雀金翠始春而生四月而凋與花蕚相衰榮每欲山棲必先擇置尾之地然後止焉然禁中綴之以爲帚鑾中采之以爲翣甚有烹而爲脯爲腊者也可當保乎鸚鵡馴擾慧利洞曉言詞官家奇愛之或教詩文或授佛號而未免閉于金籠搆于鷙鳥則韻語又可常恃乎予歎曰常情任諱歸年諱老而修微少不諱歿歿不諱墓昔者淵明自祭樂天自銘司空圖引平時故交痛飲生壙中。三君子以後鮮有嗣續高風者。修微達視歿生如晝夜寒暑之序女史乎女俠乎一變至道矣生壙成諸名士爲彈孔雀經一卷供鸚鵡舍利十餘粒并穴置其詩稿百餘言肴道人爲之記

董玄宰曰修微才並左芬禪參月上枇杷花下鄙之而不居蕊珠宮中招之而不住沾泥柳絮無復隨風淨土蓮花時嘗入定今將遠尋廬阜問法憨師孤雲何依明月獨舉雖多求友之情寧無懷璧之慮哉惟此行卷作護身符星河在望猶毋機杼



之文弱不難航逢出步虛之響但使異雛返走即知黃鵠雄飛上宮之秤豈有神鎚夫人之城屹焉天險矣居士曰淵明自祭樂天自銘猶謂不若埋閒情賦于桃源鑄琵琶行于池上則情與境兩得之矣修微參透色中禪生壙中何止容卿數百輩哉女豪大地山河同歸一夢而更錫之以董先生之慧語參之以肴微君之法言當頭棒喝苦海回頭行且作蓮花座上人寧止附青雲而聲施後世哉。

修微道人生誌銘

道人居無住着常輕舟載書画往來五湖間居西泠者其偶也客有言匡廬奇秀甲天下道人遽命駕往自冬徂夏盡三楚三岳而歸自言月下從開先寺看青玉峽道遇虎不怖至棲賢橋題字金井上白雲卷之飛已參清大師受無生法傷樂天草堂圮解衣倡葺爲設誓竹林伽藍而去采芝天柱峰頭三觀日出五龍一花披膚見髓尋入朱陵謁魏華存聽北寒玉女彈九氣璈受八素訣盖飄飄然仙也道人常築室



思以文杏爲梁雲母爲幄規連珠樹矩溲瑤泉然後取瓊茇萬卷薰以龍腦襲以法錦碧珧截硯琉璃貯匣硯中錄水滴則成押又欲製一船合玄真子舴艋皮襲美五泄陶峴孟雲卿三册爲式布帆桂楫浮沉烟外猝遇儈父卽廻棲避之然踪跡猶未離人間世也曰使我仰擲雲輪手攜霄轡守胎靈而思錄氣逐毛女而追飛猿不若指波化豚逢綃剪翠伐木許許鳥鳴嚶嚶樂哉丹丘亦在尋常徃徃間耳道人夙敦然諾急人之困揮數千金無所悋惜最好金石彝鼎柴窯戲肖硃凸斑剝珪璧斷繡間亦隨手乞人不復留意性至孝不沐浴不奉母飧幼失父不知葬處涕泣飯命長齋繡佛刺血書諸品經皆以父故飯千僧於維楊作水陸大會卒感異夢藉而得骨人人以爲孝感道人生平如此世之知道人者淺者以其詩深者以其俠而不知其有鴻黃窮究之學絕類離群之行或曰道人固支弱女子也安能卓絕若是噫使道人不女子者無其詩無其俠無其卓絕之高行矣一片巾幗世界又鬚視此異人哉道人築生壙六橋之



間意不欲與蘇家松栢近予笑曰安之北武穆南忠肅其近之也亦既久矣乃敘述爲誌而系以銘

銘曰錦繖俗青塚枯五陵豪皆屠沽三生石亦樵蘇關虎豹役鷗鳧翩氣中玉烟多誰可比天爲徒趙臺卿司空圖彼女子此丈夫

譚友夏曰巳未秋闌逢于修微于西湖以爲湖上人也久之復欲還若以爲若中人也香粉不御雲鬟尙存以爲女郎也日與吾輩去來于秋水黃葉之中若無事者以爲閒人也語多名理可聽以爲

透脫人也人皆言其誅茆結菴有物外想以爲學道人也嘗出一詩草屬予删定以爲詩人也詩有巷中語閨中語道中語縹緲遠近絕似其人前奉倩謂婦人才智不足論當以色爲主此語淺甚如修微此人此詩尚當言色乎哉居士曰使修微遇子瞻必爲叅禪之琴操遇斷壬必爲抱鼓之夫人所謂淺者以其詩深者以其俠也然使遇維摩詰必爲散花之天女西冷一片石向爲蘇小小沾帶今得修微又窈然劃一異境矣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溫泉鄉不遠吾且尋懸老人而問之



## 范笏林傳

余宅隣牧之少聞牧之以情死不敢問父老比十年奉化人之敘略已定情乃始許牧之子必宣作牧之傳范生牧之名允謙伯父太僕父光祿爲文正忠宣公後牧之復以庚午舉鄉進士生而頎廣額願頰而下小削目曈清熒骨爽氣俊不甘處俗華亭世家子出必鮮怒錦衣狐裘舞于車上童子騎肩而隨簪玉膏沐如婦女之麗牧之見之往往內愧肉動毛孔蝟張輒障面去牧之居恆單衫白帢着平頭鞋與諸少



年頡頏而游游遇豪貴人牧之欠抑唯諾傷嗛不敢言衆以爲是生也寒酸不上人眼意輕之牧之乃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出逐遣追呼者問牧之飄風逝矣性嗜書無所不讀能跳梁于翰墨間有才子之致客非韻斥門者不納納必以名香清酒爲供或宴語夜央喜不嗜寐童子更燭割炙復張具如客初至時屋下雞鳴猶聞鼓琴落子聲及醉而嘯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集牧之慨張心胸厚往薄來故薦窮亦稍稍得進而未幾杜生之事起杜生者妓女也以

巨然亦名慷慨言笑自題女俠與牧之一遇于閶門目成久之退而執手嘆曰吾兩人得死所矣君勝情拔俗余亦俠氣籠霄他日枕骨而葬太湖之濱誓令墓中紫氣射為長虹蓋作酒澳女兒下指鴛鴦上陳雙鵲言罷大泣衆驚其不祥嗣後淹繫旬月無復顧禮疲頓精神靡輟家政客乃有為文告神以絕牧之者牧之答曰僕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諸君子具當世賢者僕雖不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東帚矢之神而擊鐘伐鼓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



不駭遁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于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短長筆之喻糜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于摘發掊擿之過近于文致使僕不能含生于覆載強息于人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惟有蹈東海而死耳牧之既深情膠粘不解而復為諸客所激若圓石遇坂轉觸轉下勢不得不與俱盡會太守窮杜生出辱之庭牧之恐愧以身左右翼多甲詞太守彿鬧不令下輙然終不許牧之以一妓女儘點賣杜為賈

婦牧之佯若陰使人贋為山西賈得之以藏于別第脫載而與俱長安居長安邸不三月牧之病肺死牧之既死杜生勅家人葬其喪歸而以身從杜入舟忽忽微嘆間襍吟笑如無意償范者至江心命具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宣和硯右手提棋楸一躍入水左右驚視不能救初見髮二三尺許浮沉旋渦中已復颶起紫衣踞半裙復轉瞬間而生杳然沒矣余聞牧之事先于祿公秦淑人及遇弟允臨斤斤孝友名教人也因緣為祟卒耗錢姬何哉漢高項羽英雄絕世



劍鋒淬人眼不為眩乃心銷神枯終不敢斷虞戚之愛夫二公頓有此舉小足破俗不然項乃倔強年華龍準公一村亭長故態耳語云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世無真英雄則不特不及情亦不敢情也牧之昔得無老氏所謂勇于敢則殺者與定盟且誓永焉勿諼沉恨幽凝泮然渙釋兩人可謂誠得死所矣

居士曰英雄簿上寫相思神仙眼中落紅血芴林之謂也擬之項王虞兮悲歌慷慨差足似之彼沛公呢呢兒女情豈爲天子不能庇其一妾今有人

覷之禍亦惡在其多備也勿林勝之遠矣



劉東山

劉東山世宗時三輔捉盜人住河間交河縣發矢未嘗空落自號連珠箭年三十餘苦厭此業歲暮將驢馬若干頭到京師轉賣得百金事完至順成門顧驢歸遇一親近道入京所以其人謂東山近日群盜出沒良鄭間卿挾重資奈何獨來獨往東山鬚眉開動脣齒奮揚舉右手拇指笑曰二十年張弓追討今番收拾定不辱寞其人自愧失言珍重別去明日東山腰間騎健騾肩上掛弓繫刀衣外於肘注中藏矢二



十簇未至良鄉有一騎奔驟南下遇東山而按轡乃二十左右顧影少年也黃衫氈笠長弓短刀箭房中新矢數十餘白馬輕蹄很人緊轡緩嘶不已東山轉盼之際少年舉手曰造次行途願道姓氏既敘形跡自言本良家子爲賈京師三年矣欲歸臨淄婚娶猝幸遇卿某直至河間分路東山覩其腰纏若有重物且語動溫謹非惟喜其巧捷而客況當不寂然曉遂同下旅中明日出涿州少年問先輩平生捕賊幾何東山意少年易欺語間益輕盜賊爲無能也笑語

良久因借弓把持張弓如引帶東山始驚愕借少年
弓過馬重約二十觔極力開張至於赤面終不能如
初八夜月乃大駭異問少年神力何至於此曰某力
殊不神顧卿弓不勁耳東山嘆咤至再少年極意謙
恭至明日日西過雄縣少年忽策騎前驅不見東山
始惶懼私念彼若不良我與之敵勢無生理行一二
舖遙見向少年在百步外正弓挾矢向東山曰多聞
手中無敵今日請聽箭風言未巳左右耳根但聞肅
肅如小鳥前後飛過又引箭曰東山曉事人腰間騾



馬價借用於是東山下鞍解腰間囊膝行至馬前獻
金乞命少年受金叱曰去乃公有事不得同兒子前
行轉馬面北惟見黃塵而已東山撫膺惆悵空手歸
交河妝合餘燼夫妻賣酒於村郊手絕弓矢亦不敢
向人言此事過三年冬日有壯士十一人人騎駿馬
身衣短衣各帶弓矢刀劍入肆中解鞍沽酒中一未
冠人身長七尺帶馬持器謂同輩曰第十八向對門
駐皆應諾曰少駐便來周旋是八既出十人向爐傾
酒盡六七罌雞豚牛羊肉噉數十斤殆盡更於皮囊

中取鹿蹄野雉及燒兔等呼主人同酌東山初下席
視北面左手人乃往時馬上少年也益生疑懼自思
產薄何以應其復求面向酒盃不敢出聲諸人競來
勸酒既坐定往時少年擲氊笠呼東山曰別來無恙
想念頗煩東山失聲不覺下膝少年持其手曰莫作
莫作昔年諸兄弟於順成門闈卿自譽今某途間輕
薄今當十倍酬卿然河間負約魂夢亦間時與卿並
轡任丘路也言畢出千金案上勸令收進東山此時
如將醉將夢欲辭不敢與妻同舁而入既巳安頓復



殺牲開酒請十人過宿流連皆曰當請問十八兄即
過對門與未冠者道主人意未冠人云醉飽熟睡莫
負慇懃少有動靜兩刀有血喫也十人更到肆中劇
醉攜酒對門樓上十八兄自飲計酒肉略當五人後
出銀笊籬舉火烘煎餅自啗夜中獨出離明重到對
門終不至東山家亦不與十人言笑東山微叩十八
兄是何人衆客大笑直高咏曰楊柳桃花相間出不
知若個是春風至三日而別

居士曰博浪一椎十日大索不得不知椎者何人

也荊卿之刺秦王也曰待我客與俱不知客者何人也今十人共飲酒肆中過宿流連竟不知十八死者何人也故知大英雄出沒特游戲人間不欲以名傳也使其以名傳則吾特宇宙中之一人耶其事甚奇其行甚異其味亦易盡也鄙哉東山樊以自矜得禍彼少年者爾時寧不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以千金募之彼千金猥賤者抑何重視此千金也



情種卷七

秋士宋存標字子建

## 秋士行樂歌

聞所聞見所見將無同三語椽　百年後誰無死我有言勸君子　萬法空盡夢中　一坏土誰英雄　富與貴不可知欲行樂須及時　泰岱松松下風御風行如游龍　貫當谷渭川竹子雲亭在西蜀　峨眉雪洞庭雲雪中嬉雲中君　匡廬山瀟湘水秋蓴肥鱸魚美　東籬菊東坡肉圖一飽無雅俗　北山移北窓眠羲皇上暑頑仙　南畝禾南山豆大有年無先後　西子湖西方佛盆中水天上月　歌一曲酒千鍾此間樂東王公　貯金屋鋪象床此間樂南面王　秦筆簫喧鐘鼓此間樂西王母　琉璃帳百濯香此間樂北邨生　春鳥鳴新月生添宮怨動閨情　夏日長浴晚凉香浮水散鴛鴦　秋風濕秋雲出香閣芙蓉泣　冬雲迷暮烟微五更夢聽鳥啼　一畝園數間屋雖田舍似山谷　香一爐畫一幅紙上山盆中木　無絃琴有子句書一架懶去讀　儒

者冠道人服逍遙游無拘束　騎青牛乘黃犢排朱
門入白屋　不求人自知足日三飡爲清福　賢主
人真率友不作揖不拱手　笑呵呵唱烏烏狎漁翁
友樵夫　嬙楊妃醉西施溫柔鄉有情痴　燕市上
易水歌是劍俠亦酒徒　小囚臣老匹夫聞清歌喚
奈何　三杯酒一局棋王無功陳希夷　劉阮飯樂
天羡安耕鑿畏逢迎　青白眼氷雪腸忘是非無短
長　天地老聖賢少小人啼君子笑　似我拙學我
身無多言從此止



讀魏武短歌行使人悲善哉行使人喜萬里行使
人怨龜雖壽使人快秋胡行使人懼觀滄海使人
壯偶爾爲此亦復欣然寄語陳思無嗟薄命無愁
大難子字即我字我心知子心千古而下有一人
知巳可無恨也〇姚元可曰上下五千年縱橫一
萬里悉貯此樂中吾將老是鄉矣

真英雄才子贊

韓英巳下猶有梁王今第與雍齒同封則三辰數
千言不敵沙中片語每追隨絳灌慮其掩口笑
人斯言不欺我也眷懷往哲只是生身上見得
明忠義上做得透便是有血性男子能窮能達
能殺能活固岐途一致也爲得數人各系以贊

管敬仲

窮則貧怯受辱知我者有鮑叔從子糾召忽身爲生
臣各有志發一矢茹中鉤感仲父釋纍囚匡天下合



諸侯明大義在尊周

相知一射正在鉤中若不相知便在領下矣〇陳
眉公曰管仲相凡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
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
叔之于管仲不惟知之又從而荐之不惟荐之又
從而左右之交游中感恩知巳孰有過于仲者及
仲寢疾極言鮑叔之不可以爲政正所以護鮑叔
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
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是兩人者真相知也

甯戚

南山矸白石爛夜漫漫何時旦笑桓公亦好客爝火衆無奇策擊牛角歌何疾夜開門乃甯戚載後車無適楚相齊國繼仲父

鍾伯敬曰讀飯牛歌蓋如蔡澤宣言奪相激之必從適楚國三字棄賢資敵俱在言外非惟激之且挾之恐之矣桓公不得不從○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此段大道理大學問大作用非用世出世人不可與道



孫叔敖

時未遇困海濱拜楚相爲廉臣樂清名子孫貧被者褐召者薪嗟行路泣故人誰知闇乞君恩學衣冠抵掌笑慷慨歌爲解詩

鍾伯敬曰優孟古之義俠篤于友者以滑稽蔽之情甚矣古之泣優孟之笑異情同義皆是千古人○優孟爲友不在拔其子之困而在表其身之廉知人哉叔敖也

孟嘗君

安兎窟彈鋏生脫虎口鷄狗鳴却象床受寶劍海大魚三言善齊有客毋畏秦能用者孟嘗君

田文之客三千生以成名田横之客五百死以成義○信陵之武孟嘗之文俱不愧佳公子若平原君一碌碌無奇之人耳春申竊國無成卒刎其身又卑卑不足數矣不如四公子何以並傳也



信陵君

語紅顔竊虎符借力士椎鄙夫感公子能下士老侯嬴樂爲死却秦師雪趙恥千載下名如此

吳長卿曰方公子爲姬報仇時不過以其泣故許之豈知其安危可倚任如所以待侯生者哉一旦有急賓客莫救五伯之伐成于婦人侯生恥之姬亦恥之此其所以死也余謂朱亥何以不椎殺魏王以公子爲王如姬爲后侯生爲相朱亥爲將召魯連于東海起括母于長平秦固不足平也

伍大夫

蘆中人感漁父彼浣女在瀨前鞭王屍報我父兄與孝震千古譏人來美女舞鐲鏤下蘇臺破懸吾目若觀火吳宮愁胥濤怒

陳眉公曰子胥覆楚鞭屍志行仇雪漫天塞地之氣已一滴無餘此不必包胥借兵人人可以破吳子胥報仇之後但欠一死若即時自刎以從父兄于地下則古今尚有哀而憐之者雖然子胥恩仇分明人也既借吳報楚獨不留一死以報吳哉

屈大夫

芙蓉媒香蘭萎孤臣怨在江水汨羅深扣九閽作天問賦招魂彼美人傷我心

陳眉公曰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于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毗于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



秦始皇帝

坑腐儒焚經史莽英雄不識字四海平築長城走徐福逃盧生發童男求神仙鑄金人種佛緣中副車博浪驚赭湘神沙丘崩

陳眉公曰兒曹莫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始皇英猛不必論即如大索十日即止亦自有英雄收放處若使日日捕賊終始不出則秦天子與縣伯州尉何異豈足稱聖人之威哉



西楚霸王

力拔山氣蓋世時不利騅不逝天亡我聞楚歌江東小可奈何泣虞兮顧駿馬三不朽輕天下英雄淚為情死刎爲江真男子

鍾伯敬曰英雄遭時失時相去不遠慎勿以成敗論人也譚友夏曰咏力拔山二語霸王已大悟矣可奈何奈若何哀哀深致非粗人語余謂霸王英雄處全在莽魏武英雄處全在奸可稱兩人知己

諸葛武侯

隆中臥梁父吟草廬顧鼎足分五丈原黃陵勒出師表三月詔鳳鍛羽虎亡蹤司馬慕嗟臥龍

陳眉公曰或有疑孔明治蜀時不置史官文獻闕略孔明平日所至營壘井竈圊圂藩籬障塞皆應繩墨如此瑣碎尚且周到史官安得獨闕想蜀亡之後收圖籍者無人遂至霧失遽孔明文集有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今一字不見則蜀史可知矣



陶靖節

五斗米勿折腰羲皇上自逍遙記桃源賦閑情晉處士陶淵明東籬菊首陽薇見南山思伯夷

陳眉公曰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如其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蓋先生諸子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汚以勝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拔失善乎莊生曰以不才終其天年

狄梁公

武氏帝房陵囚餐時勝褫翠裘狎女皇若叶鸚陰移坤默轉乾五龍奮或贊先韋氏誅或啓旃

婁師德唾面自乾是真小人狄梁公對御褫裘是真豪傑盧家婦有子不事女主是丈夫品格狄梁公伏臘修禮是菩薩心腸



郭汾陽

對發冢篤周祐單騎見赫斯怒太奢侈非我志明無意圖大事守其雌知其雄薄天子郭令公

伯幼清曰宇宙在手已不與焉富貴在身心不與焉夫子之功是日中興夫子之德幾于無名

李青蓮

酒一斗詩百篇天子呼不上船弔禰衡友千古援汾陽于卒伍脫靴者高力士誰捧硯胖妍子捉嫦娥脈人間李青蓮真謫仙

鍾伯敬曰古人雖氣極逸才極高未有不具深心幽致而可入詩者太白作詩肝腸吐出翁字朗然投軀寄天下等語說得英雄血熱○陳眉公曰昔道士獲道華喜讀書曰天上無凡俗神仙乃知神仙不讀書亦是一个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鬼耳



白香山

琴一張酒一壺月爲鏡雲爲屏天地寬任浩歌琵琶行池上篇陶然醉不參禪香山老自樂天

陳眉公曰樂天交元裴間相與唱和若使過高之論樂天宜親晉公而疏微之然樂天與微之始終無間言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道固爾也若在今日不以爲趨炎附熱于生前則以爲匿瑕含垢于歿後將樂天猜作何等人矣古今人不相及如此

蘇學士

眉山蘇証禪那守西湖老東坡嘆奇才金蓮燭一肚皮不合俗苦風流黃惠州學士眼配軍頭

陳眉公曰東坡讀書畧觀大意不拘拘文字間如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皇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學陶徵君田居聊擬其意耳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据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復重載亍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題意和之即此一節可以想見其脫落不羈矣



米襄陽

公是石君是顛石無語顛有言顛爲誰問子瞻我輩衆然然玉之理此乃全石與公兩無同衆香國公在中

陳眉公曰古來惟米氏以顛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與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岳武穆

矢報國銘赤心不可撼岳家軍從抑馬亦書生下金
牌內戎成抵黃龍痛飲酒誣大理莫須有

陳眉公曰凡下棊只要先手[illegible]諸公之先手在
收復盜賊耳南渡之後紀綱[illegible]弛巨盜蠭起呼集
惡少以為兵剽奪城邑以為餉[illegible]其中實有草澤英
雄在馬若得籠而用之盜之[illegible]即我兵盜之餉即
我餉故猿狙可使馴虎象可使以戰烏菫野葛可使
起疴瀕而代良藥況凡有血氣者乎

情種卷七　十二

韓蘄王

平苗劉還內奸戰江中控胡天檜相未逆或有忌亮緩
寇謀可對夫人助亦風流援枹鼓與同仇
江中使馬湖山策蹇蘄王別有行藏歆食馴虎奏
疏制龍夫人饒有降伏

續陳眉公四先生贊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遁世之藩籬亦半立
藏拙之門戶既為男子恐與草木俱灰露盡英
雄乃以神仙退步我思古人得四先生焉

越大夫范少伯

勁吳殘越生裹西子浮海行耕于齊為上卿賈子
陶散千金出見奇徙成名鴟夷子何童心
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挾此人種泥于五湖老我商賈
千金可致長頸烏喙君不可恃

情種卷七　十三

伯紉清曰辱而不死以圖君榮粵君既榮何敢居
功五湖之泛以代死也石室之囚可無恥也

周處士魯仲連

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掉富貴若雲烟鴻冥
冥何慕焉我執鞭魯仲連
聊城一矢亦云小補其出如龍千金不顧姬也女俠
亥也壯士義不帝秦則先夫子
伯紉清曰叱衍如羊搖秦如虎悼彼六國則莫我
武東海翩然其人如玉明月掛懷白雲在腹

韓義士張子房

泰之鹿椎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

掉三寸舌爵萬户侯能驚其祖狗喪其頭前從赤帝後從赤松辟穀人世以謝重瞳

伯幼清曰在心爲意在形爲氣意氣之交博浪之謂從乎隆準有意無意附于赤松有氣無氣弟讓

木日子房第一奇在博浪一椎第二奇在棧道一燒



廬鄉侯李長源[illegible]

辟五穀賴三帝寢對榻出聯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烟霞宰相經濟山人嘯傲黃冠棲遲白雲維持父子脫畧君臣忠誠爲國明哲保身

伯幼清曰行之以儒本之於禪智勇莫測難哥神仙既悦若爾時則使然建儲定國莫之或先父子兄弟善處其間千載之下所願執鞭弟黛本曰長源第一奇在白衣一出第二奇在黃冠一歸

昔人于庾闡府大約謂其清擬新楷濯濯如月中柳灼灼如日中花耳乃余讀聖帝名賢贊又似寒潭月影絕壑松濤蒼龍吼鳳赤鳳吐日神姦鬼疑徘徊萬狀也我思占人實獲我心竊取而擬議焉庶幾其似之耳李翔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于古之人賢者自古亦稀況獨後代耶苟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

黃帝見廣成子

治身叢痾闕欲、青丘龍湖鳴沒丹竈珠流興雲即雨



落木先秋至道須極長生可求渾沌初微人府姦疑始造兵法中殘殺盡去此兩葉仙緣可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堯登壇受圖

登壇洛汭沉玉河渚丹圖馭馬綠甲乘龜榮光上幕休氣連帷雖存克讓於見文思昔讓天下許由不取廉者不求貪者不與兢兢受命月慎一日莫蹟于壇而蹟于垤

舜舞干戚

平風變律擊石來儀　先齊七政更服三危朱干獨舞
玉戚空麾南風一曲　拱已無爲
南風薰兮解民慍兮　南風時兮阜民財兮𧪠乎鼓之
軒乎舞之菁華已竭　褰裳去之

禹渡江

三江初鑿九谷新成　風飛鷁涌水起龍驚樂天知命
無待憂生危風遂靜亂檝還平
勤勞八載洪水初平　沐日浴月百寶咸生天命在我
至德不驚吾視黃龍　如同蝘蜓



湯解祝網

連珠兩起合玉雙戚穀爲祥樹桑成樂林三方落網
一面驅禽德矣聖政仁乎用心
稼穡匪解惠此下民旱魃爲虐露禱桑林左右高下
呼禽告心聖德無疆日新又新

文王見呂尚

言歸養老垂釣西川岸止磻石溪惟小船風雲未感
意氣怡然有此相望于茲幾年
匪熊匪羆獵一老夫時惟鷹揚仗鉞揮戈相見何晚

服事小心所以渭濱綏此風雲

漢高祖置酒沛宮

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召歌童雖欣入沛
方念移豐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率爾天命歸我布衣酒酣劒舞風起雲飛醉語項伯
天子不亥走狗已烹猶思壯士

漢武帝聚書

獻書路廣藏書棟開秦儒出谷漢閣吹灰芝泥印上
玉匣封來坐觀風俗不出蘭臺



自昔高祖烹猴推鹿威儀草創詩書不熟我爲腐儒
開乎縱目寄言王母來觀風俗

袁盎諫文帝

千乘嵺軿六轡危行跡回松坂山敍柳城龍淵地獄
華蓋風驚賢臣攬轡可謂忠貞
安不忘危如臨深谷無棄藐躬[illegible]僕蕭蕭馬鳴
悠悠斾旌天子不驚藉此臣貞

朱雲折檻

上書直諫有怙明君先求斬馬遂請魚文身摧欄檻

義烈風雲應從御史翻頼將軍
倉卒拔劒悲來起舞懷此義憤來告君父豈曰小臣
誰無赤心折檻旌忠天王聖明

周公戒伯禽

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政治為國風謠北山有梓
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握髮吐哺敢曰其勤吾得三士以正吾身小子有國
無易驕人尊賢親親乎易近民

五月披裘負薪[illegible]



披裘當夏俗則為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
魚沉惟深清聲或跡何必山林
生何足養逸何為窮心與世遠事與人同披裘向日
逢人不語老我樵夫邈然無侶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

高鳳好學專心不廻流連經笥對抗書臺石門雲渡
銅梁雨來麥流雖遠書卷猶開
獨擁千卷藐茲百城詩書當面古人有情借曰不知
麻麥遂穟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榮啓期三樂

榮期三樂惟人與年夫子相遇即以為賢性靈造化
風雲自然雅琴雖古獨有鳴絃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悠然忘懷樂矣天民吾心不鑿
何愧古人撫琴聽水呼鶴觀雲

鉏麑見趙盾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鉏麑受命衝冠怒髮惆悵賢臣
顧瞻城闕利劒不抽青槐先絕
奉命晨來寢門已闢徘徊樹下悠悠我懷賊民之主



豈曰義士進退維谷從此而殁

李陵蘇武別

李陵北去蘇武南旋歸驂欲動別馬將前河橋兩岸
臨路凄然故人此別知應幾年
徘徊路側悢悢無辭數奇志失遂成賤軀秋風萬里
子知我心周旋胡婦以慰故人

樊噲見項王

樊噲將軍漢王卒若不惧鋒及何辭卮酒霸上屯軍
鴻門固守持謝范增惟留玉斗

嗔目撫盾橫行無畏借他酒杯澆我塊壘勇矣先登
功先走狗覩彼玉玦贈以玉斗

秦穆王飲盜駿馬

駿馬遇盜秦王不嗔先傾美酒翻畏傷人鄰兵何國
窮寇侵秦于時大盜還作功臣
兵不厭詐貪亦可使豈以駿馬失此壯士翻然感恩
與我同仇急難慷慨修我戈矛

延陵季子遇徐君

徐君有禮季子惟賢經過一遇如舊依然人非别後



心許生前長松雖鬱寶劍猶懸
季子高誼對月顏飛敵人此别一劍依依引領孤松
髣髴青冢若何無報永以為好

# 情種卷八

秋士宋存標 字子建

陳眉公題燄口施食贊予為補頌

焦面鬼王施喜法食山魈木客嘯樹頭羅刹那叱
倚石骨山倒持真言髭鬚仗佛力揚眉瞬息明月
中龍臥鉢泉虎臥錫須臾陰霾戰玄黃神燈半向
蠢根出劃開鬼門與鬼窮亦鬼笑俗老鬼泣何以
故般若波羅蜜
佛說廣大力多於恒河沙佛復生死中顛倒無時已



云何有生死一念未了故念若無生滅刹那歸淨土
生死既悉空萬法總如是天人與禽鳥我佛平等視

陳眉公募修大勝寺塔問余為補頌

吾有國土建無縫塔從古老稚莫尋梯級欲設一
梯何諸登者各方大士有出妙手合彼聖凡因緣
得上吾當析身何況金寶
水名千步如海閒闊橋幾百仞前路漫漫善心喜捨
梯米成倉共拔一毛倏焉象王借精衛口貸愚公手
微觀音相結蓮社友

雲音上人頌

雲未嘗語於何得音叩音所自從仁者心仁者無心音更何寓聽彼空山雲自來去雲𩆷載雷為獅子吼雲白斯雨阿修羅聞仁者之音猶如桃李不言成蹊歸雲在岫風之颷起與雲俱興激彼波浪為海潮音吾舌尚存心期偃息願與山雲黯焉俱寂

四面佛頌

觀音千手哪吒八臂手指之餘身其有幾孰若我佛耳目口鼻或八或四而頭則一從貝滿性故大光明東西南北物無遁形



省公作十六應真像賛予為補頌

第一尊者趺坐結跏蠻童鬅頭簪插野花有鬼僂者伏地稽顙童側取書珠在象罔

慨自一生風之惠識托崇淵人厤藉冥力思轉毫功在深不測至哉之念王心西極

第二尊者横玉如意老人何來擎琉璃器傾器寫出五色舍利光明熾然照天照地妙用在幽涉有覺無神由沫徹識以照粗積微自引因功本虛泯彼三觀忘此毫餘

第三尊者扶烏木藤千載老猴雪髯垂膺跪頂珍果投誠聖俗笑而受之曼笑騫騰

枯坐終日莫解其義何物千年能以形語借花獻果總取其意悟不在多如斯而已

第四尊者細眼蹲坐張口如箕捧腹如瓠好醜聖凡但笑不嗔惟無所嗔故曰至人

神姿天凝圓映朝雲與化而感與物斯羣應不以方受者自分寂爾淵鏡金水塵紛



第五尊者石印雙趺左手持願右手弄雛雛猊妥𨈭搖首叫呼金繩黃環付彼髯奴

悟則以心而妙在手一屈一伸伏此羣醜入吾法中欲啼還怖操者髯奴縱之則走

第六尊者坐臨淵濤擁膝不語目睞雲霄神知出木綠髮素絹投函侍者兩頰紅潮

寂寞何始理玄道微融然忘適乃廓靈扉心[illegible]得不踐機用之以沖會之以希

第七尊者距眼獰貌松深草香鼯熟始覺龍蟠掌
心鬚甲飛掉戲攖其珠雲霆雷雹
醒不在貌醒不爲寐待寐而覺夢亦是僞龍何能飛
借此法水一鉢之中破此大塊
第八尊者頷語相向並膝兩出加肘其上侍兒汲
水神湧地出異寶滿盂賤等瓦石
肴語肉飛悟不在少頭顱何爲一額足了水汲肘上
膝集飛鳥大地黃金瓦石是寶
第九尊者蕭髮瓔鬚骨見衣表非仙非癯食已撲
鉢拂塵數珠涉彌構火烹紫琳腴
谷流清響風雨香來珠光集水金雨照臺天地開解
日月爲顏我騰而上將以何懷
第十尊者年少檝綬老宿霜髭俯首以聽生死無
常日月其腴就黃高山道無老稱
道無遲速捷者先之所以黔首屈此霜髭欲輕身生
何須比擬乃知無言莫窮其際
第十一尊者短衣服褌骨面皴古如柏樹根盤足
虎項如狎猳豚孺子惕怵卻步逡巡



月没參橫北斗闌干得道在邇餞不及餐童子知善
要言不煩黍駕六龍游戲雲端
第十二尊者鹿鞾虎皮水晶軍持巾插楊枝飄洒
甘露鸚鵡來儀聲無凡音自稱雪兒
散花説法手執楊枝甘霖如雨白雲護持鐘聲遠度
鳥語參差聲在天上世或聞之
第十三尊者不譎不詭欹坐柏下手屈三指荷葉
田田異花如綺巢者神龜捕者童子
寂然者心有那則恥欲辨已忘伸者七耳且莫捕龜



試問畫手妙在員中是月是指
第十四尊者顏若朱塗紫衫青屩裂眦鬈胡一臂
慭張手托浮圖豈惟浮圖大地山河
清和六合制數以五繩繩意變備得其所靈神喬喬
其塵陰陰相放以患以震淡心
第十五尊者披笠覆鎧牽背寒棠浮涉大海世外
之徒豈有風波示相宰官公無渡河
海老水乾魚鼈蕭索高落無澗獨有沙石跣行竊覰
有所畏避蔽目伏藏以夜爲刹

第十六尊者童顏齡齒修肴掛節長尺有咫有客問道不言晒爾五百年來懶鑽故紙

閑居外物靜言樂幽天地則爾戶庭已悠口爲禁闔舌爲發機一機之間括矢不追

陳眉公題大士贊予爲補頌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我國目故多生障碍如何大士得大自在指目胥音攝視于耳鼻香可食不在口齒

陳眉公題布袋和尚像余廣以偈



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笑的是恁麼一肚皮是恁麼憑你走到天盡頭這條担子放在何處咄

陳眉公題壁間語余廣以偈

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何處尋

請看山頭石女呵風罵雨年年朝來生得一子大笑世界三千

一自泥牛入海消息已斷三年但從水底爭鬭不到海上耕田

陳眉公參避熱語余廣以偈

或問向何處避暑曰在鑊湯裡避此衆熱所不到渡海借筏破暗借燈水母借蝦爲目三軍借帥爲兵請借鑊湯裡作行住坐臥處莫認做奴活不得處

陳眉公題恒修法號余廣以偈

昨夜一番大雨飛塵亂揚海底北斗釣得蝦蟇莫鬪三年里許

路旁拾得蒲號秉開剪出一鼠忽然跳入火中向人



自舞自語

閒坐十字街口逢人終日呵呵信口如夷如讓不知是誰是何

陳眉公題達磨贊余廣以偈

路見不平把五千四十八卷一齊東付東洋大海却向震旦專逞口尖舌快早是踏蘆西歸若遇眉公斷不許臊鬍千奇萬怪葉畫神龍見真者自應胆碎此何故壓捺這人只爲後世野禪卜度思量偷心猶存此之謂陰符有云害生于恩恩生于害

這老漢九年面守空壁問渠枯骨頭上覓恁麼討
若遇陳居士熱掌劈打潑皮只打他青天白日如
何鬼出

這个腰鬍忒煞無狀面壁九年做恁麽模樣一字不
留情五千赴大浪日不是無苦討苦吃只是他忍得
耐得

題提籃大士偈

或問大士筐中何所有曰安禪制毒龍耳然則何以
不坐蓮臺而坐樹下日此是楊柳外曉風殘月莫誕



做水在盆中月在天上也

陳眘公跋鄧支潔錄華嚴記語余廣以偈

全信自心自佛不於心外別求是爲眞修以此度
衆生各信自心自佛不於心外別修是爲眞度請
問眞者何佛修者何人求者何物度者何人試向
父母未生前胞胎未立姓氏未安時比向何處修
何處求却說甚眞不眞也陳眘公曰請以生從何
來死從何去日夜疑作一團橫天塞地如子胥報
仇如仲尼聞韶專心一路食息無暇覺此心與境

永不相離如鳥投林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
知死後輪廻此理無憑全憑了念如此人天眼目
榜樣分明規繩具在放杖入門又增一段光彩也

憑他日日世尊前輪我圓通自在禪一念靜時皈白
業萬緣動處亦青蓮山頭石女能生子海底泥牛解
種田言外試超方便力始知千聖不同㘅

不守蒲團不坐禪懶于經教□詮生從何地尋來
跡死向誰邊覓往緣綠水青山人我徑柳花桃葉是
非天欲知究竟歸根處片月空中夜半懸



□廣超果寺僧大因緣偈

賓之世父於超果寺遇一僧修言汪大司馬在攝
山作一大因緣唄聲如雷江光如練賓之問爾時
若遇折蘆老胡作恁麽相覷曰閻羅老子鐵棒鐵
丸端爲此輩

鐵棒打開地獄鐵丸旋轉法輪請閻羅老子暫站東
洋大海看折蘆老胡渡江說法也

補幼清世父放生偈

幼清世父曰余昔年與陳眘公買放赤鯉十一頭縱

動活五六十萬後買黃鶯放數金不得五十然黃鶯放却便啼赤蝦悠然而逝黃鶯役于情者也赤蝦忘情者也以此思業業可知矣爲作偈曰難舍父母妻子未免祭祀賓客六畜不能無殺餘錢放生亦得衆生父母妻子俱獲無量歡喜鷄鵞牛鴨猪羊都恨不如野味

死也死也放下活者活也活也放下死昔居士判官他是渡是刼由他自去自活須知天上蛟龍所是池魚變去



廣維摩室中偈

袁伯修黃平倩二太史寒夜集維摩室中戲作禪語莊語以捷爲勝遂成五十七字對袁云那畔消息沒半點空兒有甚巴鼻若非是千了萬了說不盡百樣郎當因此上雪山中忙倒了釋迦喫麻喫菜受苦担饑生怕放逸魔花費了眼前日子黃云這邊事情到十分全處還未稱心忽地便七旬八旬嘆元來一場慘淡只落得漆園裡笑殺個莊周應馬應牛逍遙散誕卻將逆順境交付與頭上天公居士曰三呼四喚只這裡睡夢沉沉幾時得快醒爲作一偈廣之

苦壞了低眉菩薩氣壞了努目金剛立壞了面壁達磨走壞了布袋和尚散恁麼花說恁麼法到不如舞一把英雄劒斬作降魔杵迷幾陣風流女參破色空禪飲幾杯快活酒權當清淨水夢來依舊覺來依舊縱使千年桃子初生萬刼蓮花不墮何如此一碗兩碗現成粥飯也

跋佛印寄子瞻書



昔有問師佛法在恁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着衣吃飯處屙屎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居士曰此間有恁麼推不得處

跋秀禪師傳

秀禪師面目嚴冷怒氣噀人平生以罵爲佛事居士曰三世諸佛俱是有血性男子乃知菩薩低眉終落婦人氣不若金剛努目

跋東坡十八羅漢頌

吳幹野曰添他一尊羅漢居士曰若如此也少不得

小妹爲散花天女王夫人爲大士朝雲琴操輩爲四
至諸佛

跋蓮池師語

旣云心淨土淨還即厠溷中作佐正否就犬豕馬牛
同槽而飲啖否入丘塚與臭腐屍骸同牀眠否洗摩
飼哺伽摩羅疾膿血屎尿諸惡疾人積月累年否居
士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道在屎溺余欲無言紋非留
音鏡豈畜影豈日貪嗔食色是性

跋楊誠齋語



誠齋讚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
到何也居士曰乃知嫫母無監正是有情登徒子非
好色者何足語此西子其嚬顰肴而與生公之說法
共點頭乎

跋寒山子語

不惡又不善渾如瘕肉臠雖有一靈臺還同客作漢
居士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是此言
張本好尚不可爲況惡乎是此言翻案

跋闺湯語

髙嘉賓曰初念脫而爲二念即已陳陳不堪覆瓿譬
樹花旣謝重粘枝上必無生理陶周望曰此事如磨
鏡當投藥時反益其暗及藥垢並盡光瑩自然勝前
皆談禪之精髓也居士曰凡悅可人耳目者皆善想
所變圓淨提中善想所變無如月色吾心自有日月
燈自開智慧花正不必依草附木分明借照也○嘗
魄之精受華千日月日月之華燁耀不定故夢亦恍
惚其語最奇

跋廣長舌報



文與可卷舌直過其鼻經云不妄語者得廣長舌報
居士曰禪在口頭道在心頭口戕口莫饒舌莫捫舌
視吾舌尚在否也

跋唐荊川語

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可笑者屠沽細人
衣食少足必有一篇墓誌達官貴人稍有名目歿後
必有一部詩文此等文字家藏人蓄若舉祖龍手段
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才當盡減價矣居士曰不
妨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只是切莫以之覆瓿覆醬

之氣壞却金莖玉露也

跋沈幼宰語

世人伏枕後多昏濁纔至日中便清明此是何故或曰形體豎心亦豎耳試觀禽獸體横其心亦横靈覺遂不如人人為眠冠攻心此時却與禽獸無二安得不昏濁也居士曰醒以心聽以目終日被陳摶饒先亦復何害爾時覺莊周蝴蝶栩栩在前矣

跋虞德園解脫題詞

大地一梨園也曰生曰旦曰外曰末曰丑曰淨古今



太詞客也壞於元而下不施粉墨舉如末陳王作淨丑面然與六朝初唐人俱似貼旦浣花叟耍似外李青蓮其生乎任華盧仝諸家半淨半丑而樂天東坡數花廣大色色皆演王維張籍韓子蒼所謂按樂多訴氣率歌工也袁中郎挿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每出新聲輙倨主客圖首席八人唱渭城聽之那得不動至抵掌學寒山佈長吉鬼無功醉士並謂為貞乃出郎且哂好音不好曲矣頭脫烏紗足脫舄口脫廻波詞身脫倀子之饑魔女魔民惟其所扮直不喜扮法聰若活法聰則唱落花人是顧閣老無如予何中郎畏閻老哉波波吒吒聲幾許解脫中郎定不人畏居上曰昔人聽曲惟聽情今人聽曲惟聽聲甚至關目不解音律不辨焉得關帝不斬却趙五娘也恣他虞姬哭別昭君出塞終是嗚嗚咽咽令我恨塡胸臆看得不快活不如演一齣禰衡罵曹操撻撻鼓省却幾許銅將軍鐵綽板大家皮胄也余嘗作一看戲口號云閑人看戲未聽明不聽簫聲與曲音只看戲場塗粉面丹頭人揩粉頭人



題影

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聽之在前忽焉在後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浼我哉

題杖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老者安之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若其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矣

題畫鷄

德禀陽精知能斷尾介粉中含金芒外距陳王場前處宗窓下壯士歸來函關之夜

原缺第十六葉

附録讓木弟與周介生書

介生足下僕與足下始相去約五百里今相去三千餘里不通信問者二拾閱月身非木石寧至有胸無心生我父母知我鮑于僕受足下遭肴公陳先生顧盻孩㖃之恩實深且久雖鏤心刻骨不足爲喻古人所云輕感恩而重知已夫舍知已之外安得更有所謂感恩圖報而云輕感恩哉足下抱千古軼才僕劣劣不足數也足下負當代盛名僕不特無鄉曲之譽而閭里之嗤駡幾無隙地可以容身夜半挺心徒畏牛衣而泣其與足下相去又天壤也見世之欲列交籍者不惜百爲紹介而僕不過以片紙相投足下遂結爲性命之契揄揚之不已又提命之提命之而僕猶是醉夢之沉淪德業之不進又不惜諄諄懇懇策其慵而警其情足下之于僕至矣僕成名足下之賜僕不成名足下之辱而僕卒未成名者負知已之恩于無用每一念及汗血浹背爾往年欲從軍不果欲入深山不果欲税居揚子弄潮廣陵不果欲依足下從子弟之列備灑掃應對之用又不果自念我以



日甚欺侮日甚素性蹇拙既不願以伶優啼笑之伎面干謁上官家事衰落復不能出撒金買路之神通凌躐顯貴非特宋玉再生相如忽起無所用之縱使若顏若曾操觚執筆俛首而爲制義亦徒供按劍公心胃眛天理滅裂孔孟爲寅緣之捷經庠序乃乳臭之穴窟時事至此擲管浩嘆雖長虹貫日而六月飛霜豈曰過乎是以絶念于試事而决策遊雍以爲濟河焚舟之圖思或藉知已之靈徼天之倖稍洗三北之恥而貧病日甚三餘之工半廢于藥爐所可自慰者謂即不售亦得聞所未聞而見所未見可以不虚此遊乃遺世獨立之佳人悉爲魑魅悲歌慷慨之豪傑盡成繞指所聽則驢鳴所食則馬糞兼以花政不理酒兵不肅朱門投刺而與隷程稱山人免兒之條華堂筵晏而主人無非瘖啞嗤叱之態脐甫涉夏則虱蝨之攢嚙斷無完膚歲聿云暮則風雪之催殘幾同鏃骨或挑燈而燈影殊昏或耕研而研田已凍偶當庭循曆而鼠群啼人方寂而狐獨嘯此尤人生至難堪之境而客中所最凄絶者也至若　王都宮闕

萬國冠裳玄象如兎金紫如錯五都之市黃金白璧如土通天犀可燒雉頭𧰼可裘水晶可宮琉璃可界火浣可衣寶劍可見數尺之珊瑚可擊斷紋之焦尾可擭明珠木難如尾礫王孫公子前呼後擁如蜂蟻之不可殫詰此固江南未有之勝觀也然樂境少而惡境多烏能以其九敵其一耶歲丙寅于市上得清友廿五國風及文史諸選遂典衣買歸一再捧誦可謂根極精微屛斥虛誕眞能獨有世界無容更贅一辭至清夏□序貫串經腑打通古今審風化之變更察治亂之得失董江都而後指不數屈文章能事盡之矣若夫經濟既疎于學亦淺一敘事漫云遷固一詮理漫云程朱一談兵漫云孫吳一籌畫漫云管商究其人不過探囊于系書繁露剽竊于太玄陰符浸假而成帙浸假而成論不數日而傲然以子雲自命世亦翕然稱之其名極高而實極卑其詞極深而實極淺其成功極難而實極易詞不問其所本字不顧其所安終身爲百家之鄙简甘心作類書之奴婢譬如天地玄黃本童稚共曉而欲文其陋以黃爲龚



以白爲玄詎云非古然以此自附于稽古豈不謬哉蓋有美必有惡有眞自有僞何以辨之辨之于有才無才則妍媸立見是非立判矣惟無嘉賓之才故當時豈乏似嘉賓者而嘉賓者而嘉賓獨傳惟無若士之才故當時豈無似若士者而若士獨傳今世之于西江亦若是而已矣足下一雙瞳神過于照妖破膽之鏡十指如干將莫邪切玉等于切泥削金仝于削木美惡眞僞之辨宜亟矣辨之亟而後咸陽之火可免玉石俱焚也總之大法要子諸先生苦行者也此輩魔尊大士于子者也足下低眉努力爲護法者也夫倣西江之笑貌而失其神情飽西江之殘瀋而無其趣味至使有心有目之士鄙薄而不欲爲與夫酸腐無恥之大頭巾俱隨聲附和爲正文體之說而通經博古之學將來并禁格無以自見于世皆此輩之貽禍足下寧得槩以憐才之心泥施之而不愼功罪之所分乎弟木疆實江南平平一稱男子不啻如遼東白足之豕而周郎惓惓如是耶此肝膽意氣便卓絕萬禩孫行宇宙之內敢不徒復以文字屑屑相誇也

僕與足下共習麟經亦麟經之幸意欲上自洪永下
自加隆遍搜試錄悉發鄉會京省程文之奇并欲走
一介遍徵海內世業是經者無論忩義闈牘凡未經
壽梓凡已經刊刻而其行未廣者得收文數萬然後
竭其心力汰其不足存者而錄其斷斷不刊可羽翼
經傳者若余叔伯大篇悉入之外僕所得秘本頗富
悉亦之以為吾經十日水陸大會倘以此役繁重微
與不能以歲月見功選亦不易以旦夕計効莫若自
庚戌逆及丁丑六科房選夫經房之先生鑒定者當



卌尚無所取衷并社中諸子之文人共三四餘集天
所推間有么麽廣注所載半屬贋鼎是當盡去之若
伴章有關尹之精深而無賜冠之詭譎集中當居全
數二二者之中乞擇一以泪示卯辰場期不遠昆仲聲
價久定上清玉樓當有神物呵護既不惜以柳汁染
衣主司有眼自不難于暗中索摸光犴名又君家物
摘髭拾芥更不必言都門多款段亦多駿騎昆仲出
江晏上飲滿極醉愚兄弟當為執鞭須刻千里看遍
長安花此時置身多手場豈遽無戀戀故人意匙拙
律呈笑幸一刪正適昨暮偶戊宮詞十首同事未有
賞鑒者并附錄呈覽僕固青蓮後身足下亦不可不
知賀老

宋存標字子建松江華亭人崇禎間貢生候補翰林
院孔目有史疑國策本論山情種八卷又見於文種目
錄之書類集極精萃伍鈔德頗堪消遣戊辰青月央
江天一行書修帽同得於江村江海門家共得兩冊以存之
書尚有商輅集廿背於此者住也　甄　識